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三四冊目次

十六國春秋一百卷附崔鴻本傳一卷 題（北魏）崔鴻撰 明萬曆三十七年屠氏蘭暉堂刻本 〇〇一

十六國春秋一百卷附崔鴻本傳一卷

題（北魏）崔鴻撰

明萬曆三十七年屠氏蘭暉堂刻本

十六國春秋一百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魏崔鴻撰、實則明嘉興屠喬孫項琳之僞本也。鴻作十六國春秋一百二卷、見魏書本傳。隋志唐志皆著錄。宋初李昉等作太平御覽猶引之。崇文總目始佚其名、晁陳諸家書目亦皆不載。是亡於北宋也。萬歷以後、此本忽出、莫知其所自來。證以藝文類聚諸書所引、一一相同、遂行於世。論者或疑鴻身仕北朝、而仍用晉宋年號。今考劉知幾史通探賾篇曰、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爲主、亦猶班書之載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喬孫等正巧附斯義、以售其欺、所摘者未中其疾。惟魏書載鴻子子元奏稱刊著趙燕秦夏梁蜀遺載、爲之贊序。而此本無贊序。史通表歷篇稱、晉氏播遷、南據揚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間諸僞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長、崔鴻著表、頗有甄明。而此本無表。是則檢閱偶疎、失於彌縫耳。然其文皆聯綴古書、非由杜撰。考十六國之事者、固宜以是編爲總匯焉。

重刻十六國春秋序

崔鴻十六國春秋宋以前頗行於世近代淵馬幾不知有其書秀水屠伯子喬孫者篤嗜古文辭曰欸諸先世之藏補逸訂譌售梓以傳既成走視不佞且曰願徵先大父之靈乞一言弁諸首伯子先大父笙余同年友侍御瞻山公云余

惟博搜以廣異聞逖稽以窮佚事非直採人賸耳目外也先代得失之林涉愈廣則鑒愈精也余重喬伯子志漫為之序曰自秦漢以來世道之變生民之罹兵燹矣然未有如十六國之世河決魚爛若此極也草莽崛起亡不帝制自為者於非有號令政教之可

紀述抱憤之老載筆之儒崎嶇鋒鏑間無所因而寄其業也當此時欲考見興亡之故推本善敗之原勒成一家垂諸不刊豈不憂乎難哉鴻之先世自江左北徙蓋猶有故家文獻之遺焉而鴻未又自足馳騁於作述以有此書國分州列網羅放失雖其間不

無小誤然用志亦勤矣唐史臣作晉書所爲載記大都出於鴻晉史成而鴻書浸微亦其勢也昔者司馬氏之史記所採非世本國策楚漢春秋諸編莫爲徵信今史記之行若揭日月而諸編存亡爲學士誦述自若也孰謂有晉而遂可無鴻書乎必不能矣夫誦

讀者將以論世也前聲者
將以為後鑒也余讀鴻書
姑無論其纖細其喟焉有
剌於余心大者凡三一曰
華戎盛衰之際蓋中國者

帝王所自立衣冠禮樂所
從出也豈伊裔夷得以竊
之自漢從羌魏從胡犬羊
雜處向地劉石一呼而中
夏雲擾履霜堅冰所從來

漸矣向令二代將大之纂
不試於前晉臣從戎之論
得行於後雖有老亂其禍
豈至此裂哉二回南北離
合之際琅琊之南也中原

度外置之矣然英傑就多
不忘北向士雅經營而護
元子再規關洛劉氏席卷
齊秦晉庶幾燃矣儻也宣
武不萌九錫之志高祖少

抑移鼎之思武可奮功可竟也而皆以異圖自潰江以南終不覩混一之業人耶天耶抑地勢然耶三回人才顯晦之際天之生材

蹇剛無運自羣雄迭起國各有臣士各異主哲夫碩慮勇士捐軀但忠所事草適爲正至以慕容托孤於紹霍葛之遺蹤王猛治國

足稱管蕭之亞匹而皆臨於僭僞莫能自出考當其時豈無抱石之夫沉淵而不顧茹芷之流犇山而不返心恥僞朝甘於身名俱

滅者乎吁可悲矣夫抵反正在幾撥亂有萌雖負扶山之力無救已成之勢晉自永嘉其勢已必爲十六國尚何之哉余以此觀鴻

書所感大矣若乃言詞之
譎蕩紀叙之縱横體裁之
紆灕雖未足追古良史豈
非霸代之奇才而載記之
鉅叙也若鴻之不紀江左

之惟正朔相承非可遽奪
使夷十六國者其不奪江
左乎不予元魏也意蓋微
而誼尔正矣是豈當時魏
收之徒謗詞誣稱所得而

並日語哉觀此信乎鴻書
之不可無傳而伯子表章
之功滋為烈也余之不辭
而樂為序之者以此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上元

日
賜進士中憲大夫提督軍
務巡撫浙江等處地方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前大理
寺左少卿山東道監察御

史虔南廿士价撰

卷十一

十六國春秋總目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卷第一
前趙錄一
卷第二
前趙錄二
卷第三
前趙錄三
卷第四
前趙錄四
卷第五
前趙錄五
卷第六
前趙錄六
卷第七
前趙錄七
卷第八
前趙錄八

史034-008

卷第九
前趙錄九
卷第十
前趙錄十
卷第十一
後趙錄一
卷第十二
後趙錄二

卷第十三
後趙錄三
卷第十四
後趙錄四
卷第十五
後趙錄五
卷第十六
後趙錄六
卷第十七
後趙錄七
卷第十八
後趙錄八
卷第十九
後趙錄九
卷第二十
後趙錄十
卷第二十一
後趙錄十一

卷第二十二
後趙錄十二
卷第二十三
前燕錄一
卷第二十四
前燕錄二
卷第二十五
前燕錄三
卷第二十六
前燕錄四

卷第二十七
前燕錄五
卷第二十八
前燕錄六
卷第二十九
前燕錄七
卷第三十
前燕錄八
卷第三十一
前燕錄九
卷第三十二
前燕錄十
卷第三十三
前秦錄一
卷第三十四
前秦錄二
卷第三十五
前秦錄三

卷第三十六
前秦錄四
卷第三十七
前秦錄五
卷第三十八
前秦錄六
卷第三十九
前秦錄七
卷第四十
前秦錄八
卷第四十一
前秦錄九
卷第四十二
前秦錄十
卷第四十三
後燕錄一
卷第四十四
後燕錄二

卷第四十五
後燕錄三
卷第四十六
後燕錄四
卷第四十七
後燕錄五
卷第四十八
後燕錄六
卷第四十九
後燕錄七
卷第五十
後燕錄八
卷第五十一
後燕錄九
卷第五十二
後燕錄十
卷第五十三

卷第五十四
後秦錄二
卷第五十五
後秦錄三
卷第五十六
後秦錄四
卷第五十七
後秦錄五
卷第五十八
後秦錄六
卷第五十九
後秦錄七
卷第六十
後秦錄八
卷第六十一
後秦錄九
卷第六十二
後秦錄十

史034-011

卷第六十三
南燕錄一
卷第六十四
南燕錄二
卷第六十五
南燕錄三
卷第六十六
夏錄一
卷第六十七
夏錄二
卷第六十八
夏錄三
卷第六十九
夏錄四
卷第七十
前凉錄一
卷第七十一
前凉錄二
卷第七十二
前凉錄三
卷第七十三
前凉錄四
卷第七十四
前凉錄五
卷第七十五
前凉錄六
卷第七十六
蜀錄一
卷第七十七
蜀錄二
卷第七十八
蜀錄三
卷第七十九
蜀錄四
卷第八十
蜀錄五

卷第八十一
後凉錄一
卷第八十二
後凉錄二
卷第八十三
後凉錄三
卷第八十四
後凉錄四
卷第八十五

西秦錄一
卷第八十六
西秦錄二
卷第八十七
西秦錄三
卷第八十八
南凉錄一
卷第八十九
南凉錄二
卷第九十
南凉錄三
卷第九十一
西凉錄一
卷第九十二
西凉錄二
卷第九十三
西凉錄三
卷第九十四

北凉錄一
卷第九十五
北凉錄二
卷第九十六
北凉錄三
卷第九十七
北凉錄四
卷第九十八
北燕錄一

卷第九十九
北燕錄二
卷第一百
北燕錄三

明 就李 屠喬孫 訂
項琳之 同
陳繼儒
姚士粦
趙昌期

沈士龍
屠以孚
卜萬产
曹仲麟
項鼎鉉
沈汝霖
屠懋和 全校

萬曆三十七年蘭暉堂鋟板

十六國春秋總目

崔鴻本傳

北齊 中書令兼著作郎魏 收 奉 詔撰

崔鴻字彥鸞東清河鄃人也曾祖曠從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慕容氏滅事宋宋文帝為樂陵太守祖靈延仕宋武帝龍驤將軍長廣太守宋太宗時魏平三齊靈延與長子光並徙代光以高祖太和中拜中書博士遷中書黃門侍郎兼著作中郎與李彪撰魏國書世宗即位正除侍中撫軍將軍為太子傅世宗崩與受遺迎立太子

肅宗即位論功封博平公尋遷司徒進位太保光弟敬友即鴻父也仕本州治中後除梁郡太守會遭所生母憂不拜敬友素精心佛道免喪遂菜食終世大路設食以供行者鴻少好讀書博綜經史太和二十年拜彭城國侍景明中稍遷尚書都兵郎中詔太師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學才明者三十人議定律令於尚書上省鴻與光俱在其中時論榮之永平初
臺鎮南長史遷員外散騎常侍領郎中

史034-014

年以父憂解任甘露降其廬前樹復降其宅之
庭樹肅宗正光元年爲司徒長史加前將軍修
高祖世宗起居注光臨卒言鴻於肅宗詔鴻以
本官修緝國書尋卒贈鎮東將軍度支尚書青
州刺史鴻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見晉魏前史皆
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淵石勒慕容儁苻健
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勃勃張軌李雄呂光乞
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
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乃撰爲十

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
焉鴻二世事江左故不錄僭晉劉蕭之書又恐
識者責之未敢出行於外世宗聞其撰錄遣散
騎常侍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
便可隨成者送呈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
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既未訖迄不
奏聞後典起居乃妄載其表曰臣聞帝王之興
也雖誕應圖籙然必有驅除蓋所以翦彼厭政
成此樂推故戰國紛紜年過十紀而漢祖受命

[illegible]四百之業歷文景之懷柔蠻夏世宗之
奮揚威武始得涼朔同文胖越一軌於是談遷
感漢德之盛痛諸史放絕乃鈐括舊書著成太
史所謂緝茲人事光彼天時之義也昔晉惠不
競華戎亂起三帝受制於姦臣二皇晏駕於非
所五都蕭條鞠爲煨燼趙燕既爲長蛇遼海緬
成殊域窮兵銳進以力相雄中原無主八十餘
年遺晉僻遠勢略孤微民殘兵革靡所控訴
魏龍潛幽代世篤公劉內修德政外抗諸僞並

冀之民懷寶之士襁負而至者日月相尋雖邠
岐之赴太王謳歌之歸西伯實可同年而語矣
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行之運應天
順民龍飛受命太宗必世重光業隆玄默世祖
雄才叡畧闡曜威靈農戰兼修掃清氛穢歲垂
四紀而寰宇一同儋耳文身之長卉服斷髮之
酋莫不請朔率職重譯來庭隱愍鴻濟之澤三
樂擊壤之歌百姓始得陶然蘇息欣於堯舜之
代自晉永寧以後雖所在稱兵競自尊樹而能

建邦命氏成爲戰國者十有六家善惡興滅之形用兵乖會之勢亦足以垂之將來昭明勸戒但諸史殘缺體例不全編録紛謬繁畧失所宜審正同異定爲一書伏惟高祖以大聖應期欽明御運合德乾坤同光日月建格天之功創不世之法開鑿生民維新大造陛下以青陽繼統叡武承天應符屈巳則道高三五順神至寬則洞彼玄宗剖判百家斟酌六籍遠邁石渠美深白虎至如導禮革俗之風昭文變性之化固以

感彼禽魚穆茲寒暑況愚臣沐浴太和懷音正始而可不勉強難革之性砥礪木石之心哉誠知敏謝允南才非承祚然國志史考之美竊亦輒所庶幾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諸國舊史屬遷京甫爾率多分散求諸公私驅馳數歲又臣家貧祿微唯任孤力至於紙盡書寫所資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寫乃向備謹於吏案之暇草率構此區分時事各繫本錄破彼異同凡爲一體約損煩文補其不足三豕五門之類一事異年

之流皆稽以長曆考諸舊志刪正差謬定爲實錄商較大畧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艸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據蜀時書尋訪不獲所以未及繕成輟筆私求七載於今此書本江南撰錄恐中國所無非臣私力所能終得其起兵僭號事之始末乃亦頗有但不得此書懼簡畧不成久思陳奏乞勑緣邊求採但愚賤無因不敢輕輒散騎常侍太常少卿荊州大中正臣趙邕忽宣明旨勑臣送呈不悟九皐微志

乃得上聞奉勑欣惶欣懼兼至今謹以所訖者附臣邕呈奏臣又別作序例一卷年表一卷鴻表皇朝統括大義備明愚臣著錄微體徒竊慕古人立言美意文致疏略無一可觀簡御之日伏深慚悸鴻意如此然自正光以前不敢顯行其書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相傳讀亦以光故執事者遂不論之鴻經綜旣廣多有違謬至如太祖天興二年姚興改號弘始而鴻以爲改在元年太宗永興

二年慕容超禽於廣固鴻又以爲事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鴻亦以爲滅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子子元祕書郎後永安中乃奏其父書稱臣亡考故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前將軍齊州大中正鴻不殞家風式纘世業古學克明在新必鏡多識前載博極羣書史才富洽號稱籍甚年止壯立便斐然懷著述意正始之末任屬記言撰緝餘暇乃刊著趙燕秦夏西京乞伏西蜀等遺載爲之贊序褒貶評論先

朝之日草構悉了惟有李雄蜀書搜索未獲闕兹一國遲留未成正光三年購訪始得討論適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名爲春秋一百二卷近代之事最爲悉備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繕寫一本敢以仰呈儻或淺陋不回睿賞乞藏秘閣以廣異家子元後謀反事發逃竄會赦死尋爲其叔鶡所殺

前趙錄一　　春秋卷第一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劉淵

劉淵字元海新興匈奴中人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世居北狄千有餘歲至冒頓襲破東胡西走月氏降服丁零內侵燕代控弦之士四十餘萬漢祖患之使劉敬奉公主以妻冒頓約爲兄弟故子孫遂冒母姓爲劉氏建武初烏珠留若鞮單于子右奧鞬日逐王比自立爲南單于

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即單于所徙庭也後漢中平中詔發南匈奴兵配幽州牧劉虞討漁陽叛寇張純單于羌渠遣子左賢王於扶羅將騎詣幽州國人恐發兵無已於是右部醢落反與屠各胡合凡十餘萬人攻殺羌渠而於扶羅以其衆留漢遂自立爲持至尸逐侯單于屬董卓作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內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豹即淵之父也建安末呼廚泉入朝於魏魏武因留

之於鄴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單于歲給綿絹
錢穀如列侯子孫傳襲其號乃分其衆爲五部
以豹爲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爲之左部
居太原玆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
興中部居大陵雖分屬五部然皆家於晉陽汾
澗之濱與中國民雜居因選漢人爲司馬以監
督之豹妻呼延氏魏（一云[illegible]）中祈子於龍門有一
白魚（一作大魚）頂有一角（或作二角）軒鬐躍鱗至於祭所
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所

見魚變爲人左手持一物大如雞子光景非常
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以告豹
豹曰吉徵也吾昔從邯鄲張冏母司徒氏相云
吾當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彷像相符矣自是
十五月（一作十三月）而生淵淵生左手有文曰淵海
遂以爲名髫齔英慧七歲遭母憂號叫擗踊哀
感旁人宗族部落咸共歎賞（一作美）時司空太原
王昶等聞而嘉之竝遣弔賻幼而好學不舍晝
夜師事上黨崔遊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

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
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等曰吾每觀
書傳嘗恥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
之不知固君子恥之也二生遇高皇不能建封
侯之業兩公屬文帝不能興庠序之美豈不惜
哉於是文學武事竝皆工絕（事一作妙絕於羣[illegible]）及長
猨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
鬚（一作髯）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
六寸屯留（一作上黨）崔懿之襄陵公師彧等皆善相

人及見淵驚而相謂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
見也於是深相崇敬推分結恩咸熙中淵爲侍
子在洛陽與東萊王彌憑結太原王渾渾虛襟
友之命子濟拜焉文帝亦深待之泰始之後渾
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與語悅之謂王濟曰劉淵
容貌風儀機鑒雖由余日磾無以過也濟
對曰淵容儀機鑒實如聖旨然其文武才幹賢
於二子遠矣陛下若任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
平也帝稱善孔恂楊珧（[illegible]之也）進曰吾觀劉淵之

才當今恐無其比陛下若輕其衆不足以集事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之以本部臣竊爲陛下寒心若舉天阻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及秦涼覆沒帝問將於上黨李熹熹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劉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期而梟也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殄患之理也熹勃然曰夫以匈奴之勁悍劉淵之曉兵奉宣聖威何不盡之有恂曰

淵果能平涼州斬樹機能則涼州之難方更深矣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後王彌從洛陽東歸與淵言別淵餞之九曲之濱泣謂彌曰王渾李熹以鄉曲見知每相稱薦一作達讒閒因之而進深非吾願適足爲吾患耳因歔欷流涕時齊王司馬攸在九曲比聞而馳遣視之見淵在焉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王渾曰淵乃長者臣請爲陛下保明之且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無形之疑殺

人侍子乎何德度之不弘也帝曰渾言是也會父豹卒遂以淵代爲左部帥太康末改帥爲都尉拜爲匈奴北部都尉淵明刑法禁姦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豪傑無不歸之幽冀名儒後門一作侯門秀士不遠千里亦皆遊焉永熙元年冬十月楊駿輔政以淵爲建威將軍匈奴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官永寧初成都王司馬穎鎮鄴表淵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以淵子聰爲積弩

將軍太安中惠帝失御齊王冏長沙王乂與成都王穎等迭相殘廢州郡姦豪所在蜂起淵從祖故北部都尉右賢王劉宣等與族人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自諸王侯降同編戶今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斂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淵姿器絕人幹宇超世天若不欲恢崇單于必不虛生此人也況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

其衆矣乃相與起兵於離石共推淵爲大單于淵時在鄴遂使其黨呼延攸詣鄴以謀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淵令攸先歸告宣等使招集五部引會宜陽諸胡聲言應穎實欲叛之及穎爲皇太弟以淵爲太弟屯騎校尉惠帝伐穎次於蕩陰穎假淵輔國將軍都督北城守事及六軍敗績穎復以淵爲冠軍將軍封盧奴伯既而幷州刺史東瀛公騰安北將軍幽州刺史王浚遣烏桓騎攻穎於鄴穎師戰敗淵說穎曰

今二鎭跋扈衆十餘萬恐非宿衛及近郡士民所能禦也淵請爲殿下還說五部攜合義衆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衆果可保發不縱能發之鮮卑烏丸勁速如風雲何易可當邪吾欲奉乘輿還洛陽避其鋒銳徐傳檄天下以順逆制之君意何如淵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大勳於王室威恩光洽四海欽風孰不願爲殿下盡死力者何難發之有王浚豎子東瀛疏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殿下一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可復至乎縱至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紙檄尺書誰爲人奉之且東胡之悍不踰五部願殿下撫勉士衆靖以鎭之淵請爲殿下以二部摧東瀛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矣穎大悅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時穎振武將軍王育說穎曰劉淵今去育請爲殿下促之不然懼不復至也穎然之以育爲破虜將軍使追之淵遂拘育以爲右光祿大夫淵至左國城右賢王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閒有衆五萬都

於離石以子聰爲鹿蠡王遣左於陸王劉宏率精騎五千會穎將王粹拒東瀛公騰粹已爲騰所敗宏無及而歸王浚使將軍祁弘率鮮卑攻鄴穎敗挾天子南奔洛陽東瀛公騰乞師於魏桓帝（姓拓跋諱猗㐌時爲代公）以擊淵桓帝與弟穆帝（諱猗盧）合兵擊淵於西河上黨大破之與騰盟於汾東而還桓帝使輔相衛雄段繁於參合陂西累石爲亭樹碑以紀行焉淵聞穎去鄴歎曰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眞奴才也然吾與之有言矣不可

以不救於是命右於陸王劉景左獨鹿王劉延年等率步騎二萬討鮮卑烏丸宣等固諫曰晉人無道奴隸御我是以右賢王猛不勝其憤屬晉綱未弛大事不遂右賢塗地單于之恥也今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魚肉此天厭晉德授之於我單于積德在躬爲晉人所服方當興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鮮卑烏丸我之氣類可以爲援奈何拒之而拯仇逆今天假手於我不可違也違天不祥逆衆不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

單于勿疑淵曰善當爲崇岡峻阜何能爲培塿乎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生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今見衆十萬皆一當晉十鼓行而摧亂晉如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爲魏武何呼韓邪足道哉雖然晉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於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今且可稱漢追尊後王以懷民望宣等稽首曰非所及也

乃遷都於左國城胡晉歸附者數萬

元熙元年冬十月宣等上尊號淵曰今晉氏猶存四方未定可仰尊高祖法且稱漢王權停皇帝之號待宇宙混一當更議之乃爲壇於南郊僭即漢王位下令曰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應期廓開大業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昇平漢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過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揚俊乂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邁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於夏商卜世過於姬

氏而元成多僻哀平短祚賊臣王莽滔天篡逆我世祖光武皇帝誕資聖武恢復鴻基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俾三光晦而復明神器幽而復顯顯宗孝明皇帝肅宗孝章皇帝累葉重暉炎光再闡自和安已後皇綱漸頹天步艱難國統頻絕黃巾海沸於神州（一作人州）群閹毒流於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狂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尋故孝愍委棄萬國（一作）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終有泰旋軫舊京何圖天未悔禍後帝窘辱自社稷淪喪

宗廟之不血食四十年於茲矣今天誘其衷悔禍皇漢使司馬氏父子兄弟迭相殘滅黎庶塗炭靡所控訴一作告孤今猥為羣公所推紹修三祖之業顧茲尫闇戰惶靡厝但以大恥未雪社稷無主銜膽棲冰勉從衆議乃赦其境內遂以晉永興元年建元元熙國號曰漢追尊安樂公禪為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妻呼延氏為王后署置百官以右賢王宣為丞相崔遊為御史大夫左於陸王宏為

太尉劉歡樂為尚書令范隆為大鴻臚朱紀為太常上黨崔懿之後部陳元達皆為黃門侍郎族子曜為建武將軍右於陸王景為前將軍其餘拜授各有差淵率衆攻東瀛公騰騰遣將軍聶玄擊之戰於大陵玄兵敗績騰懼帥并州二萬餘戶下山東淵遂所在為寇叉擊郡縣騰復乞師於桓帝衛操勸桓帝助之桓帝率精騎數千救騰斬淵將綦毋豚淵南走蒲子十二月淵遣建武將軍曜寇太原取泫氏屯留長子中都

晉陽之又遣冠軍將軍喬晞攻西河取介休

元熙二年春東瀛公騰遣司馬瑜周良石鮮等討淵次於離石汾城淵遣武牙將軍劉欽等六軍拒之瑜等四戰皆敗欽振旅而歸是歲離石大饑還於黎亭以就邸閣穀留太尉宏護軍將軍馬景守離石使大司農卜豫運糧給之

元熙三年冬十二月淵以前將軍景為使持節征討大都督大將軍邀擊并州刺史劉琨於板橋為琨所敗琨進據晉陽淵侍中劉殷右光祿

大夫王育進諫曰殿下自起兵已來漸已一周而顓守偏方王威未震誠能命將四出決機一擲一作梟劉琨定河東建帝號鼓行而南尅長安而都之以關中之衆席卷洛陽如指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創起鴻基尅殄彊楚者也淵悅曰此孤心也

元熙四年春三月淵侵汲郡略有頓丘河內之地遂還離石與劉琨相去三百里琨密遣間其部雜虜降琨者萬餘戶落淵甚懼乃徙都蒲子

河東平陽壘壁盡降將東萊王彌起兵青
徐二州自稱征東大將軍攻殺二千石所在寇
掠遣使來降淵拜彌鎮東大將軍青州刺史東
萊郡公夏四月四部鮮卑陸逐延氐酋大單徵
及石勒等並相次來降淵悉署其官爵
永鳳元年春正月淵遣撫軍將軍聰等十將南
據太行輔漢將軍石勒等十將東下趙魏夏四
月王彌帥衆寇掠青徐兗豫四州兗州刺史荀
晞與之連戰不能克丁亥轉寇許昌太傅東海

王越遣司馬王斌帥甲士五千人往衛京師五
月彌入自轘轅敗官軍於伊北壬辰進至洛陽
屯於津陽門司徒王衍帥衆禦之甲午衍與王
斌等出戰彌敗歸淵淵遣侍中御史大夫郊迎
及至拜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秋七月甲辰淵
進據河東攻寇蒲阪平陽太守宋抽棄郡奔京
師河東太守路述戰死八月鳳凰集於蒲子丞
相宣等六十四人上尊號冬十月甲戌僭即皇
帝位於南郊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永鳳仍
稱國號曰漢時晉懷帝永嘉二年也十一月以
世子和爲大將軍撫軍將軍聰爲車騎大將軍
建武將軍曜爲龍驤大將軍十二月乙亥以大
將軍和爲大司馬封梁王尚書令歡樂爲大司
徒封陳留王后父御史大夫呼延翼爲大司空
封鴈門郡公聰爲楚王乂爲北海王曜爲始安
王景爲汝陰王延年爲江都王洋爲長樂王貴
爲由陽王其餘宗室以親疏爲等悉封郡縣王
異姓以勲謀爲差悉封郡縣公侯是年造刀一

口長三尺九寸文曰滅賊隸書
河瑞元年春正月辛丑晉志作庚子熒惑犯紫微
太史令宣于修之言於淵曰陛下雖龍興鳳翔
奄受大命然遺晉未殄皇居仄陋紫宮之變猶
鍾晉氏不出三年必克洛陽蒲子崎嶇難以久
安平陽氣象方昌請以陶唐舊都願陛下上迎
乾象下協坤祥請徙都之於是遷都平陽二月
晉左積弩將軍朱誕來奔具陳洛陽孤弱勸淵
攻之淵以誕爲前鋒都督遣滅晉大將軍景爲

大都督將兵攻洛陽（一作滎陽）晉遣車騎將軍王堪
將兵迎擊夏四月景敗堪於延津沈男女三萬
餘人於河淵聞之怒曰景何面目復見朕乎
且天道豈能容之吾所欲除者止司馬氏耳細
民何罪黜景爲平虜將軍淵以王彌爲侍中都
督征東大將軍青州牧與楚王聰共攻上黨圍
壺關以石勒爲前鋒都督晉并州刺史劉琨遣
護軍黃肅韓述來救聰敗述於西澗勒敗肅於
封田皆殺之晉太傅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將軍

施融曹超等將兵拒聰曠既濟河欲長驅而前
融曰彼乘險間出我雖有百萬之衆猶是一軍
獨受敵也且當阻水爲固以量勢形然後圖之
曠怒曰君欲沮衆邪融退曰彼善於用兵曠闇
於事勢吾屬今必死矣曠等踰太行與聰遇戰
於長平間曠兵大敗融超皆死遂破陳留長子
斬獲萬九千級上黨太守龐淳以壺關降五月
汾水中得玉璽高一寸二分方四寸文曰有新
保之（一作寶）蓋王莽時物也得者因增淵海光三

字而獻之淵以爲已瑞乃大赦境內改元河瑞
封子裕爲齊王隆爲魯王秋八月淵復遣楚王
聰及征東大將軍王彌進攻洛陽始安王曜與
趙固等爲之後繼九月丙寅聰圍浚儀晉太傅
越遣平北將軍曹武征虜將軍宋抽將軍彭默
等拒之丁丑爲聰所敗太傅越入保京城聰等
長驅至西明門越率兵禦之戰於宣陽門外大
破之晉征西大將軍南陽王司馬模（一作平昌公）遣
將軍淳于定呂毅等破劉芒蕩五斗叟竝斬之

又遣車騎將軍王堪平北將軍曹武自長安討
聰堪等敗績奔還京師聰自恃連勝怠不設備
弘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軍聰大敗而還淵
素服迎師冬十月復大發卒遣楚王聰始安王
曜汝陰王景征東大將軍王彌等帥精騎五萬
寇洛陽使大司空雁門剛穆公呼延翼率步騎
繼之丙辰聰等至宜陽朝廷以漢兵新敗不意
其復至大懼辛酉聰進屯西明門護軍賈胤北
宮純等夜帥勇士千餘人薄之戰於大夏門斬

遣征虜將軍呼延顥聰戰[illegible]戊延等[illegible]洛
水寺進屯宜陽門曜屯上東門彌屯廣陽門景
攻大夏門乙丑呼延翼為其部下所殺衆自大
陽潰歸淵勅聰等還師聰表稱晉兵微弱不可
以翼顥死故還師固請留攻洛陽淵許之戊寅
聰親祈嵩嶽山令平晉將軍安陽哀王厲冠軍
將軍呼延朗等督攝留軍晉太傅越遣參軍孫
詢將軍丘光樓裒等率帳下勁卒三千自宜陽
門乘虛出擊斬朗於陳聰聞而馳還厲懼聰之

罪已也赴水而死王彌謂聰曰今軍既失利洛
陽守備猶固運軍在陝糧食不支數日殿下不
如與龍驤還平陽裏糧發卒徐為後舉下官當
於兗豫之間收兵積穀伏聽嚴期不亦可乎聰
自以請留未敢擅還宣于修之言於淵曰歲在
辛未乃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淵
馳遣黃門郎傅詢召聰等還師十一月甲申楚
王聰始安王曜歸於平陽王彌出師轘轅流民
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素為

居民所苦皆焚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乞
活師李惲薄盛等帥衆衛京師遂追擊彌戰於
新汲彌師敗績於是攝蒲阪之戍還於平陽十
二月淵以陳留王歡樂為太傅楚王聰為大司
徒江都王延年為大司空長樂王洋為大司馬
遷都護大將軍曲陽王賢與征北大將軍劉靈
及安北大將軍趙固平北大將軍王桑東屯內
黃王彌表左長史曹嶷行安東將軍東狥青州
且迎其家屬淵許之

河瑞二年春正月乙丑朔大赦境內立單徵女
為皇后梁王和為皇太子封子乂為北海王遣
兵分寇徐冀兗豫諸郡又遣曹嶷寇東平琅邪
夏四月王浚遣天水將軍祁弘擊破劉靈於廣
宗殺之秋七月楚王聰始安王曜平東大將軍
石勒及安北大將軍趙固圍河內太守裴整於
懷晉遣征虜將軍宋抽率兵救懷勒與平北大
將軍王桑逆擊破之河內人執整以降淵以整
為尚書左丞河內督將郭默收整餘衆自為塢

主庚午淵寢疾將爲顧託之計辛未以陳留王歡樂爲太宰長樂王洋爲太傅江都王延年爲太保楚王聰爲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置單于臺於平陽西復以齊王裕爲大司徒魯王隆爲尚書令北海王乂爲撫軍大將軍領司隸校尉始安王曜爲征討大都督領單于左輔廷尉喬智明爲冠軍大將軍領單于右輔左光祿大夫劉殷爲左僕射右光祿大夫王育爲右僕射任顗爲吏部尚書朱紀爲中書監護軍馬景

領左衛將軍永安王安國領右衛將軍安昌王盛安邑王欽西陽王璿等皆領武衛將軍分典禁兵丁丑召太宰歡樂等入禁中受遺詔輔政己卯薨於光極殿時晉永嘉四年也淵在位七年太子和嗣立呼延攸等恨不參顧命乃謀殺聰聰自西明門斬和於西室九月辛未葬淵於永光陵謚曰光文皇帝廟號高祖

劉和

劉和字玄泰淵后呼延氏所生聰第四弟也身長八尺雄毅美姿儀好學夙成習毛詩左氏春秋鄭氏易及爲儲貳內多猜忌馭下無恩淵死嗣僞位宗正呼延攸翼之子也淵以其無才行終身不遷官侍中劉乘素不善於聰衛尉西昌王銳恨不參顧命乃相與謀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勢而使三王總強兵於內大司馬握十萬勁卒屯於近郊陛下今便爲寄坐耳禍難未可測也願蚤爲之計和卽攸之甥也遂深然之辛巳夜召領武衛將軍安昌王盛安邑王欽及領左

衛將軍馬景等告之盛曰先帝尚在殯宮四王未有逆節今忽一旦自相魚肉臣恐人不食陛下之餘且四海未定大業甫爾願陛下以上成先帝鴻基爲志塞耳勿聽讒夫之言以疑兄弟詩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陛下既不信諸弟他人誰足信哉銳攸怒之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領軍是何言乎於是命左右刃之盛既被殺欽懼曰惟陛下詔臣等以死奉之蔑不濟矣相與盟於東堂壬午銳帥馬景攻楚王聰於單于

寔攸率右衛將軍永安王安同攻齊王裕於司徒府侍中乘率武衛將軍安邑王欽攻魯王隆使尚書田密武衛將軍西陽王璿攻北海王乂密璿等挾乂斬關奔聰聰命貫甲以待之銳既知聰之有備馳還與攸乘等會攻隆裕復懼安國欽有異志殺之是日斬裕癸未斬隆甲申聰攻西明門克之銳等奔入南宮前鋒隨之乙酉殺和於光極西室收銳攸乘梟首通衢

就李脩裔孫

項琳之同訂

前趙錄二　　春秋卷第二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劉聰上

劉聰字玄明一名載淵第四子也母張氏懷聰在孕夢日入懷寤以告淵淵曰此吉徵也慎勿言自是十五月而生聰夜有[illegible]（一作白）光之異形體非常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甚光澤幼而敏悟好學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書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草隸書尤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十五習擊刺猨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悅之謂淵曰此兒吾所不能測也弱冠遊於京師當時名士莫不交結樂廣張華尤異之晉新興太守郭熙（一作頤）辟爲主簿任以郡事舉良將入爲驍騎別部司馬齊王司馬冏以爲國中尉出爲左部司馬尋遷右部都尉善於撫綏五部豪右無不歸之太宰河間王司馬顒表爲赤沙中郎將聰以淵在鄴懼爲

汝都王司馬穎所害乃亡奔穎穎甚悅拜爲積弩將軍參前鋒戰事淵爲北單于立爲右賢王隨還右部及即大單于位更拜鹿蠡王淵稱大號拜大司馬徙封楚王淵死子和嗣立西昌王銳帥馬景攻聰於單于臺聰貫甲以待之銳等馳入南宮乃追殺和及銳等群臣勸聰即尊位聰以北海王乂皇后單氏之子也以位讓之乂與公卿涕泣固請聰久而許之曰乂及群公正以四海未定禍難尚殷貪孫年長故耳此國家

之事孤何敢辭今便欲遠遵魯隱俟乂年長當以大業歸之晉載記云待乂年長復子明辟

光興元年秋聰僭即皇帝位於光極前殿大赦境內殊死以下改元光興尊母單氏爲皇太后母張氏爲帝太后以乂爲帝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妻呼延氏爲皇后封子粲爲河內王署使持節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易爲河間王翼爲彭城王悝爲高平王遣使拜蒲洪平遠將軍以石勒爲并州刺史封汲郡公餘悉如故冬十月遣河內王粲及征東大將軍王彌龍驤將軍劉曜等帥衆四萬長驅入洛川遂出轘轅掠梁陳汝潁間陷壘壁百餘所匈奴劉虎居朔方肆盧川自號鐵弗氏與白部鮮卑帥衆來附聰以虎爲宗室封樓煩公十一月聰自以越次而立忌其嫡兄恭因恭寢穴其壁間刺而殺之以司空景爲大司馬左僕射劉殷爲大司徒右僕射王育爲大司空十二月僞太后單氏卒尊母張氏爲皇太后單后即乂之母也年少美色

聰蒸焉乂屢言之單后慚恚而死聰後知其故乂寵因是漸衰然猶追念單氏未便廢斥聰后呼延氏屢以爲言於是相圖之計起矣乂舅光祿大夫單沖泣謂乂曰疏不間親主上有意於河內王久矣殿下何不避之乂曰河瑞之末主上自惟嫡庶之分以大位讓乂乂以主上齒長故相推奉天下者高祖之天下兄終弟及何爲不可粲兄弟既壯猶今日也且子弟之間親疏詎幾主上寧可有此意乎聰安北大將軍趙固

與晉車騎將軍王申始相拒於延津時黃霧晝
昏人不相見固軍大敗始遂攻劉曜王彌於瓶
壘大破之俘斬千餘級
嘉平元年夏四月趙固及平北大將軍王桑攻
襄眉殺之五月署衛尉呼延晏使持節前鋒大
都督前軍大將軍配禁兵二萬七千自宜陽入
洛陽命王彌及始安王曜鎮軍將軍石勒引兵
會之晏進河南晉師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
人彌等未至晏留輜重於張方故壘癸未先至

洛陽甲申攻平昌門克之丙戌焚東陽宣陽諸
門及諸府寺晉懷帝遣河南尹劉默拒之敗於
社門六月丁亥朔晏以外繼不至出自東陽門
俘掠王公已下子女二百餘人而還懷帝具船
於洛水將濟河東遁晏盡焚之還於張方故壘
時城內饑甚人自相食百官分散莫有固志庚
寅司空荀藩及弟光祿大夫荀組奔轘轅太子
左率溫畿夜開廣莫門奔小平津辛卯王彌至
宣陽門壬辰始安王曜至西明門丁酉彌晏冠

宣陽門入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宮
人珍寶懷帝開華林園門出河陰藕池欲奔長
安晏兵追執之幽於端門曜自西明門入屯武
庫戊戌殺晉太子詮吳王晏竟陵王楙尚書左
僕射和郁右僕射曹馥尚書閭丘沖袁粲王緄
河南尹劉默及諸王公已下三萬餘人於洛水
北築為京觀遂發掘諸陵焚燒宗廟宮府皆盡
逼辱后妃曜納惠帝羊皇后遷懷帝及侍中庾
珉等并傳國璽於平陽作赦書以六月十一日

破洛羣王十二束手軍門貂蟬羽葆以充王府
下末聰大赦改元嘉平以帝為特進左光祿大
夫封平阿公以侍中庾珉王儁為光祿大夫秋
七月晉太尉征西大將軍南陽王司馬模使牙
門趙染戍蒲阪染求馮翊太守不得怒率衆歸
聰聰以染為平西將軍八月聰遣趙染與安西
將軍雅帥騎二萬攻模於長安河內王粲始安
王曜帥大衆繼之染敗模於潼關將軍呂毅死
之長驅至下邽涼州將北宮純自長安率衆迎

降進圍長安模遣淳于定出戰敗績模倉庫空虛士卒離散軍諮祭酒韋輔曰事急矣早降可以免禍模從之降於粲粲箕踞攘袂數模之罪送之於粲九月粲殺模及其子范陽王黎以模妃劉氏賜别將張本爲妻送衛將軍梁汾長史魯繇兼散騎常侍杜鰲辛謐及北宮純等於平陽聰以粲之害模也大怒粲曰臣殺模本不以其晚識天命之故但以晉氏肺腑洛陽之難不能死節天下之惡一也故誅之聰曰雖然吾恐汝不免誅降之殃也夫天道至神理無不報將關西饑饉白骨蔽野士民存者百無一二冬十月署始安王曜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更封中山王鎭長安王彌爲大將軍封齊公石勒爲幽州牧十一月彌爲石勒所殺因并其衆表彌叛狀聰大怒遣使讓勒專害公輔有無上之心又恐勒之有二志也即以彌部衆配之加勒鎭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領并州刺史以慰其心曜既據長安安定太守賈

疋與諸氐羌皆送任子於聰惟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馮翊太守索綝固守不降安夷護軍麴允頻陽令梁肅自京兆南山將奔安定遇疋任子於陰密擁還臨涇謀復晉室推疋爲平西將軍率衆五萬攻曜於長安扶風太守梁綜及麴特竺恢等亦率衆十萬會之曜遣劉雅趙染攻疋雅等先攻竺恢不克疋要擊大敗之曜又盡長安銳卒與疋等戰於黃丘曜衆大敗身中流矢退走疋追之至於甘泉一作渠旋自渭橋攻梁州刺史彭蕩仲殺之後蕩仲子天護率群胡攻疋疋遂敗走夜墮澗中爲天護所殺聰以天護爲梁州刺史杜人王秃紀持及麴特等擊河内王粲於新豐粲還平陽曜攻陷池陽掠萬餘人歸長安十二月晉閻鼎等奉秦王業爲皇太子入於雍城兵勢大振關西胡晉翕然嚮應

嘉平二年春正月聰后呼延氏卒謚曰武元甲戌聰以司空王育尚書令任顗女爲左右昭儀

中軍大將軍王彰中書監范隆左僕射馬景女皆爲貴人右僕射朱紀女爲貴妃皆金印紫綬聰將納太保劉殷女太弟乂固諫聰以問於太宰延年太傅景景等對曰臣常聞太保自云劉康公之後與陛下殊源納之何害聰悅使兼大鴻臚李弘（一作恒）拜殷二女英娥爲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皆爲貴人位次貴嬪謂弘曰此女華姿色超世女德冠時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太保胤自有周

與聖源實別陛下正以姓同爲恨耳且魏司空東萊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乎爲子納司空太原王沉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也聰大悅賜弘黃金六十斤曰卿當以此意諭我子弟輩於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宮聰希復出外事皆中黃門納奏左右貴嬪決之二月聰假懷帝儀同三司封會稽郡公庾珉等以次加秩聰引帝入讌從容謂帝曰卿昔爲豫章王時朕與王武子造卿武子稱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以卿所製

樂府歌示朕因謂朕曰聞君善爲辭賦試爲看之朕時與武子俱爲盛德頌卿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於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贈朕柘弓銀研卿頗記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耳聰曰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也帝曰此殆非人事皇天之意也大漢將應乾受歷（一作應天受命）故爲陛下自相驅除耳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至日夕乃出聰喜以小劉貴人賜帝謂

帝曰此名公之孫也今特以相妻卿善遇之拜劉爲會稽國夫人三月聰遣鎮北將軍靳冲寇太原平北將軍卜珝率衆繼之不克遂圍晉陽魏穆帝（拓跋猗盧）遣兵來救乙未冲兵敗走卜珝之卒先奔冲歸罪於珝輒斬之聰聞而大怒曰此人朕所不得加刑冲何人哉遣御史中丞浩衍持節斬冲聰又納舅子輔漢將軍張寔二女徽光麗光爲貴人太后張氏之意也夏四月聰封子敷爲渤海王驥爲濟南王鸞爲燕王鴻爲楚

王勱爲齊王權爲秦王操爲魏王持爲趙王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攄坐魚蟹不供將大作匠望都公靳陵坐溫明徽光二殿未成皆斬於都市聰遊獵無度晨出暮歸觀魚於汾水以燭繼晝中軍大將軍王彰切諫曰今大難未夷餘晉假息陛下不懼白龍魚服之禍至昏夜忘歸陛下當思先帝創業之艱難嗣承之不易鴻基已奠四海顒情何可墜之於垂成隳之於將就比觀陛下所爲臣實痛心疾首且愚人歸漢之心未

專思晉之心猶盛劉琨咫尺刺客縱橫帝王輕出一夫敵耳願陛下改往修來則億兆幸甚聰大怒命斬之上夫人王氏彰女也叩頭乞哀乃囚之召獄太后張氏以聰刑罰過差三日不食太弟乂子粲並輿櫬切諫聰怒曰我豈紂桀幽厲乎汝輩何以生來哭人太宰延年太保殷及公卿列侯百有餘人皆免冠涕泣固諫曰光文皇帝以聖武膺期創建鴻祚而六合未一夙世升遐陛下膺德自天龍飛紹統東平洛

長安眞可謂功高周成德超夏啓往也唐虞今則陛下歷觀書記未有其比而頃來以小務不供亟斬王公直言忤旨據囚大將遊獵無度機管不修臣等竊所未解此臣等杇與破肝糜胃忘寢與食也聰慨然曰朕昨大醉非其本心微公等言之朕不聞過各賜帛百疋使侍中持節赦彰曰先帝賴君如左右手君著勳再世朕敢忘之此段之過希君蕩然君能盡懷憂國朕所望也今進君驃騎將軍定襄郡公後有不逮幸

數匡之雍州刺史麴特等圍長安數月中山王曜連戰敗績驅掠士女八萬餘口退奔平陽五月聰以曜爲龍驤大將軍行大司馬使河內王粲攻司徒傅祗於三渚右將軍劉參攻郭默於懷城會祗病卒城陷粲遷祗子暢及其孫純粹并士女二萬餘戶於平陽聰贈祗太保純粹皆給事中以其忠於主也謂暢曰尊公雖不達天命然各忠其主吾亦有以亮之但晉王天命非人所支而虔劉南鄙沮亂邊萌

以元惡之種而贈同勳舊逆臣之孫而荷榮禁闥卿知皇漢之德弘曠否暢曰陛下每嘉先臣不以小臣之故而矜其忠節及是恩也自是明主伐國弔民之義臣輒同萬物亦敢謝生於自然六月聰欲立貴嬪劉英爲皇后張太后欲立貴人張徽光聰不得已許之英尋卒大昌文獻公劉殷卒聰以河間王易爲車騎將軍彭城王翼爲衛將軍並典禁兵宿衛高平王悝爲征南將軍鎮離石濟南王驥爲征西將軍築西平城

以居之魏王操爲征東將軍鎮蒲子安北大將軍雍州刺史趙固平北大將軍豫州刺史王桑欲引兵歸平陽軍中乏糧士卒相食乃自破磽津西渡攻掠河北郡縣使人自懷求迎於聰聰遣鎮遠將軍梁伏疵將兵迎之未至長史臨深將軍牟穆帥衆一萬叛歸劉演因隨疵而西桑引其衆歸青州固遣兵追之殺桑於西梁將張鳳率其餘衆歸演聰以固爲荊州刺史領河南太守鎮洛陽晉平北將軍劉琨移檄州郡期

以十月會平陽擊聰琨素奢豪喜聲色河南徐潤以音律得幸干預政事護軍令狐盛數以爲言勸琨殺之琨不從潤譖盛於琨曰盛將勸公稱帝矣琨竟收盛殺之盛子泥逃奔於聰具言虛實聰大悅遣河內王粲中山王曜等攻并州以令狐泥爲鄉導會上黨太守襲醇帥衆降聰雁門烏丸復反琨聞之親帥兵東出收兵於常山及中山使部將郝詵張喬將兵來拒戰於武灌喬等敗死晉陽危懼太原太守高喬并州別

駕郝聿以晉陽降粲秋八月庚戌琨還救晉陽不克乃與左右數十騎攜其妻子奔於趙郡之亭頭遂如常山粲曜入晉陽壬子令狐泥殺琨父母粲曜送尚書盧志侍中許遐太子右衛率崔瑋於平陽聰復以曜爲車騎大將軍以前將軍劉豐爲鎮北大將軍并州刺史鎮晉陽九月聰以盧志爲太弟太師崔瑋爲太傅許遐爲太保高喬令狐泥郝聿皆爲武衛將軍己卯聰衛尉梁芬奔長安辛巳前雍州刺史麴特討河內

王粲於三輔粲敗走關中復亂冬十月乙酉聰封子恒爲代王逞爲吳王朗爲潁川王皐爲零陵王旭爲丹陽王京爲蜀王坦爲九江王晃爲臨川王丁亥以司空王育爲太傅驃騎大將軍王彰爲太尉尚書令任顗爲司徒左僕射馬景爲司空右僕射朱紀爲尚書令中書監范隆爲左僕射前軍大將軍呼延晏爲右僕射先是劉琨與穆帝猗盧也時爲代王結爲兄弟至是乃告急於穆帝且乞師焉穆帝遣長子賓六須一作六修及桓

帝子普根將軍衛雄范班箕澹等率衆數萬爲前鋒以攻晉陽琨收散卒千餘爲之鄉導穆帝自帥衆二十萬繼之至於狼猛一作盆城曜及賓六須戰於汾東曜兵敗績墜馬中流矢身被七創討虜將軍傅虎以馬授曜驅令渡汾自還戰死曜入晉陽夜與大將軍河內王粲鎮北大將軍豐等掠晉陽百姓踰蒙山遁走十一月穆帝帥騎來追戰於藍谷粲兵敗績斬征虜將軍邪延及劉儒劉豐簡金張平等三千餘級伏屍數百

里甲午粲等遁還穆帝因大獵壽陽山陳閱皮肉山爲之赤琨自營門步入拜謝因請進軍穆帝曰吾不早來致卿父母見殺誠以相愧今卿已復州境吾既遠來士馬疲敝且待後舉劉聰未可滅也遺琨馬牛羊各千餘匹車百乘而去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十二月聰立張貴人徽光爲皇后以其父寔爲左光祿大夫

嘉平三年春正月丁丑朔聰大會群臣於光極殿逼懷帝著青衣行酒侍中光祿大夫庾珉王

雋等不勝悲憤因之號哭聰惡之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二月丁未聰鴆殺帝於平陽誅珉雋等故晉臣五十餘人復以會稽國劉夫人爲貴人大赦境內殊死已下先是侍中隴西辛勉隨帝至平陽聰欲署爲光祿大夫固辭不受聰遣黃門侍郎喬度賫藥酒[illegible]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事二姓見武皇帝哉引藥將飲度遽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illegible]士也歎息而去聰嘉其貞節深敬異之[illegible]

於平陽西山月致酒米勉亦辭而不受乙亥太
后張氏卒諡曰光獻張皇后不勝哀丁丑亦卒
諡曰孝武己卯定襄忠穆公王彰卒三月聰立
左貴嬪劉娥爲皇后爲之起鳳儀殿於後庭廷
尉陳元達諫曰臣聞古之聖王愛國如家故皇
天亦祐之如子夫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使司牧
之非以兆民之命窮一人之欲也晉氏闇虐視
百姓如艸芥故上天剿絕其祚眷祐皇漢蒼生
引領庶幾息肩懷更生之望有日矣我高祖光

文皇帝靖言惟茲痛心疾首故身衣大布居不
重茵先皇后嬪服無綺綵重逆群臣之請乃建
南北二宮今光極之前足以朝群臣饗萬國矣
昭德溫明已後足以容六宮列十二等矣陛下
龍興已來外殄二京不世之寇內興殿觀四十
餘所加之軍旅數興餽運不息饑饉疾疫死亡
相繼兵疲於外民怨於內爲之父母固若是乎
伏聞詔旨將營鳳儀中宮新立誠臣等樂爲子
來者也竊以大難未夷宮宇麤給今之新營尤
實非宜況有晉遺類西據關中南擅江表李雄
奄有巴蜀王浚劉琨窺窬肘腋石勒曹嶷貢稟
漸疏陛下釋此不憂乃更爲中宮作殿豈目前
之所急乎昔太宗承高祖之業惠呂息役之後
四海之富天下之殷粟帛流衍尚惜百金之費
息露臺之役歷代比美迹垂不朽故能斷獄四
百擬於成康陛下承荒亂之餘所有之地不過
太宗之二郡戰守之備非特匈奴南越而已孝
文之廣思費如此陛下之狹欲損如此愚臣所

以敢昧死犯顏色冒不測之禍也聰大怒曰朕
[illegible]王將營一殿何問汝鼠子乃敢妄言沮
衆不殺此鼠子朕殿何當得成命左右曳出斬
之并其妻子梟首東市使群鼠共穴時聰在逍
遙園李中堂元達先鎖腰而入即以鎖鎖堂下
樹呼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而陛下殺臣若死
者有知臣當上訴陛下於天下訴陛下於先帝
朱雲有言臣得與龍逄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
審陛下何如主耳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大

司徒任顗光祿大夫朱紀左僕射范隆驃騎大
將軍河間王易等叩頭流血曰元達爲先帝所
知受命之初即引置門下盡忠竭慮知無不言
臣等竊祿苟安每見之未嘗不發愧今所言雖
狂直願陛下容之因諫諍而斬列卿其如後世
何聰默然劉后在後堂聞之密遣中常侍私勅
左右停刑手疏切諫具劉后傳聰怒乃解引元達而
謝之易逍遙園爲納賢園李中堂爲愧賢堂夏
四月壬申愍帝即位於長安聰遣中山王曜及

司隸校尉喬智明虎牙將軍李景年等寇長安
平西將軍趙染帥衆赴之晉安夷護軍始平太
守一作大都督麴允據黃白城以拒之五月曜等進
屯蒲坂時允累爲曜等所敗晉遣安東將軍索
綝爲征東大將軍將兵助允六月晉平北將軍
劉琨與穆帝會於陘北謀擊聰秋七月琨進據
藍谷穆帝乃遣普根屯於北屈琨遣監軍韓據
自西河而南將攻西平聰遣大將軍粲等拒琨
驃騎大將軍易等拒普根蕩晉將軍蘭陽等助

守西平琨等聞之引兵還聰使諸軍仍屯所在
爲進取之計九月趙染謂曜曰麴允率大衆在
外長安空虛可襲而取之既得長安黃白城自
服願大王以重衆守此染請輕騎襲之曜乃承
制加染前鋒大都督安南大將軍以精騎五千
配之進攻長安王師敗於渭陽將軍王廣死之
庚寅染夜入長安外城帝奔射雁樓染焚爇龍
尾及諸營殺掠千餘人辛卯旦退屯逍遙園壬
辰將軍麴鑒自阿城帥衆五千來救癸巳染引

兵退鑒追擊之與曜遇於零武鑒兵大敗曜自
特連勝不爲設備冬十一月麴允引兵襲曜連
戰敗之殺冠軍大將軍喬智明曜退入粟邑遂
歸平陽十二月曜忌河南魏浚素得衆心乃率
軍圍浚於石梁兗州刺史劉演河內太守一作河州
郭默遣軍救之曜分兵逆擊敗於河北伏兵深
隱處邀擊演默軍大破之盡虜其騎浚夜遁走
爲曜所獲殺之浚族子該隨浚赴難先領兵守
金墉城故得無他曜引還餘衆復依該時社預

于尹爲弘農太守屯宜陽界一泉塢（水經注作合塢）數爲曜兵所抄掠尹要該共拒之該遣其將馬瞻三百人赴尹瞻知其無備夜襲殺尹迎該入塢塢人振懼並服從之遂與李矩郭默相結以拒曜兵又與河北尹任愔相連後漸饑弊曜兵攻之日至欲率衆南徙衆不從該遂單騎奔南陽馬瞻帥餘衆降曜

就李　詹喬孫
項琳之　同訂

前趙錄三　　春秋卷第三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劉聰中

嘉平四年春正月辛未日隕於地又有三月相承出於西方而東行平陽地震崇明觀陷爲池水赤如血赤氣亘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透迤其光照地落於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於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

延公卿已下問曰朕之不德致有斯異其各極言勿有所隱（一作諱）廷尉陳元達及博士張師等進曰星變之異其禍將及（一作行及）臣恐後庭有三后之事亡國喪家靡不由此願陛下慎之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癸未劉后產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隕肉之旁已丑劉后卒乃失此肉哭聲亦止謚曰武宣自是嬖寵競進後宮無序矣夏四月聰以驃騎大將軍河間王易爲太尉初置相國官上公有殊勳

伉者死乃贈之於是大定百官置太師丞相自大司馬以上七公位皆上公綠綟綬遠遊冠置輔漢都護中軍上軍輔軍鎮衛京左右前後上下軍輔國冠軍龍驤虎牙十六大將軍營各配兵二千以諸子爲之又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凡內史四十三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省吏部又置左右選曹尚書並典選舉自司隸以下大官皆位次僕射置御史大夫及州牧位皆亞公

以子始安王粲爲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事進封晉王食邑五郡江都王延年爲錄尚書六條事汝陰王景爲太師王育爲太傅任顗爲太保馬景爲大司徒朱紀爲大司空中山王曜爲大司馬五月曜與趙染復攻長安六月曜進屯渭汭染進屯新豐晉征東大將軍索綝自長安將兵出拒之染狃於累捷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諫曰今司馬鄴君臣自以逼僭王畿強弱不敵將致死拒我將軍宜整陳案兵擊之不可輕也

困獸猶鬬況於國乎染曰以司馬模之彊我取之如拉朽索綝小豎豈能汚吾馬蹄刀刃邪晨帥精騎數百馳出擊之曰要當禽綝而後食乃與綝戰於城西染遂大敗單馬奔歸悔曰吾不用魯徽言以至於此何面目見之也先命斬徽徽臨刑謂染曰將軍違諫取敗乃復忌前害勝誅戮忠良以逞愚忿猶有天地將軍其得死於枕席乎徽遂見殺曜染復與將軍殷凱率衆數萬向長安安夷護軍麴允逆戰於馮翊允敗收兵

夜襲凱營凱敗被禽死之曜還攻河內太守郭默於懷城收其米粟八十萬斛列三屯圍之欲使默食盡饑死默送妻子爲質并請糴於曜糴畢復嬰城固守曜怒沈默妻子於河而攻之默遣弟芝求救於劉琨琨知默狡猾留芝而緩其救默更遣人告急會芝出城落[illegible]使強與俱歸乃復遣芝質於石勒勒以默多詐封默書於曜默使人何得勒書欲突圍投李矩於新鄭矩使其甥郭誦迎之誦兵少不敢進會劉琨遣參軍

肇帥鮮卑苞勝等五百餘騎詣長安黙時被圍道阻不通還過矩營矩謂肇曰黙是公家所授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屠各畏鮮卑遂邀肇爲聲援肇許之曜等望見鮮卑不戰而退誦潛遣輕舟濟河使勇士夜襲懷城大破曜軍黙遂率其屬歸矩與矩并力拒曜聰遣使謂曜曰今長安假息劉琨遊魂此國家所尤宜先除也郭黙小醜何足以勞公神略可西征虜將軍貝丘王翼光守之公其還也曜於是歸屯蒲阪秋七

月趙染冦北地晉領軍將軍安夷護軍麴允率衆來拒染旦將攻城中弩而死冬十一月以晉王粲爲相國大單于總百揆省丞相以并相國遂徵中山王曜輔政是時平陽地震烈風拔樹發屋汾水大溢流漂數百家先義人羊充妻產子二頭其兄竊而食之三日而死

建元元年春正月聰以太廟新成大赦境內改年建元三月雨血於左司隸寺覆地其月又雨血於東宮延明殿徹瓦在地者深五寸太弟乂惡之以問太傅崔瑋太保許遐瑋遐等說乂曰主上往日以殿下爲太弟者欲以安衆心耳其志在晉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附之相國之位自漢魏以來非復人臣之官主上本發明詔置之爲贈官今復以晉王居之羽儀威重踰於東宮萬機之事無不由之諸王皆置營兵以爲羽翼事勢已去殿下不得立明矣然非徒不得立已也不測之禍危在旦夕不如早爲之計今四衛精兵不減五千餘營諸王皆年齒尚幼

可奪而取之相國輕佻正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得也苟殿下有意二萬精兵指顧可得鼓行入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奉迎殿下者大司馬不慮其爲異也乂弗從乃止夏四月東宮舍人荀裕告瑋遐等勸乂謀反乂不從之狀聰於是收瑋遐於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冠軍（冠一作威）將軍卜抽將兵監守東宮禁乂不聽朝賀乂憂懼不知所爲上表自陳乞爲黔首并除諸子之封褒美晉王粲宜登儲

抑抑而弗逼聰如護軍靳準第納其二女爲
貴嬪大曰月光小曰月華皆國色也五月立月
光爲皇后靑州刺史曹嶷攻汶陽關公丘陷之
殺齊郡太守徐浮執建威將軍劉宣齊魯之間
郡縣壘壁降者四十餘所嶷遂略地西下祝阿
平陰自鎭臨淄有衆十餘萬臨河置戍於是遂
有雄據全齊之志石勒以嶷之懷貳也表請討
之聰又憚勒之滅嶷不可復制弗許中山王曜
靑自盟津將攻河南遂進攻李矩於滎陽矩遣

將軍李平師於城皐曜覆而滅之矩懼遂質請
降聰以皇后靳氏爲上皇后左貴妃劉氏爲左
皇后右貴妃劉氏（一作月華）爲右皇后左司隷陳元
達以三后並立非禮也極言切諫聰不納乃以
元達爲右光祿大夫外示優崇實奪其權於是
太尉范隆大司空呼延晏尚書令王鑒等皆抗
表遜位以讓元達聰復以元達爲御史大夫儀
同三司中山王曜攻長安頻爲王師所敗曜曰
彼猶強盛弗可圖矣引師而還是月雨血於東

宮宮光陵石人皆行數步宮中鬼夜哭三日而
聲向右司隷寺乃止上皇后靳氏有穢行陳元
達奏之聰不得已廢之靳氏慚恚自殺靳有殊
寵聰追於元達之諫故廢殺而追念其姿色深
仇元達六月大司馬中山王曜進攻上黨秋八
月癸亥敗劉琨之衆於襄垣曜欲進攻陽曲聰
遣使謂之曰長安擅命國家之深恥也宜以爲
先陽曲一委驃騎天時人事其應至矣公其亟
還曜遂還滅郭邁朝於聰還屯蒲阪平陽地震

雨血於東宮廣袤頃餘九月聰使大鴻臚遣鴻
賜石勒弓矢册命勒爲陝東伯得專征伐拜刺
史將軍守宰列侯歲盡集上冬十月中山王曜
進軍屯於粟邑遂攻北地晉愍帝以麴允爲大
都督驃騎將軍御之曜進拔馮翊馮翊太守梁
肅奔萬年時百官饑乏採稆以自存愍帝屢徵
兵於相國司馬保保左右皆曰蝮蛇螫手壯士
斷腕今胡寇方盛且宜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
中郎裴詵曰今地已螫頭頭可斷乎保乃以鎭

軍將軍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發麴允
欲奉帝往就保索綝曰保得天子必逞其私志
乃止曜進攻上郡上郡太守張禹奔於允吾於
是關右翕然所在應曜遂進據黄白十二月聰
武庫陷入地一丈五尺是年并州祭酒桓回於
途遇一老父問之云昔樂工成憑今居何職我
與其人有舊爲致清談得察孝廉君若相見令
知消息回問姓字曰吾吳郡麻子軒也言畢而
失回見憑具宣其意憑歎曰昔有此人計去世

近五十年矣中郎荀彥舒聞之爲造祝文令憑
設酒飯祀於通衢之下

麟嘉元年春正月中常侍王沈宣懷俞容中宮
僕射郭猗中黄門陵修等皆寵幸用事聰乃立
市於後宮與宮人讌戲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
出自去冬不視朝政事一委相國粲惟生殺拜
除乃使沈等入白之沈等多不白聰率以私意
決之故勳舊功臣或弗敘錄而姦佞小人有數
日便至二千石者軍旅歲興將士無錢帛之賞

後宮之家賜賚及於僮僕動至數千萬沈等車
服第舍皆踰於諸王子弟中表布衣爲內史令
長者三十餘人奢僭貪殘賊害良善靳準合宗
內外諂以事之郭猗與準皆有怨於太弟乂謂
相國粲曰太弟於主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此
乃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
上過垂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
變臣竊爲殿下寒心且殿下光文帝之世孫主
上之嫡子凡在含齒孰不係仰萬機事大何可

與人且臣聞太弟與大將軍謀因以三月上巳
大讌作亂事成許以主上爲太上皇大將軍爲
皇太子乂又許衛軍爲大單于二王已許之矣
二王居不疑之地竝握重兵以此舉事事無不
成臣謂二王茲舉禽獸之不若也背父親人人
豈親之今又苟貪一切之利事成之後主上豈
有全理殿下兄弟固不待言東宮相國單于當
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也今禍期甚迫事淹變
生宜蚤圖之春秋傳曰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

流弟乎臣屢啓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以臣刀鋸之餘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憚逆鱗之誅每所聞必言冀垂採納臣當入言之願殿下不泄密表其狀殿下倘不信臣言可召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及衛軍司馬劉惇假之恩顔通其歸善之路因以問之必可知也粲許之猗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主上及相國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茲事已決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因歔欷流涕皮惇

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爲卿計卿能用之乎二人皆曰謹奉教猗曰相國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先啓卿即答曰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寬仁殿下敦睦恐言成註僞則陷於誣譖不測之誅故不敢言耳皮惇許諾粲召問之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粲以爲信然初靳準從妹爲乂孺子淫於侍人乂怒殺之屢以嘲準準深慚恚嘗說粲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早有所係至是準又說

粲曰昔孝成拒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簒逆可乎粲曰何可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急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忠言暫出霜成已及故不敢耳粲曰君但言之準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爲變期以季春若使太弟得天下殿下無容足之地矣粲曰爲之奈何準曰卒聞太弟爲變恐主上必不信如下官愚意宜緩東宮之禁錮勿絶太弟之賓客使輕薄之徒得與交遊太

弟雅好待士必不以此爲嫌輕薄小人不能無迎合太弟之心爲之謀者小人有始無終不能如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爲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太宰拘其賓客與太弟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迹獄詞既具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得立矣粲然之乃命冠軍卜抽引兵去東宮二月聰出臨上秋閣誅特進綦毋達大中大夫公師彧尚書王琰田歆少府陳休左衛卜崇大司

晨朱誕等皆群閹所惡也侍中卜幹泣諫曰陛
下方隆武宣之化故使幽谷無考槃奈何一旦
先誅忠良將何以垂之於後昔秦愛三良而殺
之君子知其不霸以晉厲之無道三卿之後
猶有不忍之心陛下如何忽信左右愛憎之言
欲一日尸卿大夫七人皆國之忠良無乃不可
乎詔尚在臣所未敢宣露乞垂昊天之澤廻雷
霆之威藉使休等有罪陛下直欲誅之不暴明
其罪何以示四海此豈是帝王三訊之意邪[illegible]

作法字 願陛下熟思之因叩頭流血王沉叱幹曰
卜侍中欲拒詔乎聽拂衣而入免幹爲庶人太
宰河間王易及大將軍渤海王敷御史大夫陳
元達金紫光祿大夫西河王延等皆詣闕表諫
曰臣聞善人者乾坤之紀政教之本也邪佞者
宇宙之螟螣王化之蟊賊也故文王以多士基
周桓靈以群閹亡漢國之興亡未有不由於此
自古明王之世未嘗有宦者與政武元安順豈
足爲故事乎今王沉等處常伯之位乃握生死

予奪於中勢傾內外愛憎任之矯弄詔旨欺誣
日月內諂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
王公見之駭目卿宰望塵下車銓衡迫之以勢
選舉不復以實士因屬舉政由賄成多樹姦徒
殘流海內知王琰等忠臣爲國盡節懼其姦萌
發露陷之極刑陛下不垂三察猥加誅戮怨感
穹蒼痛入九泉四海悲惋賢愚傷懼沉等皆刀
鋸之餘背恩忘義之類豈能如士人君子感恩
展效以答乾澤也陛下何故親近之何故貴任

之昔齊桓公任易牙而亂孝懷委黃皓而滅此
皆覆車於前殷鑒不遠比年地震日蝕雨血火
災皆沉等之由願陛下割剪兇醜與政之流引
尚書御史朝省萬機相國與公卿五日一入會
議政事使大臣得極其言忠臣得逞其意則衆
災自弭和氣呈祥況今遺晉未殄巴蜀不賓石
勒潛據趙魏曹嶷欲王全齊陛下心腹四支何
處無患乃復以沉等助亂大政誅巫咸戮扁鵲
臣恐遂成膏肓之疾後雖療之不可及已 作其知

何請免沉等官付有司定罪聰以表示沉等笑
曰是兒等爲元達所引遂成癡也寢之沉等頓
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幸得備洒掃
宮閣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仇讎又深恨陛下
願收大造之恩以臣等膏鼎鑊皇朝上下自然
雍穆矣聰曰此等狂言恒然卿何足恨乎更以
訪粲粲盛稱沉等忠清乃心王室聰大悅封沉
等爲列侯河間王易又詣闕上疏固諫聰大怒
手裂其表三月易恚忿而死易素忠直元達倚

之爲援得盡諫諍及聞其卒哭之悲慟歸而自
殺夏五月丁丑大司馬中山王曜寇上郡上郡
太守帝積率衆奔南鄭秋七月曜逼長安復寇
北地北地太守麴昌告急於大都督麴允允次
於黃白城遣兵來救曜聞之轉寇上郡允乃去
黃白而軍於靈武以兵弱不進曜遂圍北地是
時北地饑甚人相噉食羌酋大軍須運糧以給
昌將軍劉雅擊敗之昌復遣使求救於允允帥
步騎三萬來援去城數十里曜等繞城放火烟

塵蔽天乃縱反間詐允曰郡城已陷焚燒向盡
往無及也允信之衆懼而潰遂追戰於磻石谷
允敗績奔靈武昌突圍赴長安北地遂陷初麴
允告急於安定太守焦嵩嵩毒侮允曰須允困
極當救之耳京都既陷嵩亦爲曜所滅曜進至
涇陽渭北諸城悉潰獲晉建威將軍魯充散騎
常侍梁緯少府皇甫陽等曜素聞充賢募生致
之既見因賜之酒謂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
充曰身爲晉將國家喪敗不敢求生若蒙公恩

速死爲幸曜曰義士也賜之劍令自殺梁緯妻
隴西辛氏有美色曜既殺緯見辛氏將妻之使
人扶取因據地大哭曰妾聞男以義烈女不再
醮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二姓明
公又安用之也乞即就死下事舅姑遂號哭不
止曜曰貞女也其任之亦自殺皆以禮葬之聰
立樊氏爲上皇后樊氏即故張后侍婢也時四
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復有七人朝廷內外無
復綱紀阿諛日進賄賂公行軍旅所在饑疫相

後庭賞賜動至千萬大將軍數屢涕泣切諫聰不納怒曰爾欲速使乃公死乎何以朝夕生來哭人敷憂忿發病而死六月河東大蝗惟不食黍豆司隸靳準帥部民收而埋之哭聲聞於十餘里後乃鑽土飛出復食黍豆平陽饑甚民流叛死亡者什有五六石勒遣其將石越帥騎二萬屯於并州招撫流民（一作撫叛者）聰使黃門侍郎喬詩讓勒勒不奉命潛結曹嶷規為鼎峙之勢司隸部人奔於冀州者二十萬戶秋七月犬

與豕交於相國府門又交於宮門又交於司隸御史門有豕著進賢冠升聰御坐犬冠武弁帶綬與豕竝升俄而鬬死殿上宿衛之人莫有見其入者而聰昏虐彌甚不知戒懼八月聰讌群臣於光極殿引見太弟乂容貌毀悴鬢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對之悲慟乃縱酒極歡待之如初九月中山王曜逼長安內外斷絕晉鎮西將軍安定太守焦嵩平東將軍宋哲新平太守竺恢引兵來救散騎常侍華輯監京兆馮翊弘農

上洛四郡兵東屯霸上皆畏曜兵強竝不敢進相國司馬保遣鎮軍將軍胡崧帥城西諸郡兵入援屯遮馬橋擊曜於靈臺破之崧恐國威復振則麴索勢盛乃帥城西諸郡兵屯渭北不進遂還槐里冬十月曜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綝與公卿退守長安小城以自固時城中饑甚人皆相食死者太半逃亡不可復制惟涼州義衆千餘守死不移太倉有麴數十餅麴允屑之為粥以供帝膳至是復盡十一月帝泣

謂允曰今窮急如此外無救援勢不自支死於社稷是朕事也朕念將士暴離斯酷今欲聞城未陷為羞死之事庶令黎元免屠爛之苦行矣遣書朕意決矣因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使侍中宋敞（紀事本末作宋敞）奉牋降曜索綝乃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歲未易可尅也若許綝以車騎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譎欺人（一作敵人）必窮兵極勢

然後取之今索綝所說如是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爲戮之若審兵食未盡者便可勉強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悟天命孤恐霜威一振玉石俱摧甲午敞隨使者至曜營乙未懸帝肉袒牽羊輿櫬銜璧出降於東門群臣號泣攀輿執帝之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馮翊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虜賊乎乃自殺曜受璧焚櫬使敞奉帝還宮初有童謠曰天子何在豆田中時王浚在幽州

以豆有藿殺隱士霍原以應之及帝如曜營營實在城東豆田壁丁酉遷帝及司徒梁汾驃騎麹允奮威索綝等諸臣百餘人於其營辛丑至於平陽壬寅聰臨光極殿帝稽顙於前以爲光祿大夫封懷安侯麹允伏地慟哭扶不能起聰大怒幽之於獄允發憤自殺聰聞其死嘉其忠烈贈車騎將軍謚節愍侯允金城人與游氏世爲豪族西州爲之語曰麹與游牛羊不數頭南開朱門北望青樓至是自殺聰以索綝不忠於本朝戮之於東市尚書梁允侍中梁濬散騎常侍嚴敦左丞相臧振黃門侍郎任播張偉杜曼及諸郡守竝爲曜所殺華輯奔南山聰以曜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太宰秦王使相國粲告捷於太廟大赦境內改元麟嘉

屠喬孫
就李
項琳之　同訂

十六國春秋第三卷

史034-046

前趙錄四　　春秋卷第四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劉聰下

麟嘉二年春正月朔日黑霧四塞終日竟夜著人如墨五日乃止石人言於宣光陵二月雨血於東宮其日又雨血於光極殿東宮四門無故自壞後內史女人化爲丈夫癸亥大將軍東平王約卒一指猶煖遂不殯殮至於甲戌乃蘇言見淵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

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大有人民宮室壯麗號曰蒙珠離國淵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爲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吾家死亡略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謝而歸道遇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爲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机上俄而蘇活謂左右曰

机上取囊來左右取將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奏呈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後聰死與此玉并葬焉時東宮鬼哭赤虹經天南有一岐三日並照各有兩珥五色甚鮮客星犯紫微入於天獄而滅雨血平陽廣袤十里太史令康相言於聰曰蛇虹見彌天一岐南徹三日並照客星入紫微此皆大異其徵不遠也今虹達東西者許洛以南不可圖也一岐

南徹者李氏當仍跨巴蜀司馬叡終據全吳之象天下其三分乎月爲胡王皇漢雖苞括二京龍騰九五然世雄燕代肇基北朔太陰之變其在漢域乎漢既據中原歷命所屬紫宮之異亦不在他此之深重何可盡言石勒鴟視趙魏曹嶷狼顧東齊鮮卑之衆星布燕代齊代趙魏皆有將大之氣願陛下以東夏爲憂勿顧西南吳蜀之不能北侵猶大漢之不能南向也今京師寡弱勒衆精盛若盡起魏之銳燕之突騎自上

黨而來曹嶷率三齊之衆爲之後繼陛下將何以抗之紫宮之變何必不在此乎願陛下早爲之所無使兆人生心陛下誠能發詔外以違追秦皇漢武循海之事內爲高祖圖楚之計無不克矣聰覽之不悅是月使從弟暢帥步騎三萬攻滎陽太守李矩屯於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兵卒至矩未及爲備遣使奉牛酒詐降於暢藏匿精勇暢見其老弱不復設備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欲夜襲之士卒恇懼矩乃

遣其將郭誦禱於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曰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踊躍爭進矩選勇敢千人使誦將之帥督護楊璋等夜掩擊暢營俘斬首虜數千級獲鎧馬甚多先是郭默聞矩被攻遣弟芝帥衆援之既而聞破暢兵芝復馳赴矩矩與芝馬五百匹分軍爲三道追擊暢兵暢復大敗奔還僅以身免三月相國粲使其黨王平謂太弟乂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勅

裹甲以備非常又以爲信然命東宮官屬皆裹甲以居粲遣使馳告靳準王沈等曰向也王平告云東宮陰備非常將若之何準白之聰曰太弟將爲亂已裹甲矣聰大驚曰寧有是邪沈等同聲曰臣等聞之久矣但恐言之陛下弗信也聰乃使粲以兵圍東宮粲遣王沈靳準收氐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首高格燒鐵灼目酋長自誣與乂同造逆謀聰謂沈等曰而今而後知卿等忠於朕也當念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

而不用也於是誅乂素所親厚大臣及東宮官屬皆沈準素所憎怨者數十人夏四月廢乂爲北部王粲尋使準賊殺之坑士衆萬五千餘人平陽街巷爲之一空乂形神秀爽寬仁有器度故士心多歸附之聰聞其死哭之悲慟曰吾兄弟止餘二人而不相容安得使天下知吾心邪氐羌叛者十餘萬落以靳準行車騎大將軍討平之六月境內大蝗平陽雍冀尤甚靳準討捕之震其二子而死河汾大溢漂沒千餘家東宮

突門閤宮殿蕩然秋七月立晉王粲爲皇太子大赦境內殊死已下以粲領相國大單于總攝朝政如前八月聰安北大將軍趙固與衞將軍華薈於臨穎殺之固與長史周振有隙振密譖固於聰先是李矩之破暢也於帳中得聰密詔令暢既克矩還過洛陽收固斬之以振代固矩送以示固固斬振父子帥騎一千歸降於矩冬十一月聰校獵上林令愍帝行車騎大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行三驛之觀者皆指帝曰此故

長安天子也聚而觀之故老或歔欷流涕一作悲泣太子粲言於聰曰昔周武王豈樂殺紂乎正恐同惡相求爲患故也今司馬氏跨據江東趙固李矩同惡相濟興兵聚衆者皆以子業爲名不如早除之以絕其望聰曰吾前殺庾珉輩而民心猶如是吾未忍復殺也且小觀之十二月聰享群臣於光極前殿欲觀晉臣在朝者乃使帝行酒洗爵已而更衣又使帝執蓋多有涕泣或至失聲者尚書郎辛賓起而抱帝大哭聰怒曰

前殺庾珉輩故不足爲戒邪命引出斬之趙固與河內太守郭默攻聰河東至於絳邑右司隸部民盜牧馬負妻子奔之者三萬餘人騎兵將軍劉勲追討之殺萬餘人固默引歸劉頡遮擊之爲固所敗聰使太子粲及征北將軍劉雅等帥步騎十萬伐固次於小平津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聰聞而惡之粲表於聰曰子業若死民無所望則不爲李矩趙固之用不攻而自破矣戊戌殺愍帝於平陽帝之蒙塵也

侍中許肅肩難侍左右帝臨崩言欲見許侍中肅馳詣相見帝已不能語肅曰未審陛下尚識臣否帝猶執肅手流涕而歔欷登牀帝遂殁於其懷抱之中肅晝夜號泣聰外欲明己不害乃僞責諸臣欲盡誅之群臣逃竄惟肅獨曰備位故臣願乞得殯殮就戮聰許之事訖詣聰曰國亂不能匡君亡弗能死擧目莫非愧恥所以忍辱正爲山陵未畢耳微情已叙甘就刑戮聰義而免之雅等遂進攻洛陽趙固奔陽城山

麟嘉三年春二月李矩使郭默郭誦救趙固屯於洛口（一作洛陽）潛遣耿稚張皮等簡精卒千人夜濟河來襲粲營貝丘王翼光自厘城覘知之乃以告粲請爲之備粲曰征北南渡趙固望聲逃竄彼方憂自固何暇來此邪且聞上身在此自當不敢北視況敢濟乎毋爲驚動將士是夜稚等飛榜騰柵十道進攻粲衆驚擾一時奔潰死傷大半粲勒兵於東北穿柵而去奔保陽鄉稚等據其營壘獲器械軍資不可勝計及旦粲見

稚等兵少更與稚驍遲柵於壘外聰聞粲敗使太尉范隆帥騎赴之稚等大懼遂與稚相持粲悉衆攻稚苦戰二十餘日不能下李矩率兵來援使壯士三千汎舟迎之粲與稚等臨河列陣作長鉤以鉤船連戰數日不得度矩夜遣部將格增潛濟入稚營壘與稚選精騎千餘殺所獲牛馬焚燒器械突圍而出趣北山南奔虎牢騎兵將軍劉勳追之至於河陽稚師大敗死者五千五百人投河死者千餘人三月聰所居螽斯則百堂災焚子會稽王康以下二十一人聰聞之自投於牀哀塞氣絕良久乃蘇自此鬼哭宮中至於九月夜聲不絕平陽西明門社自亡霍山崩聰署驃騎大將軍濟南王驥爲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衛六將軍齊王勱爲太司徒夏四月中常侍王沈養女年十四有妙色聰立以爲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等諫曰臣聞王者立后將以上配乾坤之性象二儀敷育之義生承宗廟母臨天

下匹配后土執饋皇姑必擇世德名宗幽閑令淑乃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是故周文造周姒氏以興關雎之化饗則百世之祚永孝成帝任心縱欲以趙飛燕爲后使皇統絕滅社稷爲傾有周之隆如彼大漢之禍如此自麟嘉以來亂淫於色中宮之位不以德舉縱沉之女弟刑餘小醜猶不可以汙清廟而塵瓊寢況其家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何異象榱玉質而[illegible]哉臣恐非國家

之禍也聰覽之大怒使中常侍宣懷謂太子粲曰鑒等小子慢侮國家狂言自口無復君臣上下之禮其速考竟於是收鑒等送獄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鑒等臨刑王沉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爲惡乎乃公何與汝事鑒瞋目叱之曰豎子滅皇漢者正坐汝鼠輩與靳準耳要當訴汝於先帝取汝於地下治之準謂鑒曰吾受詔收君有何不善君言漢滅由吾何也鑒曰汝殺皇太弟使主上獲不友之名國

家畜養汝輩何得不滅懿之謂準曰汝梟聲獍形必爲國患汝既食人人亦當食汝皆斬於東市五月聰立中常侍宣懷養女爲中皇后六月鬼哭於光極殿又哭於建始殿雨血平陽廣袤十里聰晝見東平王約時約已死聰甚惡之謂太子粲曰吾寢疾惙頓怪異特甚往以約之言爲妖比累日見之此兒必來迎吾也何圖人死定有神靈如是吾不悲死也但今世難未夷非諒闇之日朝終夕殮旬日而葬徵大司馬曜爲

丞相石勒爲大將軍竝錄尚書輔政勒固辭仍以曜爲丞相領雍州牧勒爲大將軍領幽冀二州牧勒亦不受以上洛王景爲太宰濟南王驥爲大司馬昌國公任顗劉顗作爲太師朱紀爲太常呼延晏爲太保竝錄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司靳準爲大司空領司隸校尉皆迭決尚書奏事聰以晉太興元年秋七月癸亥薨於建始殿在位九年甲子粲即僞位葬聰於宣光陵諡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

劉粲

劉粲字士光少而儁傑才兼文武自爲宰相威福任情疏遠忠賢昵近姦佞任情嚴刻無復恩惠拒諫飾非好興宮室相國之府彷彿紫宮在位無幾作兼晝夜饑困窮叛死亡相繼粲弗之恤也既嗣僞位尊聰后靳氏爲皇太后號樊氏爲弘道皇后宣氏爲弘德皇后王氏爲弘孝皇后太后等皆年未盈二十竝有國色粲晨夜烝淫於內多行無禮無復哀戚立妻靳氏爲皇后

子元公爲太子大赦境內改年漢昌八月雨血於平陽靳準將有異謀私謂粲曰如聞諸公欲行伊霍之事謀先誅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機陛下若不先之臣恐禍之來也不晨則夕粲弗納準懼其言之不從謂聰二靳氏曰今諸公侯欲廢帝立濟南王恐吾家無復種矣盍言之於帝二靳乘閒言之粲從之收太宰上洛王景太師昌國公任顗大司馬濟南王驥大司徒齊王勱等皆殺之太傅朱紀太尉守尚書令范隆

出奔長安又誅驥同母弟車騎大將軍吳王逞粲大閱於上林謀討石勒以丞相曜爲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仍鎮長安靳準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粲沉荒酒色遊讌後庭軍國之事皆決於準準矯粲命以從弟靳明爲車騎將軍靳康爲衛將軍及將作亂以金紫光祿大夫王延耆德時望謀之於延延弗從馳將告之遇靳康劫之以歸準怒殺之遂勒兵入宮升光極殿使甲士執粲數而殺之謚曰隱帝劉氏男女無少長皆

斬於東市發掘永光宣光二陵斬聰尸焚燒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征北將軍雅出奔西平準自號大將軍漢天王置百官謂安定胡嵩曰自古無胡人爲天子者今以傳國璽付汝還如晉家嵩不敢受準怒殺之遣使告司州刺史李矩曰劉淵屠各小醜因大晉事故之際作亂[illegible]矯稱天命至使二帝幽沒虜庭輒帥衆扶侍梓宮請以上聞矩馳表於晉詔遣太常韓胤等奉迎梓宮未至而準已爲石勒劉曜所沒尚書北

宮純胡崧等招集晉人堡於東宮靳康攻滅之

就李　居喬孫
頁[illegible]之　同訂

前趙錄五　春秋卷第五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劉曜上

劉曜字永明淵之族子也少孤見養於淵幼而聰慧有膽量年八歲從淵獵於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淵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從兄為不亡矣及長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皆長五尺志性不恆拓落高亮與眾不群好讀書廣覽不精思章句工草隸善屬文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於時號為神射尤好兵書略皆闇誦常輕侮吳鄧而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聰每曰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數公足道哉弱冠遊於洛陽坐事當誅乃與曹恂亡奔劉綏綏匿之於書匱載送於王忠忠送之朝鮮歲餘饑窘變姓名客為縣卒朝鮮令崔岳見而異之給以衣食恩顧甚厚曹恂雖於逃亡之中事曜有君臣之禮曜甚

德之後遇赦放歸自以形質異眾恐不容於世嘗隱居於管涔之山以琴書自娛夜中忽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為室背上有銘云神劍御除眾毒曜遂服之劍隨四時變為五色淵聰之世頻歷顯職及粲嗣立拜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鎮長安光初元年冬十月靳準之亂曜自長安奔赴次於赤壁太保呼延晏太傅朱紀太尉范隆等自平陽奔之共上尊號遂以晉太興元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殊死以下惟準一門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太尉范隆以下悉復本官遣使拜石勒為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進爵趙公勒進攻靳準於平陽巴及羌羯降者七萬餘落勒皆徙之於所部郡縣署使征北將軍雅鎮北將軍策進屯汾陰與勒為犄角之勢靳準遣侍中卜泰送乘輿服御請降於勒勒囚泰送於曜曜謂泰曰先

帝末年實亂大倫辟閹撓政誅戮忠良誠是義
士匡討之秋司空執心忠烈行伊霍之權拯濟
塗炭使朕及此勳高古人德格天地朕方當濟
大難終不以非命及君子賢人司空若能忠誠
早迎大駕者當悉以政事相委況免死乎卿爲
朕入城以朕此意布之司空宣之朝士奉迎平
陽具宣曜旨準自以殺曜母兄沈吟未決十二
月準左右車騎將軍喬泰王騰衛將軍靳康及
將軍馬忠等殺準推尚書令靳明爲盟主遣卜

泰奉傳國六璽降曜曜大悅謂泰曰使朕獲此
神璽而成帝王者子也石勒聞之怒甚增兵攻
明明出戰屢敗嬰城固守遣使求救於曜曜使
雅等迎之明率平陽士女萬五千人來奔曜命
誅明收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曜誅靳氏見
康女有姿容將納爲后女曰陛下既滅其父母
兄弟復何用妾爲妾聞逆人之孫也尚汙宮伐
樹而況其子女乎因號泣請死秉操益堅曜哀
之免康一子使雅迎母胡氏之喪於平陽還葬

粟邑墓號陽陵謚曰宣明皇太后追尊高祖父
亮爲景皇帝曾祖父廣爲獻皇帝祖防爲懿皇
帝考闕爲宣成皇帝
光初二年春二月斬勒左長史王修於市以其
外表納款內規強弱也夏四月曜徙都長安起
光世殿於前紫光殿於後立妃羊氏爲皇后故郎
惠帝后子熙爲皇太子封子襲爲長樂王闡爲太
原王沖爲淮南王敞爲齊王高爲魯王徽爲楚
王徽諸宗室皆進封郡王五月陳安自稱秦州

刺史叛降於曜六月繕宗廟社稷南北郊於長
安下令曰蓋聞王者之興必禘始祖一作世祖我皇
家之先出自夏后居於北夷世跨燕朔光文以
漢有天下歲久恩結於庶民故立漢祖宗之
廟以懷民望昭武因循遂未悛革今欲除宗廟
改國號御以大單于爲太祖亟議以聞於是太
保領司空呼延晏等議曰今宜承晉母子傳號
以光文本封盧奴中之屬城陛下勳功茂於平
洛終於中山中山分野屬大梁趙也宜革稱大

廷以水行承晉金行國號曰趙牲從之於是牲
牡尚黑旗幟尚玄冒頓配天淵配上帝自稱大
趙大赦境內殊死以下冬十二月黃石屠各路
松多起兵於新平扶風聚衆數千附於南陽王
司馬保保使其將楊曼爲雍州刺史王連爲扶
風太守據陳倉張顗爲新平太守周庸爲安定
太守據陰密松多進據草壁秦隴氐羌多歸附
之曜遣車騎將軍雅平西將軍厚攻楊曼於陳
倉二旬不克曜自率中外精銳赴之行次雍城

太史令弁廣明言於曜曰昨夜妖星犯月師不
宜行乃止勅雅等攝圍固壘以待大軍是月地
震長安尤甚時曜后羊氏有殊寵頗與政事陰
有餘之徵也
光初三年春正月曜自雍戍攻陳倉楊曼王連
謀曰諜者適還云其五牛旗建多言胡王自來
其鋒恐不可當吾糧廩既少無以支久若頓軍
城下圍攻百日不待兵刃吾已自滅不如率見
衆以一戰如其勝也關中不待檄而至如其敗

也一等死耳早晚無在遂盡衆背城而陳爲曜
所敗王連戰死楊曼奔南氐遂進攻草壁陷之
松多奔隴城進拔陰密又陷安定司馬保懼遷
於桑城曜振旅歸長安署雅爲大司徒二月曜
左中郎將宋始振威將軍宋恕及別將尹安趙
慎等四軍屯洛陽晉司州刺史李矩襲克金墉
使頴川太守郭默將兵入洛陽始等懼叛降於
後趙石勒曜署廣平王岳爲征東大將軍鎮洛
陽會三軍疫甚移屯澠池石勒遣石生馳應始

等軍勢甚盛岳乃班師鎮於陝城於是河南之
民皆相率歸於李矩洛陽遂空夏四月長安雨
雹大如雞子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
撥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
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脚著裳之形惟無目鼻每
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五
月陳安表請擊晉別將張擔曜以安爲大將軍
擊擔殺之六月丙辰將軍解虎及長水校尉尹
車謀反潛結巴酋句徐庫彭等事覺虎車皆伏

誅乃囚徐彭等五千（五十作）餘人於阿房將殺之
光祿大夫游子遠諫曰聖王用刑惟誅元惡而
已不宜多殺爭之不從子遠叩頭流血曜大怒
以爲助逆幽之於獄盡殺庫彭等尸諸街巷之
中十日乃投於水於是巴氐盡叛推巴歸善王
句渠知爲主四山羌氐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
（一作四十）三輔大亂城門晝閉曜甚患之欲大興師
往伐子遠又從獄中上表諫諍曜怒甚手毀其
表曰大荔奴不憂命在旦夕猶敢如此嫌死晚

邪叱左右速殺之大司徒中山王雅太傅領司
徒朱紀太保領司空呼延晏侍中司徒郭汜等
諫曰子遠幽囚禍在不測猶不忘諫諍所謂忠
於社稷不知死之將至陛下縱不能用奈何殺
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當夕死以彰陛下之過
天下之人皆當去陛下蹈四海而死耳陛下復
與誰居乎曜意乃解赦之秋七月復勑內外戒
嚴親討句渠知游子遠又諫曰陛下誠能納臣愚
計不勞大軍一月之中可使清定曜曰卿試言

之子遠曰羌夷之叛匪有大度窺窬神器也但
逼於陛下嚴刑峻網耳今死者不可追生者猶
可安莫若大赦諸逆人若沒奚官者悉令還之
使送相撫育聽其復業與小人更始彼牛路既
開人情豈有樂禍好死者邪且小人聚居必有
他心今無刑戮之懼以恩信懷之不降何待若
諸酋長自以罪重不即下者請假臣弱卒五千
人爲陛下梟之不勞大軍此可定矣不爾者今
賊黨既盛彌川被谷雖以天威臨之恐非年歲

之可殄也曜大悅即日大赦以子遠爲車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軍
至雍城降者十餘萬進軍安定氐羌悉下惟句
氏宗黨五千餘家保於陰密進攻滅之遂振旅
循隴右秦州刺史陳安郊迎先是上郡氐羌十
餘萬落保險不服其酋大虛除權渠自號秦王
曜復遣子遠將兵討之權渠率衆阻險自固子
遠進兵至其壁下權渠率衆來拒五戰皆敗權
渠恐懼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曰往日劉曜

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而欲降之何其怯
也遂率勁卒五萬晨壓子遠壘門左右勸進擊
之子遠曰吾聞伊餘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當
今無敵況士馬之強復非其匹且其父新敗怒
氣方盛又西戎剽勁其鋒銳不可當不如緩之
使其氣竭而後擊之此曹劌之勝也乃堅壁不
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分誓衆秣馬
蓐食晨值大風黃霧晝昏子遠曰天贊我也躬
先士卒掃壁而出遲明伏而戰一作復之生擒伊餘

於陣悉俘其衆權渠大懼被髮割面請降子遠
啓曜以權渠爲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徙伊餘兄
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於長安西戎之中權
渠最彊部落皆稟其命而爲寇暴權渠既降莫
不歸附曜大悅拜子遠爲大司徒錄尚書事八
月曜讌群臣於東堂語及平生泫然流涕遂下
書曰蓋襃德惟舊聖后之所先念惠錄孤明王
之盛典是以世祖草創河北致封巖尤之孫魏
武勒兵宋梁追恤喬公之墓前新興大司徒烈

愍公崔岳中書令曹恂晉陽太守王忠太子洗
馬劉綏等或識朕於弁亂之中或濟朕於艱窘
之極言念君子寔傷我心詩不云乎中心藏之
何日忘之岳漢昌之初雖有寵贈屬否運之際
禮章莫備今可贈岳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遼東
公恂大司空南郡公綏左光祿大夫平昌公忠
鎮軍將軍安平侯並加散騎常侍但皆丘墓夷
滅申哀莫由其速班訪岳等子孫授以茅土稱
朕意焉九月曜立太學於長樂宮東小學於未

央宮西簡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
可教者千五百人擇朝賢宿儒明經篤學以教
之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
次國子散騎侍郎董景道以明經擢爲崇文祭
酒冬十一月曜召耕殿巧二三千人發陽平等
十郡牛車五千乘運土築建德殿臺命起酆明
觀立西宮建凌霄臺於鎬池又於霸陵西南營
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曰臣聞人主之興
作也必仰準乾象俯順人時是以衛文承亂亡

之後宗廟社稷淪流無所而猶上憲營室構作楚宮彼其惡也猶尚若茲故能成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之慶前奉詔書將營鄴明觀市道芻蕘咸非之曰以一觀之費足以平涼州矣今又奉勑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模瓊室而起凌烟（一作霄）此其功費億萬鄴明也未以給軍則可以吞吳蜀而剪齊魏矣陛下何爲於中興之日而蹤亡國之事自古聖王人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爲過舉過貴能改終之實難又伏聞勑旨

將營建壽陵周迴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爲棺槨黃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內所能辦也且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於終也如是秦皇下錮三泉周輪七里身亡之後毀不旋踵闔閭之於終也如此向魋石槨孔子以爲不如速朽王孫倮葬識者知其矯世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掘之墓聖王知厚葬之招害也故不爲之臣子之於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峻如山岳哉但以保全始終安固萬世

爲優耳自喪亂以來漢帝諸陵咸見發掘陵獨全此雖太宗之至達抑亦釋之之功興亡奢儉刚然於前惟陛下覽之曜大悅即日下詔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烈矣可謂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聞此言乎夫以孝明於承平之世四海無虞之日尚納鍾離一言而罷北宮之役況朕之闇昧當今之極弊可不敬從明誨其悉罷宮室諸役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今封游安昌子食

邑與子遠領諫議大夫仍敕告天下使知區區之朝朝夕貞聞其過也自今法政有不便於時不利社稷者其詣闕極言勿有所諱省酆水囿以與貧民

前趙錄六　　春秋卷第六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劉曜中

光初四年夏五月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咢酉小衰困囂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靷其盡乎時群臣咸賀以為勒滅之徵曜大悅齋七日而後受之於太廟（水經注作於龍門河入口得一玉璽文曰云云曜以為天[illegible]璽齋九日而受於太廟）大赦境內以終為

奉瑞大夫中書監領國子祭酒劉均進曰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國君為之不舉終南京師之鎮國之所瞻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也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獨言非誠上忤聖旨下違衆議然臣不達大理竊所未同何則玉之於山石也猶君之於臣下山崩石壞象國傾人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為趙所敗趙因之而昌大今趙都於秦雍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

我也井水竭構五梁者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禍成趙也咢者歲之次名作咢也言歲馭作咢酉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困謂困敦歲在子之年名玄囂赤在子之次言歲馭於子困當喪亡赤牛奮靷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於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此其誠悟蒸蒸欲陛下勤修德化以禳之耳縱為嘉祥尚願陛下夕惕

而荅書曰雖休勿休願陛下追蹤周旦盟津之美捐鄗虢公夢廟之凶謹歸沐浴以待妖言之誅曜憮然改容御史劾均狂言瞽說誣妄（一作罔）祥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此之災瑞誠不可不深戒朕之不德收均忠懇多矣何罪之有乎

光初五年春正月鎮北將軍并州牧安定王策獻玉璽一枚文曰趙盛二月曜親征氐羌楊難敵難敵率衆來拒前鋒擊敗之退保仇池諸氐羌多降於曜曜復討故晉王司馬保部將楊韜

於南安韜懼與隴西太守梁勛來降皆封列侯
使侍中安昌子喬豫率甲士五千遷韜等及隴
西萬餘戶於長安進攻仇池會軍中大疫曜亦
寢疾議欲班師恐難敵躡其後乃以尚書郎王
擴（一作王瓚）為光國中郎將使于仇池諭以禍福難
敵遣使稱藩曜大悅署難敵為使持節侍中假
黃鉞都督益寧南秦梁涼巴六州隴上西域諸
軍上大將軍益寧南秦三州牧領護南氐校尉
寧羌中郎將武都王子弟為公侯列將二千石

者十五人秦州刺史陳安請朝於曜曜以疾篤
不許安怒以曜為卒大掠而去曜疾甚乘馬輿
而還使別將呼延寔及長史魯憑監輜重於後
安邀獲之遂欲留用寔不肯屈被殺憑亦死之
安遣其弟集及將軍張明等率步騎二萬（一作二萬）
進攻曜曜衛軍將軍呼延瑜逆擊斬之悉俘其
眾安懼馳還上邽曜至自南安安使將軍劉烈
趙罕襲汧城克之西州（一作雄主）氐羌悉歸附安安
上馬雄城有眾十餘萬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假

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以趙募為
相國休屠王石武以桑城來降曜大悅署為使
持節都督秦州隴上雜夷諸軍事平西大將軍
秦州刺史封酒泉王夏四月甲午曜后羊氏卒
偽諡獻文皇后羊氏內有特寵外參朝政生三
子熙襲闡曜始禁無官者不聽乘馬祿八百石
已上婦女乃得衣錦繡自季秋農功畢乃聽飲
酒非宗廟社稷之祭不得殺牛犯者皆以死論
曜臨太學引試學生之上第者拜郎中武功男

子蘇撫陝男子伍長平並化為女子石言於陝
若言勿東者十二月曜將葬其父及妻親往粟
邑以規度之負土為墳其下周圍二里上高百
尺作者繼以脂燭怨呼之聲盈於道路游子遠
諫曰臣聞聖王明主忠臣孝子之於終葬也棺
足周身槨足周棺藏足周槨而已不封不樹為
無窮之計伏惟陛下聖慈幽被神鑒洞遠每以
清儉恤下為先社稷資儲為本今二陵之費至
以億計計六萬夫百日作所用六百萬功二陵

皆下錮（一作三）泉上崇百尺積石爲山增土爲阜周迴二里發掘古塚以千百數將追役徒繼以脂燭役夫呼嗟氣塞天地暴骸原野哭聲盈衢臣竊謂無益於先帝先后而徒喪國家之儲力陛下脫仰尋堯舜之軌者則功不盈百萬費亦過千計下無怨骨上無怨人先帝先后有太山之安陛下饗舜禹周公之美惟陛下察焉曜不納乃使征東大將軍岳等率騎一萬迎父及弟暉喪於太原疫氣大行死者十三四又遣將作大匠勲胡元增永吳（一作垣）顯平二陵高九十尺塚前石人若有言憤聲胡元親聞之上洛男子張盧死二十七日有盜發其塚者盧遂得蘇曜葬父墓號永垣陵葬妻羊氏墓號顯平陵大赦境內殊死已下賜人爵二級孤老貧病不能自存者帛各有差

光初六年夏六月陳安攻曜征西將軍劉貢於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引兵趨上邽以解南安之圍安聞之懼馳歸上邽遇於瓜田武以衆寡不敵介保張春故壘安引軍追武曰叛逆胡奴要當生縛此奴然後斬劉貢耳武閉關拒之貢敗安後軍俘斬萬餘級安馳還赴救貢逆擊敗之俄而武騎大至安衆大潰收餘騎八千奔保隴城貢乃與武躡後衆躬先士卒戰輒敗之遂圍安於隴城秋七月大雨霖震曜父墓門屋大風飄發曜父寢堂於垣外五十餘步曜避正殿素服哭於東堂五日乃使子鎮軍將軍襲太常梁胥等繕復之松柏衆木植已成林至是悉枯死

光初七年春正月天裂廣一丈餘長五十丈時四方交戰兵革相尋署大司馬雅爲太宰加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給千兵百騎甲仗百人入殿增班劍六十人前後鼓吹各二部三月曜親征陳安圍隴城別遣兵圍上邽安頻出挑戰屢擊敗之斬獲八千餘級右軍將軍劉幹攻平襄克之隴上諸縣悉降曲赦隴右殊死已下惟陳安趙募不在赦例安西楊伯支姜沖兒

等守隴城曰率精騎數百突圍而出欲引上邽平襄之衆還解隴城之圍安旣出知上邽被圍平襄已敗乃南走陜中曜使將軍平先丘中伯率勁騎追安頻戰敗之俘斬四百餘級安與壯士十餘騎於陜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則刀矛俱發輒害五六人遠則雙帶鞬服左右馳射而走平先亦壯健絕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遂奪其蛇矛而退會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五六人步踰山嶺匿

於溪澗翼日尋之不知所在會連雨始霽安遣其將石容覘曜兵曜輔威將軍呼延清紀事本末作呼延寔人獲之拷問安所在容卒不肯言清遂殺容乃尋其徑迹獲安於澗曲斬之曜大悅楊伯支斬姜冲兒以隴城降別將宋亭斬趙募以上邽降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餘戶於長安氐羌悉下並送質任以赤亭羌酋姚弋仲爲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邑於隴上以征東大將軍岳與涼州刺史張茂相持於河上攝自隴上西擊涼

州遣將軍劉成攻韓璞於冀城呼延晏攻甯羌護軍陰鑒於桑壁親帥戎卒二十八萬五千軍於河上列營百餘里金鼓之聲振地河水爲沸自古軍旅之盛未有斯比張茂臨河諸戍皆望風奔潰臨洮人翟楷石琮等逐令長以應曜曜又揚聲欲百道俱濟直抵姑臧涼州大震人無固志茂遣平虜將軍陳珍帥步騎一千五百救韓璞曜諸將佐咸欲速濟曜曰吾軍勢雖盛不踰魏武之東也然畏威而來者三分有二中軍

宿衞皆已疲老其實難用張氏以吾新平陳安師徒殷盛以形勢言之非彼五郡之衆所能抗也必怖而歸命受制稱藩吾復何求今但案甲勿動以吾威聲振之若出中旬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爲負卿矣茂懼果遣使稱藩獻馬一千五百疋牛三千頭羊十萬口黃金三百八十斤銀七百斤女伎二十人及諸珍寶珠玉方域美貨不可勝紀曜大悅使大鴻臚田崧拜茂使持節假黃鉞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

以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涼州牧西域大都護護氐羌校尉涼王加九錫曜至自河西氐羌楊難敵聞陳安死內懷危懼與弟堅頭南奔漢中鎮西將軍厚追擊之獲其輜重千餘輛士女六千餘人還之仇池曜以大鴻臚田崧為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鎮仇池以征東大將軍廣平王岳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進封中山王初靳準之亂曜世子胤沒於黑匿郁鞠部陳安既敗胤自言於郁鞠郁鞠大驚禮而歸之

曜對胤悲慟嘉郁鞠忠款署使持節散騎常侍忠義大將軍左賢王封胤為永安王署侍中衛大將軍都督二宮禁衛諸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將有鳳皇將五子翔於故未央殿五日悲鳴不食皆死是年前頓丘太守郎宣北平太守陽平邑振等共修徐水廟舊碑刻石樹頌焉

光初八年春正月石勒遣司州刺史石生攻寇河南太守尹平死之虜掠五千餘戶而去夏四月曜遣使拜涼州牧張駿上大將軍涼州牧涼王贈其父太宰成烈王

校 李頊琳之 詹喬孫 同訂

前趙錄七　　春秋卷第七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劉曜下

光初九年春三月曜立劉氏爲皇后遣將軍康平寇魏興及南陽石勒將石他自鴈門出上郡襲安國將軍北羌王盆句除倶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去曜大怒投袂而起即日次於渭城遣中山王岳追之曜進次富平爲岳聲援岳及石他戰於河濱敗之斬他及其甲士一千

五百級赴河死者五千餘人悉收所虜振旅而歸楊難敵自漢中還襲仇池克之殺鎮南大將軍田崧夏五月石勒將石生屯洛陽寇畧河南司州刺史李矩穎川太守郭默軍數敗又乏食遣使降於曜曜遣中山王岳攻石生於洛陽配以近郡甲士五千宿衞精卒一萬濟自盂津鎮東將軍呼延謨率荊司之衆自崤澠而東欲會矩默共攻石生岳克孟津石梁二戍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於金墉勒遣石虎率步騎四萬入自成皐關岳陳兵以待之戰於洛西岳師敗績身中流矢退保石梁虎作塹柵列圍過絕內外岳衆饑甚殺馬以食將士呼延謨爲虎所殺曜自將出救虎帥騎三萬來拒曜前軍將軍劉黑擊虎將石聰於八特阪大破之曜次於金谷夜中無故大驚士卒潰散乃退如澠池夜又驚潰遂歸長安六月虎拔石梁岳被執幷執將佐八十餘人及氐羌三千餘人皆送襄國坑士卒九千人遂攻王騰於幷州執騰殺之坑士卒七千

餘人曜至自澠池素服郊次哭七日乃入城因憤恚成疾秋九月武功豕生犬上邽馬生牛及諸妖變不可勝紀曜命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司空劉均舉參軍臺產曜親臨東堂遣中黃門策問之產極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東堂訪以政事得失產流涕歔欷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甚懇至曜改容禮之即拜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其後所言皆驗曜彌敬重歲中三遷歷位尚書光祿大夫太子少師

位特進胥才安王胤爲大司馬拜大單于徙封南陽王以漢陽諸郡十三爲國置單于臺於渭城置左右賢王以下皆以胡羯鮮卑氐羌豪傑爲之

光初十年春二月曜疾瘳赦長安殊死已下署汝南王咸爲太尉錄尚書事光祿大夫綏爲大司徒卜泰爲大司空夏四月曜后劉氏卒僞諡獻烈皇后以后叔父昶爲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錄尚書事進封河南郡公封昶妻張氏爲慈

鄉君冬十月曜遣將軍黃秀帛成寇酇晉平北將軍魏該率衆奔襄陽

光初十一年春正月曜追念皇后劉氏憶其臨終之言乃立劉贈女芳爲皇后二月署驃騎將軍述爲大司徒昶爲太保召公卿已下子弟有勇幹者爲親御郎被甲乘鎧馬動止自隨以充折衝之任尚書郝述都水使者支當等固諫曜大怒鴆而殺之是月曜夜夢三人金面丹脣東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跡時晉咸和二年也旦召公卿已下議之朝臣咸賀以爲吉祥惟太史令任義進曰三者歷運統之極也東爲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爲兌位物衰落也丹脣不言事之畢也逡巡揖讓退舍之道也爲之拜者屈伏於人也履跡而行愼勿出疆也東井秦之分也五車趙之分也秦兵必大起亡主喪師留敗趙地遠至三年近七百日其應不遠願陛下思而防之曜大懼於是躬親二郊飾繕神祠望秩山川靡不周遍大赦殊死已下復百姓租

租之半秋七月曜將黃秀等寇酇順陽太守帥衆奔襄陽

光初十二年夏五月長安自春不雨至於五月曜遣武衛將軍劉朗率騎三萬襲楊難敵於仇池弗克掠三千餘戶而歸涼州張駿聞曜爲石勒所敗乃去曜官號遣張閬實淳辛巖宋輯辛晏等率衆數萬會韓璞攻掠秦州諸郡曜遣南陽王胤率步騎四萬擊之夾洮相持七十餘日冠軍將軍呼延那雞率親御郎二千騎絕其運路

胤濟師逼之璞軍大潰還奔涼州胤追及於令
居斬級二萬張閬辛晏率衆來降曜皆拜將軍
封列侯遂略河南地
光初十三年秋七月石勒遣石虎率衆二萬出
軹關來攻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攻蒲阪曜
將東救蒲阪懼張駿楊難敵乘虛襲之遣河間
王述發氐羌之衆屯於秦州曜盡中外精銳水
陸赴之自衛關北濟虎懼引師而退追之入月
及於高候大戰破之斬將軍石瞻枕尸二百餘

里收其資仗以萬億計虎奔朝歌遂濟自大陽
攻石生於金墉決千金堤一作堨以灌之滎陽野
王皆降襄國大震分遣諸將攻討汲郡河內諸
郡冬十二月石勒自率衆來拒陳於洛西曜自
恃連勝不撫士卒專與嬖臣飲博左右或諫曜
怒以爲妖言斬之將與石虎對軍大風拔樹昏
霧四塞聞虎進據石門續知勒自率大衆已濟
河始議增滎陽戍杜黃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
勒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曰大胡自來邪其
衆幾何羯曰大胡自來軍勢甚盛不可當也曜
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於洛西衆十餘萬南北
十餘里勒望見之喜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乃
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虎引步騎三萬自城北
而西攻曜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
城西而北擊曜前鋒曜性少而酗酒末年尤甚
至是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踠頓乃乘
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西陽門撝陣就平石
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

墜於冰上被創十餘通中者三爲堪所執勒遂
大破曜軍斬首五萬餘級下令曰所欲擒者一
人耳今已獲之其勑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
之路曜見勒曰石王頗憶重門之盟否勒使徐
光謂曜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乃幽
曜於河南丞廨乙酉勒班師使征東將軍石邃
將兵衛送襄國曜創甚載以馬輿使金創醫李
永與同載療之北苑市三老孫機上禮求見曜
勒許之機進酒於曜曰僕谷王關右稱帝皇當

持重保土疆輕用兵敗洛陽祚運窮天所亡開大分持一觴曜曰何以健邪當為翁滿飲勒聞之悽然改容曰亡國之人足令老叟數之已夾舍曜於襄國永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岳震等乘馬從男女衣幘以見曜曜曰吾謂卿等久為灰土石王仁厚乃全宥至今邪而我殺石佗負盟之甚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留宴終日而去勒使曜與太子熙書諭令速降曜但敕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慮也勒見而惡

之久之為勒所殺明年春正月太子熙（一作熙）聞曜被擒大懼與大司馬南陽王胤及太尉汝南王咸等議欲西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主國尚全完將士情一未有離叛且可并力拒險力不能拒走未晚也胤怒以為沮衆斬之遂率百官奔上邽汝陰王厚安定王策皆棄郡奔道關中擾亂將軍蔣英辛恕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招勒勒遣石生率洛陽之衆赴之秋八月南陽王胤率衆數萬自上邽趨長安隴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夷夏皆起兵應胤胤次仲橋石生嬰城固守勒使石虎率騎二萬來援九月戰於義渠為虎所敗死者五千餘人胤奔上邽虎乘勝追戮枕尸千里攻圍上邽城潰執太子熙南陽王胤并將相諸王等及諸卿校公侯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民秦雍大族九千餘人於襄國又坑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餘人於洛陽曜在位十三年而敗自劉淵以晉惠帝永興元年歲在

乙丑僭號西河至曜三世凡三十有五年以晉成帝咸和四年歲在己丑滅

就李 屠喬孫 項琳之 同訂

前趙錄八　　春秋卷第八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劉宣

劉宣字士則淵之從祖也初爲北部都尉右賢王樸鈍少言好學修潔師事樂安孫炎沉精積思不舍晝夜好讀毛詩左氏傳炎每歎曰宣若遇漢武當踰於金日磾也學成而返不出門閭者蓋數年每讀漢書至蕭何鄧禹傳未嘗不反覆詠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終不令兩公獨擅

美於前矣并州刺史王廣言之於武帝帝召見嘉其占對因曰吾未見宣謂廣言虛耳今見其進止風儀眞所謂如珪如璋觀其質性足能撫集本部乃以宣爲右部都尉特給赤幢曲蓋蒞官清恪所部懷之淵即王位宣之謀也故特荷尊重勲戚莫二軍國內外靡不任之位至丞相太尉

劉盛

劉盛淵之族人也仕淵爲右衛將軍封安昌王少時不好讀書惟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李熹見之歎曰望之如可易及至肅如嚴君可謂君子矣淵以其忠篤故臨終委以重任衛尉西昌王劉銳等恥不預顧命乃相與謀說和殺聰盛執正不從和怒命左右刃之

劉翼

劉翼仕淵爲別將驍勇過人膂力善射能一手舉殿柱跳過平陽門時人擬之飛將淵甚器異

之以爲征虜將軍

劉胤

劉胤字義孫曜之世子前妃卜氏所生光祿大夫卜泰之甥也美姿貌善機對年七歲身長七尺五寸眉鬢如畫淵奇之謂曜曰此兒神氣非義眞之比也[illegible]當應爲卿之冢嫡卿可思文王廢伯邑考立武王之意曜曰臣藩國之嗣僅能守祭祀足矣不可亂長幼之倫也[illegible]曰卿勲格天地國[illegible]世祚太師受專征之任

五侯九伯得專征之者卿之子孫也奈何言同
諸藩國乎義真既不能遠追太伯高讓之風吾
當爲卿更以一國封之於是封儉爲臨海王立
胤爲世子靳準之亂胤沒於黑匿郁鞠部至曜
光初七年胤自言於郁鞠郁鞠大驚資給衣馬
遣子送之曜對胤悲泣胤雖少離困難流蹟殊
荒而風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長八尺三寸髮與
身齊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雲曜因以重之群臣
亦屬意焉曜顧謂朝臣曰義孫可謂歲寒而不

凋湼而不淄者矣義光雖先已樹立然沖幼儒
謹不堪今世之多難懼非所以上固社稷下燮
義光義孫年長明德又故世子且材器過人涉
歷艱阻朕欲遠追周文近蹤光武使宗廟有太
山之安義光饗無疆之福於諸卿意何如太傅
呼延晏等咸曰陛下遠擬周漢爲國家無窮之
計豈惟臣等賴之實宗廟四海之慶也左光祿
大夫卜泰太子太傅韓廣等進曰陛下若以廢
立爲是不應降日月之明進訪群下若以爲疑

固樂聞異同之言臣竊以爲廢太子非也昔周
文定嗣未建之前則可光武以母失恩而廢其
子豈足爲聖朝之模範誠以東海纂統何必不
如明帝皇子胤文武才略神度弘遠信高絕於
時足以擬蹤周發然太子孝友仁慈志尚冲雅
亦足以堂負聖基爲承平賢主況儲宮者民人
所繫豈可輕動陛下誠實爾者臣等有死而已
未敢奉詔曜默然胤前泣曰慈父之於子也當
務存尸鳩之仁今黜熙而立臣臣何敢自安陛

下苟以臣爲頗堪驅策豈不能輔熙以承聖業
乎必欲以臣代熙臣請效死於此以明赤心不
敢聞命因歔欷流涕悲感朝臣曜亦以太子羊
氏所生年有寵哀之不忍廢乃止追謚胤母卜
氏爲元悼皇后嘉胤舅卜泰之公忠拜上光祿
大夫儀同三司領太子太傅封胤爲永安王署
侍中衛大將軍都督二宮禁衛諸軍事開府儀
同三司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號曰皇子命熙
於胤盡家人之禮尋遷大司馬徙封南陽王以

漢陽諸郡十三爲國置單于臺於渭城置左右賢王已下皆以胡羯鮮卑氐羌豪傑爲之拜胤爲大單于都督及曜之末關中擾亂遂爲石虎所殺

淵后單氏

單氏單徵之女北海王乂之母也以淵河瑞二年立爲皇后淵死聰卽僞位改元光興尊爲皇太后單氏年少姿色絕麗聰遂烝之乂屢以爲言單氏慚恚而死

聰后呼延氏

呼延氏武元皇后匈奴中人淵后之從父妹也有美色恭孝稱於宗族淵后愛聰姿色故以配焉遂以光興元年立爲皇后先是聰以弟乂爲帝太弟后每謂聰曰父終子紹古今之大典陛下自承高祖之嗣太弟何爲者哉陛下百年後粲兄弟必無種也願陛下深思之聰亦信之曰然吾當徐爲之計后曰事久變生太弟見粲兄弟並大必有不安之志矣政有小人搆間其中未必不禍發於今日也妾聞陛下說隱公一何相似竊爲陛下寒心聰心然之后至嘉平二年春正月卒謚曰武元皇后

聰后劉氏

劉氏武宣皇后新興人僞太保劉殷小女名娥字麗華童齒聰慧眉髮異常晝營女工夜則誦書傅母恆止之敦玩彌厲每與諸兄弟辯論經義理致超然兄常深歎之性孝友美風儀進止如珪璋焉聰旣僭立納爲右貴妃未幾立爲皇后

聰將起鳳儀殿於後庭廷尉陳元達鎖腰切諫聰大怒曰朕將營一宮豈問汝鼠子乎命左右將斬之后時在後堂聞之密遣中常侍私勑左右停刑於是手疏啓曰伏聞勑旨將爲營殿今宮室已備無煩更營且四海未一禍難猶繁宜愛民力延尉之言社稷之計也陛下當加爵賞而反欲誅之四海謂陛下何如哉夫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身也陛下爲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忠良結舌者由

妾遠近怨怒者由妾公私困弊者由妾社稷阽危者由妾天下之罪皆萃於妾妾何以當之妾觀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每覽古事忿之不已何意今日妾自爲之使後人視妾猶妾之視前人也妾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之變色大司徒任顗等復叩頭流血固請不已乃徐曰朕比來微得風恚喜怒過差不復自制元達忠臣也朕未之察諸公乃能破首明之誠得輔弼之義也朕

愧戢於心何敢忘之命顗等冠履就坐引元達而謝之以后表示之曰外輔如公等內輔如后朕復何憂后聰明善機諫聰所爲不道多規正之及死僞諡武宣皇后其姊英字麗芳亦聰敏涉學而文詞機辯曉達政事尤過於娥初與娥同召拜左貴嬪尋卒僞追諡武德皇后

曜后羊氏

羊氏獻文皇后即晉惠帝后也名獻容太山南城人祖瑾父玄之以晉太安元年立爲皇后后初入宮衣中忽有火光衆咸怪之洛陽之陷遂沒於曜曜僭僞位立爲皇后因問之曰吾何如司馬家兒羊后曰陛下開基之聖王彼亡國之暗夫何可並言彼貴爲帝王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曾不能庇之使妻子辱於庶人之手妾於爾時實不欲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已來始知天下自有丈夫耳曜甚寵愛之遂干預政事生三子以曜光初五年卒僞諡獻文皇后

曜后劉氏

劉氏獻烈皇后少孤爲叔父侍中大司徒劉昶所養曜光初八年立爲皇后明年寢疾及篤曜親省臨之問其所欲言劉氏泣曰妾叔父昶無子妾少養於叔父恩撫甚隆無以報德願陛下貴之妾叔皚女芳有德色願以備後宮曜許之言終而卒僞諡獻烈皇后

曜后劉氏

劉氏名芳侍中劉皚皚一作愷女年十三長七尺八

寸垂手過膝髮與身齊先皇后劉氏死聰追念之遂以光初十年立爲皇后姿德才色邁於別宮

就李 屠喬孫 同訂
項琳之 同訂

十六國春秋第八卷

前趙錄九

春秋卷第九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王彌

王彌字子固東萊人也家世二千石祖頎魏玄菟太守武帝時至汝南太守彌有才幹博涉書記身略善騎射膂力過人青州人號之飛豹然少遊俠京師處士陳留董養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有事不作士大夫矣與劉淵友善後從洛陽東歸淵餞於九曲之濱泣謂彌曰王渾李熹以鄉曲見知每相稱達讒間因之而進深非吾願適足爲吾患耳吾本無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陽永與子別因慷慨歔欷縱酒長嘯聲調亮然坐者皆爲之流涕惠帝末年妖賊劉伯根起兵於東萊之惤縣彌率家童從之伯根以彌爲長史伯根死彌聚徒海渚爲苟純所敗亡入長廣山遂爲群賊彌多算計凡有所掠豫策成敗後引兵入寇青徐二州自稱征東大將軍攻殺二千石晉太傅司馬越

史034-072

以公車徵東萊鞠羨為本郡太守討彌彌擊殺之兗州刺史苟晞帥兵逆擊彌彌遂大敗遣使降淵淵拜彌鎮東大將軍青徐二州牧都督緣海諸軍事彌收集亡散衆復大振晞與之連戰不克彌進攻太山魯國譙梁陳郡汝南頴川襄城諸郡遂入許昌開府庫取器杖分遣諸將攻掠青徐兗豫四州所過陷沒郡縣多殺守令有衆數萬朝廷不能制會天下大亂進逼洛陽太傅越遣司馬王斌帥甲士五千人來衛京師京

州牧張軌亦遣督護北宮純來援彌入自轘轅敗官軍於伊北京師大震宮城門晝閉彌至洛陽屯於津陽晉以司徒王衍都督征討諸軍事衍與王斌等出戰北宮純募勇士百餘人突陳彌兵大敗遂燒建春門而東衍遣左衛將軍王秉追之戰於七里澗又敗之遂走渡河與其黨劉靈王桑等自軹關如平陽歸淵淵聞而大悅遣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致書於彌曰以將軍有不世之功超時之德故有此迎耳遲望將軍

之至孤今親行將軍之館輒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彌至見淵勸稱尊號淵謂彌曰孤本謂將軍如竇周等耳今真吾孔明仲達也烈祖有云吾之有將軍如魚之有水也署為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靈為安北將軍桑為散騎常侍彌固辭使隨劉曜寇河南又與石勒攻臨漳永嘉初寇上黨圍壺關東海王司馬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安豐太守衛乾等討之與彌戰於高都長平間大敗之死者十六七淵拜彌侍中都督青徐兗

豫荊揚六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青州牧封東萊公遂與劉曜石勒等攻魏郡汲郡頓丘陷五十餘壁皆調為軍士又與勒攻鄴晉安北將軍和郁棄城而走懷帝遣北中郎將豫州刺史裴憲屯白馬討彌車騎將軍王堪屯東燕討勒平北將軍曹武屯大陽討淵虎牙將軍彭默為劉聰所敗見害衆軍皆退聰濟黃河帝遣司隸校尉劉暾將軍宋抽等距之皆不能抗彌聰以萬騎至京城焚二學宮東海王越距戰於西明門

彌等敗走歸於平陽復以二千騎南出轘轅攻
寇襄城諸郡縣東海王越遣薄盛等率兵邀擊
之彌師敗績還戍平陽遣左長史曹嶷爲鎮東
將軍給兵五千東徇青州且多賫金寶還鄉里
招誘亡命并迎其室淵許之嶷自大梁引兵而
東所至皆下遂克東平進攻琅邪會淵死聰即
位彌與劉曜等率衆四萬長驅入洛川復出轘
轅掠梁陳汝頴間進屯陽翟遣弟璋與石勒共
寇徐兗因破越軍復與曜寇襄城進逼京邑縱

兵大掠曜禁之不從乃斬其牙門王延以徇彌
怒與曜阻兵相攻死者千餘人彌長史張嵩勸
小下之於是詣曜謝罪結分如初既而彌說曜
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塞城池宮室不假修
營宜勸主上自平陽徙都之曜以天下未定洛
陽四面受敵不可固守不從彌策焚燒而去彌
怒罵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乎汝奈天下何
引衆東屯項城曜初以彌不待己至先入洛陽
怨之至是嫌隙遂構洛川之役百官殲滅殆盡

惟司隸校尉劉暾以鄉里宿望得免於難因說
彌曰今群雄競起九州幅裂有不世之功者宇
內不容將軍自興兵以來何攻不克何戰不勝
而復與始安王相失宜思文種之禍以范蠡爲
師且將軍可無帝王之意東據本州徐觀事勢
上可以混一天下下可以成鼎峙之業豈失孫
劉乎蒯通有言將軍宜圖之彌以爲然拜暾爲
大將軍封齊公初石勒惡彌驍勇外相親而內
相忌常密爲之備彌破洛陽多遺勒美女寶貨

以相結納會勒擒苟晞以爲左司馬彌心惡之
乃以書賀勒曰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妙使
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愈忌欲
陰圖之劉暾又勸彌使召曹嶷藉其衆以誅勒
乃爲書使暾詣青州召嶷引兵會己且詐要勒
共向青州暾至東阿爲勒遊騎所獲見彌與嶷
書大怒乃潛殺暾會彌將徐邈高梁輒帥所部
兵數千人去彌彌益衰弱勒右長史張賓勸勒
乘彌小衰誘而取之因請彌燕於己吾彌謂勒

其親已不復疑也長史張嵩切諫不聽勒伏兵
襲殺之

劉靈

劉靈陽平人也少貧賤年二十餘厮役於縣力
制奔牛走及馳馬時人雖異之莫能舉也嘗撫
膺而歎曰天乎何當亂也及公師藩起兵自稱
將軍與王彌寇掠趙魏進攻洛陽彌軍敗績乃
言於靈曰晉兵尚強歸無所厝劉元海昔爲質
子我與之周旋京師深有分契今稱漢王將歸

之可乎靈然之遂與彌俱降於淵淵署爲平北
將軍與石勒帥衆三萬寇魏郡汲郡頓丘百姓
望風降附所在克捷還安北大將軍冀州刺史
屯廣宗晉王浚遣別將祁弘襲擊殺之

張嵩

張嵩隴西人也事母至孝母死既葬廬於墓側
哀感幽顯歲餘而墓地自裂棺亦自破母遂蘇
活嵩初爲王彌長史彌之與劉曜相攻也嵩切
諫曰明公與國家共興大事事業甫爾便相攻

討何面目見王上乎平洛之功誠在將軍然劉
曜皇族宜小下之晉二王平吳之鑒其則不遠
願明將軍深以爲慮縱將軍阻兵不還其若子
弟宗族何彌曰善微子吾不聞此過也於是詣
曜謝罪彌曰下官聞過乃是張長史之功曜謂
嵩曰君爲朱建矣豈況范生乎各賜嵩黃金百
斤及石勒已吾之讌嵩固止彌不行彌不能聽
竟爲勒所襲殺嵩遂歸仕於淵

劉殷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
喪三年未嘗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芹而不
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氏言其故
殷時年九歲乃詣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卯
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爲人子而所
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
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見有芹生
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及至芹生乃盡又
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窖而掘之得十

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年方盡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人辭不赴命司空齊王司馬攸辟為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楹也吾方希達如榱椽耳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既應他命無容不竭臣禮便不得就養子輿所以辭齊大夫也良以色養無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

子當為吾師矣遂以女妻之宣子者荊州豪族家富於財其妻怒之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為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戒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學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為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既而曾祖母死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殯在堂而西鄰失火風飈甚盛夫婦叩殯號哭火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樹庭自是名與益著

多為聰相不犯顏忤旨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聰每與群臣議政事殷無所是非群臣出殷獨留後為聰暢敷條理商確事宜聰未嘗不從之有子七人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為盛嘗戒其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而況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為優耳 [illegible] 君過宜上思周召咨商之義下念鮑勛觸鱗之誅

官至侍中太保錄尚書事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乘輿入殿然殷在公卿間常恂恂有卑讓之色故能處驕暴之國保其富貴不失令名以壽考終殷以聰嘉平二年卒追謚曰大昌文獻公

王延

王延字元壽（一作延元）西河人也性至孝九歲喪母幾至滅性每至忌月悲號三旬其後母卜氏以孝聞卜氏遇之無道恆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供事彌謹延

少孤貧晝則傭賃夜則讀書遂究覽經史皆通大義卜氏嘗盛冬思生魚敕延求之延求魚不獲卜氏杖之流血延尋汾河叩凌而哭忽有一魚躍出冰上長五尺延取以饋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如己子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後母終服喪居於墓側非其蠶不衣非其耕不食屬天下亂隨淵遷於平陽農蠶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倦年至六十方仕於淵及聰

嗣位拜金紫光祿大夫劉粲之立靳準作亂自稱漢天王置百官以延者德顧望謀之於延將以為左光祿延弗從乃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怒殺之

陳元達

陳元達字長宏後部人也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故改云陳少孤貧有志操常躬耕兼誦詩書樂道行詠忻忻如也至年四十不與人交通淵之為左賢王聞而招之元達不答及淵僭號人或謂之曰往劉公相屈君蔑而不顧今稱號龍飛君其懼乎元達笑曰是何言邪彼人姿度卓犖有包羅宇宙之志吾固知之久矣然往日所以不往者以期運未至不能無事喧喧彼自有以亮吾矣卿但識之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其暮果徵為黃門郎人曰君殆聖乎既至引見淵曰卿若早來豈直為郎官而已元達曰臣惟性之有分盈分者顛臣若早叩天門者恐大王賜處

於九卿納言之間此則非臣之分臣將何以堪之是以抑情盤桓待分而至大王無過授之謗小臣免招寇之禍不亦可乎淵乃大悅元達在位忠謇屢進讜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知也聰既嗣位轉為廷尉聰將為劉氏起鳳儀樓於後庭元達鎖腰切諫聰大怒命左右將出斬之大司徒任顗等叩頭流血請免劉氏亦手疏切諫聰意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每謂元達曰卿當畏朕而反使朕畏卿邪元達叩頭謝曰臣聞師

臣者王友臣者伯臣誠愚闇無可採也幸遇陛下垂齊桓納九九之義故使微臣得盡愚忠昔世宗遙爾汲黯之奏故能恢隆漢道桀紂以諱諫幽厲彌謗是以三代之亡也忽焉陛下以大聖應期挺不世之量能遠押商周覆亡之弊近模孝武光漢之美則天下幸甚遷爲左司隸聰欲立左右貴嬪爲左右皇后元達以三后並立殊非典禮極言諫之聰不納乃轉爲右光祿大夫於是太尉范隆等皆抗表遜位請讓元達聰復以爲御史大夫儀同三司元達素與太宰河間王劉易善引之爲援得盡言事及聞易死哭之悲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吾既不復能言安用此默默苟生乎歸而自殺時人莫不冤之

王廣

王廣字處之不知何許人永嘉之亂聚族避世仕淵爲西揚州刺史晉陽侯（一作并州）及聰嗣位蠻賊梅芳扇動山夷攻圍廣城一百二十日外救不至糧食盡絕雞犬雀鼠靡有孑遺將士泣謂廣曰將軍忠於本朝故有今難豈有背將軍者哉城陷賊拿將士相枕而死者五十八人（一作五十）蠻因廣將詣芳廣有女容質甚麗慷慨有丈夫之節芳見其美色納之甚有寵入經一旬女於閨室伺芳睡引刀擊芳不中芳驚起曰何故反邪女罵曰蠻畜我欲誅反賊何等謂我反乎吾聞父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汝反逆無狀害人父母而復以無禮陵人吾所以不死者正欲誅汝耳今死自吾分不待汝殺我但恨不得梟汝首於通衢以塞大恥辭氣猛厲色無變容言終自殺芳止之不可時年十五

卜珝

卜珝字子玉匈奴後部人也少好讀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不如也然而不免兵厄珝曰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爲卿將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爲猛獸所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住此不過時月珝曰子勿爲公吏可以免諸璞曰

吾之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將位琨曰
吾此霸有帝王乎終不復奉二京矣琅邪可奉
卿護奉之主晉祀者必此人也琨遂卧於龍門
山淵僭號徵拜大司農侍中固以疾辭淵曰人
各有心卜琨之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可
遂其高志後復徵為光祿大夫琨謂使者曰非
吾死所也及聰嗣位徵為太常時劉琨據并州
聰問何時可平琨答曰并州陛下之分今茲克
之必矣聰戲曰勝吾勞先生一行可也琨曰臣

所以行不及裝者正為是也聰大悅署琨使持
節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
慎勿紛紜遂從鎮北將軍靳冲攻晉陽（一作大原）不
克琨卒先降冲據收琨斬之聰聞之大怒曰此
人朕所不得加刑冲何人哉遣御史中丞浩衍
持節斬之

趙染

趙染新豐人初為晉南陽王司馬模牙門將戍
蒲阪求馮翊太守不得而怒率衆歸聰聰以為
平西將軍次於新豐東晉將索綝率兵禦之染
有輕綝之意長史魯徽諫曰困獸猶鬭況於國
乎染曰索綝小豎豈能汚吾馬蹄刀劒也晨率騎
逆戰於城西敗績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
於是乃斬徽臨刑謂染曰將軍愎諫違謀戇而
取敗乃復忌前害勝誅戮忠良以逞過忿亦何
顏面瞬息世間哉袁紹為之於前將軍繼之於
後覆亡敗喪亦當相尋所恨不得一見大司馬
而死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下見田豐為徒

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瞑牀枕而死及
死叱行刑者曰令吾面東向大司馬劉曜聞之
曰蹄涔不容尺鯉染之謂也後染寇北地夢魯
徽大怒引箭射之染驚悸而寤旦將攻城中伏
弩卒

范隆

范隆字玄嵩父方魏雁門太守隆方孕十五月
而生四歲亡父既又喪母哀號之聲感動行路
單孤無緦功之親疎族范廣（冊府云廣史不載官）愍而養

之迎歸敎書爲立祠堂隆好學修謚事虔如父
博通經籍無所不覽著春秋三傳撰三禮吉凶
宗紀甚有條義惠帝時天下大亂隱迹不應州
郡辟命晝耕夜讀頗習秘歷陰陽之學知幷州
將有氛祲痛不復仕與上黨朱紀友善共紀遊
山見一老父於窮澗之濱老父曰二公何爲在
此隆等拜之仰視不見遂與紀依於淵淵以隆
爲大鴻臚紀爲太常並封公隆後累遷尚書令
儀同三司曜旣僭立進爲太尉卒贈太師

崔遊

崔遊字子相上黨人少好學儒術甄明恬靜謙
退自少及長口未嘗言及財利魏末察孝廉除
相府舍人出爲氐池長甚有惠政以病免歸泰
始初武帝錄敘文帝故府僚屬就家拜郎中不
就年七十餘篤學不倦淵師事之從受毛詩京
氏易馬氏尚書旣僭僞位徵爲御史大夫固辭
不受卒於家時年九十三撰喪服圖行於世

韋忠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好
學博通性不虛諾閉門修己不交當世每至吉
凶親喪贈遺一無所受年十二喪父哀慕毀瘠
杖而能起晉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感旁
人秀出而語曰此子長大必爲佳器歸而命子
頠造焉服闋廬於墓側家貧藜藿不充妻子不
免於飢寒及頠爲僕射言之於司空張華華辟
之辭疾不赴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
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頠慾而無厭棄典禮

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邪裴常有
心托我恐洪濤蕩嶽餘波見漂况可臨尾閭而
闚沃焦哉太守陳楚迫爲功曹會山羌破郡楚
攜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
之泣曰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遺五矢
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楚以歸仕聰
爲鎮西大將軍平羌校尉討叛羌矢盡不屈節
仗劍而死

陳元達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也少而好學晝夜誦讀博通五經尤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駁諸儒演廣鄭旨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於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蛇猛獸皆繞其旁是以淵及聰屢徵皆避而不得達景道私以此自喜至曜光初中出山廬於渭汭曜徵爲太子少傅散騎常侍復辭曰余在萬山中草木可以庇風雨石田可以具饘粥朝家

事非山野小人所願聞也更移竄谷中人悉不見後曜置崇文祭酒復以明經擢景道爲之亦不就竟以壽終

王育

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爲人傭牧羊家每過小學必歔欷流涕暇時拾薪以顧書生抄書折蒲以學書日夜不止忘失羊家其主笞之育甚有慙色將鬻己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身長八尺餘鬚長三尺容貌絕異音聲動人子章以兄女妻之別爲立宅分之家產育受之無愧色然行己任性不與俗偶歲喪弔者不過四五人皆鄉閭名士太守杜宣命爲主簿及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出迎攸怒曰卿往爲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吾畏死鶴邪育執刀叱攸曰王府臣死自古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

辱我君汝謂我刀鈍邪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宣懼徒跣挽育乃止由是知名司徒王渾辟爲掾除南武陽令爲政清約盜賊奔竄遷并州督護成都王司馬穎鎮鄴表育爲振武將軍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使鳩合義衆以赴國難育說穎曰元海今去恐不復至臣請爲殿下促之穎以爲然以育爲破虜將軍使追之淵遂拘育爲右光祿大夫河瑞之末遷右僕射及聰僭位歷位太司空太保太傅卒

劉敏元

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厲己修學不以險難改心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西行及滎陽平爲盜所刼敏元已免復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請以身代辭旨慷慨義形於色盜遂釋之俱免於難仕曜爲中書侍郎太尉長史

杜育

杜育字子光少從濮陽人爲賊其黨怒管之育曰天下將亂且以智膽如意望封侯不如意但不使他人斫頭育爲賊衣甲三重持戟逢轉而出

檇李 屠喬孫 項琳之 同訂

春秋第九卷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郭氾

郭氾字子遊上郡人也父士爲縣卒隨巫而遇一女子於路巫曰此女當生貴子而君亦有貴子相可納之當興君門戸士遂納之生氾長不滿七尺軀極醜陋當時莫比樸訥無慧後爲縣卒感憤遊學師事安平趙孔曜曜見而喜之曰此生有公骨其當貴達仕淵歷聰及曜之世位

至侍中司徒

李景年

李景年字延祚前部人少孤貧見養於叔父嘗使牧羊景年見其叔子講誦羨之後從博士乞得百餘字牧羊之暇折艸木寫之叔乃驚曰吾家千里駒也而令麒麟久躓鹽坂乃令娶妻授學遂歸仕淵長平之戰聰馬中流矢幾爲晉軍所獲景年以馬授聰揮戈直前得免於難以功封梁鄒侯歷虎牙將軍

王延年

王延年字季海江都人性至孝年十五喪二親每言及之未嘗不嗚咽悲慟每忌日三日不食奉叔父以孝聞子良孫及弟從子為賊所掠延年追而請之賊以良孫歸延年延年復拜請曰我以少孤為叔父所養此叔父之孤孫也願以子易之賊曰君義士也乃俱免之後仕至太宰

王儁

王儁字玄英上郡人也有幹藝之稱儁年八歲

隨兄寄子元直西如涼州路中糧匱寄留元直於途乞丐民間比還儁為賊所掠元直逃免寄乃將元直追賊叩頭求哀曰人情自當皆愛其子但此弟未生家君見背遺孤相長以至於今請以元直易儁賊相謂曰以子易弟義之大也於是以儁投寄而去寄後亡儁勺飲不入口者五日雖服喪三年而心喪六載

喬智明

喬智明字元達匈奴前部人少喪二親哀毀過禮仕淵為折衝將軍遷廷尉轉冠軍大將軍領單于右輔聰嗣位仍署冠軍大將軍加司隸校尉嘉平三年從中山王曜攻長安城陷不為設備為晉將麴允所殺

喬晞

喬晞前部人仕淵冠軍將軍使帥衆寇西河攻界休界休令賈渾嬰營自固有八門城高九尺及陷抗節不降曰吾為晉守不能全之豈苟求生以事賊虜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哉晞怒將殺

之部將尹崧曰將軍舍之以勸事君晞不聽遂殺之其妻宗氏年二十餘有姿色晞欲納焉宗氏罵曰屠各奴何有害人之夫而欲加無禮於其婦乎何不速殺我遂仰天大哭晞亦殺之淵聞而大怒曰使天道有知喬晞望有種乎追還降秩四等收渾及宗氏尸葬之賈渾晉書作賈渾

陳安

陳安字虎侯成紀平襄人也家世農民少慷慨讀書曰大丈夫當軒冕杖節安能久執犁鋤乎

遂東遊京師頗學書字讀魏書見許褚而歎之乃自字虎侯遇晉室喪亂遂悉結司馬賓驍壯果毅武幹過人多力善射持七尺刀貫結奔及馳馬仕晉南陽王模帳下都尉模之敗也安歸模世子保於秦州保命安統精騎千餘以討叛羌寵遇甚厚保將張春等疾之譖安有異志請除之保不許春等輒伏刺客刺安安被創馳隴城遣使詣保貢獻不絕自號秦州刺史稱藩於曜率兵攻張春春奉保之南安祁山安退屯緜

諸保歸上邽未幾張春楊次與別將楊韜不協勸保誅韜且請擊安保皆不從春怒幽保殺之立保宗室子瞻為嗣稱大將軍安乃表曜請討瞻等曜以安為大將軍擊瞻殺之春奔枹罕執楊次於保柩前斬之因以祭保遂奉保喪以天子禮葬於上邽及曜克安定振旅而衛隴右安乃郊迎後又請朝於曜曜時疾篤辭而不許安怒以曜為已卒大掠而歸氐羌多應之安士馬強盛衆十餘萬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假黃鉞大

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攻曜征西將軍劉貢於南安會休屠王石武引兵攻上邽安懼遂解南安之圍馳歸遇於瓜田安衆大潰收餘騎奔隴城武遂進圍安於隴城曜又親率大衆繼之安頻出挑戰累為擊敗斬於瀨曲安善於撫接吉凶險夷與衆共之部下小將劉牙蔻宇路於多等堅戍不已及其死城內得尸隴上人思之為作壯士之歌曰隴上健兒曰陳安（一作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騄驄駿

馬鐵瑕鞍七尺寶刀配齊環（一作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百騎俱出如雲浮追者千萬騎悠悠（一無此二句）戰始三交失蛇矛十騎俱盪九騎留（一無此一句）棄我騄驄竄巖幽大雨降後追者休（一無此一句）為我外援而懸頭西河之水東流阿阿嗚呼奈子何嗚呼阿阿奈子何（二句一作一去不返奈君何）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

張寔

張寔皇太后張氏之侄聰之舅子也仕聰為鉅

鹿太守治任威強路不拾遺後為輔漢將軍聰
納其二女以為貴人欲以寔為司徒太保皆垂
涕固辭身騎瘠馬妻乘敗車

卜崇

卜崇仕聰左衛將軍為人清直不與世浮沉與
少府陳休素惡中常侍王沈等諂佞用事雖在
公座未嘗與語沈等深嫉之侍中卜幹謂之曰
沈等勢力足以回天地卿輩自料親賢孰與竇
武陳蕃崇應之曰吾輩年踰五十職位已崇惟

欠一死耳死於忠義乃為得所安能俛首低眉
以事閹豎乎去矣卜公勿復有言沈等遂譖之
於聰以與太弟乂通謀聰臨上秋閣收崇斬之
休亦見害

呼延寔

呼延寔匈奴中人仕曜為征南將軍曜之攻氐
羌楊難敵也軍中大疫曜亦寢疾欲還恐難敵
躡其後因與羌和署難敵為武都王時秦州刺
史陳安欲窺虛實詐言請朝曜以疾為不許乘
馬輿還使寔監輜重於後安遂帥精騎邀擊之
寔進退無路與長史魯憑俱沒於安安因寔而
謂之曰劉曜已死子尚誰佐孤當與足下共定
大業寔叱之曰狗輩汝荷人榮寵處不疑之地
前背司馬保今復如此汝自視智能何如主上
憂汝不久梟首上邽通衢何謂大業可速殺我
懸我首於上邽東門觀大軍之入城也安怒殺
之

魯憑

魯憑仕曜為長史曜自攻氐羌楊難敵還憑與
呼延寔帥精騎一千監輜重於後陳安邀擊獲
之時隴上氐羌皆附於安安士馬強盛有衆十
餘萬乃自稱大都督假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
四州牧涼王署憑為參軍憑對安大哭曰吾不
忍見陳安之死也安怒命斬之憑曰死自吾分
可懸吾頭於秦州通衢觀趙之斬陳安也安遂
殺之曜聞憑死悲慟曰賢人者天下之望害賢
人是塞天下之情也夫承平之君猶不敢乖臣

姿之心況於四海分崩乎今陳安於招賢採哲之秋而殺害君子絕當時之望吾知其無能爲也旣而安果見害

崔岳

崔岳字元嵩爲朝鮮令曜弱冠時遊洛陽坐事當誅亡匿朝鮮無以自給困變姓名爲縣小吏岳見而異之推問所由曜乃叩頭自首流涕求哀岳曰卿謂崔元嵩不如孫賓碩乎何懼之甚也今詔捕卿甚峻百姓閒之不可保也此縣幽僻勢能相濟縱有大急不過解印綬與卿俱去耳吾旣門衰無兄弟之累身又薄祐未有兒子卿猶吾子弟也勿爲過憂大丈夫處身立世鳥獸投人要欲濟之而況君子乎給以衣服資供書傳曜遂從岳質通疑滯恩顧甚厚岳從容謂曜曰劉生姿宇神調具命世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岳歷位至大司徒漢昌之世贈烈愍公曜旣僭號念其前勞追贈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遼東公

田崧

田崧字子岱仕曜爲大鴻臚遷鎭南大將軍益州刺史初氐羌楊難敵聞曜平陳安與弟堅頭同奔漢中至是自漢中來襲仇池城陷崧爲難敵所執立之於前難敵左右叱崧令拜崧瞋目叱之曰氐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字謂之曰子岱吾當與子終定大事子爲劉氏可謂盡忠得不能盡忠於我乎崧厲色大言曰賊氐若本奴才安敢希冀非分吾寧爲國家鬼豈可爲汝賊臣何不速殺吾顧排一人奪取其刀前刺難敵不中爲難敵所殺

遊子遠

遊子遠幼有姿貌聰亮好學不倦年十五至洛陽張華見而謂之曰此兒雅潔洪方精公才也仕曜光祿大夫直言敢諫累遷至太司徒錄尚書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傅虎

傅虎仕聰討虜將軍晉陽之戰虎以參軍從中

山王曜曜與魏穆帝子六修戰於汾東曜兵敗績墜馬身中七創幾爲六修所殺虎以馬授曜曜不受曰當今危亡之極人各思免卿當乘以自濟吾創已甚重自分死此虎泣曰虎小人蒙大王識拔至此常思效命今其時矣且漢室始基大難未弭天下可無虎何可一日無大王也乃扶曜上馬驅令渡汾自還戰死聰甚哀之追贈幽州刺史

臺產

臺產字國儁上洛人漢侍中崇之後也少傳京氏易善圖讖秘緯天文洛書風角生箕六日六分之學尤善望氣占候推步之術隱居商洛南山兼善經學汎情教授不交當世曜時災異特甚命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大司空劉均舉產曜親臨東堂遣中黃門策問之產極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東堂訪以政事產流涕歔欷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旨諒直曜改容禮之署爲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其後所言皆驗曜彌重之轉太中大夫歲中三遷歷位尚書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金章紫綬爵關中侯

陜婦人

陜有婦人不知姓字年十九曜時寡居陜縣事叔姑甚謹其家欲奪而嫁之此婦毀面自誓終身不嫁後叔姑病死其叔姑有女在夫家先從此婦乞假不得因而誣其殺母有司不能察而誅之時有群鳥悲鳴尸上其聲甚哀盛夏暴尸

十日不腐亦不爲蟲獸所敗其境乃經歲餘不雨曜遣呼延謨爲太守既知其冤乃斬此女設少牢以祭其墓謚曰孝烈貞婦其日大雨

孫 之 同訂

後趙錄一　　　　春秋卷第十一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石勒上

石勒字世龍初名㔨（魏書作小字匐勒）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胄分散居于上黨羯室因號羯胡祖耶奕于父周曷朱一名乞翼加並爲部落小率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于中庭見者咸異之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奇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爲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長而壯健有膽畧雄武好騎射曷朱性凶麤不爲羣胡所附每使勒代已督攝部胡部胡愛信之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鐵騎之象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勸邑人厚遇之時多嗤笑惟鄔人郭敬陽曲甯驅以爲信然並加資贍勒亦感其恩爲之力耕每聞鼓角之聲或在前後勒

以異之歸以告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因於所耕地得一刀銘曰石氏昌隸書（一作篆書）私心自喜居與邑人李陽相近陽性剛愎每輕勒與爭漚麻池共相打撲互有勝負太安中并州饑亂勒與諸小胡亡散乃自鴈門還依甯驅北澤都尉劉監欲縛賣之賴驅匿之獲免於是潛詣納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言饑寒敬對之流涕以帶貨鬻食之并給以衣服勒謂敬曰今者大饑不可守窮諸胡饑甚宜誘將冀州就穀因執賣之可以兩濟敬深然之會建威將軍閻粹說并州刺史東瀛公司馬騰執諸胡于山東賣充軍實（實一作資）騰使將軍郭陽張隆虜羣胡將詣冀州兩胡一枷勒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數爲隆所毆辱敬先以勒屬其族兄陽及兄子時是以陽時每爲解請道路饑病賴陽時而濟東至平原賣與茌平人師懽爲奴有一老父謂勒曰君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爲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浚字彭祖）可圖也勒曰若如公言弗敢

[illegible]於野常聞鞞鐸音勒以
告諸奴諸奴亦聞之因曰吾幼來在家恒聞如
是諸奴歸以告甯懽懽亦奇其狀貌而免之懽家
鄰於馬牧勒與牧帥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
馬自託於桑嘗傭於武安臨水爲遊軍所囚會
有羣鹿旁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
一老父謂勒曰向來羣鹿者我也君應爲中州
主（一云州國主）故相救爾勒拜而受命遂招集王陽
夔安支雄冀保吳豫劉膺桃豹逯明等八騎爲

羣盜後郭敖劉徵劉寶張曀僕呼延莫郭黑略
張越孔豚趙鹿支屈六等又赴之號爲十八騎
復東如赤龍騄驥諸苑中乘苑馬遠掠繒寶以
賂汲桑永興元年成都王司馬穎敗乘輿於蕩
陰逼帝如鄴宮王浚以穎幽辱天子使鮮卑擊
之穎懼挾惠帝南奔洛陽帝復爲張方所逼遷
於長安關東所在兵起皆以誅穎爲名河間王
司馬顒懼東師之盛欲輯懷東夏乃奏議廢穎
是歲劉淵稱漢王於黎亭其二年穎故帳下督

公師藩樓機郝昌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之清
河鄃縣欲以攻鄴衆至數萬勒與汲桑帥牧人
乘苑馬數百騎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爲姓勒爲
名藩拜勒爲前隊督從攻掠郡縣殺二千石長
吏轉前攻平昌公司馬模于鄴模使將軍馮嵩
逆戰敗之藩濟自白馬而南模甚懼廣平太守
譙國丁邵率衆救模范陽王司馬虓又遣兗州
刺史濮陽太守苟晞救之藩衆散走勒與汲桑
亾潛苑中頴之將如河北也汲桑以勒爲伏夜

牙門帥牧人刼掠郡縣繫囚又招山澤亾命多
起附勒勒率以應之屯於平石
晉懷帝永嘉元年春三月公孫藩既死汲桑逃
還苑中復聚衆刼掠自稱大將軍聲言爲成都
王頴報仇誅東海王越東瀛公騰爲名乃出成
都王棺載之車中每事啓靈以行軍令桑以勒
爲前鋒屢有戰功署爲掃虜將軍忠明亭侯進
與張泓故將李豐等進攻鄴城署勒爲前鋒都
督夏五月桑攻破魏郡太守馮嵩長驅至鄴將

鄴中府庫虛竭而東瀛公（晉書作新蔡王）騰資用甚饒性尤吝嗇無所振惠臨急乃賜將士米各數升帛各丈尺是以人不爲用桑遂入鄴攻騰騰曰孤在并州七年胡圍城不能克汲桑小賊何足憂也及勒等至騰不能守率輕騎而走爲李豐所殺騰子虞有勇力騰之被害虞逐豐投水死是日虞及弟矯紹并鉅鹿太守崔曼車騎長史羊恒從事中郎蔡充等又爲豐餘黨所害諸名家流移依鄴者死亡略盡遂燒鄴宮火旬日不

滅殺萬餘人掠婦女珍寶以巨萬計濟自延津南擊兖州太傅東海王越甚懼使撫軍兖州刺史苟晞及陳留內史王讚等來討桑勒攻幽州刺史石尠於樂陵尠與戰敗死乞活田禋帥衆五萬救尠勒逆敗禋與晞等相持于平原陽平間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晉山陽公劉秋死之山陽公漢獻帝曾孫也秋七月己酉朔越懼進次官渡爲晞聲援以討桑勒命晞爲前鋒桑素憚晞乃於城外爲柵以守晞將至頓軍休士先登罷馬不以[illegible]桑衆大震八月[illegible]朔晞擊敗桑勒于鄴九月戊申晞追擊桑[illegible]東武陽大破之陷其九壘死者萬餘人桑[illegible]奔柵皆通退保清淵嬰城固守乃收餘衆[illegible]劉淵冀州刺史丁紹邀之于赤橋又大敗之桑[illegible]奔馬牧勒奔樂平胡部大張㔨督馮莫突等[illegible]衆數千壁於上黨勒往從之深爲所昵因說㔨督等曰劉單于舉兵擊晉部大拒而不從自度終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如其不能者兵馬當

有所屬今部落皆已受單于賞募往往聚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宜早爲之計㔨督等素無智略懼部衆之貳已也從之冬十月㔨督等隨勒單騎歸于劉淵淵署㔨督爲親漢王莫突爲都督部大以勒爲輔漢（漢一作）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勒於是命㔨督爲兄賜姓石氏名之曰會言其遇已也烏丸張伏利度有衆二千壁於樂平淵屢招不至勒僞獲罪於淵往奔伏利度伏利度喜結爲兄弟使勒帥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

胡畏服勒知衆心之附己也乃因會執伏利度謂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孰堪爲主諸胡咸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率其部衆歸元海元海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之衆配之十二月戊寅幷州人田蘭薄盛等起兵爲東瀛公騰復仇斬汲桑於樂陵一云平原棄成都王穎棺於故井中穎故臣收葬之

永嘉二年春二月庚子勒寇常山晉安北將軍王浚出兵擊討爲浚所敗夏四月淵使劉聰攻

壺關命勒率所統七千爲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將軍黃秀等救壺關勒敗秀於白田秀死之壺關失守秋九月勒寇趙郡征北將軍和郁自鄴奔于衛國晉遣車騎將軍王堪屯兵東燕以拒勒冬十月勒與劉靈閻羆等七將帥衆三萬寇魏郡汲郡頓丘百姓望風降附者五十餘壘皆假壘主將軍都尉印綬簡其强壯五萬爲軍士其餘老弱安堵如故軍無私掠百姓懷之劉淵僭稱尊號遣使授勒持節平東大將軍校尉

都督王如故勒并軍寇鄴魏郡太守王粹死之進寇趙郡殺冀州西部都尉馮沖攻乞活赦亭田禋於中丘皆殺之

永嘉三年春三月淵授勒安東大將軍開府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夏四月勒進軍攻鉅鹿常山殺二郡守將陷冀州郡縣壁壘百餘衆至十餘萬集衣冠文物別爲君子營引趙郡張賓爲謀主始署軍功曹以刁膺張敬爲股肱夔安孔萇爲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陽桃豹逯明吳

豫等爲將帥使別將張斯率騎詣幷州山北諸郡縣說諸胡羯曉以安危諸胡懼勒威名多來降附秋九月進軍常山分遣諸將攻中山博陵高陽諸縣降者數萬人晉安北將軍王浚遣天水將軍祁弘帥鮮卑段務勿塵等十餘萬騎來討大敗勒於飛龍山死者萬餘勒退屯黎陽浚因分遣諸將攻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餘壁置守宰以撫之冬十一月勒寇信都陷長樂殺冀州刺史安北將軍王斌因屠黎陽王浚自領冀

州詔車騎將軍王堪北中郎將裴憲自洛陽帥
衆討勒勒燒營并糧退軍拒之次于黃牛壘魏
郡太守劉矩以郡降勒冀州郡縣百餘壁皆陷
沒勒使矩統其壘衆爲中軍左翼勒至黎陽裴
憲棄軍奔淮南王堪退保倉垣十二月淵授勒
鎮東大將軍封汲郡公持節都督王如故勒固
讓公不受與閻羆攻賭圈苑市二壘皆陷之羆
中流矢死勒并統其衆潛自石橋濟河攻陷白
馬坑男女三千餘口乙亥夜洛陽有白氣如帶

自地升天南北各二十丈
永嘉四年春正月王彌以三千衆會勒攻寇徐
豫兗州二月勒東襲鄄城兗州刺史袁孚戰敗
爲其部下所殺因攻倉垣襲陷白馬殺車騎將
軍王堪遂北濟河攻冀州廣宗清河平原陽平
諸郡民從之者九萬餘口夏五月勒寇汲郡執
汲郡太守胡寵復南濟河滎陽太守裴純奔建
康六月幽并司冀秦雍等六州大蝗食草木牛
馬毛皆盡秋七月劉聰圍河內太守裴整勒率
騎會之攻寇軍將軍梁巨于武德懷帝遣征虜
將軍宋抽救巨勒留諸將守武德與平北大將
軍王桑逆擊巨于長陵巨懼請降勒弗許巨踰
城遁走爲軍士所執勒馳如武德坑降卒萬餘
數梁巨罪而殺之王師退還河北諸堡壁大震
皆請降送任九月河內人樂仰執裴整叛降於
勒時劉淵死劉聰卽位授勒征東大將軍并州
刺史汲郡公持節開府都督校尉王如故勒固
辭將軍乃止冬十月漢河內王劉粲始安王劉

曜及王彌率衆四萬攻洛陽勒留長史刁膺統
步卒九萬徙輜重于重門率輕騎二萬會粲等
于大陽敗晉監軍裴邈于澠池長驅入洛川粲
出轘轅掠梁陳汝潁間勒出成皐關壬寅勒圍
陳留太守王讚于倉垣爲讚所敗退走河北屯
汝石津王子東海王司馬越羽檄徵天下兵帝
謂使者曰爲我語諸征鎮若今日尚可救後則
無及矣既而莫有至者勒攻陷襄城太守崔曠
于繁昌殺之將至宛北攻幽州幽州刺史王浚

遣鮮卑段文鴦帥騎討之退還河北後又遣別
將王申始師逆西鮮卑萬餘騎敗勒於汝石津
勒乃燒船棄營引兵向柏門迎重門輜重合于
石門濟河攻豫州刺史馮嵩于陳郡不克引兵
而北將趣南陽時雍州流民京兆王如舉兵反
于宛殺害令長自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大
掠漢沔長安侯脫馮翊嚴嶷南安（一作新平）龐寔等
各起兵江淮間受聰官位各帥其黨攻諸城鎮
多殺令長以應之未幾衆至四五萬如等聞勒

之往懼遣衆一萬屯襄城拒勒勒擊敗之盡俘
其衆進至南陽遂屯宛北侯脫據宛王如據襄
如素與脫不協懼勒之攻襄遣使送珍寶車馬
犒師結爲兄弟勒亦假其彊而納之乃說勒曰
侯脫雖名漢臣其實漢賊如常恐其來襲兄宜
備之勒素怒脫貳已憚如脣齒故不攻之及聞
如言甚悅遂夜令三軍蓐食俟鷄鳴而駕後出
者斬晨壓宛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克嚴嶷率衆
救脫至則無及遂降于勒勒斬脫囚嶷送平

陽盡并其衆軍勢彌盛遂南寇襄陽攻拔江西壘
壁三十餘所留刁膺守襄陽躬帥精騎三萬還
攻王如憚如之盛遂趣襄城如知之遣弟璃率
騎二萬五千詐言犒師實欲襲勒勒逆擊滅之
復屯江西十一月東海王司馬越專權擅政懷
帝惡之乃詔征東大將軍青州刺史苟晞曰朕
以不德戎車屢興上懼宗廟之累下愍兆庶之
困當賴方岳爲國藩鎮公威振赫然梟斬藩桑
走降喬朗魏植之徒復以誅除豈非高識明斷

朕用委成加以王彌石勒爲社稷之憂故有詔
委統六州而公謙分小節稽違大命非所謂與
國同憂也今復遣詔便施檄六州協同大舉剪
除國難稱朕意焉晞得詔遂移檄諸征鎮州郡
曰天步艱險禍難殷流劉元海造逆于汾陰石
世龍階亂于三魏恃食幾甸覆喪鄴都結壘近
郊仍震兗豫害二刺史殺二都督郡守官長堙
沒數十百姓流離肝腦塗地晞以虛薄負荷國
重是以弼節濡須將率宿衛猥被中詔委以關

東晉統諸軍欽承詔命剋今月二日當濟黎
陽臣日得滎陽太守丁嶷白事李惲陳午等救
懷諸軍與羯大戰皆見破散懷城已陷河內太
守裴整爲賊所執猶衛闕乏天子蒙難宗廟之
危甚于累卵承聞之日憂懼累息聰以爲先王
選用明德庸以章服所以藩屏王室無俾城壞
是以形檻不同齊桓責楚襄王逼狄晉文致討
夫翼奬王家勠一作力帝室雖蹈湯火大義所
甘加諸方牧俱受榮寵義同畢力以報國恩聰

雖不武首啓戎馬裹戎糧以俟方鎮凡我同盟
宜同赴救顯立名節在此行矣勒得移檄乃大
怒曰誓不與此賊共生天壤間也十二月勒遣
別將齊嶷破琅邪北攻齊地苟純閉城自守嶷
衆轉盛連營數十里苟晞還登城望之乃有懼
色與嶷連戰嶷輒破敗後簡精銳與嶷大戰會
大風揚塵晞遂敗績棄城夜走嶷追至東山部
衆皆降于嶷晞單馬奔高平收邸閣召募得數
千餘人

永嘉五年春正月勒謀據江漢右長史張賓以
爲不可勸勒北還勒弗從以賓爲參軍都尉領
記室位次司馬專居中總事懷帝虜勒南寇使
王導率衆討勒勒軍糧不繼死疫太半納張賓
之策乃焚輜重裹糧卷甲渡沔癸酉轉寇江夏
江夏太守楊岠一作岠棄郡奔武昌勒因進攻夏
口晉明威將軍宋何鐵面自衛以弩的射勒大
帥數人皆被殺軍士並以礧石弓箭如雨所向
摧破勒衆拋船上岸於水邊作陳逐水上下以

邀何軍何身被數十箭氣色不變諸將尋至勒
兵崩退皆棄船投水死者百數勒還長沙伺追
至蒲坂一作坂不及而返二月勒北寇新蔡殺新
蔡王確於南頓朔陵公何襲廣陵公陳軫上黨
太守羊綜廣平太守邵肇等率衆降勒進陷許
昌殺平東將軍王康又攻汝南汝南王祐奔建
康夏四月戊子太傅東海王越率洛陽之衆二
十餘萬討勒越薨于軍軍人推太尉王衍爲主
率衆東下勒追之及於東郡苦縣甯平城

史034-094

衍遣將軍錢端出兵拒勒爲勒所敗端死衍軍
大潰于是數十萬衆勒分騎圍而射之相踐如
山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無一人得免者遂執
衍及襄陽王範任城王濟武陵王澹子散騎
常侍哀王喆西河王喜新野王砏梁懷王禧一無
懷字齊王超吏部尚書劉望廷尉諸葛銓尚書鄭
豫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敳等坐之幕下
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且自
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

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
言無宦情耶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命左右扶出
衆人畏死多自陳說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意
氣自若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甚奇
之謂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
可存乎萇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爲吾用勒曰
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於是引諸王公卿士於
外夜使人排墻填殺之剖越柩焚其屍曰此人
亂天下吾爲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王

彌弟璋焚其餘衆并食之左衛將軍何倫右衛
將軍李惲聞越之死祕不發喪奉越妃裴氏及
世子毗出自洛陽從者傾城所經暴掠勒逆毗
於洧倉軍復大潰執毗及宗室四十八王并公
卿士皆斬之何倫奔下邳李惲殺妻子奔廣宗
裴妃爲人所掠賣於吳氏久之渡江六月癸未
勒率精騎三萬入自成皐關會劉曜王彌同寇
洛陽晉師屢敗死者甚衆洛陽遂空勒引兵還
時有田六出者愍懷太子妃王氏進賢侍兒也

勒掠進賢渡孟津欲妻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
婦司徒公女義不爲逆胡所辱胡羌小子敢干
我乎言畢投河六出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
投河中劉聰署勒征東大將軍幽州牧并州刺
史勒固辭不受秋七月平陽李洪聚衆數千壘
于舞陽苟晞假洪雍州刺史勒進寇穀陽殺冠
軍將軍王滋九月勒攻王讚於陽夏擒之以爲
從事中郎癸亥襲破陽夏至于蒙縣執大將軍
苟晞及豫章王端鎖晞頸以爲左司馬河東太

字發攸將來彼按勒宿忌諸官長二千石聞攸
在營驟召將殺之攸至門門幹乃攸爲郎時幹
識攸攸求紙筆作辭幹候勒和悅致之勒重其
辭乃命勿殺長史張賓先與攸比舍重攸名操
因稱攸於勒勒召至幕下與語悅之以爲參軍
給車馬勒每東西征伐置攸車營中勒夜禁火
犯之者死攸與胡鄰轂胡夜失火燒車吏按問
胡乃誣攸攸度不可與爭遂對以弟婦散發溫
酒爲辭勒赦之既而胡人深感自縛詣勒以明

攸而陰遺攸馬驢諸胡莫不歎息宗敬之及勒
過泗水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勒與王
彌外相親而內相忌彌納劉暾之說將先誅勒
東王青州乃爲書使暾徵其將曹嶷於齊且邀
勒共向青州暾至東阿爲勒遊騎所獲得彌所
與嶷書潛殺暾而彌不知會彌將高梁徐邈輒
引所部兵去彌兵漸弱及聞勒獲晞彌心惡之
僞卑辭使賀勒曰公獲苟晞而赦之何其神也
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謂張

賓曰王彌位重而言卑恐其遂成前狗意也賓
曰觀王公有青州之心桑梓本邦固人情之所
樂明公獨無幷州之思乎王公遲迴未發者懼
明公踵其後已有規明公之志但未獲便爾今
不圖之恐曹嶷復至共爲羽翼後雖悔之其何
所及邀等既去軍勢稍弱觀其控御之懷猶盛
可誘而滅之也勒從之時勒與乞活陳午相攻
于蓬關彌亦與劉瑞相持甚急彌請救于勒勒
未之許張賓進曰明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

天以王公授我矣陳午小豎何能爲寇王公人
傑將爲我害當早除之勒因廻軍擊瑞斬之彌
大悅謂勒深心推奉不復相疑勒引師攻陳午
於肥口（一作肥澤）午司馬上黨李頭說勒曰公天生
神武當平定四海四海士庶皆仰屬明公望濟
於塗炭有與公爭天下者公不早圖之而返攻
我曹流人我曹鄉黨終當奉戴何遽見逼乎勒
心然之詰朝引退乃問計于張賓賓曰英雄不
竝立宜早除之冬十月勒詭請王彌讌於巳營

彌將行長史張嵩諫曰石公卑辭言甘不可信
也頃公勿往自可保固恐有專諸孫峻之禍及
彌彌曰石勒一豎子爾何能為也不聽遂入酒
酣勒手斬彌而并其衆啓聰稱彌叛逆之狀聰
大怒遣使讓勒專害公輔有無君之心然猶加
勒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領并州刺
史持節征討都督校尉開府幽州牧公如故時
將軍郭黑略獲天竺沙門佛圖澄以其有道術
甚尊重之略每從征伐豫克勝負勒疑而問曰

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軍行吉凶何也
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智術
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為師臣前後所
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賜吾也遂召見之問曰
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
為徵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為證即取鉢
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彩耀日
勒遂信服澄因進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則
四靈表瑞政弊道消則彗孛見于上恒象著見

休咎隨行動乃古今之常徵天人之明誡也勒
于是敬信甚篤苟晞王讚潛謀叛勒勒遂攻陽
夏滅王讚馳襲蒙城執苟晞及弟純月餘殺之
以將軍左伏肅為前鋒都尉十一月勒引兵攻
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于葛陂降諸夷楚署
將軍二千石以下稅其義穀以供軍士初勒被
鬻平原與母王氏相失劉琨得之至是遣長史
張儒并其從子虎送之于勒因遺勒書曰將軍
誕稟雄姿勇略自然大呼于紛擾之中奮臂於

駭亂之際發迹河朔席捲兗豫飲馬江淮折衝
漢沔自古名將未足為論所以攻城而不有其
民略地而不有其土聚徒百萬而莫為已用翕
爾雲合忽復星散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
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將軍豈知其然乎存亡
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為義兵附逆
則為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剋而
終必殄滅者也昔赤眉盛于東海黃巾連帶三
州張昌李辰僭逆荆豫或擁衆百萬橫逸宇宙

所以一旦敗亾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爲亂劉聰
父子戎狄凡才乘釁肆毒寇虐人神殺父害弟
倫竊位號自古及今豈有聰比而可以正天下
者乎見將軍明鑒灼然所宜懸了者也況附聰
之弊漸以彰著資財不爲已用名位不可得守
有若晨霜秋露雰霧之氣難朝聚而夕消晉見
而尋沒也今將軍附賊而望爲民主不亦難乎
將軍以天挺之資（一作質）威振宇內擇有德而推
崇隨時望而歸之勳義堂堂長享遐貴背聰則

禍除向主則福至採納往誨翻然改圖天下不
足定蟻寇不足掃成敗之數有似呼吸吹之則
寒噓之則溫今相授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領
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總內外之任兼華戎
之號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
之望自古以來誠無戎人而爲帝王者至于名
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今之遲想蓋以天下大
亂當須雄才遂問將軍攻城野戰合于神機雖
不視兵書闇與孫吳同災所謂生而知之者上

學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何
向不摧至心實事皆張儒口陳（一作所具）勒得書報
琨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效（一作是）節本
朝吾自夷難爲效遣琨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
而絕之是年勒復置冀州

永嘉六年春二月勒于葛陂繕宇室課農造舟
將攻建康會大雨歷三月不止勒軍中饑疫死
者大半時前趙嘉平二年也晉帝使諸將率江
南之眾大集壽春以鎮東長史紀瞻爲揚威將

軍都督諸軍討勒汝陰王熙爲勒所害三月癸
丑鎮東大將軍琅邪王睿上尚書檄四方以討
勒檄書朝夕繼至勒集將佐議之右長史刁膺
請先送款于帝（一作府）求掃平河朔以自贖俟其
軍退徐更圖之勒愀然長嘯中堅將軍夔安勸
勒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怯乎孔萇支雄等三
十餘人進曰及吳軍未集萇等請各將三百步
卒乘船三十餘道夜攻（一作今）壽春斬吳將頭據
城食粟要以今年破丹陽定江南盡生縛取司

馬家兒輩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
匹顧謂張賓曰於君意何如賓曰將軍攻陷京
師囚執天子殺害王公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
不足以數將軍之罪柰何復還相臣奉乎去年
既誅王彌不宜來此營建今天降霖雨于數百
里中示將軍不應留此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
平陽山河四塞有喉衿之勢宜北徙據之伐叛
懷服綏督河朔河朔既定天下無處將軍之右
者矣晉之保壽春懼將軍往擊之爾彼卒聞迴

軍必欣于敵去喜於自全何暇追襲吾後爲吾
不利耶將軍宜使輜重從北道先發將軍引大
軍向壽春輜重既遠大軍徐迴何憂進退無地
乎勒攘袂鼓髯曰張君計是也責刁膺曰君共
相輔佐當規成功柰如何忽忽便相勸孤降此
計應斬然素知君怯將相不責於是黜膺爲將
軍擢賓爲右長史加中壘將軍號曰右侯勒引
兵發葛陂還河北過枋頭枋頭人夜欲所營佛
圖澄謂郭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

言有備不敗勒遣石虎率騎二千向壽春過晉
運船獲米布數十艘將士爭取之不復設備晉
伏兵大發爲紀瞻收于巨靈口赴水死者五百
餘人追奔百里前及勒軍軍中振擾謂王師大
至勒結陣待之瞻懼有伏兵不敢進擊退保壽
春夏六月勒自葛陂北行所過路次皆堅壁清
野虜掠無獲軍中大饑士卒相食行至東燕聞
汲郡向冰聚衆數千壁于枋頭勒將於棘津北
渡恐冰邀之集諸將問計張賓曰如聞冰船盡

在瀆中未上枋內可簡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
襲其船以濟大軍大軍既濟冰必可擒也勒從
之秋七月使支雄孔萇等自汶石津縛筏潛渡
取其船勒引兵自酸棗向棘津濟河冰聞勒軍
至始欲內其船會雄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
十餘艘以濟其軍令主簿鮮于豐挑戰設三伏
以待之冰怒乃出軍將戰三伏齊發夾擊攻之
大破冰軍得其資仗軍勢復振遂長驅至鄴晉
并州刺史振威將軍劉琨字越石以兄子北中郎

將劉演鎮鄴口勒既濟河演保三臺以自固演
部將臨深牟穆等率衆數萬降勒勒諸將佐議
欲都鄴將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曰劉演雖弱
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急而攻之未易猝拔舍而
去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劉越石公之勁敵
也宜及其未有備密規進據罕城廣運糧儲西
稟平陽掃定并冀桓文之業可以濟也且天下
鼎沸戰爭方始明公雖擁精兵遊行覊旅人無
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夫得地者昌失

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勝之
國可擇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
略推亡固存兼弱攻昧則羣凶可除王業可圖
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遂進據襄國賓復言於
勒曰今我都此越石彭祖所深忌也恐城塹未
固資儲未廣二寇交至送死于我聞廣平諸縣
秋稼大成可分遣諸將收掠野穀且遣使至平
陽具陳鎮此之意勒然之于是上表劉聰分命
諸將攻冀州郡縣壁壘多降運糧以輸襄國先

是勒爲郭敬客時襄國有謠曰華在左力在右
讓去言或入口至是勒始都之秋七月劉聰署
勒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冀幽并營四州雜夷
征討諸軍事冀州牧進封本國上黨郡公食邑
五萬戶開府幽州牧東夷校尉如故冬十二月
廣平游綸張豺擁衆數萬受冀州刺史王浚假
署保據苑鄉勒使夔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
外壘浚遣督護王昌中山太守阮豹率遼西公
鮮卑務塵世子段疾陸眷（疾陸二字一作就六）與眷弟匹

磾文鴦從弟末杯部衆五萬餘攻勒於襄國時
城隍未修乃于襄國築隔城重柵設鄣以待之
疾陸眷屯於渚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爲
疾陸眷所敗勒走南陽復師衆攻冀州疾陸眷
大造攻具將以攻勒勒聞之甚懼顧謂諸將佐
曰今城塹未固糧儲不多寇來轉逼彼衆我寡
恐攻圍不解外無救援內糧罄絕孫吳重生
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陳于野與之決戰
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彼師老自退追

而擊之蔑不剋矣勒復問張賓孔萇曰君以爲何如賓萇俱曰聞疾陸眷尅來月上旬送死攻北城彼大衆遠來戰鬬連日謂我軍勢寡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鮮卑之種段氏最爲勇悍而末杯尤甚其卒之精銳悉在末杯所可且勿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俟賊來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杯帳敵必震慴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破之必矣末杯既奔餘自摧散擒末杯之後彭祖可指辰而

定也勒笑而納之即以孔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既而疾陸眷攻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自突門出擊之鼓譟于城上以助其勢萇攻末杯帳不能克而退勒懼問于佛圖澄澄曰昨日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末杯勒登城視末杯軍不見前後失色曰軍行地傾杯豈可獲是公安我辭爾更遣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杯矣未幾末杯逐北入其壘門伏兵俱出遂生擒之疾陸眷等衆皆

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疋疾陸眷收其餘衆還屯渚陽勒質末杯遣間使求和于疾陸眷疾陸眷許之文鴦諫曰今以末杯一人之故而縱垂亡之虜得無爲王彭祖所怨且有後憂必不可許疾陸眷不從送鎧馬二百五十疋金銀各一簏并以末杯三弟爲質而請末杯諸將並勸勒殺末杯以挫之勒曰不然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怨讐爲王浚所使爾今殺一人而結怨一國非計也歸之必深

德我不復爲浚用矣乃納其質厚以金帛報之遣虎與疾陸眷盟于渚陽結爲兄弟疾陸眷等引歸王昌等不能獨留亦引兵還薊勒召末杯與之讌飲誓爲父子署爲使持節安北將軍北平公時佛圖澄力勸勒遣杯還遼西杯感勒厚恩在塗日南向而拜者三由是段氏專心附勒王浚之勢遂衰游綸張豺請降稱藩勒將襲幽州務養將士權宜許之皆署爲將軍遣衆寇信都殺冀州刺史王象王浚復以邵舉行冀州刺

史保信都又遣天水將軍祁弘討勒及于廣宗時大霧四塞弘引軍就道卒與勒遇爲勒所殺勒遣參軍閻宗獻捷於劉聰使王述獻鹽於僞飛城是年青州臨淄城中有阿育王寺其形像露盤在深林巨樹下佛圖澄知之令人往取入地二十餘丈獲之遂大與佛事

就李 項琳之 屠喬孫 同訂

春秋卷第十一

後趙錄二　春秋卷第十二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石勒中

晉愍帝建興元年夏四月勒使虎攻鄴三臺鄴潰北中郎將劉演奔廩丘劉琨遂以演爲兗州刺史鎮廩丘將軍謝胥田青郎牧等率三臺流民皆降于勒勒以桃豹爲魏郡太守撫之勒襲苑鄉執游綸以爲主簿攻龍驤將軍乞活李惲於上白惲敗死之將坑其降卒見郭敬而識之署上將軍悉免降人配之王浚復以烏丸薄盛

爲青州刺史使棗嵩督諸軍屯易水召段疾陸眷欲與之共擊勒疾陸眷不至浚重賂魏穆帝諱猗盧時晉封爲代公大單于共討疾陸眷疾陸眷遣子六修將兵會之爲疾陸眷所敗五月勒使孔萇擊定陵殺兗州刺史田徽青州刺史薄盛執渤海太守劉既率戶五千降勒山東郡縣相繼爲勒所取劉聰授勒侍中征東大將軍餘如故拜勒母王氏爲上黨國太夫人[illegible]上黨國夫人章綬

首飾一同王妃段末柸任弟匹磾遼西勒大怒
所經令尉皆殺之烏丸審廣漸裳郝襲背王浚
密遣使來附勒厚加撫納司冀漸寧人郊租賦
立太學簡明經善書吏署為文學掾選將佐子
弟三百人教之勒謂張賓曰鄴魏之舊都吾將
營建既風俗殺雜須賢望以綏之誰可任者賓
曰晉故東萊太守南陽趙彭忠亮篤敏有佐時
良幹將軍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規勒于是徵拜
彭為魏郡太守彭至入見泣而辭曰臣往曾策

名晉室食其祿矣犬馬戀主切不敢忘誠知晉
之宗廟鞠為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返明
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人之榮復事
二姓臣志所不為爾豈惟愚臣之猶志恐亦明
公之所不許有死而已未敢獨命若賜臣餘年
全臣一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也勒默然張賓進
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
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為高祖自
擬為四公所謂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

之高何必吏之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
于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秩辟其子明為參軍
勒以虎為征虜將軍魏郡太守代桃豹鎮鄴三
臺虎襲奪之薊兆于此矣冬十一月幽州牧王
浚以其父字處道自謂應當塗高之讖謀稱尊
號前渤海太守劉亮北海太守王搏司空掾高
柔切諫浚皆殺之燕國霍原志節清高屢辭徵
辟浚以尊號事問之原不答浚誣原與羣盜通
殺而梟其首於是士民駭怨而浚矜豪日甚不

親政事所任皆苛刻小人棗嵩朱碩貪橫尤甚
北州童謠曰府中赫赫朱丘伯十囊五囊入棗
郎又幽州童謠曰幽州城門似藏戶中有伏尸
王彭祖浚始者惟恃鮮卑烏丸以為強既而皆
叛加以亢旱災蝗士卒衰弱勒欲襲之未知虛
實將遣使覘之參佐皆曰宜如羊祜與陸抗故
事致書相聞時張賓有疾勒就謀之賓曰王浚
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之
志必思協英雄圖濟事業將軍威聲振于海內

去就爲存亾所在爲輕重浚之欲得將軍猶楚之欲招韓信也今以將軍之威權誠遣使無誠款之形脫生猜疑圖之兆露後雖奇略無所設也夫立大事者必先爲之甲當稱藩推奉尚恐未信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善十二月勒遣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多齎珍寶僞甲辭推奉浚爲天子曰勒本小胡出自戎裔値晉綱弛馭海內饑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竊相保聚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遠播吳會中原無主蒼生無

繫伏惟明公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爲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命興義兵誅討暴亂者正爲明公驅除爾伏願明公殿下應天順人踐登皇祚勒奉戴明公如天地父母明公察勒微心亦當慈恤如子也又遺尚書棗嵩書而厚賂之浚以疚陸眷新叛士民多棄已去聞勒之附己甚喜謂子春等曰石公一時英武據趙舊都成鼎峙之勢何爲稱藩于孤其可信乎子春對曰石將軍英才儁拔士馬雄盛實如聖旨仰

惟明公中州貴望累葉重光出鎮藩嶽威振八表固以胡越欽風戎夷歌德豈惟區區小府而敢不斂衽神闕者乎昔陳嬰豈其鄙王而不王韓信薄帝而不帝哉誠以帝王不可以智力爭故也石將軍之擬明公猶陰精之比太陽江河之比洪海爾項籍子陽覆車不遠是石將軍之明鑒所以遠過於人也明公又何怪乎且自古胡人爲輔佐名臣則有之矣未有爲帝王者也石將軍非惡帝王不爲而讓于明公也顧以帝

王自有歷數非智力之所取雖強取之必不爲天人之所許爾願明公勿疑浚大悅封子春等爲列侯遣使報勒答以方物浚司馬游統時鎮范陽叛浚陰馳使降勒勒斬其使送於浚以表誠實浚雖不罪統益信勒爲忠誠不復設備

建興二年春正月壬辰王子春等與王浚使者至襄國勒命匿勁卒精甲虛府羸師以示之北面拜使而受浚書浚遺勒麈尾勒陽不敢執懸之于壁朝夕拜之曰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

[illegible]如見王公也復遣[illegible]奉表於浚期以三月中旬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修牋於棗嵩乞并州牧廣平公以見必信之誠也勒將圖浚引子春問之子春曰幽州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贍恤刑政苛酷賦役殷煩賊害賢良誅斥諫士下不堪命流叛畧盡鮮卑烏丸離貳于外棗嵩田嶠貪暴于內人情沮擾甲士羸弊而浚猶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言漢高魏武不足爲比又幽州謠怪特甚聞者莫不爲之寒

心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容此怠期之至也勒撫几笑曰王彭祖眞可擒也浚使者還幽州具陳勒形勢寡弱款誠無二浚大悅以勒爲信然日益驕怠不復設備二月勒募（一作纂）兵戒期將襲王浚懼劉琨及鮮卑烏丸爲其後患猶豫未發張賓進曰夫襲敵國當出其不意今軍嚴經日而不行者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爲之柰何賓曰彭祖之據幽州惟仗三部今皆離叛還爲寇讐此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饑儉人

皆蔬食衆叛親離甲旅寡弱此則內無彊兵以禦我也況三方勇智無及將軍者若大軍在郊必土崩瓦解今三方未靖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以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縱使三方有動勢足旋趾（一本比其謀議出師吾已還矣）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實爲仇敵若修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喜我之服快浚之亾終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吾復何疑于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

至於柏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恐洩軍謀故也遣張慮奉牋於劉琨自陳罪過深重請討浚以自效琨既素疾浚大悅乃移檄州郡稱巳與代公（猗盧）方謀討勒勒走伏無地求拔幽都效善將來今當便遣六修（猗盧子）南襲平陽除僭僞之逆類降知死之逋羯順天副民翼戴晉家斯乃曩年積誠靈祐之所致也其聽所請受任通和三月勒軍至易水浚督護孫緯疑其詐馳白浚將引軍拒勒游統禁之浚不聽使勒

並節將佐咸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詐請出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爾敢言擊者斬衆遂不敢復諫乃盛張設以待勒壬申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猶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塡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始懼或坐或起勒旣入城便縱兵大掠左右復請禦之浚猶不許及勒登廳事浚乃走出堂皇勒衆執以見勒召浚妻與之並坐立浚于前浚罵曰胡奴調汝公何凶逆如此勒使徐光讓之曰君

位冠元台爵列上公據幽都驍悍之國跨全燕突騎之鄉手握强兵坐觀京師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爲天子非凶逆乎又專任姦暴殺害忠良肆情縱欲毒徧燕壤自貽于此誰之罪也幷責以百姓餒乏積粟五十萬斛而不振給遂使別將王洛生以五百騎先送浚于襄國浚自投于水束而出之收浚麾下精兵萬人盡坑之焚燒宮殿停薊二日孫緯牽衆遮擊勒僅而得免分遣流民各還桑梓擢荀綽裴憲等官資給

車服數朱碩棗嵩田矯等以納賄亂政爲幽州患責游綸以不忠所事皆斬之遷烏丸審廣漸裳郝襲靳市等於襄國署晉尚書燕國劉翰爲寧朔將軍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以撫之劉翰不欲從勒乃奔段匹磾勒還襄國斬浚于市浚不爲之屈大罵而死遣東曹掾傅遣兼左長史封王浚首獻捷于劉聰聰以平幽州之勳遣使人柳純持節署勒大都督督陝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單于侍中使持節開府校尉二州

牧公如故加金鉦黃鉞前後鼓吹二部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勒封左長史張敬等十一人爲伯子侯文武進位有差夏襄國大饑穀二升直銀一斤肉一斤直銀一兩秋九月支雄攻北中郎將劉演於廩丘爲演所敗演將軍韓弘潘良襲頓丘克之斬勒所署太守邵攀支雄追擊弘等殺潘良于廩丘冬十月劉琨遣樂平太守焦球攻勒常山斬太守邢泰琨司馬溫嶠西討山胡勒將逯明要之敗嶠於潞城勒以

幽冀漸平始命州郡閱實人戶口每戶出帛二疋穀二斛勒將陳午以浚儀叛勒遣明攻甯黑於茌平降之因破東燕酸棗而還徙降人二萬餘戶于襄國

建興三年秋七月勒使將軍葛薄寇陷濮陽殺太守韓弘九月劉聰使大鴻臚范龕持節策命勒賜以弓矢加崇為陝東伯得專征伐拜封刺史將軍守宰列侯歲盡集上署勒長子興為上黨國世子加翼軍將軍為驃騎副貳劉琨遣王旦攻中山逐勒所署太守秦固勒將劉勔拒之旦敗勔執之於望都關

建興四年夏四月勒襲浚假署緩節將軍邵續於樂陵續盡衆逆戰敗走以孤危無援權附於勒勒以續子乂為都護既而浚所假署渤海太守東萊劉胤棄郡依續謂續曰凡立大功必仗大義君晉之忠臣奈何從賊以自污乎夫田單包胥齊楚之小吏爾猶能存已滅之邦全喪敗之國今將軍杖精銳之衆居全盛之勢如何墜

將成之功于一簣委忠信之人于豺狼乎且項羽袁紹非不強也高祖縞素人應如響曹公奉帝而諸侯綏穆何者蓋順逆之理殊自然之數定也況夷戎醜類屯結無賴雖有犬羊之盛終有庖宰之患而欲託根結援無乃殆哉續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胤曰琅邪王以聖德欽明創基江左中興之隆可企踵而待今為將軍計莫若抗大順以激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勵軍人之志夫機事在密時至難遣存亡廢興在此舉矣會段匹磾在薊以書邀續同歸江東續從之其下皆曰今棄勒歸匹磾其如乂何續泣曰我出身為國豈得顧子而為叛臣哉殺異議者數人遣劉胤還江東來兵叛勒勒聞之大怒殺乂遣兵圍續續懼求救于匹磾磾遣弟文鴦救之文鴦未至勒已率八千騎圍續勒素畏鮮卑及聞文鴦至乃棄攻具東走續與文鴦追勒至安陵不及虜勒所署官并驅三千餘家又遣騎人散勒北邊掠常山二千餘家勒大敗而還章武人

王春起兵于科斗壘擾亂勒河間渤海諸郡南和令趙領等率廣川渤海千餘家背勒歸之勒以揚武將軍張夷爲河間太守參軍臨深爲渤海太守各率步騎三千以鎮撫之使長樂太守程遐屯于昌亭爲之聲援徙平原烏丸展廣劉哆等部落二萬餘戶于襄國使虎襲乞活王平于梁城敗績而歸五月劉琨將討勒復以劉演爲輔國將軍魏郡太守領勇士千餘人行北中郎將兖州刺史鎮廩丘勒率衆攻之演出拒戰

勒退支雄遂明擊寗黑于東武陽陷之黑赴河而死徙其衆萬餘于襄國虎圍劉演于廩丘演求救于邵續續使文鴦救演虎退止盧關津以避之文鴦弗能進屯于景亭兖豫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虎夜棄營設伏於外揚聲將歸河北平等以爲信然入于空營虎迴擊敗之廩丘陷沒演奔文鴦軍獲演弟啓送于襄國勒以琨撫存其母德之賜啓田宅令儒官授之以經六月大蝗食百草無遺秋七月河東平陽大蝗中山

常山尤甚中山丁零翟鼠叛勒攻中山常山勒率騎討之獲其母妻而還鼠保于胥關遂奔代郡冬十月勒攻樂平太守韓據于坫城據請救於劉琨琨自以士衆新合欲因其銳氣討勒將軍姬澹衛雄諫曰此雖晉民久淪異域未習明公之威信難以法御恐其難用今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抄胡賊之牛羊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兵待其服化感義然後用文則功可立也琨不從悉發其衆命姬澹率步騎二萬爲前驅琨屯廣

牧爲之聲援勒聞澹至將逆擊之或諫曰澹兵馬精盛其鋒不可當不若且引兵避之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攻守勢殊必獲萬全勒曰澹大衆遠來體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而擒之何强之有今寇敵垂至胡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而追逼之顧逃潰不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爲不戰而自滅亡之道也立斬諫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勒先據險要設疑兵于山上前分二伏

出輕騎與滄戰僞退不勝收衆而北滄縱兵追
之入于伏中前後伏發遂夾擊之滄軍大敗復
鐙馬萬討滄師千餘騎奔代郡韓據棄城奔劉
琨幷土震駭十一月司空長史李弘以幷州降
勒劉琨進退失據不知所爲段匹磾遣信邀之
巳未琨率衆從飛狐奔段匹磾勒分徙陽曲樂
平戶于冀國置守宰而還孔萇追姬澹于桑乾
至于代郡殺之十二月勒遣燕長史張數獻捷
于劉聰勒征樂平南和令趙領復合廣川平原

渤海河閒數千戶奔于邵續勒攻下冀州諸縣
以右司馬程遐爲寧朔將軍監冀州七郡諸軍
事司冀幷兖州流民數萬戶在遼西迭相招引
民不安業孔萇等攻馬嚴馮賭久而不下勒問
計于張賓賓曰馬賭等本非明公之深仇遼西
流民皆有戀本之思今宜班師息甲差選良牧
守任之以龔遂之事不拘常制來宣仁擇揚威
奮武則幽冀之寇可翹足而靜遼西流民將相
率而至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召萇等歸以武

遂令李回爲易北督護振武將軍領高陽太守
馬嚴士衆多李潛軍人回先爲潛府左長史素
服回威德多叛嚴歸之嚴以部衆離二懼奔於
幽州赴水而死馮賭率衆降勒回徙居易京流
民降者歲常數千勒甚嘉之封回弋陽子邑三
百戶加賓邑一千戶進位前將軍固辭不受
晉元帝建武元年夏六月勒遣石虎圍祖逖於
譙城晉南中郎將王含遣參軍桓宣救之未至
虎巳爲逖所敗巳巳帝傳檄天下曰逆賊石勒

肆虐河朔逋誅歷載游魂縱逸復遣凶黨石虎
犬羊之衆越河南渡縱其鴆毒平西將軍祖逖
帥衆討擊應時潰散今遣車騎將軍琅邪王裒
等九軍銳卒三萬水陸四道徑造賊場受逖節
度有能梟虎首者賞絹三千疋金五十斤封縣
侯食邑二千戶又賊黨能梟送虎首封賞亦同
之秋七月大旱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二旬則
化狀若蠶七八日而卧四日蛻而飛彌亘百里
唯不食三豆及麻幷冀青雍等四州尤甚勒又

競取百姓不時人謂之胡蝗虎濟自長壽津寇陷梁國内史荀闓死之時劉琨與段匹磾期共討勒匹磾推琨爲大都督歃血載書檄其兄遼西公疾陸眷及叔父涉復辰弟末杯等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會衆軍勒使參軍王續齎金寶遺末杯以間之末杯既思有以報勒又忻于厚賂乃說疾陸眷等曰以父兄而從子弟恥也且幸而有功匹磾獨收之吾屬何有哉各引兵還琨匹磾遂以勢弱不能獨留亦退如薊邵

續使兄子濟攻勒渤海虜三千餘人八月劉聰將趙固以洛陽歸晉恐勒襲之遣參軍高少奉書推崇勒請師討聰勒以大義讓之固深恚恨與郭默攻掠河內汲郡九月勒殺京兆太守華輯冬十月虎攻臨淮平原內史劉遐棄郡走遐性果毅尤便弓馬開豁勇壯值天下亂遂爲塢主每擊賊率壯士陷堅摧鋒莫比當時方之飛羽邵續深器異之以女妻焉壁于河濟之間遐妻驍果有父風遐爲虎所圍妻單將數騎拔遐出于萬衆之中其後田防等欲爲亂遐妻止之不從乃密起火燒營甲杖多盡

太興元年春正月遼西公疾陸眷卒其子幼叔父截附眞自立爲單于夏四月乙酉西平地震如雷段末杯殺截附眞（紀事本末作涉復辰）立忽跋鄰爲單于段匹磾自幽州攻末杯末杯率衆迎擊匹磾而敗走之匹磾奔還幽州太尉劉琨子羣爲末波所執末波厚禮之許以琨爲幽州刺史共結盟而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爲內應爲

匹磾邏騎所得琨時屯故征北府小城不知也因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爾琨曰與公同盟志獎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而忘義也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意將聽還屯中弟叔軍好學有智謀爲匹磾所信任謂匹磾曰吾胡夷爾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搆禍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琨以起者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被拘經月其所

署代郡太守辟閭嵩與琨所署鴈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左長史楊橋等連謀密作攻具欲襲匹磾而韓據女為匹磾兒妾聞其謀而告之匹磾於是執王據辟閭嵩及其徒黨悉誅之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琨匹磾又懼衆反已遂稱有詔收琨琨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讐耻不雪無以下見二親爾因歔欷不能自勝匹磾稱詔遂縊殺之并殺其子姪四人琨將佐相繼降勒末柸

遣弟騎督擊匹磾於幽州匹磾率其部衆數千將奔邵續勒將石越要之于鹽山大敗之匹磾退保幽州越中流矢死勒為之屏樂三月贈越平南將軍曹嶷據有青州五月叛漢歸晉又以建康懸遠勢援不接懼勒襲之復遣使通和于勒勒授嶷東州大將軍青州牧封琅邪公秋七月劉聰疾甚馳召勒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勒固辭乃止聰又遣使持節署勒大將軍持節鈇鉞都督侍中校尉幽冀二州牧公如故

將主十郡載爵不受八月劉聰死子粲嗣位治兵于上林將謀討勒以大將軍靳準殺粲于平陽勒命張敬率騎五千為前鋒討準勒統精銳五萬繼之進據襄陵北原羌羯降者四萬餘落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是時冀徐青三州大蝗冬十月劉曜自長安屯于蒲阪復僭偽號署勒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并前十三郡進爵趙公勒召幽冀之衆十餘萬人造攻車飛梯進攻準於平陽小城晉遣騎萬五千與柴揚

塵蹬於山谷壽汾州向平陽內外擊之勒師敗績俄而平陽大戶周置等帥雜戶五六一作千降勒巴帥及諸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勒皆徙之於所部郡縣十一月靳準使侍中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於勒勒與劉曜競有招懷之計乃囚泰送曜使知城內無歸曜之意以挫其軍勢曜潛與泰結盟使還平陽宣慰諸屠各勒疑泰與曜有謀欲斬泰以速降之諸將皆曰今斬卜泰準必不復降就令泰宣漢要盟于城中使相率誅

靳準必懼而遣降矣靳初未許久之乃從諸將議遣之十二月泰入平陽與準左右車騎將軍喬泰馬忠王騰衛將軍靳康等起兵殺準推尚書令靳明為主因遣卜泰及卜玄奉傳國六璽降曜勒大怒遣令史羊升使平陽責明殺準之狀明怒斬升勒怒甚進軍攻明明出戰勒擊敗之枕尸二里明築城門堅守不復出戰是年晉彭城內史周撫殺沛國內史周默帥衆降勒勒檄虎率幽冀州兵會攻平陽靳明屢敗遣使

求救于漢劉曜遣征東將軍劉暢征北將軍劉雅鎮北將軍劉策救之勒命舍師于蒲上明率平陽士女萬五千人奔漢勒焚平陽宮室使裴憲石會修復永光宣光二陵收漢主粲已下百餘口葬之置戍而歸徙渾儀樂器于襄國時劉曜西奔粟邑平陽已東地盡為勒有勒於離石縣荒廢處置永石郡又別置武鄉郡

春秋卷第十二

就李 屠喬孫 項琳之 同訂

後趙錄三　春秋卷第十三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石勒下

趙王元年春二月勒遣左長史王修主簿劉茂獻捷於漢劉曜遣兼司徒郭汜等持節署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增封七郡并前二十三郡加殊禮出入警蹕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如魏武輔漢故事夫人為王后世子為王太子拜王修及劉茂皆為將軍封列侯修舍人

曹平樂從修至粟邑因留仕漢言于曜曰大司馬遣修等來外表至虔內覘大駕強弱俟其復命將襲乘輿時漢兵寔殘弊懼修宣之大怒乃追汜等還斬修於粟邑停太宰之授三月勒還至襄國劉茂逃歸言修死狀勒大怒誅曹平樂三族贈修太常又知追停太宰趙王之授怒甚下令曰孤兄弟之奉劉氏（家 作）於人臣之道過矣彼之基業皆孤所為若微孤兄弟豈得南面哉今既得志便欲相圖天不助惡使假手

靳準孤惟事君之體當資舜事瞽瞍之義故復推崇今主修好如初何圖長惡不悛殺奉成之使帝王之起復何常耶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爾所節乎於是置太醫尚方御府諸令命參軍晁讚成正陽門俄而門崩勒大怒斬讚既怒刑會亭亭亦悔之賜以棺服贈大鴻臚夏四月晉太山太守徐龕自稱交州刺史寇掠濟岱叛降于勒龍驤將軍陳川以浚儀降勒晉平北將軍祖逖攻川於蓬關勒遣虎將兵五萬

救川戰于浚儀逖兵敗績退屯梁國勒又遣桃豹將兵至蓬關逖退屯淮南虎使揚武將軍左伏肅攻之徙川部衆五千戸于廣宗留豹守川故城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於襄國四門簡將佐豪右子弟百餘人以教之且備擊柝之衛置挈壺署鑄豐貨錢河西鮮卑日六延叛勒虎討之敗延于朔方斬首二萬級俘虜三萬餘人獲牛馬十餘萬孔萇攻幽州諸郡悉取之時段匹磾部衆饑散欲移保上谷飄平

文帝以王蒔變律勒兵將擊之匹磾棄妻子奔樂陵依邵續曹嶷遣使來聘獻其方物請以河爲斷勒許之秋七月平北將軍祖逖使督護陳超襲勒將桃豹超敗沒于陳冬十月征虜將軍虎與左長史張敬右長史張賓左司馬張屈六右司馬程遐及諸將佐百餘人勸勒稱尊號勒下書曰孤猥以寡德忝荷崇寵夙夜戰惶如臨深薄豈可假尊竊號取譏四方昔周文以三分之重猶服事殷朝小白居一匡之盛而尊崇周室況

國家道隆殷周孤德卑二伯哉其亟止斯議勿復紛紜自今敢言刑茲無赦乃止勒又下書曰今大亂之後律令煩滋其採集律令之要爲施行條制於是命法曹令史貫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餘年乃用律令十一月勒文武將佐等一百二十九人復上疏曰臣等聞有非常之度必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事是以三代陵遲五伯迭興靜難濟時績侔庸古伏惟殿下天縱聖哲誕應符運鞭撻宇宙弼

咸皇猷普天率土莫不來蘇嘉瑞徵祥日月相繼物望去劉氏威懷於明公者十分而九矣今山川夷靜星辰不孛夏海重譯天人係仰誠應升御中壇即皇帝位使攀附之徒蒙尺寸之潤請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趙王依漢昭烈在蜀魏王在鄴故事以河內魏郡汲郡頓丘平原清河鉅鹿常山中山長樂樂平十一郡并前趙國廣平陽平章武渤海河間上黨定襄范陽漁陽武邑燕國樂陵十三郡合二十四郡戶二十九萬爲趙國封內依舊改爲內史準禹貢復冀州之境南至盟津西達龍門東至于河北至于塞垣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并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監之伏願欽若昊天垂副羣望也勒西向而讓者五南向而讓者四百僚皆叩頭固請勒乃許之戊寅僭即趙王位大赦境內殊死已下均百姓田租之半賜孝弟力田死義之孤帛各有差孤老鰥寡穀人三石大酺七日依春秋列國漢初侯王每世稱元改稱趙王元年時

晉太興二年也始建社稷立宗廟營東西公署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嘏並領經學祭酒理曹參軍上黨續咸及庾景爲律學祭酒任播崔濬爲史學祭酒中壘將軍支雄游擊將軍王陽並領門臣祭酒專明胡人辭訟以張離張良劉羣劉謨等爲門生主書司典胡人出內重其法禁不得陵侮衣冠華族號胡爲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始用天子禮樂饗其羣下衣冠儀物從容可觀矣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位冠僚首署石虎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尋加驃騎將軍侍中開府賜爵中山公自餘羣臣授位進爵各有差署前將軍李寒領司兵勳教國子擊刺戰射之法命記室佐明楷程機撰上黨國記大中大夫傅彪賈蒲江軌撰大將軍起居注參軍石泰石同石謙孔隆撰大單于志羣臣議請論功勒下令曰自孤起軍十六年于茲矣文武將士從孤征伐者莫不蒙犯矢石備嘗艱苦其在葛陂之役厥功尤著宜爲賞

人所先若身見存爵封輕重隨功位爲差死事
之孤賞加一等庶足以慰答存亡申[illegible]之心也
勒遣使乞和於魏請爲兄弟平文帝[illegible]
使以絕之是年金中有大石二丈許[illegible]
斷之有黑羊之文於是宇玄羊先是太原中有
山石似蹲獅之狀行者過輒咬之
趙王二年春正月勒下書禁國人不聽執一作報
嫂及在喪婚娶至於燒葬令如本俗段末柸攻
段匹磾破之匹磾謂平北將軍冀州刺史邵續

曰吾本夷狄以慕義破家君不忘久要請相與
共擊末柸君之惠也續曰賴公威德續得效節
今公有難豈敢不俱遂共擊末柸大破之匹磾
與弟文鴦攻薊勒知續勢孤遣中山公虎將兵
乘虛圍厭次孔萇攻續別營十一皆下之二月
辛未虎至城下掠其居人續自出擊虎虎伏騎
斷其後遂執續使降續呼兄子竺等謂曰吾志
欲雪國恥以報所受不幸至此汝等努力自勉
奉匹磾爲主勿有二心時尚書吏部郎劉胤聞

虜攻厭次言于元帝曰北方藩鎮盡沒惟餘邵
續而已如使復爲石虎所滅則孤義士之心阻
歸本之路愚謂宜發救援帝將遣兵救之聞續
陷沒而止匹磾自薊還未至厭次知續已沒衆
懼而散復爲虎所遮文鴦以親兵數百力戰始
得入城與續子緝兄子存竺等嬰城固守虎送
續於襄國勒使徐光讓之曰國家應符撥亂八
表宅心遺晉怖威遠竄揚越而續蟻封海阿跋
扈王命以夷狄不足爲君耶何無上之甚也國

有常刑於汝甘乎續對曰晉末饑亂奔控無所
保合鄉宗庶全老幼屬大王龍飛之始委命納
質精誠無感不蒙慈恕言還遺晉仍荷寵授擢
節盡忠實無二心且受彼厚榮而復二三其趣
者恐亦不容于明朝矣周文王生于東夷大禹
出于西羌帝王之興蓋惟天命所屬德之所招
當何常耶伏惟大王聖武自天道隆虞夏凡在
含生孰不延首神化恥偏皇風而況囚乎使囚
奉真卽僞不得早叩天門者大王負囚囚不負

大王也衅鼓之刑囚之恒分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勒曰其言慨至孤愧之多矣夫忠於其君者乃吾之所求也命張賓延之于館厚撫之尋以爲從事中郎因下令自今剋敵獲俊必生致之無得擅殺冀獲如績之流績既爲勒所執身灌園鬻菜以供衣食勒屢遣察之歎曰此真高人矣不如是安足貴乎嘉其清苦數賜穀帛每臨朝嗟慨以厲羣臣三月趙將尹安宋始宋恕趙慎四軍並據洛陽各相疑阻莫有固志司州刺

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各遣千騎至洛以鎮之安等乃同謀叛降于勒勒遣石生率騎五千赴之矩默軍皆退安等復叛勒遣使乞降於默默又帥步騎五百入洛陽石生以四將相謀不能自安乃虜宋始一軍渡河而北河南之民相率歸于李矩勒親帥大衆襲矩矩假爲滎陽太守招懷離散遠近多附之乃遣老弱入山令所在牛馬散野因設伏以待之勒軍士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勒衆大敗失首虜甚衆勒乃

退夏五月晉徐州刺史蔡豹敗徐龕于檀丘龕帥衆叛勒復降于晉勒大怒命張敬據守要害時大雨霖中山常山尤甚滹沱汎溢衝山陷谷巨松摧拔浮于滹沱東至渤海原隰之間皆如山積六月孔萇攻陷匹磾十餘營萇恃勝而不設備文鴦夜擊之大敗而歸秋七月祖逖將韓潛與勒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豹居西臺潛居東臺豹由西門潛由東門出入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以上臺又令數

人擔米僞爲疲極而息于道豹兵逐之皆棄擔而走豹兵久饑得米以爲逖士衆豐飽益懼無復膽氣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饋豹逖遣韓潛及別將馮鐵衛策等邀擊于汴水盡獲之豹宵遁屯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鎮雍丘數遣兵要截勒兵勒屯戍漸蹙候騎常獲濮陽人逖厚待遣歸咸感逖恩德率鄉里五百家降逖勒又遣精騎萬人拒逖爲逖所破勒鎮戍歸逖者甚多逖將平中原善

于撫綏自河以南多叛勒歸逖勒患之不敢窺兵河南乃下書曰祖逖屢爲邊患逖北州士民望也儻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成皐縣使修逖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冀逖如趙他感恩輟其邊寇逖聞之甚悅勒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門將童建殺新蔡內史周密降勒勒斬之送首于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深德之遣參軍王愉使勒贈以方物

修結和好勒厚賓其使遣左常侍董樹報聘以馬百疋金五十斤答之自是勒之叛歸逖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得侵暴勒民兗豫之間稍得休息八月常山崩陷千餘家勒始制軒轅之樂八佾之舞作金根大輅黃屋左纛天子車旗自是禮樂備矣九月勒使中山公虎率步騎四萬討徐龕龕遣長史劉霄詣勒乞降送妻子爲質勒納之冬十月徐州刺史蔡豹屯於譙城虎進攻豹豹夜遁退守下邳爲徐龕所敗虎引軍城封丘而還徙朝臣掾屬以上士族者三百戶於襄國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領之勒宮殿及諸門始就制法令甚嚴諱胡尤峻胡物皆改名如胡餅曰麻餅胡綏曰香綏胡豆曰國豆初有門戶之禁有醉胡乘馬突入府門勒大怒責宮門小執法馮翥曰夫人君爲令將使下之無犯吾尚望威行天下況于宮闕之間乎向走馬入門爲是何人而不彈白故縱之耶翥見問惶遽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卽已呵禁而不

可與語所謂胡人難與言非小吏所能制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十一月中山公虎擊託候部掘咄哪於岍北大破之俘獲牛馬二十餘萬勒淸定五品以張賓領選後更定九品署張班爲左執法郎孟卓爲右執法郎典定士族副選舉之任命公卿及州郡歲各舉秀才至孝廉淸潔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置署都部從事各一部一州秩二千石職準丞相司直

趙王三年春正月勒下令曰去年水出巨材所
在山積將皇天欲孤繕修宮宇也其擬洛陽之
太極起建德殿遣從事中郎任汪帥使工匠五
千採木以供之二月黎陽人陳武妻一産三男
一女武攜其妻子詣襄國上書自陳勒下令曰
昔周之興也四乳八子今武妻一乳四子可爲
慶過嫗祥美比曩日二儀諧暢和氣所致其賜
乳婢一口穀一百石雜綵四十匹庶以肅迎嘉
祥三月中山公虎攻撫軍將軍幽州刺史段匹
磾於厭次孔長攻拔匹磾部內諸城匹磾弟
文鴦還厭次虎先縱騎抄掠城左右文鴦登城
臨見不勝其忿欲出擊之言于匹磾曰我以勇
聞故爲民所倚仗今見民被掠而不救是怯也
民失所望誰復爲我致死乎遂帥壯士數千騎
出戰殺傷甚衆馬乏伏不能起虎呼之曰大兄
與我俱是夷狄久欲與兄同爲一家今天不違
願於此得相見何爲復戰請釋杖鴦罵曰汝爲
寇賊當死日久吾兄不用吾策故令汝得至此

我寧鬬死不爲汝屈遂下馬苦戰槊折執刀力
戰不已自辰至申勒兵四面解馬羅披自鄣前
捉鴦鴦力竭聽殺數人而後被執城內奪氣匹
磾欲單騎歸朝邵續之弟樂安內史洎勒兵不
聽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于虎匹磾正色責之
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已甚矣
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夷狄所未聞也因謂英
曰匹磾世受重恩不忘忠孝今日事逼欲歸罪
朝廷而見逼迫忠款不遂若得假息未死之日
心不忘本遂渡河南既而勢窮洎及兄子緝竺
等輿櫬出降匹磾朝服持節賓從出見虎曰我
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喪國因以至此既不能
死又不能爲汝敬也勒及虎素與匹磾結爲兄
弟虎即起拜之送之襄國勒署匹磾爲冠軍將
軍文鴦爲左中郎將衛麟爲右中郎將皆金章
紫綬散諸流民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
撫之於是冀并幽州遼西巴西諸屯結皆陷于
勒匹磾不爲勒禮常著朝服著晉冠持晉節久

之與文鴦邵續等謀于國中推為盟主事露被
殺文鴦邵續亦遇鴆死秋七月從事中郎劉輿
坐營建德殿并木斜縮斬于殿中尋悔之贈太
常建德校尉王和掘得員石銘曰律權石重四
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議者未詳或以為瑞
參軍續咸曰王莽時物也其時兵亂之後典度
堙滅遂命下禮官為準程定式又得一鼎容四
斗中有大錢三十文曰一當百百當千千當萬
鼎銘十三字篆書不可曉藏之于永豐倉因此

令公私行錢而人情不樂乃出公絹市錢限中
絹疋一千二百下絹八百然百姓私買中絹四
千下絹二千巧利者賤買私錢貴賣于官坐死
者十數人而錢終不行勒徙洛陽銅馬翁仲二
於襄國列之永豐門冬十月勒悉召武鄉耆舊
赴襄國既至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平生因
以武鄉比之豐沛萬世之後魂靈當歸之其復
之三世十一月勒以百姓始復業資儲未豐於
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用醴酒行之數年無

復釀者尋署虎為車騎將軍率騎三萬討鮮卑
鬱粥於離石俘獲男女及牛馬十餘萬鬱粥奔
烏丸悉降其衆城
趙王四年春二月勒世子興死立子弘為世子
署為領中領軍遣中山公虎統中外精卒四萬
擊徐龕龕堅守不戰虎築室返耕列長圍守之
夏四月晉鎮北將軍劉隗降勒拜鎮南將軍封
為列侯是時祖逖已死其弟約代兄領豫州鎮
譙以術士戴洋為中典軍庚辰禺中時忽有大

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月必有賊到譙
城東至歷陽當嚴守以備之六月大旱秋七月
虎攻陷太山執守將徐龕送之于襄國勒盛之
以囊於百尺樓自上撲殺之坑其降卒三千人
晉兗州刺史郗鑒為虎所逼懼自鄒山退屯下
邳（一作合肥）八月琅邪內史（太一作守）孫默以郡叛降于
勒冬十月三日勒遣別將寇河南騎兵至譙城
東戴洋言於祖約曰賊必向城父可遣騎水南
追之步軍于水北斷其要路賊必自敗約竟不

從乃掠城父婦女輜重而還約將靡延諸追之
洋曰不可約又不聽使兒子智與延追之靡將
僞棄婦女輜重走智與延等爭物復還擊智
延徑以身免士卒皆死遂陷城父約不能禦退
屯壽春勒將轉寇陳留拔之徐兗間壘壁多送
任請降皆就拜守宰先是淸河張披爲程遐長
史遐甚委昵之張賓舉爲別駕引參政事遐疾
披去已又惡賓之權盛勒世子弘卽遐之甥也
自以有援欲收威重於朝乃使弘之母譖之曰

張披與張賓爲遊俠門客百餘乘物望皆歸之
非社稷之計也宜除披以便國家勒以爲然至
是急召披不時至因此殺之賓知遐之間已遂
弗敢請十二月濮陽景侯張賓卒勒哭之慟乃
以程遐爲右長史總執朝政自是朝臣莫不震
懼赴于程氏矣勒征虜將軍石他敗王師於鄭
西執將軍衛榮而歸境內大疫死者十有二三
乃罷徽文殿作遣將軍王陽屯於豫州有闚闖
之志於是兵難日尋梁鄭之間騷然震動是年

玄平文帝崩烈帝立諱賀 未親政事太后臨朝
遣使與勒通和時人謂之女國使
趙王五年春三月勒寇彭城下邳徐州刺史卞
敦與征北將軍王邃退保盱眙夏四月勒遣使
結好於慕容廆廆執送建康五月大旱佛圖澄
於石井岡掘得死龍長尺餘漬之以水良久乃
蘇旣而呪之祭之以酒龍騰空而上須臾天遂
晦瞑雨乃大降因名龍岡秋八月勒遣中山公
虎統中外步卒騎一作四萬擊安東將軍靑州刺

史曹嶷嶷議欲徙海中保根余山會疾疫甚計
未及就虎進圍廣固東萊太守劉巴長廣太守
呂披皆以郡降虎以石他爲征東將軍擊羌胡
於河西左軍將軍石挺濟師于廣固嶷遂出降
送於襄國殺之虎欲盡殺嶷衆靑州刺史劉徵
曰今留徵使牧民也無民焉牧徵將歸爾乃坑
其衆三萬留男女七百口配徵使鎭廣固靑州
諸郡縣壘壁盡陷勒司州刺史石生遣將攻揚
武將軍郭誦於陽翟誦多計畧數設伏以破生

馬虜掠無所得生怒乃自率四千餘騎寇掠諸縣因攻誦壘接戰須臾退軍堮坂誦率勁勇五百追生及於磐脂故亭生復大敗進寇襄城俘獲千餘而還冬十一月勒以參軍樊坦清貧擢授章武內史

趙王六年春正月勒將兵都尉石瞻寇下邳敗晉將軍劉長遂寇蘭陵攻彭城內史劉續續敗遁走東莞太守笁珍東海太守蕭誕以郡降勒二月朔勒親臨大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尤高者

賞帛有差勒手不能書目不識字然雅好文學雖在軍旅之中常令儒生誦讀春秋史漢諸傳而聽之皆解其意每以已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爾其天資英達如此勒後徐揚州兵會將兵都尉石瞻于下邳因寇兗州兗州刺史劉遐懼自下邳退保泗口石生攻趙河南太守尹平于新安斬之降壘壁十

餘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劉石禍結兵戈日交河東弘農間民不聊生矣夏四月以右常侍霍皓為勸課大夫與典農使者朱表典勸都尉陸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戶籍勸課農桑農桑最修者賜爵五大夫使石生自延壽關出寇許潁俘獲萬餘降者二萬生遂進陷康城復攻揚武將軍郭誦於陽翟誦與戰生大敗死者千餘生收散卒退守康城勒汲郡內史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攻潁川太守郭默俘獲男女二千餘人攻

陷司州刺史李矩勒又遣別將石良帥精騎五千掩襲矩營矩遊戰不利執矩外甥郭誦之弟元遣元作書以遺矩曰去年東平曹嶷西賓齊盧旨諱矩如牛角何不歸命復遣誦麾尾馬鞭以示慇懃因與誦書曰賓禮貴弟相同斷金往物為信矩以示誦誦曰昔王陵之母在賊猶不改意弟當何論不答冬十月石生屯攝洛陽豫州刺史祖約退保壽春

趙王七年春正月勒數出遊獵每乘馳騁將狩

近郊主簿程琅諫曰劉馬刺客雜布如雲作
變起倉卒帝王亦一夫之敵爾孫策之禍可
不慮乎枯木朽株盡能為害馳騁之弊今古成
之勒勃然曰吾幹力自可足能裁量但加卿文
書事不須白此輩也馳逐自若是日逐獸草間
有木馬誤觸之即死勒亦幾殆體小不穩還宮
歎曰程琅忠臣也不用其言以至于此吾之不
善追之何及乃賜琅朝服錦絹爵關內侯於是
朝臣謁見忠言競進矣二月勒加宇文乞得歸

官爵使之擊慕容廆乞得歸為燕所敗棄軍走
三月北羌王盆句除附于劉曜勒將石他自雁
門出上郡襲之俘斬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
萬而歸晉都尉魯潛以許昌叛降於勒夏四月
勒將兵都尉石瞻一作石良寇晉兗州刺史檀斌於
鄒山斌力戰死勒西夷中郎將王騰襲殺并州
刺史崔琨上黨內史王昚據并州叛降劉曜五
月石生屯洛陽寇掠河南司州刺史李矩潁川
太守郭默軍數敗又乏食乃遣使附於趙劉曜

遣將劉岳帥衆萬五千東會矩默共攻生克孟
津石梁二戍俘斬五千餘級進圍生于金墉虎
帥步騎四萬入自成皐關與岳戰于洛西岳兵
敗績身中流矢退保石梁虎作塹柵環圍之遏
絕內外岳衆饑甚殺馬食之虎又擊斬其鎮東
呼延謨曜自將兵救岳虎帥騎三萬逆戰曜前
軍劉黑擊破虎部將石聰于八特阪六月虎拔
石梁執岳及其將佐八十餘人氐羌三千餘人
皆送襄國坑其士卒九千餘人擊斬王騰於并

州坑其士卒七千餘人郭默復為石聰所敗棄
妻子南奔建康李矩以劉岳之敗大懼所領將
士有陰欲歸勒者矩知衆之去已乃率衆自榮
陽遁歸矩長史崔宣率衆二千降勒於是盡有
司兗豫三州之地青徐濱淮諸郡縣皆來降附
勒既平朔方遂置朔州命徙洛陽晷影於襄國
列之單于庭銘佐命功臣三十九人於石函置
于建德前殿立桑梓苑於襄國
趙王八年春三月勒夜微行檢察營衛齎繒帛

金鉦以懸門者求出永昌門門候王假欲收捕之從者至乃止旦召假以爲振忠都尉爵關內侯夏四月石生攻汝南汝南人執內史祖濟以郡叛降遐記室參軍徐光爲牙門擕并其妻子幽之於獄語在光傳冬十月勒既將營鄴宮又欲以世子弘爲鎮鄴與右長史程遐謀配禁兵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配之以驍騎將軍領門臣祭酒王陽專統六夷以輔之中山公虎自以勳效之重仗鄴爲基雅無去意乃修構三

臺遷其家室由是深恨遐遣左右數十人夜入遐室奸其妻女掠衣物而去十一月石聰攻壽春祖約屢表請救朝廷不爲出兵聰進寇逡遒阜陵殺掠五千餘人京師大震加司徒王導大司馬假黃鉞都督中外征討諸軍事以禦之軍於江寧歷陽內史蘇峻遣其將韓晃擊聰走之十二月晉濟岷太守劉闓將軍張闓等叛殺下邳內史夏侯嘉以下邳降勒石瞻攻河南太守王羨於邾城拔之晉彭城內史劉續復據蘭陵

不拔石瞻（一作瞻）攻陷之勒令州郡有墳發掘不掩覆者推勘之骸骨暴露者縣爲備棺衾之具以牙門將王波爲記室參軍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試經之制

趙王九年春二月中山公虎率騎五千伐魏煬帝（紇那）禦之於句注陘北魏兵敗績徙都大寧以避之是歲勒復擊破趙兵涼州牧張駿聞之乃去趙官爵復從晉制

太和元年春二月茌平（勒別傳作茌平）令師懽獲黑兎

獻之於勒勒下令曰案記應白兎爲瑞此黑兎何祥外檢舊典程遐等以爲黑兎見水德之祥往公孫臣以爲漢家土行當有黃龍爲瑞後黃龍見于成紀遂從上德今大趙龍飛革命之祥於晉以水承金兎陰精之獸玄爲水色黑色見以表應行以推之此示殿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於是以晉咸和三年改元太和大赦境內殊死已下夏四月石堪攻宛南陽太守王國以郡降堪進攻祖約於壽春屯師淮上晉南陽都

胡董幼叛率襄陽之衆降堪祖約諸將佐皆遣使附勒約將潁川陳光起兵攻約約左右閻禿貌類約光謂為約而擒之約踰垣免光遂奔勒堪與石聰引兵濟淮攻壽春秋七月約衆潰奔歷陽壽春百姓陷于堪者二萬餘戶中山公虎帥衆四萬自軹關西入擊趙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攻蒲阪劉曜遣河間王劉述發氐羌之衆屯秦州以備張駿楊難敵曰將中外精銳水陸俱進以救蒲阪自衛關北濟虎懼引退曜追

擊之八月戰于高候虎敗石瞻死之枕尸二百餘里失其資仗不可勝計虎奔朝邢（一作朝歌）曜濟自大陽圍石生於金墉決千金堨以灌之分遣諸將攻汲郡河內勒滎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于曜襄國大震冬十一月勒欲自將救洛陽左右長史司馬郭敖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乘勝雄盛難與爭鋒金墉糧豐攻之未可卒拔曜懸軍千里勢不支久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乃赦徐光

召而問之曰劉曜乘高候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也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我行卿以為何如光曰曜乘高候之勢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可知也懸軍三時亡攻戰之利今以大王威略親御旗鼓彼必望旌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此之機會所謂天授授而弗

應禍之攸集勒笑曰光言是也以問佛圖澄澄言於勒曰昨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言軍出捉曜也又令童子潔齋七日取麻油合臙脂自研于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晳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大軍若出必擒劉曜勒甚悅乃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留世子弘與澄共鎮襄國命石堪石聰及豫

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榮陽使石虎進據石門以右衛將軍石邃都督中軍事將石生為衛將軍領三千人鎮洛金墉城曜攻之不能下不覺勒軍卒至天曉復來攻城勒自統中軍步騎四萬直赴金墉濟自大堨先是流凘風猛軍至而冰泮清和濟畢流凘大至勒以為神靈之助命曰靈昌津勒顧謂徐光曰曜盛兵成皋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爾十二月乙亥諸軍集于成皋步卒六萬騎二萬七

千勒見曜無守軍大喜舉手指天又自指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于鞏訾之間曜陳軍十餘萬于洛西南北十餘里勒望見益喜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乃統步騎入自宣陽門升故太極前殿巳卯虎引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自閶闔門夾擊之曜軍大潰石堪執曜送之以于軍斬首五萬餘級枕尸于金谷獲名馬二

日足赤刻金銀步叉弓鞬三十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爾今已獲之其敕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乙酉勒乃旋師使右衛將軍石邃等帥騎衛曜而北晉冠軍將軍趙循遣將軍甘留討祖約于歷陽約舉兵逆戰敗以左右百餘人奔降于勒其將牽騰帥衆降于蘇峻勒使王波讓約曰卿逆極勢窮方來歸命吾朝豈逋逃之藪耶而卿敢有靦面目也示之以前後檄書乃赦之

太和二年春正月具禮樂朝羣后侍郎郤恭執麾不降常侍駐洪執又不彈皆下理官二月壬寅劉曜太子熙聞曜被擒大懼帥百官去長安奔于上邽勒遣中山公虎討之將軍蔣英辛恕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降勒勒遣石生帥洛陽之衆赴之勒巡行冀州諸郡引見高年孝弟力田文學之士班賜穀帛有差令遠近牧守宣告屬城諸所欲言靡有隱諱使知區區之朝虛渴讜言也秋八月曜南陽王劉胤率衆數萬自

上邽趣長安隴東諸郡夷夏皆起兵應之衍等于仲橋石生嬰城自守虎帥騎二萬救之九月虎大破胤兵于義渠胤奔還上邽虎乘勝追擊枕尸千里上邽潰執太子熙南陽王胤及王公卿校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民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遂屠上邽盡滅劉氏又坑五郡各五千餘人于洛陽遣主簿趙封送傳國璽金璽太子玉璽各一於勒進攻集木且羌于河西剋之俘獲數萬秦隴悉平

遂置秦石郡于河西國虎又攻氐帥蒲洪羌酋姚弋仲俱降之虎表洪監六夷諸軍事弋仲為六夷左都督徙氐羌十五萬落于司冀二州是年勒遣使求和於魏烈帝（諱翳槐）遣弟昭成帝（諱什翼犍）如襄國從者五千餘家

建平元年春二月勒羣臣議以勒功業既隆祥符並萃宜時革徽號以答乾坤之望於是虎等奉皇帝璽綬上尊號勒不許羣臣固請乃許之遂以晉咸和五年僭號大趙天王行皇帝事尊祖邢曰宣王父周曰元王立妻劉氏為王后世子弘為太子署子宏為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單于封秦王斌為左衛將軍封太原王小子恢為輔國將軍封南陽王中山公虎為太尉守尚書令中山王養子石生封河東王石堪封彭城王虎子邃為冀州刺史封齊王加散騎常侍武衛將軍宣為左將軍挺為侍中封梁王署左長史郭敖為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為右僕射領吏部尚書左司馬

夔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郎李鳳前郎中令裴憲皆為尚書參軍事徐光為中書令領秘書監論功封爵開國郡公文武二十一人侯二十四人縣公二十六人侯二十二人其餘文武封拜各有差侍中任播等參議以趙承金為水德旗幟尚玄牲牡尚白子社丑臘勒從之勒下書曰自今有疑難大事八座及委丞郎齎詣東堂詮評平決其有軍國要務須啓者有令僕尚書隨局入陳勿避寒暑昏夜也勒以酈約不忠於

平韜薄其爲人不見者久之右僕射程遐言于
勒曰天下初定當顯明順逆故漢高祖斬丁公
赦季布也大王自起兵以來見忠于事君者無
不褒擢背叛不臣者無不誅夷此天下所以歸
伏盛德也今祖約猶存臣竊惑之且約大引賓
客又占奪先人鄉里田地地主多怨安西將軍
姚弋仲亦以爲言勒從之乃許約曰祖侯遠來
未得歡喜可集子弟一時俱會至日勒辭之以
疾令遐請約及其宗室約知禍及大飲致醉既

至於市抱其外孫而泣遂誅之并殺其親屬中
外百餘人婦女妓妾班賜諸臣夏五月勒將劉
徵帥衆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殺南沙都尉許
儒進攻海虞秋八月羣臣又固請以名位不正
宜即尊號九月勒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殊死
已下改元建平自襄國都臨漳追尊高祖曰順
皇曾祖曰威皇祖曰宣皇父曰世宗元皇帝母
曰元昭皇太后立妻劉氏爲皇后太子弘爲皇
太子自餘文武封進各有差又定服儀夫人位

視上公貴嬪貴人視列侯員各一人三英九華
視伯淑媛淑儀視子容華美人視男務簡賢淑
不限員數其年造刀一口用五百金工用萬人
頭尖長三尺六寸銘曰建平隸書勒遣荊州監
軍郭敬與南蠻校尉董幼寇襄陽晉南中郎將
周撫不能自固率所領退歸武昌襄陽遂陷中
州流民悉降于勒平北將軍魏該弟遐等率其
部衆自石城降敬敬遂毀襄陽徙其百姓於沔
北樊城以戍之署敬爲荊州刺史秦州牧休屠

王羌叛勒刺史臨深遣司馬管光帥州軍討之
爲羌所敗隴右大擾氐羌悉叛勒遣河東王生
進據隴城王羌兄子擢與羌有仇生乃賂擢與
犄擊之羌敗奔涼州徙秦州夷豪五千餘戶于
雍州勒下書曰自今諸有處法悉依科令吾所
忿戮怒發中旨者若德位已高不宜行訓一作罰
或服勤死事之孤邂逅罹譴門下皆各列奏之
吾當思擇而行也堂陽人陳豬妻一產三男賜
其衣帛廩食乳婢一口復三歲勿事時高句驪

肅愼貢其楛矢宇文屋孤並獻名馬涼州收張
駿遣長史馬詵奉圖送款入貢稱臣高昌于寘
鄯善大宛遣使各獻方物晉荊州牧陶侃遣兼
長史王敷來聘致江南之珍寶奇獸秦州送白
虎白鹿荊州送白雉白兎濟陰木連理甘露降
苑鄉勒以休瑞並臻遐方慕義赦三歲一作四歲刑
已下均百姓去年逋調特赦涼州殊死已下涼
州討吏皆拜郎中賜絹十疋綿十斤
建平二年春正月癸巳劉徵復寇婁縣掠武進

乙未司徒郄鑒擊郄之勒南郊有白氣自壇屬
天勒大悅還宮赦四歲刑遣使封張駿武威郡
公食涼州諸郡勒親耕籍田還宮赦五歲刑賜
公卿以下金帛有差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勒
以日蝕避正殿三日令羣公卿士各上封事禁
州郡諸祠堂非正典者皆除之其能興雲致雨
有益百姓者郡縣更立祠堂殖嘉樹準嶽瀆已
下爲差等勒如鄴擬營新宮廷尉續咸上書切
諫曰臣聞唐虞之治采椽茅茨土階三尺彰美

于詩書漢文惜百金不營露臺稱之于千古迨
夏商之瓊臺瑤陛楚之章華秦之阿房資財內
竭華夷外叛勒大怒曰不斬此老臣朕宮何由
得成也勑御史收之中書令徐光進曰陛下天
資聰睿超邁唐虞而更不欲聞忠臣之言豈夏
癸商辛之君耶咸言可用用之不可用亦當容
之柰何一旦以直言斬列卿乎勒嘆曰爲人君
不得自專如是豈不識此言之忠乎向戲之爾
匹夫家資滿百匹尚欲市別宅况有天下之富

萬乘之尊乎此宮終當繕之且勑停作以伸吾
直臣之義也因賜咸絹百匹稻百斛又下書令
公卿百寮歲薦賢良方正直言秀異至孝廉清
各一人對策上第者拜議郎中第中郎下第郎
中仍令舉人得遞相薦引廣招賢之路起明堂
辟雍靈臺於襄國城西秋七月大雨霖中山西
北暴水流漂巨木百餘萬根集于堂陽勒大悅
謂公卿曰諸卿知不此非爲災也天意欲吾營
鄴都爾於是令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張漸等監

都宮勒親授規模府寮梓潼建平漢固三郡
巴蠻來降勒以成周土中漢晉舊京復欲有移
都之意乃命洛陽爲南都置行臺治書侍御史
於洛陽以太尉中山王虎爲大司馬程遐爲開
府儀同

建平三年春正月勒饗高句驪宇文屋孤使因
大會羣臣於建德前殿酒酣謂中書令徐光曰
朕可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謀
畧過于漢高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五已來

無可比者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
卿言太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
競鞭而爭先爾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
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
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他一作）孤兒寡
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爾軒轅
豈所擬乎羣臣皆頓首稱萬歲三月晉西中郎
將趙胤司徒中郎匡術攻尅馬頭塢彭城王堪
遣將軍韓雍救之至則無及遂寇南沙及海虞

俘獲五千餘人初郭敬之退據樊城也晉復
戍襄陽夏四月敬又攻陷之留戍而歸勒時
寒食忽暴風大雨雷震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
門倒殺五人雹起西河介山大者如彈丸平地
水深三尺洿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太
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千餘里樹木摧折
禾稼蕩然勒大驚正服于東堂問徐光曰歷代
已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
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爲一變所以敬天

之怒也俗以介子推五月五日燒死世人爲其
忌故不舉火食非也去年不禁寒食且介子推
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爲未宜替也一
人吁嗟王道尚爲之虧況羣神怨憾而不怒于
上帝乎縱不能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晉文之
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乃下書曰寒食既并
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
推諸侯之臣王者不應爲祀（忌一作）故從其議儻
或由之而致斯災乎子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

者亦不得亂也尚書其速檢舊典定議以聞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請普復寒食更爲植嘉樹立祠堂給戶奉祀黄門郎韋謏駁曰按春秋藏冰失道陰氣發洩爲雹自子推已前雹者復何所致也此是陰陽乖錯所爲爾且子推賢者曷爲暴虐如此求之冥趣必不其然今雖爲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陰冱寒之地多皆川池之側氣洩爲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綿介之間奉之爲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於是遷冰室

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勒令太子弘省可尚書奏事使中常侍嚴震參決一作可否惟征伐刑斷大事乃呈之自是震威權之重侔于主相中山王虎之門可設雀羅虎愈怏怏不悅秋七月勒荆州刺史郭敬南掠江西晉太尉陶侃遣其子平西參軍斌及南中郎將桓宣乘虛攻拔樊城悉俘其衆敬旋師救樊宣追戰於涅水敬軍敗績宣亦死傷太半盡收所掠而去侃復遣兄子南陽太守臻竟陵太守李陽共

攻新野拔之敬懼遁走遂平襄陽侃因留宣戍之勒如鄴臨虎第謂之曰功力不可並與待宮殿成後當爲王起第勿以卑小悒悒也虎免冠拜謝勒曰與王共有天下何所謝也勒爲虎名故改稱白虎幡爲天鹿幡

建平四年春正月勒遣使致弔修好於晉晉下詔焚之夏四月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佛圖澄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五月有流星大如象尾足似蛇形自北極西南流五

十餘丈光明燭地墜於河聲聞九百餘里黑龍見鄴井中勒親往觀之有喜色朝羣臣於鄴命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顯升台府於是擢拜太學生五人爲佐著作郎錄述時事六月大旱勒親臨廷尉錄囚徒五歲刑已下皆輕決遣之重者賜酒食聽沐浴一須秋論還未及宮澍雨大降時滹沲白花婦產一卵大如盂剖之有虫如巨蟻二足立行雍州刺史石生上言西鄉行屍蛇與鼠

關于安定府間二日蛇死臨涇馬生角長安城
中雞鳴音皆曰基慈安定應事前後有天神降
聞誦書聲一作詠經聲求之不得七日乃止時有傳
者並皆訛廢隕石于肥鄉縣令韓强拒長城縣
西山巖谷關中得玄璽一枚方四寸厚二寸獻
之中山王虎以爲縣瑞秋七月勒如灃水宮因
寢疾而還召中山王虎與太子弘中常侍嚴震
等入侍疾禁中虎矯命絕弘震及內外羣臣親戚
並不得入疾之增損莫有知者時秦王宏彭城
王堪將兵在外又矯詔召還襄國勒疾小瘳見
宏驚曰秦王何故來耶吾使王處藩鎮正備今
日召王者耶將自來也有召者當按誅之虎
大懼曰秦王思慕暫歸爾今郎遣之仍留不遣
數日復問之虎曰承詔即遣今已半道矣更論
宏於外遂不遣之廣阿有蝗虎密遣其子冀州
刺史邃率騎三千遊于蝗所俄而黃霧四塞人
不相見熒惑入昴星隕于鄴大如象尾東北六
十里赤黑黃雲如幕長數十疋交錯聲如雷

震墜地氣熱如火塵起連天良久時有耕者往
視之土猶燃沸見有一大石方尺餘青色而且
輕擊之其音如磬戊辰勒疾轉篤遺令三日而
葬內外百寮既葬除服無禁婚娶祭祀飲酒食
肉征鎮牧守不得輒離所司以奔喪斂以時服
載以常車無藏金寶無內器玩大雅沖幼恐非
能構荷朕志中山已下其各司所典無違朕命
大雅與斌宜善相保司馬氏汝曹之殷鑒其務
於敦睦也中山王宜深三思周霍勿爲將來口
實遂以是日死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勒死夜
瘞山谷莫知其所己卯使大臣子弟六十人爲
挽歌郎引錦一疋備文物儀衛虛葬於高平陵
僞謚明皇帝廟號高祖先是建平二年十一月
熒惑守胃昴至今年七月積六百餘日昴趙之
分野至是勒死熒惑遂退

十六國春秋卷第十三

就李 項琳之
胥喬孫 同訂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石弘

石弘字大雅勒之第二子也幼有孝行以恭謙自守受經於杜嘏誦律於續咸勒曰今世非承平不可專以文業教也於是使劉徵任播授以兵書王陽教之擊刺立爲世子領中領軍尋遷衛將軍使領開府辟召後鎭鄴勒僭位立爲太子虛襟愛士好爲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勒謂中書令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光

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有勝殘去殺者天之道也勒甚悅光因說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非太子所有也宜漸奪中山王威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勒納之左僕射程遐言於勒曰中山王勇悍權略羣臣莫及觀其志度自陛下之外視之蔑如兼以專征歲久威振內外性又殘賊安忍無親諸子並長皆預兵權陛下在自當無他恐其怏怏不可輔少主也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平兵難未已大雅沖幼宜任强輔中山王佐命功臣親同魯衛方當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所言也卿正恐輔幼主之日不得獨擅帝舅之權耳吾亦當參卿於顧命勿過懼也遐泣曰臣所慮者至公陛下乃以私計拒之豈明主開襟納說忠臣必盡之義乎中山王雖爲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不可以親義期也仗陛下神規微建鷹犬之效陛下酬其父子恩榮亦已足矣而志願無

極魏任司馬懿父子終於鼎祚淪移以此而觀中山豈將來有益者乎臣因緣多幸託瓜葛於東宮臣而不竭言於陛下更誰言之陛下若不除中山臣已見社稷不復血食矣勒不聽遐退告徐光曰主上向言如是太子必危將若之何光曰中山王常切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國危亦將爲家禍當爲安國寧家之計不可坐而受禍也他日光復乘間言於勒曰陛下廓平八州帝

有海內而陛下神色若有不怡者何也勒曰今吳蜀未平書軌不一司馬家猶不絕于丹陽吾恐後世謂吾不應符籙不以吾為受命之主每一思之不覺見於神色光曰臣以陛下為憂腹心之患而何暇更憂四支乎何則魏承漢運為正朔帝王劉備雖紹興巴蜀亦不可謂漢不滅也吳雖跨據江東豈有虧魏美陛下包括二都平蕩八州彼司馬家兒復何異玄德李氏亦猶孫權帝王之統不在陛下竟欲安歸此四支之

輕患爾中山王藉陛下指授神畧所向[illegible]克天下皆言其英武亞于陛下兼其殘暴多姦見利忘義無伊霍之忠父子並據權位勢傾王室觀其耿耿常有不滿之心近于東宮侍讌有輕皇太子之色陛下隱忍容之臣恐陛下萬年之後宗社必生荆棘此腹心之重疾也惟陛下圖之勒默然而竟不從及勒死虎執太子弘使臨軒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召其子邃將兵入宮宿衛文武靡不奔散弘大懼自陳劣弱不堪重寄乃

讓位于虎虎曰君薨而世子立理之常也臣安敢奸之弘涕泣固讓虎怒曰若其不堪重任天下自當有大義何足預論遂以晉咸和八年矯立之大赦改元曰延熙文武百僚進位一等誅程遐徐光八月弘策拜虎為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為國總攝百揆虎偽固讓久乃受命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立妻鄭氏為魏王后子邃為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次子宣為使

持節車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封河間王韜為前鋒將軍司隸校尉封樂安王遵齊王鑒代王苞樂平王徙太原王斌為章武王勒文武舊臣皆補左右丞相閒任虎之府僚舊昵悉署臺省禁要更命太子宮曰崇訓宮勒妻劉氏已下皆徙居之簡勒宮人美淑及車馬珍寶服御之上者皆入丞相府署鎮軍將軍夔安領左僕射尚書郭殷為右僕射劉氏與彭城王堪密謀堪請出兗州據廩丘挾南陽王恢為盟主宣太后詔討

虎事洩虎炙殺堪徵恢還襄國因廢劉氏尊遐
殺之尊弘母程氏爲皇太后冬十月河東王生
鎮關中朗鎮洛陽起兵于二鎮以討丞相虎生
自稱秦州刺史遣使降晉虎留子邃守襄國統
步騎七萬攻朗于金墉城潰獲朗刖而斬之進
攻長安以挺爲前鋒大都督生遣將軍郭權率
鮮卑涉璝部衆二萬爲前鋒拒之生統大軍繼
發次于蒲阪權與挺戰于潼關敗績挺及丞相
左長史劉隗皆死虎退奔澠池枕尸三百餘里

鮮卑密通于虎背生而擊之生時停蒲阪不知
挺已死懼單馬奔長安郭權復收衆三千與鎮
西將軍越騎校尉石廣相持于渭汭生遂去長
安潛於雞頭山將軍蔣英據長安拒守虎聞生
之奔也進師入關遂攻長安旬餘拔之斬將英
等徙秦州華戎十餘萬戶於關東生部下斬生
以降權奔隴右虎分遣諸將屯于汧隴遣將軍
麻秋討蒲洪洪率戶二萬迎降虎拜洪光烈將
軍護羌校尉洪至長安說虎宜徙關中豪傑及

氐羌內實京師虎從之徙雍秦民及氐羌十餘
萬戶于關東以洪爲龍驤將軍流民都督使居
枋頭以羌帥姚弋仲爲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
使帥其衆徙居清河之灄頭虎還襄國大赦諷
弘命己建魏臺一如魏武輔漢故事十二月郭
權以生敗據上邽歸晉
延熙二年春正月晉成帝詔以郭權爲鎮（一作征）
西將軍秦（一作雍）州刺史于是京兆新平扶風馮
翊北地皆起兵應之弘鎮西將軍石廣復與權

戰敗績三月虎遣將軍郭敖及子章武王斌等
率步騎四萬討權于郿次于華陰夏四月上邽
豪族殺權以降徙秦州三萬餘戶于青并二州
諸郡南羌氏楊難敵等送任通和長安人陳良
夫奔黑羌招誘北羌四角王薄句大等侵擾北
地馮翊與章武王斌相持樂安王韜等率騎掎
句大之後與斌夾擊敗之句大奔馬蘭山郭敖
等乘勝追擊懸軍深入爲羌所敗死者十有七
八斌等收軍還于三城虎聞而大怒遣使殺郭

放秦王宏頗有怨言虎幽之于別室冬十月弘自齎璽綬親詣魏宮諭禪位之意虎曰帝王大業天下自當有議何爲自論此耶弘流涕還宮對太后程氏曰先帝種眞無復遺矣于是尚書奏魏臺請依唐虞禪讓故事虎曰弘愚暗居喪無禮不可以君臨天下（一作君萬國）便當廢之何禪讓也十一月遣郭殷持節入宮廢弘爲海陽王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羣臣曰庸昧不堪纂承大統顧慙羣后此亦天命去矣又何言百官

莫不流涕宮人慟哭羣臣皆詣魏臺請進虎曰皇帝者盛德之稱非所敢當且可稱居攝趙天王遂以晉咸康元年幽弘及太后程氏秦王宏南陽王恢於崇訓宮未幾密遣人賊殺之是時西羌大都督姚弋仲稱疾不賀虎累遣召之及至正色謂虎曰弋仲常謂大王命世英雄奈何把臂受托而返奪之耶虎曰吾豈樂此哉顧海陽年少恐不能了家事故代之耳心雖不平然察其誠實亦不之罪也弘在位二年時年二

十六國春秋卷第十四

鄉學 項琳之 屠喬孫 同訂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石虎上

石虎字季龍勒之從子也祖曰匐邪父曰寇覓寇覓有四子虎第四勒父昌朱幼而子之故或謂之爲勒弟也年六七歲有善相者過之於路曰此兒貌奇有壯骨貴不可言晉永興中與勒相失永嘉五年劉琨送勒母王氏及虎於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好馳獵遊蕩無度能左右

射尤善彈數彈人爲軍中患勒怒之白母王氏曰此兒兇暴無度（一作頻）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不若自除之勒母曰健犢走車破轅良馬須逸鞅泥駕然後能負重致遠且當小忍勿便殺也（一云快牛爲犢子時多能破車爲復小忍勿煞之）至年十八稍檢攝恭謹嚴重愛士身長七尺五寸趫捷便弓馬勇冠當時至於降城陷壘不復別斷善惡坑斬士女鮮有遺類勒雖屢加譴責而行意自若然御衆以嚴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信隆委以專征之任所在立功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拜征虜將軍性尤酷虐所爲無道軍中有勇幹策略與己齊者因獵戲輒以事害之前後所殺甚衆勒之居襄國劉聰以虎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後封繁陽侯食邑三千戶勒即大單于趙王位署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加侍中開府進封中山公及勒僭稱尊號授太尉守尚書令進封中山王食邑萬戶虎自以勳高一時謂勒即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己而

更以授其子弘乃深恨之私謂其子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以吾身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尅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當以授我今乃以與黃吻小（一作兒）每一憶此令人氣塞不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

建武元年春正月虎廢勒子弘羣臣已下勸其稱尊號虎下書曰王室多難海陽自棄四海任

重故俛從推逼朕闇道合乾坤者稱皇德協人
神者稱帝皇帝之號非所敢稱一作聞且可稱居
攝趙天王以副天人之望于是大赦境內妹虎
巳下改元建武以夔安爲侍中太尉守尚書令
郭殷爲司空韓晞爲左僕射魏槩馮莫張崇曹
顯爲尚書申鍾爲侍中郎闓爲光祿大夫王波
爲中書令自餘文武封拜各有差立子邃爲太
子虎以讖文天子當從東北來于是備法駕行
自信都而還以應之分襄國之柳鄉立停駕縣

又分司州之河南河東弘農榮陽兖州之陳留
東燕爲洛州又改陳留郡爲建昌郡屬洛州虎
諱石勒呼馬勒曰鬱羅勒曰香葉時徐州從事
蘭陵朱縱殺刺史郭祥以彭城歸晉虎遣將軍
王朗討一作擊之縱奔淮南虎荒淫廢政外貌營
繕使太子邃省可尚書奏事選牧守祀郊廟惟
征伐刑斷乃親覽之爲雀臺崩殺典匠少府任
汪復使修之倍于常度夏四月癸卯虎率衆南
遊至臨江而還有游騎十餘疋至歷陽歷陽太

守袁耽其懼表聞于晉不言騎多少京師大震
遣司徒王導加大司馬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
事以禦之癸丑晉帝觀兵于廣莫門分命諸將
遣將軍劉仕救歷陽平西將軍趙胤屯慈湖龍
驤將軍路永戍牛渚建武將軍王允之戍蕪湖
司空郗鑒使廣陵相陳光帥衆衛京師俄聞趙
騎至少又退向東陽戊午解嚴遂以桓宣爲都
督江沔前鋒征討諸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
假節鎮襄陽虎後遣征虜將軍石遇率騎七千

渡沔寇中廬圍桓宣于襄陽輔國左將軍毛寶
南中郎將王國征西司馬王愆期等率荊州之
衆來援屯于章山遇三面爲地窟攻城宣募精
勇出其不意殺傷數百多獲鎧馬攻守二旬遇
軍饑疫不克而還宣遣步騎收南陽諸郡百姓
陷沒者八千餘人詔以宣爲南陽襄陽新野南
鄉四郡諸軍事梁州刺史毛寶爲征虜將軍戍
邾城虎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
斛餘皆儲之水次晉將軍淳于安攻琅邪費

縣俘獲數千人虎下書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秋八月冀州八郡雨雹大傷秋稼穀價踊貴銀一斤值米二斗下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發水次倉麥以給秋種尤甚之處差復一年鶴雀臺歲賜匠各有差九月虎遷都鄴宮尚書請太常告廟虎曰古者將舉大事必告宗廟而不列社稷尚書可詳議以聞公卿乃請使太尉告社稷從之時自去年至九月十一月不雨及入鄴宮澍雨周洽虎大悅赦殊死已下始制散騎常侍已上得乘軺軒王公郊祀乘副車駕四馬龍旂八旒朔望朝會所乘軺軒冬十月羌薄句大猶保險未服遣子章武王斌帥精騎二萬并秦雍二州兵討平之虎如長樂衛國有田疇不闢桑業不修者貶其守宰而還是年天竺佛圖澄於鄴城

建武二年春正月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鍾虡九龍翁仲銅駝飛廉于鄴虎大悅為之赦二歲

刑賚百姓穀帛百官爵一級下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則先王之令典政事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雖未盡弘美亦縉紳之清律人倫之明鏡從爾以來遵用無改先帝創臨天下黃紙再定至于選舉銓爲首格自不清定三載于茲主者其更銓論務揚清激濁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選舉可依晉氏九班選制永為揆法選畢經中書門下宣示三省然後施行之其著此詔書于令銓衡不奉行者御史彈坐以聞冬十一月索頭郁鞠率衆三萬來降虎署郁鞠等十三人爲親通趙王皆封列侯散其部衆于冀青等六州時衆役煩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穀貴百姓饑饉野無生草金一斤直米二斗銀一兩（一作斤）直肉一斤流亡死者十有六七百姓嗷然無所生賴或掘野鼠捕燕而食之虎使令長率丁壯隨山澤採橡（一作橡）捕魚以濟老弱而復爲權豪所侵人無所得又料殷富之家配饑人以食之公卿已下出穀以助賑給

篆因之侵奪無已雖有貨聚之名而無其實
先是孟津河東去鄴城五里有濟北郡穀城縣
穀城山是黃石公所葬處有人登此山見崩土
中有文石石文鮮明詣鄴獻之使採取以治宮
殿遂免穀城令以不奏聞故也虎大起宮殿于
鄴鄴都遂于鄴西文昌故殿處造東西大武二殿
採穀城山文石為基一基下五百武直宿衛屋
柱趺尾悉鑄銅為之金漆圖飾焉又徙長安雒
陽銅人置諸宮前以華其國城之西北有三臺

皆因城為基巍然崇舉其高若山又建九華宮
以三三為位謂之九華沈約詩曰錦佩九華宮即此宮也北建
遺逢樓東北建披雲樓城門上建玳瑁樓純用
金銀裝飾懸五色珠簾白玉鈎帶內有瑜石床
以玳瑁為龜甲文鋪以十色錦繡故名玳瑁樓
其大武殿懸紫綬于綵柱綴玉璧于綬又造直
西宮鄴宮南面三門西鳳陽門高二十五丈上
有層樓向陽安金鳳凰二頭于其上鑄之其頭
向一丈六尺東城上立東明觀觀上加金博山

謂之鏘天北城上有齊斗樓超出群榭孤高特
立其城東西七里南北五里飾表以塼百步一
樓凡諸宮殿門臺隅雉皆加觀榭層甍反宇飛
檐拂雲圖以丹青色以輕素門窗戶牛朱柱白
壁未到鄴城六七十里遙望苕亭便見此門巍
若仙居鄴城東門石橋有兩石柱製作精妙柱
側悉鏤雲矩上作蟠螭甚有形勢信為巧工大
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綷之一作甃以文石下穿
伏室置衛士五百人于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

北六十五步皆以漆灌瓦金鐺銀楹珠簾玉壁
窮極伎巧又于大武殿前起樓高四十丈結珠
為簾垂五色玉珮風至鏗鏘和鳴清雅盛夏之
時登高樓以望四極奏金石絲竹之樂以日繼
夜于樓下開馬埒射場週迴四百步皆文石丹
沙及彩畫于埒旁聚金玉錢貝之寶以賞百戲
四廂置錦幔屋柱皆隱起為龍鳳百獸之形雕
琢衆玉以飾楹柱夜中往往有光明集諸羌氐
于樓上或時亢旱舂雜寶異香為屑使數百人

于樓上吹散之名曰芳塵臺上有銅龍腹可受
數百斛酒使胡人于樓上嗼酒風至望之如霧
名曰粘雨臺引以灑塵樓上戲笑之聲音震都
中又造梁馬臺一名笑馬臺一名戲馬臺一名
閱馬臺在城中漳水之南約次爲臺基高五丈
列觀其上虎常于此臺練簡騎卒武牙衛將雲
騰黑矟騎五千每月朔晦閱馬于此臺虎每講
武于其下升觀以望之乃于漳水之南張帳鳴
鼓列騎星羅虎登臺射髇箭一發五字水經作放鳴鏑之矢

五千騎一時奔走從漳水之南奔至于臺下隊
督以下皆有斑賁虎又射一箭五千騎又一時
奔走至于漳水之北其五千流散撗促若數萬
人騎皆以黑矟從事故以黑矟爲號又以介羽
漆砂即名鬬鷄臺以鬬鷄爲戲其北有臨漳宮
東有永樂宮西有黎園宮東南有赤橋宮西北
有紫陌宮又有御龍宮武凌霄如意四觀皆虎
遊獵燕息之所又有聖壽堂用玉珂八百具抱
柱丁香末以塗壁胡桃油以塗瓦垂金鈴萬餘

箇若微風至則聲聞十餘里又于銅雀臺更增
二丈立一屋連棟接檐彌覆其上盤廻隔之名
曰命子窟又于屋上起五層樓高十五丈去地
二十丈又作銅雀于樓巔舒翼若飛南列金雀
臺高八丈有屋一百九間北曰井氷臺亦高八
丈有屋百四十間上有氷室室有數井井深十
五丈冬月藏氷三伏之日以氷賜大臣及藏石
墨石墨可書又燃之難盡亦謂之石炭又有粟
窖及鹽以備不虞今窖上猶有石銘存焉又起

靈風臺九殿于顯陽殿後選百官州郡民女以
充之又于正會殿南面臨軒殿上施白玉床流
蘇帳皆竊擬禮制整法服冠通天佩玉璽玄衣
纁裳畫日月火龍黼黻華虫粉米改車服着遠
遊冠臨軒大會着丹紗袍織着金縷合歡袴改
虎頭鞶囊爲龍頭鞶囊又改直盪冠爲龍騰冠
以絳幘于東國又作金華殿殿前有白龍鏄作
金龍于東廂西向龍口又安玉盤受玉十斛又
安金博山蟬翼單紗裹服天曉行禮公執圭卿

挽爲大夫挽牀上挽雅一如常儀充庭車馬四月八日九龍噀水浴太子之象大武殿前溝水注之浴時溝中先安銅龍以疏其水相去六七步注之斷水又安銅龜飲穢水出後腳下入諸公主第溝水亦出建春門又有皇后浴室三間徘徊反宇櫨櫟隱起雕彩刻鏤極盡綺麗室中臨池上有石床別爲浴臺有四時浴室皆用瑜石珷玞爲堤岸或以琥珀車渠爲瓶杓夏則引外溝水以納于池池中皆以紗縠爲囊盛百雜

香漬于水底或用葛爲囊盛冰之時作銅屈龍數千枚各重數十斤燒如火色投于水中則池水恒溫引浴室中名曰焦龍溫池又用文錦步障縈蔽浴所與宮人寵嬖者解媟服宴戲彌于日夜名曰清嬉浴室浴罷洩水于宮外水流之所名溫香渠渠外之人爭來汲取得升合以歸其家人莫不怡悅浴室中種二長生樹枝條交于棟上團圓作車蓋形冬日不凋葉大如掌至八九月乃生華花色白子赤大如棗子不中啖

也世人謂之西王母長生樹又安紫帶十角于二樹之間冬月施蜀錦流蘇斗帳又用明光錦以白縑爲裏名曰複帳帳之四角安純金銀鑿鏤香爐爇以百和香安金蓮花以冠帳頂帳之四面皆作十二章相采色耀爛又作沉作一流蘇帳帳頂亦安金蓮花花中懸金薄織成綩囊受三升以沉香注帳之四面上有十二香囊彩色亦同又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沉蘇或用黃錦博山大錦或用紫綈及大小明光錦大納

春秋施錦帳表以五色絲爲裌帳夏用單紗羅或綦文單羅或縠文羅爲單帳織錦羅在中尚方三署皆數百人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龍小交龍蒲桃文錦班文錦鳳凰錦朱雀錦韜文錦桃核文錦眞御錦有豹頭文錦鹿子錦花錦或青綈或白綈或黃綈或綠綈或紫綈或蜀綈工巧百數不可盡名又作雲母五明金薄莫難扇此一扇之名也薄打純金如蟬翼二面彩漆

圖畫列仙奇異鳥獸其五明方中辟方三寸或
五寸隨扇大小雲母帖其中細縷縫其際雖掩
盡而彩色明徹看之如謂可取故名莫難也虎
出時常以此扇挾乘輿或用象牙及桃枝扇其
上或作綠沉色或作木蘭色或作紫紺色或作
鬱金色又作金銀鈿屈膝屏風衣以白縑畫文
人義士仙人禽獸之像讚者皆三十二言高施
則八尺下施則四尺或施六尺隨意所欲高下
又駕有金銀鞶雲母鞶數百乘皇后出乘畫輅

或乘文武玉輅或乘朱漆臥輦以雲母代紗中
外四望皆通徹明亮虎正會上御食遊槃兩重
皆金銀參帶百二十醆彫飾並同其參帶之間
乘黃畫微如被髮近看乃得見動遊帶則貫轉
也御床獨方三丈其餘床皆局腳高下六尺後
宮別奚房中有小形玉床又有轉關床以射鳥
獸其作褥周三丈用錦緣之作席以錦雜以五
香施以五彩綫編蒲皮緣之名五彩席所以祭
天御坐几悉雕漆畫皆為五彩色又有三人舉

及宮內中鏡有徑二三尺者純金蟠龍雕飾又
有大小鏡二萬餘枚又為曲鏡又以胡粉和椒
塗壁名曰椒房後庭服綺縠玩珍奇者萬餘人
內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宮人星占及馬步射置
女太史于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
禁郡國不得私學星讖敢有犯者斬正會置三
十部女鼓吹三十步輒置一部一部十二人皆
在平閣上去地丈餘又置女尚書官屬皆著紫
綸佩玉羽儀雜伎工巧皆與外侔正會殿前作

樂高絙龍魚鳳凰安息五案之屬莫不畢備額
上緣橦至上鳥飛左回右轉又以橦着口齒上
亦如之設馬車立木橦其車上長二尺橦頭安
兩木伎兒各坐木一頭或高飛（一作鳥高）或倒掛又
依伎兒作獼猴之形走馬上或在脅或在頭或
在尾馬走如故名為猨騎有二銅駝如馬形長
一丈高一丈足如牛尾長二尺脊如馬鞍在中
陽門外夾道相向銅鐘四枚如鐸形高二丈八
尺大面廣一丈二尺小面廣七尺或作蛟龍或

倚鳥獸繞其上又宮妓數千人盡着皂構頭着神弁如今之禮賢冠也虎左右置直衛萬人皆着五色細鎧光曜奪目虎與皇后出常以女騎一千爲鹵簿冬月皆着紫綸巾熟錦袴腰中皆着金銀鏤帶手持雕黃宛轉角弓腳着五彩織成韡隨時遊于戲馬臺（一作觀）虎與皇后在臺上有詔書以五色紙着鳳凰口中鳳既銜詔侍人放數百丈緋繩轆轤迴轉狀若飛翔飛下端門鳳以木作之五色文身腳皆用金每年三月三日虎及皇后會公主妃主名家婦女無不畢出臨水施設帳幔車服燦爛走馬步射飲宴終日又令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崇杠之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絙繳上下虎試而悅之正會殿庭中端門外及閶闔門前設百二十枚燈以鐵爲之高皆一丈六尺是年魏烈帝（諱翳槐）山居於鄴虎奉第宅伎妾奴婢什物

建武三年春正月庚辰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九人勸虎上皇帝尊號安等方入庭燎油灌下

盤死者二十餘人虎惡之腰斬成公段于閶闔門辛巳虎依殷周之制稱大趙天王初虎衣袞冕將祀南郊照一大鏡不見其首乃大恐怖遂不敢稱皇帝自貶爲王至是又僭稱大趙天王即位于南郊大赦境內殊死已下追尊祖訇邪爲武皇帝父寇覓爲太宗孝皇帝立后鄭氏爲天王皇后太子邃爲天王皇太子諸子爲王者皆貶封郡公宗室爲王者降爲縣侯百官封署各有差太原徙人有十（一作）五百餘戶叛入黑羌武鄉長城徙人韓強獲玄玉璽方四寸七分龜紐金文詣鄴獻之拜強騎都尉復其一門使人採藥于華山上得玉版一枚其色黑文曰歲在申酉不絕如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虎以爲應符之兆大悅夔安等又勸進曰臣等謹案大趙水德玄龜者水之精也玉者古之寶也分之數以象七政寸之紀以準四極昊天成命不可久違撤下史官擇吉日具禮儀謹昧死上皇帝尊號虎下書曰過相褒美猥見推逼覽增恧然非

所望也其亟止茲議今東作告始自非京城內外皆不得表慶中書令王波上玄璽頌以美之虎以石弘時造此璽強遇而獻之太子邃既總百揆淫虐無道河間公宣樂安公韜皆有寵于虎邃疾之如仇虎又荒耽內遊威刑失度邃以事爲可呈呈之虎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恚曰何以不呈誚責笞捶月至再三邃甚恨之秋七月邃潛謀爲逆乃稱疾不視事詳具邃傳虎聞邃有疾欲往視之先遣所親任女尚

書往察邃呼前與語抽劍擊之虎聞大怒收中庶子李顏等誅之幽邃于東宮廢爲庶人其夜殺邃并其妃張氏及男女二十六人合一棺埋之宮臣支黨二百餘人皆伏誅廢邃母鄭氏爲東海太妃立河間公宣爲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爲天王皇后冬十一月乙丑太白犯歲星于營室是年虎將李穆率騎五千送魏烈帝于大寧其故部落多歸附之國人復奉烈帝爲代王城盛樂而居之以其弟昭成帝什翼犍爲質於

趙

建武四年春正月虎將伐鮮卑段遼于遼西募有勇力者三萬人皆拜龍騰中郎會遼遣從弟段屈雲襲幽州幽州刺史李孟退奔易京虎以桃豹爲橫海將軍王華爲渡遼將軍統舟師十萬出漂渝津支雄爲龍驤將軍姚弋仲爲冠軍將軍統步騎十萬爲前鋒以伐段遼三月進次金臺支雄前驅入薊段遼所署漁陽太守馬鮑代相張牧上谷相侯龕等四十餘城並率衆來

降北平相陽裕帥其民千餘家登燕山以自固雄攻安次斬其部大人那樓奇遼懼率妻子宗族豪大千餘家奔密雲山遼左長史劉羣右長史盧諶司馬崔悅等封其府庫遣使請降虎遣將軍郭泰麻秋等帥輕騎二萬追遼及之戰于密雲獲其母妻斬級三千遼單馬竄險保於下尚遣子乞特眞送表及獻名馬虎納之遂入令支遷其戶二萬餘于雍司兗豫四州士大夫之有才行者皆擢敘之先是北單于乙回

爲鮮卑敵邪邪所逐既平遼西遣其將李穆擊敵
邪破之復立乙回而還虎入遼宮論功封賞將
士各有差陽裕詣軍門降即拜北平太守夏四
月初慕容皝與段遼有隙遣使稱藩于虎陳遼
宜伐請盡衆來會及軍至令支皝師不出虎以
皝不會兵攻遼而自專其利謀將伐之佛圖澄
曰燕福德之國未可加兵虎作色曰以此攻城
何城不克以此衆戰誰能禦之區區小豎何所
逃也太史令趙攬固諫曰燕地歲星所守行師

無功必受其禍虎怒鞭之尚爲肥如長虎遣使
四出招誘民夷燕成周內史崔燾居就令游泓
武原內史一作令史常霸東夷校尉封抽護軍宋晃
等皆應之凡得三十六城戊子進逼棘城不拔
壬辰引退皝遣子恪率胡騎三千晨出挑戰諸
門皆若有師出者四面如雲虎大驚棄甲逃遁
惟游擊將軍石冉一作閔一軍獨全于是召趙攬
復爲太史令虎還自令支過易京惡其固而毀
之因謁石勒墓朝其羣臣于襄國建德前殿復

從征文武有差郭設飲至之禮賜侍衛于丞
郎以劉萃[illegible]一作爲中書令盧諶爲中書侍郎蒲
洪以功拜使持節都督六夷諸軍事冠軍將軍
封西平郡公石閔言于虎曰蒲洪雄俊驍果其
諸子並非常才宜密除之虎不納待之愈厚虎
謀伐昌黎遣渡遼將軍曹伏將青州之衆渡海
戍蹋頓城無水而還因戍于海島運穀三百萬
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
句驪使典農中郎將王典率衆萬餘屯田海濱

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以謀擊燕掠緣海諸縣所
在殺掠五月使太子宣率步騎二萬擊朔方鮮
卑斛摩頭破之斬首四萬餘級六月冀州八郡
大蝗司隸請坐守宰虎曰此政之失和朕之不
德所致而欲委咎守宰豈禹湯罪己之義耶司
隸不進讜言佐朕不逮而欲妄陷無辜所以重
吾之責也可白衣領司隸加子司徒韜金鉦黃
鉞鑾輅九旒虎使襄城公涉歸上庸公日歸率
衆戍長安二歸告鎮西將軍石廣私樹恩澤潛

謀不軌虎大怒追質至鄴殺之冬十二月段遼
自密雲山遣使詐降虎信之使征東將軍麻秋
率衆三萬百里郊迎勅秋曰受降如待敵將軍
愼之乃以尚書左丞陽裕遼之故臣使爲秋司
馬遼又遣使降于慕容皝曰胡貪而無謀吾今
請降求迎彼終不疑也若伏重軍以要之可以
得志皝遣慕容恪伏精騎七千于密雲山大敗
秋于三藏口死者十六七秋步走得免陽裕爲
燕所執虎聞秋敗驚怒方食吐哺削秋官爵是

時百姓因佛圖澄率多奉佛皆營造寺廟削髮
出家虎以眞僞雜揉多往避過乃下書問中書
今曰佛號世尊國家所奉閭里小人無爵秩者
應得事佛與否又沙門皆應高潔貞正行能精
進然後可爲道士今沙門甚衆或有奸宄避役
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眞僞中書著作郎王度
等奏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載在祀典
禮有常饗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
子諸華所應祠奉往者漢明感夢初傳其道惟

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
得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大趙受命率由
舊章華戎制異人神流別外不同內享祭殊禮
華夏服禮不宜雜錯國家可斷漢人悉不聽詣
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衆隸
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爲沙
門者還從四民之服中書令王波同度所奏虎
以澄故下書曰度議云佛是外國之神非天子
諸華所可宜奉朕生自北鄙忝當期運君臨諸

夏至于饗祀應從本俗佛是戎神所行兼奉夫
制由上行永世作則苟事允無虧何拘前代其
夷趙百姓有舍于淫祀樂事佛者悉聽爲道士
于是慢戒之徒因之以勵是年魏烈帝疾病命
諸大人迎昭成立之既卒諸大人梁蓋等以新
有大故昭成在遠來未可必比至之間恐生變
亂宜立長君以鎭衆望而烈帝次弟屈剛猛多
詐不如屈弟孤寬和仁厚乃相與殺屈而立孤
孤曰吾兄居長自應繼立吾安可越次而居大

業乃自詣勒表迎昭成請身留爲質虎義而爲
遣之

就李　頊琳之
舜春孫　同訂

春秋卷第十五

後趙錄六　　春秋卷第十六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石虎中

建武五年春正月虎下書令諸郡國立五經博士初勒置大小學博士至是復置國子博士助教虎以吏部選舉斥外耆德而勢門童幼多爲美官免郎中魏奐（象　作）爲庶人夏四月辛未晉征西將軍庾亮遣參軍趙松擊巴郡江陽執將將李閎黃桓等又欲率衆十萬移鎮石城遣諸

軍羅布江沔爲伐趙之規帝下其議時晉成康五年也丞相王導請許之太尉郗鑒以爲資用未備不可大舉太常蔡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其彊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于巴漢忍辱于平城也若爭強于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不死何待原始要終期于大濟而已豈與當亡之寇爭遲速之間哉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身圮于姜里故道泰于牧野

句踐見屈于會稽故咸伸于强吳今日之事亦由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尚强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違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爲時之可否在胡之强弱胡之强弱在虎之能否虎之能否可得而言也（一作矣）自勒初起虎常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原境土所據同于魏世勒死之日將相内外悉欲誅之虎獨起于衆異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内難既定于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

權還據根本内外並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土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爲之其濟乎將不濟也胡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効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于理安乎譬若射者百發而一不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虎之身也征平北守邊之將爾賊（胡一作）前攻之爭疆埸何得之爲甚不得則此非其所息也今征西之往前則于是何者重鎮也名將也中國之人所[illegible]歸心也今而西

淩實有席卷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虎必率其精兵身來拒戰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泗泗何如大江蘇峻何如虎虎此數者宜詳校之愚謂石生從將關中精兵今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今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兖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虎比今三處反爲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勢也昔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

强不及虎泗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峻而以泗水禦虎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譙佃于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爲資故豫安軍以禦其外穀將熟賊果至丁夫戰于外老弱穫于内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惟據泗北方之[illegible]今[illegible]分之一爾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illegible]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則必[illegible]泫此險[illegible]

既無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于前難易百倍前已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然此所論但說征西既至之後爾尚未論道路之虜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若之何今王士與賊水陸勢異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恐非廟勝之筭也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移鎮亮

弟懌時爲輔國將軍梁州刺史假節鎮魏興遣牙門霍佐迎將士妻子佐驅三百餘口奔降于虎燕復遣別將來攻遼西虎以石成爲鎮遠將軍帥積弩將軍呼延晃建威將軍張支等擊之晃支爲燕所殺俘獲數千家而去秋七月虎以太子宣爲大單于建天子旌旗八月以夔安爲征討大都督統石鑒石閔李農張貉（一作豺貧度下同）李菟五將軍帥步騎五萬寇荊楊北鄙九月石閔敗晉師于沔陰殺將軍蔡懷夔安李農攻沔南太子宣將朱保敗晉師于白石殺將軍鄭豹談玄郝莊隨相蔡熊等五人張貉攻邾城敗晉征虜將軍毛寶于邾西寶求救于庾亮亮以城固不時遣軍邾城遂陷死者萬餘人西陽太守樊峻與毛寶率左右突圍出走赴江溺死夔安進據胡亭因寇江夏晉義陽將軍黃冲歷陽太守鄭進以郡迎降安等進圍石城竟陵太守李陽拒戰安敗失首虜五千餘級乃潛師而退遂掠漢東擁七萬餘家遷于幽冀是時豪戚侵

恣賄託公行虎患之乃擢殿中御史李巨（一作李寔）爲御史中丞特加親任自此百僚震慴州郡肅清虎曰朕嘗謂良臣如猛獸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李巨是也賞賜其厚巨竟以疾卒鎮遠將軍王擢表雍秦二州族望自東徙（一作闕）已來遂在戍役之所（一作）既衣冠華胄宜蒙優免從之自是皇甫胡梁韋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貫一同華族（華族一作舊族）隨才銓敘思欲還桑梓者聽之其非此等不得爲例冬十月以撫

軍將軍李農爲使持節監遼西北平諸軍事征
東將軍營州牧鎮令支農率衆三萬與征北大
將軍張舉攻燕凡城虎以遼西迫近燕境數遭
攻襲乃徙其民于冀州之南十二月丁丑太保
桃豹卒
建武六年春二月虎將石成與慕容皝戰於遼
西大敗引歸夏六月大旱白虹經天自正月至
六月不雨虎遣太子宣詣臨漳滏口祈之久而
不降乃下書曰朕在位六載不能上和乾象下

濟黎元以致星虹之變其令百僚各上封事解
西山之禁蒲葦魚鹽除歲供之外皆無所固公
侯卿牧不得規占山澤奪百姓之利又下書曰
前以豐國澠池二治初建徙刑徒配之權救時
務而主遂爲恒法致起怨聲自今犯罪流徙皆
當申奏不得輒配也京獄見囚非手殺人一皆
原遣又命佛圖澄自行祈雨俄有白龍降于祈
所其日澍雨方數千里是年大收秋七月虎遣
使上李壽書欲與之連兵入寇約中分江南九

州尚書令夔安率虎將[illegible]冀青徐
幽并雍七州兼復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
鄴城舊軍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
豆千一百萬斛於樂安城以供（備 作）軍征之用
（調 作）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於兗豫雍洛四
州之地自幽州以東至白狼大興屯田以國內
馬少悉括取民馬有敢私匿者腰斬凡收百姓
馬四萬餘疋以入于公虎僭位之後有所調用
皆選司擬官經令僕而後行不得其人按爲令

僕之責尚書及郎不坐至是吏部尚書劉眞以
爲失銓考之體上書言之虎怒責主者加眞光
祿大夫金章紫綬虎如宛陽大閱于曜武場冬
十月慕容皝襲幽冀幽州刺史石光擁兵數萬
閉城不出皝入自蠮螉塞戍將當道者皆斬之
直抵薊城進破武遂津入高陽所至焚燒積聚
略三萬餘家而去光坐懦弱徵還賜徵士辛謐
几杖衣服穀五百斛敕平原爲起甲第是月挹
婁國（肅氏 一名慎）遣使通貢虎召其使而問之答曰

每候牛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國所在故重譯來云初李壽將李閎自晉來奔壽致書請之題曰趙王石君虎不悅付外議之多有異同中書監王波議曰今李閎以死自誓若得返蒐蜀漢當鳩率宗族混同王化若遣而果也則不煩一旅坐定梁益若有前却不過失一亾命之夫爾于趙何損壽既號並日月跨僭一方今以制詔與之彼必酬反取誚戎裔不若直書答之因請以挹婁國所獻楛矢石砮遺壽曰使

其知我能服遐荒也虎從之於是遣閎歸報備物以酬之閎既至蜀漢李壽欲誇其境內下詔曰羯使來庭貢其方物虎聞之怒甚黜王波以白衣領職虎以泰公韜為太尉與太子宣迭日省可尚書奏事專決刑賞不復啓白司徒申鍾諫曰慶賞刑威后皇攸執名器至重不可假人所以防微杜漸以示軌儀太子國之儲貳朝夕

頹之禍鄭有叔段之難此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亂國害親惟陛下覽之虎不從涼州牧張駿僭虎之盛遣別駕馬詵來朝虎初大悅及覽其表辭頗蹇傲由是大怒欲斬詵侍中石璞諫止之（詳具駿傳）

建武七年冬十月匈奴劉務桓入貢虎以務桓為平北將軍左賢王遣橫海將軍王華帥舟師自海道襲燕安平破之又遣北中郎將始築盧奴小城與起北樹立宮造殿

建武八年夏四月虎志在窮兵以國內馬少乃下令禁民畜馬匿者腰斬收百姓馬四萬餘匹以入公府秋七月虎大興宮室自襄國起閣道至鄴二百里中四十里輙一宮有一夫人侍婢數十黃門宿衛虎下輦即止凡虎所起內外大小行宮夾道樹榆盛暑之月人行其下冬十二月作臺觀行宮四十餘所又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鄴城東七里有赤橋之宮勑河南四州治南伐之具并州治嚴西討之資

幽州爲東征之計皆三五發卒諸州軍造
甲者五十餘萬人船夫十七萬人爲水所沒猛
獸所食者三分居一無之公侯牧宰競興私利
侵擾黎元庶民失業得農桑者十室而三貝丘
人李弘因衆心之怨自言姓名應讖連結姦黨
署置百條事發誅之連坐者數千家虎馳獵無
度晨出夜歸又多輕行躬察作所侍中韋謏諫
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
危陛下雖天生神武雄據四海乾坤冥讚萬無

所慮者也然白龍魚服有豫且之禍海若潛遊
罹葛陂之酷願陛下清宮蹕路思二神之深誡
不可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猝有狂夫之
變龍騰之勇不暇施也智士之計靡及設哉又
自古聖王營建宮室未始不以三農之隙所以
不奪農時也今或盛功於耘藝之辰或煩役于
收穫之月頓斃盈途怨聲塞路誠非聖仁所忍
爲也昔漢明賢君也鍾離一言而德陽役止臣
誠識慚昔士言無可採陛下道越前王所宜哀

矜虎善之賜以穀帛而興繕滋繁游察自若秦
公韜有寵于虎太子宣惡之右僕射張離領五
兵尚書專總兵權欲求媚于宣因說之曰
今諸公侯吏兵過限宜漸削弱以壯儲威宣悅
其言使離奏奪諸公府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
聽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是以
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於是諸公咸
怨嫌隙漸深矣遣征北將軍張舉自鴈門討索
頭郁鞠尅之課責征士五人出車一乘牛二頭

米各十五斛絹十匹諸役調有不辦者皆以斬
論將圖江表百姓窮窘率多鬻子以充軍須猶
不能給乃自經于道樹死者相望而求發無已
會青州上言濟南平陵城西北石虎（一作獸）一夕
忽移於城東南善石溝上有狼狐千餘迹隨之
迹皆成蹊虎大悅曰石虎者朕也自西北徙而
東南者天意欲使朕平蕩江南也天命不可違
其勑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軍以奉天
命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時妖怪尤

多上黨孟門上有神人之象坐于山上三日而
去遣使以太牢祀之武鄉送雄虎變爲雌產一
狼子仰噬虎腦而殺之後三日狼子亦死石然
于泰山八日而滅東海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
鄴西山石間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大武
殿初成圖畫自古聖賢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
變爲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髣髴微
出虎大惡秘而不言佛圖澄對之流涕
建武九年夏五月虎帥衆伐慕容皝爲皝所敗

時晉建元元年也秋七月晉都督江荊等諸軍
事庾翼以滅胡取蜀爲已任遣使東約慕容皝
西約張駿刻期大舉朝議多以爲難惟車騎將
軍庾冰意與之同而桓溫等贊成之至是詔議
經略中原翼欲悉衆北伐表桓宣督諸軍趣丹
水溫爲前鋒水督帥衆入臨淮並爲所統虎汝
南太守戴開帥數千人詣降丁丑康帝詔曰慕
容皝摧殄羯寇乃云死沒八萬餘人將由其天
殄之始也中原之事宜加籌量且鼓勵已即部

分歸順宜加慰勞又檄石虎文曰石勒因釁前
寇擾京師窮凶極逆僞號累祀百姓受灰沒之酷
王室有黍離之哀不爲少康之隆孰能祀夏不
有宣王之興誰克舊物羯帥石虎僭襲凶業負
恃其衆陸梁河朔毎念頫之士懷仁抱義食胆
飲血擢其禍酷心存匍匐而力不能奮今遣使
持節荊州刺史都亭侯翼高旗連雲組練曜日
運孫吳之籌按尚父之略奮不張膽咀鐵人思
自奮以此衆戰其猶烈火之燔秋蓬衝飈之掃

落葉也八月太白犯歲星歲星在軫虎遣寧遠
將軍劉寧攻武都狄道麴之太子宣討鮮卑斛
穀提大破之斬首三萬級中謁者令申扁有寵
于虎宣亦昵之偏聰辨明斷專掌機密之任虎
既不省奏案太子宣荒酒內淫秦公韜沉湎好
獵生殺拜除皆扁所決權傾內外刺史二千石
多出其門九卿已下望塵而拜惟侍中鄭系王
謨常侍盧諶崔約等十餘人與之抗禮虎又取
州郡吏馬一萬四千餘疋以配翊武驍騎馬主

十一年九月宇文逸豆歸執送段遼弟蘭來
降并獻駿馬萬疋虎命蘭帥所部鮮卑五千人
屯令支冬十二月虎以平西將軍張伏都爲使
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帥步騎三萬擊涼州張
駿伏都濟河與駿將謝艾戰于河西大敗而還
虎雖昏虐無道而頗慕經學遣國子博士詣洛
陽寫石經校中經於秘書國子祭酒聶熊注穀
梁春秋列于學宮大司馬幽州牧燕公斌屛酒
荒職常懸管而入所聚羣兇因以肆虐征北將

軍張賀度嚴衛馳白之虎遣尚書張離持節召
斌鞭之三百免官歸第
建武十年春正月虎饗羣臣於太武前殿有白
鴈數百翔集馬道之南虎命射之皆不獲時諸
州兵集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攬密言於虎曰白
鴈集庭宮室將空之象也不宜南行虎信之乃
臨宣武觀大閱而解嚴復以燕公斌爲使持節
侍中大司馬錄尚書事置左右戎昭曜武將軍
位在左右衛上東宮置左右統將軍位在四率

上置上中光祿大夫位在左右光祿上置鎭位
將軍位在車騎將軍上二月遣使徵天水楊軻
軻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養徒從數百常食
麤飲水衣褐縕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
疏賓異客音旨未嘗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
弟子莫得親言欲所論授須旁無雜人授入室
弟子令遞相宜授劉曜僭號徵拜太常固辭不
受曜亦敬而不逼遂隱於隴山勒既禽曜秦人
東徙軻留長安至是虎備玄纁束帛安車徵之

不應親駕往視亦高臥不起追之乃發既見不
拜與語不言命舍於永昌乙第有司以軻倨傲
請從大不敬論虎不從下書任軻所向軻在永
昌虎每有饋餼輙口授弟子使爲表謝其文甚
美覽者嘆其有深致虎欲觀其眞趣乃密令美
女夜以動之軻蕭然不顧又使人將其弟子盡
行遣魁壯羯士衣甲持刀臨之以兵并竊其所
賜衣服軻視而不言了無懼色常臥土牀覆以
布被裸寢其中下無茵褥頴川荀鋪好奇之士

也造而談經瞑目不答發輒被露其形大笑之輒神體頹然無驚怒之狀於是咸以焦光之徒未有能量其深淺也後上疏陳鄉思求還虎送以安車蒲輪蠲十戶供之自歸秦州教授不絕其後秦州兵亂輒弟子以牛負輒西奔爲戍軍追禽遂爲所害夏四月涼州牧張駿遣將張瓘攻王擢於三交城擢敗奔還太子宣淫虐日甚莫敢以告領軍將軍王朗言于虎曰今隆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斫伐宮材引于漳水功役數

萬士衆吁嗟陛下因出遊罷之虎如其言宣知朗所爲怒欲殺之而無因會熒惑守房太史令趙攬承宣旨言于虎曰昴者趙之分也熒惑所在其主惡之房爲天子其殃不小宜以貴臣姓王者當之虎曰誰可當者攬久而對曰無復貴于王領軍也虎意惜朗且猜之曰更言其次攬無以對因曰其次惟中書監王波耳虎乃下詔追波前議楛矢事腰斬之并其三子投尸漳水以厭熒惑之變尋愍波之無罪追贈司空封其

孫爲侯平北將軍尹農攻燕凡城不剋而還黜爲庶人時大旱自正月不雨至六月又白虹出自太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十餘刻而滅虎下書曰蓋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爲首化以仁惠爲先 本 作 故能允協人和緝熙神物朕以眇薄君臨萬邦夕惕朝乾思遵古烈是以每下書蠲除徭役休息黎元庶俯懷百姓仰禀三方而中年以來變眚彌顯天文錯亂時氣不應斯由人怨于下譴感皇天雖朕之不明亦羣后

不能翼奬之所致也昔楚相修政洪災旋弭鄭卿厲道氛祲自消昔股肱之良用康羣變而羣公卿士各懷道迷邪拱默成敗豈所望于台輔百司哉其各上封事極言無隱於是閉鳳陽門惟元日乃開立二畤於靈昌津祠天及五郊李壽以建寧上庸漢固巴微梓潼五郡來降冬十一月虎初起河橋於靈昌津上採石爲中濟石無大小下輒流去工五百餘萬而橋經年不成虎如靈昌津親閱作工遣散騎侍郎[illegible]沉璧

於河明日所沉之璧流于渭上波蕩上岸地震水湧樓臺殿觀莫不傾壞壓死者百餘人虎恚甚遂斬工匠罷作而還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睕睕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於兄弟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珍遂有能于宣傾䆠朝政公卿已下憚珍側目

建武十一年春正月虎子義陽公鑒鎮關中役煩賦重失關右之和其友李松勸鑒文武有長髮者輒拔為冠餘以給宮人長史取髮白之虎大怒以右僕射張離為征西左長史龍驤將軍雍州刺史徵之俗然徵鑒還鄴收松下廷尉以樂平公苞代鎮長安二月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一作四十餘萬）城長安未央宮虎性好獵後體壯大不堪乘馬跨鞍乃遣司虞中郎將賈霸帥工匠四千於東平罡山造獵車千乘轅長二丈高一丈八尺置格獸車四千乘立三級行樓二層

于其上其車使二十人昇之如今之步輦上安徘徊曲蓋當坐處施轉關若射鳥獸宜有所向關隨身而轉虎善射矢不虛發尅期將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榮陽東極陽都數千里為獵場使御史監司其中禽獸民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之擅作威福民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便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家海岱河濟之間民無寧志矣又發豫荊兖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官增置內官二十四等東宮十有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為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萬餘人為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要媚其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太子及諸公又私令采發者亦垂一萬總會鄴宮虎臨軒簡第諸女大悅以使者為能封十二人皆為列侯自初發至鄴諸殺其夫及奪而遣之縊死者千餘人荊楚揚徐之民流叛略盡宰守坐不

能懷綏下位將軍五十餘人金紫光祿大夫逯明因侍切諫虎大怒遣龍騰拉而殺之自是朝臣杜口相招爲祿仕而已秋八月晉豫州刺史路永以郡來降虎署爲征西將軍屯於壽春冬十二月以冠軍將軍姚弋仲爲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使征東將軍鄧恒將兵數萬屯樂安治攻具爲取燕之計是歲晉梁州刺史桓宣伐虎將李羆軍次丹水爲虎所敗

就李 屠喬孫 項琳之 同訂

後趙錄七　春秋卷第十七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石虎下

建武十二年夏五月尚書朱軌與中黃門嚴生不協會大雨霖道路陷滯不通生因譖軌不修道路訕謗朝政虎怒因之冠軍將軍蒲洪諫曰臣聞聖王之御天下也土階三尺茅茨不剪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亾君之馭海內也傾宮瓊臺一作榭象箸玉杯截脛剖心脯賢刳孕故其亾

也忽焉今陛下既有襄國鄴宮足康帝宇又修長安洛陽宮殿將何以用之盤于田游耽于女色三代之亾恒必由此而恐爲獵車千乘環數千里以養禽獸奪人妻女十餘萬口以盈後宮聖帝明王之所爲固若是乎尚書朱軌納言大臣今以道路不修將加酷法此自陛下德政失和陰陽災沴天降霖雨七旬乃霽霽方二日雖有鬼兵百萬亦未能去道路之塗潦而況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史筆何其如四海何願止作徒

罷苑囿出宮女赦朱軌以副衆望虎省之不悅
憚其強直寢而不納弗之罪也爲之停長安洛
陽作役於是立私議之條偶語之律聽吏告其
君奴告其主歲刑日濫公卿以下朝會以目吉
凶之問自此而絕不敢復相過從談語六月將
軍王擢擊張重華襲武衛執護軍曹權胡宣徙
七千餘戶于雍州又使涼州刺史麻秋征西將
軍張伏都（一作孫伏都）攻金城太守張沖降之重華
遣中堅將軍謝艾將步騎五千來拒秋敗奔還

是年虎晝寢永安宮夢羣羊從東北負魚而來
鄴東北七高丈餘木十滿其上寤而問佛圖澄
澄曰此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
建武十三年春正月虎率三公九卿躬耕籍田
於桑梓苑鄴城南地多桑梓因以築之故名桑
梓苑苑有臨漳宮三月三日及始蠶之日虎率
皇后及夫人採桑于此虎后杜氏祠先蠶於近
郊遂如襄國謁勒墓夏四月遣涼州刺史麻秋
帥伐張重華以中書監石寧爲征西將軍率司

并州兵二萬餘人爲秋後繼涼將宋秦等率戶
二萬來降河湟間氐羌十餘萬落與張據相首
尾麻秋憚之不進涼別將張瑁自閒道引兵截
秋軍後秋退涼將謝艾乘勝追擊將軍杜勳魚
汲死之失軍士三千餘人秋單馬奔大夏寺與
石寧進次曲柳劉寧王擢進攻始興武街重華
使將軍牛旋楊康等來禦與寧戰于沙阜寧等
敗績引還金城秋七月虎復遣征西將軍張伏
都將軍劉渾率步騎二萬會秋等長驅濟河以

擊重華遂城長最重華大懼復遣謝艾帥衆來
拒八月戊午秋遊戰敗績退歸金城九月地震
天裂七丈又雨血于鄴城廣十餘里虎貪而無
厭既據十州之地聚斂金帛及外國所獻珍異
府庫財物不可勝紀猶自以爲不足悉發前代
帝王及先賢陵墓取其寶貨邯鄲城西石子堈
上有趙簡子墓虎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
木板厚一尺積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
常作絞車以牛皮囊汲之月餘而水不盡不可

發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冢取銅柱鑄以爲器時
沙門吳進言于虎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
役晉人以厭其氣虎使尚書張郡（一作羣又作攀）發近
郡男女十六萬人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
長牆（一作塘）於鄴北廣長數十里又因沙門言以
五月發五百里內男女六十（一作千）萬人重修芳
林園至八月天暴雨雪雪深三尺大寒行旅作
役東死者數千人太史奏作役非時天降此變
虎乃誅尚書令宋朱（一作執）以塞天災又於華林

苑中千金堤上作兩銅龍相向吐水以注天泉
池通御溝中又種名果齊花民間有名果虎作
蝦蟆車四圍掘根面去一丈深一丈合土載之
植之無不生又有西王母棗冬夏有葉九月生
華十二月乃熟三子一尺又有羊角棗亦三子
一尺勾鼻桃重二斤半春李冬花春熟安石榴
子大如椀盞其味不酸趙攬申鍾石璞等上疏
言天文錯亂蒼生彫敝及因引見又面諫辭旨
甚切虎大怒曰使苑牆朝成吾夕沒無恨矣促

張郡使燃燭夜作起三觀四門三門通漳水皆
爲鐵扉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揚州獻黃鵠雛
五頸長一丈聲聞十餘里泛之于玄武池中俄
化爲龜故或又名玄武池以此郡國前後送蒼
麟十六白鹿七虎命司虞張曷柱調之以駕芝
蓋大朝會列之於殿庭又鑿北城引水于芳林
園城崩壓死者百餘人是時虎在鄴有一妖馬
尾有燒狀入中央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
得入走向東北俄而不見佛圖澄聞而嘆曰災

其及矣秋九月命太子宣出祈福于山川因行
遊獵宣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
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虎於後宮升陵霄
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此自非天崩地陷當
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爾宣馳逐終夕所
在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爲度驅圍禽獸至
暮皆集行宮文武跪立圍守行烽炬星羅光
燭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嬖姬顯德
美人乘軿車（一作輂）臨觀嬉娛忘反獸盡而止或

鼓有屏一作逆又作奔逸當坐守者有爵則奪馬步驅
一日無爵則鞭之一百峻制嚴刑文武戰慄士
卒饑凍死者萬有餘人宜弓馬衣食皆號爲御
有亂其間者以冒禁罪罪之所過三州十五郡
資儲皆無孑遺虎復命秦公韜出自并州遊於
秦雍亦如之宣數惡韜秉政終有代已之意是
行也嫉之彌甚宦者趙生得幸于宣而無寵于
韜微勸宣除之於是相圖之計起矣冬十月麻
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於河陝敗之斬首三千

餘級枹罕護軍李逵率衆七千來降自河以南
氐羌始皆來附
建武十四年夏四月秦公韜有寵于虎欲立之
以太子宣長猶豫未決宣嘗忤旨虎怒曰悔不
立韜也韜由是益驕五月熒惑入婁犯填星占
者以爲災在趙兵大起國有喪六月韜起堂於
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見之大怒斬
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至十丈宣聞之恚甚謂
所幸力士郅鹿揚杯及牟皮牟成趙生等曰韜

凶豎勃逆敢違我如是汝等能殺之者吾西入
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死主上必親
臨喪吾因行大事無不濟矣杯等許諾秋七月
宣將殺韜乃先詣寺與佛圖澄同坐塔上一鈴
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洛度宣變
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
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及韜後至澄熟視良
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虎夢
龍飛西南自天落地旦而召澄問之澄曰禍下

有賊不出十日自浮屠以西此殿以東當有血
流慎勿東行杜后曰和尚耄耶何處有賊澄易
語云六情所受悉皆是賊耄但使少者不惛惛
耶好爾自此以後澄便寓言不復彰顯八月社
日東南有黃黑雲大如數畝稍分爲三狀若匹
布東西經天色黑而青酉時貫日日沒後分爲
七道每相去數十丈間有白雲如魚鱗子時乃
滅韜素解天文見而惡之顧謂左右曰此變不
小當有刺客起于京師不知誰定當之是夜韜

與僚屬讌於東明觀樂奏酒酣愀然長嘆曰人居世無常別易會難各付一杯開意爲吾飲令必醉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飲乎因泫然流涕左右莫不歔欷因宿于佛寺中宣遣楊杯牟皮牟成趙生等十餘人夜緣獼猴梯而入斫殺韜於精舍置其刀箭而去旦日宣奏之虎哀驚氣絕久之方蘇將出臨其喪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未知何人恐在蕭墻之內慮生非常變輿不宜輕出虎以佛圖澄先誡乃止遂嚴兵發哀于

大武殿宣乘素車從千人往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觀尸大笑而去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虎疑宣殺韜欲召之懼其不入乃詐言其母杜氏哀過危惙宣不謂見疑入朝中宮因而留之建興人史科知其謀告稱韜死夜宿東宮長上楊杯家杯夜與五人從外來相與語曰大事已定但願大家老壽吾等何患不富貴語訖便入科寢閤中杯不見也科尋出逃匿俄而杯與二人出求科不得杯曰宿客聞人向語當殺之斷口舌今所得去作大事矣（一云服[illegible]）獲免虎馳使收楊杯牟皮趙生等杯皮皆亡去執趙生詰之生具首服虎悲怒彌甚幽宣于席庫以鐵環穿其頷而鏁之作數斗木槽和以羹飯以猪狗法令食之取殺韜刀箭舐其上血哀號之聲震動宮殿佛圖澄諫曰宣韜皆陛下之子今爲韜殺宣是重禍也陛下若含怒加慈者福祚猶長尚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掃鄴宮也虎不從

乃積柴於鄴北樹標其上標末置轆轤穿之以繩倚梯柴積送宣于標所使韜所幸宦者郝稚劉霸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郝稚以繩貫其頷轆轤絞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炎際天虎從昭儀已下數千人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二十九人宣少子年纔數歲虎素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兒罪虎欲赦之大臣不聽遂於抱中取而殺之兒挽虎衣

大叫至於帶絕時人莫不爲之流涕虎因此發病廢其母杜氏爲庶人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洿其東宮以養豬牛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先是散騎常侍趙攬言于虎曰中宮將有變宜防之及宣殺韜虎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貴嬪柳氏尚書耆之女也以才色特幸坐其二兄有寵於宣亦殺之虎追念其姿色復納耆少女於芳林園九月虎議立太子太尉張舉曰燕公斌彭

城公遵並有武藝文德陛下神齒已衰四海未一請擇二公而樹之虎曰卿言正合吾意戎昭將軍張豺曰燕公母賤又嘗有過彭城公母前以太子事廢之今復立之恐不能無微恨陛下宜審思之初虎之破上邽也張豺獲劉曜幼女安定公主年十二有姝色納于虎虎嬖之生子世封齊公豺以虎年長多疾欲立世爲嗣冀劉氏爲太后已得輔政乃說虎曰陛下再立儲宮

其母皆出自娼賤故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

孝者立之虎曰卿且勿言吾知太子處矣虎再與羣臣議於東堂曰吾欲以純灰三斛自滌其腸何爲專生惡子兒年二十餘輒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乃與張舉李農定議勑公卿上疏請立世爲太子大司農曹莫不肯署名虎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重器不宜立少故不敢署虎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吾意矣可令諭之遂立世爲皇太子以昭儀爲皇后召太常條攸光祿勳杜嘏

謂之曰煩卿傅太子實希改轍吾之相託卿宜明之署攸爲太傅嘏爲少傅冬十月虎使符健寇竟陵十一月享羣臣於太武前殿佛圖澄殿上褰衣而行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石下而視之有棘子生焉冉閔小字棘奴故澄言之及十二月辛巳大雨霖虎問佛圖澄澄曰其爲我乎至戊子而澄卒是年造刀一口長五尺銘曰皇帝石氏隸書

太寧元年春正月虎疾瘳遂以晉永和五年僭

卽皇帝位於南郊大赦境內改元太寧百官增
位一等諸子進爵爲王以尚書張良爲右僕射
故東宮高力等萬餘人謫戍涼州行達雍城不
在赦例勑雍州刺史張茂送之茂皆奪其馬使
之步推鹿車致糧戍所高力督定陽梁犢等因
衆心之怨謀起兵東還陰令胡人頡獨鹿微告
戍者戍者皆踴躍大呼犢乃自稱晉征東大將
軍率衆攻拔下辨逼張茂爲大都督大司馬載
以軺車安西將軍劉寧自安定擊之爲犢所敗

秦雍間城戍無不摧陷斬二千石長史長驅而
東高力等皆多力善射一以當十雖無兵甲所
在掠民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所向奔潰戍卒
皆隨之比至長安衆已十萬樂平王苞時鎭長
安盡鋭拒之一戰而敗犢遂東出潼關進趣洛
陽虎遣李農爲大都督行大將軍事統衞軍將
軍張賀度征西將軍張良征虜將軍石閔等率
步騎十萬討之戰于新安農等大敗又戰于洛
陽又敗退壁成皋犢遂東掠滎陽陳留諸郡虎

又以燕王斌爲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帥精
騎一萬統冠軍大將軍姚弋仲車騎將軍蒲洪
等討之弋仲將輕騎八千餘人至鄴求見虎時
寢疾未之見也引入領軍省賜以已所御食弋
仲怒曰國家有賊召我擊之官當見我面授方
略破賊而以食食我我來覓食耶且主上不見
我我何以知其存亡也欲引還虎力疾見之弋
仲讓虎曰兒死愁耶何爲而病兒幼時不擇善
人教之使至于爲逆既爲逆而誅之又何愁焉

且汝久病所立幼兒汝若不愈天下必亂當先
憂此勿憂賊也犢等窮困思歸相聚爲盜所過
殘暴何所能至老羌爲汝一舉了之弋仲性狷
直人無貴賤皆汝之虎亦不之責於坐授使持
節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
破賊否乃被鎧跨馬于中庭因策馬南馳不辭
而出遂與斌等擊犢于滎陽大破之斬犢首而
還盡滅其餘黨虎命弋仲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進封平西郡公蒲洪爲侍中車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都督秦雍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進封
略陽郡公二月晉征北大將軍褚裒使部將王
龕來伐拔其沛郡獲將軍支重始平人馬勗起
兵于洛氏葛谷自稱將軍樂平王苞攻滅之誅
三千餘家熒惑犯積尸又犯昴月熒惑光犯河
鼓洛陽（一作滎陽）城西北九里石牛在青山破上夜
忽鳴嗔聲聞三十里遣人打落兩耳及尾以鐵
釘釘四脚夏四月乙卯虎病甚以彭城王遵爲
大將軍鎭關右燕王斌爲丞相錄尚書事張豺

爲鎭衛大將軍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並受遺詔
輔政劉后惡斌輔政恐不利于太子與張豺謀
去之矯詔稱斌無忠孝之心免官歸第尋使張
豺弟雄矯詔殺之乙丑彭城王遵自幽州至鄴
勑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涕泣而去是
日虎疾小瘳問遵至未左右答曰去已久矣虎
曰恨不見之虎臨西閣龍騰中郎二百餘人列
拜于前虎曰何所求也皆曰聖體不安宜令燕
王入宿衛典禁兵（一作兵馬）或言乞以爲皇太子虎

不知斌之已廢責曰燕王不在內耶呼來左右
言王酒病不能入虎曰促持輦迎之當付璽綬
亦竟無行者尋惛眩而入戊辰劉后矯詔以遵
爲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千兵百騎
如霍光輔漢故事侍中徐統嘆曰禍將作矣吾
無爲豫之仰藥而死己巳虎薨於金華殿及遵
僭立葬於顯原陵僞謚武皇帝廟號太祖虎以
晉咸康元年僭位至晉太和五年死在位十五
年

就李[illegible]之同訂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石世

石世字大業虎之幼子劉曜幼女安定公主所生也宣等被殺張豺勸立之虎死即僞位尊母劉氏爲皇太后劉氏臨朝稱制進張豺爲丞相豺辭不受請以彭城王遵義陽王鑒爲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豺與太尉張舉謀誅司空李農舉素與農善密以豺謀告之農懼將騎

百餘奔廣宗帥乞活數萬家堡上白劉氏使張舉統宿衛精卒圍之豺以張離爲鎮軍大將軍監中外諸軍事司隸校尉以爲巳副鄴中羣盜大起迭相劫掠彭城王遵先鎮關右至是聞喪屯於河內時寇軍大將軍姚弋仲車騎大將軍蒲洪安西將軍劉寧征虜將軍石閔武衛將軍王鸞寧西將軍王午立義將軍段勤及石衆王鐵等討梁犢還遇遵於李城共說遵曰殿下長而且賢先帝亦有意以殿下爲嗣但以末年惛惑爲張豺所誤今女主臨朝奸臣用事上白相持未下京師宿衛空虛殿下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其誰不倒戈開門以迎殿下者耶遵從之五月遵自李城舉兵還趣鄴洛州刺史劉國等率洛陽之衆往會之傳檄至鄴張豺大懼馳召上白之軍丙戌遵次於蕩陰戎卒九萬石閔爲前鋒都督豺將出拒之耆舊羯士皆曰天子兒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爲張豺守城也踰城而出豺斬之不能止張離亦率龍騰二千

斬關迎遵劉氏懼召張豺入對之流涕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繼興今皇嗣沖幼託之將軍將軍將若之何欲加遵重官能彌之乎豺惶怖失守無復籌計但云唯唯劉氏乃令以遵爲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加黃鉞九錫增封十郡委以阿衡之任巳丑遵北至安陽亭張豺懼而出迎遵命執之庚寅遵貫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升太武前殿擗踊盡哀退如東閣斬豺于平樂市夷其三

蒙假劉氏令曰嗣子幼沖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遵僞讓至三羣臣敦勸乃受之僭即尊位于太武前殿大赦殊死已下罷上白之閏辛卯封世爲譙王邑萬戶待以不臣之禮廢太后劉氏爲太妃尋皆殺之世立凡三十三日

石遵

石遵字大祗虎第九子也初封齊王虎僭立改封彭城王虎死世嗣僞位遵廢世自立尊母鄭氏爲皇太后立妃張氏爲皇后故燕王斌子衍

爲皇太子大司馬義陽王鑒爲侍中太傅沛王沖爲太保樂平王苞爲大司馬汝陰王琨爲大將軍武興公閔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李農歸請罪遵復其位待之如初遵立七日甲午鄴中暴風拔樹震雷雨雹大如盂升水火俱下災太武暉華殿及宮內府庫至于閶闔諸門觀閣蕩然無餘乘輿服御燒太半光燄照天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乙未雨血周遍鄴城時沛王沖鎮薊聞遵殺世自立謂其寮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輒廢而殺之罪逆莫大其勅內外戒嚴孤將親討之于是留寧北將軍沐堅戍幽州帥衆五萬自薊南下傳檄燕趙所在雲集比至常山衆餘十萬軍次苑鄉遇遵赦書沖謂左右曰皆吾弟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爲復相殘乎吾將歸矣沖將陳暹曰彭城簒弑自尊爲罪大矣王雖北旆臣將南轅俟平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沖乃復進遵馳遣

王擢以書諭沖沖弗聽遵假武興公閔黃鉞金鉦與司空李農等率精卒十萬討之戰于平棘沖兵大敗獲沖于元氏賜死坑其士卒三萬餘人是月遵遣中黃門竺昌蒲請道安入華林園廣修房舍安以石氏之末國運衰危乃西適牽牛山六月晉征西大將軍桓溫聞趙之亂出屯安陸遣諸將經營河北遣揚州刺史王浹舉壽春歸晉秋七月晉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即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裒事任貴重不

衆人可先遣偏師重陳前所遣前鋒督護
王顧之等徑造彭城示以威信後遣督護龐斌
進軍下邳賊即奔潰斌率所領據其城池今宜
進軍以成聲勢于是除裒征討大都督率衆三
萬徑進彭城使西中郎將陳逵進據壽春河朔
士庶歸降者日以千計裒撫納之甚得其歡心
又遣督護王龕伐沛獲遵偽相支重郡中二千
餘人歸降魯郡山有五百餘家亦建義請援遵
以李農一作李菟爲南討大都督率騎二萬拒之裒

遣王龕李邁領銳卒三千來迎龕等違裒節度
軍次代陂爲農所敗李邁死之士卒死傷大半
龕執節不撓尋亦被害裒遂不能進八月退屯
廣陵陳逵聞之懼焚壽春積聚毀城遁還樂平
王苞時鎭長安謀帥關右之衆攻鄴左長史石
光司馬曹曜等固諫苞怒誅光等百餘人苞性
貪而無謀雍州豪帥知其無成竝馳使告晉晉
梁州刺史司馬勳率衆赴之使池公楊初襲破
西城九月勳出駱谷破趙長城戍壁于懸鉤去
長安二百餘里遣治中劉煥攻長安斬京兆太
守劉秀離又拔賀城三輔豪傑多殺太守令長
以應勳凡三十餘壁衆五萬人苞乃輟攻鄴之
圍使其將麻秋姚國等率騎拒勳遵遣車騎將
軍王朗率精騎二萬外以討勳爲名因刼苞送
鄴勳以兵少未能自固畏朗不敢進冬十月遵
將石遇攻宛陷之執南陽太守郭啓司馬勳釋
懸鉤復攻拔宛殺遵南陽太守袁景退還梁州
初遵之發李城也謂武興公閔曰努力事成當

以爾爲儲貳既而立太子衍閔甚失望自以勳
高一時規專朝政遵忌而不任閔素驍勇屢立
戰功夷夏宿將皆畏憚之既爲都督總內外兵
機乃懷撫殿中將士及故東宮高力萬餘人皆
奏爲殿中員外將軍爵關外侯賜以宮女樹已
之恩遵弗之猜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衆咸
怨怒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勸遵稍奪閔
兵機閔益恨望準等咸勸誅之十一月丙辰遵
召義陽王鑒樂平王苞汝陰王琨淮南王昭入

議于鄭太后前曰閔不臣之迹漸著今欲誅之如何鑒等皆曰宜然太后曰李城還兵無棘奴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何可遽殺也鑒出遣宦者楊環馳以告閔閔遂劫司空李農及右衛將軍王基密謀廢遵使將軍蘇彥周成率甲士三千人執遵于南臺如意觀遵方與婦人彈棊問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鑒復能幾時遂殺之于琨華殿幷誅鄭太后張皇后及太子衍上光祿大夫張斐

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等遵在位一百八十三日

石鑒

石鑒字大朗(一作郎)遵之兄虎第三子也初封義陽王殺遵自立年號青龍大赦殊死已下以武興公閔爲大將軍封武德王司空李農爲大司馬並錄尚書事張舉爲太尉郎闓爲司空秦州刺史劉羣爲尚書左僕射侍中盧諶爲中書監鑒使樂平王苞及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夜攻閔及農于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鑒恐閔爲變僞若不知者夜斬松才于西中華門幷誅苞新興王祗虎之子也時鎭襄國與姚弋仲蒲洪等通和連兵移檄中外欲共誅閔農鑒遣汝陰王琨爲大都督與太尉張舉及侍中呼延盛率步騎七萬人討祗等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啓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閔農閔農皆殺之龍驤將軍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人伏于胡天亦欲誅閔農鑒在中臺伏都帥三十餘人將

升臺挾鑒以攻之鑒見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伏都曰閔農等反已在東掖門臣欲嚴率衛士討之謹先啓知鑒曰卿是功臣好爲官陳力朕從臺上觀卿勿慮無報也於是伏都銖等率衆攻閔農不克屯于鳳陽門閔農率衆數千毀金明門而入鑒懼閔農殺已馳招閔農開門內之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斬伏都等伏都有膂力善尺牘自鳳陽門至琨華橫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內外諸夷敢稱兵杖者斬胡

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閔使尚書
王朗一作簡少府王鬱帥衆數千守鑒于御龍觀
懸食以給之下令城中曰近日孫劉構逆支黨
伏誅良善一無與也今日已後與官同心者留
不同心者各任所之勑城門不復相禁于是
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塡門閔知胡人
不爲已用頒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
者文官進位三級武官立拜牙門一日之中斬
胡首數萬人閔親率趙人以誅胡羯無貴賤男

女少長皆斬之胡人死者二十餘萬于時有高
鼻多鬚者無不濫死尸諸城外悉爲野犬豺狼
所食其屯戍四方者閔皆以書命趙人爲將帥
者誅之太宰趙庶太尉張舉中軍將軍張春光
祿大夫石岳撫軍將軍石寧武衛將軍張季及
諸公侯卿校龍驤等萬餘人出奔襄國汝陰王
琨奔據冀州撫軍將軍張沈據滏口張賀度據
石瀆建義將軍段勤末杯之子據黎陽寧南將軍楊
羣據桑壁劉國據陽城段龕蘭之子據陳留姚弋

仲據混橋蒲洪據枋頭衆各數萬皆不附于閔
王朗麻秋自長安赴洛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
千餘人朗奔襄國秋帥衆奔蒲洪姚弋仲子曜
武將軍益武衛將軍若帥禁兵數千斬關奔灄
頭弋仲帥衆討閔軍于混橋汝陰王琨及張舉
王朗率衆七萬伐鄴閔帥騎千餘拒之戰于城
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所向摧陷斬首三千
級琨等大敗奔歸冀州閔與李農率騎三萬討
張賀度于石瀆鑒密遣宦者齎書召撫軍張沈

等使乘虛襲鄴宦者以告閔農閔農馳還廢鑒
殺之誅虎孫二十八人盡殪石氏鑒在位一百
三日虎小男混永和八年將妻妾數人奔京師
勑收付廷尉俄而斬之于建康市虎十三子五
人爲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混至此又死初
讖言滅石者陵幸而石閔徙封蘭陵公虎惡之
改蘭陵爲武興郡至是終爲閔所滅始勑以晉
成帝咸和三年歲在戊子僭立二主四子凡二
十三年以晉穆帝永和六年歲在庚戌滅

後趙錄九　　十六國春秋卷第十九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石閔

石閔字永曾小字棘奴虎之養孫也父瞻字弘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內黃人其先漢黎陽騎都督累世牙門勒破乞活陳午獲瞻時年十二長而勇悍便弓馬臨陣不顧勒奇之曰此兒壯健可任命虎子之驍猛多力所向無前歷位將兵都尉左積射將軍封西華侯高侯之戰敗死于陣閔時甚幼聰慧異常臨事果銳虎撫之如孫及長身長八尺善謀策勇力過人拜建節將軍徙封修成侯歷位北中郎將游擊將軍虎之敗于昌黎閔軍獨全由此功名大顯及敗梁犢之後威聲彌振晉永和六年閔既殺鑒司徒申鍾司空郎闓等四十八人共上尊號閔固讓李農農以死固辭閔曰吾屬故晉人也今晉室猶存請與諸君分割州郡各稱牧守公侯奉表迎晉天子還都洛陽何如尚書胡睦進曰陛下聖德

應天宜登大位晉氏衰微遠竄江表豈能總馭英雄混一四海乎閔曰胡尚書之言可謂識機知命矣于是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曰永興閔欲滅去二石之號下令曰孔子曰死姓而王七月者七十有三國繼趙李讖書炳然且德星鎮衛宜改國號曰魏（一作衛）復姓冉氏（一作易姓李氏）追尊祖隆元皇帝考瞻烈祖高皇帝尊母王氏為皇太后妻董氏為皇后子智為皇太子封子胤為太原王明為彭城王裕為武興王以司馬李農為太宰領太尉錄尚書事封齊王農諸子皆封為縣公文武進位三等封爵有差遣使者持節赦諸軍屯皆不從新興王祗聞鑒之死僭稱尊號于襄國改元永寧以汝陰王琨為相國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祗遣汝陰王琨及張舉王朗將兵十萬伐魏閔以姚弋仲為右丞相親趙王待以殊禮夏四月遣使臨江告晉曰逆胡亂中原今已誅之若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不應閔誅李農及其

三千斤尚書令王誕侍中王衍及中常侍嚴震
趙昇等五月晉廬江太守袁貞攻魏合肥執南
蠻校尉桑坦遷其百姓而還六月汝陰王琨率
衆伐鄴進據邯鄲祗鎮南將軍劉國自繁陽會
之閔遣衛將軍王泰率兵迎擊琨衆敗績死者
萬餘人琨歸邯鄲劉國還屯繁陽秋八月苻健
率衆自枋頭入關與張賀度段勤劉國靳豚等
會于昌城將共攻鄴閔遣尚書左僕射劉羣爲
行臺都督使其將王泰崔通周成等帥步騎十

二萬次于黃城閔躬統精卒八萬繼之戰于蒼
亭賀度等大敗死者二萬八千人追斬靳豚于
陰安鄉盡俘其衆振旅而歸閔戎卒三十餘萬
旌旗鉦鼓緜亘百餘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也
閔至自蒼亭行飲至之禮清定九流準才授任
儒學後門多蒙顯擢於時翕然方之爲魏晉之
初遣使備禮徵隴西辛謐謐字處道少有志
尚博學善屬文攻草隸書爲時楷法性恬靜不
妄交遊長安既陷沒於劉聰聰拜爲太中大夫

不就劉石亂之世並不應辟命雖處喪亂之日頹
然高邁視榮利蔑如也至是閔復徵之謐遺閔
書曰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全其清高之節
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無窮此往
而不返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
於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耶
是故不嬰於禍難者非爲避之但冥心至趣而
與吉會耳謐聞物極則變冬夏是也致高則危
累棊是也君王功已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

萬全遠危亡之禍也宜因茲大捷歸身本朝必
有許由伯夷之廉享喬松之壽永爲世輔豈不
美乎因不食而卒冬十一月閔率步騎十萬攻
祗于襄國署子太原王胤爲大單于驃騎大將
軍以降胡一千配之爲麾下光祿大夫韋謏諫
曰今降胡數千接之如舊誠是招誘之恩然胡
羯本爲仇敵今之款附苟存性命爾或有刺客
變起須臾敗而悔之何所及也古人有言一夫
不可狃而況千乎願盡屏降胡去單于之號深

允聖王包桑之誡也閔志拒綏撫銳于澄定開
言大怒遂誅之并殺其子伯陽
永興二年春正月閔攻圍襄國百餘日爲土山
地道築室返耕祗急迫大懼乃去皇帝之號改
稱趙王遣太尉張舉乞師于慕容儁許送傳國
璽中軍將軍張春請救於姚弋仲三月汝陰王
琨自冀州救祗弋仲復遣子襄率騎三萬八千
至自滆頭（一作隔）儁遣將軍悅綰率騎三萬至自
龍城三方合勁卒十餘萬閔遣車騎將軍胡睦

拒襄于長蘆將軍孫威拒琨于黄丘兵皆敗績
士卒略盡睦威單騎而還琨等軍且至閔將出
擊衛將軍王泰諫曰今襄國未平外救雲集若
我出戰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固壘以挫其
勢（一作銳）徐伺其釁而擊之且陛下親臨行陣如
失萬全則大事去矣請愼無出臣請率諸將爲
陛下滅之閔將從之道士法饒進曰陛下圍襄國
經年無尺寸之功今賊自至又避不擊將何以
使將士乎且太白入昴當殺胡王百戰百剋不

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沮衆者斬
乃悉衆出與姚襄戰琨及悅綰適以兵至去閔
軍數里疏布騎卒曳柴揚塵閔軍望之恟懼襄
琨綰等三面攻之祗衝其後閔軍大敗潛還襄
國行宮與千餘騎奔鄴降胡粟特康等執大單
于胤及左僕射劉琦等送于祗盡殺之司空石璞
尚書令徐機車騎將軍胡睦侍中李琳中書監
盧諶少府王鬱尚書劉欽劉休等及諸將士死
者凡十餘萬人于是人物殲盡盜賊蜂起司冀

大饑人自相食時閔巳潛還人無知者內外兇
兇訛言閔巳敗沒射聲校尉張艾請閔親郊以
安衆心閔從之訛言乃息遂誅法饒父子支解
之初閔之爲丞相也盡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
胡相攻無月不戰所徙青雍幽荊四州之民及
氐羌胡蠻數百萬口以趙法禁不行各還本土
道路交錯互相殺掠饑疫死亡其能達者十有
二三諸夏紛亂無復耕者閔悔之追贈韋謏大
司徒時段末波之子立義將軍段勤鳩集胡羯

萬餘人保扞人山自稱趙王閔遣將擊敗之徙于繹幕祇遣其將劉顯帥衆七萬攻鄴次于明光宮去鄴二十三里閔惶召衛將軍王泰欲與之謀泰恚前謀之不從辭以瘡甚閔親臨問之固稱疾篤閔怒還宮謂左右曰巴奴乃公豈假汝爲命耶要將先滅羣胡却斬王泰乃盡衆而戰大敗顯軍追奔及于陽平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遣使請降求殺祇以自效閔振旅而歸會有告王泰招集秦人將奔關中閔怒誅泰夷

其三族夏四月劉顯殺祇及丞相樂安王炳太保張舉太宰趙庶等十餘人傳首于鄴送質請命閔拜顯大將軍大單于冀州牧祇炳皆虎之庶子也驃騎將軍清河王寧奔栢人閔命焚祇首于通衢五月祇兖州刺史劉啓以鄄城歸晉秋七月劉顯復率衆攻鄴閔擊敗之八月閔兖州刺史魏統豫州牧張遇荆州刺史樂弘皆以城歸晉平南將軍高崇征虜將軍呂護執洛州刺史鄭系以河歸晉慕容彪攻陷中山殺閔寧北將軍白同幽州刺史劉準降燕趙郡太守李邽亦以郡降燕時有雲黄赤色起東北長百餘丈一白鳥從雲間西南去占者惡之趙故將周成屯廩丘高昌屯野王樂立屯許昌李歷屯衛國皆相次歸晉是年魏昭成帝什翼犍謂羣下曰石胡衰滅冉閔肆禍中州紛擾莫有匡救吾將親率六軍廓定四海乃勅諸部各帥所統以俟大期諸部大人諫曰今中州大亂誠宜進取如聞豪傑並起不可一舉而定若或留連經歷歲

稔恐無永逸之利或有虧損之憂乃止

永興三年春正月劉顯僭帝號于襄國率衆伐常山常山太守蘇彦告急于閔閔留大將軍蔣幹等使輔太子智守鄴親率騎八千救之顯所署大司馬清河王寧以棗強降閔收其餘衆擊顯敗之于常山追奔至襄國顯大將軍曹伏駒開門爲內應遂入襄國誅顯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民于鄴汝陰王琨以其妻妾奔晉斬于建康市石氏遂絕顯領軍將軍

紀路率衆千餘斬關奔枋頭三月閔既克襄國因遊食常山中山諸郡立義將軍段勤聚胡羯萬餘人保據繹幕自稱趙帝夏四月甲子慕容儁已剋幽薊畧地至冀州閔率騎擊之與慕容恪遇于魏昌城閔大將軍董閔車騎將軍張溫諫曰鮮卑乘勝氣勁其鋒不可當且彼衆我寡宜請避之以溢其氣俟其驕惰然後濟師以擊之便可擒（捷一作）也閔怒曰吾成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而避之人謂我何司徒劉

茂特進郎闓相謂曰吾君此行必不返矣吾等何爲坐待戮辱皆自殺閔素有勇名所將兵又精銳燕衆憚之進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簡善射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以鐵鎖連其馬爲方陣而前閔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閔左仗雙刃矛右執鈎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級望見大幢知其爲中軍直衝之俄而燕騎大至從旁夾擊大破之圍之數周閔衆寡不敵躍馬潰圍東奔二十餘里朱龍忽斃爲恪所擒殺

僕射劉羣并沈著閔張溫等送之于薊儁立閔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天子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人面獸心尚欲簒逆我一時英雄何爲不可作帝王耶儁怒鞭之三百復送之龍城閔子操奔魯口五月慕容評率衆攻鄴劉寧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晉陽蘇彥棄常山奔新興鄴中大饑人相食虎時宮人被食畧盡冉智尚幼蔣幹遣侍中繆嵩詹事劉猗奉表歸晉且乞師于西中郎將謝尚時晉建威將軍濮

陽太守戴施自倉垣次于棘津止猗不聽進責其傳國璽猗使嵩還鄴復命幹謂尚已敗慮不能救己猶豫不許六月施遣參軍何融率壯士百餘人入鄴登三臺助戍譎之曰今凶寇在外道路梗澁璽亦未敢送也須得璽當遣單使馳白天子耳卿且出以付我天子聞璽已在吾所知卿等至誠必遣重軍相救并厚相餉幹以爲然出璽付之施因宣言使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馳還枋頭尚遣振武將軍胡彬率騎三百迎璽

致詣京師秋八月長水校尉馬願龍驤將軍田
香開門降評施融齊幹懸縋而下奔于倉垣評
送閔后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條攸中書
監聶熊司隷校尉籍羆中書令李垣及諸王公
卿士于薊尚書令王簡左僕射張乾右僕射郎
肅皆自殺辛卯閔至龍城告廆皝廟斬于遏陘
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自
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儁諡閔為災遣使祀之
諡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雪是歲永和八年也

就李 項琳之
屠啓孫 同訂

後趙錄十　　春秋卷第二十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石鑒

石鑒勒之兄弟也勒既貴顯鑒在軍中不能自
達軍士共送詣勒勒哀之拜建威將軍以鑒無
才力每高選參佐輔之翰或作補為聘廣川劉典兄
女鑒甚懼之後拜長樂太守治官每入門動稱
阿劉教可爾不可爾時人以為嗤謔

石堪

石堪本田氏子數有戰功勒養以為子冒姓石
氏太和三年封彭城王弘嗣位虎總攝朝政府
僚舊佐悉居禁要太后劉氏謂堪曰先帝甫爾
晏駕丞相便相陵藉如此恐皇祚之滅殆不復
久真可謂養虎自害者也王將何以圖之堪曰
先帝舊臣皆被疏斥軍旅不復由人宮省之內
無所措籌臣請出兗州據廩丘挾南陽王恢為
盟主宣太后令于諸牧守征鎮令各率義兵同
討暴逆庶幾猶有濟也劉氏曰今事急矣便可

發恐事淹變生堪許諾乃微服輕騎襲兖州失期不尅南奔譙城虎遣其將郭泰追擊之獲于城父送之襄國炙而殺之

石生

石生勒之養子也爲衛將軍司州刺史轉雍州刺史領兵三千鎭洛金墉城太和三年封河東王勒死虎專擅朝政生殺予奪恣自操之生乃起兵關中以討虎爲名自稱秦州刺史虎遣前鋒大都督石挺擊之生遣將軍郭權帥鮮卑部

衆二萬爲前鋒來拒自統大軍爲之後繼進次蒲阪權與挺戰于潼關挺敗死虎退屯澠池鮮卑密與虎通因進擊生生時據蒲阪不知挺之死也懼單馬奔長安虎進師入關攻圍長安生不能守乃去長安欲至隴上士卒盡散遂入雞頭山爲其部下所害山在鄠縣東

石聰

石聰本晉人也冒姓石氏仕勒爲汲郡內史先是石生攻晉將郭誦於陽翟生敗退守康城聰馳救之俘虜二千餘人進攻壽春不尅遂尅逡遒阜陵掠五千餘人而還有功拜奉車都尉及弘嗣立聰與譙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詣晉請降晉司馬孔坦與聰書曰華狄道乖南北迥邈瞻河企宋每懷饑渴數會陽九天禍晉國奸逆猾夏乘釁肆虐我德雖衰天命未改乾符啓再集之慶中興應靈期之會百六之艱既過惟新之美日隆而神州振蕩遺氓波散誓命戎狄之首蹈豺狼之穴朝廷每臨寐永歎痛心疾首

天罰既集罪人斯隕王旅未加自相魚肉豈非人怨神怒天降其災蘭艾同焚賢愚共歎矜哀勿喜我后之仁大赦曠廓惟虎是討彭譙使至粗具動靜知將軍忿疾醜類翻然同舉承問欣豫慶若在已何知幾之先覺介石之易悟哉引領來儀怪無聲息將軍出自名族誕育洪胄遭世多故國傾家覆生離親屬假養異類雖逼爲寵將亦何頻闘之者或猶有悼況身嬰之不能憤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誠反族歸正之秋闘

義建功之日也若將軍翰納往言宜之同盟幸
關右之衆轄河南之卒申威趙魏爲國前驅雖
竇融之保河西黥布之破項羽比諸古人一作今
未足爲喻聖上寬明宰輔弘納雖射鉤之隙賞
之故行雍齒之恨侯之列國況二三子無其人
之嫌而遇天啓之會當如影嚮有何遲疑今六
軍戒嚴水陸齊進熊羆踊躍蔑蟻爭先鋒鏑一
交玉石同碎雖復後悔嗟何及矣僕以不才世
荷國寵雖實不敏誠爲行李之主區區之衷還

信所具夫機事不先鮮不後悔自求多福惟將
軍圖之因遣督護喬球將兵救聰未至虎追擊
之爲虎所殺

石邃

石邃字大淵小字阿鐵虎之長子母鄭氏所生
也少而雄慧及長驍勇虎深愛之勒署爲左衛
將軍都督中軍事遷征東將軍轄冀州刺史加
散騎常侍封齊王及弘嗣位虎爲丞相魏王拜
邃爲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大都督中外諸

軍大將軍錄尚書事虎僭稱天王册立爲天王
皇太子使省可尚書奏事遂保母劉芝初以巫
術進既養邃有深寵通賄賂預言論權傾朝廷
親貴多出其門因封芝爲宜城君虎每顧左右
曰司馬家父子兄弟自相殘滅故使朕得至此
者其不然吾豈有今日如朕當有殺阿鐵理否
左右皆曰陛下父慈子孝何言至是也邃有一
子在襄國佛圖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病可
往迎之邃即馳信往視果已得病太醫殷騰及

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語弟子法牙曰正使聖
人復出不愈此病況此等乎後三日而死邃信
澄彌篤邃自總百揆之後荒耽酒色驕恣無道
不堪儲嗣或盤遊于田懸管而入或夜出于宮
臣家淫其妻妾粧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
于盤上與賓客傳其視之又內諸比丘尼有姿
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
賜左右欲以識其味嘗奏事忤旨虎答責之邃
甚慍恨將圖篡逆私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廣大

倘發吾謀敗乃事矣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觀虎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倘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入必過邃邃知澄入要候甚久澄將上南臺慧引衣止之澄曰事不得止既入坐未定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謀遂寢邃于是謂無窮長生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邃稱疾不視事潛與宮臣文武五百餘騎宴于顏別舍因謂顏等曰我欲至

冀州殺河間公有不從者斬顏叩頭固諫不聽行數里騎皆逃散邃亦昏醉而歸虎聞邃有疾將往視之佛圖澄言曰陛下不宜數往東宮虎思澄言而止既而瞋目大言曰我為天下主父子不相信乎乃遣所親信女尚書往視之邃要鄭氏聞之亦私遣中人切責邃怒皆殺之虎聞大怒收顏等詰問顏具言始末誅顏等三十餘人幽邃于東宮既而赦之引見于太武東堂邃朝而不謝俄頃便出虎遣使謂之曰太子應入朝中宮何以便去邃徑出不顧虎怒益甚乃廢邃為庶人其夜殺之并其妻張氏及男女二十六人同埋于一棺之中誅東宮黨與二百餘人廢鄭氏為東海太妃先是佛圖澄常數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虎虎不能解未幾事發其言始悟

石斌

石斌虎之庶子母齊氏所生本娼也以賤故不甚寵愛勒取以為兒愛之甚重忽暴病死三日

將殯勒嘆曰朕聞虢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大和尚國中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乃令人告佛圖澄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呪之因執斌手曰可起矣斌乃蘇活有頃平復建平元年署為左衛將軍封太原王弘嗣位徙封章武王及虎僭稱天王諸王皆降爵為公遂為章武公累遷大司馬都督邊郡幽州牧改封燕公斌淫酒荒獵常懸管而入群兇湊聚因以肆暴征北將軍張賀度以邊防宜整屢裁諫之斌怒辱賀度虎

閔大怒遣主書禮儀持節監之斌行意自若儀持法呵禁斌怒殺之又欲殺賀度賀度嚴衛馳白先是佛圖澄戒虎曰天神昨夜言疾收馬還至秋齊當癰爛虎不解此語即遣諸處牧馬送還至是賀度告斌于虎虎勅尚書張離持節帥騎召斌鞭之三百殺其所生母齊氏虎彎弓捻矢自視行斌罰罰輕乃手殺五人（一作五百人）澄諫曰心不可縱死不可生禮不殺親以傷恩也何有天子手自行罰乎乃止免官歸第誅其親任十

餘人未幾復以爲使持節侍中大司馬錄尚書事虎既誅宣議欲立斌爲太子張豺諫止之乃立世爲太子進斌爵爲王季遷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帥精騎一萬斬梁犢於滎陽東虎既寢疾遷丞相錄尚書事與張豺等受遺輔政劉后懼斌之輔政將國害世乃與張豺謀誅之斌時在襄國不知虎疾遣使詐謂斌曰主上疾已漸愈王須獵者可小停也斌素嗜酒耽獵遂遊畋縱飲劉氏矯詔稱斌無忠孝之心免斌官以王歸第使豺弟雄等率龍騰五百人守之未幾復使雄矯詔殺之

石樸（一作璞）

石樸字玄眞渤海南皮人晉大司馬苞之曾孫也爲人謹厚無他材執洛陽之亂沒於石氏勒以樸與己同姓俱出河北引爲宗室寵待彌隆虎嗣立累遷侍中時虎跨據河北士馬強盛涼州刺史張駿憚之遣別駕從事馬詵來朝辭旨蹇傲虎大怒欲殺詵樸曰今國家所當先除者

遺晉也區區河右不足爲意今斬馬詵必征張駿則南討之師勢分爲二建康君臣復延數年之命矣勝之不爲武不克爲四夷所笑不如因而厚之彼若改圖謝罪率其臣職則我又何求迷而不悟討之未晚也乃止虎後作役非時百姓愁苦樸又上疏言今者天文錯亂百姓凋敝而又大興苦役非明主惜民之所宜也詞甚切直虎不納冉閔之世歷位司空羌胡之亂爲軍上所殺

勒母王氏

勒母王氏初勒被掠於平原與王氏相失晉大將軍劉琨得之及勒貴後琨遣使送之于勒劉聰僭位拜勒爲上黨公進封王氏爲上黨國太夫人未幾病死潛窆山谷莫詳其所勒後備九命之禮虛葬于襄國追謚元昭皇太后

勒后劉氏

勒后劉氏侍中劉閭中妹復別一作部胡人也勒納之于胡門美色有德寵張稠反于襄城后拔

劍斬之勒賴后而濟后性敏慧多籌略理國之務佐勒建功業有呂氏輔漢之風然嚴整能容性不妒忌尤過之也初封上黨國夫人建平元年立爲皇后勒死弘即位尊爲皇太后虎專權擅政徙居崇訓宮劉氏憂之與彭城王堪謀徵兵討虎謀洩虎廢而殺之

鄭氏

鄭氏名櫻桃晉冗從僕射鄭世達家妓也在中成妓中虎數歎其貌於太妃太妃給之甚見寵惑生太子邃及東海王宣彭城王遵虎爲魏王稱鄭氏爲魏王后及即天王位立爲天王皇后太子邃既以讒暴伏誅鄭氏遂廢爲東海太妃性甚讒妬先是虎拔中山聘征北將軍郭榮之妹爲妻至相敬待無兒鄭氏讒而殺之更納清河崔氏女鄭氏生男崔求養鄭不許一月猝病死鄭又讒崔謂妾多養胡子虎時踞胡床于庭中大怒索弓箭崔聞欲殺之徒跣至前訴曰公勿枉殺妾乞聽妾言虎不聽但言促還座無預

卿事崔便走去未至虎于後射之崔中腰而死其後虎死石氏大亂遵乃廢世自立尊鄭氏爲皇太后尋爲冉閔所殺

陳氏

陳氏別傳陳達之妹也才色甚美髮長七尺虎甚嬖之遂以爲夫人寵冠後宮

後趙錄十一　　　　春秋卷第二十一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佛圖澄

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一作白）少出家清眞務學誦經數百萬言妙通玄術善解文義與諸學生論辨疑滯暗若符契無能屈者晉永嘉四年適洛陽自云四百有餘歲志弘大法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一作呪）役使鬼神以麻油雜胭脂塗于掌中千里外事徹見掌中皆

如面對亦能令潔齋者見之腹旁有孔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出光照于一室嘗齋時平旦臨溪從孔中引出腸胃洗濯還納腹中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奇驗澄欲於洛陽立寺值劉曜寇斥洛陽擾亂乃潛伏草野以觀時變石勒屯葛陂性多殘殺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憫之乃杖策詣勒大將郭黑畧畧素奉佛法澄至畧從受五戒奉弟子禮以其有道術進之于勒勒試之果驗甚重之於是中州胡晉悉來奉事

將有痼疾世莫能治澄爲醫療應時瘳損陰施默益不可勝紀勒欲試澄夜冠冑衣甲執刀而立遣人告澄曰夜來不知大將軍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遽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敬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潛避畧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報云不知所之既而使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之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之勒曰昨夜何行澄曰

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耳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團丸祠下其水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勑龍勒字世龍謂澄嘲己答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澄曰此是誠言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今往勑語取水水必可得乃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坼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

有一小龍長五六寸隨水來出諸人競往視之
澄曰龍有毒勿臨其上有頃水乃大至隍塹皆
滿澄閉目端坐嘆曰後三日當有一小人驚動
此下既而襄國人薛合有二子既小且驕輕弄
鮮卑奴奴忿抽刀刺殺其弟執兄於室以刀擬
心若人入室便欲加手謂合曰送我還國我活
汝兒不然則共死于此內外驚愕莫不往視勒
自往視之謂薛合曰送奴以全卿子誠爲善事
此法一開方爲後患卿且寬情國有常憲命人

取奴奴遂殺兒而死時劉聰死曜襲僞位遣弟
中山王岳來攻勒遣石虎率衆拒之大戰洛西
岳敗退保石梁塢虎堅柵守之澄時在襄國與
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入寺門忽歎曰劉岳可
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已被執
果如所言勒既平曜稱趙天王行皇帝事石葱
將叛澄誡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之必害人可
令百姓無食葱也勒班告境內無得食葱而石
葱叛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
尚勒諸子多送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
親詣寺灌佛爲兒發願勒死石虎廢弘自立從
都鄴城尤傾心事澄乃下書曰和尚國之大寶
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顧何以旌德從此
以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引見常侍御
史悉助舉輿升陛太子諸公扶翼而前主者唱
大和尚坐者皆起以彰其尊勅司空李農朝夕
問候起居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一云尊敬莫與爲比）
時支道林在京師聞之乃曰澄公其以季

龍爲海鷗鳥耶時澄止鄴城內寺中弟子徧于
邢國常乘板艇於大水上坐遣弟子法常至襄
國會法佐從襄國還相遇於梁基城下共宿對
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佐入見澄澄逆笑
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
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愼乎獨而不易幽獨
者敬愼之本爾不識乎佐愕然愧謝於是國人
相語曰莫起惡心和尚知汝澄之所在無敢向
其方而涕唾便利者後郭黑略將兵攻長安北

山隆羌伏中時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側澄慘然改容曰郭公今有厄乃唱云衆僧咒願澄又自咒願須臾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則困復更咒願有頃曰脫矣畧還自說墮羌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任命也畧得其馬故得走免推檢時日果驗晉軍出淮西隴北凡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瞋曰吾奉佛供僧更致外寇佛無神矣明旦澄入見曰陛下前身

係爲大商經罽賓寺時設大會會有六十羅漢吾其一也有得道者曰此檀越報盡當受雞身乃王晉地今陛下爲天子豈非奉法供僧而致耶疆場侵噬有國之常何爲怨謗三寶夜興毒念乎虎乃悔謝澄嘗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咒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於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去充嘗問澄佛法不殺朕

爲天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違戒殺生恐違佛戒澄曰帝王事佛在恭儉慈仁顯暢法道不爲暴虐不殺無辜至于兇愚無賴化之不悛者其可不罰乎但殺不可濫刑不可不恤身若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復傾財事佛無解禍殃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未興福祚方遠虎雖不能從而爲益不少尚書張良張離等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曰事佛在清淨無欲慈矜爲心君雖崇飾寺塔而貪悋未已游獵無

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離等後被殺戮黃河中舊不生黿忽有得者以獻澄見而歎曰桓溫入河其不久乎溫字元子後果如言澄嘗與虎共升中堂（一作中臺）澄曰變變幽州當大災仍取酒噀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驗之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頗有酒氣建武十四年冬十一月澄還寺視佛象曰悵恨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

答不得遂無復言還為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及其未亂先從去矣即遣人辭虎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𠇗幻之軀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聞虎愴然曰不聞和尚有疾忽爾告終即自出宮詣寺而慰諭焉澄謂虎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修短分定無由增損但道重行全德貴不怠苟德行無虧雖死如生違而獲延非其所願然意有未盡者國家心存佛理建寺度僧當象休祉而布

政猛烈淫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戒不自懲革終無福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未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沒無遺恨先是建武十一年虎造紫陌浮橋於漳水上為澄先造生墓於紫陌至是虎悲慟嗚咽知其必死即為鑿壙營墳十二月八日戊子卒於鄴宮寺百官皆來殯殮以澄生所服錫杖銀鉢內置棺中為其理石作棺墓之為之立祠後天大旱虎詣澄祠日而頻犧齋其日有二白龍降於祠下於是雨沛

千里後有沙門自雍州來見澄入關又鄴門吏報曰見澄携一屐去虎命掘冢覗之惟有一屐與一石而無尸虎大惡之歎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其能久乎因而遇疾明年虎死石氏大亂

單道開

單道開姓孟燉煌人也少懷棲隱常衣麤褐或贈以繒服皆不著不畏寒暑冬袒夏溫晝夜不臥絕穀餌栢實栢實難得復服松脂後服細不子一吞數枚數日一服或時多少噉薑椒如此

七年阜陵太守遣馬迎開開辭能步行三百里路一日早至性好山居而山樹諸神或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建武十二年從西而來日行七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為沙彌年十四稟受教法行亦及開時太史奏虎云有仙人星現當有高士入境虎勅州郡有異人至即令啓聞其年冬十一月秦州刺史上表送開至鄴虎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初止鄴西沙門法綝祠中後徙臨漳昭德寺於房內造重閣高八九丈於上編

營爲禪室如十誦羅大常坐其中虎資給甚厚
開皆以惠施於塔人士皆來諮問開都不言乃
爲說偈云我矜一切苦出家爲利世利世須學
明學明能斷惡山遠糧粒難作斯斷食訂非是
求仙侶幸勿相傳說開日服鎮守藥數丸大如
桐子藥有松蜜薑桂茯苓之氣復飲茶蘇一二
升而已自云能療目疾石韜就之治療有效小
痛輒甚悍而終得其效就療者頗驗視其行動
狀若有神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

當有大災至太寧元年開與弟子南渡許昌虎
子弟相殺鄴中大饑至晉升平初遂往建業後
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
歲卒於山舍物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
石室有康泓者昔在北聞開弟子敘述開在中
山每有神仙去來遂心敬悅及從役南海親與
相見側席鑽仰稟聞備至邇爲之傳讚曰蕭哉
若人飄然絕塵外軌小乘內暢法身玄象聊瞻
高步是遵 琜 竹 殘茹芝英流浪岩津晉興寧元

年隴西袁宏爲南海太守與弟穎叔及沙門支
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開尸儼如生香
火尤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羣正當如蟬蛻
耳乃爲之讚曰物僞招奇德不孤立遼遼幽人
望巖凱入飄飄靈仙茲焉遊集遺屣在林千載
一襲

道進

道進佛圖澄弟子也學通內外爲虎所重一日
澄遣進詣虎脩事因言及隱士事澄進曰有楊

軻者朕之民也徵之十年不奉王命故往省視
傲然而卧朕雖不德君臨萬邦乘輿所向天沸
地涌雖未能令木石屈膝何匹夫而長傲耶昔
太公之齊先誅華士太公賢哲豈其謬乎進曰
昔舜優蒲衣禹造伯成魏式干木漢美莊光晉
寧不屈曹氏皇甫不屈晉代二主四君共嘉其
節將欲激厲貪競以峻清風願陛下遠遵舜禹
之德勿斅太公用刑君舉必書豈可令趙史遂
無隱逸之傳乎虎悅其言即遣軻還其所止差

一家供給之遊還其以白澄澄曰汝言善也但輒命有所懸矣

麻襦

麻襦不知何許人亦莫得其氏族姓名虎時在魏縣市中乞丐但着麻襦布裳人遂稱之麻襦言語卓越狀若狂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飼天馬趙興太守籍拔收詣虎先是佛圖澄謂虎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某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虎與共語了無異言惟

道陛下當移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語令送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西戎受玄命絕曆終有期金離消於壞邊荒不能遵驅除靈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茵葉繁其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永以歎之澄曰天廻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為難無可以術寧玄哲雖存世莫能基必須九遊闡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凌雲宇會虛遊間澄與麻襦講論終日人莫能解有竊聽者惟得此數言推計似如數百年事虎遣驛馬

送還本縣既出城外辭能步行云我當有所過未得便發君至合口橋可留見待使人如言馳去未至合口而麻襦已先至橋上考其行步有若飛也後慕容儁殺虎投屍於漳水倚橋柱不流時人以為一柱殿下即謂此也晉元帝嗣位江左亦以為天馬之應云

徐仲

徐仲東莞人仕勒為外兵郎有女令首聰敏好學言論清綺雅性虛淡不樂人間從容閒淨以

佛法自娛不願求聘父曰汝處外屬何得如此女曰端心集道絕想人外毀譽不動廉正自足何必三從然後為禮父曰汝欲獨善一身何能兼濟父母女曰立身行道方欲度脫一切何況二親耶仲以問佛圖澄澄曰君歸家潔齋三日竟可來仲從之澄以臙脂磨麻油傅仲右掌令仲視之見一沙門在大衆中說法形狀似女具以白澄澄曰是君女先身出家益物往事如此若從其志方當榮拔六親令君富貴生死大苦

向得其邊州還許之女便剪髮[illegible]
受戒立建賢寺澄以勒所遺[illegible]
象身澡灌與之得覽奉籍經[illegible]
禪照詳遠一時道衆莫不宗焉因其出家者二
百餘人又造五寺立精舍匪懈勤苦皆得修立
虎甚敬之擢仲爲黃門侍郎清和太守

項琳之
咸李　屠喬孫　同訂

春秋卷第二十一

後趙録十二　春秋卷第二十二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張賓

張賓字孟孫趙郡中山人也父瑤中山太守賓
少好學博涉經史不爲章句闊達有大志節一作
嘗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笑鑒識不後子房但不
遇高祖耳爲中山王帳下都督幷其好也以病
免歸永嘉之際天下大亂石勒爲劉淵輔漢將
軍與諸將下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
矣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詣
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後數以策干勒
已而皆如所言由是奇之引爲謀主動靜咨之
機不虛發筭無遺策成勒之基業賓功居多及
爲右長史大執法封濮陽侯任遇優顯寵冠當
時羣臣莫及而謙虛敬順開襟下士士無賢不
肖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情肅清百僚屏絕私昵
以身帥物入則盡規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
常爲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敢名勒

常嘆曰吾每臨大事吾意未了右侯已了及卒勒親臨哭之哀慟左右贈散騎常侍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景將葬送於正陽門望之流涕顧左右曰天不欲成吾事耶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為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輒嘆曰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

郭敬

郭敬字季子鄔人也初勒微時敬甞識之厚加資贍給以衣服東瀛公司馬騰執諸胡於山東

賣充軍實勒亦在其中敬以勒託之族兄陽陽等時為解請得免饑寒及貴後率兵襲苑鄉斬乞活李惲於上白將坑其降卒見敬而識之曰汝郭季子耶敬叩頭曰是也勒下馬執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耶因賜衣服鞍馬署為上將軍悉赦降卒以配之尋遷荊州監軍使帥兵寇襄陽勒以驛書勑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汝宜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策不復得走矣敬使人浴馬於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者還告晉南中郎將周撫撫以為勒軍大至懼而奔於武昌敬遂入襄陽軍無私掠百姓安之中州流民悉降於勒晉別將魏遐率其兄該部衆自石城降敬敬毁襄陽遷其百姓於沔北城樊以戍之遂署敬為荊州刺史

汲桑

汲桑平陽人一云清河貝丘人年二十餘力能

扛百鈞呼聞數里時人服之常事成都王司馬穎穎之死也桑裁穎棺於軍每事啓而後行焉勒率馬牧人乘苑馬數百騎投公師藩於清河藩死退還苑中更聚衆劫掠郡縣自稱大將軍劉淵永鳳元年桑又起兵趙魏上稱自稱趙王聲言為成都王穎報仇以勒為前驅所向輒克遂進攻鄴晉將苟晞擊敗之奔於樂陵為乞活田甄所殺先是洛中謠曰元超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椇禍苟作至是而桑敗死桑嘗六月盛暑

宣裹絮茵使人扇之患不淸涼乃斬扇者時
軍中爲之謠曰士爲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被
衲襖不識寒暑斷他頭

徐光

徐光字季武頓丘人也父聰以牛醫爲業光幼好學有文才嘉平中王陽攻頓丘獲之年十三掠之而令主秣馬光但書柱爲詩賦而不親馬事陽怒撻之光啼哭竟夜不止左右以白陽陽令召光付紙筆光立爲頌陽奇之賜衣因以語勒勒授記室參軍光春耕服介幘青縑袴相勒如

苑鄉召光光醉不至勒以光物情所奏常不平之因此發怒退爲牙門勒自苑鄉如鄴光侍直愠然懷袂振紛仰視不顧勒因而惡之讓光曰何負於卿而敢怏怏耶於是幽光并其妻子於襄陽國詔獄光在獄中注解經史十萬餘言劉曜進圍洛陽百餘日不解勒乃赦光署爲參軍召而問之光曰曜以疲卒十餘萬圍堅城今以我初銳擊其衰怠其勢必舉於是勒兵四出晝夜兼行六日行千里至洛陽與曜大戰執之尋遷中書令領秘書監光嘗勸勒除虎威權以安太子勒不聽及死虎總朝政以私憾殺之

王洛生

王洛生仕勒爲部將王浚之執命洛生將五日騎送於襄國洛生性勇悍勒欲挫其雄豪幽之於獄洛生在獄自剸腹五寸肥膚不陷重以刀潰其腹出胃而死

李陽

李陽武鄉人也勒幼時與陽鄰居相近陽性剛愎每歲與勒爭漚麻池共相打撲互有勝負勒既貴後召其父老悉赴襄國齒坐歡飲陽獨不來勒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孤方任之何以不來漚麻布衣之恨孤方崇信於天下寧仇匹夫乎乃使人召之既至引入言及平生酒酣牽陽臂曰卿雖老臂中由有力頗復與人鬭否孤往日數得卿尊拳卿亦數飽孤毒手（中興書云宣陽附曰卿年老臂中故有力不復與人鬭耶孤往日數飯卿老拳卿亦飽得孤毒手）因大笑賜

至第一區郎日拜奉車都尉除始興太守因下
令曰武鄉吾之豐沛也萬歲之後魂靈當歸之
其復之三世

張越

張越上黨武鄉人勒之姊夫也仕勒爲廣威將
軍越與諸將蒱博勒親臨觀之戲言忤勒勒大
怒叱力士折其脛而殺之

王謨

王謨字思賢寡鼻言不清暢容貌庳短畧無威

儀將拜曲陽令勒嫌之以問長史張賓賓曰請
試可否勒從之由是政教修明百城尤最出爲
都部從事守令去官者十五人

樊坦

樊坦京兆人仕勒爲參軍清儉自守擢章武內
史入辭勒勒見坦衣服弊壞大驚曰樊參軍貧
甚耶朝服何以壞惡至此坦性珠朴謬誤（一作率然）
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資財蕩盡是以窮弊勒笑
曰羯賊乃爾大暴掠君物盡耶今當相償耳

坦大懼流汗不敢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
卿輩老書生也因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
勵貪俗怨而不罪

徐龕

徐龕太山人也勇果薄行舊爲劫盜者無不歸
之公行抄掠迅如風雨太興元年爲晉太山太
守周撫叛於寒山龕部將于藥斬撫及朝廷論
功而彭城內史劉遐先之龕怒以郡叛自號安
北將軍兗州刺史寇掠濟岱攻破東莞太守侯

史旄而據其塢勒遣石虎伐之龕懼求降于晉
元帝許焉既而復叛歸勒帝問將帥誰可討龕
於王導導以太子左衛率羊鑒龕之州里冠族
必能制之鑒深辭才非將帥郗鑒亦表鑒非可
使導不從以鑒爲征虜將軍征討都督督徐州
刺史蔡豹臨淮太守劉遐武威將軍侯禮鮮卑
段文鴦討之敗龕於檀丘龕遣使請救於勒并
陳討豹之計勒辭以外難而多所邀求遂使王
伏都率數百騎爲前鋒張景爲之後繼步都等

恭無厭龕甚患之景至東平龕疑其來襲已也乃斬步都等三百餘人復詣晉求降勒大怒命景守據險要帝亦惡龕反覆不受其降勑豹鑒以時進討鑒猶疑憚頓兵下邳不進鑒遂免官以豹代領其兵豹進據卞城欲以逼龕龕復降勒將石虎屯鉅平將以攻豹豹乃夜遁退守下邳龕襲豹輜重於檀丘將軍劉寵陸黨力戰而死未幾龕復叛勒降晉勒復遣虎帥精騎四萬擊之龕堅守不戰虎築長圍守之城陷被執

送於襄國勒囊盛龕於百尺樓自上撲殺之命步都等妻子刳而食之

桃豹

桃豹字安步范陽人也少時以膽力勇驍聞於鄉里嘗撲背大言曰大丈夫遭魏太祖不封萬戶侯位上將軍者非丈夫也時類笑之豹罵曰儞輩鼠子安知君子豹變之意乎乃入中原為勒別將襲祖逖於蓬關獲其督護陳超遂為十八騎之雄留守陳川故城住西臺豹事勒甚謹

[illegible]郡太守鎮撫鄴督轉豫州刺史虎僭立署爲橫海將軍累遷至太保卒

張樓

張樓陽平人也為臨水長嚴政酷刑殘忍無恵時人苦之為之謠曰陽平張樓頭如箱見人切齒劇虎狼

魏豹

魏豹字叔虎范陽人也累遷太山太守所在有治名豹嫂妻先亡豹後守於廩丘而妻見形與

豹言論舊日而卒

張彌

張彌字巨泰汲郡人也永嘉中與梁臣戍武德城勒攻之城潰彌隨例當坑乃大呼曰官當活健兒何以殺也勒曰有何健兒而求活也彌曰武德西城上大呼督職時警備嚴設使賊不入正是張彌勒笑曰降兒能爾正是奇健乃赦之以為牙門將軍虎建武二年彌率衆一萬徙洛陽鍾虡九龍翁仲銅駝飛廉於鄴鍾一沒於河

絙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絙牛百頭轆轤
引之乃出造萬斛舟載以渡之以四輪纏輞車
轍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都

張謐

張謐冀州人也美姿貌幼有逸氣太守陸雲見而異之謂儕侶曰吾聞冀州多名士故不虛也仕勒為司馬

裴憲

裴憲字景思河東聞喜人也父楷憲少而穎悟

好交輕俠務冠便折節嚴重修尚儒學足不踰閾者數年陳郡謝鯤潁川庾敳皆儁朗士也見而奇之相謂曰裴憲鯁亮宏達通機識變不知其何如父至於深弘保素不以物累攖心其殆過之王浚假節承制以憲為尚書郎及浚為勒所破麾下精兵萬人衆尚等爭詣軍門謝罪餽賂交錯惟憲及從事中郎荀綽恬然私室獨不至勒素聞其名召而讓之曰王浚虐暴幽州人同疾孤恭行乾罰（乾一作天）哀拯黎庶討而誅之

黎庶咸歡慶謝交路二君獨與之同惡傲威誠信阻絕防風之戮將誰歸乎憲神色侃然泣而對曰請就辟有司不拜而出勒深嘉之待以賓禮勒乃籍沒將佐親戚家貲皆至巨萬惟憲綽家止有書百餘裹鹽米各十餘斛而已勒聞之謂長史張賓曰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以憲為從事中郎綽為參軍憲復出為長樂太守及勒僭號遷尚書參預機事時制度草創憲與王波為之撰朝儀典章文物擬於王者

勒大悅署太中大夫進司徒憲又撰東耕儀中書令徐光奏議以東耕儀親耕宜改服幘勒從之虎彌加禮重憲有二子挹瑴並以文才知名瑴仕虎為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挹瑴俱豪俠躭酒好臧否人物與河間邢魚有隙魚竊乘瑴馬奔段遼為人所獲魚誣瑴使己以虎當襲鮮卑告之為備虎時適謀伐遼而與魚詞正合悉誅挹瑴憲亦坐免未幾復以為右光祿大夫司徒太傅封安定郡公憲歷官無幹績之稱然在

著玄默未嘗以物累心但以德重名高動見尊禮終于石氏之世

傅暢

傅暢字世道北地泥陽人也祖嘏魏太守父祗晉右僕射中書監暢年五歲父友見而戲之解暢衣取其金環以與侍者暢不之惜即以賞之年未弱冠甚有重名永嘉之亂遂沒于勒勒以爲大將軍右司馬諳識朝儀恒居機要勒甚器重之作晉諸公叙讚二十卷又爲公卿故事九卷行于世以勒建平元年卒

續咸

續咸字孝宗上黨人也性孝謹敦厚履道貞素好學師事京兆杜預專春秋鄭氏易教授常數十人博覽羣言高才善文論又修陳杜律明達刑書永嘉中歷位廷尉東平太守劉琨承制幷州以爲從事中郎後沒于勒勒以爲理曹叅軍持法詳平國人稱其清裕比之于公著遠遊志異物志汲冢古文釋皆十卷行于世年九十七至虎世而死贈儀同三司

張躍

張躍字世淵清河武城人也學敏才達雅善清談勒偉其儀辨拜世子衛軍長史勅世子弘曰張長史人之表範汝其師之

盧諶

盧諶字子諒范陽涿人也祖珽晉衛尉卿父志魏郡太守永嘉初遷尚書諶清敏有理思善屬文好莊老洛陽既陷隨父北依幷州刺史劉琨

爲劉粲所虜粲據晉陽留諶爲叅軍琨收散卒引魏猗盧攻粲粲敗諶得赴琨父母兄弟在平陽者俱爲劉聰所殺建興末隨琨投段疋磾疋磾自領幽州取諶爲別駕疋磾既害琨尋亦衰敗時江南阻絶往投段末波於遼西流離世故二十餘年虎破遼西復爲所得以爲中書侍郎國子祭酒侍中中書監屬冉閔誅石氏諶隨閔軍於襄國爲軍上所殺時年六十七諶名家子早有聲譽才行高潔爲一時所重每謂諸子曰

吾身沒之後但稱晉司空從事中郎耳撰祭法註莊子及文集行于世中原喪亂公卿人士殺之殆盡惟諶與河東裴憲渤海石樸滎陽鄭系頴川荀綽清河崔悅北地傅暢中山劉羣並淪湑非所終至顯官恒以爲辱

薛誾訓

薛誾訓字融明樂安人也仕晉爲主簿後沒于勒任爲幽州刺史

邴輔

邴輔樂陵人也好學多才藝巧思機智妙於當時襄國宮殿臺榭皆輔所營造勒悅之以爲材官將軍

申錄

申錄字道符爲廣昌令白烏巢其庭樹甘露降其廳事後仕至三公

周延 作周雅 又作周承

周延仕至記室參軍初爲館陶令斷官絹數百匹下獄詔以八議宥之後每設大會使俳優著介幘黃絹單衣一優問曰汝爲何官在我輩中一優答曰我本爲館陶令計二十數單衣正坐取是故入汝輩中以爲大笑

韋謏

韋謏字憲道京兆人也雅好儒學尤善著述羣言秘要無不綜覽先仕劉曜爲黃門郎後遂仕於虎署散騎常侍歷守七郡皆以清化著名徵爲廷尉識者擬之于張前後四登九列六在尚書三爲侍中再爲太子太傅封京兆公好康軍國之宜多見允納虎嘗微行謏直言切諫著伏林三千餘言遂演爲典林二十三篇凡所著述及集記世事數十萬言皆深博有才義然性不嚴重每衒已之功論者亦以是少之嘗謂其子伯陽曰我高我曾重光累徽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爲我對正値惡抵伯陽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教尊亦正値軟抵耳謏慙無言時人傳之以爲嗤笑冉閔之世進位光祿大夫時閔拜其子胤爲大單于以降胡一千處之麾下謏諫曰

胡羯皆我之仇故今來歸附苟存性命耳萬一為變悔之何及閔誅屏降胡去單于之號以防微杜漸閔方欲撫納羣胡聞之大怒收閔誅之其子伯陽亦遇害既而羌胡擾亂道路交錯閔思誠言追贈大司徒

邢嘏

邢嘏河間鄚人也隱居高尚勒頻徵不至乃聚衆數百叛勒勒攻之嘏懼來降任為征北參軍嘏無子其姪蓋以旁宗入嗣

宣威

宣威隴西人仕虎至太僕卒于官後五年虎夢見威涕泗囑其子奮曰非心慮所逮也虎寤威夢之言而有感問左右曰奮今何在左右對曰為趙郡守於是即擢拜廷尉轉為太常才力不及父遂因威夢而登列卿

郭穆

郭穆字景道北平人仕晉為清河太守賜爵關內侯後沒於勒仕至征東將軍

沐堅

沐堅字堅強河間人也初仕虎為小掾稍遷至寧北將軍沛王長史石氏之亂彭城王遵廢世自立沛王沖起兵丁薊將以討遵乃留堅戍幽州堅時監作水田御下苛刻百姓怨毒乃為堅形以矛斫刺呪令倒斃尋而得病苦被捶割於是遂殞

張進

張進元城屠各人也為刺奸外部都督給事舉刺不避豪右軍中憚之號曰張霹靂

趙明

趙明字顯昭南陽人也虎攝位拜為尚書及誅勒諸子明諫曰明帝功格皇天為趙之太祖安可以絕之虎曰吾之家事幸卿不須言也以直言忤旨故十年不遷貞固之風時論常比之蘇則

孟卓（一作趙孟卓）

孟卓字君偉廣平人也少修清苦之操有一單

蒙十年不遷雖處困厄晏如也仕勒爲右執法
郎

劉羣

劉羣字公度中山魏昌人晉太尉廣武侯琨之
子也隨父在晉陽遭逢寇亂爲偏軍將軍數從
征討性清愼有裁斷得士衆心及琨被害與從
事中郎盧諶等依末波虎滅遼西羣與內弟崔
悅及盧諶等同時陷沒虎皆優禮之署羣爲中
書令累遷秦州刺史尚書左僕射冉閔僭立加

行臺都督尚書左僕射如故閔敗爲燕所執遂
遇害羣從弟啓啓弟逑與羣俱在末波中後亦
竝沒于虎虎以啓爲尚書僕射後歸仕晉從中
軍殷浩北伐爲姚襄所陷逑爲虎侍中隨啓歸
晉拜驍騎將軍

王安

王安本胡人也在雍丘祖逖甚愛之謂安曰石
勒是汝種類厚資遣之遂仕勒爲左衛將軍約
後爲勒所殺安乃嘆曰豈可使祖士雅無後乎
乃往觀刑竊取逖庶子道重匿之及石氏亡復
歸江南

陳武

陳武字國武本胡人育於臨水令陳君陳君奇
之起議欲易其故字武長跪自啓曰里諺有之
亭都鼎數聞長者謂今當易字寔有私心嘗聞
長卿慕藺相如之行故字相如往往鄉里父聞
故老之說稱漢使蘇武執中守志不服單于流
於漠北擁節牧羊寄秋雁以訴心因行雲而託

誠高山仰止意竊慕之陳君嘉其志遂名之曰
武又欲令字仲顯其本是胡人而勒虎諱胡曰
國因字之曰國武

劉光

劉光安定人也一云侯子光弱冠美姿儀自稱
佛太子云從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易姓名爲
李氏（一作楊子）遊于鄠縣爰赤眉家頗見其妖怪事
微有驗赤眉敬信之妻以二女轉相扇惑京兆
樊（縊一作）經竺龍嚴諶謝樂子等衆至數千人聚

以枋陽由伴於方士卒[illegible]元龍與赤眉與綏發左右丞相龍謀爲左右大司馬樂于爲大將軍虎鎮西將軍石廣擊斬之光頸無血十餘日面色無異於生

解飛

解飛不知何許人仕虎爲尚方令侍中御史機巧若神妙思奇發虎至性好佛衆巧奢麗不可勝紀飛嘗爲虎作檀車廣丈餘四輪作金佛像坐於車上九龍吐水灌之又作一木道人恒以手摩佛心腹之間又十餘木道人長二尺餘皆被袈裟繞佛行當佛前輙揖禮佛又以手撮香投爐中與人無異車行則木人行龍吐水車止則止又有指南車及司理車又有春車木人及作行碓于車上動則人蹋碓行十里成米一斛又有磨車置石磨于車上行十里輙磨一十 作 解此車皆以朱彩爲飾唯用將車一人車行則衆巧並發車止亦止皆飛與尚方令朱猛變所上虎以其構思精微賜飛爵關內侯賞賜甚厚

虎後又納飛言于鄴正南投石于河以起飛橋功費數千萬億橋竟不成役夫饑甚乃止

孫輝

孫輝字光休晉中書令頠之少子也頠避地河朔邑居武遂生輝輝仕虎射聲校尉其子緯字元文幽州都督緯生岡字季台後燕高陽王文學輝兄烈避趙王倫之亂徙居昌黎遂稱昌黎孫氏烈生岳仕前燕侍中歷幽州刺史右將軍

郭機 弘傳作楷

郭機鄗鄲部人也初降于勒勒問曰卿若得吾者當殺吾否機曰若登時得至尊必殺不疑也勒曰卿健兒也引爲參軍與共吉事後爲河東王生前鋒將軍幸鮮卑涉璝部衆二萬擊虎與虎將石廣戰於潼關廣等敗績既而鮮卑密通于虎生遂敗死機將餘衆據上邽歸晉

麻秋

麻秋太原胡人也仕勒爲征東將軍虎世爲涼州刺史率衆伐涼互有勝敗秋植性虓險鴆毒

有兒啼母輙恐之曰麻胡來啼聲遂絕冉閔之亂率衆奔鄴秦苻洪使子雄迎擊獲之以爲軍師將軍因安爲洪爲秦世子徒所殺

張才

張才鄗譚部人也善騎射蹴踘鬬雞諸伎身長八尺飲酒石餘不亂歷位殿中將軍冀州刺史義陽王鑒僭立復欲殺閔乃使才等于夜刺之不克被執斬于中華門

蔡裔

蔡裔仕虎拜武將軍少有武力呼聲若雷嘗有盜入室裔撫床一呼賊衆皆殞時人憚之

前燕錄一　　春秋卷第二十三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慕容廆

慕容廆字奕落瓌鮮卑人也本出於昌黎之棘城晉高辛氏遊於海濱留少子厭次以君北夷遂世居遼左邑於紫濛之野號曰東胡其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畧同秦漢之際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爲號其十一世祖乾歸者（乾歸通典作乾羅）見神著金銀襦鎧乘白馬金銀鞍勒自天而墜鮮卑神之推爲君長曾祖莫護跋魏初帥諸部落大人自塞外入居遼西從司馬懿討公孫淵有功拜率義王始建王府（府一作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少年多冠步搖冠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爲慕容遂以慕容爲氏祖木延左賢王從毋丘儉征高驪有功加號大都督左賢王父涉歸一名奕落韓以全柳城之勳進拜鮮卑單于遷邑遼東北於是漸變胡

風自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卽以慕容爲
姓廆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
晉安北將軍張華雅有知人之鑒廆童丱時往
謁之華甚歎異謂曰君長必爲命世之器定難
濟時者也因以所服冠幘（一作簪）遺之以結殷勤
晉武帝太康二年冬涉歸始寇昌黎安北將軍
嚴詢敗走之斬獲萬計太康四年涉歸卒弟耐
（一作刪）篡立將謀殺廆廆年十五出避難追者急
乃走匿於遼東徐郁家入其屋以席自障追者
入屋發視竟無所見遂得免難太康五年國人
殺耐迎廆立之代領部落初涉歸與宇文鮮卑
素有隙廆將修先君之怨表請討之武帝弗許
廆怒入寇遼西殺掠甚衆帝遣幽州諸軍討之
戰於肥如廆衆大敗自後復掠昌黎每歲不絶
太康六年又率衆東伐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
子弟走保沃沮廆夷其國城驅掠萬餘人而還
太康七年廆寇遼東故扶餘王依慮子依羅求
率見人還復舊國請援於東夷校尉何龕龕遣

督護（一作郵）賈沈將兵救之廆遣其將孫丁率騎
邀之於路沈力戰斬丁遂復扶餘國爾後廆每
掠其種人賣於中國帝又以官物贖還禁市扶
餘之口太康十年夏四月廆謀於衆曰吾先公
以來世奉中國且華夷理殊強弱固別豈宜與
晉競乎何爲不和以害吾百姓乃遣使詣晉
降帝嘉之拜鮮卑都督五月廆謁見東夷校
尉何龕抗士大夫禮巾衣詣門龕嚴軍以見之
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廆曰主人不以
禮待客客何爲哉龕聞之甚慚彌加敬憚時東
胡宇文氏鮮卑段氏部落以廆威德日廣懼有
并吞之計因爲寇掠往來不絶廆卑辭厚幣以
撫之鮮卑段國單于階以女妻廆生皝仁昭元
康四年廆以遼東僻遠徙於徒河之青山後又
以大棘城卽帝顓頊之墟所謂紫蒙之邑也復
移居之乃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永寧中燕
垂大水廆開倉振給幽方獲濟天子聞而嘉之
褒賜命服太安初鮮卑宇文單于莫圭部衆強

圭遣其弟屈雲寇邊雲别帥素怒延（一無怒字）攻掠
諸部廆親擊敗之素怒延耻之復率衆十萬圍
廆於棘城衆咸震懼人無拒志廆曰素怒延雖
犬羊蟻聚然軍無法制已在吾計中矣諸君但
爲力戰無所憂也乃躬貫甲冑馳馬出擊素怒
延大敗之追奔百里俘斬萬餘人遼東孟暉先
没於宇文部帥其衆數千餘家來降廆署爲建
威將軍以其臣慕輿句勤恪廉靖使掌府庫句
心計默識不案簿書始終無漏以慕輿河明敏

精審使典獄訟覆訊清允永嘉初廆自稱鮮卑
大單于時魏昭帝（諱祿官）卒弟穆帝（諱猗盧）總攝三
部先是昭帝之世廆爲東部之患昭帝遣弟左
賢王普根擊走之至是與廆通好永嘉三年遼
東太守龐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臻詔以勃
海封釋代之釋收斬本永嘉五年初東夷校尉
李臻之死也遼東附塞鮮卑素喜連木丸津等
託爲臻報讎實欲因而爲亂遂攻陷諸縣殺掠
士民屢敗郡兵太守袁謙（[illegible]）戰失利東夷校尉

封釋懼不能討請與連和連津不從百姓失業
流亡歸廆者日月相繼廆給廩遣還願留者即
撫存之廆少子鷹揚將軍翰言於廆曰求諸侯
莫如勤王自古有爲之君莫不尊天子以從民
望成大業者也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
膾豈甚此乎豎子外以龐本爲名内實幸災爲
寇封使君以誅本請和而毒害滋深遼東傾没
垂已二紀中原離亂神州屢敗勤王仗義今其
時也大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懸之命數連

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東下則并
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吾國此則吾
霸王之基也（一云爲斷之始也）終可以得志於諸侯廆
笑曰孺子乃能及此乎遂率騎東擊連津以翰
爲前鋒破斬之盡併二部之衆得所掠民三千
餘家徙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晉懷帝蒙塵於
平陽王浚承制以廆爲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
鋒大都督大單于廆以非王命所授拒而不受
廆復遣翰攻段疾陸眷取徒河新城至陽樂引

六而還翰因鎮徙河壁青山時兩京傾覆幽冀淪陷中國流民避亂者多北依王浚浚不能存撫又法政不立士民往往逃去段氏兄弟專尚武勇不禮士大夫惟廆刑政修明虛懷引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廆乃舉其英俊隨才授任以河東裴嶷代郡魯昌盧江黃泓北平陽耽爲謀主北海逢羡廣平遊邃北平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及裴開爲股肱渤海封奕平原宋該蘭陵繆愷昌黎劉斌安定皇甫岌岌弟真及抽

子裕並典樞要遼東張統據樂浪帶方二城與高句驪王乙弗利相攻連年不解樂浪王遵說統帥其民千餘家歸廆廆爲之置樂浪郡以統爲太守遵參軍事建興中王浚爲石勒所殺幽州喪亂會稽朱左車魯國孔纂泰山胡毋翼自薊逃奔昌黎悉來依廆中國流民歸廆者數萬家廆乃立郡以統流民冀州人爲冀陽郡豫州人爲成周郡青州人爲營丘郡并州人爲唐國郡愍帝遣使拜廆鎮軍將軍昌黎遼東二郡公

晉元帝建武元年春三月元帝承制拜廆假節散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民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讓公爵不受征虜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琅邪王承制江東實人命所係明公雖雄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又自以爲强故也今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討有罪誰敢不從處士遼東高詡曰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人心

猶附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杖大義以征諸部不患無辭矣廆從之遣長史王濟浮海詣建康勸進

太興元年春三月元帝即尊位遣謁者陶遼重申前命授廆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固辭公爵不受以游邃爲龍驤長史劉翔爲主簿命邃創定府朝儀法長史裴嶷言於廆曰晉室微弱介居江表威德不能及遠中原之亂非明公不能拯也今諸部雖各擁兵然皆頑愚相聚宜

以漸并取以爲西討之資廆曰君言大非孤所
及也然君中朝名德不以孤僻陋而教誨之是
天以君賜孤而祐其國也乃以嶷爲長史委以
軍國之任諸部弱小者稍稍擊取之
太興二年廆封畧漸廣進據棘城晉平州刺史
東夷校尉崔毖自以中州士望懷集流亡而士
民多歸於廆心不平之數遣使招附莫有赴者
意廆拘留之乃陰結高句驪及宇文氏段國氏
等謀滅廆以分其地毖所親渤海高瞻力諫不

從於是三國合兵來伐諸將請擊之廆曰彼信
崔毖虛說欲邀一時之利軍勢初合其鋒甚銳
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不可與戰當固
守以待之彼烏合而來耳既無統一莫相歸服
久必携貳一則疑吾與毖譎而覆之二則三國
自相猜忌待其人情沮惑然後擊之破之必矣
三國進攻棘城廆閉門自守遣使獨以牛酒犒
宇文大人聲言於衆曰崔毖昨有使至二國疑
宇文氏與廆有謀各引兵歸宇文大人悉獨官

曰二國雖歸我當獨兼其國何用人爲盡衆數
十萬遶城連營四十里廆使召其子翰於徒河
翰遣使謂廆曰悉獨官舉國爲寇彼衆我寡易
以計勝難以力勝今城中之衆足以禦寇翰請
爲奇兵於外伺其間而擊之內外俱奮使彼震
駭不知所備破之必矣若合兵爲一彼得專意
攻城無復他慮非策之得者也且示衆以怯恐
士氣不戰先自沮矣廆猶懷疑貳遼東韓壽言
於廆曰悉獨官有憑陵之志將驕卒惰軍不堅

密若奇兵卒起掎其無備必破之策也乃聽翰
留徒河悉獨官聞之曰翰素名驍果今不入城
或能爲患當先取之城不足憂也遂分遣數千
騎襲翰翰潛知之詐爲段氏使者逆於道曰慕
容翰久爲吾患聞當擊之吾已嚴兵相待宜速
進也使者既去翰即出城設伏以待之宇文氏
之騎見使者大喜馳行不復設備進入伏中翰
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遣間使語廆出兵大戰
廆使子皝與長史裴嶷將精銳爲前鋒自將大

維後悉獨官自恃其衆初不設備見廆兵至方率衆逆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從旁衝其營縱火焚之衆皆振擾不知所爲遂大敗之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於其營候獲皇帝玉璽三紐崔毖聞之懼廆之執已使兄子燾一作濤詣棘城僞賀廆會三國使者亦至請和曰非吾本意崔平州教我耳廆將燾示以攻圍之處臨之以兵曰汝叔父教三國滅我何以詐來賀我乎燾懼首服廆乃遣燾歸謂毖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引兵隨之毖與數十騎棄家室奔高句驪悉降其衆廆以子仁爲征虜將軍鎮遼東官府市里案堵如故高句驪將如奴子據于河城冠掠遼東廆遣樂浪太守張統掩擊擒之俘其衆千餘家徙崔燾高瞻韓恒石琮等於棘城待以客禮尋以高瞻爲將軍瞻稱疾不就廆頗不平之竟以憂卒宋該勸廆獻捷江東廆使該爲表令裴嶷奉之行所獲三璽詣建康獻之高句驪數寇遼東廆遣建威將軍翰征虜將軍仁伐之句驪王乙弗利逆來求盟翰仁乃還

太興三年春三月裴嶷至自建康盛稱廆之威德賢俊皆爲之用朝廷始重之乃遣使隨嶷拜廆監平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平州刺史增邑一千戶

太興四年冬十二月加廆使持節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進封遼東郡公邑一萬戶侍中單于並如故遣謁者即授印綬丹書鐵券承制海東命備官司置平州守宰廆於是備置僚屬立子皝爲世子作東橫以裴嶷游邃爲長史裴開爲司馬韓壽爲別駕楊耽爲軍諮祭酒崔燾爲主簿黃泓鄭林參軍事以朱左車孔纂胡毋翼等夙德清望引爲賓友以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爲東庠祭酒命皝與國胄束脩受業廆覽政之暇亦親臨聽之於是路有頌聲禮讓興矣徙翰鎮遼東仁鎮平郭翰撫安民夷甚有威惠仁亦次之

永昌元年冬十二月段末柸初統其國而不修

倂廆遣世子皝襲之入令支掠其居民千餘家
及名馬寶物而還
晉明帝太寧元年春二月廆以長史裴嶷爲遼
東相
太寧二年秋七月晉遣使者加廆邑五千戶重
申前好
太寧三年春三月石勒遣使通和廆拒之送其
使於建康勒怒加宇文乞得歸（一作官）爵使之
擊廆廆遣皝拒之以遼東相裴嶷爲右部都督

率索頭段國爲右翼命征虜仁自平郭趣伯林
爲左翼乞得歸屯保澆水固壘不戰遣兄子悉
拔雄衆仁於伯林仁逆擊悉拔雄斬之悉虜其
衆乘勝與皝攻乞得歸大破之乞得歸棄軍走
皝仁入其國城使輕兵追乞得歸過三百里而
還盡獲其國重器畜產以百萬計徙其民數萬
戶以歸先是海出大龜枯死於平郭至是而乞
得歸敗其東部大人逸豆歸逐而殺之因自立
是年冬十一月廆與段氏方睦爲段牙謀使之

徙都牙從之即去令支國人不樂段疾陸眷之
孫遼欲奪其位以徙都爲牙罪十二月帥國人
攻牙殺之自立段氏自務勿塵以來日益强盛
其地西接漁陽東界遼水所統胡晉三萬餘戶
控弦四五萬
晉成帝咸和元年秋九月遣使拜廆侍中位特
進餘悉如故
咸和二年春二月廆遣使詣建康固辭爵位優
詔不許

咸和三年冬十二月己卯後趙石勒殺趙王劉
曜
咸和四年春正月趙石虎取長安冬十二月羌
酋姜聰殺吐谷渾王吐延吐延廆之庶兄吐谷
渾子也延死其子葉延立保於白蘭山自號其
國曰吐谷渾
咸和五年春晉又遣使加廆開府儀同三司固
辭不受廆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
可以不愼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

稼穡者民生之本也不可以不慈酒色便佞亂
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爲家令數千言以
申其旨
咸和六年秋僚屬宋該等議以廆立功一國位
卑任重等差無別不足以鎮華夷表請進廆
官爵參軍韓恒駁曰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
患名位不高桓文有匡復之功不先求禮命以
令諸侯宜繕甲兵除凶逆功成之後九錫自至
比於要君以求寵不亦榮乎廆不悅出恒爲新

昌令於是遣使與太尉陶侃牋曰明公使君轂
下振德耀威撫寧方夏勞心文武士馬無恙欽
高仰止注情彌久王塗險遠隔以燕越每瞻江
湄延首遐外天降艱難禍害屢臻舊都不守奄
爲虜庭使皇輿遷幸假勢吳楚大晉啓基祚流
萬世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以義烈之士深懷
憤踴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群羯下
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庭屢逼京輦王敦倡禍
於前蘇峻肆毒於後凶暴過於董卓惡逆甚於

催汜首天率土誰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過荷
朝榮不能滅中原之寇刷天下之耻君侯植根
江陽發曜荆衡杖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
白公伍員得極其暴竊爲丘明耻之區區楚國
子重之徒猶耻君弱臣強臣不及先大夫厲己
戒衆以服陳鄭越之種蠡尚能弼佐句踐取威
黃池況今吳土英賢比肩不闢轅翼聖主陵江
北伐以義聲之直討逆暴之羯檄命舊都之士
招懷存本之人豈不因風振俗嚮坂走輪哉且

孫氏之初以長沙之衆摧破董卓志匡漢室雖
中罹寇害雅志不遂原其誠心乃忽身命及權
據楊越外杖周張內憑顧陸拒魏赤壁克取襄
陽自茲以降世主相襲咸能侵逼徐豫令魏朝
旰忘食不知今之江表爲賢儁匿志藏其勇略
耶將呂蒙凌統高蹤曠世哉況今凶羯虐暴中
州人士逼迫勢促顛沛之危甚於累卵假號之
強衆心所去敵有釁矣易可震蕩王郎袁術雖
自詐僞皆基淺根微禍不旋踵此皆君侯之所

先門者也王司徒清虛寡欲善於全己昔曹參
亦崇此道著畫一之稱庾公居元舅之尊處申
伯之任超然高蹈明智之權廆於寇難之際受
大晉累世之恩自恨絕域無益聖朝徒係心萬
里望風懷憤今海內之望足為楚漢輕重者惟
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衆據兗豫之郊
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羯寇必滅國恥必除
廆在一方敢不竭命孤軍輕進不足使勒畏首
畏尾則懷舊之士欲為內應無由自發故也故

遣陳寫言不盡宜廆使者遭風沒海廆復更寫
前箋并齎東夷校尉封抽行遼東相韓矯等三
十餘人疏上侃府曰自古有國有家鮮不極盛
而衰自大晉龍興克平吳會神武之略邁蹤前
史惠皇之末后黨構難禍結京畿釁成公族遂
使羯逆乘虛傾覆諸夏舊都淪滅山陵掘毀人
神悲悼幽明發憤昔獫狁之強匈奴之盛未有
如今日羯逆之暴跨躡華夷盜稱尊號者也天
祚有晉挺拔英傑車騎將軍慕容廆自弱冠莅

臣忠於王室明允恭肅志在立勳屬海內分崩
皇輿遷幸元皇中興初唱大業肅祖繼統蕩平
江外廆雖限以山海隔以羯寇翹首引領係心
京師常假寤寐憂國忘身貢篚相尋連舟載路
馬不稅駕動成義舉今羯寇滔天怙其醜類樹
基趙魏跨畧燕齊廆雖率義衆誅討大逆然管
仲相齊猶曰寵不足以御下況廆輔翼王室有
匡伯之功而位卑爵輕九命未加非所以寵異
藩翰敦獎殊勳者也方今詔命隔絕王路險遠

貢使往來動彌年載今燕之舊壤北周沙漠東
盡樂浪西暨代北南極冀方而悉為虜庭非復
國家之域將佐等以為宜遠尊周室近準漢初
進封廆為燕王行大將軍事上以總統諸部下
以割損賊境使冀州之民望風向化廆得祇承
詔命率合諸國奉辭夷逆以成桓文之功苟利
社稷專之可也而廆固執謙光守節彌高每詔
所加讓動積年非將佐等所能敦適今區區所
以不欲苟相崇重而懇情至心實為國計侃答

廆書云當今揚淮銳勇飛廉超驥收屈盧必陷之矛集鮫犀不入之盾惟在足下役杏抽等書其畧曰車騎將軍憂國忘身貢篚載路羯賊求和執使送之西伐段國北擊塞外遠綏索頭荒服獻欵惟北部未賓屢遣征討又知東方官號高下齊班進無統攝之權退無等差之降欲進車騎為燕王一二具之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為國官一作摧勒然忠義竭誠見於辭表今騰箋上聽可否遲速當在天臺也

咸和七年春三月趙王石勒遣使復修前好廆拒而不納

咸和八年夏五月甲申晉帝紀作乙未廆薨於文德殿葬於青山時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帝遣使拜策贈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襄公皝為燕王追謚武宣王及儁僭號改謚武宣皇帝廟號高祖

華亭 陳繼儒 校

春秋第二十三卷

前燕錄二　春秋卷第二十四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慕容皝上

慕容皝字元貞小字萬年廆第二子單于妃段氏所生也龍顏版齒身長七尺八寸雄毅善權畧尚經學多材藝尤善天文國人稱之廆為遼東公立為世子晉建武元年拜冠軍將軍永昌初拜左賢王封望平侯率衆征伐累立奇功太寧末拜平北將軍進封朝鮮公咸和八年夏五

月廆卒皝嗣遼東公位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赦繫囚以左長史裴開為軍諮祭酒郎中令高詡為玄菟太守以帶方太守王誕為左長史誕以東遼太守陽鶩為才而讓之皝從之以誕為右長史六月遣長史渤海王濟等告喪於晉秋八月初宇文逸豆歸既殺乞得歸自立至是皝率騎討之軍於廣安逸豆歸懼請和遂築榆陰安晉二城而還皝初嗣位用法嚴峻國人多不自安主簿皇甫真切諫不聽庶兄

建威將軍翰驍武有雄才素爲皝所忌同母弟征虜將軍仁廣武將軍昭並有寵於廆皝亦不平之至是並懼恐不自容翰出奔段遼仁勸昭舉兵廢皝事覺先賜昭死遣使案檢仁之虛實遇於險瀆仁知事發殺皝使者東據平郭皝遣軍諮祭酒封奕慰撫遼東又以庶弟建武將軍幼稚廣威將軍軍弟名寧遠將軍汗司馬遼東佟壽等討之仁盡衆拒戰皝兵大敗幼稚軍皆爲仁所獲壽嘗爲仁司馬遂沒於仁襄平令王永

將軍孫機舉兵遼東叛以應仁東夷校尉封抽護軍平原乙逸遼東相太原韓矯玄菟太守高詡等皆棄城奔還仁於是盡有遼東之地封奕不得入與汗俱還段遼及鮮卑諸部並爲仁援皝追思皇甫真之言以爲平州別駕

咸和九年春正月皝遣軍諮祭酒封奕攻卑木堤於白狼揚威將軍淑虞攻烏丸悉羅侯於平岡皆破斬之材官將軍劉佩攻乙連不克三月段遼遣兵寇徒河皝別將張萌逆擊敗之遼復遣弟蘭與慕容翰共寇柳城柳城都尉石琮與城大慕輿埿并力拒守蘭等不克而退遼怒切責蘭等必令拔之休息二旬復益兵來攻士皆重袍蒙楯作飛梯地道四面俱進晝夜不息圍守二旬琮埿拒守彌固殺傷千餘人卒不能拔皝遣寧遠將軍汗及封奕等共救之皝戒汗曰賊衆氣銳難與爭鋒宜顧萬全慎勿輕進必須兵集陣整然後擊之汗性驍果以千餘騎爲前鋒直進封奕止之汗不從與蘭遇於牛尾谷汗

兵大敗死者大半奕整陣力戰故得不沒夏四月仁自稱平州刺史遼東公秋八月王濟還遼東晉成帝詔遣侍御史王齊祭遼東公廆又遣謁者徐孟閭幸等持節拜皝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都督承制封拜一如廆故事船下馬石津皆爲仁所留冬十一月皝自征遼東甲申至襄平遼東人王岌密信請降師進入城仁所署東夷校尉翟楷遼東相龐鑒單騎逃走皝欲悉坑遼東民高詡諫止之仁所

碧君就令劉程以城降新昌人張衡執縣宰以降斬仁所置守宰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以杜群爲遼東相安輯遺民置和陽武次西樂三縣而歸十二月仁遣兵襲新昌督護新興王寓擊走之遂徙新昌入襄平

咸康元年春正月置左右司馬以司馬韓矯軍諮祭酒封奕爲之秋七月立子儁爲世子遣右司馬封奕率兵襲擊宇文別部涉奕干（一作涉夜干）大獲而還涉奕干率騎追戰於渾水又敗之冬

十月慕容仁遣王齊等南還齊等自海道趣棘城遇風不至十二月齊等至棘城皝始拜朝命

咸康二年春正月皝將乘海討仁襲其不意群下咸諫以海道危阻宜從陸路皝曰舊海水無冰（一作陵下同）自仁反已來三凍皆成昔光武合滹沱之冰以成大業天其或者欲乘此而克之乎吾計決矣沮謀者斬壬午皝親率三軍從昌黎踐冰而進仁不虞皝至軍去平郭七里候騎乃告仁狼狽出戰爲皝所擒殺之赦吏民之爲仁所誤者遼東遂平皝引兵還因遣使上表於帝曰臣躬征平郭遂假陛下之威將士竭命精誠感靈海爲結冰凌行海中三百餘里臣自立國以來及問諸故老初無海水冰凍之歲今遣使以聞夏四月立籍田於朝陽門東置官司以主之六月段遼遣中軍將軍李詠夜襲武興遇雨而還都督張萌追擊擒之遼別遣弟蘭帥步騎數萬屯於曲水亭將攻柳城西曲水宇文逸豆歸入寇安晉以爲蘭聲援皝率步騎五萬擊

之師次柳城蘭不戰而遁皝引兵北趣安晉逸豆歸棄輜重走皝遣右司馬封奕率輕騎追擊大破之收其軍實館穀二旬而還皝謂諸將曰二虜恥無功而歸必將復至宜於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乃遣封奕率騎數千潛伏於馬兜山七月段遼果將數千騎來寇抄奕夾擊大破之斬其將榮伯保九月皝遣兼長史劉斌兼郎中令遼東楊景送王齊徐孟等還建康因遺書於侍中顧和云今致綿靴一緉復致書於大司

爲桓溫溫答皝書曰承將軍厲奮戎武激揚士卒鼓角長鳴摧折姦兇冬十月使世子儁伐段遼諸城右司馬封奕攻宇文別部皆大捷而歸

十二月立納諫之木以開讜言之路

咸康三年春正月徙昌黎郡築好城於乙連東使折衝將軍蘭勃戍之以逼乙連又城曲水以爲勃援夏四月乙連飢甚段遼以車數千輛輸乙連粟蘭勃要擊獲之六月遼又遣從弟揚威將軍屈雲將精騎夜襲皝子遵於興國城與遵

大戰於五官水上雲敗斬之盡俘其衆初北平陽裕事段疾陸眷及遼五世皆見尊敬遼數與皝相攻裕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况慕容氏與我世婚迭爲甥舅皝有才德而我與之搆怨戰無虛日百姓凋敝利不補害臣恐社稷之憂將由此始願兩追前失通好如初以安國息民遼不從出裕爲北平相秋九月鎮軍左長史封奕等以皝任重位輕宜稱燕王皝從群議（一作上議）遂以咸康三年冬十月丁卯僭即王位於文德殿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備群司以封奕爲相國韓壽爲司馬裴開爲奉常陽騖爲司隸王寓爲太僕李洪爲大理杜群爲納言令宋該劉睦（一作晧）石琮爲常伯皇甫真陽協爲冗騎常侍宋晃平熙張泓爲將軍封裕爲記室監自餘文武拔任各有差起文昌殿乘金根車駕六馬出入稱警蹕十一月甲寅追尊父廆爲武宣王母段氏爲武宣后立夫人段氏爲王后世子儁爲王太子皆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皝以段遼屢爲

邊患遣揚烈將軍宋回稱藩於趙乞師討遼自請盡帥國中之衆會之并以弟寧遠將軍汗爲質趙王石虎大悅厚加慰答辭其質遣還期以明年大舉

咸康四年春正月皝遣都尉趙槃如趙請聽師期虎將擊段遼募驍勇者三萬餘人悉拜龍騰中郎帥舟師十萬步騎七萬伐之三月趙槃還至棘城皝引兵攻掠令支以北諸城段遼遣弟蘭拒戰敗之斬級數千掠五千餘戶及畜

產萬計以歸夏四月癸丑晉遣使者策拜皝為征北大將軍幽州牧領平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增邑萬戶持節都督單于公餘悉如故五月趙王虎至徐無遼奔密雲山虎進入令支怒皝之不會師先攻段遼而自專其利率衆來伐皝聞趙師之至嚴兵設備罷六卿納言常伯冗騎常侍等官虎至於棘城戎卒數十萬燕人振恐皝謂內史高詡曰將若之何對曰趙兵雖強然不足憂但堅守以拒之無能為也虎遣使四出招

誘民夷皝成周內史崔燾居就令游泓武原令常霸東夷校尉封抽護軍將軍宋晃等凡三十六城皆叛應之冀陽流寓之士殺太守宋燭迎降（燭晃之從兄也）營丘內史鮮于屈亦遣使降趙武寧令廣平孫興曉喻吏民收屈數其罪而殺之閉城拒守朝鮮令昌黎孫泳（泳一作永）帥衆拒趙大姓王清等密謀內應泳收斬之同謀數百人惶懼請罪泳皆赦之與同拒守樂浪太守鞠彭以境內皆叛選鄉里壯士二百餘人共還棘城戊子

趙兵進次棘城皝欲出亡帳下折衝將軍慕輿根諫曰趙強我弱大王一舉足則趙之氣勢遂成使趙人收略國民兵強穀足不可復敵竊謂趙人正欲大王如此耳奈何入其計中乎今固守堅城其勢百倍縱其急攻猶足支持觀形察變間出求利如事之不濟不失於走奈何望風委去為必亡之理乎皝乃止然猶懼形於色玄菟太守河間劉佩曰今強寇在外衆心恂懼事之安危係於一人大王此際無所推委當自強

以厲將士不宜示弱今事急矣臣請出擊之縱無大捷足以安衆乃將敢死數百騎出衝趙兵所向披靡斬獲而還於是士氣百倍（一作自倍）皝問計於封奕奕曰石虎凶虐已甚民神共疾禍敗之至其何日之有今空國遠來攻守勢異戎馬雖強無能為患頓兵積日釁隙自生但堅守以俟之耳皝意乃安趙兵四面蟻附關守旬餘左右或勸皝降皝曰孤方取天下何謂降也慕輿根等晝夜力戰凡十餘日趙兵不能克壬

入追子蕩冠將軍恪等率騎二千晨出擊之趙兵驚擾皆棄甲逃潰恪等乘勝追擊趙兵大敗斬獲三萬餘級皝分兵討諸叛城皆下之拓境至凡城崔毖常霸奔鄴封抽宋晃游泓奔高句驪皝賞鞠彭孫泳裴嶷根等而治諸叛者誅滅甚衆功曹長史劉翔爲之申理多所全活築戍凡城而還冬十二月段遼降皝遣使詐降於趙請兵應接石虎遣征東將軍麻秋率衆三萬迎之以尚書左丞遼故臣陽裕爲秋司馬皝自率

諸軍迎遼遼密與皝謀覆趙軍皝遣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麻秋於三藏口死者什六七秋單騎遁免（一作步得免）獲其司馬陽裕將軍鮮于亮擁段遼及其部衆以歸待遼以上賓之禮以陽裕爲郎中令鮮于亮爲左常侍

咸康五年夏四月皝前軍師將軍評廣威將軍軍折衝將軍慕輿根輕車將軍慕輿埿襲趙遼西斬趙積弩將軍呼延晃建威將軍張支等掠千餘戶而歸段遼謀叛皝誅之及其黨與數十人送遼首於趙趙王虎使鎮遠將軍石成入寇凡城不克進陷廣城五月魏昭成帝（諱什翼犍）遣使求婚皝以其妹與平公主妻之其年皝伐高句驪兵及新城高句驪王釗乞盟乃還又使子蕩冠將軍恪平狄將軍霸等擊宇文別部霸年十三勇冠三軍

春秋卷二十四卷

就李 屠喬孫 項琳之 同訂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慕容皝下

咸康六年春正月高句驪王釗遣世子來朝初段遼之敗也建威將軍翰奔於宇文逸豆歸自以威名夙振終不保全乃陽狂恣酒被髮歌呼歸信而不禁以故得周遊自任至於山川形便攻戰要路莫不綿之皝遣商人王車陰使察翰翰見車無言撫膺而已車還以白皝曰翰欲來

也乃遣車遺翰弓矢翰因以逃歸皝大悅賜遇甚厚秋八月皝自以雖稱燕王未受晉命乃遣長史劉翔（一作庠下同）參軍鞠運獻捷京師兼言權假之意并請刻期大舉討平中原又聞庾亮薨弟冰翼繼爲將相乃表曰臣究觀前代昏明之主皆能親賢並建則政致昇平若親黨后族必有傾辱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舅以其身藩於外不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爲令主委信二舅幾至亂國逮於漢武推重田蚡萬機之要無不決之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闇弱不能自立內惑豔妻外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覽斯事孰不痛惋設使舅氏賢若穰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王若其不才則有竇憲梁冀之禍凡此成敗亦既昭然苟能易轍可無覆墜陛下命世天挺當隆晉道而遭國多難殷憂備嬰追述往事至令焚灼迹其所由實因故司空亮居元舅之尊勢業之重執政裁下輕侮邊將故令蘇峻祖約不勝其忿遂致敗國至令

太后發憤一旦升遐若社稷不靈人神無助豺狼之心當可極邪前事不忘後事之表而中書監左將軍冰等內執樞機外擁上將昆弟並列人臣莫儕陛下深敦渭陽冰等自宜引領臣常謂世主若欲榮顯舅氏何不封以藩國豐其祿賜限其勢利使上無偏優下無私論如此榮辱何從而生噂喈何辭而起往者惟亮一人宿有名望尚致召變況今居之者素無聞焉且人情易感難以戶告縱令陛下無私於彼天下之人

誰謂不私乎臣與冰等名位殊班出處懸邈又
國之戚昵理應降悅以適事會臣獨矯抗此言
者上爲陛下退爲冰計疾苟容之臣坐鑒得失
顛而不扶焉用彼相昔徐福陳霍氏之戒宣帝
不從至令忠臣更爲逆族良由察之不審防之
無漸臣今所陳可謂防漸矣但恐陛下不明臣
之忠不用臣之計事過之後更處焦爛之口耳
王章劉向每上封事未嘗不指斥王氏故令二
子或死或刑谷永張禹依回一作違不對故容身

苟免取譏於世臣被髮殊俗位爲上將夙夜惟
憂罔知所報惟當外殄寇讐內盡忠規陳力輸
誠以答國恩臣若不言誰當言者又與冰書曰
君以椒房之親舅氏之昵總據樞機出內王命
兼擁列將州司之位昆弟網羅顯布畿甸自秦
漢以來隆赫之極豈有若此者乎以吾觀之若
功就事舉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不免梁竇
之迹矣每觀史傳未嘗不寵忿母族使執權亂
朝先有殊世之勳尋有負乘之累所謂愛之適

足以爲害吾嘗忿歷代之主不盡防萌終寵之
術何不業以一土之封令藩國相承如周之齊
陳如此則永保南面之尊復有黜辱之憂乎竇
武何進虛已好善天下歸心雖爲閹豎所危天
下嗟痛猶有能履以不驕圖國亡身故也方今
四海有倒懸之急中夏逋僭逆之寇家有流血
之怨人有復讐之憾寧得安枕逍遙雅談卒歲
吾雖寡德過蒙先帝列將之授以數郡之人尚
欲并吞強虜是以自頃及今交鋒接刃一時務

農三時用武而猶師徒不頓倉有餘粟敵人日
畏我境日廣況乃王者之威堂堂之勢豈可同
年而語哉九月皝將圖石氏謂諸將曰石虎自
以安樂諸城防守重複薊城南北必不設備今
若詭路出其不意冀之北土可盡破也冬十月
皝親率驍騎二萬出蠮螉塞襲趙戍將當道者
皆擒之長驅至於薊城趙幽州刺史石光擁兵
數萬閉城拒守不敢出戰遂破武遂津入於高
陽所過焚燒積聚掠徙幽冀三萬餘戶而還

咸康七年春正月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一作西字）福地也使唐國內史陽裕等築龍城構門闕宮殿廟園（廟園一作宗廟）籍田遂改柳城為龍城縣時棘城黑石谷（黑石谷一作里字）有大石自立而行二月乙卯長史劉翔等至建康成帝引見問慕容鎮軍平安對曰臣受遣之日朝服拜章翔為皝求大將軍假燕王章璽朝議以為故事大將軍不處邊自漢魏以來不封異姓為王所求不可許翔曰自劉石構亂長江以北翦為戎藪未聞

中華公卿之胄有一人能攘臂揮戈摧破凶殘者也獨慕容鎮軍父子竭力心存本朝以寡擊眾屢殄強敵使石虎畏懼悉徙邊陲之民散居三魏蹙國千里以薊城為北境功烈如此而惜海北之地不以為封邑何哉昔漢高祖不愛王爵於韓彭故能成其帝業項羽刓印不忍授卒用危亡吾之至心非苟欲尊其所事竊惜聖朝疏忠義之國使四海無所勸慕耳尚書諸葛恢翔之妹（一作姊）夫也獨主異議以為夷狄相攻中

國之利惟名與器不可輕許乃謂翔曰借使慕容鎮軍能除石虎乃是復得一石虎也朝廷何賴焉翔曰婺婦猶知恤宗周之隕今晉室阽危君位侔元凱曾無憂國之心邪向使靡鬲之功不立則少康何以祀夏桓文之戰不捷則周室皆為左衽矣慕容鎮軍枕戈待旦志殄凶逆而君更唱邪惑之言忌間忠臣四海所以未一良由君輩耳翔留建康歲餘眾議終不決翔乃說中常侍彧弘曰石虎苞八州之地帶甲百萬志

吞江漢自索頭宇文暨諸小國無不臣服惟慕容鎮軍翼戴天子精貫白日而更不蒙殊禮之命竊恐天下移心解體無復南向者矣公孫淵無尺寸之益於吳吳主封為燕王加以九錫今慕容鎮軍屢摧賊鋒威振秦隴虎比遣重使甘言厚幣欲授以曜威大將軍遼西王慕容鎮軍惡其非正却而不受今朝廷乃矜惜虛名沮抑忠順豈社稷之長計乎後雖悔之恐無及已弘為之入言於帝帝意亦欲許之皝又書與庾冰

貢其兄弟秉權不能爲國雪耻水見書甚懼以
其絕遠非所能制遂與何充等奏聽皝稱燕王
時庾翼答書與皝云鄧伯山答送此犀皮兩襠
鎧一領雖不能精好謂是異物故復致之乙卯
成帝使兼大鴻臚郭悕一作希持節拜皝使持節
侍中大將軍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州牧大單
于燕王備物典策皆從殊禮又以世子儁爲假
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賜軍資器械以
千萬計又封諸功臣百餘人以翔爲代郡太守

封臨泉鄉侯加員外散騎常侍翔固辭不受翔
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酬縱相尚嘗因朝貴宴
集謂何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廟爲墟
黎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
也而諸君晏安江沱肆情縱欲以奢靡爲榮以
傲誕爲賢蹇諤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
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慙及翔北還辣城公卿
餞之翔曰昔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句踐憑會
稽以報強吳蔓艸猶宜早除況寇讐乎今石虎

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
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舉事併壽而有之據形
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
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秋七月郭悕劉翔等至
燕皝以翔爲東夷校尉領大將軍長史以唐國
內史陽裕爲左司馬典書令李洪爲右司馬中
尉鄭林爲軍諮祭酒九月皝以悕爲渡遼將軍
鎮平郭平郭自翰仁之後諸將軍無能繼者及
悕至撫舊懷新屢破高句驪兵句驪畏之不敢

入寇冬十二月皝遣使聘魏并薦其宗女
咸康八年夏六月石虎率衆來伐皝大破之秋
七月丁卯皝營龍城新殿昌黎大棘縣城河岸
崩出鐵築頭一千一百七十四枚永樂民郭陵
見之詣皝言狀以是日到皝曰經始營殿鐵築
具出神人允協之應也遂賜陵爵關內侯冬十
月皝遷都龍城大赦境內十一月皝親帥勁卒
四萬入自南陝以伐宇文高句驪使建威將軍
翰及平狄將軍霸爲前鋒別遣長史王寓等勒

衆萬五千從北道而進高句驪王釗謂皝軍之從北路也乃遣弟武統精銳五萬拒北道躬率羸兵以防南陝翰等先至與釗戰於木底皝以大衆繼之左常侍鮮于亮與數騎先犯高句驪陣所向摧陷句驪陣動大衆因而乘之句驪大敗左長史韓壽斬其將阿佛和度加諸軍乘勝追之遂入丸都釗單馬遁走輕車將軍慕輿埿追獲其母周氏及妻而還會王寓等戰於北道軍皆敗沒由是皝不復窮追遣使招釗釗不出

皝將還韓壽曰高句驪之地不可戍守今其主亡民散潛伏山谷大軍旣去必復鳩聚收其餘燼猶足為患請載其父尸囚其生母而歸俟其束身自歸然後返之撫以恩信策之上也皝從之掘釗父乙弗利墓載其尸幷其母妻收其府庫累世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丸都城而還

晉康帝建元元年春二月高句驪王釗遣其弟稱臣於皝貢方物以千數乃還其父尸猶留其母為質宇文逸豆歸遣其相國莫淺渾將兵來伐諸將爭欲擊之皝不許渾以皝為憚之荒酒縱獵不復設備皝曰渾奢怠已甚今則可一戰矣遣翰帥騎擊之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衆秋七月昭成帝復求婚於皝皝使納馬千疋為禮昭成不與又倨慢無子婿禮八月皝遣世子儁帥前軍師將軍評等伐之昭成率衆遁走評等無所見而還冬十月皝躬巡郡縣勸課農桑復大起龍城宮闕

建元二年春正月皝與左司馬高詡謀伐宇文逸豆歸詡曰伐之必克然不利於將皝遂親帥騎二萬伐之以翰為前鋒將軍劉佩副之分命廣威將軍軍渡遼將軍恪平狄將軍霸及折衝將軍慕輿根將兵三道並進逸豆歸遣驍將南羅大涉夜干（紀事本末作涉夜干）將精兵拒翰皝遣人馳謂翰曰夜干雄悍勇冠三軍宜小避之待虜勢驕然後取也翰曰逸豆歸掃其國內精銳以屬涉夜干夜干素有勇名一國所賴也今若克之

其國不攻自潰矣且吾熟知奕于之爲人徒有虛名實易與耳不宜縱敵以挫吾兵氣於是進戰翰自出衝陣奕于出應之霸從旁邀擊遂斬奕于宇文士卒見奕于死不戰而潰燕兵乘勝逐之遂克其都城逸豆歸遠遁死漠北宇文氏由是散亡皝悉收其畜產資貨闢地千餘里徙其部民五萬餘落於昌黎改涉奕于所居城爲威德城使弟左將軍彪戍之而還高詡劉佩皆中流矢卒初逸豆歸事趙甚謹貢獻屬路及皝

伐逸豆歸石虎使右將軍白勝并州刺史王霸自甘松出救之比至宇文氏已亡因攻威德城不克而還彪追擊破之皝行飲至之禮論功行賞各有差翰與宇文戰爲流矢所中臥病積時不出後漸差於家試馬或告翰欲爲變乃賜翰死詳具翰傳二月昭成帝遣其大人長孫秩迎后於燕夏四月趙平北將軍尹農率衆寇凡城不克而去秋七月皝遣使奉聘求交婚於魏昭成許之九月以烈帝詳附魏女妻之

晉穆帝永和元年春正月皝以牧牛給貧家使佃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自有牛而無地者亦佃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皝記室參軍封裕諫曰臣聞聖王之宰國也薄賦而藏於百姓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稅之寒者衣之飢者食之使家給人足雖水旱而不爲災者何也高選農官務盡勸課人治周田百畝亦不假牛力力田者受旌顯之賞惰農者有不齒之罰又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必稱須人不虛位度歲

入多少裁而祿之供百僚之外藏之太倉三年之耕餘一年之粟以斯而積公用於何不足水旱其如百姓何雖務農之令屢發二千石令長莫有志勤在公銳盡地力一作利者故漢祖知其如此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是以明章之世號次昇平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索千里無烟飢寒流隕相繼溝壑武宣王以神武聖略保全一方威以殄姦德以懷遠故九州之人塞表殊俗襁負萬里若赤子之歸慈父

流人之多於舊土十倍有餘人殷地狹故無田
者十有三四殿下以英聖之資克廣先業南摧
強趙東滅句驪北取宇文拓境三千里增民十
萬戶繼武闡廣之功有高西伯宜悉罷諸苑以
業流人人至而無資產者賜之以牧牛不當更
收重稅也且以殿下之人用殿下之牛牛非殿
下之有將何在哉善藏者藏於百姓若斯而已
矣還者則深副樂土之望戎旗南指之日中國
之人皆將壺飧奉迎厝虎誰與居乎且魏晉雖

道消之世猶削百姓不至於七八持官牛田者
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
分百姓安之人皆悅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而
況增乎且水旱之厄堯湯所不免王者宜濟治
溝澮脩鄭白西門史起溉灌之法旱則決溝爲
雨水則入於溝瀆上無雲漢之憂下無昏墊之
患句驪百濟及宇文段部之民皆兵勢所徙非
如中國慕義而至咸有思歸之心今戶垂十萬
狹湊都城恐方爲國家深患宜分其兄弟宗屬

徙於西境撫之以恩檢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
人知國之虛實今中原未平資畜宜廣官司猥
多游食不少一夫不耕歲受其飢必取於耕者
而食之一人食一人之力游食數萬損亦如之
安可以家給大足治致昇平殿下降覽古今之
事多矣政之巨患莫甚於斯其有經略出世才
稱時求者自可隨須致置一作之列位非此已往
其耕而食蠶而衣亦天之道也殿下聖性寬明
思言若渴故人盡芻蕘有犯無隱前者參軍王

憲大夫劉明並竭忠獻款以貢至言雖頗有逆
鱗意在無責主者奏以妖言犯上致之於法殿
下慈弘包納恕其大辟猶削黜禁錮不齒於朝
其言是也殿下固宜納之如其非也宜亮其狂
狷罪諫臣而求直言亦猶北行越適必不得其
所志矣右長史宋該等阿媚苟容輕劾諫士已
無骨鯁嫉人有之掩蔽耳目不忠之甚四業者
國之所資教學者有國盛事習戰務農尤其本
也百工商賈特其末耳宜量軍國所須置其員

數已外歸之於農教之戰法學者三年無成亦
宜歸之於農不可徒充大員以塞聰儁之路臣
之所言當也時速施行非也登加罪戮使天下
知朝廷從善如流罰惡不掩王憲劉明忠臣也
願宥忤鱗之愆收其兼石之效皝乃下令曰覽
封記室之諫孤實懼焉君以黎元爲國黎元以
穀爲命然則農者國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長不
遵孟春之令惰農弗勸宜以尤不修闕者措之
刑法肅厲屬城主者明詳推檢具狀以聞尤囿

悉可罷之以給百姓無田業者貧者全無資產
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若私有餘力乞取官
牛墾官田者並依晉魏舊法溝洫溉灌有益官
私主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
息勳誠既多官未可減俟克平兇醜徐更議之
百工商賈數四佐輿列將速定大員餘者還農
學生不任訓教者亦除員錄夫人臣關言於人
主至難也妖妄不經之事皆應蕩然不問擇其
善者而從之王憲劉明雖罪應宗黜亦由孤之
無大量也可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蹇蹇深
得王臣之體詩不云乎無言不酬其錫錢五萬
宣示內外有欲陳孤過失者不拘貴賤勿有所
諱皝雅好文學嘗親臨庠序勸以講授考校學
徒至千餘人頗有妄濫者故封裕及之二月有
黑龍白龍各一見於龍山皝親率群僚觀之去
龍二百餘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
去皝大悅還宮赦其境內殊死已下號所居新
宮曰和龍宮立龍翔佛寺於山上賜大臣子弟

爲官學生者號高門生立東庠於舊宮以行鄉
飲之禮每月臨觀考試優劣親造太上章以代
急就又著典誡十五篇並以教冑子冬十月皝
以古者諸侯即位各稱元年於是始不用晉年
號自稱十二年十一月渡遼將軍恪攻高句驪
拔南蘇置戍而還平狄將軍霸戍徒河時趙將
鄧恒將兵數萬屯樂安將爲攻取之計畏霸終
不敢犯
十三年皝遣世子儁及廣威軍渡遼恪折衝慕

與根三將軍率騎萬七千襲扶餘僞居中指授軍事皆以任恪遂拔扶餘虜其王玄及部衆五萬餘口而還皝署玄爲鎮軍將軍以女妻之

十四年春正月皝親臨東庠考試學生其通經秀異者擢充近侍夏五月戊申晉遣使進皝爲安北大將軍餘悉知故冬十月饗群臣於承乾殿右長史宋諺(諺一作該)性貪賜布百疋令自負而歸以愧其心皝以久旱丐百姓田租罷成周冀陽營丘等郡以渤海郡爲興集縣河間郡爲寧集縣廣平魏郡爲興平縣東萊北海郡爲育黎縣吳郡爲吳縣(新敘郡字作人字)悉隷燕國

十五年秋七月皝畋於西鄙將濟河見一父老乘白馬舉手麾皝曰此非獵所王宜還也秘之不言遂濟河連日大獲八月皝復見白兎馳馬射之馬倒墜於石上被傷乃說所見輦而還宮遂有疾未幾疾甚引世子僞屬以後事曰今中原未平方經建世務委賢任哲此其時也恪智勇兼濟才堪任重汝其委之以成吾志又曰陽士秋志行高潔忠幹貞固可托大事汝善待之九月丙申薨於承乾殿時年五十二在位十五年冬十月葬於龍山僞僭僞號追諡文明皇帝廟號太祖陵曰龍平

檇李 屠喬孫 項琳之 同訂

前燕錄四　　春秋卷第二十六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慕容儁上

慕容儁字宣英小字賀賴跋皝之第二子也母段氏十三月而生有神光之異初廆常言吾積德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既而生儁廆曰此兒骨相不凡吾家得之矣及長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魁偉博覽書史有文武幹略彬彬文雅更善詞賦至於庶物事宜皆著讚以爲勸戒皝之八年

晉遣使者拜皝爲燕王以儁爲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燕王世子皝十一年晉拜使持節鎮軍將軍

元年春正月儁僭即燕王位依春秋列國故事稱元年大赦境內殊死已下遣使詣建康告喪以弟友（一作交）爲左賢王左長史陽鶩爲郎中文武百官進位各有差是月令造刀二十八口銘曰二十八將隸書夏四月趙王石虎死趙魏大亂平狄將軍霸上書曰石虎窮極凶暴天之所棄餘燼尚存自相魚肉今中國倒懸企望仁恤若大軍一舉勢必倒戈北平太守孫興亦表言石氏大亂宜以時進取中原儁以新遭大喪弗許霸馳詣龍城言於儁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萬一石氏衰而復興或有英雄據其成資豈惟失此大利亦恐更爲後患儁曰鄴中雖亂鄧恒據安樂兵強糧足今若伐趙東道不可由也當由盧龍盧龍山徑險狹虜乘高斷要首尾爲患將若之何霸曰恒雖爲石氏拒守其將士

顧家人懷歸志若大軍臨之自然瓦解請爲殿下前驅東出徒河潛趣令支出其不意彼若聞之勢必振駭上不過閉門自守下不免棄城逃潰何暇禦我哉然則殿下可安步而前無復留難矣儁猶豫未決以問五材將軍封奕奕曰用兵之道敵強則用智敵弱則用勢是故以大事小猶狼之食豚也以治易亂猶日之消雪也大王自上世以來積德累仁兵強士練石虎極其殘暴死未瞑目子孫爭國上下乖離中國之民

隆於塗炭延頸企踵以待振拔大王若揚兵南
邁先取薊城大詣鄴都宜耀威德懷撫遺民彼
孰不扶老提幼以迎大王凶黨將望旗冰碎安
能為害乎從事中郎黃泓曰今太白經天歲星
集於畢北天下易主陰國受命此必然之驗也
宜述出師以承天意殿中（一作廣威）將軍慕輿根曰
中國之民困於石氏之亂咸思易主以救湯火
之急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自武宣王以來招
賢養士務農訓兵正俟今日今時至不取更復

顧慮豈天意未欲使海內平定邪將大王不欲
取天下也儁笑而從之乃發兵伐趙以恪為輔
國將軍評為輔弼將軍陽騖為輔義將軍謂之
三輔霸為前鋒都督建鋒將軍簡精卒二十餘
萬講武戒嚴為進取之計秋七月晉穆帝使謁
者陳沉拜儁為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河北
諸軍事幽冀并平四州牧大將軍大單于燕王
承制封拜一如廆皝故事冬十二月儁遣使至
涼州約張重華共[illegible]騠王劍送前東夷

護軍宋晃於儁儁赦之更名曰活拜為中尉
二年春二月儁使霸將兵二萬自東道出徒河
慕輿干自西道出蠮螉塞儁自中道出盧龍塞
三道並進伐趙以恪及鮮于亮為前鋒命輕車
將軍慕輿埿槎山開道留世子曄守龍城以內
史劉斌為大司農與典書令皇甫真留統後事
霸軍至三陘趙征東將軍鄧恒惶怖焚倉庫棄
安樂遁去與幽州刺史王午共保薊徙河間
南部都尉孫泳急入安樂撲滅餘火籍其穀帛

霸收安樂北平兵糧與儁會於臨渠三月進次
無終王午棄城走留其將王佗以數千人守薊
乙巳儁攻陷薊城執佗斬之儁欲悉坑其士卒
千餘人霸諫曰趙為暴虐王興師伐之將以拯
民於塗炭而撫有中州也今始得薊而坑其士
卒恐不可以為王師之先聲也乃釋之入都於
薊中州士女降者相繼兵至范陽范陽太守李
產欲為石氏拒燕衆莫為用乃率入城令長出
降儁復以產為太守產子績為幽州別駕棄家

從王午在魯口鄧恒謂午曰績鄉里在北久已降燕今雖在此恐終難相保徒爲人累不如去之午曰此何言也夫以當今喪亂而績乃能立義捐家情節之重有侔古烈若懷嫌害之必駭衆望恒乃止午猶恐終爲恒所害乃資遣之及到儁責其背親後王績曰臣眷戀舊主志存微節官身所在何事非君殿下方以義取天下臣未謂得見之晚也儁悅其言遂善待之夏四月儁以弟宜爲代郡城郎孫泳爲廣甯太守悉置

幽州郡縣守宰甲子儁使中部侯釐慕輿句督薊中留事自將擊鄧恒於魯口軍至青梁恒將鹿勃早將數千人夜襲燕營半已得入先犯前鋒都督霸突入幕下霸起奮擊手殺數十人早不能進由是燕軍得嚴儁謂慕輿根曰賊鋒甚銳宜且避之根正色曰我衆彼寡力不相敵故乘夜來戰冀萬一獲利今求賊得賊正當擊之復何所疑王但安枕而臥臣等自爲王破之儁不能自安內史李洪從儁出營外屯高冢上根

帥左右精勇數百人從中牙直前擊早李洪徐整騎隊還助之早乃退走衆軍追擊四十餘里早僅以身免所從士卒死亡畧盡儁引兵還薊秋八月代郡人趙榼帥三百餘家叛燕歸趙并州刺史張平儁乃徙廣甯上谷二郡民於徐無代郡民於凡城九月儁南狥冀州取章武河間趙故章武太守賈堅帥部兵邀評戰於高城擒之於陣斬首三千餘級遂以評爲章武太守恪爲河間太守冬十月儁還薊留諸將守之遷至

龍城謁陵廟

三年春二月冉閔僭稱大號攻圍襄國趙王祗威危迫遣故太尉張舉乞師許送傳國璽姚弋仲亦遣使來告儁以悅綰爲禦難將軍帥兵三萬往會之閔聞儁欲救趙遣大司馬從事中郎廣甯常煒來聘儁引之覲下使記室封裕詰之曰冉閔養息常才負恩篡逆有何祥應而敢僭稱大號煒曰天之所與其致不同狼馬紀於三[illegible]衣於漢魏寡君應天馭歷能無祥乎且

用兵殺罰哲王盛典湯武親行誅放以興商周
之業仲尼美之魏武養於宦官莫知所出衆不
盈旅終成魏氏之基苟非天命安能成功推此
而言何必致問況綦胡酷亂蒼生屠膾寡君奮
劍而誅除之黎元獲濟可謂功格皇天勲侔高
祖恭承亂命有何不可稱曰石祗去歲使張舉
請救云璽在襄國其言信否又聞冉閔初立鑄
金爲已象以卜成敗壞而不成奈何言有天命
煒曰誅胡之日在鄴者畧無孑遺璽何從而向

襄國此求救之辭耳天之神璽實在寡君且姦
佞之徒欲僭奇炫衆或改作萬端以神其事寡
君今已握乾符類上帝四海懸諸掌大業集於
身何所求處而取信此乎鑄形之事所未聞也
儁既銳信舉言又欣於閔鑄形之不成也必欲
審之乃積薪置火其旁使稱以其私誘之曰君
更熟思無爲徒取灰滅煒神色自若抗言曰石
氏貪暴親率大兵攻燕國都雖不克而遂然志
在必取故運資糧聚器械於東北者非以相資

乃欲相滅也魏王誅翦石氏雖不爲燕臣子之
心聞仇讎之滅義當何如而更爲彼責我不亦
異乎吾聞死者骨肉下於土精魂升於天蒙君
之惠速益薪縱火使僕得上訴於帝足矣左右
勸殺之儁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此亦人臣常
事彼不憚殺身以徇其主忠臣也且冉閔有罪
使臣何與焉遂赦之使出就館夜遣其鄉人趙
瞻往勞之且曰君何不以實言王怒欲處君於
遼碣之表奈何煒曰吾自結髮已來尚不欺布

衣況人主乎曲意苟合性所不能直情盡言雖
處東海不敢避也遂臥向壁不復與瞻言瞻具
以白儁儁怒乃囚煒於龍城儁遂還薊三月渤
海人逄約因趙亂擁衆數千附於冉閔閔以約
爲渤海太守故太尉劉準（隗之兄子也）士豪封放
（奕之從弟也）別聚衆自守閔以準爲幽州刺史與約
中分渤海儁使封奕討約使昌黎太守高開討
準放奕引兵直抵約壘遣人謂約曰相與鄉里
隔絕日久會遇甚難時事利害人各有心非所

論也願單出一相見以寫停結之情約素信重
奕即出見奕於門外各屏騎卒單馬交語奕與
論敘平生畢因說之曰與君累世同鄉情相愛
重誠欲與君享祚無窮今既獲展奉不可不盡
所懷冉閔乘石氏之亂奄有成資是宜天下服
其強矣而禍亂方始固知天命不可力爭也燕
王奕世載德奉義討亂所征無敵今已都薊南
臨趙魏遠近之民襁負歸之民厭荼毒咸思有
道冉閔之亡匪朝伊夕成敗之形昭然易見且

燕王肇開王業虛心賢儁君能翻然改圖則功
參絳灌慶流苗裔孰與為亡國將守孤城以待
必至之禍哉約聞之悵然不言奕給使張安有
勇力奕豫戒之俟約氣下安突前持其馬鞚因
挾之而馳至奕營奕與坐謂曰君計不能自決
故相為決之非欲取君以邀功乃欲全君以安
民也高開至渤海舉放迎降儁以放為渤海太
守舉為右司馬與約參軍事以約誘於人而遇
迍其名曰釣夏五月廣義將軍岷山公黃寵

上長儁曰吾名號大異於前何便宜爾自今但
可白紙為疏秋八月儁遣恪畧地中山評攻王
午於魯口恪次唐城冉閔將白同中山太守上
谷侯龕同守不下留左將軍彪攻之恪南徇常
山軍於九門閔趙郡太守遼西李邽舉郡來降
恪厚撫之將邽還遂圍中山侯龕出降拜為中
尉恪克中山斬白同遷其將帥士豪數十家詣
薊餘皆安堵評次南安王午遣其將鄭生來拒
評逆擊斬之悅綰還自襄國儁知張舉之妄而

殺之常煒有四男二女在中山儁釋煒之囚使
諸子就見之煒上疏謝恩儁手令荅曰卿本不
為生計孤以州里相存耳今大亂之中諸子盡
至豈非天所念邪天且念卿況於孤乎賜妾一
人穀三百斛使居凡城以北平太守孫興為中
山太守興善於撫綏中山遂安冬十一月逢釣
亡歸渤海招集部衆以叛樂陵太守賈堅使人
告諭鄉人曉以禍福衆皆潰散釣復來奔庫傉
官偉帥部衆自上黨來降十二月儁如龍城丁

零烈巳屠率其所部來降儁封為歸義王昇及儁
觀兵近郊見甘棠於道周從者不識儁曰唏此
詩所謂甘棠於道甘者味之主也木者春之行
也五德屬仁五行主土春以施生味以養物邑
又赤者言將有赫赫之慶於中土吾謂國家之
盛此其徵者也傳曰升高能賦可以為大夫群
司亦各書其志吾得覽焉於是內外臣僚竝上
甘棠頌

元璽元年春正月乙巳儁還薊徙軍中文武
兵民家屬於薊夏四月甲子鮮卑段勤初附於
儁其後復叛儁遣霸討勤於繹幕又遣評及相
國封奕討冉閔於安喜儁如中山為二軍聲勢
閔將與燕戰大將軍董閏及車騎將軍張溫切
諫不聽進次安喜恪引兵從之閔趣常山恪追
之丙子及於泒水（紀事本末云及於魏昌之廉臺）與閔十戰恪
皆不勝閔威名素振衆咸憚之恪巡陳諭諸將
曰閔師老卒疲實難為用加其勇而無謀一夫
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為三軍都
犄角以伺之時閔所將多步卒而恪皆騎兵引
兵將趣林中恪參軍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
閔得入林不可復制宜亟遣輕騎邀之既合而
陽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魏兵還就
平地恪分軍為三部犄角以待謂諸將曰閔性
輕銳又知吾軍勢非其敵必出萬死衝吾陣中
（一作中軍）吾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君但厲卒從
旁須其戰合夾而擊之蔑不克矣遂方陣而前
戰於魏昌廉臺閔師大敗斬首七千餘級擒閔

送之於薊己卯閔至薊儁立閔而責之曰汝奴
僕下才何自妄稱帝邪閔曰天下大亂汝曹夷
狄人面獸心尚欲篡逆我中土英雄何為不得
稱帝也儁怒鞭之三百斬於龍城高開被創而
卒恪屯軍滹（一作呼）沱閔將蘇彥遣其將金光帥
騎數千襲恪恪擊斬之彥大懼奔於并州恪進
據常山霸軍又至繹幕段勤懼與弟思聰舉城
來降遂進攻鄴閔大將軍蔣幹輔閔子智閉城
固守甲申儁遣評及中尉侯龕等帥精騎一萬

攻鄴癸巳至鄴城外皆降劉寧及弟崇帥胡騎
三千奔晉陽庚寅儁又遣廣威將軍慕容軍殿中將
軍慕輿根右司馬皇甫眞等帥步騎二萬助評
攻鄴是時司南車成儁大悅告於太廟燕巢於
正陽殿之西椒生三雛項上有豎毛凡城獻異
鳥五色成章儁謂群僚曰是何祥也咸稱燕者
燕鳥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龍興冠通天章
甫之象也巢正陽西椒者言至尊臨軒朝萬國
之徵也三子者數應三統之驗也神鳥五色言

聖朝將繼五行之籙以御四海者也儁覽之大
悅六月甲子蔣幹帥銳卒五千出城挑戰儁遣
評等率騎一萬討之斬首四千餘級幹單騎還
鄴鄴北郡縣悉降相國封奕等一百二十人勸
稱尊號儁答曰吾本幽漠射獵之鄉被髮左衽
之俗歷數之籙寧有分邪卿等苟相褒舉以覬
非望之事實非寡德所宜聞也丙辰儁如常山
壬午聞魏敗時鄧恒已死午自稱安國王秋八
月戊辰儁遣恪及封奕陽騖討午於魯口進兵

攻之午閉城自守送冉操詣燕軍恪等掠其禾
稼而還庚午魏長水校尉馬願等開鄴城納燕
兵戴施蔣幹懸縋而下奔於倉垣評等送冉閔
妻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條攸等幷乘輿
服御及六璽於薊傳國璽蔣幹先已送晉儁欲
神其事業言歷數在已乃詐云閔妻得之以獻
賜號曰奉璽君封冉智為海濱侯申鍾為大將
軍右長史以評為司州刺史鎮鄴冬十月丁卯
儁還薊故趙將擁兵據州郡者各遣使來降儁

以王擢為益州刺史夔逸為秦州刺史張平為
幷州刺史李歷為兖州刺史高昌為安西將軍
劉寧為車騎將軍恪進屯安平積糧治攻具將
討王午丙戌中山蘇林起兵於無極自稱天子
恪自魯口還討林閏月戊子儁遣殿中(一作廣威)將
軍慕輿根助恪攻林斬之王午為部將秦興所
殺呂護殺興復自稱安國王恪等五百五人奉
皇帝璽其上尊號儁許之十一月丁亥署置百
官以相國封奕為太尉恪為侍中左長史陽騖為

爲尚書令右司馬皇甫真爲尚書左僕射典書令張希爲右僕射宋活爲中書監韓恆爲中書令其餘文武拜授各有差戊辰儁即皇帝位於正陽殿大赦境內殊死已下建元元璽國號大燕郊祀天地時晉永和八年也庚午下令曰追崇祖考古人之令典也其追尊武宣王廆爲高祖武宣皇帝文明王皝爲太祖文明皇帝時晉適遣使詣儁儁謂之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之爲中國所推已爲天子矣乃改司州爲中州

置司隷校尉官建留臺於龍城以玄菟太守乙逸爲尚書專委留務

居脩孫　同訂
就李　項琳之

前燕錄五　　十六國春秋卷第二十七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慕容儁下

元璽二年春二月庚子立妻可足渾氏爲皇后世子曄爲皇太子皆自龍城遷於薊宮初石虎使人探策於華山得玉版文曰歲在申酉不絕如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及此燕人咸以儁之應也群下言大燕受命上承先（光一作）紀黑精之君運曆傳屬代金行之后宜行夏之時服周之

冕旗幟尚黑牲牡尚玄從之其隨行文武諸藩使人及登號之日者悉增位三級泒河之師守鄴之軍下及戰士賞賜各有差臨陣戰亡者將士加贈二等士卒復其子孫殿中舊人隨才擢敘晉寧朔將軍榮胡以彭城魯郡叛降於儁趙故衛尉常山李犢聚衆數千反於普壁壘儁遣衛將軍恪率衆討降之遂東擊呂護於魯口三月拔之護遁走遣前將軍悅綰追及於野王護使弟奉表請降乃以護爲河內太守故趙樂陵朱

秃平原杜能清河丁嬈陽平孫原各擁兵分據
城邑至是皆來請降儁以秃為青州刺史能為
平原太守嬈為立節將軍原（一作兀）為兗州刺史
各晉撫其營冬十二月衛將軍恪撫軍將軍軍
左將軍彪（一作彭）等屢薦給事黃門侍郎霸有命
世之才宜總大任遂以霸為使持節安東將軍
北冀州刺史鎮常山是年儁遣使聘魏
元璽三年春二月姚襄遣使來降儁以評為鎮
南將軍都督秦雍益梁江楊荊徐兗豫十州河

南諸軍事鎮洛水疆為前鋒都督荊徐二州緣
淮諸軍事進據河南夏四月戊申封撫軍將軍
軍為襄陽王左將軍彪（一作彭）為武昌王衛將軍
恪為大司馬侍中大都督錄尚書封太原王鎮
南將軍評為司徒驃騎將軍封上庸王安東將
軍霸為吳王左賢王友為范陽王前鋒都督疆
為洛陽王散騎常侍厲為下邳王散騎常侍宜
為廬江王寧北將軍度為樂浪王又封弟桓為
宜都王遊（一作逵）為臨賀王徽為河間王龍為歷

陽王納為北海王秀為蘭陵王嶽為安豐王德
為梁公默為始安公僂為南康公又封子臧（一作蕆）
為樂安王亮為渤海王溫為帶方王涉為漁
陽王暐為中山王以尚書令陽鶩為司空仍守
尚書令命冀州刺史吳王霸徙治信都更名曰
垂尋遷侍中錄留臺事鎮龍城大得東北之和
儁忌之復召垂還秋七月丙戌儁大調兵衆因
發詔之日遂號曰丙戌舉九月儁如龍城是年
魏昭成帝遣使報聘於燕

元璽四年夏四月儁自和龍還薊城先是幽冀
之人以儁為東遷互相驚擾所在屯結群下請
討之儁曰群小以朕東巡故相聚為亂耳今朕
既至尋當自定不足討也然不虞之備亦不可
以不為於是令內外戒嚴五月秦河內太守王
會黎陽太守韓高以郡來降晉蘭陵太守孫黑
濟北太守高柱建興太守高瓮各以郡叛降於
儁初儁車騎將軍范陽公劉寧屯據薊城降於
苻氏至此率戶二千詣薊歸罪儁赦之仍拜後

將軍儁給事黄門侍郎申胤上言曰夫名尊禮重先王之制冠冕之式代或不同漢以蕭曹之功有殊群辟故履劍上殿入朝不趨世無其功則禮宜闕至於東宮體此爲儀魏晉因循制不納爲今皇嗣過謙準同百僚禮卑逼下有違朝式太子有統天之重而與諸王齊冠遠遊非所以辨章貴賤也祭享朝慶禮宜正服袞衣九文冠冕九旒又仲冬長至太陰數終黄鍾産氣綿微於下此月閉關息旅后不省方禮記曰是月

也事欲静君子齊戒去聲色惟周官有天子之南郊從入龍之說或以有事至靈非朝享之節故有樂作之禮王者慎微禮從其重前來二至闗鼓不宜有設今之鏗鏘蓋以常儀二至之禮事殊餘節猥動金聲驚越神氣施之宜養寔爲未盡又朝服雖是古禮絳襩始於秦漢迄於今代遂相仍準朔望正旦乃具袞舄禮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事者三而沾服失容其在一焉今朝日天雨未有定儀禮貴適時不在過恭近以地濕不得納舄而以袞襩改履案稱朝服所以服之而朝一體之間上下二制或廢或存實乖禮意大燕受命侔蹤虞夏諸所施行宜損益定之以爲皇代永制儁曰履劍不趨下太常參議太子服袞冕冠九旒超級逼上未可行也冠服何容一施一廢皆可詳定復下書曰周禮冠冕禮制君臣略同中世以來亦無常體今特制燕平上冠悉賜廷尉以下使蟾冠忠事刑斷詳平諸公冠悉顔長屈竹錦纓作公字以代梁處

施之金璫令僕尚書置璫而已中秘監令別施珠璫庶能敬慎威儀示民軌則冬十一月段蘭之子龕初因冉閔之亂擁衆東屯廣固自號齊王稱藩於晉襲儁將榮國於郎山敗之因遺儁書抗中表之儀非儁稱帝儁覧之甚怒遣太原王恪爲征討大都督撫軍將軍陽鶩爲副以討之儁以龕方強戒謂恪曰若龕遣軍拒河不得渡者可直取呂護而還恪分遣諸軍先至河上具舟檝以覘龕志趣龕弟羆驍勇有智謀言於

龕曰慕容恪善用兵加其衆旅既盛恐不可抗也若聽其濟河頓兵城下雖復乞降恐終不聽王但固守羆請帥精鋭拒之於河幸而戰捷王可率大衆馳來追擊使虜疋馬無返若其不捷還請出降猶不失爲千户侯也龕不從羆固請不已龕怒殺之十二月高句驪王釗遣使詣儁納質修貢以請其母許之遣殿中將軍刁龕送釗母周氏歸國釗復遣使謝恩貢其方物以釗爲錄營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營州刺史封樂浪公王如故

元璽五年春正月恪引兵濟河未至廣固一百餘里段龕率衆三萬來拒丙戌遇於淄水之南與戰大敗之遂執其弟欽斬右長史袁範等龕友辟閭蔚被創恪聞其賢遣人求之蔚已死士卒降者數千人龕脫走還城固守恪遂進圍之二月恪招撫段龕諸城己丑龕所署徐州刺史陽郡（一作都）公王騰及索頭單于薛雲舉衆來降恪命騰以故職還屯陽郡夏五月以尚書左丞鞠殷爲東萊太守章武太守鮮于亮爲齊郡太守秋七月丙子太子曅卒僞謚獻懷冬十月恪圍龕於廣固先是諸將勸恪宜急攻之恪曰用兵之道有宜緩以克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外有強援慮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大利如我強彼弱無援於外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龕恩結賊黨衆未離心濟南之戰非不鋭也但龕用之無術以致敗耳今憑阻天險上下戮力攻

守勢倍軍之常法若其促攻不過數旬克之必矣但恐傷吾士衆自有事中外兵不暫息吾每念之不覺忘寢奈何輕殘民命乎當持久以取之不必求功之速也諸將皆曰非所及也軍中聞之人人咸悅於是築室反耕嚴固圍壘齊民爭運糧以餽燕軍龕嬰城自固樵採路絕城中人相食龕悉衆出戰恪破之於圍裏先分騎屯諸門龕身自衝盪僅而得入（一作山）餘兵苦沒城中喪氣莫有固志乃遣其將段蘊詣晉請救晉

遣北中郎將苟羨將兵隨蘊救之次於琅邪憚恪之強遷延不進會陽郡公王騰寇鄄城（一作鄄城）羨遂襲攻陽郡霖雨城壞騰爲羨所獲殺之十一月丙子恪克廣固龕面縛出降并執朱禿送薊恪撫安新民遂定齊地以龕爲伏順將軍徙鮮卑胡羯三千餘戶於薊留鎮南將軍塵鎮廣固恪因振旅而還苟羨聞龕已敗退還下邳留太山太守諸葛攸高平太守劉莊將三千人守琅邪參軍譙國戴逯等將二千人守太山燕守將慕容蘭屯汴城羨進擊之斬蘭而去十二月

雋遣行人請婚於魏許之

光壽元年春正月雋徵幽州刺史乙逸爲左光祿大夫時晉升平元年也二月癸丑復立次子中山王暐爲太子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光壽夏五月戊寅雋遣撫軍將軍垂中軍將軍虔與護軍將軍平熙等率步騎八萬討丁零敕勒於塞北大破之俘斬十餘萬級獲馬十三萬匹牛羊億餘萬是月遣使奉納禮幣於魏六月雋

殺段龕坑其徒三千餘人匈奴單于賀賴頭率部落三萬五千口來降雋拜爲寧西將軍雲中郡公處之代郡平舒城冬十月晉太山太守諸葛攸來攻東郡入武陽雋遣大司馬恪統司空陽鶩及樂安王臧率兵拒之晉師敗績攸走還太山北中郎將謝萬時據梁宋懼而遁走恪遂進兵渡河略地河南汝潁譙沛皆陷分置守宰而還進拔上黨冠軍將軍河內太守馮鴦以衆叛歸於雋盡陷河北之地冬十一月癸酉自薊

徙都於鄴十二月乙巳雋入鄴宮大赦境內殊死已下繕修宮殿復作銅雀臺廷尉常煒上言大燕雖革命創制至於朝廷銓謨亦多因循魏晉惟祖父不殯葬者獨不聽官身清朝斯誠王教之首不刊之式然禮貴適時世或損益是以高祖制三章之法秦人安之自頃中州喪亂遺兵積年或遇傾城之敗覆軍之禍抗師沉卒徙徙而然孤孫煢子十室而九兼三方岳峙父子異邦存亡吉凶杳成天外或便假一時或依嬴

博之制孝子縻身無補順孫心喪靡及雖招魂虛葬以申（一作致）罔極之情又禮無招葬之文令不此載若斯之流抱琅玕而無申懷英才而不齒誠可痛也恐非明揚側陋務盡時珍之道吳起二陳之儔終將無所展其才幹漢祖何由免於平城之圍郅支之首何以懸於漢闕謹按戊辰詔書蕩清瑕穢與天下更始以明惟新之慶五六年間尋相違伐賦天之體臣竊未安儁曰燁宿德碩儒練明刑法覽其所陳良足錄也今

六合未寧喪亂未已又正當搜奇拔異之秋未可才行兼舉且除此條聽大同（一作衆）更議使昌黎遼東二郡營起廆廟范陽燕郡構皝廟以護軍平熙領將作大匠監造二廟秦苻堅平州刺史劉特率戶五千來降河間李黑聚衆千餘攻略州郡殺東疆令衛顏儁長樂太守傅顏討斬之以吳王垂為東夷校尉平州刺史鎮遼東初廆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虎來攻棘城皝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蹴齧人莫能近皝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仗之濟難今不欲出者蓋先君之旨也乃止虎尋奔退皝益奇之至是年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儁比之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像親為銘贊鐫勒其旁置之薊城東掖門是歲像成而馬死

光壽二年春初河內太守上黨馮鴦自稱太守附於張平平屢言之儁以平故乃赦其罪署為京兆太守既而與呂護陰通建康時平跨有新興雁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壘壁三百餘

所胡晉十餘萬戶拜置征鎮為燕興峙之勢儁遣司徒上庸王評討鴦不克三月甲戌復遣領軍將軍慕輿根將兵助評攻鴦根欲急攻之評曰鴦壁堅不如且緩之根曰不然公至城下經月未嘗交鋒賊謂國家力止於此遂相固結冀幸萬一根兵初至形勢方振賊衆駭懼恐有離心計慮未定從而攻之無不克者遂急攻之鴦與其黨果相猜忌鴦奔野王依呂護盡降其黨三月儁常山寺[illegible]大樹自拔乃於根下

得璧七十珪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僞以
為神獄之命遣尚書郎段勤用太牢祀之每祀
有一虎從來踞側性頗馴狎而不害於物是月
攻陷冀州諸郡夏五月遂西獲黑兎秋九月張
平與故趙將李歷高昌等初因冉閔之亂並率
其所部稱藩於僞遣子入侍既而投欵建康結
援苻堅並受爵位羈縻自固雖貢使不絕而誠
節未盡僞遣上庸王評討張平於并州司空陽
鶩討高昌於東燕樂安王臧攻李歷於濮陽鶩

攻昌別將於黎陽拔之歷奔滎陽昌奔東陵一作邵陵其衆皆降并州壁壘降者百餘所署尚書
右僕射悅綰爲安西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并
州刺史以撫之平所署征西將軍諸葛驤鎮北
將軍蘇象寧東將軍喬庶鎮南將軍石賢等率
壘壁百三十六一作八來降僞皆復其官爵平率
衆三千奔平陽遣使乞降冬十月僞殺尚書郎
鮮卑段勤以其陰貳於晉也其弟思遂奔於晉
晉太山太守諸葛攸復率衆攻東郡僞遣大司

馬脩等拒之各引而還僞復圖入寇兼欲經略
關西十二月令州郡校閱見丁精覈一作覆隱漏
率戶留一丁餘悉發爲兵欲使步卒滿一百五
十萬期來春大集將進臨洛陽爲三方節度武
邑劉貴上書極陳百姓凋弊發兵非法恐人不
堪命必致土崩之變并陳時政不便於時者十
有三事僞覽而悅之下公卿博議事多納用乃
改令三五發兵寬戎備一周悉令明年季冬赴
集鄴都時調發繁數官司各遣使者道路旁午

郡縣苦之太尉領中書監封奕請自今非軍期
嚴急不得遣使自餘賦發皆責成州郡其郡司
所遣彈督在外者一切攝還僞從之是歲晉北
中郎將荀羨攻山茌拔之斬太山太守賈堅鎮
南將軍青州刺史塵遣司馬悅明救之晉師敗
績復取山茌遂以堅子活爲任城太守
光壽三年春二月僞立小學於顯賢里以教胄
子三月封子泓爲濟北王沖爲中山王其餘弟
侄分封有差遂讌羣臣於蒲池酒酣賦詩因談

經史論及周太子晉潸然流涕顧謂群臣曰昔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已孤常謂二主緣愛稱其無大雅之體才子難得自景先之亡以來孤鬢髮中白始知二王有以而然卿等謂景先定何如也孤今悼之將無貽怪將來邪司徒長史李績對曰獻懷太子之在東宮臣爲中庶子既忝近侍聖質志業臣實不敢不知臣聞道備無務其惟聖人乎皇太子大德有八未見其闕也儁曰卿言過矣然試言之績曰至孝自天性與道合一也聰敏慧悟機思若流二也沉毅好斷理詣無幽三也疾諛量物雅悅直言四也好學愛賢不恥下問五也英姿邁古藝業超時六也虛襟恭讓尊師重道七也輕財好施勤恤民隱八也儁曰卿雖褒奬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也吾既不能追蹤唐虞官天下以禪有德近模三王以世傳授景茂幼沖鴻業未舉卿以爲何如時太子暐侍側績曰皇太子天姿岐嶷聖敬日躋雖八德已聞而二闕未補雅好游畋娛

心係竹此其所以爲損耳儁顧謂暐曰伯陽之言樂石之惠也汝宜誡之暐甚不平因問高年疾苦孤寡不能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己丑儁夜寢夢石虎齧其臂寤而遂痛惡之命發其棺求尸不獲購以百金莫知之也鄴女子李菟知而告之水經注云後宮嬖妾知而告之言虎葬於東苑一作東明觀下於是掘焉下度三泉得其棺剖棺出尸尸僵不腐儁蹋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也遣御史中尉陽約數其殘酷之罪而鞭之投於漳水尸倚橋柱不流及秦滅燕王猛爲之誅李菟收而葬之秋七月晉平北將軍高昌爲儁所逼力不能拒自白馬奔於榮陽八月晉太山太守諸葛攸率水陸二萬來伐入自石門屯於河渚攸部將匡超進據碻磝蕭館屯於新柵又遣督護徐冏率水軍三千泛舟上下爲東西聲勢儁遣上庸王評長樂太守傅顏等統步騎五萬戰於東阿攸兵大敗冬十月儁寇東河晉進西中郎將謝萬次下蔡北中郎將郗曇次高平率師來

拒萬矜豪傲物但以笑詠自高未嘗撫衆乃召集諸將一無所言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既而萬率衆入渦潁以援洛陽曇以病退屯彭城萬以燕兵大盛故曇退卽引兵還衆遂驚潰萬狼狽單騎遁歸塞北七國賀蘭涉勤等皆降十二月辛酉儁寢疾謂大司馬太原王恪曰吾所患惙然當恐不濟脩短命也復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冲幼慮其未堪家國多難吾欲遠追宋宣公以社稷屬汝恪曰

太子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刑措臣實何人敢干正統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邪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豈不能輔少主乎儁喜曰汝若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堪任大事汝善遇之乃召吳王垂還鄴時所徵郡國兵悉集鄴城盜賊互起每夜攻劫晨昏斷行於是寬常賦設奇禁盜賊有相告者賜奉車都尉捕誅賊首木穀禾等百餘人乃止光熙元年春正月癸巳儁疾少差大閱兵於鄴欲使大司馬恪司空陽騖將之入寇既而疾篤乃召恪騖及司徒評領軍將軍慕輿根等受遺詔輔政甲午儁薨於應福殿時晉升平四年也先是月犯太白在昴占曰人君死一曰趙地有兵至是而儁卒時年五十三在位十二年葬於龍陵僞諡景昭皇帝廟號烈祖儁雅好文籍性嚴重慎威儀未嘗以慢服臨朝雖閒居晏然亦無懈怠之色云

就李層孫

項琳之同訂

前燕錄六　春秋卷第二十八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慕容暐上

慕容暐字景茂儁之第三子也元璽元年封為中山王尋立為皇太子光壽四年春正月甲午儁薨群臣欲立太原王恪恪曰國有儲君非吾節也於是立暐遂以晉升平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建熙二月尊母可足渾氏為皇太后以太原王恪為太宰錄尚書行

周公事專掌百揆上庸王評為太傅陽騖為太保慕輿根為太師參輔朝政自餘文武諸臣拜授各有差暐既庸弱國事皆委之於恪慕輿根自恃先朝勳舊心不服恪潛欲為亂（詳具根傳）恪與評密謀奏根罪狀使右衛將軍傅顏收根於內省誅之并其妻子黨與大赦境內殊死已下三月己卯葬儁於龍陵時所徵郡國兵以燕朝多難互相驚動往往擅自散歸自鄴以南道路斷塞太宰恪以吳王垂為使持節征南將軍都督河南諸軍事兗州牧荊州刺史鎮梁國之蠡臺孫希（泳之子也）為并州刺史傅顏為護軍將軍帥騎二萬觀兵河南臨淮而還境內乃安夏四月以單男為雁門太守冬十一月太宰恪欲以李績為右僕射暐不許恪屢以為請暐曰萬機之事皆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暐請獨裁出為章武太守績遂以憂死

建熙二年春正月乙丑辰時月在危宿奄太白占之曰天下靡散二月平陽人舉郡來降暐以

建威將軍段剛為太守遣督護韓苞將兵共守平陽方士丁進有寵於暐欲求媚於太宰恪說恪令殺太傅評恪大怒奏收進殺之三月儁所署寧南將軍河南太守呂護據野王潛通於晉晉拜護為前將軍冀州刺史護欲引兵襲鄴事覺太宰恪將兵五萬冠軍將軍皇甫真將兵萬人共討之兵至野王護嬰城自守護軍將軍傅末波（顏一作）言於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既臨上下喪氣曾不敢闚兵中路展其螗蜋之心此則

士卒攝魂敗亡之道也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爲長久之計今賊形便不與徃同宜急攻之以省大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守備未易卒平頃攻黎陽多殺精銳卒不能拔自取困辱今圈（一作圍）之窮城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救援我深溝高壘坐而守之休養將卒以重官美貨離間其黨事淹勢窮其釁易動於我不勞而寇賊日斃不過十日取之必矣此爲兵不血刃坐以制勝也何必多殺士卒以求旦

夕之功乎乃築長圍守之夏四月桓溫以其弟黃門郎桓豁將兵取許昌破鎮南將軍塵秋七月恪圍野王數月護遣其將張興率勁卒七千出戰傅末波擊斬之城中日蹙皇甫眞戒部將曰護勢窮奔突必擇虛隙而投之吾所部士卒多羸鎧甲不精宜深爲之備乃多課櫓楯親察行夜者護食盡果夜悉精銳趨眞所部突圍不得出恪引兵擊之護衆死傷殆盡棄妻子奔滎陽凡經六月而野王潰恪存撫降民給其廩食

徙士人將帥於鄴自餘各隨所樂以護爲軍廣平梁琛爲中書著作郎并州刺史張平叛襲平陽殺段剛韓苞又攻雁門殺太守單男既而爲秦所攻復[illegible]燕謝罪以求救恪以平反覆不許冬十月呂護復自滎陽叛歸於暐暐赦之以爲廣州刺史仍領寧南將軍十二月大赦

建熙三年春正月豫州刺史孫興上疏請攻洛陽曰晉將陳祐弊卒千餘介守孤城不足取也暐從其言遣護軍將軍傅末波（一作顏）與寧南將

軍呂護率衆進據河陰二月末波北襲敕勒大獲而還護攻陷小壘進逼洛陽三月乙酉晉輔國將軍河南太守戴施奔於宛冠軍將軍陳祐告急夏五月丁巳大司馬桓溫遣北中郎將庾希及竟陵太守鄧遐率舟師三千人助祐守洛陽六月護退守小平津中流矢卒鄧遐進屯新城庾希部將何謙及暐將[illegible]戰於檀丘則衆敗還秋七月征東參軍[illegible]役征東將軍冀[illegible]刺史范陽王[illegible]將軍段崇收軍

北渡屯於野王庾希自下邳退鎮山陽冬十一
月魏昭成帝以女妻暐暐亦納女於帝以備後
宮
建熙四年夏四月暐遣寧東將軍忠攻滎陽滎
陽太守劉遠奔魯陽癸卯忠進拔密城遠奔於
江陵冬十月遣鎮南將軍厲攻陳留太守袁披
於長平汝南太守朱斌承虛來襲許昌克之
建熙五年春正月丙辰祀於南郊大赦二月暐
復遣太傅評能驤將軍李洪略地河南潁川太

守李福戰歿評遂侵汝南汝南太守朱斌奔於
壽春進圍陳郡陳郡太守朱輔嬰城固守大司
馬桓溫遣江夏相劉岵來援評等引還夏四月
甲辰暐復遣李洪攻許昌敗晉兵於懸瓠朱斌
奔於淮南朱輔退保彭城洪遂拔許昌汝南陳
郡徙萬餘戶於幽冀二州暐遣鎮南將軍厲當
屯許昌秋七月遣太尉封奕侍中慕輿龍詣龍
城徙宗廟及所留百官於鄴都八月太宰恪謀
取洛陽先遣人招納士民遠近諸塢皆來歸附
乃使司馬悅希軍於盟津豫州刺史孫興分戍
成皋爲之聲援九月悅希引兵略河南諸城盡
取之冬十月封奕等迎神主於和龍初暐委政
太宰恪專受經於博士王歡（一作王勸）助教尚鋒秘
書監（一作郎）杜詮並以明經講論左右至是通諸
經祀孔子於東堂以歡爲國子祭酒鋒國子博
士詮散騎侍郎其執經侍講者皆有拜授
建熙六年春二月太宰恪吳王垂攻逼洛陽恪
謂諸將曰卿等常患吾不攻今洛陽城高而兵

弱易克也勿更畏憚而息惰遂進攻之三月拔
金城寧朔將軍竺瑶奔於襄陽執冠軍長史揚
武將軍沈勁勁字世堅吳興武康人父充與王
敦構逆衆敗而逃爲部將吳儒所殺勁當坐誅
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後竟殺儒以報仇勁少有
節操哀父死於非命志欲立勳雪恥年三十餘
以刑家不得仕而止至是恪逼洛陽冠軍陳祐
守兵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效力詔補長史
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行屢以少擊衆摧破

燕軍洛陽糧盡援絕沛自度不得守乃以救許
昌爲名留勁五百人守之身率衆奔新城（一作開許）
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其時矣爲恪所執勁神
氣自若恪奇而將宥之中軍將軍慕輿虔曰勁
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人用今若赦之必爲
後患遂殺之恪略地至崤澠關中大震秦苻堅
自將屯陝城以備之恪以左中郎將筑爲假節
征虜將軍洛州刺史鎮金墉吳王垂爲都督荆
揚洛徐兗豫雍益涼秦等十州諸軍事征南大

將軍荆州牧配兵一萬鎮魯陽恪遂還鄴謂僚
屬曰吾前平廣固不能濟辟閭蔚今定洛陽使
沈勁爲戮雖皆非本心然身爲元帥實有愧於
四海夏四月壬午太尉武平匡公封奕卒以司
空陽騖爲太尉侍中光祿大夫皇甫真爲司空
領中書監
建熙七年春二月時境内多水旱太宰大司馬
恪太傅司徒評並稽首歸政上章綬請遜位還
第曰臣以朽闇器非經國過荷先帝拔擢之恩
又蒙陛下殊常之遇猥以輕才竊位宰輔不能
上諧陰陽下釐庶政致使水旱愆和彝倫失序
輗弱任重夕惕惟憂臣聞王者則天建國辯方
正位司必量才官惟德舉台傅之重參理三光
苟非其人則靈曜爲虧尸祿貽殃負乘招悔由
來常道未之或差夫以姬旦之勲聖猶近則二
公不悅遠則管蔡流言況臣等寵緣戚榮官非
才授而可久黙天官塵蔽賢路是以中年拜表
披陳丹款聖恩齒舊未忍遐棄奄冉偷榮愆責

彌月自待罪台司歲餘辰紀忝冒宰衡七載於
茲雖乃心經略而思不周務至令二方干紀跋
扈未庭同文之詠有慚盛漢深乖先帝付托之
規甚違陛下垂拱之義臣雖不敏竊聞君子之
言敢忘虞廷避賢之美輒循兩疏知止之分謹
送太宰大司馬太傅司徒章綬惟垂詔（昭一作）許
暐曰朕以不天早傾乾覆先帝所托惟在二公
二公懿親碩德勲高魯衛翼贊王室輔導朕躬
宣慈惠和坐而待旦虔夕惕美亦至矣抑亦

二公之力也今關右有未賓之氐江吳有遺燼之虜方賴謀猷混寧六合豈宜虛巳謙冲以違委任之重王其割二疏獨善之小以成公旦補袞之大恪評等固請致政暐曰夫建德者必以終善爲名佐命者則以功成爲效二公與先帝開構洪基膺天明命將廓夷群醜紹復隆周之業（一作跡）今災眚横流乾光隆曜朕以眇躬猥荷大業不能上成先帝遺志致使二虜遊魂所以功未成也豈宜冲退且古之王者不以天下爲

榮憂四海若荷擔然後仁讓之風行則比屋而可封今道化未純鯨鯢未殄宗廟之重非惟朕躬二公所憂也當思所以寧濟兆庶靖難敦風垂美將來侔蹤周漢不宜崇飾常節以違至公遂斷其讓表恪評乃止夏五月暐下書曰朕以寡德莅政多違亢陽三時光陰錯緒農植之辰而零雨莫降其令有司徹樂大官以菜食常供祭奠既而澍雨秋九月協律郎郭欽奏議以燕承石虎水爲木德從之冬十月遣撫軍將軍下

邳王厲寇兗州攻晉太山太守諸葛攸攸奔淮南拔兗州高平諸郡置守宰而還十二月晉南陽督護趙億叛據宛城以郡來降暐遣南中郎將趙槃（一作盤）自魯陽戍之

建熙八年春二月撫軍將軍下邳王厲鎮北將軍宜都王桓襲敕勒夏四月鎮南將軍塵攻竟陵太守羅崇（一作宗）擊破之太宰大司馬太原王恪有疾言於暐曰吳王垂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故臣得先之臣死之後願陛

下舉國以聽吳王五月壬辰恪疾篤暐親視之屬以後事言終而卒六月晉右將軍荊州刺史桓豁竟陵太守羅崇攻宛城拔之趙億走趙槃退歸魯陽豁遣輕騎追槃及於雉城大戰破之槃爲豁所執因失宛城秋七月下邳王厲等破敕勒獲馬牛數萬頭初厲兵過魏代地犯其祭田昭成帝率衆伐之暐遣平北將軍武強公慕輿埿以幽州兵戍雲中八月昭成攻雲中埿棄城走振威將軍慕輿賀辛戰沒冬十一月甲子

太尉陽騖卒以司空皇甫真為太尉侍中光祿
大夫李洪為司空
建熙九年春二月以車騎將軍中山王沖為大
司馬沖暐之弟也以荊州刺史吳王垂為侍中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秦苻堅將苻庾據陝城
來降請兵應接暐有圖讖曰燕馬當飲渭水堅
恐暐乘釁入關大懼乃盡精銳以守華陰暐群
下議欲遣兵救庾因圖關右太傅評素無經略
又受苻氏間貨沮其議曰秦大國也今雖有難

未易可圖朝廷雖明未如先帝吾等智略又非
太宰之比但可閉關息旅保寧疆埸足矣平秦
非吾事也魏尹征南將軍范陽王德上疏曰先
帝應天順時受命革代方以文德懷遠志平六
合神功未就奄忽升遐昔周文既沒武王嗣興
伏惟陛下則天比德揆聖齊功闡崇乾基纂成
先志逆氐僭據關隴號同王者惡積禍盈自相
疑戮釁起蕭墻國分為四投誠請援前後相繼
豈非凶運將終數歸有道兼弱攻昧取亂侮亡

機之上也今秦土四分可謂弱矣時來運集天
贊我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事足以觀
矣宜應天人建牧野之旗命皇甫真引并冀之
衆徑趨蒲坂吳王垂引許洛之兵馳解庾圍太
傅評總京師虎旅為二軍後繼傳檄三輔示以
禍福明立購賞獲城即侯微功必錄此則鬱槩
待時之雄抱志未伸之桀必嶽峙灞上雲屯隴
下天羅既張內外勢合區區僭豎不走則降渾
一之基於此乎在願陛下獨斷聖慮無訪二公

暐覽表大悅將從之群下又多請救陝因圖關
中者評因俛不許乃止苻庾知評暐之無遠略
恐救師不至乃遺吳王垂及皇甫真牋曰苻堅
王猛皆人傑也謀為燕患久矣今不乘機取之
恐異日燕之君臣將有甬東之悔矣垂得書私
於真曰方今為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富於春
秋未能留心政事觀太傅識度豈能及苻堅王
猛乎真曰然吾雖知之如言不用何秋八月時
王公貴戚多占民為蔭戶國之戶口少於私家

庫空竭用度不足尚書左僕射悅綰言於暐曰太傅政尚寬和百姓多有隱附傳曰惟有德者可以寬臨其衆其次莫如猛今諸軍營戶三分共貫風教陵弊威綱不舉宜悉罷軍封以實天府肅明法令以清四海暐納之綰旣定朝制朝野震懼出戶二十餘萬冬十一月左僕射悅綰卒十二月有神降於鄴自稱相汝（一作相汝）有聲與人接欵數日而去

就李厝畲孫
項琳之同訂

前燕錄七　　春秋卷第二十九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慕容暐下

建熙十年夏四月立貴妃可足渾氏爲皇后渾氏太后從弟尚書令豫章公翼女也六月晉大馬桓溫率徐兗二州刺史郗愔江州刺史南中郎將桓冲豫州刺史西中郎將袁眞江夏相劉岵等步騎五萬來伐溫又遣建威將軍檀玄攻胡陸拔之執寧東將軍忠進次金鄉時亢旱水道不通乃鑿儀陽道以通舟運自帥師次於合肥（一云鑿鉅野三百餘里以通舟運自清水入河）暐遣撫軍將軍下邳王厲爲征討大都督帥步騎八萬逆戰於黃墟厲兵大敗單騎奔還高平太守徐翻舉郡降溫溫前鋒朱序鄧遐敗暐護軍將軍傅末波於林渚溫軍大震暐復遣樂安王臧統諸軍拒溫臧不能抗遣散騎常侍李鳳求救於秦秋七月戊寅溫進屯武陽暐前兗州刺史孫元率其族黨起兵應之戊子遂至枋頭暐及太傅評大懼謀

脩和龍吳王垂曰不然臣請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晩也乃以垂代樂安王臧爲使持節南討大都督帥征南將軍范陽王德等衆五萬拒溫垂表司徒左長史申胤黃門侍郎封孚尚書郎悉羅騰皆以叅軍從事暐又遣散騎樂嵩乞師於秦許賂以虎牢已西之地八月苻堅遣將軍苟池洛州刺史鄧羌帥騎二萬來援出自洛陽至於潁川又遣散騎侍郎姜撫報使於暐外爲赴援內實觀隙陰有兼并之志矣封孚問於申胤

曰溫衆強士整乘流直進今大軍徒遶巡高岸兵不接刃未見克殄之理事將何如胤曰以溫今日聲勢似能有爲在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晉之朝臣未必與之同心溫之得志衆所不願也必將乖阻以敗其事又溫驕而恃衆怯於應變大衆深入値可乘之會反更逍遥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勝若糧廩愆懸情見勢屈必不戰自敗此自然之數也溫以暐降人段思爲鄉導悉羅騰與溫

戰遂生擒思溫使故趙將李述徇趙魏騰又與虎賁中郎將染干津共擊斬之溫軍奪氣初溫使豫州刺史袁眞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眞克譙梁而不能開石門水運路塞九月范陽王德帥騎一萬蘭臺侍御史劉當（假之子也）帥騎五千屯石門絕溫糧漕豫州刺史李邽（一作邦）又帥州兵五千斷溫糧道德使將軍當帥騎一千爲前鋒與晉兵遇當曰晉人輕剽怯於陷陳勇於乘退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爲

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當帥伏出擊殺者甚衆丙申溫頻戰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焚舟棄輜重鎧甲自陸道奔還以毛虎生督東燕等四郡諸軍事領東燕太守溫自東燕出倉垣經陳留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暐諸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不可溫初退惶恐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爲後拒擊之未必得志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必晝夜疾趨俟其士衆力盡氣衰然後擊之無不克矣乃率八千騎徐行躡

眞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謂諸將曰溫可擊矣乃𢙣追之辛丑及於襄邑范陽王德帥勁卒四千從間道先溫至襄邑東伏於㵎中與垂前後夾擊溫衆大敗斬首三萬級秦將苟池聞溫班師邀擊於譙又大敗之死者復以萬計兗州刺史孫元據武陽拒暐暐左衛將軍孟高討擒之冬十月己巳桓溫收散卒屯山陽深恥喪敗乃歸罪於袁眞眞怨溫誣己據壽春叛降於暐且乞師請援暐遣大鴻臚溫統拜袁眞爲使持

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領護南蠻校尉揚州刺史封宣城公燕秦旣結好聘使數相往來暐散騎侍郎太原郝晷給事黃門侍郎梁琛相繼如秦吳王垂自襄邑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素不平之至是益忌垂所奏募將士忘身立效將軍孫蓋等摧鋒陷陳應蒙殊賞評皆抑而不行垂數以爲言與評廷爭隙怨愈深太后可足渾氏又素惡垂毀其戰功與評密謀誅之垂懼遂奔於秦范陽王德素與垂善

及車騎從事中郎高泰等皆坐免官尚書右丞申紹言於評曰今吳王出奔外口籍籍宜徵王僚屬之賢者顯進之粗可消謗評曰誰可者紹曰高泰其領袖也乃以泰爲尚書郎先是暐使黃門侍郎梁琛聘秦秦留琛月餘乃遣歸琛兼程而進比至於鄴垂已奔秦琛言於評曰秦人日閱軍旅運粟陝東以琛觀之和必不久今吳王又往歸之秦必有窺燕之計宜早爲之備評曰不然秦豈肯受叛人（一作臣）而敗和好哉琛曰

鄰國相吞（一作并）有自來矣況今二國分據中原並稱大號理無俱存桓溫之入寇彼以計相救非愛燕也若燕國有隙彼豈忘其本志哉評曰秦主何如人琛曰苻堅機明好斷納善如流又問王猛琛曰名不虛得王佐之才銳於進取觀其君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桓溫不足爲慮務爲人患者其惟王猛乎評皆不以爲然琛又以告暐暐亦不然之以告皇甫眞眞深以爲憂上疏陳其事曰苻堅雖聘使相尋托輔車爲論祭

抗均鄰敵勢同戰國實有闚上國之心非能慕
樂德義守信存和以崇久要也頃來行人累續
兼師出洛川爽險要害具之耳目觀虛實以搖
姦閭聽風塵而伺國隙者寇之常也今吳王垂
又徙從之爲其謀主伍員之禍不可不慮洛陽
太原幷州壺關諸城皆空選將益兵以防未兆
時召太傅評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恃我爲援
且苻堅庶幾善道終不肯納叛臣之言絶二國
之好不宜輕自驚擾以啓寇心卒不爲備會秦

遣黄門郎石越來聘太傅評示之以奢欲以誇
燕之富盛尚書郎高泰及太傅參軍河間劉靖
言於評曰越言誕而視遠非求好乃觀釁也宜
耀兵以示之用折其謀今乃示之以奢益爲其
所輕矣評不從泰遂謝病歸家是時外則晉師
及苻堅交侵兵革不息內則太后可足渾氏侵
撓國政評等貪昧無厭貨賂上流官非才舉群
下怨憤尚書左丞申紹上疏曰臣聞漢宣有言
與朕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以特重

此選必妙盡英才莫不拔自貢士歷資內外用
能仁感猛獸惠致群祥今之守宰率非其人或
武臣出於行伍或貴戚生長綺紈既無聞鄉曲
之選又不更朝廷之職加之黜陟無法貪惰者
無刑戮之懼清修者無旌賞之勸百姓困弊侵
賕無已兵士逋逆寇盜充斥綱頹紀紊莫相糾
攝且吏多則政煩由來常患今之見戶不過漢
之一大郡而備置百官加之新立軍號豢重有
逾往時虛假名位廢棄農桑公私驅擾人不聊

生宜并官省職務勸農桑秦吳二虜僻僭一時
尚能任道捐情肅諧僞部況大燕累聖重光君
臨四海而可美政或虧取陵奸寇哉鄰之有善
衆之所望我之不修彼之願也秦吳狡猾地居
形勝非惟守境而已乃有吞噬之心中州豐實
戶兼二寇弓馬之勁秦吳所憚雲騎風馳四方
莫及比者赴敵後機兵不速濟何也皆由賦法
靡恒役之非道郡縣守宰每於差調之際無不
舍越殷強首先貧弱行留俱窘資贈無所人懷

嗟怨遂致奔亡進闕闕一作供國之饒退離邊壘嚴
之要兵豈在多貴於用命宜嚴飭軍務精擇守
宰復習兵教戰使編伍有常從戎之外足營私
業父兄有陟岵之觀子弟懷孔邇之顧雖赴水
火何所不從節儉省費先王格謨去華敦實哲
后恒憲故周公戒成王以豐財為本漢文以皂
幃變俗孝景宮人弗過千餘魏武寵賜不盈十
萬薄葬不墳儉以率下所以割肌膚之惠全百
姓之力也今後宮之女四千有餘僮僕廝役過

兼十倍一日之費價盈萬金綺縠羅紈歲增常
調戎器弗營奢玩是務帑藏空虛軍士無賴宰
相王侯迭尚侈麗風靡之化積習成俗臥薪之
諭未足甚焉宜罷浮華非要之役峻明婚姻喪
葬之條禁絕奢靡浮煩之事出傾宮之女均農
商之額公卿以下以四海為家賞必當功罰必
當罪如此則綱紀肅舉公私兩遂温猛之首可
懸之白旗秦吳二主可[illegible]之歸命豈特保境安
民而已哉陛下若不[illegible]宗[illegible]繇之根近崇

先帝補衣之美臣恐頹風弊俗亦且改變所途
中興之歌無以軫之絃詠又索虜什翼犍昭成帝疲病
昏悖雖乏貢御無能為患而勞兵遠戍有損無
益況拓守兼并不在一城控制戎狄懷之以德
魯陽上郡重山之外雲陰之北四百有餘而未
可以羈服塞表為平寇之基徒孤危托洛令善
附內駿宜攝就并豫以臨二河東接漕轂擬之
兵後重晉陽之戍增南藩之兵嚴戰守之備銜
千金之餌蓄力待時可一舉而滅如其虔劉送

死侯入境而斷之可令匹馬不返非惟絕二國
闚闞乃是殲殄之要惟陛下覽焉疏奏不省初
暐許割虎牢已西路秦晉兵既退暐又悔之謂
秦人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理之
常也苻堅大怒遣輔國將軍王猛建威將軍梁
成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三萬來伐十二月猛
等進攻洛陽
建熙十一年春正月王猛遣荊州刺史武威王
筑書曰國家今已塞成公之險杜盟津之路大

駕虎旅百萬自軹關取鄴都金墉窮戍外無救
援城下之師將軍所監豈三千敝卒所能支也
筑以救兵不至大懼舉金墉降猛猛陳師受之
暐遣衛大將軍樂安王臧城新樂破秦兵於石
門執秦將楊猛進屯滎陽猛遣梁成鄧羌與臧
戰於石門臧軍敗績死者萬餘遂相持於石門
梁成又敗臧軍斬首三千餘級獲將軍楊璩猛
遂留鄧羌鎮金墉以輔國司馬桓寅為弘農太
守代羌戍陝城引師而去二月癸酉楊州刺史

袁眞卒陳郡太守朱輔立眞子瑾為建威將軍
豫州刺史以固壽陽（作壽春）遣其子乾之及司馬
爨亮如鄴請命并乞援師暐以瑾為楊州刺史
輔為荊州刺史遣軍援之夏四月辛未桓溫使
督護竺瑤矯陽之等率水軍擊袁瑾時暐軍已
至瑤等與戰於武丘破之溫率衆二萬自廣陵
又至瑾嬰城固守溫築長圍守之六月乙卯秦
苻堅復遣輔國將軍王猛將鎮南將軍楊安等
十將步騎六萬來伐猛等兵於灞上秋七月猛

進攻壺關安等進攻晉陽八月暐遣太傅上庸
王評下邳王厲率中外精兵三十餘萬拒之猛
安進屯潞州州郡盜賊大起鄴中又多怪異暐
憂懼不知所為乃召散騎侍郎李鳳黃門侍郎
梁琛中書侍郎樂嵩問曰秦兵衆寡何如今大
軍既出猛等能戰否鳳對曰秦國小兵弱非王
師之敵景略常才又非太傅之比不足憂也琛
嵩曰不然兵書之義計敵能鬬當以算取之若
冀敵不鬬非萬全之道也慶鄭有云秦衆雖少

戰士倍我衆之多少非所問也且秦行師千里
遠來為寇固戰是求吾當用謀以求勝豈可冀
其不戰而已乎暐不悅王猛攻克壺關執上黨
太守南安王越所過郡縣望風降附鄴中大震
黃門侍郎封孚問司徒長史申胤曰事將何如
胤歎曰鄴必亡矣吾屬今茲將為秦虜然越得
歲而吳亡之秊受其禍今福德在燕秦雖得志
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八月癸丑桓溫擊袁
瑾於壽陽滅之復取壽陽九月楊安攻晉陽晉

陽兵多糧足固守不下王猛留屯騎校尉苟萇戍壺關率兵助安攻之乃為地道使虎牙將軍張蚝率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辛巳猛安入晉陽執并州刺史東海王莊太傅評畏猛不敢進屯於潞川冬十月辛亥猛留毛當戍晉陽進兵潞川與評相持評以猛懸軍深入利在速戰議以持久制之評為人貪鄙鄣固山泉鬻水與軍入絹一疋得水二石積錢帛如丘陵士卒怨憤莫有鬭志猛聞之笑曰慕容評

真奴才也雖億兆之衆且不足畏況數十萬乎吾今破之必矣遂遣遊擊將軍郭慶師騎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起火高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暐懼遣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當以社稷宗廟為憂奈何不撫戰士而榷賣樵水專以貨殖為心乎府庫之積朕與王共之何憂於貧若寇兵冐進家國喪亡王持錢帛安所置之皮之不存毛將安傅錢帛可散之三軍以平寇凱旋為先也評大懼遣使詣猛請戰甲子

猛陳於渭源軍皆踴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評師敗績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者又十萬餘人評單騎還鄴猛又追奔長驅至鄴十一月秦王苻堅自帥精銳十萬赴猛七日而至長安初安都王桓率衆萬餘屯沙亭為評後繼聞評敗引兵屯內黃堅使建武將軍鄧羌攻信都丁丑桓率鮮卑五千奔龍城戊寅散騎侍郎餘蔚等率扶餘高句驪及上黨質子五百餘人夜開鄴北門以納秦兵暐與上庸王評樂安

王臧定襄王淵左衛將軍孟高殿中將軍艾朗等數十騎出奔昌黎堅使郭慶追之時道路艱難孟高扶侍暐經護二王極其勤瘁又所在遇盜轉鬭而前數日行至福祿依冢解息盜二十餘人猝至皆挾弓矢高持刀與戰殺傷數人高力竭自度必死乃直前抱一賊頓擊於地大呼曰男兒窮矣餘賊從旁射高殺之艾朗見高獨戰亦還趣賊并死暐失馬步走郭慶追及於高陽部將巨武執暐將縛之暐曰汝何小人敢縛

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賊何謂天子邪遂送暐於堅堅詰其不降而走之狀暐曰狐死首丘欲歸死於先人墳墓耳堅哀而赦之令還宮率文武出降郭慶進至龍城太傅上庸王評奔高句驪高句驪執評送於秦宜都王桓殺鎮東將軍渤海王亮幷其衆奔遼東遼東太守韓稠先已降秦桓至不得入攻之不克郭慶遣將軍朱嶷擊之桓棄衆單走嶷獲而殺之諸州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秦十二月堅入鄴宮升

正陽殿徙暐及后妃王公以下幷鮮卑四萬餘戸於長安封暐新興郡侯邑五千戸尋拜尚書堅征壽城以暐爲平南將軍別部都督淮南之敗隨堅還長安既而吳王垂攻苻丕於鄴中山王冲起兵關中暐謀殺堅以應之事發爲堅所誅先是暐之六年二月丙子月奄熒惑在參占曰參魏地災當在燕至是而暐滅時年三十五在位十一年及德僭稱尊號僞謚幽皇帝始廆以晉武帝太康六年歲在乙巳稱公至暐四世

晉海西公太和五年歲在庚午滅凡八十五年

孰李 項琳之 同訂
啓喬孫

十六國春秋第二十九卷

春秋卷第三十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吐谷渾

吐谷渾者本遼東鮮卑慕容廆之庶兄因氏其字以爲首類之種號也故謂之野虜父徙河涉歸有二子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廆代統部落爲慕容氏渾庶長廆正嫡父在時分户一千七百與渾以隸之渾與廆二部俱牧馬馬鬬相傷廆怒徑遣使讓渾曰先公處分與兄弟異部

牧馬奈何不相遠異而令馬有鬬傷渾怒曰馬是六畜食艸飲水春氣動發所以致鬬鬬在於馬何至怒及於人若欲遠别甚易恐後會爲難耳今當去汝萬里之外矣遂擁馬西行廆悔之遣長史乙那婁馮追謝之渾曰我乃祖以來樹德遼右先公常稱卜筮之言云我二子皆當強盛祚流後世我孽子也理無並大今因馬而别殆天意乎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東還我當相隨矣婁馮遣從者二千騎擁馬東出數百步輒悲鳴西走如是者數十次婁馮曰此非人事也遂不復還西附陰山而居嘗謂其部落曰我兄弟俱當享國廆及曾玄纔百餘年耳我玄孫已後庶其昌乎永嘉之亂始度隴西止於枹罕而後子孫據有西零已西甘松之界西至於洮水南極於白蘭地方數千里鮮卑謂兄爲阿干廆追思之爲之作阿干歌歲暮窮思常歌之渾有子六十人長子吐延嗣吐延年少有大志身長七尺八寸有勇力雄姿魁傑羌虜憚之號曰

項羽性倜儻不群嘗慷慨謂群下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國當高皇光武之代與韓彭吳鄧並驅中原定天下決雌雄使名垂竹帛而潛竄窮山隔閡殊俗不聞禮教於上京不得策名於天府生與麋鹿同群死作氈裘異鬼雖偷觀日月獨不愧於心乎負其智勇性亢猜忌不恤下吏爲昂城羌酋姜聰所刺將死乃抽劒召其將紇拔泥使輔長子葉延曰豎子刺吾吾之過也上負先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諸羌者以吾故也吾

氣絕棺斂訖便速去保白蘭地既險遠土俗懦弱易控御葉延小兒欲授餘人恐倉卒不能相制今以葉延付汝竭股肱之力以輔成之孺子得力吾無恨也抽劍而死葉延年十歲常縛艸爲人號曰姜聰哭而射之號天而泣不中瞋目大呼晝中乃止其母謂之曰逆賊姜聰諸將已屠膾之矣汝年小何爲朝夕自苦如此葉延泣曰誠知射艸人無益於先讐所以如此者申罔極之心耳性至孝母病五日不食葉延亦不食長而沈毅好問天地造化帝王年歷司馬薄洛鄰曰臣等不學實未審三王何父之子五帝誰母所生延曰自羲皇以來符命玄象昭爲著見而卿等面墻何其鄙哉語曰夏蟲不知冬冰良不虛也又曰吾公孫之子案禮云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吾祖始自昌黎光宅於此乃自號其國曰吐谷渾尊祖之義也葉延卒子辟奚立

慕容翰

慕容翰字元邕廆之庶長子也性雄豪多權略猨臂善射膂力過人廆甚奇之委以折衝之任所在征伐屢立戰功威聲大振遠近憚之爲建威將軍鎭遼東高句驪不敢爲寇尤善撫接愛儒學自士大夫至於卒伍莫不樂而從焉爲皝所深忌及廆死翰乃歎曰吾受事於先公不敢不盡力幸賴先公之靈所向有功此乃天贊吾國非人力也而人謂吾之所辦以爲雄才難制吾豈可坐而待禍邪遂與其子出奔段遼遼素聞其才雅收其用深加愛敬柳城之戰段蘭欲乘勝深入翰慮成本國之害詭說於蘭曰夫爲將當務愼重審己量敵若非萬全不可輕動今雖挫其前鋒一作偏師未能屈其大勢皝多權詐好爲潛伏若悉國中之衆自將以拒我我懸軍深入衆寡不敵此危道也且受命之日正求此捷若違命貪進萬一取敗功名俱喪何以返命蘭曰此已成擒無有歸理卿正慮遂滅卿國耳今千年在東若進而得志吾將迎之以爲國嗣終

不負卿使宗廟不祀也翰曰吾投身相依無復還理國之存亡於我何有但欲爲大國之計且相爲俗功名耳乃命所部欲獨還蘭遂不進後石虎征遼皝親帥三軍攻掠令支以北諸城遼議欲追之翰知皝躬自總戎戰必克勝乃謂遼曰今趙兵南至方對大敵當併力禦之而更與燕鬬不宜以小小爲事燕王自將而來其士馬精銳且兵者凶器戰者危虞萬一失利將何以禦南敵乎蘭怒曰吾前聽卿誑說致成今日之

患吾不復墮卿計中矣乃悉將見衆追之皝設伏以俟蘭果大敗翰雖處仇國因事立忠皆此類也蘭既敗還不敢出戰遼遂帥妻子宗族豪右千餘家棄令支奔密雲山將行執翰手而泣曰不用卿言自取亡敗我固甘心令卿失所深以爲愧翰遂北奔宇文氏宇文逸豆歸忌翰才名翰乃陽狂酣飲或臥自便利或被髮歌呼拜跪乞食宇文舉國賤之不復省錄以故得徃來自遂山川形便皆默記之皝亦以翰初非叛

亂以嫌疑出奔雖在他國常潛爲燕計乃遣商人王車通市於宇文部以窺翰翰見車無言撫膺頷之而已車還以白皝曰翰欲來也復使車迎之翰彎弓三石餘矢尤長大皝爲之造可手弓矢使車埋於道旁而密告之翰竊逸豆歸名馬攜其二子過取弓矢逃歸逸豆歸遣勁騎百餘追之翰遥謂追者曰吾既思戀而歸既得上馬必無反面吾向日陽愚以誑汝吾之弧矢汝曹足知否無爲相逼徒自取死追騎輕之直突

而前翰曰吾處汝國久矣暫一作恨不欲殺汝汝可百步豎汝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若不中者可來前也追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便中刀鐶追騎乃散既至皝甚加禮遇仍署建威將軍乃言於皝曰宇文強盛日久屢爲國患今逸豆歸篡竊得國群情不附加之性識庸暗將帥非才國無防衛軍無部伍臣久在其國悉其地形雖遠附强羯聲勢不接無益救援今若擊之百舉百克然高句驪去國密邇常有闚覦之志彼知宇

文既亡禍將及已必乘虛深入掩吾不備若少留兵則不足以守多留兵則不足以行此心腹之患也宜先除之觀其勢力一舉可克宇文自守之虜必不能遠來爭利既取句驪還取宇文如返手耳二國既平利盡東海國富兵強無返顧之憂然後中原乃可圖也皝曰善遂將兵擊高句驪句驪有二道北道平濶南道險狹衆欲從北道翰曰虜以常情料之必謂大軍從北道當重北而輕南王宜帥銳兵從南道擊之出其

不意丸都不足取也別遣偏師出北道縱有蹉跌其腹心已潰四支無能爲也皝從之自將勁兵四萬出南道乃以翰爲前鋒高句驪自將羸卒以禦翰軍戰於木底遂大敗之因引而還會宇文逸豆歸遣其相莫淺渾將兵來寇皝復使翰出擊破之渾僅以身免盡俘其衆後皝自將伐逸豆歸以翰爲前鋒歸遣涉夜干將兵逆戰皝遣使謂翰曰涉夜干勇冠三軍宜小避之翰曰歸之精銳已盡於此今若克之則歸可不勞

兵而滅夜干雖有虛名實易與耳不宜縱敵以挫兵氣進戰斬之翰爲流矢所中臥病積時不出後疾漸差於其家中騎馬自試或有人告翰稱病而私習騎乘疑爲非常皝雖藉翰勇略然中心素忌之遂賜翰死翰臨死謂使者曰翰懷疑出奔罪不容誅不能以骸骨委於賊庭故歸罪有司天慈曲愍不卽肆之朝市今日之死亦已晚矣（此句一作翰之生也）但逆胡跨據神州中原未平翰常克心自誓志吞醜虜欲爲國家蕩一區夏

上成先王遺旨下謝山海之責此志不遂沒有遺恨命也奈何仰（一作飲）藥而死翰子鉤爲樂陵太守與青州刺史朱禿共治厭次鉤自恃宗室每陵侮禿禿不勝忿襲鉤殺之南奔段龕

慕容仁

慕容仁字元俊小字千年廆之少子皝同母弟也有勇略屢立戰功深得士心爲征虜將軍鎮平郭其季弟昭爲廣武將軍亦有才藝並有寵於廆皝素不平之咸和八年夏五年廆死仁自

平郭來奔喪私謂翰曰吾等素驕多無禮於嗣君嗣君剛嚴無罪猶可畏況有罪乎翰曰吾輩皆體正嫡於國有分兄素得士心我在內未爲所疑伺其閒隙除之不難兄趣舉兵以來我爲內應事成之日與我遼東男子舉事不克則死不能效建威偷生異域也仁曰善遂還平郭閏月仁舉兵而西或以仁翰之謀告皝皝未之信遣使按驗仁兵已至黃水（一作已至險瀆）知事已露遂殺使者還據平郭皝賜翰死乃以玄菟太守高

詡爲廣武將軍將兵五千與庶弟建武幼稚廣威軍寧遠汗司馬佟壽等討仁戰於汶城北皝兵大敗軍士皆沒於仁襄平令王冰前大司農孫機等舉遼東城叛應之仁自稱車騎將軍平州刺史遼東公段遼及鮮卑諸部皆與仁遙相應援仁以司馬翟楷領東夷校尉前平州別駕龐鑒領遼東相皝自帥軍討仁至於襄平遂攻拔之翟楷龐鑒單騎遁走居就新昌皆降仁因守平郭皝欲悉坑遼東民高詡諫曰遼東之叛

實非本圖直畏仁凶威不得不從今元惡猶存始克此城遽加夷滅則未下之城無歸善之路矣皝乃止仁又遣兵襲新昌督護王寓出擊走之段氏宇文氏各遣使詣仁館於平郭城皝帳下督張英將百餘騎閒道潛行掩擊之斬宇文氏使十餘人生擒段氏使以歸皝復謀討仁高詡進曰仁叛棄君親人神共怒前此海未常凍自仁反已來連年凍者三矣且仁專備陸道天其或者欲使吾乘冰以襲之也皝從之群僚皆

言涉冰危事不若從陸道皝曰吾計已決敢沮者斬乃帥其弟軍師評等自昌黎東踐冰而進凡三百餘里至歷林口舍輜重輕兵趣平郭去城七里候騎以告仁狼狽出戰先是張英之俘二使也仁恨不窮追及皝之至仁以爲復遣偏師輕出寇抄不虞皝之自來謂左右曰今茲來也當不使其疋馬得返矣乃悉衆陳於城之西北廣威軍帥所部降皝仁衆沮動皝因縱擊大破之仁敗走帳下皆叛遂生擒之皝先斬其帳

下之叛者然後賜仁死丁衡游毅孫機等皆仁所信用也皝而斬之王不自殺幼稚佟壽郭充翟楷龐鑒皆東走幼稚中道而還皝兵追及楷鑒殺之壽充奔高句驪自餘吏民爲仁所詿誤者皆赦之遼東遂平

慕容恪

慕容恪字玄恭皝第四子高貴人所生也幼而謹厚深沉有大度高氏無寵皝未之奇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雄毅嚴重每所言

及輒經綸世務皝始奇之授以孫吳兵數從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鎮遼東恩威甚著高句驪憚之不敢爲寇皝使恪與儁俱伐扶餘儁居中指授而已恪身冒矢石摧鋒而進所向輒潰皝臨終謂儁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任之及儁嗣立彌加親厚慶立大功中山之捷軍令嚴明秋毫不犯但遷其將帥士豪數千家而已餘皆安堵如故冉閔敗執恪進屯常山儁命移鎮中山元璽三年封太原王拜侍中假節大都督大將軍錄尚書累遷大司馬儁寢疾引恪與司徒評屬以後事遂總攝朝政時初嗣位新遭大喪誅夷狼藉内外恟懼恪舉止如常人不見其有憂色每出入從還一人步從或說以宜自嚴備恪曰人情方懼且當安重以靜鎮之奈何復自驚擾衆將何仰由是人心稍定恪雖總大任而朝廷之禮兢兢嚴謹每事必與評議之未嘗專決虛心待士諮詢善道量才授任人不踰位朝廷清肅進止有常罷朝歸第

盡心色養手不釋卷官屬臣僚或有過失不顯其狀隨宜他敘不令失倫惟以此爲貶時人以爲大愧無有小過自相責曰爾復欲望宰公遷官邪自是庶僚化德莫敢犯者建康初聞儁死皆以爲中原可圖桓溫曰慕容恪尚在所憂方爲大耳後攻洛陽略地至崤澠關中大震軍還乃定恪爲將不尚威嚴專用恩信撫御士卒務綜大要不爲苛令使人人得便安軍士有犯法者寄縱舍之捕斬賊首以令軍營平時寬縱似

若可犯然警備嚴密敵至莫能近者故未嘗敗
恪初有疾以暐幼弱政不在已評性多猜忌恐
大司馬之任不當其人謂暐兄樂安王臧曰今
南有遺晉西有強秦二寇並懷進取之志顧我
未有隙耳夫國之廢興係於輔相大司馬總統
六軍不可任非其人若能推才任忠和同協盟
則四海且不足圖二寇豈能為患哉吾以常才
猥受先帝顧托之命每欲掃平關隴蕩一甌吳
庶嗣成先帝遺志謝憂責於當年而疾固彌留

恐此志不遂所以沒有餘恨也吾歿之後若以
親疏次第言之大司馬之任不以授汝當以授
沖汝曹雖才識明敏然皆年少未堪多難吳王
天資英傑經略超世汝曹若能推以授之必能
混一四海區區外寇不足憚也慎無冒利忘害
不以國家為意也又以語評及餘疾篤暐親視
之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於薦賢賢者
雖在板築猶可為相而況國之懿藩吳王文武
兼資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大政國其可安

不然秦晉必有闚𨵦之計言終而卒國中皆痛
惜之追謚曰桓王

文明段氏

皝后段氏鮮卑人本單于段國之女也初進為
夫人晉咸康初皝即王位冊拜為王后及儁稱
尊追謚曰文明皇后配饗於太祖後垂僭立尊
生母蘭氏為文昭皇后欲遷段氏於別室而以
蘭氏配饗詔百官議之皆以為當然博士劉詳
董謐議以為堯母為帝嚳妃位次第三不以貴

陵姜源明聖王之道以至公為先文昭后宜立
別廟垂怒逼之詳謐曰上所欲為無問於臣臣
按經奉禮不敢有二垂乃不復問諸儒卒遷段
后而以蘭氏配饗太祖

景昭可足渾氏

儁后可足渾氏尚書令豫章公翼之從姊也儁
元璽二年立為皇后暐嗣位尊為皇太后頗預
朝政性尤猜忌垂為吳王威名素著太后甚忌
之其妃段氏自以貴姓不肯事太后太后銜慽

誣以巫蠱拷掠致死（事見段氏傳）及垂坊頭之捷威名益著太后愈不平之遂與太傅評密謀誅垂垂懼奔秦俄而太后卒追謚曰景昭皇后配饗於烈祖及垂即僞位以可足渾氏謀傾社稷不宜從祀乃尊昭儀段氏爲景德皇后配饗烈祖而追廢可足渾后

就李　項琳之　同訂
屠喬孫

春秋第三十卷

前燕錄九　　春秋卷第三十一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裴嶷　開

裴嶷字文冀河東聞喜人也父昶晉司隸校尉嶷清方有才幹器畧魁偉累遷中書侍郎轉給事黃門郎滎陽太守屬天下亂嶷兄武先爲玄菟太守嶷遂求爲昌黎太守至郡久之武卒嶷被徵乃將武子開以喪俱南過廆廆敬禮之及去厚加資送行達遼西道路梗塞嶷欲北還就廆開曰鄉里在南奈何北行且等爲流寓今段氏強慕容氏弱何必去此而就彼也嶷曰中國喪亂今往就之是相率而入虎口也且道路遼遠何由可達若俟其清通又非歲月可冀今欲求托足之地豈可不愼擇其人汝觀諸段豈有遠略且能待國士乎慕容公修仁行義有伯王之志加以國富民安今往從之高可以立功名下可以庇宗族汝何疑焉開從之乃與投廆旣至廆大喜時諸流寓之士見廆艸創並懷去就

嶷首定名分為群士所行廆甚悅之以為長史
委以軍國之謀嶷言於廆曰晉室衰微介居江
表中原之亂非明公不能拯也今諸部雖各擁
兵然皆頑愚相聚宜以漸并取為西討之資廆
深善之及悉獨官寇逼城下外內騷動廆問計
於嶷嶷曰悉獨官雖擁大衆軍無號令衆無部
陣若簡精兵乘其無備坐成擒耳廆以為然遂
陷其營威德甚振遣使獻捷於建康妙簡行人
令嶷將命初朝廷以廆僻在荒遠猶以邊裔之

豪處之嶷既使至盛言廆之威略四海英賢並
為其用朝廷始重之嶷將還帝欲留嶷謂嶷曰
卿中朝名臣當留江東朕別詔龍驤送卿家屬
嶷辭曰臣少蒙國恩出入省闥因事違寄投迹
遐荒今遭開泰得覲朝廷復賜恩詔侍奉輦轂
於臣之私實為厚幸但以舊京淪沒山陵穿毀
名臣宿將莫能雪恥獨慕容龍驤越在遐表竭
忠王室慷慨之誠義感天地方掃平中壤奉迎
皇輿故遣使臣萬里歸誠今若留臣不返必謂

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向義之心使懈體
於討賊此微臣之所甚惜區區忘身為國貪還
返命耳帝曰卿言是也乃遣嶷還廆後謂群僚
曰裴長史名重中朝而降屈於此豈非天以授
孤也遷為遼東相轉樂浪太守
武子開字士先與嶷同歸仕廆任為車騎司馬
才畧深遠屢進奇策於廆事多納用尋轉軍諮
祭酒

游邃

游邃廣平人也與逄羨宋奭皆嘗為昌黎太守
中國喪亂遂與黃泓俱避地於薊後歸仕廆為
龍驤長史創定朝儀初王浚屢以手書招其兄
暢暢欲赴之邃曰彭祖刑政不修華戎離叛以
邃度之必不能久兄且盤桓以俟之耳暢曰彭
祖忍而多疑頃者流民北來命所在殺之今手
書殷勤我稽留不往將累及卿且亂世宗族宜
分以冀遺種邃從之暢竟歸浚與浚俱沒於石
勒邃子泓仕為居就令

高瞻 子開 商

高瞻字子前渤海蓨人也少而英爽有俊才身長八尺二寸光熙中調補尚書郎永嘉之亂還鄉里乃與父老議曰今皇綱不振兵革雲擾此郡沃壤憑固河海若兵荒歲儉必為寇庭非圖安之所王彭祖先在幽薊據燕代之資兵強國富可以託也諸君以為何如眾咸稱善遂與叔父隱率數千家北徙幽州既而以王浚政令無恒乃北依崔毖隨毖如遼東毖與三國謀伐

廆瞻固諫以為不可毖不從及毖奔敗瞻隨眾降于廆廆署為將軍瞻稱疾不起廆敬其姿器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他也今晉室喪亂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蒼生紛擾莫知所係孤欲與諸君匡復帝室剪鯨豕於二京迎天子於吳會廓清八表侔勳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願也君中州望族冠冕之餘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以同斯願奈何以華夷之異介然疏之哉且大禹出於西羌文王生於東夷立功立事惟問志略何如耳豈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仍辭疾篤不起廆頗不平又與龍驤主簿宋該有隙該陰勸廆除之廆不從瞻聞其言彌不自安遂以憂卒

瞻長子開仕儁為昌黎太守時士豪封放與趙故太尉劉準聚眾自守不附於儁儁遣開討之開至渤海準放迎降遂署為幕府參軍從太原王恪征冉閔於襄國恪皆騎兵而閔多步卒開說恪以誘致平地擊之閔遂敗走開被重創而

卒

開弟商剛毅嚴重好學有事幹為儁范陽太守聞兄開戰沒悲哭歐血病不能起扶杖乃行儁召見之商涕泣不勝傷顧謂左右曰自古友于之愛未有如商者也即日拜昌黎太守商流辭曰臣兄亡於此郡臣故不忍為之儁愍而改授遼西

劉瓚 一作讚

劉瓚字彥真平原人也經學該通為世純儒性

甚淸貞非禮不動弟子從之受業者常數百餘人廆重其德學引爲東庠祭酒使太子皝師事之

陽裕

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也少孤兄弟皆早亡單煢獨立雖宗族無能識者惟叔父耽幼而奇之曰此兒非惟吾門之標秀乃佐時之良器也刺史和演辟爲主簿王浚領州轉治中從事忌而不能任石勒克薊城問棗嵩曰幽州人士

誰最可者嵩曰燕國劉翰德素長者北平陽裕幹事之方勒曰若如君言王公何以不任嵩曰王公由不能任所以爲明公擒耳勒方欲任之裕乃微服潛遁令支時鮮卑單于段疾陸眷爲晉驃騎大將軍遼西公雅好人物虛心延裕裕謂友人成泮曰仲尼喜佛肸之召以匏瓜自喻伊尹亦稱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聖賢尚如此況吾曹乎眷今召吾豈徒然哉泮曰今華夏分崩九州幅裂軌迹所及易水而已欲偃蹇以待通者俟河之淸也人壽幾何古人以爲白駒之歎少游有云郡掾足以蔭後況國相乎卿追蹤伊孔抑亦知幾其神也裕乃應之拜郎中令中軍將軍處上卿位歷事段氏五主甚見親重其後段遼與皝相攻裕諫曰臣聞親仁善鄰國之寶也慕容與國世爲婚姻且皝令德之主不宜連兵搆怨凋殘百姓臣恐禍害之興將由於此願兩追前失通好一作款如初使國家有泰山之安蒼生蒙息肩之惠遼不從出爲燕郡太守

北平郡及石虎攻遼長驅入薊裕帥其民數千家登燕山以自固諸將恐其爲後患欲攻之虎曰裕儒生矜惜名節恥於迎降耳無能爲也遂過之既克令支裕詣軍門降虎讓之曰卿昔爲奴虜走今爲士人來豈識知天命將逃遁無地邪對曰臣昔事王公不能匡濟逃於段氏復不能全今陛下天網高張羅絡一作籠絡四海幽薊豪傑莫不向風如臣比肩無所獨愧生死之命惟陛下制之虎悅其言即拜北平太守徵爲尚

青左丞段遼之請迎於虎也裕以左丞一多相字為
征東將軍麻秋司馬秋敗裕爲皝軍所執送之
於皝皝素聞裕名命釋其囚拜郎中令遷大將
軍左司馬東破高句驪北滅宇文歸皆預其謀
皝甚器重之及遷都龍城一作和龍裕雅有巧思所
制城池宮闕皆裕爲之規模裕既仕皝日近寵
秩在舊人之右性謙恭清儉剛簡慈篤雖歷居
朝端有若布衣士大夫流亡羇絶者莫不經營
收葬存恤孤遺士無賢不肖皆傾身以待之是

以所在推仰初范陽盧諶每稱之曰吾及晉之
清平歴觀朝士多矣忠清簡毅篤信義烈如陽
士倫者實亦未幾也及卒皝甚悼之比葬三臨
哭年六十

陽騖

陽騖字士秋右北平無終人也其父耽清直沈
敏仕爲遼西太守慕容翰攻段氏於陽樂破而
獲之廆甚敬禮用爲謀主官至東夷校尉母李
氏博學有母儀皝常升堂拜之騖少清素好學
彊識沈遠起家爲平州別駕屢獻安時強國之
策事多聽用廆甚奇之及皝即位遷左長史東
西征伐參謀帷幄封建寧公皝臨終謂儁曰陽
士秋士行高潔忠幹貞固可託大事汝善待之
儁將圖中原騖制勝之功亞於太原王恪暐既
嗣立申以師傅之禮親遇日隆及爲太尉慨然
而歎曰昔常林徐邈先代名臣猶以與足任重
終辭三事以吾虛薄何德以堪之固求罷職辭
甚懇至暐優容不許爲歷事四朝年耆望重自

太原王恪以下皆禮拜之而騖謙恭謹厚過於
少時戒束子孫雖朱紫羅列無敢違犯其法度
者性尤儉約好施無倦位爲台保爵爲郡公常
乘弊車瘠牛卒無殮財人士莫不痛惜之諡曰
敬其子瑤爲苻堅時王猛薦爲著作佐郎尋歷
顯官

封奕

封奕字子專渤海蓨人也其祖釋仕晉東夷校
尉遼東附塞鮮卑素喜連等入遼爲寇攻掠郡

縣釋不能討廆擊斬之遂平遼東會釋疾病奕時尚幼乃以屬之於廆釋卒廆召奕與語悅之曰奇士也補小郡督釋子冀州主簿俊幽州參軍抽咸來奔喪廆見之曰此家抎抎千斤犍也以道不通喪不得還皆願仕廆廆以抽爲長史俊爲參軍未幾復以奕爲軍諮祭酒軍國機要悉以委之皝既嗣位其弟仁東據平郭以叛遼東郡縣多懷疑二皝遣奕慰撫之道路梗塞奕乃引還因討鮮卑木提於白狼克之段遼入寇

柳城守將不能自固奕率衆救之城垂沒奕整陣力戰賴以得全遷右司馬尋擊宇文逸豆歸大獲而還其別部大人皆下之進鎮軍左長史遂與諸將佐勸皝稱燕王奕進位相國封武平侯討平冉閔在相位十五年政務之暇留心講論接引後進如若不及喜怒不形於色儁即帝位進爲太尉領中書監復十餘年遂爲定策元勳及暐之世欲徙龍城宗廟社稷及所留百官家屬必得耆德大臣迎之乃遣奕與侍中慕輿龍往迎既至暐親率群臣謁於道左奕以暐建熙六年卒謚曰匡公

宋該

宋該字弘宣（一作安弘）平原人也與同郡劉翔杜群先依王浚又依段氏皆以爲不足託帥諸流寓同歸於廆廆舉爲能驤主簿轉右長史廆初爲車騎該等以廆立功一隅位卑任重等差無別不足以鎮華夷共表請進廆官爵朝廷不許（一作朝議未定）會皝嗣立乃讌群臣於承乾殿以該性貪

故賜布百餘疋令自負而歸重不能勝乃至僵頓以愧辱之後遷遼東內史得侍郎韓偏賄賂舉爲孝廉皝下令曰夫孝廉者道德沉敏貢之王庭偏儻助叛徒迷罔之罪至王歲臨討遼城醜聲此則（作皆）（作）遼之甚者也奈何舉之剖符於朝何所取信該下吏可正四歲刑偏行財祈進虧亂王典可免官禁錮終身

韓恒（一作常）

韓恒字景山灌津人也（紀作安平人 本末作）文默以學行

韜名恆年十歲能屬文師事同郡張載載奇之曰王佐才也身長八尺一寸博覽經籍無所不通永嘉之亂避地遼東依於崔毖毖既逐毖恆隨俘虜徙於棘城名見與語悅之拜參軍事成和中宋該等建議表請廆爲大將軍燕王之號廆將許之命群僚博議咸以爲宜如該議恆駁曰自群胡乘間人嬰荼毒諸夏蕭條無復綱紀明公忠武篤敬（一作篤誠）憂勤社稷抗節孤危之中建功萬里之外終古勤王之義未之有也夫立

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故桓文有寧復一匡之功亦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今宜繕甲兵候機會除群兇清四海功成之後九錫自至且要君以求寵爵者非爲臣之義也廆頗不平之出爲新昌令及皝爲鎮軍復參軍事遷營丘太守政化大行儁爲大將軍徵拜諮議參軍尋加揚烈將軍儁既僭號將定五行次衆論紛紜恆時疾在龍城乃召決之恆未至而群議以爲燕宜承晉爲水德既而恆至言於儁曰趙有

中原非惟人事天所命也天實與之而人奪之臣竊謂不可且大燕王迹始自於震震於易爲青龍受命之初有龍見於都邑城龍爲木德幽契之符也儁初雖難改後終從恆議秘書監聶熊聞恆言歎曰不有君子國何以興其韓令君之謂乎後與李產俱傅東宮從太子暐入朝儁顧謂左右曰此二傅一代偉人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恆初無傳乃見夢子欲遂紀之）

鮮于亮

鮮于亮范陽人也初仕石虎爲別將與麻秋師衆迎段遼太原王恪擊敗之亮失馬步緣山不能進因止踞坐恪兵環之叱令起亮曰身是貴人義不爲小人所屈汝曹能殺亟殺不能則去亮儀觀豐偉聲氣壯厲燕兵憚之不敢殺乃以白皝皝使人以馬迎之與語大悅拜爲左常侍以崔毖之女妻之後皝自率大衆征高句驪亮言於皝曰臣以俘虜蒙王國士之恩不可以不報今日是臣死日也願效死前驅遂與數騎

先犯高句驪陣所向摧潰儁既嗣立復以亮為前鋒將軍伐趙攻拔薊城陷陣先登威名顯著以功遷揚威將軍歷章武齊郡二郡太守

高詡

高詡遼東人永嘉之亂避地隱居建武初廆自稱大單于詡乃杖策見之曰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人心猶附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杖大義以征諸部誰敢不從此霸王之資也廆善之拜為郎中令皝嗣立遷玄菟太守

從平征虜仁功封為汝陽侯轉左長史詡善天文皝常謂之曰卿有佳書而不見與何以為忠盡詡曰臣聞人君執要人臣執職執要者逸執職者勞是以后稷播種堯不與焉占候天文晨夜甚苦非至尊之所宜親殿下將焉用之也皝默然及謀伐宇文逸豆歸詡乃進曰宇文強盛今不取必為國患伐之必克然不利於將出而告人曰吾往必不返然忠臣不避也將發不見其妻使人語以家事而行逸豆歸果大敗身為流矢所中卒

乙逸

乙逸平原人也仕為東夷護軍慕容仁之叛逸棄城奔還轉玄菟太守儁建留臺於龍都遷尚書專委留務尋遷幽州刺史被徵為左光祿大夫夫婦共載鹿車逸子璋隨從常數十騎服飾甚麗奉迎於道左逸大怒閉車不與言到城乃深責之璋猶不悛逸常憂其必敗而璋更被擢用頻歷顯位至中書令御史中丞逸乃歎曰吾

少自修立克己守道僅能免罪璋不治節儉專為奢縱而更居清要此豈惟璋之忝幸實時世之陵夷也

鞠殷

鞠殷樂浪太守彭之子也彭初守樂浪趙石虎來伐境內多叛應之彭選壯士數百固守棘城城得不沒趙兵既退大加賞賜殷仕儁為尚書左丞太原王恪克廣固遷殷為東萊太守彭時為大長秋以書戒殷曰王彌曹嶷必有子孫汝

善拊撫勿苛責恣以長亂源殷推求爾從子立
嶷孫巖於中山請與相見深結意分彭復遣使
遺以車馬衣服郡民大安

張鴻

張鴻范陽人也仕虎爲黃門郎甚寵愛之鴻頭
下忽生角二根長寸餘虎由是不悅乃遣出宮
使看鵞鴨

侯青

侯青武邑人也一云勃海人仕偽將作大匠也

驍騎校尉機巧有策略驍勇善騎射每從征伐先
登陷陣偽常擬之張飛

韓牢

韓牢呂黎人也仕偽爲謁者僕射揚威將軍子
眄 一作 降於魏

張惰

張惰字文胐清河武城人也爲燕豫州刺史惰
孤貧隨母長於舅氏令其牧牛惰幼而好學
每以孝聞每日必於牧牛之暇

二木一以供母一以顧人書書則析木葉學書
夜則以所書者讀之

成公都

成公都晉興元吳人也都驍猛有勇力陽勇之
職 陽勇疑誤 年十八橫矛大呼賊不敢當獨步當時
擬之方叔論者咸日當來之秀者造矢無其比
也

就李 項琳之
屠裔孫 同訂

前燕錄十　春秋卷第三十二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李產　子績

李產字子喬范陽人也少剛毅有志格永嘉之亂豫州刺史同郡祖逖素好從橫擁部衆於南土力能自固產從依之會逖卒其弟約領逖之衆無綏御之才不爲士卒所附產見約志趣異常謂所親曰吾以北方鼎沸故遠來就此冀全宗族今觀約所爲有不可測之志吾託名姻親

當早自爲計無事復陷身於不義也爾曹不可以目前之利而忘久長之策乃率子弟十數人間行還鄉里仕於石氏爲本郡太守及儁南征前鋒達郡界鄉人皆勸產降產曰夫受人之祿當同受安危今若捨此節以圖存義士將謂我何城潰始詣軍門請降儁嘲之曰卿受石氏寵任衣錦本鄉何故不能立功於時而反委質乎烈士處身固如是邪產泣曰誠知天命有歸非微臣所抗犬馬爲主竟志自效但以孤窮勢屈致力無術僶俛歸死實非誠款儁嘉其慷慨顧謂左右曰此眞長者乃擢用之歷位尚書性剛正好直言每至進見未嘗不論朝政之得失同輩咸敬憚之儁亦重其儒雅前後固辭年老不堪理劇轉太子太傅謂子績曰以吾之才而致於此始者之願亦已過矣不可復以西夕之年取笑於來今也固辭而歸死於家

產子績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清辯有辭理弱冠爲郡功曹時石虎親征段遼師次范陽百姓

飢儉軍供有闕虎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績曰郡帶北裔與寇接壤疆埸之間人懷危慮聞輿駕親戎將除殘賊雖嬰兒白首咸思效命非唯爲國亦自求寧即使身膏草野猶甘爲之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比年災儉家有菜色困敝力屈無所取濟逋廢之罪情在可矜虎見績年少有壯節嘉而恕之太守獲免幽州刺史王午辟爲主簿及儁之南征績隨午奔魯口鄧恒謂午曰績鄉里在北父已降燕今雖在此終不爲用方

為人忠午曰績於喪亂之中捐家立義情節之重雖古烈士無以過也乃以猜嫌害之竊恐燕趙之士聞之謂我直相聚為盜耳了無意識衆情一散不可復集坐自潰也午乃止午猶恐諸將不與已同心或致非意乃賚遣之績始辭午徙見儁儁讓之曰卿不識天命棄朕邀名今日乃始來邪績曰臣聞豫讓報智伯仇稱於前史旣官身所在何事非君陛下方弘唐虞之化臣實未謂歸順之晚也儁曰此亦事主之一節

耳拜太子中庶子尋遷司徒長史與儁談論東宮詞甚切直暐時侍側甚不平之及即位太宰恪欲以績為尚書右僕射暐追憾績往言不許恪屢請之暐乃謂恪曰萬機之事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暐請獨裁遂出為章武太守以憂卒

黃泓

黃泓字始長盧江人也(晉書作魏郡斥丘人)父沉善天文秘術泓從父受業精妙踰深兼博覽經史尤明禮易性甚忠勤非禮不動永嘉之亂與渤海高瞻避地於薊(幽州作)說瞻曰王浚昏虐終必無成宜思去就以圖久安慕容廆法政修明虛懷引納且讖言真人出東北倘或是乎宜相與歸之同建事業瞻不從泓乃率宗族歸廆廆待以客禮引為參軍軍國之務動輒咨之泓止說成敗事皆如言廆常曰黃參軍國之仲翔也及皝嗣位遷左常侍領史官甚見親重石虎率衆來攻皝將走遼東泓曰賊有敗氣可無憂也不過二日必當奔潰宜嚴勒士馬為追擊之備皝曰今

寇盛如此卿言必走孤未敢信泓曰殿下言盛者人事耳臣言必走者天時也胡走無疑及期果退皝益奇之儁即王位遷從事中郎冉閔之亂儁欲謀取中原訪之於泓泓勸儁行儁從之及僭偽號署為進謀將軍太史令關內侯尋加奉車都尉西海太守領太史令開陽亭侯進封平舒縣五等伯常從左右諮決大事靈臺令許敦害其寵納事上庸王評說與議以毀之乃以泓為太史靈臺諸署統加給事中泓待敦彌厚

不以毀已易心聘敗以老歸家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矣（吳作吳人）恨吾年過不及見耳年九十七卒後三年吳王垂果以興焉

賈堅

賈堅字世固渤海人也少尚氣節彎弓三石餘仕趙殿中督趙亡乃棄冉閔還鄉里擁部曲數千家以自固上庸王評徇渤海遣使招之堅終不降評與戰擒之㒞愛其才赦而勿殺時年六十餘太原王恪聞其善射故親試之乃取一牛

置百步上召堅使射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老矣正可中之恪大笑乃射發一矢拂脊再一矢磨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能復中乎堅曰所貴者以不中為奇中之何難一發中之觀者咸服其妙㒞署為樂陵太守治滆城尋還太山太守屯山茌晉將荀羨引兵擊之堅所將纔七百餘人羨兵十倍於堅堅將出戰諸將皆曰衆少不敵不如固守堅曰固守亦不能免不如戰也遂出戰身先士卒殺兵十餘人復還入城羨兵圍之堅歎曰吾自結髮立功名而每值窮阨豈非天乎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乃謂諸將曰今危困至此計無所設卿等可去吾將止死將士皆泣曰府君不出衆亦俱死耳乃扶堅上馬堅曰我如欲逃必不相遣今當為卿曹決鬭若勢不能支卿等可趣去勿復顧我也乃開門直出羨兵四集堅立馬橋上左右射之皆應弦而倒羨兵衆多從塹下斫橋橋斷人馬俱陷生擒之遂失山茌羨

謂堅曰君父祖世為晉臣奈何背本不降堅曰晉自棄中華非吾叛也民既無主強則附之（一作強則托命）既已事人安可改節吾束脩自立涉趙歷燕未嘗易志君何忽忽相謂降乎羨復責之堅罵曰豎子兒女御乃公羨怒執置雨中數日不食憤憾而卒子活復為任城太守

慕輿根

慕輿根樝盧城大人也善騎射嘗從㒞行獵有一野羊立於懸崖之上㒞命左右射之莫有中

石根乃自募射一發而中廆甚奇之署帳下折衝將軍屢進奇畧儁嗣位轉廣威將軍敗鄧恒於魯口斬蘇林於中山所在立功歷殿中領軍將軍儁卒受遺輔暐進位太師副贊朝政根性木強自恃先朝勲舊舉動倨傲心不服恪潛欲爲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沖母后干政殿下宜慮楊駿諸葛元遜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古今成法俟畢山陵可廢主上爲王殿下自踐尊位以建大燕無

窮之福恪曰公醉邪何言之悖也吾與公受先帝遺詔云何而遽有此議昔曹臧吳札竝於家難之際猶曰爲君非吾節況今儲君嗣統四海無虞宰輔受遺奈何更有私議公忘先帝之言邪根大愧懼辭謝而退恪以告吳王垂垂勸恪殺之恪曰今新遭大喪二鄰伺隙山陵未建宰輔自相誅夷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忍之秘書監皇甫眞言於恪曰根本庸豎過蒙先帝厚恩引參顧命而小人無識自國哀已來驕狠日甚將成禍亂明公今日居周公之地當爲社稷深謀早爲之所恪亦不聽根遂與武衛將軍慕輿干潛謀誅恪及評因而篡立入白太后及暐曰太宰太傅將謀不軌臣請帥禁兵誅之以安社稷太后將從之暐曰二公國之戚穆先帝選之託以孤嫠必不肯爾安知非太師欲爲亂也乃止根又思戀東土言於太后及暐曰今天下蕭條外寇非一國大憂深不如東還暐亦不納於是反形漸露恪聞之遂與太傅評密奏根罪狀根

乃伏誅幷其妻子皆梟首東市

李洪

李洪平陽人也初帥流民入定陵未幾衆至數千壁於舞陽受王浚假署爲雍州刺史後歸廆仕爲大理歷内史右司馬石虎攻棘城洪弟普以爲棘城必敗勸洪出避禍洪曰天道幽遠人事難知且當委任勿輕動以取悔普固請不已洪曰卿意見明審者當自行之吾受慕容氏大恩義無去就當效死於此耳與普流涕而訣普

遂降於虎從虎南歸死於喪亂洪由是以忠篤著名從儁攻鄧恒於魯口出屯高家恭與根擊恒部將鹿勃早洪徐整騎隊助之俘斬甚衆暐立轉龍驤將軍略地河南拔許昌汝南陳郡徙萬餘戶而還進位司空王猛克鄴隨暐入長安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卒

悅綰

悅綰枹盧城大人也初仕皝爲司馬石虎入寇遣征北張舉襲凡城皝以綰爲禦難將軍授兵一千以守之及趙兵至將吏皆恐欲棄城走綰

曰受命禦寇生死以之且憑城堅守一可敵百敢妄言惑衆者斬衆然後定綰身先士卒親冒矢石舉等竭力攻之經旬不克乃退虎死鄴中擾亂冉閔殄滅石氏石祇遣使求援儁遣綰將兵三萬會之鄴平引還遷前將軍追擊呂護於魯口有功進尚書右僕射尋署安西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并州刺史戍并州暐嗣位轉尚書左僕射綰見王公貴戚多爲陰戶言於暐曰今三方鼎峙各有吞併之心而太傅政尚寬和百姓多有隱附傳曰惟有德者可以寬臨其次莫如猛今諸軍營戶三分共貫風教頹弊威綱不立至使民戶殫盡委輸無入吏斷常俸戰士絕廩官貸粟帛以自贍給既不可聞於鄰國且非所以爲治宜一切罷斷諸蔭戶盡還郡縣肅明法紀以清四海暐納之使綰專治其事糾擿姦伏無敢隱匿出戶二十餘萬朝野怨怒太傅評大不平之綰先有疾乃自力釐校戶籍疾遂益亟而卒後苻堅滅燕聞綰之忠恨不得見乃拜其子爲郎中

皇甫眞

皇甫眞字楚季安定朝那（一作部字）人也其兄岌晉東夷校尉崔毖請爲長史卑辭說諭終莫能致廆招之岌與眞即時俱至並以文章才儁任居樞要眞更以弱冠高才擢拜遼東國侍郎皝嗣立遷平州別駕時內艱連年百姓勞瘁眞議欲寬減賦稅休息力役不合旨免官後以破麻秋

功拜奉車都尉守遼東營丘二郡皆有善政及儁卽位入爲典書令從輔國將軍恪等討擒冉閔卽南圖拔鄴后氏舊都城內珍玩寶貨充溢眞一無所取惟存恤人物收斂圖籍而已儁臨終眞與恪等俱受顧命慕輿根將謀爲亂眞陰察知之請恪除根恪未忍顯其事俄而謀洩伏誅恪乃謝眞曰不從君言幾成禍敗呂護之叛恪謀於朝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今護宜以恩詔降不宜以兵戈取也眞曰護九年之間

三背王上揆其姦心凶悖未已明公方飲馬江湘勒銘劍閣況護蕞爾近畿而不梟戮宜以兵算取之不可復以文檄喻也恪從之眞乃上疏諷以家奴婢五十口馬七十疋牛四十頭以供軍資拜冠軍將軍別部都護（一作都督）師還拜鎭西將軍幷州刺史鎭護匈奴中郎將徵拜侍中光祿大夫遷司空領中書監累遷太尉侍中苻堅密謀幷燕欲覘其可否命西戎主簿郭辯潛結匈奴左賢王曹轂遣使詣鄴朝貢辯因爲之

眞兄典及從子奮覆皆仕於秦辯既至鄴歷造公卿謂眞曰僕本秦人家爲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竝相知有素眞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此言何以及吾君似姦人得無因緣假託乎白暐請窮治之太傅評不許辯還爲堅言燕朝政無綱紀實可圖也鑒機識變惟皇甫眞耳堅曰以六州之衆豈得不使有智士一人哉眞亦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子矣眞性淸儉寡慾不營產業飲酒至石餘不亂

雅好屬文凡著詩賦四十餘篇王猛入鄴眞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猛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眞曰卿昨爲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猛大嘉之謂權翼曰皇甫眞故大器也從堅入關爲奉車都尉奉朝請數歲而卒

梁琛

梁琛廣平人也初爲呂護參軍護敗遂仕慕容氏爲中書著作郎轉給事黃門侍郎暐時琛以

大鴻臚奉使於秦侍華苟純副之琛至長安待堅方畋於萬年欲引見琛琛曰秦使至燕燕之君臣朝服備禮灑掃宮庭然後敢見今秦王欲野見之使臣不敢聞命秦尚書郎辛勁謂琛曰賓客入境惟主人所以處之君焉得專制其禮且天子稱乘輿所至曰行在所居何常之有又春秋亦有遇見之禮何爲不可乎琛曰晉室不綱靈祚歸德二方承運俱受明命而桓溫猖狂窺我王畧燕危秦孤勢不獨立是以秦王同恤

時患要結好援東朝君臣引領西望愧其不競以爲鄰憂西使之辱敬待有加今強寇既退交聘方始謂宜崇禮篤義以固二國之歡若忽慢使臣是卑燕也豈修好之義乎夫天子以四海爲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今海縣分裂天光分曜安得以乘輿行在爲言哉禮不期而見曰遇蓋因事權行其禮簡畧豈平居容與之所爲哉客使單行誠勢屈於主人然苟不以禮亦不敢從也（一云琛曰天子以四海爲家故可云然今靈命既分天光派別勢匀義等理絕玆談況秦广尚寄當輔車之義豈使桓溫屈境而肯朝同恤敵邑焦慘以爲君憂秦人使燕未寄鄰難不食爵忍不飲而敬秦待命寧惜有加今病冠已捷繼奇舊好會遇之禮豈非將予過賓小使誠勢屈於主然勞不以禮不敢聞命）堅加琛有奉命之才乃爲之改行宮百僚陪位然後延之如燕朝之儀事畢堅與之私宴問東方名臣爲誰琛曰太傅上庸王評明德茂（德一作）親光輔王室車騎大將軍吳王垂雄畧冠世秀邁絕倫內贊百揆外禦四國（四國二句一作折衝禦侮）其餘諸臣或以文進或以武用官皆稱職野無遺賢雖周文多士漢武得人

未有過也琛從兄奕先在秦爲尚書郎會罷堅使與客館於奕舍琛語有司曰昔諸葛兄弟各處三國及瑾爲吳聘蜀與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君子之志徃賢盛事余竊慕之今使之郎安私室所不敢也竟不館奕堅乃數使來就郎舍與琛臥起閒問東國起居琛曰今二國鼎據兄弟竝蒙榮寵琛之在燕亦猶兄之在秦論其本心各有所在琛欲言東國之美恐非西國之所欲聞欲言其惡復非臣子所得論也

見何用問爲堅聞而嘉之使太子延琛相見秦人欲使琛拜太子先諷之曰鄰國之君猶其君也鄰國之儲君亦何以異乎琛曰天子之子視元士欲其由賤登貴以塞盈心在國不臣其父之臣況鄰國之臣乎且苟無純敬則禮有徃來情豈忘恭但恐降屈爲煩耳秦人不能對乃不果拜王猛勸堅留琛堅不許留秦月餘厚禮遣歸琛每應對不先告純純甚恨之及歸純言於暐曰琛在長安與王猛甚親善疑有異謀琛又

數稱秦王堅及王猛之美且言秦將興師宜爲之備已而秦果伐燕皆如琛言暐乃疑琛知其情會評爲秦所敗遂收琛繫獄符堅入鄴釋之除中書著作郎引見謂之曰卿昔言上庸王吳王皆將相奇才何爲不能謀畫自取亡國琛曰天命廢興豈二人所能移也堅曰卿不能見幾而作虛稱燕美忠不自防反爲身禍可謂智乎琛曰臣聞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如臣愚暗實所不及然爲臣莫如忠爲子莫如孝自

非有一至之心者莫能條忠孝之始終是以古之烈士臨危不改見死不避以徇君親彼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僞家國臣既使知之尚不忍爲況非所及乎堅稱善久之王猛表爲主簿領記室督

公孫鳳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也隱居昌黎之九城山谷冬衣單布寢處土床夏每并食於一器久之蛆臭然後乃食彈琴吟咏陶然自得人咸異之

莫能測也暐以安車徵之至鄴見暐不言不拜衣食舉動如在九城賓客造請少得與言數年病卒

公孫永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也少而好學恬淡虛靜隱於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咏巖谷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暐徵至鄴見暐不拜王公已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一歲

餘許狂辟送之平郭後苻堅又將備禮徵之難其耆年路遠乃遣使者致聘未至而卒堅深悼之謚曰崇虛先生

王歡

王歡一作嚾又作勸字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專精耽學不事產業常丐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毀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邪時人聞者莫不嗤笑歡守志彌篤遂爲通儒暐襲僞位署爲國子博士親就受經尋遷祭酒暐爲苻堅所滅歡遂歸隱堅復徵爲祭酒後以太子少傅卒

悉羅騰

悉羅騰字叔龍范陽涿鹿人也工圍碁究盡其妙獨步當時莫與爲儔俄而北平樂抄少儁出與齊名騰仕暐爲尚書郎桓溫來伐爲吳王垂參軍從事與溫戰生擒叛人段思擊斬李述勇冠三軍及暐爲秦所滅隨從長安拜三署郎太元末年與暐潛謀殺堅堅召騰拷問具服誅之

安屈

安屈遼東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漢時以安息王侍子入洛歷魏至晉避地遼東因以家焉屈仕暐爲殿中郎將

劉洛

劉洛中山蒲陰縣人也縣差充征弟典私代復背軍逃歸縣以本名捕斬典詣郡自列冊逃是典身請代洛以殺洛又因陳巳實非名坐從憲辟兄弟爭命詳刑有疑有司具以聞暐曰洛應征而冒典名逃役俱應正法但兄弟競死義情可矜宜特原之

項琳之 同訂
就李 屠裔振

春秋卷第三十三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苻洪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氐人也其先蓋有扈氏之苗裔子孫強盛世居武都為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生蒲長五丈五節狀如竹時咸異之謂之蒲家因以氏焉父懷歸為部落小帥母姜氏因寢產洪驚覺而寤先是隴右大雨霖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之曰洪年十二而父卒代為部帥好施多權略驍武善騎射屬劉氏之亂乃散千金招延俊傑訪安危變通之術戎晉襁負奔之宗人蒲光蒲突遂共推為盟主劉曜僭號長安遣使拜平遠將軍不受自稱護氐校尉秦州刺史略陽公光等逼洪歸曜曜以洪為寧西將軍率義侯及曜敗於洛陽洪率部人西保隴山進為氐王石虎將兵攻上邽洪詣虎降虎大悅親出迎之拜冠軍將軍委以西方之事監六夷諸軍事涇陽伯趙延平四

年石生起兵關中洪遂西結張駿自稱晉北平將軍雍州刺史虎既滅生洪率戶三萬下隴東如馮翊說虎徙關中豪傑及羌戎以實東方曰諸氐皆洪家部曲洪帥以從誰敢違者虎從之拜洪護氐校尉徙秦雍及氐羌十餘萬戶於關東遷龍驤將軍流民都督處於枋頭從征段遼有功遷光烈將軍進爵為侯尋拜使持節都督六夷諸軍事冠軍大將軍進封西平郡公其部下賜爵關內侯者二千餘人以洪為關內領侯將閔言於虎曰蒲洪雄果得將士死力其諸子皆有非常之才且握強兵五萬屯據近畿宜密除之以安社稷虎曰吾方倚其父子以取吳蜀柰何殺之待之愈厚佛圖澄亦言於虎曰觀蒲氏有王氣請急除之虎陰欲殺洪洪稱疾不朝梁犢之亂虎遣洪以車騎將軍從燕王石斌討之遂平梁犢進為侍中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州諸軍事雍州刺史改封本國略陽郡公會虎卒石遵即位閔又言於遵請

洪人傑也今以洪鎮關中臣恐秦雍之地非復國家之有此雖先帝臨終之命然陛下踐祚自宜改圖遵從之罷洪都督餘並如前洪怨之乃歸枋頭遣使降晉後石鑒殺遵所在兵起秦雍流民相率西歸路由枋頭共推洪爲主衆至十餘萬洪子健在鄴斬關出奔枋頭鑒懼洪之逼也欲以討遣之乃以洪爲都督關中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雍州牧領秦州刺史洪會官屬議應受與否主簿程朴請且與趙連和如列國分境

而治洪怒曰吾不堪爲天子耶而云列國乎引朴斬之永和六年朝廷規復中原以洪爲氐王使持節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健爲假節右將軍監河北征討前鋒諸軍事襄國公時姚弋仲亦有圖據關中之志恐洪先之遣子襄帥衆五萬伐洪洪迎擊破之斬獲三萬餘級於是安定梁楞等並率關西民望說洪曰今胡運將終中原喪亂明公神武必成大業繼蹤周漢宜稱尊號以副四海之望

洪亦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孫堅之先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以南安雷弱兒爲輔國將軍安定梁楞爲前將軍領左長史馮翊魚遵爲後將軍領右長史京兆段陵爲左將軍領左司馬王墮爲右將軍領右司馬天水趙俱隴西牛夷北地辛牢皆爲從事中郎氐酋毛貴爲單于輔相洪謂博士胡文曰孤率衆十萬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數中孤取

天下有易於漢祖初石虎以麻秋鎮枹罕冉閔之亂秋率衆歸鄴洪使子龍驤將軍雄邀擊獲之以爲軍師將軍秋因說洪曰冉閔石祗方相持中原之亂未可平也不如先取關中基業已固然後東征天下誰敢敵之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宴鴆洪欲并其衆世子健收秋斬之洪臨死謂健曰吾所以未入關者以爲中原可指時而定今不幸爲豎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周漢舊都形勝之國進可以一同天下退

不失保全秦雍吾死之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
而卒年六十六健僭僞位追謚曰惠武皇帝廟
號太祖

就李　屠喬孫　項琳之　仝訂

前秦錄二　春秋卷第三十四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苻健

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羌氏夢感大羆
而孕生之夜洪又夢族曹氏指健謂之曰是兒
興家門可以吾名字之於是名羆字世建後避
石虎外祖張羆之名故改焉及長雄果便弓馬
好施予善事人甚爲石虎父子所親愛厚位翼
軍校尉鎭軍將軍虎雖外禮苻氏心實忌之乃

陰殺其諸兄而不害健也永和六年洪死健嗣
位代統其衆乃去大都督大將軍三秦王之號
稱晉官爵遣叔父安告喪於京師且請朝命秋
八月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
州刺史以馮翊張琚爲司馬戎夏雄儁多歸附
之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僞受石祇官爵以
趙俱爲河內太守戍溫牛夷爲綏集將軍戍懷
密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
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

軍開府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以武威賈玄碩爲左長史略陽梁安爲右長史段純爲左司馬辛牢爲右司馬京兆王魚安定程肱胡文等爲軍諮祭酒悉衆而西以魚遵爲前鋒行至盟津起浮橋以濟遣弟輔國將軍雄帥步騎五千人入自潼關兄子揚武將軍菁帥衆七千人自軹關入河東臨別執菁手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濟訖焚橋自統大衆隨雄而進杜洪聞之與健書侮嫚之以司馬張琚弟光先等爲征虜將軍帥衆萬三

千逆戰於潼關之北光兵大敗走還長安健雖戰勝猶修箋於洪幷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悉召關中之衆來拒健聞而筮之過泰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還西而大吉孰大焉諸君知否此則洪祖將泰之機也是時衆星夾河西流占者以爲百姓西遷之象健遂率軍進次赤水遣其城以抗洪洪弟郁勸洪迎健洪不從郁帥

所部來降健遣雄略地渭北氐酋毛受屯高陵徐磋屯好時羌酋白犢屯黃白衆各數萬皆斬洪使遣子來降將菁魚遵所過城邑無不降附洪懼固守長安九月菁與張光戰於渭北之陰槃擒之三輔郡縣壁壘悉降冬十月健長驅至長安杜洪張琚奔司竹十一月甲午入都長安以民心思晉乃遣參軍杜山伯詣建康獻捷并修好於大司馬桓溫於是秦雍夷夏皆來歸附趙梁州刺史石寧獨據上邽不下十二月雄進兵擊斬之

皇始元年春正月健軍師將軍左長史賈玄碩等請依劉備稱漢中王故事表健爲侍中大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秦王健怒曰吾豈堪爲秦王耶且晉使未返我官位輕重非汝曹所知也既而密使梁安諷玄碩等上尊號健僞讓再三然後許之丙辰僭即天皇位於南郊（紀事本末作天王大單于）國號大秦大赦境內改元皇始繕宗廟社稷置百官於長安追尊父洪爲武

帝廟號太祖尊母姜氏為皇太后立妻强氏為
天皇后子萇為太子靚為平原公生為淮南公
靚為長樂公方為高陽公碩為北平公騰為淮
陽公柳為晉公桐為汝南公庾為魏公武為燕
公幼為趙公以雄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
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東海公菁為衛大將軍平
昌公宿衛二宮雷弱兒為太尉毛貴為司空略
陽姜伯周伯周健之舅也為尚書令梁楞為左僕射王
墮為右僕射魚遵為太子太師强平平王后之弟也為

太傅段純為太保略陽呂婆樓為散騎常侍趙
并州刺史張平遣使來降健署為大將軍冀州
牧三月健置司隸校尉官分遣使者問民疾苦
搜羅儁異寬重歛之稅弛離宮之禁罷無用之
器去侈靡之服凡趙之苛政不便於民者悉除
之夏四月杜洪張琚遣使招晉梁州刺史司馬
勳勳率步騎三萬自漢中入秦川健禦之於五
丈原勳屢戰皆敗退歸南鄭健以中書令賈玄
碩始者不上尊號銜之使人告玄碩與司馬勳

通并其諸子皆殺之是年野蠶成繭野禾被原
百姓採野繭而衣野粟而食關西家給人足
皇始二年春正月丞相雄等固請健正尊號宜
依漢晉兼皇王之美不可過自謙冲同趙之初
號健從之僭即皇帝位於太極殿大赦境內諸
公皆進爵為王且言單于所以統一百蠻非天
子所宜領以授太子萇立五等之封以次進之
司馬勳既還漢中杜洪張琚屯宜秋洪自以右
族輕琚且知勳憚琚兵强因說勳曰不殺張琚

關中非國家有也勳乃偽請琚於坐殺之洪
光走池陽合衆攻勳勳頻戰不利杜洪遂自
為秦王改元建昌署置百官夏四月以張遇為
征東大將軍豫州牧五月健率步騎二萬攻杜
洪於宜秋斬之還登石安原而嘆曰美哉斯原
抱悵然有終焉之志六月甲申健還長安晉鎮
西將軍謝尚攻豫州牧張遇於許昌遇遣使請
救健遣丞相東海王雄衛大將軍平昌王菁率
衆掠地關東并帥步騎二萬援之丁亥與尚

於穎水之誠橋尚等敗績奔還淮南死者萬五千人雄乘勝逐北至於壘門殺傷過半秋七月雄徙遇及陳潁許洛之民五萬餘戶歸於關中或作長安以右衛將軍楊群為豫州刺史鎮許昌八月健以雷弱兒為大司馬毛貴為太尉張遇為司空冬十月謝尚遣冠軍將軍王俠攻許昌克之豫州刺史楊群退屯弘農十二月丞相雄攻王擢於隴上敗之擢單馬奔涼州雄還屯隴東初有童謠曰十斗二升沙誰為王擢家至是而擢敗

皇始二年春正月下書曰其自公卿已下歲舉賢良方正孝廉清才多略博學秀才異行各一人或獻書規諫或面陳朕過其悉以聞勿拘貴賤二月張重華遣將軍張弘宋修會王擢帥步騎萬五千來伐雄與菁率眾拒之大敗涼兵於龍黎斬首萬二千級獲弘修送長安王擢棄秦州奔姑臧徙以領軍將軍願為秦州刺史鎮上邽三月西域胡劉康詐稱劉曜子聚眾於平

鎬稱晉王夏四月左衛將軍飛討擒之五月王擢復帥眾二萬攻上邽秦州郡縣多應之願戰敗奔長安六月左衛將軍飛攻氐王楊初於仇池為初所敗丞相雄平昌王菁帥步騎四萬屯於隴東初張遇自許昌來奔從納遇繼母韓氏為昭儀數于眾中謂遇曰卿吾假子也遇慙恨因雄等精兵在外陰結關中豪傑欲滅苻氏以雍州歸晉秋七月遇與中黃門劉晃謀夜襲健晃約開門以待之會健使晃出外晃固辭不得

已而行遇不知引兵至門門不開事覺伏誅於是孔特起池陽劉珍夏侯顯起鄠喬秉起雍胡陽赤起司竹呼延毒起灞城眾數萬人各遣使詣晉大司馬征西將軍桓溫中軍將軍殷浩請救八月以左僕射魚遵為司空九月丞相雄帥眾二萬還長安遣平昌王菁略地上洛置荊州於豐陽縣以步兵校尉金城郭敬為荊州刺史引南金奇貨弓竿漆蠟通關市來遠商於是國用充足異賄盈積矣冬十月丞相雄與清河王

法及左衛將軍飛分討孔特等徙兒子輔國將軍黃眉自洛陽來奔十一月雄克池陽斬孔特十二月清河王法與左衛將軍飛克鄠斬劉珍夏侯顯

皇始四年春正月辛酉丞相雄克司竹胡陽赤奔灞城係呼延毒二月乙丑晉大司馬桓溫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淅川趣武關命司馬勳出子午道趣長安三月溫遣別將攻上洛獲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城破之（冊府元龜作溫遣京兆太守薛珍擊青泥城破之）司馬勳掠秦西鄙涼秦州刺史王擢攻陳倉以應溫健遣太子萇丞相雄淮南王生平昌王菁北平王碩帥衆五萬拒溫於嶢柳愁思堆（長安志云後因名相公堆）夏四月己亥戰於藍田淮南王生單騎突陳出入以十數殺溫將應誕劉泓士卒死者甚衆溫督軍力戰萇衆大敗丞相雄與溫別將桓冲戰於白鹿原爲冲所敗溫遂轉戰而前壬寅進至灞上萇等退屯城南健與老弱六千固守

長安小城悉發精兵三萬爲遊軍遣大司馬雷弱兒等與萇合兵拒溫三輔郡縣爭持牛酒迎降於溫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感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健別遣雄帥騎七千馳襲司馬勳於子午谷破之勳退屯女媧堡五月王擢拔陳倉殺健扶風內史毛難丞相雄復與桓冲戰於白鹿原冲師敗績死者萬餘人初溫恃秦麥熟以爲軍資而健悉芟麥清野以待之軍糧不屬士卒乏食六月丁丑溫徙關中三千餘戶而還呼延毒帥衆一萬從溫萇等又追擊之比至潼關溫軍屢敗失亡萬計丞相雄擊司馬勳王擢於陳倉勳奔漢中擢奔略陽遂攻喬秉於雍丙申雄卒太子萇攻秉於雍八月斬之關中悉平以光祿大夫趙俱爲洛州刺史鎮宜陽先是月奄填星在輿鬼占者曰秦有兵革之象會溫來伐至是而退健賞拒溫之功以雷弱兒爲丞相毛貴爲太傅魚遵爲太尉淮南王生爲中軍大將軍平昌王菁爲

司空其年西虜乞溲渾邪遣子入侍健於是置來賓館於平朔門以懷遠人起靈臺於杜門與百姓約法三章薄賦卑宮垂心政事敷延公卿咨講治道承趙人苛虐奢侈之後易以寬簡節儉崇禮耆老修尚儒學秦人大悅太子萇拒桓溫爲流矢所中冬十月萇卒謚曰獻哀十一月王擢帥衆來降健以擢爲尚書以上將軍啖鐵爲秦州刺史健叔父武都王安自晉還爲姚襄所虜以爲洛州刺史十二月安自襄亾歸健以

安爲大司馬驃騎大將軍并州刺史鎮蒲阪是歲關中大饑米一斗直布一疋

皇始五年春二月蝗蟲大起自華澤西至隴山食百草無遺牛馬相噉毛虎狼食人行路斷絶健自蠲百姓租稅減膳徹懸素服避正殿新平有長人見長五丈語於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其姓名弗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妄詔靖繫獄會大雨霖河渭汎溢蒲坂津監寇登於河中得大屐一隻長七尺三寸足跡稱屐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嘆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差也赦之夏四月河內太守王會黎陽太守韓高以郡叛降於燕立淮南王生爲太子以司空平昌王菁爲太尉尚書令王墮爲司空司隸校尉梁楞爲尚書令六月丙子健寢疾庚辰平昌王菁勒兵入東宮將殺太子生而自立時生侍疾西宮菁以健爲已卒攻東掖門健聞變登端門陳兵自衛衆見健惶懼皆舍仗逃

散健執菁數而殺之餘無所問壬午以大司馬武都王安都督中外諸軍事甲申健引太師魚遵丞相雷弱兒太傅毛貴司空王墮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右僕射段純吏部尚書辛牢等囑以後事受遺輔政健謂太子生曰六夷酋帥及大臣執權者若不從汝命宜漸除之乙酉薨於太極前殿在位五年年四十九(一作三)葬原陵謚曰明皇帝廟號世宗永興初追尊曰景明皇帝號高祖

春秋第三十四卷

春秋卷第三十五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苻生

苻生字長生健之第三子也封淮南王幼而無
暴昏醉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爲兒童時
年七歲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
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
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捶洪曰
汝爲爾不已吾將以汝爲奴生曰可不如石勒

也洪懼跣而掩其口謂其父健曰此兒狂勃宜
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健弟雄
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可遽爾如此健乃
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
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桓溫來伐生單馬入陣
搴旗斬將者前後十數初健之長子萇既死母
强氏意在少子柳健以讖有三羊五眼之言故
立爲太子皇始五年六月健卒僭即皇帝位大
赦境內改元壽光群臣奏曰先帝晏駕[illegible]

即改元非禮也生怒窮推議主得右僕射段純
殺之秋七月尊母强氏爲皇太后立妻梁氏爲
皇后以太子門大夫南安趙韶爲右僕射太子
舍人趙誨爲中護軍著作郎董榮爲尚書並以
佞倖進也八月生封所善衛大將軍黄眉爲廣
平王前將軍飛爲新興王徵呂婆樓爲侍中左
大將軍大司馬武都王安領太尉晉王柳爲征
東大將軍并州牧鎮蒲阪魏王庾爲鎮東大將
軍豫州牧鎮陝城自餘封授有差初生將强懷

與桓溫戰沒其子延未及封而健死會生出遊
懷妻樊氏於道上書論懷忠烈請封其子生怒
射而殺之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於生曰
比頻有客星孛於大角熒惑入於東井大角爲
帝坐東井秦之分野於占不出三年國有大喪
大臣戮死願陛下遠追周文修德以禳之惠和
群臣以成康哉之美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
可以應大喪矣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
政可以應大臣矣九月殺皇后梁氏及太傅毛

尚書毛貴后之舅也車騎將軍尚書令梁楞左僕射
梁安冬十一月以吏部尚書辛牢守尚書令右
僕射趙韶為左僕射尚書董榮為右僕射中護
軍趙誨為司隸校尉十二月殺丞相雷弱兒及
其九子二十七孫於是諸羌皆有離心生雖在
諒闇遊飲自若荒耽淫虐殺戮無道常彎弓露
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可以害人之具備置左
右即位未幾后妃公卿已下至於僕隸凡殺五
百餘人截脛拉脇鋸項刳胎者比比有之

壽光二年春正月嬖臣右僕射董榮言於生曰
日蝕之變宜以貴臣應之生曰唯有大司馬國
之懿戚不可其在王司空乃殺司空王墮洛州
刺史杜郁墮之甥也左僕射趙韶惡之譖於生
以為貳於晉殺之壬戌宴群臣於太極殿酣飲
樂奏生親歌以和之命尚書令辛牢為酒監既
而怒曰何不強人酒而猶有坐者引弓射牢殺
之百寮大懼莫不引滿昏醉汙服失冠蓬頭僵
仆生乃大樂二月生聞張祚見殺玄靚幼沖命

征東大將軍晉王柳遣參軍閻負梁姝使涼以
書喻之負姝至姑臧玄靚年幼不見姝等涼州
牧張瓘見之曰孤之本朝世執忠節遠宗大晉
臣無境外之交二君俯以來辱負姝曰晉王與
君鄰藩義好有自來矣雖山河阻絕然風通道
會不欲使羊陸二公獨美於前主上以欽明紹
統八表宅心光被四海功格天地晉王思與張
王齊曜大明交玉帛之好兼與君公同金蘭之
契是以不遠而來君何怪焉瓘曰羊陸一時之

事亦非純臣之義也本朝六世重光固忠不貳
君與苻征東通使是上違先公純誠之志下乖
河右遵奉之情其可乎負姝曰昔微子去殷項
伯歸漢雖背君違親前史美其先覺亡晉之餘
遠逃江會天命去之淪絕已久故尊先王翻然
改圖北面二趙蓋神算無方見機而作也今大
秦威德方盛君公若欲自尊河右則衆旅非秦
之敵如欲宗歸遺晉則深乖先君雅旨曷若遠
蹤竇融附漢之規近述先王歸趙之事垂祚無

翰承延遐祉乎璀曰中州無信好食誓言往與
石氏通好使卓適返戎騎已至中國之風誠在
昔日不足復論通和之事也登姝曰三王異政
五帝姝風趙多姦詐秦崇信義豈得一槩待之
乎張光楊初皆擅兵一方不供王貢先帝命將
擒之赦其難恕之罪寵以爵封之榮今上道合
二儀慈弘山海信符陰陽御物無際不可以二
趙相況也璀曰必如君言秦之威德無前何不
先取江南則天下盡爲秦有征東何辱命焉登

姝曰先帝以大聖神武開構鴻基强燕納款八
蜀效順主上欽明道必隆世慨徽號擁於河西
正朔未加吳會以吳必須兵服涼可以義懷故
遣行人先申大好如君公未達天命正可緩江
南數年之命廻師西旆恐涼州弗可保也璀曰
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包葱嶺東阻大河伐
人有餘而況自守何畏於秦登姝曰貴州山河
之固孰若崤函五郡之衆孰若秦雍杜洪張琚
因趙氏之成資據天阻之險固策三秦之銳

陸海之饒勁士風集驍騎如雲兵强財富自謂
天下可平關中可守有囊括宇內席卷四海之
志先帝戎旗西指冰消雲散人詠來蘇不月之
間不覺易主燕雖虎視關東猶以地勢之義迫
順之理北面稱藩貢不踰月致肅慎楛矢通九
夷之珍單于屈膝名王內附主上若以貴州不
服赫然奮怒控弦百萬鼓行西濟未知貴州將
何以抗之盍追先王臣趙故事世享大美爲秦
西藩璀曰然秦之德義加於天下江南何以不

賓登姝曰文身之俗負阻江山道汚先叛化盛
後賓自古而然豈但今也故詩曰蠢爾蠻荊大
邦爲仇言其不可以德義懷也璀曰秦據漢舊
都地兼將相文武輔臣領袖一時者誰也登姝
曰皇室懿藩忠若公旦者則大司馬武都王安
征東大將軍晉王柳文武兼才神器秀拔入可
允釐百工出能折衝萬里者衛大將軍廣平王
黃眉後將軍清河王法龍驤將軍東海王堅之
兄弟其耆年碩德德侔尚父者則太師錄尚書

事廣寧公魚遵清素剛嚴骨硬貞亮者則左光祿大夫強平金紫光祿大夫程肱牛夷博聞多識探賾索幽者則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黃門侍郎李柔雄毅厚重權智無方者則左衛將軍李威右衛將軍雅才識明達令行禁止者則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特進光祿大夫強汪侍中尚書呂婆樓文史富贍鬱爲文宗者則尚書右僕射董榮秘書監王颺著作郎梁讜驍勇多奇略攻必取戰必克關張之流萬人之敵者

則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立忠將軍彭越安遠將軍范俱難建武將軍徐盛常伯納言卿校牧守則人皆文武莫非才賢其餘懷經世之才蘊佐時之略守南山之操遂而不奪者王猛朱彤之倫相望於巖谷濟濟多士焉可罄言姚萇張平一時之傑各擁數萬狼顧偏方委忠獻款請爲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惟君公圖之璀曰茲事當決之於王非身所了負姝曰涼王雖英睿夙成然年在幼冲君公居伊霍之

任安危所係見機之義實在君公耳璀新輔政河西所在兵起懼秦師之至乃以玄靚之命遣使稱藩生因其所稱官爵而授之燕王慕容儁遣將軍慕輿長卿等帥衆七千人自軹關攻幽州刺史強（晉書作紘）哲於裴氏堡晉將軍劉（晉書作王）度帥衆四千攻青州刺史王（晉書作袁）朗於盧氏堡生遣前將軍新興王飛拒度建節將軍鄧羌拒長卿飛未至而度退羌及長卿戰於堡南大破之獲長卿及甲首二千七百餘級姚襄帥衆萬餘

攻平陽太守苻產於匈奴堡晉王柳救之爲襄所敗引還蒲阪襄進攻堡克之殺產盡抗其衆遣使從生假道將還隴西生將許之東海王堅諫曰姚襄人傑也今還隴西必爲深患不如誘以厚利伺隙擊之生乃止遣使拜襄官爵襄不受斬其使者焚所送章冊寇掠河南生怒命大將軍張平討之襄乃卑辭厚幣與平結爲兄弟更與秦通和三月生發三輔人治渭橋金紫光祿大夫程肱以妨農害時上疏切諫生怒殺之夏

四月長安大風發屋拔樹行人顛頓宮中奔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生推告賊者殺之刳出心胃生舅左光祿大夫強平切諫曰元正盛旦日有蝕之正陽神朔昏風大起兼之水旱不時獸災未息此皆由陛下不勉強於政事乖和氣所致也願陛下務養元元平章百姓棄纖芥之嫌舍山岳之過致敬宗廟愛禮公卿去秋霜之威垂三春之澤則奸罔殺止妖祲自消乾靈祇祐皇家永保無窮之美矣生怒以爲妖

言鑿其頂而殺之衛將軍廣平王黃眉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侍講禁中以平太后之弟叩頭固諫生弗許出黃眉爲左馮翊飛爲右扶風羌行咸陽太守猶惜其驍勇故皆弗殺五月太后強氏以憂憤卒謚曰明德六月生下書曰朕受皇天之命承祖考之業君臨萬邦子育百姓嗣統以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之殘虐行者比肩未足爲希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時虎狼大暴從潼

關西至於長安晝則斷道夜則發屋不食六畜專務食人自元年春至於二年夏凡殺七百餘人百姓苦之皆廢耕桑相聚邑居爲害滋甚內外恟懼秋七月群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自當止終不能累年爲患也何禳之有且天豈不愛群生而年年降罰正以百姓犯罪者多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但勿犯罪何爲怨天而尤人哉冬十月生如阿房遇兄與妹俱行者逼令爲非禮固執不從生怒殺之尚書

僕射賈玄石形貌美偉生與妻樓上望見玄石在庭中妻曰此何人也生曰汝欲得也乃誅玄石嘗讌群臣於咸陽故城有後至者皆斬之生夜食棗多至旦而有疾召太醫令程延使珍之延曰陛下無他疾食棗多耳生怒曰嘻汝非聖人安知吾食棗乃殺之又使太醫某合安胎藥問人參好惡并藥分多少曰雖小小不具自可堪用生以爲譏其目鑿其目出然後斬之常從與上洩便輦者謂之天雨

壽光三年春二月太白犯東井有司奏曰東井秦之分野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太白入井必將渴耳何所怪乎夏四月姚襄將圖關中自北屈進屯杏城遣輔國將軍姚蘭略地敷城曜武將軍姚益生左將軍王欽盧招動定陽北地片川諸羌胡皆應之有衆二萬七千進據黃落生遣衛大將軍廣平王黃眉平北將軍道龍龍驤將軍東海王堅建節將軍鄧羌率步騎萬五千禦之生將飛龍擊蘭擒之襄深溝

高壘固守不戰羌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頻為桓溫張平所敗銳氣已竭今固壘不戰是窮寇也然其為人強很易以剛動若鼓譟揚旗壓其壘門彼必忿怒而出可一戰擒也黃眉從之五月羌帥騎三千壓於襄壘襄果怒盡銳出戰羌偽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至於三原羌廻騎拒襄俄而黃眉與堅大衆繼至襄兵大敗騎襄所乘駿馬曰黧眉騧日行千里是戰也馬倒擒而斬之盡俘其衆弟萇帥衆來降襄之

其父弋仲之柩在軍中生以王禮葬弋仲於孤磐亦以公禮葬襄廣平王黃眉等振旅還長安生不之賞數衆辱之黃眉怒謀殺生自立事覺伏誅事逮王公親戚多有死者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有魚化為龍男便為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堅所封也時為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夢之故誅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廣寧公魚遵并其七子十孫時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瞎兒

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禳之法是侍法也金紫光祿大夫牛夷懼不免禍求為荊州出鎮上洛生不許曰公忠肅篤敬宜左右朕躬豈有外鎮之理改為中軍將軍引見調之曰牛性遲重善持轅軛雖無驥足動負百石夷曰雖服大車未經峻壁願試重載乃知勳績生笑曰何其快也公嫌所載輕乎朕將以魚公爵位處公夷懼歸而自殺生荒暴日滋殘虐彌甚耽湎於酒無復晝夜群臣朔望朝謁漏盡請

見生曰日知盡乎須待飲訖罕有見者或日暮
不出百僚僥弊或至申酉乃出臨朝輒怒色厲
推行殺戮連月昏醉弗堪省覽往往發落醉中
決事左右因以為姦賞罰無準因醉問左右曰
自吾臨天下以來汝等外間何所聞乎或對曰
陛下聖明宰世子育百姓賞必當功刑必當罪
天下唯歌太平未聞有怨生怒曰汝媚我也引
而斬之他日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微過又怒
曰汝謗我也亦斬之所幸妻妾小有忤旨輒便

殺之流其尸於渭水或使宮人與男子裸交於
殿前引群臣臨而觀之或生剝牛羊驢馬活爓
雞豚鵝鴨數十為群縱之殿前或剝死囚面皮
令其歌舞臨觀以為嬉樂宗室勳舊親戚忠良
殺害略盡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歸人情危駭
道路以目群臣奔走草野皆口從虎口出左右
得保一日如度十年自以眇目所諱言者殘缺
傷毀偏隻少無不足不具之類皆不得道左右
忤旨誤犯而死者不可勝紀六月太史令康權

言於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於太微連於
東井自去月上旬沉陰不雨迄至於今將有下
人謀上之禍深願陛下修德以消之生怒以為
妖言撲而殺之生夜坐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
不可信明當除之侍婢以告堅及堅兄清河王
法法遂與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特進光祿
大夫強汪帥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堅與侍
中尚書呂婆樓帥麾下三百餘人鼓譟繼進宿
衛將士皆舍杖歸堅生猶昏醉寢而未寤堅衆

既至生驚問左右曰此輩何等人左右曰賊也
生曰賊也何不拜之堅兵皆笑生又大言何不
速拜不拜者斬之堅衆引生置於別室廢為越
王尋而殺之時年二十三在位三年謚曰厲王
封生子馗為越王以嗣之

就李 項琳之
屠喬孫 同訂

春秋第三十五卷

十六國春秋卷第三十六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前秦録四

苻堅上

苻堅字永固一字文玉（或作名）健弟雄之第二子也趙建武中洪從石虎徙鄴家於永貴里母苟氏嘗遊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歸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有神光之異自天燭其庭堅背有赤文隱起狀如篆文成字曰艸（音草）付臣又土王咸陽堅秘而莫之傳也姿貌魁

傑臂垂過膝目有紫光祖洪見堅狀貌奇而愛之欲令頭堅腹軟字之曰堅頭（堅或作肩）年七歲聰敏好施舉止不踰規矩每侍洪側輒量洪舉措取予不失機候洪每謂健曰此兒姿貌瓌偉質性過人頭大鎮重身長任大足短安下非常相也趙光祿大夫司隸校尉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於此不畏司隸縛耶堅曰司隸縛犯罪者不縛小兒戲也統顧左右曰此兒有伯王之相左右怪之曰此兒狀貌甚醜而君以爲貴相何異也統曰非爾等所及知也後又遇之統下車屏人密謂之曰苻郎骨相不恒後當大貴但恨僕老不及見如何堅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就師學洪曰尚小未可吾年十三方欲求師時人猶以爲速成況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耶欣而許之性至孝博學多才藝年十一便有經略大志健之西入關也次於曲沃夢天神遣使者赤冠朱衣命拜堅爲龍驤

將軍翼日乃爲壇於曲沃以授之健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汝父又爲之今若復爲神明所命可不勉之堅揮劍捶馬志氣感厲士卒莫不憚服於是要結儁傑以圖緯世之宜呂婆樓強汪梁平老等皆有王佐之才傾身禮之以爲股肱羽翼太原薛讚略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及生嗣位讚翼說堅曰主上猜忍暴虐中外離心有德者昌無德者殃天之道也神器甚重今宜主秦祀者非殿下而誰願殿下順天人

之心以行湯武之事勿使他姓得之堅以問尚書呂婆樓婆樓曰僕刀鐶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略不世出殿下宜請而咨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劉玄德之遇諸葛孔明也生既殘虐無度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等亟以為言（一作其平老傳）堅遂與兄清河王法謀殺生既而以位讓法法曰汝嫡嗣且賢宜立堅曰兄年長宜立群臣皆頓首固請堅從之

永興元年夏六月堅去皇帝之號稱大秦天王即位於太極殿誅生使臣中書監董榮左僕射趙韶等二十餘人大赦境內殊死已下遂以晉昇平元年改元永興追謚父雄為文桓皇帝母苟氏為皇太后妃苟氏為皇后世子宏為皇太子以清河王法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丞相錄尚書事東海公諸王皆降爵為公以從祖右光祿大夫永安公侯為太尉從兄晉公柳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封弟融為陽平公雙為河南公子丕為長樂公暉為平原公熙為廣平公叡為鉅鹿公漢陽李威為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梁平老為右僕射強汪為領軍將軍仇騰為尚書領選席寶為丞相長史行太子詹事呂婆樓為司隸校尉王猛為中書侍郎八月復以薛讚為中書侍郎權翼為給事黃門侍郎與王猛並掌機密九月追復魚遵雷弱兒毛貴王墮梁楞梁安段純辛牢等悉復本官以禮改葬之子孫存者皆隨才擢授大將軍冀州牧張平謀叛

據新平雁門河西太原上黨上郡諸地壁壘三百餘夷夏十餘萬戶拜置征鎮欲與秦敵冬十月平帥衆掠境堅以晉公柳都督并冀州諸軍事加并州牧鎮蒲坂以禦之十一月丞相東海公法以疑忌賜死苟太后以法長且賢又得衆心懼終為變故遣殺之堅性友愛與法訣於東堂慟哭嘔血謚曰哀十二月堅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程卓官以王猛代之於是修廢職繼絕世禮神祇課農桑立學校鰥寡孤獨高

年不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其殊才異行孝友忠義德業可稱者令所在以聞秦民大悅

永興二年春二月堅自將討張平以驍騎將軍鄧羌爲前鋒督護率騎五千據汾上平使養子張蚝禦之蚝多力趫捷與羌相持旬餘莫能相勝三月堅至銅壁平悉衆出戰堅鷹揚將軍呂光刺蚝中之鄧羌擒蚝以獻平衆大潰懼而請降堅赦其罪署爲右將軍蚝爲虎賁中郎將徙平所部三千餘戶於長安夏四月堅如雍祠五

時六月如河東祠后土秋八月自臨晉登龍門顧謂群臣曰美哉山河之固婁敬有言關中四塞之國眞不虛也權翼薛讚對曰臣聞夏殷之都非不險也周秦之衆非不多也終於身竄南巢首懸白旗軀殘於犬戎國分於項籍者何也德之不修故耳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深願陛下追蹤唐虞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至韓原觀晉魏顆結草抗秦軍之處賦詩而歸九月庚辰堅還長安以太尉永安公侯

守尚書令賜爵父後者爵一級鰥寡高年穀帛有差所過田租之半是秋大旱堅減膳徹樂金玉綺繡皆散之戎士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紈衣不曳地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息兵養民旱不爲災王猛日親幸用事宗親勳舊莫不嫉之諸氐紛紜競陳猛短堅恚甚慢罵或有鞭撻於殿庭者權翼進曰陛下宏達大度善馭英豪神武卓犖錄功捨過有漢祖之風然慢易之言所宜除之堅笑曰朕之過也自是公卿以下見猛

屏息

甘露元年春正月起明堂繕南北郊祀其祖洪以配天宗祀其伯健於明堂以配上帝二月親耕藉田皇后苟氏親蠶於南郊平羌護軍高離據略陽叛永安公侯率衆討之未克而卒謚曰威夏四月驍騎將軍鄧羌秦州刺史啖鐵討平之五月堅如河東南遊霸陵顧謂群臣曰漢祖起自布衣廓平四海佐命功臣孰爲首乎權翼曰漢書以蕭曹爲功臣之冠堅曰漢祖與項

羽爭天下困於京索之間身被七十瘡通中六
七父母妻子爲楚所囚平城之下七日不火食
賴陳平之謀太上妻子克全免匈奴之禍二相
何得獨高也雖有人狗之喻豈黃中之言乎於
是酣飲極歡命群臣賦詩六月甘露降乃大赦
境內殊死巳下改元爲甘露秋七月堅自河東
還以驍騎將軍鄧羌爲御史中丞八月下書曰
咸陽內史王猛言彰出納所在著績有跗龍之
才宜入贊百揆絲綸王言可徵拜侍中中書令

領京兆尹特進光祿大夫強德健后之弟也酗
酒豪橫掠人財貨子女爲百姓患猛下車收德
奏未及報巳陳尸於市堅馳使赦之不及猛與
中丞鄧羌同志疾惡無所顧忌數旬之間權倖
貴戚殺戮刑免者二十餘人百僚震肅姦猾屏
氣路不拾遺風化大行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
之有法天子之爲尊也乃以猛爲吏部尚書尋
遷太子詹事冬十一月轉左僕射餘官如故十
二月以猛爲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居中宿衛僕

射居事侍中中書令領選如故猛上疏辭曰伏
見散騎常侍陽平公融明德懿親光祿散騎西
河任群忠貞淑慎處上京兆朱彤博識聽辨並
宜左右彌綸輔贊允棘愚臣庸鄙請避賢路堅
曰機務俟才允屬明哲朝野所望豈容致辭所
舉融等尋別銓叙於是以融爲侍中中書監左
僕射任群爲光祿大夫領太子家令朱彤爲尚
書侍郎領太子庶子猛時年三十六歲中五遷
權傾內外人有毁之者堅輒罪之於是群臣莫

敢復言以左僕射李威領護軍右僕射梁平老
爲使持節都督北垂諸軍事鎮北大將軍戍朔
方之西丞相司馬賈雍爲雲中護軍戍雲中之
南遣使巡察四方及戎夷種落州郡有高年孤
寡不能自存長吏刑罰失中爲百姓所苦清修
疾惡勸課農桑有便於俗篤學至孝義烈力田
者皆令條具以聞
甘露二年春正月堅分司隸置雍州又分京兆
爲咸陽郡置渭南縣屬京兆郡二月以河南公

斐為都督雍河涼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苑
州刺史改封趙公鎮安定封弟忠為河南公三
月匈奴左賢王劉衛辰遣使來降請田內地春
來秋返堅許之夏四月雲中護軍賈雍遣司馬
徐斌率騎襲之因縱兵掠奪堅怒曰朕方修魏
絳和戎之術不可以小利忘大信昔荊吳之戰
事興蠶婦爭桑之患梁宋息兵夫怨不在大事
不在小擾邊動衆非國之利也所獲資産其悉
以歸之乃黜雍官以白衣領職遣使修和示之

信義衛辰於是入居塞內貢獻相尋冬十月烏
桓獨孤部鮮卑沒奕于各帥衆數萬來降堅初
欲處之塞內陽平公融諫曰戎狄異類人面獸
心不知仁義其稽顙內附實貪地利非懷德也
不敢犯邊實憚兵威非感恩也今處之於塞內
與民雜居彼窺郡縣虛實必為邊患不如徙之
塞外以存荒服之義堅從之
建元三年春正月劉衛辰掠邊民五十餘口為
奴婢來獻堅責之使歸所掠衛辰由是叛附於

魏秋九月乙亥鳳凰集於東闕大赦境內
百僚進位一級民因歌之曰鳳凰於飛其羽翼
翼翊我聖后饗齡萬億初堅將為赦與左僕射
猛右僕射融密議於露臺悉屏左右親為赦文
猛融供進紙筆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
大集於筆端驅而復來堅惡之久之乃去俄而
長安街巷市里民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
堅驚謂猛融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而洩
於是敕內外推窮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

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嘆曰其向蒼
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諺曰欲人勿知莫若
勿為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
謂也冬十二月廣修學官召郡國學生通一經
已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孫並遣受業命牧守宰
各舉孝悌力田清修廉直學為通儒才堪幹事
者皆旌表之察其所舉得人者賞非其人者罰
由是人莫敢妄舉而請託不行士皆自勵雖宗
室外戚無才能者皆棄不用當是之時內外群

臣莘皆稱職田疇修闢倉廩充盈盜賊屏息典
章法物莫不悉備
甘露四年夏五月堅親臨太學考諸生經義優
劣品而第之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堅謂博
士王寔曰朕一月三臨太學黜陟幽明躬親獎
勵罔敢勌違庶幾周孔微言不由朕而隆漢之
二武其可追乎寔曰自劉石擾覆華幾二都鞠
為茂草諸生罕有或存墳籍滅而莫紀經淪學
廢奄若秦皇陛下神武撥亂道隆虞夏開庠序

之美弘儒教之風化盛隆周垂馨千祀漢之二
武焉足論哉自是每月一臨太學諸生競相勸
勵秋七月黃龍見於成紀梁山崩是年造刀一
口用五千工銘曰神術隸書
甘露五年白虎見於天水
甘露六年夏六月遣大鴻臚拜張天錫為大將
軍涼州牧西平公秋八月汝南公騰謀反伏誅
騰生之弟也是時生弟晉公柳等猶有五人王
猛言於堅曰不去五公終必為患堅不從屠各
張罔聚衆數千自稱大單于寇掠郡縣堅以尚
書鄧羌為建節將軍帥衆七千討平之九月命
公國各置三卿并餘官皆聽自采辟獨為置郎
中令富商趙掇丁妃鄒甕等家累千金車服之
盛擬則王侯諸公競引之為國貳卿黃門侍郎
安定程憲言於堅曰趙掇等皆商販醜豎市郭
小人車馬衣服僭同王者官齊君子為藩國列
卿傷風敗俗有塵聖化宜肅明典法使清濁顯
分堅乃下詔稱本欲使諸公延選英儒乃更猥

濫如是其令有司推檢引掇等為國卿者皆降
其爵自今國官皆委之銓衡自非命士已上不
得乘車馬去京師百里內工商皂隸婦女不得
服金銀錦繡犯者棄市於是平陽平昌九江陳
留安樂五公皆降爵為侯
建元元年春正月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為
建元雍州秀才段鏗等對策上第拜吏部郎中
孝廉通經者十餘人皆除令長三月燕太宰慕
容恪吳王慕容垂攻拔咸陽略地至崤澠關中

大震堅親屯陝城以備之夏六月匈奴右賢王曹轂左賢王劉衛辰舉兵叛轂帥衆二萬攻杏城已南郡縣屯馬蘭山索虜烏延等亦叛堅而通於辰轂堅率中外精銳討之使衛大將軍李威左僕射王猛輔太子宏留守長安以前將軍楊安鎭軍將軍毛盛爲前鋒都督秋八月轂遣弟活拒戰於同川安大敗之斬首四千餘級轂懼請降徙其酋豪六千餘戶於長安進擊烏延斬之建節將軍鄧羌討衛辰擒之於木根山九

月堅自驄馬城如朔方巡撫諸夷冬十月征北將軍淮南公幼帥杏城之衆乘虛襲長安李威擊斬之十一月堅還長安以李威守太尉加侍中以曹轂爲雁門公劉衛辰爲夏陽公各使統其部落轂尋死分其部落貳城已西二萬餘落封其長子璽爲駱川侯貳城已東二萬餘落封其小子寅爲力川侯故號東西曹

建元二年秦雍二州地震裂水泉湧出金像生毛長安大風震雷壞屋殺人堅懼而愈修德政

夏五月魏昭成帝（什翼犍）遣長史燕鳳詣秦通好（[illegible]）鳳字子章代人也少好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讖緯昭成帝素聞其名使人以禮迎之鳳不應聘乃命諸軍圍代城謂城中人曰燕鳳不出者吾將屠汝代人懼送鳳出之拜左長史參軍國事時堅遣牛恬聘魏魏令鳳報之堅問曰代王何如人鳳曰寬和仁愛經略高遠一時之雄主也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無剛甲利器敵弱則進敵強則退安能并兼

耶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主上雄儁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之所以疲斃而北方之所以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實爲多少鳳曰控弦之士四十餘萬見馬一百萬匹堅曰卿言人眾可爾說馬太多是虛辭耳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有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略爲滿川以此推之使人之言猶當未盡鳳還堅厚加贈遺秋

[illegible]輔國將軍[illegible]王猛[illegible]
鎮姚萇等帥衆二萬寇荆州攻南鄉郡晉荆州
刺史桓豁救之八月軍於新野掠安漢一作陽民
萬餘戶而還
建元三年春二月羌歛岐叛堅自稱益州刺史
帥部落四千餘家西依張天錫叛將李儼堅遣
輔國將軍王猛隴西太守姜衡南安太守南安
邵羌揚武將軍姚萇等帥衆萬七千討歛岐於
略陽三月張天錫帥步騎三萬擊李儼攻克大

夏武始二郡其征東將軍常據又敗儼兵於葵
谷儼懼退守枹罕遣兄子純謝罪於堅且請救
歛岐部落先爲姚弋仲所統聞萇至皆降王猛攻
破略陽歛岐奔白馬堅以姚萇爲隴東太守夏四
月堅使前將軍楊安建威將軍王撫帥騎二萬
會王猛救儼猛遣邵羌追歛岐王撫守侯和姜
衡守白石猛與楊安救枹罕與天錫將楊遹戰
於枹罕東猛大破之俘斬萬七千級天錫遂引
師西歸邵羌擒歛岐於白馬送之長安李儼將

賀肫說儼曰以明公神武將士驍悍奈何束手
於人王猛孤軍深入士卒疲弊且以我請救必
不設備若乘其怠而擊之可以得志儼曰求救
於人以免難難既免而擊之天下其謂我何不
若固守以老之彼將自退乃憑城固守不納秦
師猛白服乘輿從者數十人請與相見儼開門
延之未及設備將士繼入遂執儼猛責儼以不
即出迎儼以賀肫之謀告猛乃斬肫送儼歸長
安堅以儼爲光祿勳賜爵歸安侯以立忠將軍

彭越爲平西將軍涼州刺史鎮枹罕九月初淮
南公幼之反也征東大將軍并州牧晉公柳起
兵蒲阪征西大將軍秦州刺史趙公雙起兵上
邽皆與之通謀堅以雙母弟至親柳健之愛子
隱而不問柳雙復與鎮東將軍洛州刺史魏公
廋安西將軍雍州刺史燕公武作亂廋反於陝
城武反於安定鎮東主簿南安姚眺諫曰明公
以周邵之親受方面之任國家有難當竭力除
之況自爲難乎廋不聽堅聞之徵柳等還長安

冬十月柳據蒲阪雙據上邽庾據陝城武據安定皆舉兵向長安堅遣使諭之曰吾待卿等恩亦至矣何苦而反今止不徵卿宜罷兵各定其位一切如故各齧梨以爲信皆不從堅阻兵自守十二月魏昭成帝擊劉衛辰時河冰未成乃以葦絙約澌俄然冰合猶未能固乃散葦於上冰草相結如浮橋焉衆軍利涉出其不意衛辰帥衆來奔堅送衛辰還朔方遣兵戍之

建元四年春正月遣後將軍楊成世左將軍毛

嵩討上邽輔國將軍王猛建節將軍鄧羌攻蒲阪前將軍楊安廣武將軍張蚝攻陝城堅命蒲阪之軍皆距城三十里堅壁勿戰俟秦雍已平然後并力取之二月魏公廋以陝城降燕請兵應接秦人大懼三月楊成世爲趙公雙將苟興所敗毛嵩亦爲燕公武所敗奔還堅復遣武衛將軍武都王鑒寧朔將軍呂光將軍馮翊郭將翟傉等帥中外精銳三萬討之左衛將軍雅左禁將軍竇衝率羽林騎七千繼發夏四月雙武乘勝至於榆眉以苟興爲前鋒鑒欲速戰光曰興新得志氣勢方銳宜持重以待之彼糧盡必退退而擊之蔑不濟矣二旬而興退光曰興可擊矣遂追之興敗走擊雙武大破之斬獲萬五千級武棄安定與雙皆奔上邽鑒等進攻之晉公柳數出挑戰猛閉壘不應柳以猛爲憚已五月留世子良守蒲阪率衆二萬西趨長安長安去蒲阪百餘里鄧羌帥精騎七千夜襲敗之柳引軍還猛又盡衆邀擊悉俘其卒柳與數百騎

入於蒲阪猛羌進攻之秋七月鑒等攻克上邽斬趙公雙燕公武宥其妻子以左衛將軍雅爲秦州刺史八月以長樂公丕爲雍州刺史九月王猛等攻拔蒲阪斬晉公柳及其妻子傳首長安猛屯蒲阪遣鄧羌與王鑒等會攻陝城冬十二月羌等拔陝城獲魏公廋送於長安堅問其所以反對曰臣本無反心但以弟兄屢謀逆亂臣懼并死故謀反耳堅泣曰汝素長者固知非汝心也且高祖不可以無後乃賜廋死原其七

子以長子襲魏公餘子皆封縣公以嗣越厲王及諸弟之無後者苻太后曰庾與雙俱反雙獨不得置後何也堅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高祖之子不可以無後至於仲群不顧太后謀危宗廟天下之法不可私也以范陽公抑爲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鎮蒲阪鄧羌爲建武將軍洛州刺史鎮陝城擢姚眺爲汲郡太守時仇池公楊世遣使稱臣于堅以世爲南秦州刺史是歲池陽民某惑其婦言而欲殺母遂車載母辭詣親家

乃入南山母曰汝詣親家何至是也兒曰老婢何言遂下母於溪谷之間脫衣將殺之初婦謂其夫曰不可不得中衣來也兒不欲自脫背坐厲聲令母自脫母曰我生養汝至於今日汝信婦言枉殺我可不乞我此衣兒怒曰老婢復何言母呼曰天神山神當見此否言未卒聲忽見所持刀反貫其項而殺之投於山穴母乘車都歸昏而反家婦爲其夫還逆問曰得中衣來否母馳告隣人收其婦送官郡縣以聞堅驚曰宇

宙之內乃有此事將非怪乎於是轘而殺之

建元五年夏六月晉大司馬桓溫帥師伐燕燕慕容暐遣散騎常侍李鳳求救於秦秋七月溫進次枋頭暐衆屢敗又遣散騎侍郎樂嵩請救乞師請割武牢以西之地堅引群臣議於東堂皆曰昔桓溫伐我至灞上燕不救我今溫伐燕我何救焉且燕不稱藩於我我何爲救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强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舉兵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衆觀兵崤

澠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八月遣將軍苟池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二萬救燕出自洛陽趨潁川遣散騎侍郎姜撫報使於燕以王猛爲尚書令九月苟池等邀擊溫於譙大破之死者萬計溫師敗績乃引而還燕秦結好使相往來燕散騎常侍郝晷給事黃門侍郎梁琛相繼來聘晷與王猛有舊猛接以平生問晷東方之事晷知燕之將亡陰欲自

嫂滅其事琛至長安猛勸堅留琛堅不許
是月京兆尹王攸上書獻十略一曰君道宜
明二曰臣尚忠敬三曰子貴孝慈四曰民生在
勤五曰教無偏黨六曰養民在惠七曰延聘耆
賢八曰懲惡顯善九曰伐叛討逆十曰易簡弘
大堅納之以攸爲諫議大夫冬十一月燕車騎
將軍慕容垂避害來奔堅聞垂至大喜郊迎執
手甚厚禮之賞賜鉅萬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
燕之戚屬世雄東部寬仁惠下恩結士庶燕趙

之間咸有奉戴之意觀其才略權智無方兼其
諸子明毅有幹藝人之傑也蛟龍猛獸非可馴
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
曰吾方以義致英豪建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吾
告之至誠今而害之人將謂我何乃以垂爲冠
軍將軍封賓徒侯堅復遣黃門郎石越聘燕且
索地於燕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之地賂秦晉
兵既退燕人悔之堅大怒遣輔國將軍王猛建
威將軍梁成建武將軍鄧羌帥步騎三
萬伐燕以慕容垂爲鄉導十二月猛等攻燕荊
州刺史武威王慕容筑於洛陽
建元六年春正月慕容垂世子令奔燕王猛遣
慕容筑書曰國家今已塞成皋之險杜盟津之
路大駕虎旅百萬自軹關取鄴都金墉窮戍外
無救援城下之師將軍所監豈三千弊卒所能
支也筑懼以洛陽來降猛陳師而受之燕衛大
將軍樂安王慕容臧率精卒十萬將解筑圍
新樂進屯滎陽猛遣梁成鄧羌以精銳萬人

甲赴之大破臧於滎陽留羌鎮金墉以輔國
馬桓寅爲弘農太守代羌戍陝城振旅而還堅
以猛爲司徒錄尚書事進封平陽郡侯猛固辭
曰今燕吳未平戎車方駕而始得一城即受三
事之賞若克殄二寇將何以加之堅曰苟不蹔
抑朕心何以顯卿謙光之美已詔有司權聽所
守封爵酬庸其兌從朕命遂寢司徒尚書之命
二月堅以吏部尚書權翼爲尚書右僕射夏四
以王猛爲司徒錄尚書事猛固辭乃止五

月□谷令□□□龍城不克而死六月堅復遣王
猛督鎮南將軍楊安虎牙將軍張蚝建武將軍
鄧羌等十將率步騎六萬討平燕冀乙卯堅親
送猛於灞上謂曰今授卿精兵委以重任當先
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取鄴此捷濟之機所謂疾
雷不及掩耳吾當親督萬衆繼卿星發舟車糧
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爲後慮也猛曰臣庸劣孤
生擯無豪介嘗蒙陛下恩榮內侍帷幄出總戎旅
今杖威靈奉成算蕩平殘胡如風掃葉臣雖不

武克不淹時願不煩鑾軫冒犯霜露但願速敕
所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秋七月王猛攻壺
關楊安攻晉陽八月燕太傅上庸王慕容評帥
中外精卒四十（一作三十）餘萬來拒猛克壺關執燕
上黨太守南安王慕容越所過郡縣皆望風降
附燕人大懼九月楊安進圍晉陽久之未下猛
留屯騎校尉苟萇戍壺關引兵助安攻晉陽因
爲地道遣張蚝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
關納秦兵辛巳猛安遂入晉陽執并州刺史東

海王慕容莊太傅慕容評畏猛不敢進兵屯於
潞川冬十一月辛亥猛留將軍武都毛當戍晉
陽進次潞川與評相持壬戌猛遣將軍徐成覘
燕軍形要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怒將斬之鄧
羌固請得止猛覘知評貪水鬻薪不撫將士人
思爲亂有可乘之會笑謂楊安等曰慕容評眞
奴才雖億兆之衆尚不足爲慮況數十萬乎吾
今茲破之必矣乃遣遊擊將軍郭慶以銳卒五
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傍山起火燒其輜重火

見鄴中歸懼遣侍中蘭伊讓評催之速戰評大
懼遣使求戰甲子猛陳於渭源而誓衆曰王景
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當
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
明公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踴躍
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燕兵之衆馳騎遣鄧
羌往擊之（一作羌傳）羌與徐成張蚝等跨馬運矛馳
進評軍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搴旗斬將殺傷甚
衆及日中評師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

擊所從及降者又十萬餘人評單騎奔鄴猛長
驅而來丁卯進兵圍鄴猛上疏稱臣以甲子之
日大殲醜類賴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
覺易主自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堅報之曰將
軍役不逾時而元惡克舉勳高前古朕今親帥
六師星馳電赴將軍其休養將士以待朕至然
後取之猛未至鄴鄴旁剽掠公行及至遠近帖
服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民安其業更
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嘆曰慕

容玄恭信奇士也可謂古之遺愛矣乃設太牢
以祭之十一月堅留李威輔太子宏守長安陽
平公融鎮洛陽躬帥精銳十萬向鄴七日而至
安陽過舊閭引諸耆老語及祖父之事泫然流
涕乃停信宿猛潛如安陽迎堅堅謂之曰昔周
亞夫不出軍迎漢文將軍何以臨敵而棄軍乎
猛曰臣每覽亞夫之事常謂前卻人主以此而
爲名將竊未多之且臣奉陛下神算擊垂亡之
虜若摧枯拉朽何足慮也監國沖幼鑾駕遠臨

脫有不虞悔之何及陛下忘臣灞上之言耶戊
寅堅攻鄴拔之慕容暐等出奔高陽遊擊將軍
郭慶執而送之辛巳堅入鄴宮諸州牧守及六
夷渠帥盡來降附閱其名籍凡得郡百五十七
縣一千五百七十九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六
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
郭慶窮追餘燼慕容評奔高句麗慶追至遼海
句麗縛評送之堅散燕宮人珍寶分賜將士下
詔大赦曰朕以寡德猥承休命不能懷遠以德

柔服四維至使戎軍屢駕有害斯民雖百姓之
過然亦朕之罪也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釋梁
琛之囚除中書著作郎聞悅綰之忠恨不及見
拜其子爲郎中聞稱孟高艾朗之忠於堅堅命
厚加斂葬亦拜其子爲郎中以王猛爲使持節
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冀州牧鎮鄴進爵清河郡侯悉以慕容評
第中之物賜之[illegible]上女妓十人中女
妓三十人猛固辭堅[illegible]釋和戎猶有絲竹

之賞山南負固賓受社稷之錫卿今功超二子任過管葛安得辭也其敬受之無違朕命堅賞潞川之功賜楊安爵博平縣侯鄧羌為使持節征虜將軍散騎常侍安定太守賜爵真定郡侯邑三千戶郭慶為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揚武將軍幽州刺史鎮薊賜爵襄城郡侯其餘將士封賞各有差以京兆韋鍾為魏郡太守彭豹為陽平太守其餘州縣牧守令長皆因舊而授之以常山太守申紹為散騎侍郎使與散騎侍郎

京兆韋儒俱為繡衣使者循行關東州郡觀省風俗勸課桑農振恤窮困收葬死亡旌顯節行燕政有不便於民者皆變除之十二月遷慕容暐及后妃王公百官幷鮮卑四萬餘戶於長安猛表留梁琛為主簿領記室督他日猛與僚屬語及燕朝使者猛曰人心不同昔梁君至長安專美本朝樂君但言桓溫軍盛郝君微說國弊參軍馮誕曰今三子皆為國臣敢問為臣之道猛曰郝君知幾為先誕曰然則明公賞丁

公而誅季布也猛大笑堅自鄴如枋頭行飲至之禮歌勞止之詩以饗群臣宴諸父老改枋頭為永昌縣復之終世甲寅還長安封慕容暐為新興侯慕容評為給事中皇甫真為奉車都尉李洪為駙馬都尉皆奉朝請李邽為尚書封衡暐少為尚書郎慕容德為張掖太守燕國平叡為宣威將軍悉羅騰為三署郎其餘封授各有差是歲省雍州南秦州刺史仇池公楊世卒子纂自立始與秦絕

建元七年春正月行禮于辟雍祀先師孔子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脩釋奠焉高平蘇通長樂劉祚並碩學耆儒尤精二禮堅以通為禮記祭酒居於東庠祚為儀禮祭酒處於西庠堅每月朔日率百僚親臨講論晉叛臣袁瑾朱輔固守壽春為大司馬桓溫所圍遣使求救於堅堅以瑾為揚州刺史輔為交州刺史遣武衛將軍王鑒前將軍張蚝率步騎二萬救之溫遣淮南太守桓伊南頓太守桓石虔擊鑒蚝

于石橋鑒甦敗績失馬五百匹退屯愼城丁亥
堅徙關東豪傑及諸雜夷十五萬戶於關中處
烏丸雜類於馮翊北地丁零翟斌於新安澠池
徙陳留東阿萬戶以實青州諸因亂流移避仇
遠徙欲還舊業者悉聽之二月以魏郡太守韋
鍾爲青州刺史中壘將軍梁成爲兗州刺史射
聲校尉徐成爲并州刺史武衛將軍王鑒爲豫
州刺史左將軍彭越爲徐州刺史太尉司馬皇
甫覆爲荊州刺史屯騎校尉天水姜宇爲涼州

刺史扶風內史王統（擢之子也）爲益州刺史秦州刺
史西縣侯雅爲使持節都督秦晉涼雍州諸軍
事秦州牧吏部尚書楊安爲使持節都督益梁
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復置雍州治蒲阪以長樂
公丕爲使持節征東大將軍雍州刺史又以關
東初平守令宜得人令王猛以便宜簡召英俊
補六守令授訖言臺除正三月後將軍金城俱
難攻晉蘭陵太守張閔子於桃山桓溫遣兵來
救不克而還楊世弟楊統號武得衆心起兵武

都與[illegible]纂爭分堅遣秦州牧西縣侯雅梁州刺
史楊安益州刺史王統并州刺史徐成及羽林
左監朱彤揚武將軍姚萇帥步騎七萬先取仇
池進圍寧益夏四月雅等次鷲峽仇池公楊纂
帥衆五萬來拒晉梁州刺史弘農楊亮遣督護
郭寶卜靖帥千餘騎助纂戰於峽中爲雅所敗
死者什三四寶等亦沒纂收散兵遁走雅遂進
攻仇池楊統帥武都之衆來降纂將頌寄亦降
降請爲內應纂懼面縛出降雅釋其縛送之

安堅以王統爲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楊[illegible]
都督南秦州諸軍事鎮仇池先是王猛破張天
錫於枹罕獲其將敦煌陰據及甲士五千人堅
旣東平六州西擒楊纂欲以德懷遠且跨威河
右遣據帥其甲士送還涼州使著作郎梁殊閻
負送之因命王猛爲書諭天錫曰昔貴先公稱
藩於劉石者惟審於强弱也今論涼土之力則
損於往時語大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
翻然自絕乃非宗廟之福也歟夫以秦之威

矜振旅鄉可以回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
關東既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
也劉表謂漢南可保將軍謂西河可全吉凶在
身元龜不遠宜深算妙慮自求多福無使六世
之業一旦而墜地也天錫大懼遣使謝罪稱藩
堅即署天錫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右諸軍
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域
都督護西平公夏五月吐谷渾王辟奚葉延之子也
聞楊纂降大懼遣使獻馬千匹金銀五百斤堅

大悅拜辟奚爲安遠將軍㶏川侯秋七月七日
堅如洛陽下書曰士死知己由來格談故喬公
一言魏祖追慟趙司隸高平徐統往在鄴都識
朕於童稚每思其慨歎之言弗敢忘也可召其
子孫詣行在所八月以光祿勳李儼爲河州刺
史鎭武始九月堅還長安歸安元侯李儼卒於
上邽復以其子辯爲河州刺史冬十月堅如鄴
西山親馳射獸遊獵旬餘樂而忘返伶人
叩馬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

之主行不履危故文帝馳車袁公止轡孝武好
畋相如獻規陛下爲百姓父母蒼生所係何可
盤於遊畋以玷聖德今久獵不歸若禍起須臾
變生不測者其如宗廟何其如太后何堅曰善
哉昔文公悟愆于虞人朕聞罪于王洛信吾過
也爲之罷獵還宮王猛因進言曰畋獵誠非急
務王洛之言不可忘也因賜洛帛百疋拜官箴
左右自是遂不復獵十一月堅聞桓溫廢海西
公謂群臣曰溫前敗灞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間

再傾國師六十歲公舉動如此不能思愆自貶
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自悅將何以自容於四
海乎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母其桓溫之謂
矣車騎大將軍王猛以六州任重言于堅請改
授親賢及府選便宜輒已停寢別乞一州自效
堅報曰朕之于卿義則君臣親踰骨肉雖復桓
昭之有管樂玄德之有孔明自謂踰之夫人主
勞於求才逸於得士既以六州相委則朕無東
顧之憂非所以爲優崇乃朕自求安逸也夫取

之不易守之亦難苟任非其人患生慮表豈獨朕之憂亦卿之責也故虛位台鼎而以分陝爲先卿未照朕心殊乖素望新政俟才宜速銓補俟東方化洽當衮衣西歸仍遣侍中梁讜詣鄴諭吉猛乃視事如故十二月以河州刺史李辯領晉興太守還鎮枹罕徙凉州治金城益州刺史王統攻隴西鮮卑乞伏司繁於度堅山司繁帥衆三萬來拒至於苑川統潛襲度堅山司繁部落五萬餘皆降於統其衆聞妻子已降不戰

而潰司繁無所歸亦詣統降堅以司繁爲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從叔乞伏吐雷爲勇士護軍撫其部衆是歲唐水泛溢高岸崩頽安嶮城角之下有大積木交横如梁柱

檇李　屠喬孫　項琳之　仝訂

前秦録五　　春秋卷第三十七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苻堅中

建元八年春二月以清河房曠爲尚書左丞徵曠兄默及清河崔逞燕國韓胤爲尚書郎北平陽陟田勰陽瑤（瑤陟之弟也）爲著作佐郎郝略爲清河相皆關東士望王猛所薦也冠軍將軍慕容垂言於堅曰臣叔父評燕之惡來革也不宜復汙聖朝願陛下爲燕戮之乃出評爲范陽太守燕

之諸王悉補邊郡三月詔關東之民學通一經才成一藝者所在郡縣以禮送之在官百石以上學不通一經才不成一藝者罷遣還民復魏晉士籍使役有常其諸非正道典學一皆禁之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僭頗留心儒學乃親臨太學考學生經義上第擢叙者八十三人堅以境内旱課百姓區種懼歲不登省節穀帛之費大官後宮減常度二等百僚之秩以次降之是時有大風從西南來俄而晦冥恒星皆

見又有赤星見于西南太史令魏延言於堅曰於占西南國亡明年必當平蜀漢堅大悅命秦梁密謀戒嚴夏五月以高平徐攀為琅邪太守攀篪之少子以舊恩拔之也六月癸酉冀州牧王猛入為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隷校尉特進常侍持節將軍侯如故陽平公融為使持節都督六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冀州牧融將發堅祖于灞東奏樂賦詩秋八月丞相王猛至長安復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曰元相

之重儲傅之尊端右事繁京牧任大總督戎機出納帝命文武兩寄巨細並關以伊呂蕭曹之賢尚不能兼況臣猛之無似乎章三四上堅不許曰朕方混一四海非卿無可委者卿之不得辭宰相猶朕不得辭天下也猛既為相堅端拱于上百官總已於下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國富兵強戰無不克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於

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貿販於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槐（車頻秦書作[illegible]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棲英彥雲集誨我萌黎堅勅太子宏及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陽平公融在冀州高選綱紀以尚書郎房默河間相申紹為治中別駕清河崔宏為州從事管記室融年少為政好新奇貴苛察申紹數規正導以寬和融雅敬之未能盡從後紹出為濟北太守融屢以

過失聞數致譴讓乃自恨不用紹言融嘗坐擅起學舍為有司所糾遣主簿李纂詣長安自理纂憂懼道卒復遣燕尚書郎高泰往事遂得釋（考異秦傳）冬十一月都督北藩諸軍事鎮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朔方桓侯梁平老卒

建元九年春三月魏昭成帝復使燕鳳來聘夏四月天鼓鳴有彗星出於尾箕長十餘丈名蚩尤旗經太微掃東井自夏及秋冬不滅太史令張孟言於堅曰尾箕燕之分野東井秦之分

野今彗星起尾箕而掃東井害深禍大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燕當爲代所滅慕容暐父子兄弟亡虜也我之仇讐而布列朝廷貴盛莫二臣竊憂之宜剪除渠帥以寧皇秦君旦誅鮮卑不夕滅彗星者臣請就妖言之戮堅不納更以暐爲尚書垂爲京兆尹沖爲平陽太守陽平公融聞之上疏曰臣聞東胡在燕歷數彌久逮於石亂遂據華夏跨有六州南面稱帝陛下爰命六師大舉征討勞卒頻年然後獲之本

非慕義懷德歸化而來今父子兄弟列官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勞舊陛下親而幸之臣愚以爲猛獸終不可養狼子野心星變如此願少留意以思天戒臣居可言之地不容默已詩曰兄弟急難朋友好合昔劉向以肺腑之親尚能極言況於臣乎堅報之曰汝爲德未充而懷是非立善未稱而名過其實詩云德輶如毛人鮮克舉君子處高戒懼傾敗可不務乎今四海事曠兆庶未寧黎元應撫夷狄應和方將混六合爲一

家同有形於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天道助順夫惟脩德可以禳災苟能內求諸己何懼外患乎秋八月晉梁州刺史楊亮遣子廣襲仇池與秦州刺史楊安戰廣兵敗績沮水諸戍皆委城奔潰亮懼退守磬險（水經注云亮以容衆谷險固難援保而居之）九月安遂進寇漢川冬十月堅使益州刺史王統秘書監朱肜帥步騎二萬爲前鋒出漢川寇蜀前禁將軍毛當鷹揚將軍徐成帥步騎三萬出劍門寇梁益梁州刺史楊亮帥巴獠萬衆來

拒戰於青谷亮兵敗績奔固西城肜乘勝拔漢中徐成攻劍閣克之楊安進攻梓潼晉奮威將軍西蠻校尉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自漢水趨江陵朱肜邀而獲之虓遂降安十一月安克梓潼晉荊州刺史桓豁遣江夏相竺瑤（一作段）救梁益瑤聞廣漢太守趙長戰死引兵而退揚武將軍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拒肜等於緜竹聞毛當將至成都仲孫帥騎五千奔於南中安當進兵遂陷梁益二州於是

西南夷邛莋夜郎等皆來歸附堅以楊安爲右大將軍益州牧鎭成都毛當爲鎭西將軍梁州刺史鎭漢中姚萇爲寧州刺史屯墊江王統爲南秦州刺史鎭仇池堅欲以彪爲尚書郎彪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足爲榮況郎官乎遂不仕自是每入見或箕踞而坐呼之爲氐賊堅不悅後値元會儀衛甚盛堅問之曰晉家元會與此何如彪攘袂厲聲曰戎狄聚集

譬猶犬羊相群何敢比擬天朝群臣以彪不遜屢請誅之堅待之彌厚晉益州刺史領建平太守毛虎生率其子梓潼太守來伐至巴西糧盡退屯巴東是歲鮮卑勃寒寇掠隴右堅使乞伏司繁討之勃寒請降遂使司繁鎭勇士川

建元十年春三月侍中太尉建寧烈公李威卒

夏四月堅下書曰巴夷險逆寇亂益州招引吳軍爲脣齒之勢特進鎭軍將軍破羌校尉鄧羌可帥甲士五萬星夜赴討五月蜀人張育楊光等起兵二萬以應巴獠晉益州刺史竺瑤威遠將軍桓石虔帥衆三萬攻墊江寧州刺史姚萇帥兵拒之敗績退屯五城瑤與石虔移屯巴東張育自號蜀王遣使稱藩於晉與巴獠酋帥張重尹萬等五萬餘人進圍成都六月育改元黑龍秋七月張育與張重等爭權舉兵相攻鄧羌與楊安等襲擊育敗之育與楊光退屯緜竹八月鄧羌敗晉師於涪西九月楊安敗張重尹萬于成都南重死斬首二萬三千級鄧羌復擊張

育楊光於緜竹皆斬之益州遂平羌勒銘於峨山而還冬十一月羌至自成都堅引見勞之增邑三千戶十二月有人入明光殿大呼謂堅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秘書監朱肜秘書侍郎略陽趙整固請誅鮮卑堅不聽

建元十一年春正月長安大風宮中樹悉拔遣使巡行四方觀風俗問政道明黜陟恤鰥獨不能自存者賜穀帛有差以安車蒲輪徵隱士樂

陵王歡一作觀又作勸見前燕傳爲國子祭酒堅雅好文學英儒畢集純傳之精莫如歡也終于太子少傅夏五月清河武侯王猛寢疾堅親爲之祈南北郊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岳諸神無不周備猛疾少瘳爲之赦殊死已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款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猶如拾芥夫

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兢兢業業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秋七月堅親至猛第省疾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讎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年五十一比殮堅三臨哭之甚慟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我平一六合耶何奪我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贈侍

中丞相餘如故諡武侯朝禁巷哭三日冬十月下詔曰新喪賢輔百司或未稱朕心可置聽訟觀于未央南朕五日一臨以求民隱今天下雖未大定權可偃武修文以稱武侯雅旨其尊崇儒教禁老莊圖讖之學犯者棄市妙簡學生太子及公侯百僚之子皆就學受業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受學二十人給一經生教讀音句後宮置典學立內司以教掖庭選閹人及女隸敏慧者詣博士授經尚書郎王佩讀

讖殺之學讖者遂絕又置左右鎭郎及擣蓋郎是年長安樵人于城內見金鼎走自堅堅遣載取到化爲銅鼎入門又變成大鐸又有射師經嵩山望見松上有一隻白鳥似鵠而大至樹下又見一蛇長四五丈許上樹取鳥鳥欲飛蛇張口噏之鳥不得去續紛一湌頃射師發弓射三矢蛇落鳥得去去樹百餘步山邊整理羽毛須臾雲雷電發射師懼不得旋踵見向鳥徘徊其上毛落紛紛似如相援如此數陣雲息電滅射

師得免鳥亦飛去
建元十一年春正月癸巳初高陵縣民穿井得龜大三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命作池養之食之以粟後死藏其骨於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隕命秦庭即有人夢中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與亾國之徵也二月下詔曰朕聞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士斯言何其驗也往得丞相常謂帝王易為自丞相違世鬚髮中白每一

念之不覺酸動今天下既無丞相或政教淪替可分遣侍臣周巡郡縣問民疾苦三月遣兵攻南鄉拔之山蠻三萬戶來降夏四月下詔曰涼州刺史張天錫雖稱藩受位然臣道未純可遣使持節武衛將軍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將兵臨河西遣尚書郎閻負梁姝銜命軍前下書徵天錫入朝若有違王命即進師撲討堅嚴飭鹵簿親餞萇等於城西賞行將士各有差是時步騎十三萬軍司段鏗

謂周彪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彪曰戎狄以來未之有也堅又遣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帥三州之衆為萇等後繼秋七月閻負梁姝至涼州天錫自以晉之列藩志在保境命軍士縛負姝射殺之遣龍驤將軍馬建帥衆二萬出拒八月梁熙姚萇王統李辯濟自青石（一作清石）津攻其將梁紊（一作濟）於河會城陷之甲申苟萇濟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纏宿城（宿一作縮）又陷之馬建懼自楊非（一作用）退還清塞

天錫遣征東常據率衆三萬助馬建軍於洪池苟萇遣姚萇以甲卒三千挑戰涼州諸將勸據迎擊以挫其鋒據畏不敢動天錫又自率中軍五萬進次金昌城萇熙聞天錫來逼攻建益懸建帥萬人來降遂進攻據辛卯戰于洪池據敗伏劍自殺癸巳萇軍進入清塞乘高列陣天錫又遣司兵趙充哲為前鋒與萇等戰於赤岸充哲大敗俘斬三萬八千級天錫懼奔還姑臧致牋請降甲午萇至姑臧天錫乘素車白馬面縛

舁櫬降于軍門萇釋縛焚櫬送之長安郡縣悉降涼州平九月以梁熙爲持節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西羌校尉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于關中五品稅金銀一萬三千斤以賞軍餘皆安堵如故遣使者以安車徵處士郭瑀定禮儀會瑀父喪而止姑臧太守辛章遣書生三百人就受業焉封天錫重光縣之東寧鄉二百戶號歸義侯拜北部尚書萇等將征天錫先爲築第于長安至則居之以天錫晉興太守隴西彭和

正爲黃門侍郎治中從事武興蘇膺爲敦煌太守張烈爲尚書郎西平太守金城趙凝爲金城太守高昌楊幹爲高昌太守餘皆隨才擢叙梁熙清儉愛民河右安之又以天錫武威太守敦煌索泮爲別駕宋皓爲主簿西平郭護起兵來攻熙以皓爲折衝將軍討平之冬十月劉衛辰爲魏昭成帝所逼遣使求救堅遣安北將軍幽州刺史行唐公洛爲北討大都督帥幽冀州作兵十萬擊魏又遣後將軍并州刺史俱難鎮軍

將軍鄧羌尚書趙遷御史中丞李柔前將軍朱肜前禁將軍張蚝右禁將軍郭慶帥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皆與洛會以劉衛辰爲鄉導洛菁之弟也初苻萇伐涼州遣揚武將軍馬暉建武將軍杜周帥八千騎西出恩宿邀張天錫走路期會姑臧暉等行澤中值水失期於法應斬有司奏徵下獄堅曰水春冬耗竭秋夏盛漲此乃萇量事失宜非暉等罪今天下方有事宜宥過責功命暉等遐赴北軍擊代以自贖

衆咸以爲萬里召將非所應遠堅曰暉等喜於免死不可以常事疑也暉等果倍道疾驅遂及東軍十一月昭成帝使白部獨孤部來禦洛兵皆不勝復使南部大人劉庫仁將十萬騎禦之庫仁者衛辰之族昭成帝之甥也洛等與庫仁戰于石子嶺庫仁大敗奔逝弱水洛等逐之勢甚窮迫昭成帝時病不能自將乃帥諸部奔陰山之北高車雜種盡叛四面寇抄不得芻牧復渡漠南洛兵稍退乃還十二月還至漢中帝病

疾篤繼嗣未定世子獻明帝（諱寔）早卒太祖（獻明帝子）尚幼諸子每夜執兵警衛以備秦兵其族子
斤說庶長子寔君曰王將立慕容妃之子欲先
殺汝故頃來諸子每夜戎服以兵遶廬帳伺便
將發耳寔君信之旬有二日遂殺諸弟而弑帝
國中大亂時太祖母賀氏以太祖走依賀訥是
夜部人來告李柔張蚝勒兵趨之部衆逃潰遂
平代地洛等振旅而還堅以帝庶子窟咄年長
遷之長安使入太學讀書堅召燕鳳問代所以

亂故鳳具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
君及斤至長安車裂之堅欲遷太祖於長安鳳
以其幼弱固請於堅曰代王初薨臣子亡叛遺
孫幼冲莫相輔立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
智鐵弗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
爲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其勢莫敢
先發俟其孫長乃引而立之是陛下施大惠於
亡國使其子子孫孫永爲不侵不叛之臣此安
邊之良策也堅從之鳳尋辭堅東還堅下詔曰

張天錫藉祖父之資承百年之業擅命河右叛
換偏隅索頭世跨朔北中分區域東賓穢貊西
引烏孫控弦百萬虎視雲中爰命兩師分討黠
虜役不淹歲窮殄二兇俘降百萬闢土九千五
帝之所未賓周漢之所不至莫不重譯來王懷
風率職有司可速班功受爵戎士悉復之五歲
賜爵三級於是加行唐公洛征北將軍以鄧羌
爲并州刺史陽平國常侍（晉載記曰堅既平涼州又遣其安北將軍幽州刺史苻洛爲北討大都督率幽州兵十萬討代王涉翼犍又遣後將軍俱難與鄧羌等率步

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與洛會于涉翼犍庭翼犍戰敗遁於弱水苻洛逐之勢窘迫退還陰山其子翼珪縛父請降洛等振旅而還封賞有差堅以翼犍荒俗未參仁義令入太學以習禮堅以翼珪執父不孝遷之於蜀散其部落於漢鄣邊故地立尉監行事官僚領押統之者業營生三五取丁優復三年無租稅其長帥歲終令朝獻出入行來爲之制限堅嘗之太學召翼犍問曰中國以學養性而人壽考漠北人噉牛羊而人不壽何也翼犍不能答又問卿種人有堪將者可召爲國家用對曰漠北人能捕六畜善馳走逐水草而已何堪爲將又問好學否對曰若不好學陛下用教臣何爲堅善其對）初堅既克涼州議討西障氐羌
堅曰彼種落雜居不相統一不能爲中國大患
宜先撫諭徵其租稅若不從命然後討之乃使

殿中將軍張旬前行宣慰庭中將軍張曷飛帥
騎二萬七千隨之曷飛忿其恃嶮不服縱兵擊
之大掠而歸堅怒其違命鞭之二百斬前鋒督
護儲安以謝氐羌氐羌大悅降附貢獻者八萬
三千餘落雍州士族先因亂流寓河西者皆聽
還本州劉庫仁招撫離散恩信甚著奉事太祖
恩勤周備不以廢興易意常謂諸子曰此兒有
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祖業汝曹當謹遇之堅
賞其功加廣武將軍給幢麾鼓蓋劉衛辰耻在

庫仁之下怒殺秦五原太守而叛庫仁擊衛辰
破之追至陰山西北千餘里獲其妻子又西擊
庫狄部徙其部落置之桑乾川久之堅以衛辰
爲西單于督攝河西雜類屯代來城
建元十三年春初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鄭
白故事發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僕三萬人
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岡（一作鹵）
鹵之田及是而成民賴其利以涼州新附復租
賦一年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孝悌力田爵二級
孤寡高年穀帛有差女子百戶牛酒大酺三日
高句驪新羅西南夷皆遣使入朝趙故將作功
曹熊邈屢爲堅言石氏宮室器玩之盛堅以邈
爲將作長史領尚方丞大修舟艦兵器飾以金
銀頗極精巧太史奏有星見於外國之分當有
聖人入輔中國得之者昌堅曰朕聞西域有鳩
摩羅什襄國有釋道安神清氣足方欲致之以
輔朕躬並遣求之習鑿齒以脚疾廢于里巷堅
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輿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

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曰昔晉氏
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
蓋刺其蹇也俄以疾歸襄陽是年晉郎中張禕
使堅立在階下以手障額看堅堅問曰覘天子
不過被（被交領也）卿何慢朕答曰臣在南中聞長安
氐爲天子謂陛下額上有角堅大笑
建元十四年春二月堅遣征南大將軍都督征
討諸軍事守尚書令長樂公丕武威將軍苟萇
尚書司馬慕容暐帥步騎七萬寇襄陽以荊州

刺史楊安帥樊鄧之衆爲前鋒屯騎校尉征虜將軍始平石越帥精騎一萬出魯陽關京兆尹慕容垂揚武將軍姚萇帥衆五萬出南鄉領軍將軍苟池右將軍毛當強弩將軍王顯帥勁卒四萬出武當繼進大會漢陽（秦書作襄陽）夏四月師次沔北晉南中郎將梁州刺史朱序鎮沔中諸軍鎮襄陽以固北郡序以丕軍無舟檝不以爲虞既而石越帥騎五千浮渡漢水（秦書作遣馬以渡）序惶駭固守中城越攻陷外郛獲船百萬艘以濟

餘軍丕帥諸將進攻中城遣苟池石越毛當以衆五萬屯江陵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至西北隅以爲不固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及丕至攻西北隅果潰衆便移固新城丕遂引退襄陽人因謂此城爲夫人城晉車騎將軍桓沖擁衆七萬爲序聲援憚池等強不敢進保據上明丕欲急攻襄陽苟萇諫曰吾衆十倍於敵糗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內於許洛塞其運道絕

其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丕從之慕容垂拔南陽執太守鄭裔與丕會襄陽堅又遣別將寇彭城晉以將軍毛穆之假節監江北諸軍事鎮廣陵秋七月兗州刺史楊武將軍彭超（超越之弟也）遣使上言于堅曰晉沛郡太守戴逯以卒數千戍彭城臣請帥精銳五萬攻之願更遣重將討淮南諸城爲征南棊劫之勢東西並進丹陽不足平也堅從之使都督東討諸軍事後將軍俱難帥右將軍毛當

後禁將軍毛盛洛州刺史陵江邵保（羌之弟也）等步騎七萬寇淮陰（一作陽）盱眙八月彭超寇彭城梁州刺史韋鍾寇魏興攻太守吉挹於西城晉右將軍毛虎生帥衆五萬鎮姑孰以禦之與俱難等相持于淮南九月梁州刺史梁熙遣使入西域稱揚堅之威德并以綵繒賜諸國王於是朝獻者十有餘國冬十月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及諸珍異五百餘種堅曰吾常慕漢文帝之返千里馬咨嗟美詠

今所獻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王彷彿古人矣乃命群臣作止馬之詩而遣之示無欲也群下以爲盛德之事遠同漢文於是獻詩者四百餘人堅與群臣飲酒于釣臺以秘書監朱肜（晉書作朱彤）爲酒正堅曰今日之飲酒當令人以極醉爲限秘書侍郎趙整以堅頗好酒作酒德之歌以諫之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爲酒戒自是宴群臣禮飲而已十一月豫州刺史北海公重鎮洛陽謀反堅曰長史呂光忠正必不與之同也即命

光收重檻車送長安赦之以公就第重洛之兄也十二月御史中丞李柔劾奏長樂公丕等擁衆十萬攻圍小城日費萬金久而無效請徵下廷尉堅曰丕等費廣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久淹不可虛返其特原之令其功成贖罪因遣黃門侍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仍賜以劍曰來春不捷者汝可自裁不足復持面見吾也時周虓竊與桓沖書言秦陰事又逃奔漢中爲追騎所獲左右皆請殺之堅曰孟威烈士秉志如此豈

憚死乎殺之適足成其名耳赦而不問是歲天鼓鳴

建元十五年春正月丕等得詔惶恐衆咸疑懼莫知所爲征南主簿河東王施進曰以大將軍英秀諸將勇銳以攻小城何異洪爐燎羽毛所以緩攻欲以計制之若決一旦之機可指日而定今破襄陽上明自遁復何所疑願請一旬之期以展三軍之勢如其不捷施請爲戮首丕乃命諸軍併力從蜀攻之[illegible]自率衆助丕詔陽

平公融將關東六州之衆會於壽春梁熈（熈一作熙）率河西之兵爲後繼融諫曰陛下欲取江南固當博謀熟慮不可倉猝若止取襄陽又豈足親勞大駕乎未有動天下之衆而爲一城者所謂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也統亦諫曰晉王之暴未如孫皓江山險固易守難攻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過分命將帥引關東之兵南臨淮泗下梁益之卒東出巴峽又何必親屈鑾輅遠沮澤乎昔漢光武誅公孫述晉武帝擒孫皓

未聞二帝自統六師親犯抱鼓蒙矢石也堅乃止晉以桓沖為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六郡諸軍事自京口遷鎮姑孰沖遣宣城內史朱序豫州刺史桓伊率衆向壽陽冠軍將軍南郡相淮南太守劉波（一作山𥨊相劉奭）帥衆八千泝沔乘虛致討以救襄陽又遣毛穆之游軍沔中波畏丕兵不敢進朱序出戰丕等屢敗序自恃連勝又以引退稍遠疑未能來不為設備二月襄陽督護李伯護密遣其子送款於丕約為內應

丕命諸軍進攻之戊午克襄陽執朱序送長安堅以序能守節拜度支尚書以李伯護為不忠斬之序欲逃歸潛至宜陽藏夏揆家堅疑揆收之序乃詣平原公暉自首堅喜而不問以為尚書將軍慕容越拔順陽執太守譙國丁穆送至長安堅欲官之穆稱疾篤固辭不受以中壘將軍梁成為南中郎將都督荊揚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鎮襄陽以征南府器杖給之并選其才望禮而臣之以前將軍

張蚝為并州刺史晉兗州刺史謝玄帥衆萬餘救彭城遣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軍於泗口（一作內）欲遣間使報龍驤將軍戴逯令知救至其道無由部曲將田泓請沒水潛行以趨彭城玄遣之為秦所獲乃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泓偽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為賊所得勉之秦人殺之彭超圍彭城置輜重於留城謝玄乃揚聲遣何謙等帥衆萬餘向留城超聞之釋彭城圍引兵還保輜重謙馳進

解彭城圍戴逯帥衆隨謙奔玄超遂據彭城留兗州治中徐褒守之南攻盱眙俱難既陷淮陰留邵保戍之與超會師而南三月癸未晉右將軍毛武生帥衆三萬擊巴中以救魏興遣前鋒督護趙福將軍袁虔等將水軍一萬溯江而上進次巴西堅遣南巴校尉姜宇將軍張紹仇生等水陸五千拒之武生軍為紹所敗俘斬七千餘人武生退屯巴東蜀人李焉（一作烏）聚衆二萬圍成都以應武生堅使破虜將軍呂光擊滅之

夏四月戊申苻鍾攻梁州魏興太守吉挹遣衆拒之斬七百餘級鍾帥衆欲趣襄陽挹又要擊之斬五千餘級鍾怒廻軍圍挹挹又屢挫其銳其後堅軍繼至挹力不能抗城垂欲陷引刀欲自殺其友止之曰且苟存以展他計爲計不立死未晚也挹不從友人逼奪其刀會鍾至執之挹不言不食而死堅嘆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彦遠潔已于後吉祖冲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遂寇蜀漢進陷涪城梁州刺史楊亮益

州刺史周仲孫並委城奔潰毛當王顯帥衆二萬自襄陽而東會俱難彭超攻淮南五月乙丑難超陷盱眙執晉建威將軍高密內史毛璪之（一作藻之）遂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衆共六萬去廣陵百里京都大震臨江列戍晉孝武帝遣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遊擊將軍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內史丘準帥衆四萬次堂邑謝玄自廣陵救三阿毛當毛盛帥騎二萬襲堂邑安之等軍人相驚遂各潰散玄帥衆三萬次白馬塘俱難遣將軍都顏帥騎逆玄戰於塘西大敗斬顏六月丙子玄進兵至三阿與難超戰超等大敗退保盱眙戊子玄進次石梁帥衆五萬攻盱眙難超出戰復敗退屯淮陰何謙解田洛圍進次白馬又與難等合戰邵保戰死難超退屯淮北玄與何謙戴遂田洛共追之戰於君川難超復大敗玄參軍劉牢之攻破浮航及白船督護諸葛侃單父令李都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又破其運艦難

超相率北走僅以身免俱難歸罪彭超斬司馬柳渾堅聞之大怒秋七月檻車徵超下廷尉超乃自殺難削爵爲庶人堅賞堂邑之功以毛當爲平南將軍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爲平東將軍兗州刺史鎮胡陸王顯爲平吳校尉揚州刺史戍下邳是歲大饑

建元十六年春正月堅復以北海公重爲鎮北大將軍鎮薊二月起教武堂于渭城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秘書監朱肜諫曰陛

東征西伐所向無敵四海之地什得其八豈江南未服蓋不足言是宜稍偃武事增修文德乃更始立學舍教人戰鬬之術殆非所以馴致升平也夫養將之法譬之養馬秣以高櫪習以戰馭長鞭策後金勒制前析施規矩任知進退且諸將皆百戰之餘何患不習于兵適更使受教於諸生非所以强其志氣也此無益于實而有損于名惟陛下圖之堅乃止三月堅以行唐公洛爲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寧益西南夷諸

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領護西夷校尉鎮成都使自伊闕趨襄陽泝漢而上洛雄勇多力而猛氣絶人堅深忌之故嘗爲邊牧自以有征代之功而未賞及是遷也恚怒謀于衆曰孤於帝室至親也主上不能以將相任孤常擯孤于外既投之於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伏計令梁成沉孤于漢水耳不宜束手受命爲遐晋陽之事以匡社稷於諸君意何如幽州治中平規一作須曰逆取順守湯武是也因禍爲福桓文是也主上雖不爲桀紂然窮兵黷武民思息肩者十室而九若明公神旂一建必率土雲從今跨據全燕地盡東海北總烏桓鮮卑東引句麗百濟控弦之士不減十萬奈何束手就縛蹈不測之禍乎洛攘袂大呼曰孤計決矣沮謀者斬於是自稱大都督秦王署置百官以平規爲輔國將軍幽州刺史爲之謀主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烏桓高句麗百濟及新一作羅休忍等諸國並不從洛懼而欲止平規曰且宜聲言受詔盡

幽并之兵南出中山常山陽平公必郊迎於路因而執之進據冀州總關東之衆以圖秦雍可使百姓不覺易主而大業指麾定矣洛從之夏四月洛帥衆七萬發和龍將圖長安於是關中騷動盜賊並起堅遣使讓洛曰天下未一家兄弟匪他何爲而反可還和龍當以幽州永爲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褊阨不足容萬乘須還王咸陽以承高祖之業若能迎駕潼關者當位爲上公爵歸本國堅大怒遣左將

軍竇衝及步兵校尉呂光帥步騎四萬討之右
將軍都貴馳傳詣鄴將冀州兵三萬爲前鋒以
陽平公融爲征討大都督授之節度使屯騎校
尉石越帥騎一萬自東萊出石逕浮海四百餘
里襲和龍北海公重亦悉薊城之衆與洛會屯
中山有衆十萬五月衛等與洛戰於中山洛兵
大敗生擒洛及其將蘭烋送長安呂光追斬重
於幽州石越襲和龍斬平規及其黨與百餘人
幽州悉平堅赦蘭烋署爲將軍徙洛于涼州之

西海郡六月徵陽平公融爲侍中中書監都督
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隷校尉領宗正錄
尚書事以征南大將軍守尚書令長樂公丕爲
都督關東諸軍事征東大將軍冀州牧堅以關
東地廣人殷且諸羌種類繁滋思所以鎮靜之
秋七月引群臣於東堂議曰凡我族類支胤彌
繁今欲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氐十五萬戶使
諸宗親各領之散居要鎭不忘舊德爲磐石之
宗於諸君意何如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

社稷之利也於是分四帥子弟三千戶以配長
樂公丕鎮鄴如世封諸侯爲新券主以仇池氐
酋射聲校尉楊膺爲征東左司馬（膺丕之妻兄也）九嵕
氐酋長水校尉齊午爲右司馬（午膺之妻父也）各領一
千五百戶爲長樂世卿長樂國郎中令略陽垣
敞爲錄事參軍侍講扶風韋幹爲參軍事申紹
爲別駕堅送丕於灞上流涕而別諸戎子弟離
其父兄者皆悲號哀慟酸感行人識者以爲喪
亂流離之象八月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爲平

州刺史領護鮮卑中郎將鎮龍城大鴻臚韓胤
領護赤河中郎將移烏丸府于代郡之平城中
書令梁讜爲安遠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城撫軍
將軍毛興爲都督河秦二州諸軍事鎮西將軍
河州刺史鎮枹罕長水校尉王騰爲鷹揚將軍
并州刺史領護匈奴中郎將鎮晉陽河并二州
各配氐戶三千興騰本苻氏婚姻氐之崇望也
平原公暉爲都督豫洛荊南兗東豫揚六州諸
軍事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洛陽移洛州刺史

為豐陽以鉅鹿公叡為安東大將軍雍州刺史
鎮蒲阪各配氐戶三千二百冬十月以左禁將
軍楊壁為秦州刺史尚書趙遷為洛州刺史南
巴校尉姜宇為寧州刺史十二月以左將軍都
貴為荊州刺史鎮彭城置東豫州以毛當為刺
史鎮許昌是歲高密內史毛璪之等二百餘人
歸附于晉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
以侈懸珠簾於太極前殿以朝群臣宮宇車乘
器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奇寶珍怪飾之又使

熊邈造金銀細鎧金為綖以緣之尚書金部郎
中裴元略諫曰臣聞堯舜茅茨周卑宮室故能
致治和平慶垂八百始皇窮極奢麗嗣不及孫
此萬古所以傳載也願陛下則采椽之不斲鄙
瓊室而不居敦純風于天下流休範于無窮賤
金玉貴五穀勤恤民隱勸課農桑捐無用之器
棄難得之物敦至道以厲薄俗修文德以懷遠
人然後一軌九州同風天下刑措既登告成東
岳蹤軒皇以齊美哂二漢之徒封臣之願也堅

大悅以非常之具不宜留御悉命去之以
元略為諫議大夫是年有人持一銅斛於市賣
之其形正員下向為斗橫梁昂者為升低者為
合梁一頭為籥籥同黃鍾可容半合邊有篆銘
堅以問道安安曰此王莽時物自言出自舜皇
龍戊辰改正即真以同律量布之四方欲大小
器鈞令天下取平焉堅乃敕學士內外有疑皆
師于安故時人為之諺曰學不師安義不中難
建元十七年春二月鄯善王及車師前部王皆

來朝堅引見于太極前殿大宛獻汗血馬肅慎
貢楛矢天竺獻火浣布羌抑摩獻羊六角二口
四角八目新羅國獻美女國在百濟東其人多
美髮髮長丈餘康居于寘及海東諸國凡六十
有二王皆遣使貢其方物是時四夷賓服湊集
關中四方種人皆奇貌異色晉人為之題目謂
胡人為側鼻東夷為廣面闊額北狄為匡腳南
蠻為腫蹄方以類名也其年自正月不雨至於
六月堅徹樂減膳出宮[illegible]迎和氣秋八月收

起居注及其作所錄而覩之見苟太后李威之
事慙怒乃焚其書而大撿史官將加其罪著作
郎趙泉車敬等已死乃止著作郎董裴（斐一作）雖
更書時事然十不得一冬十一月荆州刺史都
貴（作蹤又作當戍）遣襄陽太守司馬閻振中兵參軍
吳仲等帥衆二萬入寇竟陵留輜重於管城水
陸輕進晉車騎將軍桓沖遣南平太守桓石虔
與弟衛軍參軍桓石民竟陵太守郭銓等水陸
二萬拒之相持月餘十二月甲辰石虔設計夜

渡激水既濟振等始覺襲擊之戰於激水振等
大敗退保管城石虔乘勝進攻癸亥遂拔管城
斬振及仲大小將帥二十九人送于京師俘虜
萬七千馬數百匹牛羊千頭裝鎧三百領貫以
輕騎走保襄陽堅遣左將軍竇衝率衆攻平陽
太守張元熙于皇天塢河南太守楊佺期擊走
之佺期自湖城入潼關累戰皆捷斬獲千計降
九百餘家歸于洛陽

春秋第三十七卷

屠喬孫　項琳之　同訂

前秦錄七　　春秋卷第三十八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苻堅下

建元十八年春正月饗群臣於前殿奏樂賦詩
秦州別駕天水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
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
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曰名不虛得因擢爲上
第三月大司農東海公陽王猛子員外散騎侍
郎皮尚書郎周虓謀反事覺收下廷尉堅問其

反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
死不以罪齊襄公復九世之仇而況臣也臣亦
爲父復仇耳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死事不在
朕卿豈不知之王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勲
而臣不免貧賤故欲圖富貴耳堅讓皮曰丞相
臨終托卿以十具牛爲治田之資未嘗爲卿求
官知子莫若父何其明也周虓曰昔漸離豫讓
燕智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節況虓世荷
晉恩豈敢忘之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復何問乎

皆赦不誅徙陽於涼州之高昌郡皮彪於朔方之北彪加考楚不食而卒欽已經旬堅復剖棺臨視彪屍倏忽迴眸鬚髭張裂睛瞳明亮顧廻矚堅堅覩而喜乃厚加贈賻三月徙銅駝銅馬飛廉翁仲於長安是月大風吹壞長安西門拔宮中大樹倒根於上夏四月以王皮兄扶風太守王永爲幽州刺史陽平公融以位泰宗正不能肅遏奸萌上疏請待罪私藩不許乃以融爲司徒固辭不受堅銳意荆楊將謀入寇乃改授

融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新平郡獻玉器初堅卽位新平王彫陳說圖讖堅大悅以彫爲太史令言於堅曰謹按讖云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惟有雄子定九州此卽三祖陛下之聖諱也又曰當有艸付臣又土滅東燕破白虜氏在中華在表按圖讖之文陛下當滅燕平六州願徙汧隴諸氏於京師三秦大戶置之邊地以應圖讖之言王猛以爲左道勸堅誅之彫臨刑上疏曰臣以趙建武四年從京兆

劉湛學明于圖記謂臣曰新平地古顓頊之墟里名曰鷄閭記言此里應出古帝王寶器其名曰延壽寶鼎顓頊有云河上先生爲吾隱之于咸陽西北吾之子孫有艸付臣又土應之湛又云吾嘗齋於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于此地斯蓋是乎願陛下誌之平七州之後出於壬午之年至是而新平人耕地得之以獻器銘篆書文題之法一爲天王二爲皇后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伯子男六爲卿大夫七爲元士自

此已下著載文記列帝王名臣自天子三后內外次序上應天文象紫宮布列依玉牒版辭不違帝王之數從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窮于下元天地一變盡三元而止堅以彫言有徵追贈光祿大夫五月幽州蝗生廣袤千里使散騎常侍彭城劉蘭持節爲使者發幽州幷冀民撲除之秋八月以樂安男朗爲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以諫議大夫裴元略爲陵江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

守宻授規模令與王撫備舟師於蜀將以攻晉九月車師前部王彌寘鄯善王休密馱入朝堅賜以朝服引見西堂寘等觀其宮宇壯麗儀衛嚴肅甚懼因請年年貢獻堅以西域路遥不許令三年一貢九年一朝以爲永制寘等請曰大宛諸國雖通貢獻然誠節未純乞依漢法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爲鄉導於是遣驍騎將軍呂光爲使持節都督西域征討諸軍事與凌江將軍姜飛輕騎將軍彭晃將軍杜進康盛等

將車師前部王總兵十萬鐵騎七千西伐龜茲及焉耆諸國陽平公融切諫曰西域荒遠得其地不可耕得其民不可役漢武征之得不補失今虛耗中國勞師萬里之外以踵漢氏之過舉臣竊惜之堅曰二漢力不能制匈奴猶出師西域今匈奴既平易若摧朽雖勞師遠役可傳檄而定化被昆山垂芳千載不亦美哉朝臣又屢諫堅皆不納晉桓沖使揚威將軍孫絳擊荊州刺史都貴於襄陽遂焚燒沔北田稻掠襄陽百

姓六百餘戶又遣上庸太守郭寶來伐魏興太守褚垣上庸太守段方並降之新城太守麴常逃走三郡皆歸于晉冬十月堅臨太極殿引群臣會議曰自吾統承大業垂三十載芟夷逋穢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食輟餔今欲起天下兵以討之計兵杖精卒可得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啟行薄伐南裔此行也朕與陽平公之任幷諸將之事於諸卿意何如秘書監朱彤曰陛下應天順時

恭行天罰嘯咤則五嶽摧覆呼吸則江海絕流若一舉百萬必有征無戰晉王自當銜璧輿櫬啟顙軍門若迷而弗悟必走死江海猛將追之即可賜命南巢返中州士民使復其桑梓然後迴駕岱宗告成封禪起白雲於中壇受萬歲於中岳爾則終古一時書契未有堅大悅曰吾之志也尚書左僕射權翼曰臣以爲晉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迴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

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有大惡謝安桓冲江左偉才君臣輯睦上下同心可謂晉有人焉臣聞師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堅默然良久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曰吳人恃險偏隅不賓王命陛下親臨六師問罪衡越誠合人神四海之望但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懸象無差犯之必有天殃且晉中宗藩王耳夷夏之情咸共推之遺愛猶在于人昌明其孫也國有長江之險朝無昏二之釁臣愚以爲利用

修德未宜動師孔子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願保境養民伺其虛隙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易可知者昔夫差威陵上國而爲句踐所滅仲謀澤被全吳孫皓因三世之業龍驤一呼君臣面縛雖有長江其能固乎今以吾之衆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越曰臣聞紂爲無道天下患之夫差淫虐孫皓昏暴衆叛親離所以敗也今晉雖無德未有大罪深願陛下且爲兵積粟以待天時

群臣各言利害庭議者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群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議之堅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群議紛紜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融曰今伐晉有三難歲星在牛斗吳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數戰兵疲將倦有憚敵之心不可以伐三也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

今強兵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稱令主亦不爲暗弱乘累捷之威擊垂亡之寇何患不克豈可復留此殘賊使長爲國家之憂哉融泣曰晉不可伐昭然甚明今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舊人族類徙斥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者其如宗廟何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鮮卑羌羯攢聚如林此皆國之賊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將有不測之變生於

腹心肝腋後雖悔之不可及也臣智識愚淺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孔明獨不記其臨終之言乎於是朝臣進諫者衆堅南遊灞上從容謂群臣曰軒轅大聖人也其仁若天其智若神猶隨不順者從而征之居無常所以兵爲衛故能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率從今天下垂平惟東南未殄朕忝荷大業臣責攸歸豈敢優遊卒歲不建大同之業每思桓溫之寇也江東不可不滅今有勁卒百萬文武如林鼓行而摧遺晉若商風之隕秋籜而朝廷內外皆言不可吾實未解所由昔晉武若信朝士之言而不征吳者天下何由一軌吾計決矣不復與諸卿議也太子宏進曰今歲在吳分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此群下所以疑也堅曰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天道固難知也秦滅六國六國之君豈皆暴虐乎冠軍將軍京兆尹慕容垂言于堅曰弱吞于強小併于大此理勢自然非難知也夫以陛下神武

應期威加海外虎旅百萬韓白滿朝而蕞爾江南獨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斷自聖心足矣何必廣詢朝衆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朝衆之言豈有混一之功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賜帛五百匹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陽平公融復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會不歸今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

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曆數豈有常耶惟德之所在耳劉禪豈非漢之苗裔耶終爲魏所滅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通變耳堅素重沙門道安群臣謂道安曰主上將有事于東南公何不乘間爲蒼生致一言也十一月堅出遊東苑與道安同輦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狩謁虞陵于疑嶺瞻禹穴于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富有八州居中土而制四維逍遙順

時以適聖躬動則鳴鑾清道止則神栖無爲端拱而化自足比隆堯舜何爲勞身于馳騎倦口于經略櫛風沐雨蒙塵野次乎且東南區區地卑氣癘舜禹遊而不返秦皇適而弗歸何足以上勞神駕下困蒼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苟文德足以懷遠可不煩寸兵而坐賓百越且陽平公懿戚石越重臣皆憂國至深並謂不可猶尚見拒貧道淺陋言必不允既荷厚遇故盡丹誠耳堅曰非爲地不廣人不足也但思混一

六合以濟蒼生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所以除煩去亂安得憚勞朕既大運所鍾將簡天心以行天罰高辛有熊泉之役唐堯有丹水之師此皆著之前典昭之後王誠如公言帝王無省方之文乎且朕此行也以義舉耳使流度衣冠之胄還其墟墳復其桑梓止爲濟難銓才不爲窮兵極武安曰若鑾駕必欲親動亦不須遠涉江淮止宜駐蹕洛陽枕戈蓄銳遣使者奉尺書于前諸將總六師于後彼必稽首入陳如其不庭伐之未晚堅不納堅所幸張夫人又切諫亦不納融與尚書原紹石越等上書面諫前後數十終不從堅少子中山公詵亦諫曰臣聞季良在隨楚人憚之宮奇在虞晉不窺兵國有人焉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亡不淹歲前車之覆軌後車之明鑒今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十二月所司奏劉蘭討蝗幽州經秋冬不能滅請徵下廷尉詔獄

堅曰災降自天殆非人力所能除也此自朕之政違所致蘭何罪焉歲乃大熟上田畝收七十石下者三十石蝗不出幽州之境不食麻豆上田畝收百石下田五十石是年月在東井有白虹十餘丈在南干日災在秦分識者以爲秦亡之象

建元十九年春正月呂光發兵長安堅餞之于建章宮謂光曰西戎荒俗非禮義之邦羈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國之威導以王化之法勿

極武窮兵過深殘掠加鄯善王休密䭾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域諸軍事寧西將軍車師前部王彌寘使持節平西將軍西域都護率其國兵為光鄉導益州西南夷海東諸國皆遣使來貢獻其方物自建元十七年四月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視地則見人至是則止彗星掃東井上林竹死洛陽地陷災異屢見堅甚惡之夏五月晉車騎將軍桓沖帥衆十萬來伐遂攻襄陽分遣前將軍劉波冠軍將軍桓石虔振威將軍

桓石民攻沔北諸城輔國將軍楊亮攻蜀拔五城執偽將軍魏光進攻涪城鷹揚將軍郭銓參軍劉襲攻武當龍驤將軍宣城內史胡彬攻下蔡廣陵相劉牢之領卒二千為彬後繼六月沖別將攻萬歲筑陽拔之堅大怒遣子征南將軍鉅鹿公叡及冠軍將軍慕容垂左衛將軍毛當等帥步騎五萬救襄陽兗州刺史揚武將軍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叡次新野垂次鄧城桓沖退屯沔南秋七月郭銓及桓石虔敗張崇于鄀城（一作武當）俘掠二千戶使劉牢之守鄀城桓石民與隨郡太守夏侯澄之破慕容垂姜成等于漳水叡遣慕容垂及驍騎將軍石越為前鋒進臨沔水垂越夜命軍士人持十炬火繫炬于樹枝光照數十里沖懼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亦引兵退堅下詔曰吳人敢恃江山僭稱大號輕帥犬羊屢寇王境朕將親巡省方登會稽而朝諸侯復禹績而定九州今王師所擬必有征無戰伐國存君義同

一體宜時進討以清宇內便可戒嚴速修戎備悉發諸州公私馬人十丁遣一丁門在灼然者為崇文義從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又下書期克捷之日其以司馬昌明為尚書左僕射謝安為吏部尚書桓沖為侍中勢還不遠可先為起第以待之良家子弟至者三萬餘戶拜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為建威將軍少年都統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弟勸之陽平公融

言于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爲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旣不成仍有後患悔將何及堅不聽是時晉新除振武將軍丁穆因堅傾國南寇潛與關中士人唱義謀襲長安事洩被殺臨死作表以付其妻周氏其後周氏得至建康詣闕上之晉贈龍驤將軍雍州刺史八月戊午遣征南大將軍陽平公融

督驃騎將軍張蚝撫軍大將軍高陽公方衛軍將軍梁成平南將軍慕容暐冠軍將軍慕容垂驍騎將軍石越等帥步騎二十五萬號稱三十萬爲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旗鼓相望衆號百萬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於河潁融等兵

三十萬先至潁口遂寇樊鄧石越寇鄖陽姚萇寇南鄉苻鈕寇魏興所在陷沒兵勢旣盛京師震懼冬十月融等攻壽春城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徐元喜安豐太守王先融以參軍河南郭褒爲淮南太守遂攻陷項城獲晉將軍王太丘晉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春聞陷退保硤石融進攻之堅衛將軍梁成與揚州刺史王顯弋陽太守王詠等帥衆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軍成等頻敗王師晉遣尚書僕射

謝石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與前鋒都督徐兗青三州刺史謝玄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桓伊輔國將軍謝琰龍驤將軍檀玄建威將軍戴熙揚武將軍陶隱等水陸七萬相繼來拒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胡彬糧盡詐揚沙以示融軍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融軍獲之送於融融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恐其逃逸宜速進衆軍擒賊帥堅大悅恐石等遁去乃留大軍于項城引輕騎

八千兼道赴之於壽春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
春者拔舌故石等弗知遣尚書朱序說謝石等
以强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
萬之衆悉到莫可與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
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得志也石聞堅
至壽春甚懼欲不戰以老其師會聞序言謝琰
力勸從之十一月謝玄遣龍驤將軍廣陵相劉
牢之帥勁卒五千趨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
列陳以待牢之率參軍劉襲諸葛求等直前渡

水臨陣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又
分兵斷其歸津融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
者萬五千人牢之縱兵追擊生執梁他王顯梁
悌慕容屈氏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
諸軍水陸繼進堅與融登壽春城望之見晉兵
部陳齊整將士精銳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
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憮然
始有懼色初會稽王道子聞堅入寇以威儀鼓
吹求助于鍾山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所見若

有力焉時驍騎將軍張蚝敗謝石于肥南謝玄
謝琰勒卒數萬陳以待之蚝乃退遏淮水而陳
晉兵不得渡玄遣使謂融曰君遠涉吾境而逼
陳遏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
少卻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
亦樂乎諸將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衆彼
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卻使之半渡我以
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不然因其濟水而
蹙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軍亂

奔退制之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以精卒
八千涉渡肥水擊之仍進決戰於淮水南融馳
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軍遂大
敗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堅衆奔潰自相蹈
藉死者相枕蔽野塞路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
水爲之不流餘衆棄甲宵遁走者聞風聲鶴唳
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
饑凍死者什七八初堅等小却朱序在陣後唱
云秦兵敗矣衆遂大潰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

奔歸於肯獲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軍資
珍寶山積牛馬驢騾駱駝十餘萬詔復取壽春
執淮南太守郭褒桓石民部將晏謙攻弘農降
其東中郎將慕容䕫始置湖陝二戍獲關中擔
撞技以充太樂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淮北
征虜司馬毛璩與田次之共躡堅至中陽不及
而歸堅時饑甚民有進壺飱豚髀者堅食之大
悅曰昔公孫豈粥何以加也賜帛十疋緜十斤
辭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而見困豫且陛下

目所覩也耳所聞也今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
困蒙塵之難豈自天乎且妄施不爲惠妄受不
爲忠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安有子飼其父
而求報哉弗顧而去堅大慚顧謂夫人張氏曰
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邪當何面目
復臨天下也潸然流涕初謠云堅不出項群臣
勸堅停項城爲六軍聲鎮堅不從故致於敗先
是有童謠云淮南敗堅石打破故桓溫弟豁名
其子曰石虔石民冀以其功堅果爲謝石等所

破諸軍悉潰惟冠軍將軍慕容垂所將三萬人
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及親黨多勸垂
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屬堅初平南將軍慕容
暐屯鄖城姜成等守漳口晉隨郡太守夏侯澄
之攻成斬之暐棄衆遁還堅收離集散比至洛
陽衆十餘萬百官威儀軍容麤備未及關而垂
有二志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堅許之權
翼固諫以爲不可堅不從𡥝懼垂爲變悔之遣
驍騎將軍石越帥卒三千戍鄴驃騎將軍張蚝

帥羽林五千戍并州留兵四千配鎮軍將軍平
武侯毛當戍洛陽十二月堅至自淮南次于長
安東之行宮哭陽平公融而後入告罪於太廟
大赦殊死已下文武增位一級厲兵課農存恤
孤老諸士卒不返者皆復其家終世贈融大司
馬諡曰哀公呂光行越流沙三百餘[illegible]焉耆等
諸國皆降惟龜茲王帛純[illegible]拒[illegible]城固守
光進攻龜茲堅子長樂公丕[illegible]慕容
垂將王部襲擊之侍郎姜讓諫止[illegible]

酉衛軍從事中郎丁零翟斌反于河南丕遣垂
及苻飛龍討之垂南結丁零殺飛龍盡坑其衆
以叛豫州牧平原公暉遣鎮軍將軍毛當擊翟
斌爲斌所敗當死之
建元二十年春正月乙酉朔長樂公丕大會群
臣請慕容垂子農不得農乃亾奔列人招集群
盜衆至數萬丕遣驍騎將軍石越討之爲農所
敗越死之晉鷹揚將軍劉牢之攻拔譙城桓冲
遣上庸太守郭寶攻魏興上庸新城三郡拔之

廣威將軍楊佺期進據城固擊梁州刺史潘猛
猛拒守康回壘佺期擊走之其衆悉降壬子慕
容垂攻鄴拔其外郛丕退守中城關東六州郡
縣多降于垂二月垂引丁零爲丸之衆二十餘
萬爲飛梯地道攻鄴不拔乃築長圍守之三月
慕容暐弟燕故濟北王泓爲堅北地長史聞垂
攻鄴亡奔關東收集諸馬牧鮮卑衆至數千還
屯華陰暐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于外堅遣
將軍強永一作張永率騎五千擊之爲泓所敗泓衆

遂盛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
雍州牧濟北王推叔父垂爲丞相都督陝東諸
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堅謂權翼曰不從
卿言使鮮卑至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
若泓何翼曰寇不可長慕容垂正可據山東爲
亂不暇近逼今暐宗族種類盡在京師鮮卑之
衆布於畿甸實社稷之先憂宜遣重將討之堅
乃以廣平公熙爲使持節都督雍州雜戎諸軍
事鎮東大將軍雍州牧鎮蒲阪徵雍州牧鉅鹿

公叡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大將軍司隸校尉
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左軍將軍竇衝爲長史
龍驤將軍姚萇爲司馬討泓于華澤泓弟燕故
中山王慕容冲時爲平陽太守據河東以叛有
衆二萬進攻蒲阪堅使竇衝討之時堅從叔冀
州刺史阜城侯定守信都從弟高城男紹在其
國從子高邑侯亮從弟重合侯謨守常山從叔
固安侯鑒守中山慕容垂遣前將軍慕容溫督
諸軍攻信都不克夏四月丙辰垂遣撫軍將軍

慕容麟益兵助之慕容泓聞敵兵且至懼帥衆將奔關東叡勇猛輕敵不恤士卒欲馳兵擊泓姚萇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爲亂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夫執鼷鼠之尾猶能反噬于人彼自知困窮致死于我萬一失利悔將何及但可鳴鼓隨之彼將奔敗不暇矣叡弗從戰于華澤叡兵敗績爲泓所殺萇遣龍驤將軍趙都參軍姜辦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諡叡愍公萇懼奔渭北馬牧以叛左軍將軍竇衝擊慕容沖

于河東大破之沖帥鮮卑騎八千奔泓泓衆至十萬遣使謂堅曰秦爲無道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使秦兵傾敗將欲興復大燕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并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乘輿還返鄴都與秦以虎牢爲界分王天下永爲鄰好不復爲秦之患也鉅鹿公輕躁銳進爲亂兵所害非泓之意堅大怒召慕容暐責之曰卿父子干紀僭亂乖逆人神朕應天行罰盡兵勢而得卿卿非改

迷歸善而合宗蒙宥兄弟布列上將納言雖曰破滅其實若歸奈何因王師小敗便猖悖如此垂爲長蛇於關東泓沖稱兵內侮今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殆不可以國士期也暐叩頭流血涕泣陳謝堅久之曰書云父子兄弟無相及也卿之忠誠實簡朕心此自三豎所爲非卿之過復其爵位待之如初命暐以書招諭泓沖及垂使息兵還長安恕其反叛之罪暐密遣使謂泓曰今秦數已

終長安怪異特甚當不復能久立吾既籠中之人必無還理昔不能保守宗廟致令傾喪若斯吾燕之罪人也不足復顧吾之存亡社稷不輕勉建大業以興復爲務可以吳王爲相國中山王爲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爲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改元燕興是時鬼夜哭三旬而止五月晉竟陵太守趙統攻襄陽荊州刺史都貴奔魯陽洛州刺史張五虎據豐陽叛歸於晉左軍將軍竇

衞人寇漢川安定人皇甫釗京兆人周勲等謀納之梁州刺史周瑷失巴西三郡衆寡力弱告急於豫州刺史朱序序遣將軍皇甫貞率衆赴之衞據長安東釗勲散走六月堅帥歩騎二萬討姚萇于北地軍於趙氏塢使護軍將軍楊壁等游騎二千斷其奔路右軍將軍徐成左軍將軍竇衝鎭軍將軍毛盛斷其水運之路成等屢戰敗之萇弟游欽因淮南之敗聚衆數千保據頻陽遣軍運水及粟以餽姚萇護軍楊壁盡獲

之萇衆渴甚遣弟鎭北將軍尹買帥勁卒二萬決堰竇衝帥衆敗其軍於鸛雀渠斬尹買及首級萬三千萇衆危懼人有渴死者會天大雨於萇營營中三尺繞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萇軍大振堅方食去案怒曰天亦佑賊乎何故降澤於賊營萇又東引慕容泓爲援泓謀臣高蓋宿勤崇等以泓德望後沖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沖爲皇太弟承制行事自相署置姚萇留其弟綏虜將軍姚緒守楊渠川大營率衆七萬來攻

堅遣楊壁等擊之軍敗楊壁毛盛徐成及前軍齊午等將吏數十人爲萇所獲萇皆禮而遣還秋七月平原公暉帥洛陽陝城之衆七萬歸長安益州刺史王廣遣將軍王虬帥蜀漢之衆三萬北來赴難堅聞慕容沖去長安二百餘里引師而歸遣撫軍大將軍高陽公方戍驪山拜平原公暉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配兵五萬拒沖以少子河間公琳爲中軍大將軍爲暉後繼沖

乃令婦人各將一囊盛塵皆令騎牛服文彩衣執持長槊于陣後督厲其衆晨攻暉營於鄭西暉出拒戰兵刃交接昌言斑除何在於是奔競而進皆鼓囊揚塵埃霧遮天莫測多少暉師大敗堅又以尚書姜宇爲前將軍與琳率衆三萬擊沖于灞上爲沖所敗宇死之琳中流矢沖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沖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

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為亂王猛切諫堅乃出沖及其母卒葬以燕后之禮長安又謠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千萬株于阿房城以待鳳皇之至沖小字鳳皇至是終為堅賊入止阿房城時晉梁州刺史楊亮帥衆五萬來伐遣巴西太守費統將水陸三萬為前鋒亮屯巴郡益州刺史王廣遣巴西太守康回拒之晉荊州刺史桓石民據魯陽遣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

陽冠軍將軍謝玄豫州刺史桓石虔等帥衆來伐玄至下邳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奔還玄前鋒張願追遷及于刀山轉戰而遁玄進據彭城時驍騎將軍呂光討平西域還上疏曰惟龜玆據三十六國之中制彼疾王之命入其國威天驥龍鱗腰裹丹髮為討盈殷雖伯樂更生銜賜復出不能辨也所獲珍寶以萬萬計堅下書以光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道絕不通九月謝玄使龍

驤將軍彭城內史劉牢之攻兗州刺史張崇辛卯崇棄鄄城奔慕容垂牢之遣將軍劉襲追崇于河南斬東平太守楊光而還牢之進據鄄城討苿末服河南城堡皆附於晉堅將張遇遣兵擊破金鄉圍太山太守羊邈牢之遣參軍向欽之擊走之會慕容垂叛將翟釗救遇牢之引還釗亦還走牢之進平太山追釗于鄄城釗走河北張遇被執歸之彭城慕容沖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也其强若斯大言責

沖曰爾輩群奴正可牧羊耳何為苦來送死沖曰奴則奴矣既厭奴苦復欲取爾相代耳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遺沖使者稱有詔古人交兵使在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何如而于一朝忽為此變沖命詹事答之亦稱皇太弟有令今孤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終不使既往之施獨美于前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

之言使自虜敢至于此冬十月謝玄遣陰陵（一作淮陵）太守高素以三千向廣固攻青州刺史朗軍至琅邪朗降于玄長樂公丕在鄴糧竭馬無草削松木而食之會丁零叛慕容垂引師去鄴始具知西問知叡等喪敗長安危逼翟真在承營與公孫希宋敞遙相首尾丕乃遣宦者冗從僕射清河光祚將兵數百赴中山與真相結又遣陽平太守邵興將數千騎招集冀州故郡縣與祚期會襄國北引重合侯謨高邑侯亮阜城侯

定于常山固安侯鑒中山太守王兗于中山以爲巳援慕容垂遣龍驤將軍張崇將兵邀興戰于襄國南大破之興走至廣阿爲垂所執光祚聞之循山走歸鄴丕又遣光祚及參軍封孚西引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于晉陽以自救蚝騰以衆寡不赴丕進退路窮乃謀于衆佐楊膺請自歸晉丕猶未許謝玄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濟北太守丁匡等據碻磝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顏肱（一作雄）渡河北立營丕遣

將軍桑據屯黎陽拒之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遂克黎陽丕懼遣從弟就與參軍焦逵及其弟龍請救于玄致書稱欲假途求糧西赴國難須援軍既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帥所領保守鄴城乃羈縻一方文降而已并遺玄以青銅鏡黃金婉轉繩等以爲之信逵與參軍姜讓密謂楊膺曰今喪敗如此長安阻絕吉凶莫審容逼寇仇三軍罄絕傾危之甚朝不及夕而公豪氣不除并救世之主既不能竭盡誠

款速致糧援方設兩端事必無成今日之殆疾於轉機不容慮設徒成反覆宜正書爲表以結慇懃若王師之至必當致身南歸如其不從可逼縛與之苟不義服一人力耳古人行權寧濟爲功況君侯累葉載德顯融初著名于晉朝今復建崇勳使功業相繼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膺素輕丕自以力能逼之乃改書而遣逵等并遣濟南毛蜀毛鮮等分爲任于晉堅遣鴻臚郝稚詣處士王嘉于倒獸山嘉有異術能知未然

人成所之姚萇及慕容冲皆遣使迎之十一月
嘉入長安衆聞之以爲堅有靈故聖人助之三
輔堡壁及四山氐羌歸堅者四萬餘人堅每日
召嘉與道安于外殿動靜咨之慕容暐入見東
堂稽首謝曰弟冲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罪應
萬死陛下垂天地之容臣蒙更生之惠臣二子
昨婚明當三日愚欲暫屈鑾駕幸臣私第堅許
之暐出王嘉曰椎蘆作蘧蒢不成文章會天大
雨不得殺羊言暐將殺堅而不果也堅與群臣

莫之能解明日大雨乃不果往暐初遣諸弟起
兵於外堅防守甚嚴謀應之而無因時鮮卑在
長安城中者猶有千餘人慕容紹之兄肅與暐
謀密結鮮卑之衆伏兵請堅因而殺之令其豪
帥悉羅騰屈突鐵侯等潛告之曰官今使侯外
鎮聽舊人悉隨可於某日會集某處鮮卑信之
北部人突賢與其妹別妹爲左軍將軍竇衝小
妻聞以告衝請問其兄衝馳入白堅堅大驚召
騰問之騰具首服堅乃召暐及肅肅曰事必洩

矣入則俱死今城內已嚴不如殺使者馳出既
得出門大衆便集暐不從遂俱入堅曰吾相待
何如而忽起此意暐飾詞以對肅曰家國事重
何論意氣堅先殺肅乃殺暐父子及其宗族城
內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十二月慕容垂復
圍鄴城焦逵既至見謝玄玄欲徵丕任子然後
出師逵固陳丕欵誠并述楊膺之意玄乃遣劉
牢之滕恬之等帥衆二萬救鄴丕告饑玄水陸
運米二千斛以饋之丕復答書於玄曰今往大

文綾羅各五十疋以酬厚意秦州刺史潘猛棄
漢中奔長安
建元二十一年春正月堅朝饗群臣時長安大
饑人相食諸將歸吐肉以飴妻子慕容冲僭號
稱尊于阿房改元更始甲寅堅與冲戰于仇班
渠大破之乙卯戰于雀桑又破之甲子戰于白
渠堅兵大敗遂爲冲軍所圍殿中上將軍鄧邁
左中郎將鄧綏尚書郎鄧瓊相謂曰吾門世荷
榮寵先君建殊功于國家不可不立忠效節以

欣先君之志且不死君難者非丈夫也於是與毛蕢樂等蒙獸皮奮矛而擊冲軍冲潰堅乃得免嘉其忠勇並拜五校加三品將軍賜爵關內侯壬午冲遣尚書令高蓋夜襲長安攻陷南門入于南城左軍將軍竇衝前禁將軍李辨等擊破之斬首千八百級分其屍而食之乙亥高蓋引兵攻渭北諸壘太子宏與戰于成[illegible]壁大破之斬首三萬級二月癸未堅與冲戰于城西大破之追奔至阿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懼爲

冲所掩乃擊金以止軍引還乙酉益州刺史王廣以蜀人江陽太守李丕爲益州刺史守成都己丑廣帥所部奔還隴西依其兄秦州刺史王[illegible]隨之者三萬餘人劉牢之至枋頭征東參軍咸陽徐義宦人孟豐詣長樂公丕告楊膺姜讓謀反丕收膺讓戮之牢之以丕自相屠戮盤桓不進平原公暉爲冲所敗堅讓之曰汝吾之才了也擁大衆屢爲白虜小兒所摧何用生三月暉慚恚自殺前禁將軍李辨都水使

者隴西彭和正恐長安不守召集西州人屯韭園堅召之不至冲攻高陽公方于驪山方逆戰不利死之執尚書韋鍾以其子謙爲馮翊太守使招集三輔之民馮翊壘主邵安民等責謙曰君雍州族望今乃從賊與之爲不忠不義何面目以行于世乎謙以告鍾鍾慚恚自殺謙奔于晉堅聞方死哭之慟謚曰愍公堅左將軍苟池右將軍俱石子率騎五千與冲爭麥冲以慕容永爲右僕射兼征西將軍與池戰于驪山池敗

被殺石子奔鄴堅大怒復遣領軍將軍楊定帥左右精騎二千五百擊冲大破之俘掠鮮卑萬餘人而還堅怒悉坑之又敗冲右僕射慕容永于灞滻之間定佛奴之孫堅之婿驍將也勇果善戰冲深憚之乃納永計遂穿馬埳以自固夏四月劉牢之進兵至鄴慕容垂逆戰而敗遂撤圍退屯新城乙卯垂復自新城北遁貝慕容垂是時鄴中饑甚垂帥鄴中之衆就晉穀于枋頭牢之進屯鄴城垂軍士饑疲死亡相繼多奔中山

與冀人相食初關東謠曰幽州缺不當滅若不滅百姓絕缺垂之本名與丕相持經年百姓死幾絕先是姚萇攻新平新平太守南安苟輔將降之郡人遼西太守馮傑蓮勺令馮羽尚書郎趙義汶山太守馮苗等諫曰天下喪亂忠臣乃見昔田單守一城而存齊今秦之所有猶連州累鎮郡國百城臣子之于君父盡心焉盡力焉死而後已豈宜二哉輔大悅於是憑城固守萇為土山地道輔亦為之萇衆死者萬有餘人輔

乃詐降萇將入覺之引退輔馳出擊之斬獲萬餘其後糧竭矢盡外救不至萇使人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仇忠臣耶卿但率城中之衆還長安吾止欲得此城置鎮耳輔以為然帥男女萬五千口出城萇圍而坑之男女無遺時有群鳥數萬翔鳴丁長安城上其聲甚悲占者以為鬬羽不終年有甲兵入城之象五月慕容沖帥衆攻長安堅身貫甲冑躬自督戰拒之飛矢滿身流血被體城陷奔逬沖兵追之堅馳騎馬

墮而落澗追兵幾及計無由出馬即踟躕澗側垂鞍與堅不能及以又跪而受焉堅援之得登岸西走廬江沖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烟馮翊堡壁三十餘所推平遠將軍趙敖為統主相與結盟遣兵負糧冒難助堅多為賊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不善達此誠忠臣赴難之義當今寇難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庶明靈有照禍極災返善保誠順為國自愛蓄糧厲甲端聽師期不可徒喪無成相隨

入虎口何益汝曹三輔人為沖所略者遣人密告堅請遣兵攻沖欲放火以為內應堅曰甚哀諸卿忠誠之意何復已已但時運圯喪恐無益於國空使諸卿坐自夷滅吾所不忍也且吾猛士如虎豹利兵如霜雪而衂衄一作於烏合疲鈍之賊豈非天乎宜善思之衆固請曰臣等不愛性命投身為國若上天有靈單誠或冀一濟沒無遺恨矣乃遣騎七百赴之而沖營縱火者反為風焰所燒其得免者什有一二堅身痛之身

爲設祭而招之曰有怨有靈來就此庭歸汝先
父勿爲妖形欲歎流漣悲不自勝衆咸相謂曰
至尊慈恩如此吾等有死無移堅以井松護軍
仇勝爲馮翊太守加輔國將軍與破虜將軍蜀
人蘭犢慰勉馮翊諸縣之衆衆咸曰與陛下同
死共生誓無有二六月每夜有人周城大呼曰
楊定健兒應屬我宫殿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
不共汝且尋求不見人跡長安城中有書曰古
符傳賈錄載帝出五將久長得先是又謠曰堅

入五將久長得堅大信之乃留太子宏守長安
謂之曰脫如謠言天或導予出外今留汝兼總
戎政善守城池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
糧以給汝天其或者正訓予也於是遣衛將軍
楊定擊冲于城西爲冲所擒堅彌懼遂付宏以
後事帥騎數百與張夫人及中山公詵幼女寶
錦出奔五將山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堅
過襲北開前禁將軍李辯奔燕都水使者彭和
正慙自殺六月太子宏不能守長安將數千騎

與母妻宗室男女西奔下辯百僚逃散司隷校
尉權翼等數百人奔後秦慕容冲入據長安縱
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堅之末亂關中土燃
無火而烟氣大起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堅每
臨聽訟觀令民有怨者舉烟于城北觀而錄之
長安爲之謠曰欲得必存當舉烟關中又爲謠
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遷（一作虜）秦
人呼鮮卑爲白虜慕容垂之起于關東果歲在
癸未秋七月堅至五將山姚萇遣驍騎將軍吳

忠帥騎圍之堅衆奔散獨侍御十數人在側神
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堅
以歸新平縣幽之於別室太子宏至下辯南秦
州刺史楊壁拒之壁妻堅之女順陽公主也棄
其夫從宏宏奔武都投氐豪强熙假道歸晉詔
處之江州歷位輔國將軍桓玄篡位以宏爲梁
州刺史義熙初以謀叛爲劉裕所誅八月萇使
求傳國璽于堅曰萇次應歷數可以爲惠堅瞋
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

汝羌也爾緯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復遣右司馬尹緯說堅求為堯舜禪代之事堅責緯曰禪代者聖賢之事姚萇叛賊奈何擬之古人堅見緯狀貌魁梧志氣秀傑腰帶十圍魁偉異常驚而問曰卿于朕朝所作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卿王景略之儔宰相才也而朕不知卿宜其亡也堅自以平生遇萇有恩尤忿之數罵萇求死謂張夫人曰豈可令羌奴辱吾

兒乃先殺寶錦辛丑萇遣人縊堅于新平佛寺中時年四十八張夫人中山公詵等皆自殺三軍皆為之哀慟萇欲匿殺之名謚曰莊烈天王初堅強盛之時國有童謠曰河水清復清苻堅死新城堅聞而惡之每征伐戒軍候云地有名新者避之時又童謠云阿堅連牢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淮間（一作江門邊）又有謠曰魚羊田升當滅秦識者以為魚羊鮮也田升卑也言滅秦者鮮卑也堅在位二十七年因壽春之敗其

國大亂後二年竟死於新平佛寺卒如謠言及丕稱號僞謚堅曰世祖宣昭皇帝堅既被殺後寺壬摩沙蘭常夢堅曰可為吾作宮既而寺左右民家死疫相繼死者常見堅怒曰吾不容將盡殺新平民因共改新平寺為苻家廟遂無復災每年正月二日民競祠以太牢

就李 屠喬孫 項琳之 仝訂

春秋第三十八卷

前秦錄八　　春秋卷第三十九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苻丕

苻丕字永叙堅之長庶子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堅與之言將略嘉之命鄧羌教以兵法文武才幹亞于苻融堅以爲征東將軍冀州牧封長樂公丕爲將善收士卒情出鎮于鄴東夏安之堅敗歸長安丕爲慕容垂所逼自鄴奔枋頭建元二十一年丕帥衆三萬自枋頭將歸鄴城晉龍驤將軍檀玄擊之戰於谷口玄兵敗績丕復入鄴城將收兵趙魏西赴長安會王猛子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沖帥幽并人衆擊慕容垂頻爲垂將帶方太守平規等所敗乃遣昌黎太守宋敞焚燒和龍薊城宮室率衆三萬進屯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去鄴帥男女六萬餘口進如潞川驃騎將軍張蚝幷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據晉陽王永留冲守壺關自帥騎一萬會丕于晉陽始知長安不守堅爲姚萇所殺乃發喪

于晉陽三軍縞素即皇帝位立堅行廟大赦改建元二十二年爲太安元年九月置百官以張蚝爲侍中司空封上黨郡公王永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錄尚書事進封清河公王騰爲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司隸校尉陽平郡公苻沖爲左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封西平王俱石子爲衛將軍濮陽公又以左長史楊輔爲尚書右僕射濟陽公右長史王亮爲護軍將軍彭城公强益耳梁暢爲侍中徐義爲吏部尚書並封縣公自餘封授各有差立妃楊氏爲皇后子寧爲皇太子壽爲長樂王鏘爲平原王懿爲渤海王昶爲濟北王是月安西將軍呂光自西域還師至于宜禾堅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切諫弗聽乃以子胤爲鷹揚將軍率衆五萬拒光于酒泉燉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胤與光戰於安彌爲光所敗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迎光光殺之建威將軍西郡太守索泮

公府將軍都督涼州諸軍事酒泉太守宋
皓等並爲光[illegible]尚書令魏昌公纂自關中奔
晉陽丕拜纂太尉進封東海王阜城侯定高城
男紹高邑侯讃重合侯亮聞丕即位皆自河北
遣使謝罪中山太守王兗本新平氐也固守博
陵不附慕容垂十一月丕以兗爲平東將軍平
州刺史定爲征東將軍冀州牧紹爲鎭東將軍
都督冀州諸軍事謨爲征北將軍幽州牧亮爲
鎭北將軍都督幽并二州諸軍事並進爵郡公

左將軍竇衝秦州刺史王統河州刺史毛興益
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璧衛將軍楊定皆
據隴右遣使招丕請討姚萇丕大悅以定爲驃
騎大將軍雍州牧衝爲征西大將軍梁州牧統
鎭西大將軍興車騎大將軍璧征南大將軍廣
安西大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進
位州牧於是王永宣檄州郡行大行皇帝背棄
萬乘社稷無主征東大將[illegible]樂公丕先帝元
子聖武自天受命[illegible]海分陝東都道

被災夏仁澤光于宇宙德聲侔于上武永與司
空蚝等謹順天人之望以季秋吉辰奉公紹承
大統伏承郎中樓谷總戎仗戈待旦志雪大耻
慕容垂爲封豕于關東泓冲繼凶于京邑致乘
輿播越宗社淪傾羌賊姚萇我之牧士乘釁滔
天親爲大逆有生之巨賊也永累葉受恩世荷
將相不與驪山之戎滎澤之狄共戴皇天同履
厚土諸牧伯公侯或宛沛宗臣或四七勳舊豈
忍舍破國之醜豎縱殺君之逆賊乎主上龍飛

九五實協天心靈祥麻瑞史不輟書投戈效義
之士幾[illegible]十餘萬少康光武之功可旬朔而成
今以衛將軍俱石子爲前軍師司空張蚝爲中
軍都督武將猛士風烈雷震志殄元兇義無他
顧永謹奉乘輿恭行天罰君臣始終之義在三
忘軀之誠勠力同之以建晉鄭之美時慕容驎
攻王兗于博陵城中糧盡矢竭功曹張猗踰城
出聚衆應驎十二月驎拔博陵執兗及固安侯
鑒並殺之昌黎太守宋敞帥烏桓索頭之衆救

兗不及而還丕以散爲平州刺史
太安二年春正月丕復以王永爲司徒録尚書事徐義爲尚書令加右光祿大夫二月益州牧王廣還自成都奔其兄秦州牧王統及長安不守廣攻河州牧毛興于枹罕興遣建節將軍臨清伯衛平帥其宗人一千七百夜襲廣軍大破之三月統復遣兵助廣攻興興嬰城固守夏四月毛興襲擊王廣敗之廣奔秦州爲隴西鮮卑匹蘭所執送于姚萇興復欲攻王統于上邽枹

罕諸氐皆厭苦兵革疲不堪命乃殺興推衛平爲使持節安西將軍河州刺史遣使請命于丕五月丕大赦以衛平爲撫軍將軍河州刺史呂光爲車騎大將軍涼州牧酒泉公使者皆没于姚萇不能達六月征東將軍定鎮東將軍紹征北將軍謨鎮北將軍亮等復降于垂丕以都督中外諸事司徒尚書王永爲左丞相太尉東海王篡爲大司馬司空張蚝爲太尉尚書令徐義爲司空司隷校尉王騰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尚書左僕射沖爲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儀同三司衛將軍俱石子爲衛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領官皆如故永又傳檄州郡曰昔夏有窮夷之難少康起焉王莽毒殺平帝世祖重光漢道百六之運何代無之天降喪亂羌胡猾夏先帝晏駕賊庭京師鞠爲戎穴神州蕭條生靈塗炭天未亾秦社稷有奉主上聖德恢弘道侔光武所在宅心天人歸屬必當隆中興之功復配天之美姚萇殘虐慕容垂凶暴所過滅戶夷烟毁發

丘墓毒徧存亡痛纏幽顯雖黄巾之害於九州赤眉之暴於四海方之二虜未爲甚也今素秋將及行師令辰公侯牧守壘主鄉豪或戮力國家乃心王室各帥所統以孟冬上旬會大駕于臨晉於是天水姜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朗建忠將軍高平牧官都尉扶風王敏等咸承檄起兵各有衆數萬遣使應丕皆就拜將軍封列侯冠軍將軍鄧景擁衆五千據彭池與竇衝爲首尾以擊姚萇

丕以呂為京兆尹秋七月平涼太守金熙安定北部都尉鮮卑沒奕干帥鄯善王胡員吒護羌中郎將梁苟奴等與姚萇左將軍姚方成鎮遠將軍强京戰于孫丘谷大敗之枹罕諸氐以衛平衰老難與成功議欲廢之而憚其宗強連日不決氐有啖青者謂諸將曰大事宜定東討姚萇不可沉吟猶豫一旦事發返為人害諸君但請衛公會集衆將青為諸君決之衆咸以為然會七夕大宴青抽劒而前曰今天下大亂豺狼塞

路吾曹今日休戚同之非賢明之主莫可濟難也衛公朽老不足以成大事宜返初服以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王室疏屬而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諸君若有不同者便下異議乃奮劒攘袂將斷異已者衆皆從之莫敢仰視於是推登為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撫軍大將軍雍河二州牧略陽公帥衆五萬東下隴攻拔南安遣使請命于丕八月丕以登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及州牧都督皆

因[illegible]之又以徐義為右丞相留王騰守晉陽右僕射楊輔戍壺關率衆四萬進屯平陽九月王統以秦州降于姚萇慕容永以丕至平陽恐不自固乃遣使求假道東歸丕弗許下書曰鮮卑慕容永乃我之騎將首亂京師禍傾社稷豕內繼逆方請逃歸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其遣左丞相王永及東海王纂帥禁衛虎旅夾而攻之以衛大將軍俱石子為前鋒都督十月與慕容永戰于襄陵永及石子大敗皆死之初

纂來自長安麾下壯士三千餘人丕猜忌之衆皆離散及永之敗懼為纂所殺帥騎數千南奔東垣謀襲洛陽晉桓石民遣揚威將軍馮該自陝邀擊敗之殺丕執太子寧長樂王壽及左僕射王孚吏部尚書苟操等送于京師朝廷赦而不誅歸之于宏纂與其弟尚書永平侯師奴率丕餘衆數萬走據杏城其餘王公百官皆沒于慕容永丕在位二年登稱尊號僞謚哀平皇帝

春秋第三十九卷

就李 居喬孫 項樹之 同訂

春秋卷第四十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苻登

苻登字文高堅之族孫也父敞徙之世爲太尉司馬隴東太守建節將軍潁川王爲生所殺堅即僞位追贈右將軍凉州刺史以登兄同成嗣登少而雄勇有壯氣麤險不修細行故堅弗之奇也長而折節謹厚頗覽書傳建元初封南安王拜殿中將軍稍遷羽林監揚武將軍長安令

坐事黜爲狄道長及關中亂去縣奔于枹罕遂歸河州牧毛興以爲長史時興鎮上邽同成言于興請以登爲司馬常在營部登度量不群好爲奇略同成常謂之曰汝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無數干時將爲博識者不許吾非疾汝恐或不喜人妄豫耳自是可止汝後得意自可專志時人聞同成言多以爲疾登而抑蔽之登乃屏迹不妄交遊興有事則召之戲謂之曰小司馬可坐評事登出言輒折理中興內服焉然亦[illegible]

而不能委任太安二年姚萇作亂遣其弟碩德率衆伐毛興相持久之登克南安夷夏歸之者三萬餘戶遂進攻碩德于秦州姚萇自率衆來救登與戰于胡奴坂（阜一作）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將軍啖青射萇中之萇創重走保上邽碩德代統其衆毛興將死告同成曰與卿累年共擊逆羌事終不克何恨之深可以後事付卿小弟司馬殄碩德者必此人也卿可總攝司馬事既而氐羌襲殺臨清伯衛平推登代之遂專統征

伐時歲旱衆饑道殣相望登每戰殺賊名爲熟食謂軍人曰汝等朝戰暮便飽肉何憂於饑士衆從之噉死人肉輒飽健能鬭姚萇聞之急召碩德曰汝不來必爲苻登所食盡碩德于是下隴奔長安十一月丕尚書寇遺奉渤海王懿濟北王昶自杏城奔南安登乃具丕凶問於是爲丕發喪行服三軍縞素登請立懿爲王衆咸曰渤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冲未堪多難國亂而立長君春秋之義也今三虜跨僭寇旅殷

強豺狼梟獍舉臣而是自古厄運之極莫甚于
斯大王挺劍西州鳳翔秦隴偏師暫接姚萇奔
潰一戰之功可謂光格天地宜能驟武奮擾拔
舊京以社稷宗廟爲先不可顧曹臧吳札一介
徽節以失圖運之機不建中興之業也乃爲壇
于隴東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太安二年爲
太初元年置百官十二月立世祖堅神主于軍
中載以輜軿羽葆青蓋車建黃旗武賁之士三
百人以衛之將戰必告凡所欲爲必啓主而後

行繕甲纂兵將引師而東乃告堅神主曰維曾
孫皇帝臣登以太皇帝之靈恭踐寶位昔五將
之難賊羌肆害于聖躬實登之罪也今收合義
旅衆餘五萬精甲勁兵足以立功年穀豐穰足
以資贍即日星馳電邁直造賊庭奮不顧命隕
越爲期庶上報皇帝酷怨下雪人民大耻惟帝
之靈降鑒厥誠因歔欷流涕將士莫不悲慟皆
刻鉾鎧爲死休字示以戰死爲志每戰以長矟
鉤刃爲方圓大陣知一作如有厚薄從中分配故

人自爲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敗也堅中壘
將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衆五千據險築
壁以自固既而受姚萇官爵及萇害堅嵩等以
王禮葬堅于二壁之間至是各帥衆降登拜嵩
鎮軍將軍雍州刺史空輔國將軍京兆尹登復
改葬堅以天子之禮
太初二年春正月立妃毛氏爲皇后渤海王懿
爲皇太弟遣使拜東海王纂爲使持節侍中都
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進封魯王纂弟

師奴爲撫軍大將軍并州牧朔方公纂怒謂使
者曰渤海王世祖之孫先帝之子南安王何以
不立而自尊乎長史王旅諫曰南安已立理無
中改今賊虜未平不可宗室之中自爲仇敵願
大王遠蹤光武推聖公之義梟二虜之後徐更
議之纂乃受命於是盧水胡彭沛穀屠各董成
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等皆附于纂有衆十餘
萬纂遣師奴攻上郡羌酋金大黑金洛生等逆
戰大破之斬首五千八百級三月登以竇衝爲

車騎大將軍南秦州牧楊定為大將軍益州牧
楊璧為司空梁州牧乞伏國仁為大將軍大單
于苑川王夏四月楊定與魯王纂共攻姚碩德
戰於涇陽碩德大敗姚萇自陰密救之纂退守
敷陸五月竇衝攻萇汧雍二城克之斬其將軍
姚元平張略等又與萇戰于汧東為萇所敗秋
七月登進次瓦亭萇攻彭沛穀壘陷之沛奔杏
城八月登征虜將軍馮翊太守蘭犢帥衆二萬
自頻陽入和寧與魯王纂首尾將圖長安朔方

公師奴勸其兄纂稱尊號纂不從乃殺纂自立
為秦公犢遂與師奴絕九月萇軍于泥源師奴
逆戰大敗亡奔鮮卑其衆多潰登進據胡空堡
戎夏歸之者十有餘萬冬十二月姚萇遣將軍
姚方成攻陷雍州刺史徐嵩壘執嵩而數之嵩
罵不絕口方成怒斬之悉坑戎士以妻子賞軍
太初三年春二月登帥衆下隴入朝那夏五月
太弟懿卒諡曰獻哀姚萇據武都與登自春相
持屢戰互有勝負至是各解圍歸關西豪傑以

萇久無成功多來附登登軍中大饑取葚以供
軍士秋八月登立子崇為皇太子弁為南安王
尚為北海王冬十月姚萇退還安定登就食新
平留大軍于胡空堡帥衆萬餘圍萇營四面大
哭哀聲動人萇惡之乃命三軍哭以應登登乃
引還十二月登以潁川王同成為太尉
太初四年春正月登以河南王乞伏乾歸為大
將軍大單于金城王二月登留輜重于大界自
將輕騎萬餘攻安定羌密造堡克之將軍竇洛

竇于等謀反發覺出奔于萇登進討彭池不克
攻彌姐營及繁川諸堡皆克之夏四月登與萇
連戰萇屢敗乃遣中軍姚崇襲大界登引師邀
擊之大敗崇于安丘俘斬二萬五千秋七月登
進攻萇右將軍吳忠唐匡于平涼克之以尚書
苻碩為前禁將軍滅羌校尉戍平涼八月登進
據苟頭原以逼安定萇留尚書令姚旻守安定
率衆三萬夜襲登輜重于大界營克之殺毛后
及南安王弁北海王尚擒名將數十人驅掠男

女五萬餘口而去登收合餘衆屯胡空堡九月
楊定攻隴冀克之斬萇從弟常執邢奴定自稱
秦州牧隴西王登因其所稱而受之冬十月遣
使齎書加寶衡大司馬驃騎大將軍前鋒大都
督督隴東諸軍事雍州牧楊定爲左丞相上大
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秦梁二州牧楊璧爲大
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南秦益二州牧遣衛率
晃斑爲先驅自㪺川趣長安登帥衆從新平遷
據新豐之千戸固使定率隴上之軍爲其後繼

壘雷守仇池又約監河西諸軍事并州刺史楊
政都督河東諸軍事冀州刺史楊楷各帥所統
大會長安政楷皆河東人初丕敗政楷收集流
民數萬戸政據河西楷據湖陝之間遣使請命
于登因而受之十二月姚萇遣將軍王破虜略
地秦州楊定及破虜戰于清水格奴坂大敗之
登攻張龍世于鵶泉堡姚萇救之引還萇密遣
東門將軍任瓫宗度詐爲內應遣使招許開門
納之登以爲然徵東將軍雷惡地將兵在外聞

之驍騎見登曰姚萇多計略善御人必爲奸變
不可信也願深宜詳思登乃止萇聞惡地之詣
登也謂諸將曰此羌多奸智今其詣登事必無
成登聞萇懸門以待之大驚謂左右曰雷征東
其殆聖乎微此公朕幾爲豎子所誤登以安成
王廣爲司徒
太初五年春　月萇攻陷新羅堡扶風太守齊
益男奔郡人苟遷汾將軍路柴強武等並帥衆降
萇登攻長天水太守張業生于隴東萇救之不

克而還夏四月鎮東將軍魏揭飛自稱衝天王
帥氐胡數萬攻萇安北將軍姚當成于杏城爲
萇所殺秋七月馮翊人郭質起兵于廣鄉以應
登移檄三輔曰長感君子利動小人吾屬生逢
先帝堯舜之化累世受恩非常伯納言之子即
卿校牧守之孫而可坐視豺狼忍害君父裸尸
薦棘痛結幽泉山林無松隧之兆靈主無清廟
之頌賊臣莫大之甚自古所未聞雖茹荼之苦
蓼之辛何以諭之姚萇窮凶肆虐毒被人神

於圖讖歷數粥無一分而敢妄竊重名厚顏醜
息日月固所不照二儀實亦不育皇天雖欲絶
之亦將假手于忠節凡百君子皆夙漸神化有
懷義方與其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沒乎衆咸
然之獨鄭縣人苟曜不從聚衆數千應萇登以
竇爲平東將軍馮翊太守竇遣步將伐曜大敗
而歸竇乃東引楊楷以爲應援十二月竇與苟
曜戰于鄭東爲曜所敗衆皆潰散乃奔洛陽
太初六年春三月登自雍攻萇安東將軍金温

崇作于楚氏堡克之進渡渭水攻京兆太守韋
範于段氏堡不克一作據曲牢夏四月苟曜有衆
一萬據逆萬堡密信召登約爲内應登自曲牢
向繁川次于馬頭原五月萇帥騎來拒大戰敗
之斬其右將軍載記作尚書吳忠萇收衆復戰登敗
退屯于郿秋七月進攻新平萇率衆來救登遂
引還冬十二月復攻安定萇如陰密以拒之爲
萇所敗登退據路承堡
太初七年春正月登立昭儀隴西李氏爲皇后

三月姚萇寢疾見堅爲祟秋七月登聞之大喜
秣馬厲兵告堅神主曰曾孫登自受任執戈幾
將一紀未嘗不上天錫祐皇鑒垂矜所在必克
賊旅冰摧今太皇帝之靈降災疾于逆羌以形
類推之醜虜必將不振登當因其隕斃順行天
誅拯復梓宮謝罪清[illegible]於是大赦境内百僚進
位二等與萇將姚崇爭麥于清水累爲崇所敗
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八月萇疾小瘳率衆
拒登登引兵出營將逆戰萇遣安南將軍姚熙

隆別攻登營登懼退還萇夜引軍旁出過登營
三十餘里以躡登後旦而候人告曰賊諸營已
空不知所向登驚曰彼爲何人去令吾不知來
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世
何其厄哉遂罷師還雍萇亦還安定冬十月巳
蜀人在關中者皆叛萇據弘農來附登以竇衝
爲右丞相衝徙屯華陰晉河南太守楊佺期擊
敗之衝走
太初八年右丞相竇衝矜才尚人自請封天水

王登不許夏六月衡叛自稱□□改元元光秋七月登攻衡于野人堡衡求救于姚萇萇遣太子興將兵攻胡空堡救之登解衡圍引兵還赴胡空堡衡遂與萇連和會萇死甚還長安尋卒

太初九年春正月登聞姚萇死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於是大赦盡衆而東留司徒安成王廣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遣使拜金城王乞伏乾歸爲左丞相河南王領秦梁益凉沙五州牧加九錫二月攻屠各姚奴帛蒲二堡克

之夏四月登自苷□□向關中興追登不及數十里登從六陌趣廢□□始平太守姚詳據馬嵬橋來拒復遣尹緯將□□救詳緯據廢橋待之登爭水不得衆渴死者什二三與緯大戰爲緯所敗其夜奔潰登單騎奔雍太子崇及安成王廣聞敗皆棄城走登至無所歸遂奔平凉收集遺衆入馬毛山秋七月興攻登于馬毛登遣子汝陰王宗爲質于河南王乞伏乾歸以請救進封乾歸梁王納其妹爲梁王后乾□□進前將軍乞伏益州等帥騎一萬救之登引□□出迎乾歸兵興自安定如涇陽與登戰于山南登爲興所敗死之時年五十二在位九年太子崇奔于湟中僭稱尊號改元延初謚登曰高皇帝廟號太宗冬十月崇爲□□所逐奔於隴西王楊定定遣司馬邵强守秦州□□衆二萬與崇共攻乾歸乾歸遣凉州牧乞伏軻彈等帥騎二萬拒之定與崇等被殺自符□□皇始元年歲在辛亥晉永和七年至登五世是歲歲在甲午凡四十四年以晉太元十九年滅

虓李　居喬孫
□□之　同訂

前秦錄九　　春秋卷第四十一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苻雄

苻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也少善兵書而多謀略便弓馬有政術好施下士石氏建武中以功拜龍驤將軍雄醜形貌頭大而足短軍中呼之為大頭龍驤石虎將麻秋鎮枹罕冉閔之亂秋歸鄴雄擊獲之洪以秋為軍師將軍秋因宴鴆洪將併其衆世子健收秋斬之健以人心思晉遂

稱晉官爵以雄為輔國將軍時杜洪據長安健欲取之遣雄帥衆五千自潼關入自帥大衆隨雄而進雄大敗洪將張先先遁歸長安雄長驅而進遂徇地渭北所過城邑無不歸附趙將石寧獨據上邽不下雄擊斬之健既據長安自稱天王大單于以雄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東海公雄力言于健請正尊號健從之即皇帝位雄進爵為王晉鎮西謝尚攻張遇於許昌健遣雄略地關東帥步騎二

萬救之尚敗奔還雄乘勝逐北殺傷大半遂徙遇及陳潁許洛之民五萬餘戶於關中轉攻王擢於隴上擢奔涼州雄屯隴東張重華拜擢為征虜將軍（大[illegible]）使與其將張弘宋修連兵伐雄雄與衛將軍苻菁率衆拒之敗之於龍黎斬首萬二千級獲修弘遂長安尋與菁帥步騎四萬屯隴東是時張遇欲引關中諸將以雍州歸晉事覺伏誅而孔特等起兵應遇衆至數萬雄乃帥騎還長安遣菁略上洛郡雄與子法分討

孔特等誅之進克司竹晉大司馬桓溫來伐別將司馬勳出子午道健遣雄同太子萇等帥衆拒之戰於藍田為溫弟沖所敗退屯城南尋帥騎七千襲破司馬勳於子午谷又與桓溫戰于白鹿原溫兵不利死者萬餘人溫還雄遂攻喬秉於雍以疾卒于軍健哭之嘔血曰天不欲吾平四海耶何奪吾元才之速也贈魏王謚曰敬武葬禮依晉安平獻王故事雄以佐命元勳權侔人主而謙恭汎愛遵奉法度故健重之常曰

元才吾之姬以也子堅襲爵及堅僭即帝位追
尊謚曰文桓皇帝

苻菁

苻菁健兄子也健既代洪統衆稱晉官爵以菁爲揚武將軍將杜洪據長安健欲規取洪遣菁帥衆七千自軹關入河東臨別執菁手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東不復相見既濟焚橋菁轉戰而前與洪將張先戰於渭北擒之諸城盡陷所至降附健入長安自稱天王以菁爲衛

大將軍平昌公宿衛二宮健即皇帝位菁進爵爲王遣菁同東海王雄略地關東大敗晉師襲重華遣其將張弘宋修帥衆會王擢來伐菁與雄拒之大敗涼兵虜其二將苻飛爲揚初所敗菁與雄帥步騎四萬屯於隴東雄還長安菁遂掠地上洛晉大司馬桓溫來伐菁同太子萇帥衆拒之溫轉戰而前次於灞上與萇等相持會溫軍乏食徙關中戶口而歸菁等尾擊之溫復大敗健賞拒溫之功以菁爲司空未幾進位太尉尚書令健寢疾菁勒兵入東宮將殺生而自立時生侍疾西宮菁以健爲已卒攻東掖門健聞變登端門陳兵自衛衆見健惶懼皆捨杖逃散健執菁數而殺之餘無所問

苻黃眉

苻黃眉健之兄子也神器秀拔雄勇多奇略初爲健輔軍將軍遣鎮洛陽皇始三年張遇之亂黃眉自洛陽來奔健以爲衛大將軍淮南王生素與黃眉友善及即位封爲廣平王生用法

嚴酷生舅強平直諫忤旨生怒殺之黃眉同苻飛鄧羌以太后故叩頭切諫生弗聽出黃眉爲左馮翊姚襄略地關中生遣黃眉及建節將軍鄧羌率步騎萬五千禦之襄深溝固壘不戰羌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頻爲桓溫張平所敗銳氣喪矣今固守不戰是窮寇也然其爲人驕狠易以剛動若鼓譟揚旗長驅直壓其壘必忿而出師一戰成禽耳黃眉從之遣羌率騎三千軍於壘門挑戰襄怒盡銳出戰

羌僞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於平原羌廻騎逆擊黃眉帥大衆繼至大戰斬之盡俘其衆黃眉等振旅而還黃眉旣立大功生不加賞每於衆中辱之黃眉怒謀殺生自立事覺伏誅其王公親戚多有死者

苻法

苻法字永則小字阿法雄庶長子也爲生後將軍封淸河王生殘虐滋甚宗室勳舊殺害略盡一夕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是夜法夢神告之曰且將禍及汝門惟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乃與特進梁平老强汪等帥壯士數百潛入雲龍門堅與呂婆樓帥麾下數百鼓譟繼進引生置於別室斬之法固以位讓堅堅乃去皇帝之號稱大秦天王郎位於太極殿以法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東海公堅母以法長且賢又得衆心懼終爲變出遊宣明臺見法重門高第車馬輻集恐終不利於堅乃與衛軍李

威謀賜法死堅性仁孝於法尤爲友愛與法訣於東堂慟哭嘔血謚曰獻哀公封其子陽爲東海公敷爲淸河公陽後謀反事洩堅問其反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公復九世之仇而況臣也臣亦爲父復仇耳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乃赦不殺徙陽於高昌陽勇力兼人尋復徙鄯善後劫鄯善之相欲求東歸鄯善王殺之

苻融

苻融字博休堅之季弟也少而岐嶷夙成魁偉美姿度徙封爲安樂王融上疏固辭健深奇之曰且成吾兒箕山之操乃止生愛其器貌常侍左右未弱冠便有台輔之望長而令譽彌高朝野所屬堅僭號改封陽平公拜侍中中書監左僕射尋除中軍將軍融聰辯明慧下筆成章至於談玄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耳聞則誦目過不忘時人擬之王粲嘗著浮圖賦壯麗淸贍世咸

珍之未有升高不賦臨喪不誄朱彤趙整等稱
其妙選膂力雄勇騎射擊刺百夫之敵也銓總
內外刑政修理進才理滯可方王景略尤善斷
獄奸無所容故爲堅所委任後爲司隸校尉京
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夕妻爲
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
誣引殺妻融察而異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
異及卜筮否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
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

視之見兩日在於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
寤而心悸竊以爲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
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爲
具沐夜授豐枕豐憶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
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水離
爲馬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至離三爻同
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
象坎爲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
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既

濟文王遇之囚羑里有理而生無理而死馬左
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
馮昌殺之乎於是推驗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
曰本與其婦謀殺董豐期以新沐者枕枕爲驗
是以誤中婦人融在冀州有老母遇劫於路母
揚聲唱盜行人爲逐之既擒劫者劫者反誣行
人爲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
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
陽門者非盜既而還入融正色謂先出者曰汝

眞是盜何以誣人其發奸摘伏如此所在盜賊
止息路不拾遺堅及朝臣雅皆歎服州郡疑獄
莫不折之於融融觀色察形無不盡其情狀雖
鎭關東朝之大事莫不馳驛與議性至孝初留
冀州遣使參問其母動止或日有再三堅以爲
煩月聽一使後上疏請還侍養堅遣慰諭不許
久之徵爲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
大將軍司隸校尉太子太傅領宗正錄尚書事
尋轉司徒苦讓不受融爲將善謀略好施愛士

專方征伐必有殊功堅既有意荆揚時慕容垂姚萇等常說堅以平吳封禪之事堅謂江東可平寢不暇日融每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且國家戎族也正朔會不歸今江東雖不絕如綖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大運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為中國之所併吾將任汝以天下之事奈何事事折吾沮壞大謀汝尚如此況於

衆乎及堅銳意攻晉融又切諫曰陛下聽信鮮卑羌虜諂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口之說臣恐非但無成大事去矣垂萇皆我之仇讐思聞風塵之變冀因之以逞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弟希閑軍旅苟說佞諂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堅亦弗納遂以融為征南大將軍率騎寇樊鄧戰於淮水敗績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堅奔至淮南次於長安東之行宮哭融而後入告罪於太廟贈融大司馬謚曰哀公垂萇之叛悔恨彌深

苻朗

苻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達神氣爽邁幼懷遠操不好時榮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徵拜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封樂安男朗固辭不得已起而就官既為方伯有若素士耽玩經籍手不釋卷每談虛語玄不覺日之將夕登涉山水不知老之將至在任甚有稱績後晉遣淮南太守高素

伐青州朗遣使詣謝玄於彭城求降玄表朗許之詔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多所陵忽所與晤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僑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竺法汰問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為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於餘故朗云然汰悵然自失其忤物侮人皆此類也謝安常設宴請之朝士盈坐並机褥壺席朗每事欲

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既唾而含出項復
如之坐者以爲不及之遠也尤善識味鹹酢及
肉皆別所由會稽王司馬道子爲朗設盛饌極
江左精麗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
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
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棲恒半露檢之果驗
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或不信記而試之無
毫釐之差時人咸以爲知味後數年王國寶譖
而殺之王忱將爲荊州刺史待殺朗而後發臨

刑意色自若爲詩曰四大起何因聚散無窮已
既適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乘和暢未覺有
終始如何箕山夫奄焉處東市曠此百年期遠
同嵇叔子命也歸自天委化任冥紀著苻子數
十篇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

苻宏

苻宏堅長子也堅自稱大秦天王立宏爲皇太
子建元元年匈奴曹轂劉衛辰帥衆寇杏城索
虜烏延等亦起兵叛通於衛辰堅帥中外精銳

討之使衛大將軍李威左僕射王猛輔太子宏
留守長安堅平定朔方巡撫諸夷振旅而還六
年堅復遣丞相王猛督諸將率步騎六萬向鄴
乃留李威輔太子宏守長安躬帥精銳十萬爲
之後繼七日而至安陽猛潛往迎之因謂堅曰
監國幼沖鑾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乃并
軍攻鄴拔之遂平燕冀其後堅議大舉伐晉群
臣各有異同庭議者久之太子宏進曰吳今得
歲不可伐也且晉王無罪人爲之用謝安桓沖

兄弟皆一方之儁才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
圖也但可厲兵積粟以待暴主一舉而滅之今
若動而無功則威名損于外資財竭于內是故
聖王之行師也內斷必誠然後用之彼若憑長
江以固守徙河北百姓於江南增城清野杜門
不戰我已疲矣彼未引弓士氣厲不可久留
陛下將若之何堅曰往年車騎滅燕亦犯歲而
捷之天道幽遠非汝所知也昔始皇之滅六國
其王豈皆暴乎且吾內斷於心久矣舉必克之

何爲無功君乃命鬢夷以攻其內精甲勁兵以攻其外如此安有不克沙門道安曰太子之言是也願陛下納之堅不從卒有淮南之敗慕容沖遣僞尚書令高蓋引兵攻渭北諸壘太子宏與戰於成貳壁斬首虜二萬堅屢爲慕容沖所敗同守長安城中有書曰古苻傳賈錄載帝入五將久長得乃留太子宏守長安付以後事將中山公詵張夫人率騎數百如五將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宏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

騎出奔百僚逃散是歲晉太元十年也宏之奔也先歸南秦州刺史楊壁於下辨壁拒之乃奔武都氐豪强熙假道歸晉朝廷處宏於江州歷位輔國將軍桓玄篡位以宏爲涼州刺史玄滅義熙初謀叛寇湘中伏誅

苻暉

苻暉堅第一子也堅即位封爲平原公建元十六年堅以諸氐種類繁滋分十五萬戶使諸宗親各領之散居要鎭如古諸侯以暉爲都督豫

洛荆南兖東豫揚六州諸軍事鎭東大將軍豫州牧鎭洛陽配氐戶三千二百合淝之敗丁零翟斌起兵叛秦攻暉於洛陽堅驛書使慕容垂將兵討之暉遣使讓垂趣使進兵垂南結丁零殺苻飛龍盡坑其衆暉又遣驍將毛當擊翟斌爲斌所敗當死之暉率洛陽陝城之衆歸長安會慕容沖引師來攻去長安二百餘里城內戒嚴堅乃拜暉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配兵五萬拒

沖河間公琳以中軍大將軍爲暉後繼沖令婦人乘牛爲衆揭竿爲旗揚土爲塵督厲其衆晨攻暉營暉出拒戰沖揚塵鼓譟暉師敗績沖遂據阿房屢敗暉兵堅讓之曰汝吾之才子也擁大衆屢爲白虜小兒所摧何用生爲暉恚憤自殺

苻琳

苻琳字永璲堅第五子也封河間公有文武才能引弓五百斤射洞犂耳至於山水文詠皆綺

漱清麗高步一將慕容冲寇亂長安堅以琳爲中軍大將軍率衆二萬擊冲於灞水之上爲冲所敗中流矢死

苻詵

苻詵堅之少子也封中山公最有寵於堅堅與群臣議大舉伐晉詵諫曰臣聞季良在隨楚人憚之宮奇在虞晉不窺兵國有人焉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亡不淹歲前車之覆軌後車之明鑒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冲

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國有元龜可以決大謀朝有公卿可以定進否孺子言焉將爲戮也不聽竟爲晉所敗堅後自縊於新平佛寺詵亦自殺

苻雅

苻雅堅之疎族也權略無方雄毅厚重人稱其有良將之才在生世已爲右衛將軍堅即位封西縣侯出爲秦州刺史建元七年以雅爲使持節都督秦晉涼雍州諸軍事秦州牧初仇池公

楊世以地降於堅堅以爲平南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世死子纂代立遂受晉朝爵命而絕於堅世弟統統武得衆心起兵武都與纂爭分堅遣雅等率步騎七萬先取仇池進圍寧益雅進次鷲陝纂率衆五萬來拒晉梁州刺史楊亮遣督護郭寶率騎千餘救纂戰於陝中爲雅所敗纂收衆奔還雅進攻楊統統帥武都之衆迎降纂將碩齒亦詣雅降請爲內應纂懼面縛出降雅釋其縛送之長安

苻洛

苻洛堅之從弟也爲安北將軍幽州刺史封行唐公以北討大都督帥幽冀兵十萬擊代有功加征北將軍洛兄重爲豫州刺史北海公鎮洛陽建元十四年重以洛陽謀反堅曰呂光忠正必不同也命光收重檻送長安赦之以公就第其後二年春正月堅復以重爲鎮北大將軍鎮薊洛勇而多力能坐制奔牛射洞犂耳堅深忌之故常爲邊牧自以有滅代之功求開府儀同

三司不得由是怨憤三月堅以洛爲使持節都督益寧西南夷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使從伊闕自襄陽遡漢而上洛謂官屬曰孤於帝室至親也主上不能以將相任孤而常擯棄邊鄙今又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伏計欲使梁成沉孤於漢水矣爲宜束手就縛爲追晉陽之事以匡社稷耶諸君意何如其治中平規姿陳辟瑞勸洛舉兵苻負堅傳洛因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拒謀者斬於是自稱大都督大將軍

秦王以平規爲輔國將軍幽州刺史爲其謀主玄菟太守吉貞爲左長史遼東太守趙讚爲左司馬昌黎太守王縕爲右司馬遼西太守王琳北平太守皇甫傑牧官都尉魏敷等爲從事中郎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烏丸高句麗百濟新羅休忍等諸國遣兵三萬助北海公重戍薊諸國皆曰吾爲天子守藩不能從行唐公爲逆洛懼欲止猶豫未決王縕王琳皇甫傑魏敷知其無成潛欲告之洛皆殺之吉貞趙讚曰今諸國

不從事乖本圖明公若憚益州之行者當遣使奉表乞留主上亦不慮不從平規曰今事形頗露何可中止宜聲言受詔盡幽并之兵南出常山陽平公必郊迎因而執之進據冀州總關東之衆以圖西土天下可指麾而定也洛從之師衆七萬發和龍堅召群臣謀之步兵校尉呂光曰行唐公以至親爲逆此天下所共疾願假臣步騎五萬取之如拾遺耳堅曰重洛兄弟據東北一隅兵賦全資未可輕也光曰彼衆迫於

凶威一時蟻聚耳若以大軍臨之勢必瓦解不足憂也堅乃遣使讓洛還和龍當以幽州永爲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褊狹不足以容萬乘須王秦中以承高祖之業若能迎駕潼關者當位爲上公爵歸本國堅怒遣左將軍竇衝及呂光帥步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都貴馳傳詣鄴率冀州兵三萬爲前鋒以陽平公融爲大都督授之節度使石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石逕襲和龍北海公重亦盡薊城之衆會洛

兵于中山有衆十萬與衝等戰于中山大敗執
洛及其將蘭殊送之長安呂光斬重於幽州石
越克和龍斬平規堅赦蘭殊徙洛於西海後爲
梁熙所殺

健后强氏

健后强氏略陽人左光祿大夫强平之姊也健
僭號天皇立爲天皇后及健寢疾强后欲立少
子晉王柳健以讖文有三羊五眼遂立生爲太
子生既嗣位尊爲皇太后生荒耽淫虐刑殺不

道其舅强平切諫忤旨生怒誣以妖言欲殺之
廣平王黄眉等侍讌禁中叩頭請曰平太后少
弟也陛下縱欲殺平獨不念太后乎生弗聽乃
鑿其頂而殺之太后遂以憂憤卒謚曰明德皇
后

生后梁氏

生后梁氏略陽人左僕射梁安之女也初爲淮
南王妃生嗣僞位遂以壽光元年立爲皇后會
有客星孛大角熒惑入東井占曰不出三年國
有大喪生曰朕與皇后對臨天下遂殺梁后以
應之

堅太后苟氏

太后苟氏略陽氐人堅所生母也以堅永興元
年尊爲皇太后堅殺生以位讓其兄清河王法
法不受群臣復固請於堅太后泣謂群臣曰社
稷事重小兒自知不能他日有悔失在諸君群
臣固請堅既即位署法爲丞相東海公太后以
法長且賢素得衆心疑忌特甚後遊宣明臺見

法之第門車馬輻輳懼終爲變遂與李威謀賜
法死陽平公融太后少子也甚愛之出鎮冀州
比發三至灞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內外莫知是
夜堅寢於前殿太史令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
內后妃星失明左右閽寺不見后妃移動之象
堅推問之答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遂重星官
後有司奏人有盜其母之錢而逃者請投之四
裔太后聞而怒曰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當棄
之市朝奈何投之方外方外豈有無父母之鄉

乎於是轘而殺之建元十一年以疾卒追謚曰
明德皇后

堅夫人張氏

堅夫人張氏不知何許人明辯有才識堅將入
寇江左群臣切諫不聽張氏進曰妾聞天地之
生萬物王者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
功無不成是以黄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濬
九川障九澤因其勢也后稷播種百谷因其時
也湯武帥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皆有因則

成無因則敗今朝野之人皆言晋不可伐陛下
獨決意行之妾不知陛下何所因也書曰天聰
明自我民聰明天猶因民而況於人主乎妾又
聞王者出師必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既
不然矣請驗之天道諺云雞夜鳴者不利行師
犬群嘷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自秋
冬以來衆雞夜鳴群犬哀嘷廐馬驚逸武庫兵
器自動有聲吉凶之理非微此皆非出師之祥
也如亥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堅曰軍旅之事
非婦人所當豫也遂興兵南伐張氏請從其夜
堅夢葵生城內明以問之張氏曰若征軍遠行
難爲將也堅又夢地東南傾復以問云江左不
可平也君無南行必敗之象也堅不從果大敗
於壽春單騎遁還顧謂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
言豈見今日之事耶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也潸
然流涕及堅死張氏乃自殺

丕后楊氏

丕后楊氏仇池氏人征東左司馬楊膺之妹也

初爲長樂公妃太安初立爲皇后慕容永殺丕
據長子即皇帝位改元中興將以楊氏爲上夫
人楊氏不從引劍刺永爲永所殺登既嗣位追
謚曰哀平皇后

登后毛氏

登后毛氏武都人河州牧毛興之女也美而勇
壯善騎射太初二年立爲皇后其四年登爲毛
氏及輜重于大界營爲萇率兵襲之營壘既陷
萇入其營毛氏猶彎弓跨馬率壯士數百與萇

交戰殺賊七百餘人衆寡不敵爲萇所執毛氏有姿色萇欲納之毛氏罵曰天子皇后安肯爲賊羌所辱何不速殺我因仰天大哭曰姚萇無道汝先已害天子今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寧汝容乎萇怒殺之

就李 屠喬孫 項琳之 同訂

春秋第四十一卷

前秦錄十

春秋卷第四十二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趙俱

趙俱南安羌酋也一云天水人洪自稱大單于三秦王改姓苻氏以俱爲從事中郎及健之世遷河內太守光祿大夫尋以洛州刺史出鎮宜陽俱從弟右僕射韶中護軍誨有寵於生生即位乃以俱爲尚書令俱固辭以疾謂韶誨曰汝等不復顧祖宗欲爲滅門之事毛梁何罪而誅之吾何功而代之汝等可自爲吾其死矣遂以憂卒

雷弱兒

雷弱兒南安羌酋也洪稱秦王以弱兒爲輔國將軍健嗣位以弱兒爲太尉俄遷大司馬初晉楊州刺史殷浩陰遣人誘弱兒等使殺秦王健許以關右之任弱兒僞許之且請兵應接浩聞張遇作亂健兄子輔國將軍黄眉自洛陽西奔以爲弱兒等事已成遂自壽春率衆七萬北伐

欲進據洛陽修復園陵吏部尚書王彪之上會稽王昱箋以爲弱兒等容有詐謀未應輕進不從浩遂爲姚襄所襲走保譙城襄浩相持秦人遂收漁人之利弱兒之計也其後桓溫來伐健遣太子萇帥雄菁等拒之戰於藍田爲溫所敗溫進次灞上萇等退屯城南健悉發精兵三萬遣弱兒與萇合兵拒之溫不得前師還乏食健入潼關健賞拒溫之功以弱兒爲丞相及健寢疾受遺輔政弱兒性剛鯁好直諫以生變臣趙

韶董榮好佞亂政每公言於朝見之常切齒韶榮恨之譖之於生生遂殺之幷其九子二十七孫弱兒推誠苻氏年高有功生既殺之於是諸羌皆有離心叛者相繼

魚遵

魚遵馮翊人也洪稱秦王以遵爲右將軍領右長史健代洪統衆時杜洪據長安健規取之悉衆而西以遵爲前鋒行至盟津爲浮橋以濟所過城邑無不降附健即位論功以遵爲太子太師俄遷左僕射司空及賞拒桓溫功進爲太尉健寢疾以遵爲太師錄尚書事受遺輔政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東海大魚化爲龍男皆爲王女爲公乃誅遵幷其七子十孫追謚曰虜寧公

王墮

王墮字安生京兆霸城人也博學有雄才明天文圖緯洪征梁犢以墮爲司馬謂洪曰讖言苻氏應王公其人也洪深然之及爲宰相著匪躬

之節健常嘆曰天下群官皆如王令君者陰陽豈不和乎甚見敬重生既嗣位殘虐無道戮殺大臣墮性剛變疾惡雅好直言右僕射董榮侍中強國等皆以佞幸進疾之如仇讎每於朝見之際略不與言人或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時無比公宜小降意接之墮曰董龍（榮之小字也）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榮聞而慚恨會有天變榮與強國言於生曰今天譴甚重宜以貴臣應之生曰貴臣惟有大司馬及司空耳榮國曰

大司馬國之懿戚不可加刑乃殺王墮將刑榮謂之曰君今復敢比董龍於雞狗乎墮瞋目而叱之

强平

强平略陽氐人健之妻弟也皇始元年以平爲太傅生即位以爲左光祿大夫平雅好直言不避權倖會有日蝕之變極言切諫生怒誣以妖言鑿其頂而殺之

趙煥

趙煥父現爲秦尚書皇始元年晉梁州刺史司馬勳入攻秦州獲現殺而棄其尸煥求父尸不得悲號不已俄有群烏悲鳴從山而來來而復返煥隨烏至山尋求之果得父尸

杜慈

杜慈仕生爲尚書郎生壽光年中每宴集後入者皆斬之慈奔馳疲倦假寐省中夢一人乘黑驢曰寧啻而獨死將去而獨生慈聞驚覺取馬遁走乃獲免餘皆被斬

呂婆樓

呂婆樓字廣平略陽氐人也其先呂文和自沛避難徙焉因世居之遂爲酋豪秦王健立以爲散騎常侍後進侍中尚書與東海王堅友善及生嗣位薛讚權翼密說堅曰主上猜忌暴虐中外離心方今宜主秦祀者非殿下而誰願早爲計勿使他姓得之堅以問婆樓婆樓曰僕刀鐶上人耳不足復辨大事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略不世出殿下宜請而咨之堅因婆樓以見猛

一見如舊任爲謀主生既殘虐無度梁平老等亟以爲言堅深然之於是清河王法與平老等帥壯士潛入雲龍門堅與婆樓帥麾下繼進斬生於別室堅遂稱大秦天王以婆樓爲司隷校尉後守太尉卒其子光後稱涼王別有傳

樊世

樊世本氐豪也佐健定關中有大功拜特進姑臧侯負氣倨傲王猛親幸用事勳舊多忌之者世於衆辱猛曰吾輩與先帝共興事業而不預

事權君無汗馬之勞何敢專管大任吾輩耕之而君食之耶猛曰方當使君爲宰夫安直耕稼而已（一云非徒使君耕之又將使君炊之）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城門不爾者吾終不處於世也猛以白堅堅曰必須殺此老氐然後百僚可肅會世入言事堅謂猛曰吾欲以楊璧尚主璧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楊璧臣之婿也婚已久定陛下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讓世曰陛下帝有四海而君敢競婚是爲二天子也安有上下世怒欲起擊猛

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由此發怒命斬之西廐

王猛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於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爲業嘗貨畚於洛陽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其人止猛且住樹下當先敘道來須臾猛進見一公踞胡床而坐鬚髮悉白侍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馬可進猛因進拜老公公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畚直遣人送之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瓌姿儁偉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略不交通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意少游鄴都時人莫識惟高平徐統見而奇之召爲功曹遁而不應隱於華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斂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溫入關猛被褐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

人溫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帥銳師十萬杖義討逆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見公心故所以不至也溫默然無以酬之將還賜猛車馬拜高官都護請與俱南猛還山咨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爲遠也乃止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

堅僭立以猛為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豪右縱橫劫盜充斥乃轉為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强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為政之體德化為先涖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為明君翦除凶猾始殺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

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群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赦之遷為尚書左丞咸陽內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時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之堅大怒出騰為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時上下咸服莫敢有言頃之遷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猛頻表累讓堅竟不許

又轉司徒錄尚書事餘並如故猛辭以無功不拜後帥諸軍討慕容暐軍禁嚴明師無私犯猛未至鄴劫盜公行及至遠近帖然燕人安之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賜美女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馬百匹車十乘上疏固辭不受時既留鎮冀州堅遣猛於六州之內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俊以補關東守宰授訖言臺除正居數月上疏曰臣前所以朝聞夕拜不顧艱虞者正以方難未夷軍機貴速庶竭命戎行

甘馳驅之役敷宣王化盡筋骨之效罷俛從事叨據負乘可謂恭王命於濟時俟太平於今日聖德格於皇天威靈被於八表弘化已熙六合清泰竊敢披貢丹誠請避賢路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豈應孤任愚臣以速傾敗東夏之事非臣區區所能康理願徙授親賢濟臣顛墜若以臣有鷹犬微勤未忍捐棄者乞待罪一州效盡功命徐方始賓淮汝防重六州處分府選便宜輒以悉停督任非可虛曠深願時降神規堅不許

遣侍中梁讜詣鄴諭旨猛視事如前俄入爲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隷校尉持節常侍將軍侯如故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蟠龍布衣朕龍潛弱冠屬世事紛紜厲上之際顛覆厥德奇卿於暫見擬卿於卧龍卿亦異朕於一言迴考槃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千載之會雖傅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自卿輔政幾將二紀內釐百揆外蕩群兇天下向定彝倫始叙朕且欲從容於

上望卿勞心於下弘濟之務非卿而誰不許数年復授司空猛復上疏辭曰臣聞乾象盈虛惟后則之位稱以官才升則黷鄭武翼周仍世載職王叔昧寵政替身亡取成敗之殷監爲臣之烱戒竊惟鼎宰崇重參路太階宜妙盡時賢對揚休命魏顒以文和爲公貽笑孫后千秋一言致相何奴以之臣何庸猶而應斯舉不但取嗤遠鄰實令外虜輕秦昔東野窮馭顏子知其將敗陛下不復料度臣之才力私懼敗亡是及且

上虧憲典臣何顏處之雖陛下私臣其如天下何願迴日月之鑒矜臣後悔使上無過授之謗臣蒙覆燾之恩堅竟不從猛乃受命軍國內外萬機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之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咸熙百揆時叙兵強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堅嘗從容謂猛曰卿夙夜匪懈憂勤萬機若文王得太公吾將優游以卒歲猛曰不圖陛下知

臣之過臣何足以擬古人堅曰以吾觀之太公豈能過也常勅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廣平麻思流寄關右因母亡歸葬請還冀州猛謂思曰便可速裝是暮已符鄉發遣及始出關郡縣已被符管攝其令行禁整事無留滯皆此類也性剛明清肅於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其年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嶽諸祀莫不周備猛疾

末廖乃大赦境內殊死已下及疾甚因上疏謝
恩并言時政得失多所弘益堅覽之流涕悲慟
左右疾篤親臨省視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
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
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讎終爲人
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時年五十一
歲堅哭之慟比斂三臨謂太子宏曰天不欲我
平一六合耶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贈侍中尚書
餘悉如故給東園温明秘器帛三千疋穀萬石

遣謁者僕射監護喪事葬禮一依漢大將軍故
事謚曰武侯朝野巷哭三日

梁平老

梁平老略陽氐人也才識明敏令行禁止堅以
其有王佐之才傾身禮之素與友善生嗣位爲
特進領御史中丞生乘醉多所殺戮群臣得保
一日如度十年平老謂堅曰主上失德上下嗷
嗷人懷異志燕晉二方伺隙而動恐禍發之日
家國俱亡此殿下之事也宜早圖之堅心然之

遂與堅誅殺生堅即位以爲尚書左僕射進使
持節都督北蕃諸軍事鎮北大將軍戍朔方之
西以備匈奴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封朔方侯建
元八年十一月卒謚曰桓平老在鎮十餘年鮮
卑匈奴憚而愛之其子成歷位中壘將軍兗州
刺史轉南中郎將都督荊揚州諸軍事荊州刺
史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鎮襄陽尋遷衛軍
將軍屯兵洛澗淮南之敗爲晉所殺

梁讜

梁讜字伯言略陽氐人也博學有儁才仕健爲
著作郎稍遷至中書令堅既即位出爲安遠將
軍幽州刺史鎮薊城未幾進位侍中讜與弟熙
俱以文藻清麗見重一時時人爲之語曰關東
堂堂二申兩房未若一梁瓌文綺章

陸績

陸績字處默西平人也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清
辯善談論雄武便弓馬孝友貞亮聲高一時仕
堅爲荊州刺史

鄧羌

鄧羌安定人也驍勇善騎射生時為建節將軍生每欲殺之惜其雄武出為行咸陽太守堅即位遷驍騎將軍領御史中丞羌性鯁直不撓與王猛協規齊志疾惡糾案無所顧忌權貴斂跡姦猾屏氣尋進尚書復為建節將軍討平李儼以功遷建武將軍洛州刺史王猛伐燕師次潞川遣將軍徐成覘燕軍形要失期當斬羌止之曰今賊衆我寡詰朝將戰成大將也宜且宥之

猛曰若不殺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羌之部將也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效戰以贖之猛弗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以攻猛猛問其故羌曰奉詔討遠賊今有近賊自相殺欲先除之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成既免羌詣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部將尚爾況國家乎吾不復憂賊矣猛遂陳兵渭源嚴誓將士時燕兵甚盛猛望見而惡之謂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不能破勍敵成敗之

機在此一舉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為憂猛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寢而不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徐成奔赴評軍斬將搴旗殺傷甚衆燕軍大敗鄧羌請郡將以撓法徇私也勒兵欲攻王猛無上也臨戰預求司隸要君也有此三者罪莫大焉猛苟容其所短取其所長若馴猛虎馭悍馬以成大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猛之謂矣長驅至鄴拔之進為使持節征虜將軍散騎常侍安定太守邑三千戶封真定侯猛以潞川

之功請以羌為司隸堅下詔曰司隸校尉董牧王畿吏責甚重非所以優禮名將光武不以吏事處功臣實貴之也羌有廉李之才朕方委以征伐之事北平匈奴南蕩揚越羌之任也司隸何足以嬰之其進號鎮軍將軍位特進後從行唐公洛征代有功遷并州刺史陽平國常侍巴夷寇亂復以鎮軍將軍領護羌校尉率甲士五千討之遂平益州勒銘嶓山振旅而還堅引見於東堂謂之曰將軍之先仲華遇漢世祖於前

將軍復逢朕於後何鄧氏之多幸乎羌曰臣常謂光武之遇仲華非獨仲華之遭光武堅笑曰將軍苗以自況非直將軍之幸亦朕之遇賢也進車騎將軍并州刺史羌有子數人皆以義烈稱其少子翼為河間相慕容垂圍鄴以翼為後軍將軍冀州刺史眞定侯翼泣對使者曰先君忠於秦室翼豈可先叛乎忠臣不事二君自古通義未敢聞命垂復遣使諭之曰吾與車騎結異姓兄弟卿亦猶吾之子弟安得辭乎翼曰冀

州宜受任親賢翼請他役效命垂乃用為建武將軍河間太守尚書左丞皆有聲稱卒於趙郡內史

張平

張平代郡人（一云燕國薊人）初仕石虎為部將閔之亂也平歸所部稱藩於燕既而結援於秦擢授大將軍冀州牧下既跨有新興鴈門西河等諸郡衆十餘萬拜置征鎮自號并州刺史（一作豫州刺史）寇掠秦境堅遣車騎大將軍晉公柳率兵禦之柳等敗績堅自將兵討之前鋒鄧羌分於汾上獲其養子蚝平衆大潰懼而請降堅赦之仍署為右將軍先是平養一狗名曰飛鸞形若小驢忽夜上廳事屋上行行聲如平常平甚惡之會晉遣參軍恒宣就平授平節度加四品將軍仰其所部扞禦北方項之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蘆州遣參軍殷乂詣平乂意輕平視其屋云當持作馬廄見大鑊欲鑄作鐵器命歲之平曰此是帝王大鑊天下定後方當用之奈何打破

又曰卿能保頭不而惜大鑊耶平大怒於坐斬乂阻兵固守歲餘逖攻平破之平尋沒於秦

張蚝

張蚝本姓弓上黨泫人也膂力過人能却曳牛走城無高下皆可超越張平愛之養以為子烝於平妾平知而責之蚝懟乃割陰以自誓遂為閹人銅壁之戰（一作銅壁）蚝單馬大呼出入秦陣者四五堅募人生致之鷹揚將軍呂光刺蚝中之前鋒鄧羌擒之以獻平懼請降堅拜平左將軍

以毦爲虎賁中郎將甚見寵愛常侍左右尋加廣武將軍同前將軍楊安攻拔苻庾於陝城王猛督諸將伐燕毦以虎牙將軍受猛節制楊安攻晋陽不克猛使毦爲地道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克之是時猛衆止六萬而燕師三十萬毦與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陣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殺傷甚衆戰至日中燕兵大敗乘勝逐北猛遂滅燕以功進毦爵爲前將軍晋叛臣袁瑾固守壽春爲大司馬桓溫所圍遣使

請救堅遣毦與王鑒率步騎二萬救之鑒據洛澗毦屯八公山桓溫遣將夜襲鑒毦鑒毦退走慎城建元十二年毦以前禁將軍同鄧羌等帥步騎二十萬與行唐公洛會兵攻代昭成帝逆戰不勝退遁陰山後度漢南爲子所弑毦與李柔勒兵赴之部衆逃潰遂平代地振旅而還十四年堅以毦爲并州刺史十五年入爲後將軍十八年晋楊亮攻涪城堅遣毦帥兵救之毦出斜谷亮引兵退建元末堅大舉伐晋毦以驃騎將軍爲前鋒敗謝丕於淝南謝玄謝琰勒兵數萬陳以待之毦退列陣逼淝水晋師不得渡陽平公融因謝玄之請渡軍却陣勢不能止遂至大敗堅至洛陽遣毦率羽林五千戍并州長樂公丕率男女六萬進如洛川毦同并州刺史王騰迎入晋陽始知堅凶問發喪舉哀丕即僞位進毦爲侍中司空封上黨郡公王永宣檄州郡推毦爲中軍都督其見重如此毦方面之勳不逮鄧羌而時人咸曰鄧羌張毦俱萬人敵也

李威

李威字伯龍漢陽人苟太后之姑子也少與魏王雄友善結爲刎頸交苻生屢欲殺堅賴威營救得免堅深德之事威如父及即位以威爲左僕射威得幸於苟太后初謀弑生及誅堅兄清河公法皆威與太后潛決大謀雅重王猛之賢勸堅以國事任之堅嘗謂猛曰李公知卿猶管鮑叔之於夷吾罕虎之於子產也猛以兄事之進領護軍封建寧侯匈奴右賢王曹轂叛秦率衆

二萬寇掠杏城堅自將討之使威以衛大將軍同王猛輔太子宏守長安時征北將軍淮南公幼帥杏城之衆乘虛來襲威擊斬之堅還以功拜太尉尋加侍中建元十年卒謚曰烈公初苟太后少寡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卒後堅收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見其事甚慚乃焚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泉車敬等已死乃止

徐嵩

徐嵩字元高建武將軍冀州刺史盛之子也少以清白著稱初舉賢良爲郎中稍遷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法者嵩一皆考竟請托路絕堅甚奇之謂其叔父成曰人爲長吏故當應耳此年少落落有端貳之才遷守始平郡甚有威惠長安之敗嵩以中壘將軍據險自固及登嗣位拜爲鎭軍將軍雍州刺史太初二年姚萇遣姚方成攻雍州城陷執而數之嵩厲色謂方成曰汝姚萇罪應萬死主上止黃眉之斬而宥之叨據內

外位爲列將榮寵極矣曾不如犬馬識所養之恩親爲大逆汝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姚萇於地下治之方成怒三斬嵩漆其首爲便器登哭之哀慟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忠武

薛强

薛强字威明河東汾陰人也祖興晉尚書右僕射冀州刺史安邑公父濤襲爵位梁州刺史京師傾覆皆以義烈著聞强幼有大志懷軍國籌略與北海王猛同志友善桓溫入關中猛以布褐詣之溫曰江東無卿比也秦國定多奇士如卿輩尚有幾人吾欲與之俱南猛曰公求可以撥亂濟時者友人薛威明其人也溫曰聞之久矣方致聞命强聞之自南山來謁與猛皆署軍謀祭酒强勸溫有大志而無成功乃勸猛止俄而溫敗及堅僭位猛見委任陽平公融爲書將以車馬聘强猛以爲不可屈乃止堅如河東伐張平自與數百騎馳至强壘下欲與相見强遂

主簿責之因慷慨宣言曰此城終無生降之臣但有死節之將耳諸將咸請攻之堅曰須吾平晉自當面縛舍之以勸事君者後堅伐晉軍敗强遂總宗室强兵威振河輔破慕容永於陳州姚興聞而偉之遣使重加禮命徵拜右光祿大夫七兵尚書封馮翊郡公轉左戶尚書年九十卒贈輔國大將軍司徒公謚曰宣

崔宏

崔宏字玄伯清河東武城人魏司空林六世孫也祖悅仕石虎官至司徒右長史關內侯父潛仕慕容暐爲黃門侍郎並以才學著稱宏少有儁才號曰冀州神童陽平公融牧冀州心禮敬之拜陽平國侍郎領冀州從事管征東記室出總庶事入爲賓友衆務修理處斷無滯堅聞而奇之徵爲太子舍人辭以母疾不就左遷著作郎後長樂公丕牧冀州引爲征東功曹太原郝軒名知人稱宏有王佐之才近代所未有也堅以避亂齊魯之間爲丁零翟釗及晉叛將張願

所留縶郝軒歎曰以斯人而遇斯時不因扶搖之勢而與燕雀飛沉豈不惜哉慕容垂以爲吏部尚書左丞高陽內史所歷著稱立身雅正與世不群雖在兵亂猶厲志操篤學無倦不以資產爲意妻子不免饑寒魏太祖征慕容寶寶東中山宏棄郡東走海濱爲追騎所執送於軍門遂留仕魏本圖不遂乃作詩以自傷而不行於時蓋懼罪也後仕太宗爵至上公詳見魏書本傳

姜宇

姜宇字子居天水冀北人也少孤貧爲河北陳不識家牧羊年十五身長七尺九寸聰慧美丰儀每夜專讀書睡則懸頭於屋梁達旦而止不識奇之將妻以女其妻不聽識乃置酒引宇令女潛觀之問女曰姜宇文士才明吾欲以汝妻之汝母難宇家之牧人汝意云何女曰觀宇之姿才終復爲人牧羊者哉遂妻之宇後仕堅屯騎南巴二校尉遷涼寧二州刺史歷京兆尹御史中丞淮南之敗宇以尚書領前將軍與河

閻公琳擊慕容冲爲冲所殺

索泮

索泮字德林敦煌人也世爲冠族少時游俠及長變節好學有佐世才器張天錫輔政以泮爲冠軍記室參軍天錫卽位拜司兵歷位禁中錄事執法御掾州府肅然郡縣斂迹遷羽林左監有勤幹之稱出爲中壘將軍西郡武威太守典戎校尉政務寬和戎夏懷其惠天錫甚敬之後從天錫歸仕於秦堅見而歎曰涼州信多君子

旣而以泮河西德望拜爲別駕尋遷建威將軍西郡太守淮南之敗呂光叛據姑臧泮城守不降光攻而獲之讓泮曰孤旣平西域將赴難京師梁熙無狀絕孤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意阻郡同逆自同元惡泮厲色責光曰將軍受詔討叛胡可受詔亂涼州耶梁公何罪而將軍害之泮但苦力寡不能固守以報君父之仇耳豈肯如逆氏彭濟望風反叛主滅臣死禮之常也光怒命誅之乃就刑於市神色不變其弟菱有儁才仕天錫爲執法中郎冗從右監堅世至伏波將軍典農都尉與泮俱被害

楊安

楊安者名將也其功幾與鄧羌相埒而不與佐命之列卽建元以前征討之任亦未之及自匈奴右賢王曹轂之叛也堅自帥中外精銳討之於是以安爲前鋒都督安時已拜前將軍矣轂遣弟活拒戰於同川安大敗之斬活并四千餘級轂懼而請降次年遣安同輔車王猛帥衆二

萬入寇荊州轉攻南鄉掠安陽民萬餘戶而還三年李儼爲張天錫所攻退守枹罕遣使請救堅復遣安帥騎二萬會王猛以救之與天錫將楊遹戰於枹罕之東破軍殺將師還拜前將軍如故是歲晉公柳叛於蒲坂魏公庾等起兵應之堅命諸將分討叛者而勅安與張蚝頓兵陝城三十里外堅壁勿動俟秦雍已平然後併力取之已而王猛攻蒲坂誅苻柳因遣鄧羌助安攻陝城拔之執庾送長安遷鎮南將軍六年堅

遣安等十將帥步騎六萬伐燕俱受王猛節度安攻晉陽晉陽兵多糧足久之不下王猛助之遂爲地道以入執其刺史慕容莊師還論破鄴功賜爵博平郡侯進吏部尚書七年復以安爲使持節都督益梁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尋加都督南秦州諸軍事鎭仇池九年晉梁州刺史楊亮遣子廣襲仇池安擊敗之乘勝逐北諸城奔潰進拔漢川轉攻梓潼降其太守周虓別將取梁益二州邛莋夜郎皆來歸附堅以安爲右大

將軍益州牧鎭成都十年蜀人張育等起兵自稱蜀王與巴獠酋帥張重等五萬餘人進圍成都俄而育重爭權自相舉兵堅遣鄧羌帥騎助安襲擊育敗之安復敗張重於成都南斬重羌擊斬育益州遂平頃之以安爲荆州刺史移鎭樊鄧十四年長樂公丕攻襄陽追安帥樊鄧之衆爲前鋒丕後陷襄陽堅以中壘將軍梁成爲南中郎將都督荆揚州諸軍事荆州刺史代安鎭樊鄧

楊定 堅傳作佛奴之孫

楊定仇池公楊纂之族也父名佛奴奔降於秦堅以其女妻定拜定爲尚書後爲領軍將軍淮南之敗關中擾亂定盡心力奉事堅堅死乃將家屬奔隴右復收集其舊衆聞丕即位遣使邀之丕以定爲驃騎大將軍雍州牧徙治歷城去仇池百二十里置倉儲於百頃招合夷夏得千餘家自稱龍驤將軍仇池公進平天水略陽郡遂有秦州之地自稱秦州刺史隴西王登稱尊

號以定爲大將軍益州牧俄加左丞相上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後與乞伏乾歸戰軍敗見殺定無子其叔父佛狗之子盛先守仇池自稱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謚定爲武王

高泰

高泰字子伯渤海蓨人瞻之從子也仕燕爲車騎從事中郎慕容垂之奔於秦也泰坐免官尚書右丞申紹言於慕容評曰今吳王出奔外口藉藉宜徵王傒屬之賢者顯進之粗可銷謗評

曰誰可者紹曰高泰其領袖也乃以泰爲尚書郎泰遣黄門郎石越聘燕慕容評示之以奢欲以誇燕之已盛泰言於評曰越言誕而視遠非求好也乃觀釁也宜耀兵以示之用折其謀今乃示之以奢益爲其所輕矣評不從泰遂謝病歸家陽平公融嘗坐擅起學宮爲有司所糾劾遣主簿李纂詣長安自理纂憂懼道卒融問申紹誰可使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清辯有膽智可使也先是丞相王猛及融屢辟泰泰皆不從

至是融謂泰曰君子救人之急卿不得復辭泰乃從命至長安猛見之笑曰高子伯於今乃來何其遲也泰曰罪人來受刑何問遲速猛曰何謂也泰曰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追蹤齊魯未聞明詔褒美乃更煩有司舉劾明公阿衡聖朝勸懲如此下吏何所逃其罪乎猛曰是吾過也事遂得釋猛因歎曰高子伯豈陽平所宜吏乎入言於堅堅召見與語悅之問以爲治之本對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眞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治者也堅曰可謂辭簡而理博矣以爲尚書郎泰固請還州堅許之及秦之敗泰征東府官屬疑泰燕之舊臣有二心泰懼與同郡虞曹從事吳韶逃於渤海韶曰燕軍近在肥鄉卿宜從之泰曰吾以避禍耳去一君事一君吾所不爲也申紹聞而歎曰去就以道可謂君子矣[illegible]見燕傳

趙整

趙整字文業一名正略陽清水人或云濟陰人年十八爲堅著作郎後遷黄門侍郎武威太守爲人無鬚而瘦有妻妾而無兒時人謂爲閹然而情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好幾諫無所迴避建元中慕容垂夫人段氏得幸於堅堅與之同輦遊於後庭整作歌以諷之云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堅與羣臣飲酒以秘書監朱肜爲酒正令人以極醉爲限整乃作酒德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

杜康妙識儀狄先知紂喪殷邦桀傾夏國由此
言之前危後則又云穫黍西秦採麥東齊春封
夏發鼻納心迷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爲酒戒自
是每宴群臣禮飲而已堅後分氐戶於諸鎭以
四帥子弟三千戶配長樂公丕鎭鄴親送丕於
灞上流涕而別諸戎子弟離其父兄者皆悲泣
號慟酸感行人整因侍宴援琴而歌曰阿得脂
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
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誰一作語）堅笑

而不納末年堅寵惑鮮卑惰於政治整又援琴
而歌曰晉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河本是清
是誰亂使濁堅動容曰是朕也又歌曰北園有
一樹（一作棗）布葉垂重陰外雖饒棘刺內實有赤
心堅笑曰將非趙文業耶其調戲機捷皆此類
也整博聞强記能屬文好直言上書及面諫前
後五十餘事官至秘書侍郎後因關中佛法之
盛願欲出家堅惜而未許及堅死方遂其志更
名道整因作頌曰我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歸

命釋迦文今來授大道後遁迹商洛山專精經
律晉雍州刺史郗恢欽其風尚逼其同游至於
襄陽時年六十餘矣

朱肜

朱肜京兆人隱居不仕堅以王猛爲輔國將軍
司隸校尉侍中中書令猛上疏辭謝因薦肜以
自代堅不許而以肜爲尚書侍郎領太子
建元七年以肜爲羽林左監同楊安徐成伐
仇池公楊纂戰於陜中纂兵大敗而

等纂降而還以功拜秘書監
漢川堅遣肜率卒二萬爲前鋒晉梁州刺史楊
亮帥巴獠之衆來拒戰於青谷亮師不利安乘
勝攻拔漢中轉攻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涪城遣
人送母妻自漢水趨江陵肜邀而獲之虓遂降
肜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拒安於緜竹聞堅將
毛當將至成都乃率騎奔南中肜等遂陷益州
堅以楊安鎭成都肜引兵還仍爲秘書監次年
有人於堅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

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形固請誅鮮卑堅不從建元十二年以前將軍從征代有功十六年堅作教武堂於渭城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彤切諫曰陛下東征西伐所向無前四海之地十得其八雖江南未服蓋不足言是宜偃武修文乃更始立學舍教人戰鬭之事殆非所以馴致升平也堅乃止堅宴群臣於逍遙園令將軍講武文官賦詩有洛陽少年者長不滿四尺而聰博善屬文因彤上逍遙小

馬賦堅覽而奇之曰此文綺藻清麗長卿儔也因善彤之能得士十八年堅欲大舉伐晉彤進曰陛下應天順時恭行天罰必有征無戰萬里風披晉王自當束首軍門堅大悅遂銳意攻晉卒致敗滅

王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足而聰睿內明本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虛服氣不與世人交遊隱於東陽谷鑿崖爲穴而居之諸有從其學者人各一穴遂至百餘穴石虎之末棄其徒衆至長安潛隱終南山結菴廬而止之門人聞而復隨乃遷於倒虎山（一名秦山在盩厔東北）堅累徵不起公侯已下咸躬往參諸好尚之士無不師宗之問其當世事者皆隨問而對好爲譬喻狀如戲調言未然之事譬如讖記不可領解事過多驗初堅將欲南征遣使者問其休咎嘉曰金剛火彊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策馬馳反因脫衣

服棄冠履而歸下馬踞牀一無所言使者還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咸以爲吉明年癸未敗於淮南所謂未年而有殃也人候之者至心則見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架履杖猶存或取其衣者終不及企而取之衣架踰高而屋亦不大履杖諸物亦如之姚萇入長安禮嘉如堅故事逼以自隨每事諮之萇既與登相持問嘉曰吾得殺苻登定天下不嘉曰略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

斬之先是釋道安謂嘉曰世事如此行將及人相與去乎嘉答曰卿且先行我有小債未了不得俱去俄而道安亾至是而嘉戮死所謂負債者也登聞嘉死設壇哭之贈太師謚曰文及萇死萇子興字子略方殺登略得之謂也嘉之死有人於隴上見之乃遺書於萇其所造牽三歌讖事過皆驗累世猶傳之又著拾遺錄十卷其記事詭怪今行於世

張忠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於泰山恬靜寡慾清虛服氣飡芝餌石修道養之法冬則縕袍夏則帶索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不修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無爲宗其居也依崇巖幽谷鑿地爲窟室弟子亦居窟室相去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於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鑿石爲釜人今缺八字左右居人贈之衣食一無所受好事少年或問以水旱之祚忠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陰陽之事非窮山野叟所能知之其遺諸外物皆此類也年在期頤而視聽無爽堅遣使者徵之使者至忠沐浴而起謂弟子曰吾餘年無幾不可以逆時主之意浴訖就車及至長安堅賜以衣服及冠辭曰年朽髮落不堪冠衣請以野服入覲從之及見堅謂之曰先生考槃山林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以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爲侶以全朝夕之命

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顏年衰志謝不堪展効尚父之況非敢竊擬山林之性情存巖岫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安車送之行至華陰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沒於西嶽命也奈何行五十里及關而死使者馳驛白之堅遣黃門侍郎韋華持節策弔祀以太牢褒賜命服謚曰安道先生

法喜

法喜史佚勒人鄙年離俗聰慧夙成研諷經典專精致業遍通三藏閑誦增一阿含雜經博識

洽聞靡所不綜國內遠近咸所推服少而遍遊
諸國嘗謂弘法之體宜宣布未聞故遠涉流沙
懷道東入秦建元中來至長安學業既優道聲
甚盛堅深見禮接先是中土未有四含堅武威
太守趙整欲請出經時慕容沖已叛起兵擊堅
關中擾動整慕法情深忘身為道乃請安公等
於長安城中集義學僧請法喜譯出中增一二
阿含并先所出毘曇心三法度等凡一百六卷
佛念傳譯惠嵩筆受自夏及春綿延二載文字

方具及姚萇寇逼關內人情危阻法喜乃辭還
西域不知所終

曇邕

曇邕本姓楊略陽氏人也一云關中人居貧篤學遇
育陽僧官見其採薪為燭以照讀書遂資其衣
食邕從仕秦為衛將軍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建
元十九年從堅南征為晉所敗還至長安遂舍
族出家

僧朗

僧朗京兆人少事佛圖澄碩學淵通尤明氣緯
秦皇始元年移卜泰山隱於金輿谷之崑崙山
中四詔之朗公谷與隱士張忠為林下之契每
共遊處忠常穴居而朗居崑崙大起殿舍連樓
疊閣雖素飾不同並以靜外致稱堅欽其德素
遣賜說遺并致書曰皇帝敬問泰山朗和尚大
聖應期靈權超逸蔭蓋十方化融無外若四海
之養群生等天地之育萬物養生存死澄神寂
妙朕以虛薄生與聖會而陷以萬機不獲輦駕

今遣使者安車相請庶冀靈光迴蓋京邑并太
紫金數斤供度形像繢綾三十疋奴子三人可
備洒掃至人無違幸望相納想必玄鑒見朕意
焉朗答書於堅曰如來永世道風潛淪忝在出
家栖心山嶺精誠微薄未能弘匡不悟陛下遠
問山川詔命慇懃實感恩旨氣力微虛未堪跋
跋頓廣開法輪願係天祚蒙重惠賜即為設施
願力之功無不蒙賴貧道才劣不勝所重堅復
敕請再三既至遂以師禮事之堅後沙汰衆僧

乃別詔曰朗法師戒德冰霜學徒清秀崑崙一
山不托搜例慕容垂慕容德並皆致禮及姚秦
將興復遣使遺書曰皇帝敬問泰山朗和尚勤
神履道飛聲映世休問遂振常無已已朕京西
夏思濟大猷今關中未平事唯左右已命元戎
克寧伊洛冀因斯會東封巡狩憑靈仗威須見
指授今遣使者送金浮屠三級經一部寶臺一
區庶望玄鑒照朕意焉吊反德亦各有書與朗見重傳建興四年及德
傳二
年

孟欽

孟欽洛陽人也有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或而犴
之堅召至長安惡其惑衆命陽平公融誅之假
而欽至融所之遂大宴群僚酒酣日左右收欽
欽化為旋風飛出第外頃之有告在城東者融
遣騎追之垂及忽然已遠或有兵衆拒戰或前
至溪澗騎不得過遂不知所在堅末年復見於
高□人安身閔寧之入於海島

僧涉公者西域人一云本蜀人不知何姓少為
沙門以堅建元十一年至長安虛靜服氣不食
五穀日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有秘
呪能下神龍將天大旱堅命呪能請雨龍便下
鉢中其雨霈然堅及群臣親就鉢中觀之咸歎
其異堅奉為國神上庶皆投身接足自是無復
災旱之憂至十六年十二月無疾而死堅異之
甚慟卒後五日堅以其神異試開棺視之不見
尸骸所在惟有殮被存焉至十七年自正月不

雨至於六月堅減膳徹懸以迎和氣至七月降
雨堅謂中書監朱彤曰涉公若在豈使朕焦心
於雲漢哉此公其大聖人乎彤曰斯術幽遠亦
曠古之奇也其思仰如此

徐義

徐義高陸人一云咸陽人初仕堅征東參軍丕
嗣位進為吏部尚書封縣公尋加右光祿大夫
侍中司空假拜右丞相義少奉佛法時兵革蜂
起為慕容永所獲乃械桎其兩足編髮於樹將

加刑戮企夜甚專念觀世音經有頃忽夢人謂之曰今事急矣何暇眠乎義便驚起見防守者並疲而寢乃試自奮動手忽開裂械於重禁之中髮既得解足亦得脫而走百餘步若有人導之者遂隱草中聞追兵交馳求燭悉無見者迨明賊散義遂投鄴寺得免於難因奔揚徐期徐期以爲洛陽令

釋道安

釋道安姓魏氏常山扶柳人也年十二出家遊

學至鄴遇佛圖澄見而嗟賞與語終日因事爲師澄講論往復疑難鋒起安挫銳解紛行有餘力石氏之亂與弟子慧遠等四百餘人渡河南遊夜行值雷雨乘電光而進前行得人家見門裏有二馬樁樁之間懸一馬兜可容一斛安便呼林百升百升謂是神人厚相賞接既而弟子問何以知其姓字安曰兩木爲林兜容百升也後避地南投襄陽復宣佛法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時其先藉安高名及聞安至卽

往修造既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時人以爲名對常注諸經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甚遠理願見瑞相乃夢見梵道人頭白眉長語安云君注經甚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通可時時設食識者知安所夢賓頭盧也堅素聞安名每云襄陽有釋道安是神器清足方欲致之以輔朕躬後遣苻丕南攻襄陽安與朱序俱獲送於堅堅謂僕射權翼曰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惟得一人半翼

曰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既至住長安五重寺初堅承石氏之亂至是戶民殷富四方略定惟建業一隅未能克復每與侍臣談語未嘗不欲平一江左堅弟陽平公融及朝臣竝切諫終不能迴會堅出遊東苑命安同輦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進止有度三代末主或虧大倫適一時之情書惡來世故班姬辭輦垂美無窮道安毀形賤士不宜參穢神輿堅勃然作色曰安公道冥至境德

為將尊朕舉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與輦
之榮未稱其意此乃朕之顯也命翼扶安上輦
於是翼琨而援之先是群臣以堅信重安謂安
曰主上欲有事於東南公何不為蒼生致一言
也安因此極諫堅終不納（晉書堅本傳）羅什在西國
聞安風範謂是東方聖人初安生而左臂有一
皮廣一寸許著手可得上下之唯不得出手時
人謂之印手菩薩

畢覽

畢覽東平人少奉佛法仕堅為冠軍將軍從慕
容垂北征没虜單馬逃竄虜騎追將及覽至心
稱念觀世音遂得免難逃入山林迷惑失道又
專心持念中夜見一道人法服持錫示以逕
安然至家

桑虞

桑虞字子深魏郡人仁孝自天年十四喪父毀
瘠過禮日以米百粒用糝藜藿其姊諭之曰汝
假令如此必至滅性滅性不孝宜自割抑虞曰

藜藿雖米足以勝哀諸兄仕於石氏咸登顯位
惟虞恥臣非類陰欲避地海東會丁母憂遂止
哀毀骨立廬於墓側五年後勒以為武城令虞
以密邇黃河走海微近將伸前志欣然就職石
虎時太守劉徵甚器重之徵遷青州刺史請虞
為長史帶領河北郡遇疾還鄴令虞監行州府
屬虎死國中大亂朝廷以虞名父之子必能立
功海岱潛遣東萊韋挺授虞寧朔將軍青州刺
史虞曰功名非吾志也乃附使者啟讓刺史（晉書）

居海右不交境外雖歷偽朝而不豫亂人以其
高之虞五世同居閨門邕穆堅青州刺史朗甚
器重之嘗詣虞家升堂拜其母時人以為榮

王兗

王兗本新平氏也仕堅為中山太守固守博陵
為秦拒燕丕即位以兗為平州刺史先是慕容
麟攻兗於博陵至是糧盡矢竭功曹張猗踰城
而出聚衆應麟兗臨城數之曰卿秦之民也吾
卿之君也卿起衆應賊號稱義兵何名實相違

之甚也卿兄往合鄉宗親逐城主天地不容爲
世大戮身滅未幾卿復繼之卿兄爲吾吏親尋
干戈競爲戎首爲爾君者不亦難乎今人何取
卿一切之功寧能忽卿不忠不孝之事古人有
言求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卿母在城棄而不
顧何忠義之可望惡不絕世卿之謂也不圖中
州禮義之邦而卿門風若此卿棄老母如脫屣
吾復何論哉既而城陷充及四安侯鑒並爲麟
所殺

苟輔

苟輔南安人也爲堅新平太守姚萇率衆攻之
輔度不能守議欲出降郡人遼西太守馮傑苻
蓮令馮羽尚書郎高義汲山太守馮苗諫曰天
下喪亂忠臣乃見昔田單守一城而存齊今秦
之所有猶連州累鎮郡國百城奈何遽爲叛臣
乎輔喜曰此吾志也但恐久而無救郡人橫被
無辜諸君能爾吾豈顧生哉於是憑城固守後
萇爲土山地道輔亦於內爲之或戰地下或戰
山上萇衆死者萬有餘人輔乃詐降萇將入覺
之引退輔馳出追擊斬獲萬計至是糧盡矢竭
外援不至萇遣使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
仇忠臣乎卿但率見衆男女還吾須此城置鎮
輔以爲然率男女萬五千口出城萇圍而坑之
男女無遺獨馮傑子終得脫奔長安堅追贈輔
等官爵皆謚曰節愍侯以終爲新平太守初石
虎末清河崔悅爲新平相爲郡人所殺悅子摠
後仕堅爲尚書郎自表父仇不同天地請還冀
州堅愍之禁錮新平人缺其城角以恥之新平
會望深以爲恥故相率拒萇以立忠義

竇衝

竇衝武都人趙公雙之叛堅遣楊成世等討之
爲雙所敗堅乃命衝以左禁將軍率羽林騎七
千繼發雙乘勝至榆眉衝擊敗之師還進位左
將軍行唐公洛以和龍叛自稱大將軍大都督
秦州堅遣衝及呂光帥步騎四萬進討戰於中
山執洛及其將蘭殊堅欲伐晉以姚萇爲龍驤

將軍仍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
嘗假人今以相授衛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
之徵也堅默然平陽太守慕容沖起兵二萬進
攻蒲坂堅使沖討之大破於河東沖又遣將高
蓋夜襲長安攻陷南門衛與前禁將軍李辯擊
走之斬首千八百級堅後爲姚萇所殺衛奔據
玆川有衆數萬聞長樂公丕即位遣使上表於
丕丕以衛爲梁州牧開府儀同三司是時左丞
相王永傳檄四方共討姚萇僞僕射應冠軍

景據衆五千據彭城與衛相爲首尾聲勢甚盛
萇衆大懼會永與慕容永戰於襄陵敗死丕南
走投首於晉南安王登具丕凶問乃稱尊號以
衛爲車騎大將軍南秦州牧攻萇汧雍二城克
之斬其將姚元平張略等又與萇戰於汧東爲
萇所敗進太司馬驃騎大將軍前鋒大都督督
隴東諸軍事率見衆爲先驅自繁川趣長安尋
拜右丞相衛矜才尚人自請封天水王登不許
遂自稱秦王建元年號登攻之於野人堡衛請

救於姚萇萇遣其子興攻胡空堡以救之衛竟
與萇連和登爲姚興所殺南安强熙等推衛爲
盟主所在擾亂興率諸將攻之衛走汧川汧川
氐仇軌送於興

王永

王永丞相猛子也清脩好學堅以爲扶風太守
其弟皮凶險無行建元十一年爲散騎侍郎謀
反事洩堅以猛故赦皮不殺徙置朔方之北邊
因以永爲幽州刺史永長於撫字甚得人心敗

自淮南之敗垂萇繼叛亂者四起而永意氣彌
厲與平州刺史苻沖率二州之衆以討慕容垂
垂遣其將平規逆擊永遣昌黎太守宋敞逆戰
於范陽敞兵敗績平規進據薊南永求救於振
威劉庫仁庫仁遣其妻兄公孫希帥騎三千救
之大破平規於薊南永乘勝長驅進據唐城與
慕容麟相持慕容垂復遣慕容佐與平規共攻
薊永力戰屢敗乃使宋敞燒和龍及薊城宮室
帥衆三萬奔壺關長樂公丕時在鄴城將西赴

長安苻丕遣使招之丕率鄴中男女六萬餘口西
如潞川驃騎張蚝刺史王騰迎入晉陽永固刺
史苻沖守壺關自率衆一萬赴丕丕始知長安
不守及堅凶問乃發喪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以
永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
軍尚書令進封清河公尋加司徒錄尚書事左
丞相宣檄四方共討姚萇於是天水姜延馮翊
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郎
建忠高平牧官都尉王敵等咸承檄起義各有

衆數萬遣使應丕皆就拜將軍郡守封列侯冠
軍丕留王騰守晉陽楊輔戍壺關率衆數萬進
據平陽慕容永遣使假道東還丕不許乃使永
與苻纂攻之以俱石子為前鋒都督與慕容永
戰於襄陵石子大敗永死之皮時為略陽太守
以郡降於姚萇

徐成

徐成嵩之叔也純直端亮素為王猛所知長不滿
七尺醜極當時猛伐燕時成以射聲校尉為鄧

羌部將猛使成候燕軍虛實期以日中及昏而
返猛欲殺之以正軍法鄧羌請之不得幾欲勒
兵攻猛猛其愛成若是從羌奮擊燕軍出入燕陣
旁若無人以功拜并州刺史尋加鷹揚將軍帥
步騎二萬攻拔劍閣進位右將軍姚萇來伐秦
遣成等討之爲萇所敗獲而弗殺遂降於萇萇
之將叛也其子與殺之

郭慶

郭慶不知何許人以遊擊將軍從王猛伐燕拔

取晉陽二州燕遣太傅慕容評率衆四十萬來
援評憚猛不敢進屯於潞川猛留將軍毛當戍
晉陽進師與評相持遣慶以銳卒五千夜從間
道出評營後放火燒營火見鄴中暐懼遣使讓
評催之使戰評遂大敗猛乘勝攻鄴暐出奔晉
陽慶率騎追之暐遇盜失馬步走慶追及於高
陽執送於堅追評至於遼海縛送之其部將朱
嶷追慕容桓於遼東獲而殺之諸州牧守及六
夷渠帥盡降於秦論功以慶爲持節都督幽州

諸軍事幽州刺史鎮薊賜爵襄城侯

王統

王統擢之广也擢奔降於秦秦王健以爲尚書堅立之二年以統爲扶風内史建元七年遷益州刺史與別將楊安攻克仇池拜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尋攻隴西鮮卑乞伏司繁於度堅山降其部落五萬餘戸九年復從楊安入寇漢川統以銳卒二萬爲前鋒進平益州遂代安鎮仇池十二年堅遣武衛苟萇等伐張天錫統率涼

州之衆爲萇後繼天錫詣降統還秦州堅以其弟廣爲益州刺史晋梁州刺史楊亮帥衆五萬伐蜀遣巴郡太守費統等將水陸三萬爲前鋒亮次巴郡廣遣巴西太守康回拒之別遣王虯帥蜀漢之衆三萬北救長安以江夏太守李丕爲益州刺史守成都身帥所部奔還隴西遂以依統聞丕卽位統兄弟咸遣使詣丕請討姚萇不久悅以統爲鎮西大將軍廣爲安西將軍皆進位州牧廣後攻河州牧毛興於枹罕爲興所敗亡奔秦州隴西鮮卑匹蘭執之送詣姚萇與既敗廣進據平陽復謀伐統統亦以秦州降萇萇後寢疾召其子興詣行營姚方成言於興曰今寇勍未滅王統等皆有部曲終爲人患不如除之興遂殺統及廣等萇聞之怒曰王統兄弟吾之州里吾方用之奈何輒殺之也

長孫嵩

長孫嵩代人也寛雅有器量年十四代父統軍堅時諸部乖亂使劉庫仁攝國事嵩與元他等

率部衆歸之及劉顯之難乃率舊人及鄉邑七百餘家歸魏見魏書列傳

夏默　護磨那　申香

夏默乞活人堅以爲佐鎮郎護磨那胡人堅以爲右鎮郎申香奄人堅以爲拂蓋郎默等身長一丈八尺二尺並多力善射三人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

許謙

許謙字元遜代人也少有文才善天文圖讖之

學堅從弟行唐公洛鎮和龍請謙之鎮未幾以
繼母老辭還鄉里後仕于魏太祖

裴詵

裴詵河西解縣人晉武威太守粹之子也仕晉
太常卿避地涼州堅克河西詵與兄子憬自河
西歸桑梓復居解縣洗馬川遂號洗馬裴憬仕
秦大鴻臚生二子天恩天壽

韋熊

韋熊京兆杜陵人也仕堅丞相長史爲王猛所

器重遂以女妻焉後爲東海太守堅滅奔於江
左

杜冑

杜冑京兆人晉征南將軍預孫也仕堅太尉長
史子嶷爲慕容垂秘書監仍喬居趙郡

寇修之

寇修之字延期上谷人也仕堅至東萊太守堅
滅奔魏

何熙仲

何熙仲仕秦記室參軍撰秦書八卷多記苻健
等事

韋逞母宋氏

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儒學宋氏以
幼喪母躬自養其父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
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製經
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
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
其後石虎徙之山東宋氏與夫俱在徙中乃推

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陳安
壽壽養護之逞時年少宋氏晝則採樵夜則教
逞然紡績無廢壽每歎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
是乎逞遂學成名立仕秦爲太常堅常幸其太
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缺時博士盧壺對
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惟
周官禮經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
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
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

家講室書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授業焉拜宋氏爵號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竇滔妻蘇氏

竇滔妻蘇氏始平武功人陳留令蘇道賢之第三女也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智識精明儀容秀麗年十六歸於竇滔滔甚敬之及堅時滔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因織錦爲迴文詩多不載

後燕錄一　　　　春秋卷第四十三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慕容垂上

慕容垂字叔仁一作道明小字阿六敦皝第五子母蘭淑儀所生也垂少岐嶷有器量豁達大度身長七尺四寸手垂過膝皝甚寵愛常目而謂諸弟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之曰霸字道業將以爲世子群臣諫而止然寵遇猶踰於世子儁故儁弗能平之年十三爲偏將所在征伐勇冠三軍以滅宇文之功封都鄉侯石虎來伐既還猶有兼幷之志遣將軍鄧恒率衆數萬屯於樂安營攻取之備垂戍徒河與恒相持恒憚而不敢侵垂好遊畋嘗因獵墜馬折前兩齒更名爲缺外以慕郤缺爲名內實惡而改之尋以其應讖文乃去夬更名爲垂虎死趙魏大亂垂謂儁曰時來易失赴機在速兼弱攻昧今其時也儁以新遭大喪不許慕輿根言於儁曰王子之言千載一時機不可失儁

乃從之遂平中原以垂爲前鋒都督累戰有大功雋旣克幽州欲盡坑其降卒垂諫曰弔伐之義先代常典今方平中原宜綏懷以德坑戮之刑不可爲王師之先聲雋從之及雋僭稱尊號拜黃門侍郎出爲安東將軍北冀州刺史鎮常山元璽三年封爲吳王徙治信都遷侍中右禁將軍錄留臺事徙鎮龍城大得東北之和（一作利字）尋遷鎮東將軍平州刺史征南大將軍荊兗二州牧有聲梁楚之南再爲司隸校尉王公已下

莫不屏跡暐旣嗣位太原王恪爲太宰甚寵重之常謂暐曰吳王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以臣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委政吳王可謂親賢兼舉矣暐不能從建熙十年晉大司馬桓溫率衆來伐諸軍皆潰垂以車騎大將軍敗溫於枋頭威名大振太傅上庸王評深忌疾之及垂所奏將士應蒙殊賞者皆抑而不行垂數以爲言與評廷爭嫌隙愈深評遂與太后可足渾氏共謀誅之太宰恪之子楷及垂舅蘭

建知之以告垂曰先發制人但除上庸王評及樂安王臧餘無能爲矣垂曰骨肉相殘而首亂於國吾有死而已不忍爲也頃之二人又以告曰內意已決不可不蚤發垂曰必不可彌縫吾寧避之於外耳餘非所議也冬十一月辛卯朔垂請畋於大陸因微服出鄴將趨龍城至邯鄲少子麟素不爲垂所愛逃還以狀告垂左右多亡叛太傅評白暐暐遣西平公強率精騎追之及於范陽世子令斷後強不敢逼日暮垂乃散

騎滅迹傍南山復還鄴隱於趙之顯原陵俄有獵者數百騎四面而來抗之則不敵逃之則無路不知所爲會獵者鷹皆飛颺衆騎散去垂乃殺白馬以祭天且盟從者令言於垂曰太傅忌賢嫉能搆事以來人尤忿恨今鄴城之中莫知尊處如嬰兒之念母夷夏同之若順衆心襲其無備取之如指掌耳事定之後革弊簡能大匡朝政以輔主上安國存家功之大者也今日之使誠不可失願給騎數人足以辦之垂曰如欲

之謀事泄誠爲大禍不成悔之何及不如西奔
可以萬全乃馬奴潛謀逃歸殺之行至河陽爲
津吏所執斬之而濟遂自洛陽與段夫人世子
令令弟寶農隆兄子楷舅蘭建郎中令高弼俱
奔於秦留妃可足渾氏於鄴乙泉戍主吳歸追
及於閿鄉令擊之而退初秦符堅自恪卒後陰
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
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事此自
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後

還卿本朝世封幽州使卿去國不失爲子之孝
歸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垂謝曰羇旅之
臣免死爲幸本邦之榮非所敢望堅復愛世子
令及楷等之才皆厚禮之賞賜巨萬每進見堅
目覩之關中士民素聞垂父子名皆向慕之堅
相王猛惡垂雄略言於堅曰慕容垂父子譬如
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
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何
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可

棄言況萬乘乎乃以垂爲冠軍將軍封賓徒侯
一作賓都食華陰之五百戶王猛伐燕軍於長安請
令參其軍事以爲鄉導將行造垂飲酒從容謂
曰吾將擴清東夏或爲東川之別卿將何以爲
贈使我覩物思人垂即脫佩刀遺之猛至洛陽
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爲垂使者詭傳垂語於令
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讎讒
毀日甚秦王雖外遇甚厚其心難知大丈夫逃
死而卒不免將爲天下笑吾聞東朝比來始更

悔悟主后相尤吾今東還故遣告汝吾已行矣
便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覆審乃將
舊騎詐爲出獵遂奔樂安王臧於石門猛表令
叛狀垂懼而出走至藍田追騎獲之堅引見於
東堂慰勞之曰卿國家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
不忘本猶懷首丘亦各其志不足深咎然燕之
將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書不云乎
父父子子罪不相及卿何爲過懼而狼狽如是
乎於是復垂爵位恩待如初及堅擒暐垂隨堅

入鄴宮殺集諸于對之悲慟見其公卿大夫及
故僚吏殊有愠色前郎中令高弼私於垂曰大
王以命世之才遭無妄之運迍邅棲伏艱亦至
矣天啓嘉會靈命暫遷此乃鴻漸之始龍變之
初深願仁慈有以慰之且夫高世之略必懷遺
俗之規方當網漏吞舟以弘苞養之義收納舊
臣以成爲山之功奈何以一怒捐之竊爲大王
不取也垂深納之垂在秦朝歷位京兆尹進封
泉州侯所在征伐皆有大功後堅敗於淮南諸

軍皆潰惟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奔
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喪皇綱廢弛至尊
明命著之圖籙當隆中興之業建少康之功但
時運未至故韜光俟奮耳今天厭亂德凶衆土
崩可謂乾啓神機授之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
燕祚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宜承皇天之意因而
取之且夫立大功者不顧小節行大仁者不念
小惠秦既蕩覆二京竊辱神器仇耻之深莫甚
於此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五木之祥

今其至矣垂曰汝言是也（一作故言是也）然彼以赤心
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圖之多便不
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後圖之既不
負夙心且可以義取天下初寶在長安與韓黃
李根等因讌以樗蒱爲戲寶危坐整容誓之曰
世云樗蒱有神豈虛言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
盧於是三擲盡盧寶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
垂弟奮威將軍德亦進曰夫鄰國相吞有自來
矣秦強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耻非

負夙心也昔鄧祁侯不納三甥之言終爲楚破
吳王夫差違子胥之諫取禍勾踐前事之不忘
後事之師表也願不棄湯武之成蹤追韓信之
敗迹乘彼土崩恭行天罰斬逆氐復宗祀建中
興繼洪烈天下大機弗宜失也兄奈何得而不
取釋數萬之衆授于將之柄是郤天時而待後
害非至計也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兄勿
疑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於
秦秦王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爲王猛所賣

無以自別復見昭亮國士之禮每深報德之分未一若秦運必窮歷數歸我者授首之便何慮無之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之地會非吾有自當有擾之者君子不怙亂不爲禍先且可觀之冠軍參軍趙秋亦力勸之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屬堅農謂垂曰尊不迫人於險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農聞秘記曰燕復興當在河陽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者不過早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

心善其言行至澠池言於堅曰王師不利他境之民或因此輕重請奉詔書輯寧朔裔且龍都舊都陵墓所在乞過展拜以申罔極因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許之權翼諫曰國家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之京師固根本鎮枝葉且垂爪牙名將勇略過人所謂今之韓白又世豪東夏志不爲人下頃者避禍歸誠非慕德而來列地百里未可以滿其欲冠軍之號豈足以稱其心譬如養鷹饑則附人飽便高颺每聞

風飈之起當有凌霄之志惟宜急其羈靽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但朕已許之匹夫猶重信況萬乘之主乎若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不見其來關東之亂垂其首乎堅不聽遣將軍李蠻閔亮尹國帥衆三千送垂翼夜私遣壯士邀垂於河橋南空倉中擊之垂是夜夢行路路窮顧見孔子墓傍墓有八殯而惡之召占夢者占之曰行路窮道盡不可行也孔子

名丘八以配丘此兵字也路必有伏兵深宜慎之垂以爲然遂自涼馬臺結草筏而渡使典軍程同衣己衣乘己馬與童僕趨河橋伏兵發同馳爲獲免垂至安陽遣參軍田山一作生修箋於長樂公符丕丕聞又遣驍騎將軍石越戍鄴驃騎將軍張蚝戍并州時丕先已在鄴聞其北來疑其欲爲亂謀襲擊之兵侍郎天水姜讓諫曰垂反形未著而殿下擅殺之非臣子之義不如待以上賓之禮嚴兵衛之密表情狀聽勅而後圖

之末爲晚也丕從之及至身自迎之館之於鄴西垂具說淮南敗狀趙秋勸垂於坐取丕因據鄴起兵垂不從垂於是潛與燕之故臣謀復燕祚會秦平原公苻暉告丁零翟斌聚衆四千謀逼洛陽堅驛書繼至使垂督兵討之石越言於丕曰王師新敗民心未安負罪亡匿之徒思亂者衆故丁零一唱旬日之中衆已數萬此其驗也慕容垂燕之宿望有興復舊業之心今復資之以兵此爲虎傅翼也丕曰垂在鄴如藉虎臥

蛟常恐爲肘腋之患今遣之於外不猶愈乎且翟斌凶悖必不肯爲垂下使兩虎相斃吾從而制之此卞莊子之術也丕謂垂曰翟斌兄弟因王師小失敢肆凶勃子母之軍殆難爲敵非冠軍英略莫可滅之相煩一行可乎垂曰下官殿下之鷹犬敢不惟命是聽乃大賜金帛一無所受惟請舊田園丕許之配以羸兵二千及鎧杖之敝者又遣廣武將軍苻飛龍率氐騎一千爲垂之副丕私戒飛龍曰卿王室肺腑年秩雖卑

其實帥也垂爲三軍之統卿爲謀垂之主用兵制勝之權防微杜漸之略委之於卿卿其行矣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弗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中子農及兄子楷紹弟子宙皆爲苻丕所留石越言於丕曰垂之在燕破國亂家及投命聖朝蒙超常之遇而敢輕侮方鎮殺吏燒亭反形已露終爲亂階將老兵疲可因此除之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侍衛聖躬此功不可忘也越曰垂尚不忠於

燕安肯盡忠於我乎且垂亡虜也主上寵同功舊不能銘澤推忠而首謀爲亂失今不擊必爲後害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仁不顧大計吾屬終當爲鮮卑虜矣垂至安陽之湯池閔亮李毗自鄴來以丕與飛龍謀告垂垂因激怒其衆曰吾盡忠於苻氏而彼專欲圖吾父子吾雖欲已得乎乃託言兵少停河內募兵旬日之閒有衆八千苻暉遣使讓垂使進兵簡書相尋垂謂飛龍曰今寇賊不遠當晝止夜行

襲其不意飛龍以爲然壬午夜垂遣世子寶將兵居前少子隆勒兵從巳令氐兵五人爲伍陰與寶約聞鼓譟前後合擊氐兵及飛龍盡殺之參佐家在西者皆遣還并以書遺堅言所以殺飛龍之故時慕容鳳及燕之故臣燕郡王騰遼西段延等聞翟斌起兵各帥部曲歸之會符暉使平武侯毛當率衆討斌鳳曰鳳今將雪先人之恥請爲將軍斬此氐奴乃擐甲直進丁零之衆隨之大敗秦兵斬毛當進攻雲陵拔之

收萬餘人甲杖癸未垂濟河焚橋召募遠近衆至三萬留遼東鮮卑可足渾譚集兵於河內之沙城遣田山如鄴密告農等起兵相應時日已暮農與楷及宙留宿鄴中紹先出至蒲池盜丕駿馬數百以待甲申晦農宙將數十騎微服出鄴奔於列人楷紹奔於辟陽

繡水沈士龍校

春秋第四十三卷

後燕錄二　　　　春秋卷第四十四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慕容垂中

燕元年春正月乙丙朔符丕大會賓客請農等不得始覺有變遣人四出求之三日知其在列人已起兵癸巳垂既濟河下令曰吾本外假秦聲內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刑奉命者賞不踰日天下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負也鳳及王騰段延聞垂濟河皆勸翟斌遣使推垂爲盟主垂拒之

曰吾父子寄命秦朝危而獲濟荷主上不世之恩蒙更生之惠雖曰君臣義深父子豈可因其小隙便懷二三吾本救豫州不來赴君君既建大事成享其福敗受其禍吾無預焉斯議何爲而及於我垂欲襲據洛陽又見符暉以臣節退且未審斌之誠欵故以此言拒之丙戌垂至洛陽暉閉門守不與垂通斌又遣長史河南郭通說垂垂猶未許通曰將軍所以拒通者豈非以翟斌兄弟山野異類無奇才遠略必無所成

故邪衛不念將軍今日悲之可以濟大業乎垂
乃許之斌遂率衆會垂勸稱尊號垂曰新興侯
國之正統孤之君也若以諸君之力得平關東
當以大義諭秦奉迎返正無上自尊非孤心也
乃謀於衆曰洛陽四面受敵北阻大河至於控
馭燕趙非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都據之而制
天下衆咸以爲然引兵而東遣建威將軍王騰
起浮橋於石門故扶餘王滎陽太守餘蔚及昌
黎鮮卑衛駒各帥其衆來降農西招庫傉官偉

於上黨東引乞特歸於東阿各帥衆數萬赴之
衆至十餘萬丕遣石越率精騎討農皆勸農逆
擊之農曰我無伏兵彼有銳甲不如待暮一戰
而擒之也至暮農鼓譟出陳遂大破之斬越及
將士數百垂引兵至滎陽群臣朝於清陽宮固
請即尊垂以暐在長安依晉愍帝在平陽中故
事遂以太元九年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
制行事令稱統府府置四佐王公已下稱臣文
表奏疏封拜官爵一如王者以弟德爲車騎大

將軍范陽王兄子偕爲征西大將軍太原王翟
斌爲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翟檀爲柱國大將
軍封弘農王餘蔚爲征東大將軍統府左長史
仍封扶餘王衛駒爲鷹揚將軍鳳爲建策將軍
帥衆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鄴庚戌至
鄴改秦建元二十年爲燕元年服色朝儀皆如
舊章以前岷山公庫傉官偉爲左長史前尚書
段崇爲右長史滎陽鄭豁等爲從事中郎農等
亦引兵會垂於鄴皆因其所稱之官而授之立

寶爲世子農爲驃騎將軍麟爲撫軍將軍隆爲
冠軍將軍紹爲鎮南將軍陳留王溫爲前將軍
樂浪王宙爲征虜將軍章武王又封從弟揆等
十七人及甥宇文輸舅子蘭審皆爲王其餘宗
族及功臣封公者三十七人侯伯子男者八十
九人可足渾譚集兵得二萬餘人攻拔野王亦
引兵會鄴平幼及弟叔覗亦帥衆數萬會垂於
鄴苻丕聞之遣侍郎姜讓誚垂且說之曰往歲
大駕失據君係衛鑾輿勤王誠義邁蹤前烈宜

迷修前規終忠貞之節奈何棄崇山之功爲此
過舉過貴能改先賢嘉事宜深詳思悟今猶未
晚也垂謂讓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
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然後修復國家之業與
秦永爲鄰好何故闇於機運不以鄴城見歸也
大義滅親況於意氣之顧公若迷而不反者孤
當窮極兵勢耳今事已然恐單馬乞命亦不可
得也讓厲色責之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聖
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味

類別臭味不同奇將軍於一見託將軍以斷金
寵踰功舊任齊宗藩自古君臣際遇有如是之
甚者耶方付將軍以六尺之孤託將軍以萬里
之分奈何因王師小敗據有貳圖夫師起無名
終則弗成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將軍起無名之
師而欲興天所廢偏未見其可長樂公主上之
元子也德邁應衛任居陝東爲朝廷之維城寧
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乎夫死王事國
君死社稷將軍欲裂冠毀冕拔本塞源者自可

任將軍之兵勢窮更云云但惜將軍以七十之
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忽爲逆鬼竊爲將軍痛
之垂默然左右勸垂殺之垂曰古者兵交使在
其間今人吠非其主何罪禮而遣之因遺書於
丕又上表於苻堅曰臣才非古人禍生肘腋身
當許難歸命聖朝陛下恩深周漢猥叨顧遇位
爲列將爵忝通侯誓在戮力輸誠常恐不及去
夏桓沖送死一擬雲消迴討鄖城俘馘萬計斯
誠陛下神筭之奇頗亦愚臣忘死之效方將飲

馬於桂州懸旌於閩會不圖天助亂德大駕班
師陛下單馬奔臣臣奉衛非二豈惟陛下聖明
鑒臣單心皇天后土實亦知之臣奉詔北巡受
制長樂然丕外失衆心內多猜忌令臣野次外
庭不聽謁廟丁零逆豎寇逼豫州丕迫臣單赴
限以師程惟給敝卒二千盡無兵杖復令飛龍
潛爲刺客及至洛陽平原公暉復不信納臣竊
惟進無淮陰功高之慮退無李廣失利之愆懼
有青蠅交亂黑白丁零夷夏以臣忠而見疑乃

垂后後段氏

垂后段氏字元妃遼西鮮卑光祿大夫段儀之女也少而婉慧有節操嘗謂其妹季妃曰我終不作凡人妻季妃曰妹亦不爲庸夫婦隣人聞而笑之內黃人張定善相見儀二女大驚曰君家大興當由二女儀深異之至年二十餘而不嫁儀子倫謂儀曰張定何知而拒求者儀曰吾女雖志行不凡故且躊躇以擇良配既而垂納元妃爲繼室遂有殊寵及僭即帝位冊拜爲皇

后范陽王亦聘季妃姊妹皆爲皇后卒如其言先段氏生子令寶元妃生子朗鑒愛諸姬生子麟農隆柔熙寶初爲太子有美稱已而荒怠中外失望元妃嘗言於垂曰太子資質雍容柔而不斷遭承平之世足爲神明之主今國步艱難恐非濟世之雄陛下託之以大業妾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二王陛下之賢子宜擇一人付之趙王麟奸詐彊愎陛下一旦不諱必爲國家之患此陛下之家事宜早圖之垂不悅寶善事垂左右左右多與之故垂以爲賢其後元妃又言之垂謂之曰汝欲使我爲晉獻公乎元妃泣而退告其妹季妃曰太子不才天下所知吾爲社稷計言之主上乃比吾爲驪戎之女何其苦哉主上百年之後太子必喪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盡其在王乎寶及麟聞之深以爲恨及垂死寶嗣立使麟謂元妃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嗣守大業今竟能否宜早自裁以全段宗元妃怒曰汝兄弟尚逼殺其母況能保守

先業乎吾豈愛死但念國亡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元妃謀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群臣咸以爲然中書令眭邃颺言於朝曰子無廢母之義漢世安思閻后親廢順帝猶得配享太廟況先后曖昧之言虛實尚未可知宜依閻后故事寶從之乃成喪追尊謚曰成哀皇后其後麟果作亂寶亦被殺德復僭稱尊號終如元妃之言

寶后段氏

寶后段氏遼西鮮卑人前將軍段璣之姑也初進爲昭儀生子策字道符策於諸子中最少寶甚寵愛之封浿陽公年十二美姿貌而蠢弱不慧將寶家嗣未定欲立之而垂意屬於清河公會寶意不在會猶豫未決庶長子長樂公盛揣知之稱策堪爲儲貳寶遂立策爲太子立段氏爲皇后後盛嗣位尊段氏爲皇太后長樂二年冬十一月丁未卒謚曰惠德皇后追謚策曰獻哀太子

盛妃蘭氏

盛妃蘭氏尚書頓丘王蘭汗之女也寶爲汗所殺盛馳進赴哀汗妻乙氏及盛妃皆涕泣請盛於汗妃復頓頭於諸兄弟汗惻然哀之遣其子迎盛舍於宮中親待如舊先是汗之當國也盛從寶出亡妃奉事丁氏愈謹及盛誅汗以妃當從坐欲殺之丁氏以妃有保全之功固爭之得免然終不得爲后

獻莊太妃丁氏

太妃丁氏盛伯獻莊太子全之妃七兵尚書丁信之姑也盛即尊位尊爲獻莊皇后尋進爲皇太后及盛死群臣共曰丁氏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而熙素得幸於丁氏遂命立熙後熙寵幸苻貴人丁氏怨恚詛呪與丁信密謀廢熙迎立章武公淵熙聞之大怒逼丁氏令自殺葬以后禮謚曰獻幽皇后

熙昭儀大苻氏

熙昭儀大苻氏故中山尹苻謨之長女也名曰

娀娥納爲貴人未幾進爲昭儀熙甚幸之乃爲昭儀鑿曲光海清涼池季夏盛暑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大半苻氏美而豔好微行游宴熙弗之禁也請謁必從刑賞大政無不由之俄而有疾龍城人王榮自言能療之未幾而卒熙怨榮之妄立於公車門支解而焚之爲追謚昭儀爲愍皇后

熙后小苻氏

熙后小苻氏苻謨之幼女也名曰訓英納爲貴

嬪寵愛踰於其姊尋立爲皇后后好游田熙從
之北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百姓苦之
士卒爲豺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及熙伐
高句驪以苻氏從至於遼東爲衝車地道以攻
之城且陷熙曰待剗平寇城朕當與后乘輦而
入不聽將士先登由是城內嚴備攻之不克熙
乃引還又爲苻后起承華殿高承光一部負土
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宿衛典軍杜靜載棺詣闕
上書極諫熙大怒斬之苻后嘗季夏思凍魚膾

仲冬思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之不得則加之
以大辟其虐也如此未幾苻后死熙悲號躃踊
若喪考妣擁其尸而哭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
矣於是僵仆氣絕久而復蘇大斂既訖復啓其
棺而與之交接服斬縗食粥制百僚於宮內設
位哭臨令沙門素服使有司案檢哭者有淚以
爲忠孝如其無也則加以罪群臣震懼莫不含
辛以爲淚高陽王隆妃張氏熙之嫂也美姿容
有巧思熙將以爲苻氏之殉欲以罪殺之乃毀
其襚鞾中得敝氈評以蠱呪遂賜死三女叩頭
求哀熙不許制公卿已下至兵民戶率營墓費
殫竭府庫下錮三泉周輪數里內則圖畫尚書
八座之象熙謂監作者曰汝等善爲之朕將隨
后入此陵矣識者以爲不祥右僕射韋璆（一作玲）
等並懼爲殉沐浴俟命號苻氏墓曰徽平陵及
葬熙被髮徒跣步從苻后喪轜車高大毀北門
而出長老竊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久
也會中衛將軍馮跋等閉門作亂熙置后柩於

南苑收髮貫甲馳還赴難攻其北門不克尋爲
跋等所殺及雲僭立熙與苻后共葬之於徽平
陵

就李 項琳之
屠喬孫 同訂

後燕錄十　　春秋卷第五十二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光祚

光祚清河人本宦者仕苻堅爲冗從僕射初垂在長安堅嘗與之交手語冗出祚言於堅曰陛下頗疑慕容垂乎垂非久爲人下者也堅以告垂及堅敗祚不自安奔晉陽丕遂奔晉晉以祚爲河北郡守管於濟北之濮陽屬溫詳詐敗詣軍門降垂赦之撫待如舊垂見祚流涕沾衿

曰秦王待我深吾事之亦盡淮南之敗吾效忠節但爲公猜忌懼死而負之每思疇昔之恩未嘗中夜忘寢祚亦歔欷悲動左右因賜祚金帛祚固辭垂曰卿猶復疑耶祚曰臣昔者惟知忠於所事不意陛下至今懷之臣敢逃其死垂曰此乃卿之忠固吾之所求也前言戲之耳待之彌厚以爲中常侍

趙秋

趙秋字子武汲郡朝歌人也少而輕財好施濟人李玄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秋謂其兄曰赴死生救不足人之本也家有一牛即以一牛與之玄度得以葬母他年秋夜行見一老母遺秋金一餅曰子能葬我之以相報子五十以後當富貴不可言勿忘玄度也俄而不見後事垂爲冠軍將軍行參軍事苻堅淮南之敗秋以千餘騎奔垂仍說垂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今天時已至尚復何待若殺秦王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苻氏之有也垂不從悉以兵

授堅及垂至鄴苻丕聞其北來疑欲爲亂身自出迎秋勸垂於坐取丕垂亦不納垂後發兵於鄴農亦起兵列人應之使秋說屠各及東夷烏丸各帥步眾數千來援農以垂未至不敢行賞秋曰軍無賞士不往今之來也皆爲建功規利宜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業垂從之於是赴者相繼

畦邃

畦邃字懷道趙郡高邑人也父邁晉東海王司

馬越軍謀掾儀浧石勒爲徐州刺史遂仕垂爲
從事中郎農至高邑遣邃出近遲期不還長史
張攀言於農曰邃目下參佐敢欺妄不還請迴
軍討之農不應勅備假板以邃爲高陽太守參
佐家在趙北者悉假署遣歸退謂攀曰君所言
殊誤當今豈可使自相魚肉吾北還邃等自當
迎於道左君但觀之及垂至中山農以前驅先
進邃等皆來迎候上下如初攀乃服農之智略
仕寶中書令寶逼殺太后段氏不肯成喪邃以

大義切諫 與段后錄 寶不得已從之乃成喪

高展

高展渤海蓨人也漢太傅褒之後其父慶仕燕
太子詹事歷位司空慶生三子泰敬展展仕寶
爲黃門郎 泰自有 於泰兄 別泰錄

高湖 湖弟恒 恒弟韜

高湖字大淵父泰吏部尚書中書令湖少機敏
有器度與弟 一作 韜俱知名於鄉雅爲鄉人崇
所敬異少歷顯職爲散騎常侍垂遣太子

等伐魏湖言於垂曰魏燕之與國世爲婚姻彼
有內難燕實赴之燕有所求彼無違者其德施
厚矣和好多年行人相繼聞以求馬不獲遂留
其弟幽在於我非彼之尤攻當脩敦舊好又寧
國家柰何復令太子率衆遠伐且拓跋 魏太祖諱珪
雄略有謀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兵精馬强未
易輕也皇太子富於春秋志果氣銳輕敵好勝
難可獨行兵凶戰危今委之專征必小魏而輕
之萬一不如所欲傷威毀重願陛下深以爲慮

言頗切厲垂怒詔免湖官寶果敗於參合寶立
起爲征虜將軍燕郡太守寶走和龍兄弟交爭
湖見其衰亂遂率戶三千降魏任爲寧西右將
軍

湖弟恒字叔宗仕垂鉅鹿太守率郡二千亦降
於魏

恒弟韜少以英朗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推敬仕
垂爲太尉從事中郎魏武平中山以爲丞相參
軍卒 湖即北齊獻武王高歡高祖也詳見北齊書

崔蔭

崔蔭字世祿清河東武城人仕垂爲長史章武王宙之鎮滑臺也垂以蔭爲宙司馬先是陳留王紹爲征南將軍太原王楷爲征西將軍樂浪王溫爲征東將軍皆以蔭爲之參佐蔭才幹明敏強正善規諫四王皆嚴憚之所至簡刑法輕賦役流民歸之戶口滋息

崔逞

崔逞字叔祖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五世孫也曾祖諒晉中書令祖遇仕石虎爲特進父瑜黃門郎逞少好學有文才遭亂孤貧躬耕於野而講誦不輟慕容暐時郡舉上計掾補著作郎撰燕記遷黃門侍郎苻堅滅燕以爲齊郡太守堅敗仕晉歷清河平原太守爲丁零翟釗所虜授中書令及垂滅釗以爲秘書監寶走和龍爲留臺吏部尚書趙王麟殺詳自立逞乃攜妻子亡歸於魏先是張袞常與太祖言稱逞之才可大用太祖得之甚喜以爲尚書使錄三十六曹委以政事逞兄遹字寧祖亦有名於時仕垂尚書左丞范陽昌黎二郡太守逞亦不得其死

崔模

崔模字思範清河東武城人父遵仕垂至少府卿叔父整廣川太守模至熙末年南渡河外爲劉裕滎陽太守戍虎牢後歸於魏官至中尉

崔懿

崔懿字世茂博陵安平人也仕垂位秘書監子邃字景遇位鉅鹿令其孫綽少孤學行脩明有名於世

封懿

封懿字處德渤海蓨人也曾祖釋晉東夷校尉祖悛父放仕儁爲渤海太守吏部尚書兄孚仕超太尉懿爲儁有才氣能屬文與孚雖器有長短然名位略齊懿仕秦渤海太守撫軍麟徇清河執之以歸任爲本郡歷位中書令戶部尚書寶敗歸魏魏以懿爲給事黃門侍郎都坐大

宮封章安侯問以燕氏舊事懿應對疎慢坐廢於家撰燕書十卷頗行於世

封愷

封愷字思悌奕之孫也仕勳位至太常卿侍中愷給事黃門侍郎愷弟常侍度支尚書坐司馬氏事死愷妻盧玄女也愷子伯達棄母及妻李氏南奔河表改婚房氏伯達子休傑後還祖母盧氏猶存垂百歲矣而母李氏巳先死矣

封衡

封衡字百華中書監裕之子也輕財好施年十餘歲見一老父荷擔於路引歸問之謂其父曰宜予一飯著名春秋斯老父也[illegible]給宅一區奴一口日供贍以終其年裕高其志而從之及長身長八尺有智略仕垂爲石司馬轉安東將軍垂攻鄴久不下衡請決漳水灌以爲然遂拔鄴城外郛苻丕恃功驕恣要請爲尚書令垂將許之衡厲色止之曰馬能千里不免羇絆明苻生不可以大御也丕戎狄小人遭時際會兄弟封王自驪荒以來未有此福忽履盈忘止復有斯求魂爽錯亂必死不出年也垂從之丕果潛通苻丕事發伏誅衡後歷位中山尹吏部尚書

宗隱

宗隱字處道西河介休人也曾祖奭晉豫太守後爲龐長史祖活中書監父恭尚書令徐州刺史僑徙鄴於鄴恭始家於廣平之列人隱性至孝年十二便有成人之志專精好學不以兵

難易操仕垂歷尚書郎太子中舍人本州別駕隱叔父洽爲垂尚書魏太祖圍中山洽率所領軍守北門慕容所統魏軍士多所傷殺太祖特深忿恨城陷被殺于順訓並下腐刑

趙思

趙思亦宦者仕寶爲中黃門令寶之自龍城奔蔡陽也寶叔父并州牧范陽王德自鄴徙居滑臺稱燕王置百官寶遣思召德弟鍾奉迎寶本勸德稱帝聞思來惡之執以付獄而[illegible]

群下議奉迎事其黃門侍郎張華等皆沮之德乃遣其將慕輿護率壯士數百隨恩而北聲言迎衛實謀殺之 初寶既遣恩後知德已攝位稱制懼而北奔護至黎陽寶亦兄執恩以還德以恩閑習典故將任之恩求還就寶德不許因留之恩怒曰周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爲上台不能率先群后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爲趙王倫之事恩雖無申胥哭秦之効尤慕龔君賓不生莽世德怒殺之詳見南燕錄

李系

李系趙郡平棘人也仕垂散騎常侍東武城令治有能名魏太祖定中原以系爲平棘令年老卒於家贈寧朔將軍趙郡太守平棘男

李先

李先字容仁中山盧奴人也祖重晉平陽太守大將軍右司馬父樊石虎樂安太守左中郎將先少好學善占候之術師事清河張御御奇之仕苻丕尚書左主客郎慕容永聞其名迎爲謀主勸永據長子城永遂稱制以先爲黃門郎秘書監高祖伐永滅永徙先於中山後歸仕魏

屈遵

屈遵字子度子虔作昌黎徒河人也博學多才藝爲慕容永尚書僕射武垣公永滅垂以爲博陵令魏太祖南伐軍次魯口博陵太守申永南奔河外高陽太守崔宏東走海濱一作唐屬城長吏率多逃竄遵獨告其吏民曰往年寶師大敗今茲垂征不還天之棄燕人弗支也魏主神武命世寬仁善納御衆百萬號令若一此湯武之師吾欲歸命爾等勉之勿遇嘉運而爲禍先遂歸魏以爲中書令出納號令總攝文誥皆信委之

賈彝

賈彝字彥倫本武威姑臧人六世祖敷魏幽州刺史廣川都亭侯子孫因以家之遂爲廣川人父爲苻堅鉅鹿太守坐訕謗繫獄彝年十歲詣長安訟父獲伸遠近嘆之皆曰此子英俊賈誼

之後莫之與京弱冠仕垂遼西王農記室參軍魏太祖聞其名嘗遣使求之垂彌增器重更加寵秩遷驃騎長史帶昌黎太守垂遣太子寶伐魏敗於參合舜及從兄弋郡太守潤等被執後數年逃歸又爲屈丐所執年六十卒

張蒲

張蒲字玄則河內脩武人也本名謨後改爲蒲漢太尉延之後父攀仕垂御史中丞兵部尚書以清方稱蒲少有父風頗涉文史端謹方正爲

寶陽平河間二郡太守尚書左丞魏太祖定中山寶官司叙用多降品秩素聞蒲名仍拜爲尚書左丞

餘崇

餘崇字子厚其父嵩仕垂光祿大夫平規叛於魯口嵩以鎮東將軍討之軍敗見殺崇仕寶爲建威將軍寶移圍於中山淸河王會表求赴難使崇爲前鋒率騎五百伺魏强弱遇魏千餘騎鼓譟直進手殺數十人魏騎潰去崇亦引還勇冠一時衆心稍振後會使壯士襲殺高陽王農欲棄喪走龍城崇涕泣固諫乃聽截軍後寶嘉其忠拜中堅將軍封賴陰公蘭汗之亂隨寶入龍城密言於寶曰觀汗雖形色禍變甚逼宜留三思奈何徑前寶不從行數里加難遂先執崇崇大呼罵曰汝家幸緣肺腑蒙國寵榮覆宗不足以報今乃敢謀簒逆此天地所不容計旦暮即屠滅但恨不得手膾汝曹爾加難殺之

平規

平規燕國薊人也仕垂寧朔將軍幽州刺史還征東將軍參合之敗規聚兵魯口以叛博陵武邑長樂三郡皆起兵應之規弟翰亦起兵遼西從子冀州刺史喜切諫不聽時燕兵新敗諸將討之不克垂自率軍擊之軍至魯口規將妻子及翰等十餘人渡河而走垂引軍還規復收合餘黨保據唐高建威將軍進擊斬之

鄭豁

鄭豁滎陽開封人也五世祖渾魏將作大

仕垂至太常卿

呂顯

呂顯字子明本東平壽張人也其先石勒時徙居幽州顯少好學性□直鄉人有忿爭者皆就質焉垂以爲河間太守後卒郡歸魏

宇文活撥

宇文活撥河南略陽人也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爲雄□□部大人活撥仕垂爲唐郡內史遼東公魏平中山活撥入魏爲第一客

呇衮

呇衮昌黎人也膂力兼人彎弓三百斤勇冠當時仕垂至廣武將軍

鄺紹

鄺紹范陽涿鹿人也仕寶濮陽太守魏太祖定中山以郡迎降

盧偃

盧偃范陽涿鹿人也父湛晉司空劉琨從事中郎偃與子邈並仕於垂偃爲營丘太守邈爲范陽太守皆以儒雅見稱

盧晏

盧晏博學工隸書有名於世仕垂給事黃門侍郎營丘成周二郡太守寶太子洗馬燕滅入魏爲魯郡太守

仇欽

仇欽馮翊重泉人也石虎末徙鄴南枋頭仕暐爲烏丸護軍長水校尉生二子長曰嵩小曰騰嵩仕垂殿中侍御史徙居中山初嵩長女有姿色充冉閔宮闈閔破遂入於儁轉賜盧豚生子

爲後有寵於魏

韋閬

韋閬字友觀京兆杜陵人也世爲三輔冠族祖楷晉建威將軍長樂清河二郡太守父逵仕垂吏部郎大長秋卿閬少有器望值慕容氏政亂避地薊城魏徵拜咸陽太守轉武都太守卒於官

晁崇

晁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也家世史官崇善天文術數知名於時仕垂太史郎從寶敗於參合因留仕魏太祖甚見親待（並見魏書）

叚乾

叚乾鴈門平原人仕垂廣武令子霸魏太祖略地至鴈門霸年幼見執因被宮刑乾乃率鄉曲歸降於魏

公孫表

公孫表字玄元燕郡廣陵人也好縱橫刑名之言爲慕容冲尚書郎垂破長子隨入中山仕爲從官寶走乃歸魏爲博士歷太宗時爲大將被修死（魏書）

劉生

劉生頗解卜筮慕容氏嫁女於魏遂爲公主家臣仍隨入魏賜妻生子

房諶（一作湛）

房諶清河東武城人也仕垂爲太尉掾適慕容氏遷於齊子孫因以家焉遂爲清河繹幕人

王憲

王憲字顯則北海劇人祖猛爲符堅丞相父休河東太守憲幼孤隨伯父永在鄴丕稱尊號以永爲丞相永爲慕容永所殺憲奔清河匿於民家垂引爲安南將軍河州刺史

張珍

張珍字文表中山毋極人仕寶度支尚書

楊結

楊結清河人也仕垂至中山相生二子珍繼皆知名於世

許茂

許茂高陽新城人也仕垂爲高陽太守

王高

王高魏郡人家貧徒有四壁夫婦二人晝則傭耕夜則伐草燒磚以臥

陳刀

陳刀河北人仕於垂失其官爵

盧副鳩

盧副鳩昌黎徒河人也仕垂爲尚書令臨澤公

房堪

房堪常山人仕垂其鄉太守

李　項琳之
屠喬孫　同訂

春秋卷第五十二

後秦錄一　　春秋卷第五十三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姚弋仲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昔禹封舜少子於西戎世爲羌酋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當七世孫塡虞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爲楊虛侯馬武所敗徙出塞北虞九世孫遷那率種人內附漢朝嘉之假冠軍將軍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於南安赤亭那玄孫柯迴爲魏征(晉書作綏)西將軍助魏將姜維於沓水以功假綏戎校尉西羌都督迴生弋仲少而聰猛英果雄毅不營產業唯以收恤爲務衆皆畏而親之永嘉之亂東徙榆眉戎夏襁負隨之者數十萬人自稱雍州刺史護羌校尉扶風公劉曜平陳安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封平襄侯邑於隴上及石虎克上邽也仲說之曰明公擁(晉書作握)兵十萬功高一時正是行權立策之日隴上多豪秦風猛勁道隆後服德洿先叛宜徙隴上豪強虛其

心腹以寶鐵甸虎納之啓勒以弋仲行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後豫州刺史祖約奔勒勒禮待之弋仲上疏曰祖約殘賊晉朝逼殺太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此其始矣勒善之後竟誅約勒死虎遂執權思弋仲之言乃徙秦雍豪傑於關東弋仲率部衆數萬遷清河之灄頭拜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虎既廢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至（或作赴）正色謂虎曰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

虎懼其強正而不之責虎永興元年遷使持節十部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弋仲性清儉鯁直不修威儀屢獻讜言無所迴避虎甚重之朝之大議靡不參決公卿以下皆憚而推下之武城左尉虎寵姬之弟也曾入弋仲營擾其部衆弋仲執而數之曰爾為禁衛逼脅我為大臣目所親見不可縱也命左右斬之尉叩頭流血左右固請乃止其剛直不回皆此類也虎末年誅成梁犢反敗李農於滎陽遂東掠陳留諸郡虎

大懼馳使召之弋仲率其衆八千餘人屯於南郊輕騎至鄴乃求見虎虎病不時見引入領軍省以己所食食之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當面授方略豈來覓食耶且吾不知主上存亡若一見我雖死無根左右言之虎引見弋仲讓之曰兒死（晉書有來字）愁耶乃至於疾小兒（晉書作兒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令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太甚故相聚反耳且汝病久所立兒小若不差天下必亂當先憂此不煩憂賊也犢等因思

歸之心共為姦盜所行殘賊此成（晉書作或）禽耳老羌為汝效死前鋒一舉了之弋仲性狷直人無貴賤皆汝之虎亦不之責乃於坐授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否遂被甲跨馬於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與石斌等擊犢於滎陽大破之斬犢首而還討其餘黨盡滅之虎以功命劍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公冉閔之亂弋仲據灄頭擁衆數萬不附于閔弋仲子曜武將軍益武衛（[illegible]將軍）

若帥禁兵數千斬關奔潰頭弋仲率衆攻閔次于混橋陰有據關右之志遣其子襄帥衆五萬擊蒲洪洪逆擊破之及石祇稱尊號於襄國以弋仲爲右丞相待以殊禮閔攻圍襄國百餘日祇危急乃遣中軍將軍張春乞師于弋仲弋仲遣子襄帥騎二萬八千救祇戒之曰冉閔棄仁背義屠滅石氏我受人厚恩當爲復仇老病不能自行汝才十倍于閔若不梟擒以來不須復見我也自是弋仲遣使與燕連和告于慕容儁

儁遣禦難將軍悅綰將兵三萬會襄襲擊閔于長盧澤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弋仲部曲馬何羅博學有文才張豺之輔石世也背弋仲歸豺豺以爲尚書郎豺敗復歸弋仲咸勸殺之弋仲曰正是招才納奇之日當收其力用不足害之以爲參軍其寬恕如此石祇爲劉顯所殺弋仲復與燕連和常誡諸子曰我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我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之後汝便歸晉家當竭力臣節無爲不義之事乃遣使降晉晉永和七年拜弋仲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督江淮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八年春卒年七十三弋仲甍後柩爲苻生所得生以王禮葬之於天水冀縣及萇僭位追謚景元皇帝廟號始祖墓曰高陵置園邑五百家

姑熟趙璘之校

後秦錄二

十六國春秋卷第五十四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姚襄

姚襄字景國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雄武多才藝明察善撫納士民敬愛之咸請為嗣弋仲以襄非長子不許請者日以數千乃授之兵石祗僭號署襄為使持節驃騎將軍領護烏桓校尉豫州刺史新昌公晉永和七年遣使拜持節平北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即丘縣公（晉書作平丘郡公）八年春弋仲死襄祕不發喪率戶六萬南攻陽平元城發干皆破之殺掠三千餘家屯于碻磝津以太原王亮為長史天水尹赤為司馬略陽伏子成為左部帥南安斂岐為右部帥略陽王黑鄉為前部帥強白為後部帥太原薛讚略陽權翼為參軍襄與秦兵戰敗亡三萬餘戶南至滎陽始發喪行服又與秦將高昌李歷戰于麻田馬中流矢死襄弟萇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

自免萇曰但令兄濟此豎子必不敢害萇會救至俱免夏四月襄帥衆歸晉送其五弟為質詔襄屯譙城襄單騎渡淮見安西將軍豫州刺史謝尚於壽春尚聞其名命去仗衛幅巾待之一面交歡稱若平生會鎮西將軍張遇反於許昌使其黨王恩據洛陽尚遂帥襄與遇戰於許昌之誡橋王師敗績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學博通雅善談論英濟之稱著于南夏江東人士莫不重之俄屯歷陽以燕秦方強未有北伐之志乃夾淮廣興屯田訓厲將士永和九年冬十月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在壽春憚襄威名會襄部曲有欲歸浩者襄殺之浩於是遂欲誅襄乃先囚襄諸弟頻遣刺客刺襄刺客皆以情告襄待之如舊浩潛遣安北將軍魏憬帥衆五千餘人襲襄襄斬憬并其餘衆浩愈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啟守譙遷襄于梁國蠡臺表授梁國內史既而魏氏子弟往來壽春益猜懼遣參軍權翼使浩浩曰身與姚平北

共為王臣休戚同之平北每舉動自專甚失輔車之理豈所望也巽曰平北英姿絕世擁兵數萬遙歸晉室者以朝廷有道宰輔明哲故也今將軍輕信姦言自生疑貳愚謂猜嫌之端在此不在彼也浩曰平北姿性豪邁生殺自由縱放小人奪掠吾馬王臣之體固如是乎巽曰平北歸命聖朝豈肯妄殺無辜姦仇之人亦王法所不容也殺之何害浩曰然則掠馬何也巽曰將軍謂平北威武自強終為難制校兵練衆將懲

不恪故取馬欲以自衛耳浩笑曰何至是也乃遣巽還先是浩師次壽春潛誘苻健大臣梁安雷弱兒等使殺健許以關右之任會健殺其大臣健兄子苻黃眉自洛陽西奔浩以安等事捷意健已死請進屯洛陽脩復陵園使襄為前鋒引兵北行時冠軍將軍劉洽鎮鹿臺建武將軍劉遯據倉垣浩將至許令部衆夜遁陰伏甲以邀襄襄潛知之及明果遣謝萬追襄進次山桑襄縱兵逆擊浩兵大敗懼棄輜重走保譙城

斬萬餘軍儲器械皆為襄所收掠士卒多亡叛襄使兄羆武將軍益守山桑壘復如淮南浩復遣龍驤將軍劉啓及王彬之攻益於山桑襄自淮南來援啓彬之皆敗死襄進據芍陂鼓行濟淮屯于盱眙招掠流民衆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農桑遣使詣建康罪狀殷浩并自陳謝

永和十年江西流民郭斅等千餘人執晉堂邑內史陳留劉仕降于襄朝廷大震以吏部尚書周閔為中軍將軍屯中堂豫州刺史謝尚

自歷陽還衛京師緣江備守襄將佐部曲皆北人咸勸襄北還襄從之方軌北行

永和十一年春正月襄自稱大將軍大單于夏五月進攻外黃晉冠軍將軍高季遣將邀擊之襄衆大敗遂收散卒勸恤撫之於是復振進據許昌將如河東以圖關右

永和十二年夏四月襄自許昌攻周成于洛陽月餘不尅長史王亮諫曰明公英略蓋世兵強民附今頓兵堅城之下力屈威挫或為他

乘此危亡之道也宜還河北以弘遠略襄曰洛陽雖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先據洛陽然後開建大業俄而亮卒襄哭之甚慟曰天將不欲成吾事乎亡亮捨我去也秋七月丁卯太白犯鎮星在柳占曰當有大兵八月晉太尉征西大將軍桓溫自江陵討襄己亥進次伊水上襄撤圍拒之匿精銳于水北林中遣使謂溫曰承親帥王師以來襄今奉身歸命願勑三軍小却當拜伏道左溫曰我自開復中原展

敬山陵無豫君事欲來者便前相見在近無煩使人溫司馬許遜曰不得見襄而有大功見襄走入太玄中溫問曰太玄是何等也荅曰南爲冉野北爲太玄襄必西北走也襄果距水而戰溫結陳而前親被甲督戰襄衆大敗死者數千人部將張駿楊凝等皆爲溫所獲徙於尋陽襄帥麾下數千騎奔于洛陽北山如遜所言其夜百姓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出據陽鄉赴者又四千餘戶襄勇而愛人雖屢戰敗衆知襄之

所在輒扶老携幼奔馳歸赴軍中傳言襄病創已死許洛士女爲溫所得者無不北望揮涕襄西走溫追之不及先是弘農楊亮歸襄襄待以客禮後自襄所奔溫溫問襄之爲人亮曰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其見重如此襄奔平陽秦并州刺史尹赤復以衆降襄襄遂據襄陵秦大將軍冀州牧張平擊敗之乃與平約爲兄弟各罷兵

晉升平元年春二月襄徙北屈將圖關中夏四

月自北屈進屯杏城遣從兄輔國將軍蘭略地鄜（一作敷）城遣兄曜武將軍益及左將軍王欽盧各將兵招集北羌胡及秦民歸之者五萬餘戶秦將苻生遣苻飛龍拒戰蘭敗爲飛龍所執襄引兵進據黃落生又遣衛大將軍苻黃眉平北將軍苻道龍驤將軍苻堅建節將軍鄧羌帥步騎萬五千要之襄欲出戰沙門智通固諫曰去年太白犯鎮今歲彗星復掃關右不利出師宜厲兵收衆更思後舉襄曰二雄不並立冀天不

襄德以濟黎元吾計決矣惑衆者斬五月鄧羌帥其步騎五千來壓壘門而陳襄怒悉衆出戰羌陽不勝而走襄遂長驅進擊戰于三原敗績爲苻堅所殺時年二十七弟萇帥其餘衆降生生以公禮葬襄及萇僭號追謚魏武王封襄孫延定爲東城侯

項冏鉉校

春秋第五十四卷

後秦錄三　春秋卷第五十五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姚萇

姚萇字景茂弋仲有子四十二人萇第二十四子也少聰敏（一作哲）多權略廓落任率不脩行業諸兄皆奇之隨襄征伐每參大謀初襄寇洛陽夢萇服袞衣升御座諸酋長皆侍立因謂諸將佐曰吾夢如此此兒志度不恒或能大起吾族甚器異之襄死萇帥諸弟奔降於苻生苻堅嗣

立以萇爲揚武將軍轉左衛將軍隴東汲郡河東武都武威巴西扶風七郡太守寧幽兗三州刺史復爲揚武將軍步兵校尉潞川之戰累有殊功封益都侯邑三百戶苻堅寇晉以萇爲龍驤將軍都督益梁二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嘗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卿其勉之際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淮南之敗萇奔歸長安慕容泓起兵[illegible]

堅堅遣子衛大將軍苻叡討之署萇爲司馬叡
既敗死萇遣龍驤長史趙都叅軍姜協詣堅謝
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於渭北遂如馬牧於是西
州豪傑尹詳趙曜王欽盧牛雙狄廣張乾龐演
等糾扇羌豪帥其戶口歸萇者五萬餘家咸推
萇爲盟主萇將拒之校尉尹緯說曰今百六之
數既臻秦亡之兆已見以將軍威靈命世必能
匡濟時艱故豪傑驅馳咸同推仰明公宜降心
從議以副群望不可坐觀沈溺而不拯救之萇

從之遂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境
內殊死已下建元白雀稱制行事以尹詳龐演
爲左右長史南安姚晃及尹緯爲左右司馬天
水狄伯支焦虔梁希龐魏任謙爲從事中郎姜
訓閻遵爲掾屬毛據焦世蔣秀尹延年牛雙張
乾爲叅軍王欽盧姚方成王破虜楊難尹嵩裴
騎趙曜狄廣党刪等爲將帥夏四月慕容沖與
苻堅相攻沖衆甚盛萇將兩生恐沖過之遣使
通和以子崇爲質於沖遂移萇進屯北地厲兵

積粟以觀時變先是苻堅徙晉人李詳等數千
戶於敷陸至是來降牽陰北地新平安定羌胡
降者十餘萬戶六月堅自帥步騎二萬擊萇軍
於趙氏塢使護軍將軍楊璧等分道來攻萇兵
屢敗斬萇弟鎮軍將軍尹買軍中無井士卒有
渴死者會天大雨營中水深三尺繞營百步之
外寸餘而已萇軍復振帥衆七萬擊秦堅復遣
楊璧等來拒爲萇所敗獲璧及左將軍徐成鎮
軍將軍毛盛等將吏數十人皆禮而遣之冬十

月萇聞慕容沖攻長安會群僚議進趨之計皆
曰大王宜先取長安建立根本然後經營四方
以制天下萇曰不然燕因懷舊之士以起兵若
功成事捷咸有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當
移屯嶺北廣收資實須秦敝燕廻然後垂拱取
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卞莊得二之義也乃
留長子興守北地使寧北將軍姚穆守同官川
自將其衆攻新平新平太守苟輔欲降之遼西
太守馮傑等諫曰昔田單以一城全齊今秦之

州鎮猶連城過百奈何遽爲叛臣乎輔告曰此吾志也但恐久而無赦耶人橫被無辜諸君能爾吾豈顧生哉於是憑城固守萇爲土山地道輔亦於內爲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萇衆死者萬餘人輔乃詐降開門誘萇萇將入城覺之而返輔伏兵邀擊幾爲所獲死者復萬餘人堅寧朔將軍宋方帥騎三千從雲中將赴長安萇自二縣邀擊破之方單騎奔免司馬田晃帥其餘衆來降

白雀二年春正月萇留諸將攻新平克之因引兵擊安定擒秦安西將軍苻珍嶺北諸城悉來降附夏四月苟輔帥民五千口出城萇圍而抗之男女無遺六月苻堅爲慕容冲所逼走入五將山冲入長安司隸校尉權翼尚書趙遷大鴻臚皇甫覆光祿大夫薛讚扶風太守段鏗等文武數百人來奔秋七月萇自故縣如新平聞堅在五將山遣驍騎將軍吳忠率騎圍之堅兵皆散走忠遂執之送詣新平幽於別室萇使求傳國璽堅瞋目叱之復遣右司馬尹緯說堅求禪代堅不許乃遣人縊堅於新平佛寺冬十月慕容冲遣尚書令車騎大將軍高盖帥衆五萬來侵戰於新平南大破之盖帥麾下數千來降拜散騎常侍

建初元年春正月萇如安定二月慕容冲帥衆東下長安空虛前榮陽太守高陵趙穀等招杏城盧水胡郝奴帥戶四千入於長安郝奴稱帝以穀爲丞相渭北皆應之扶風王驎有衆數千

保據馬嵬奴遣弟多攻之夏四月萇自安定伐驎破之驎奔漢中萇執多而進攻奴奴懼請降拜鎮北將軍六谷大都督五月萇僭即皇帝位於長安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建初國號大秦改長安爲常安時晉太元十一年也追尊父弋仲爲景元皇帝母曰德皇后謚兄襄爲魏武王立妻虵氏爲皇后子興爲皇太子署置百官萇自謂以火德承苻氏木行服色如漢氏承周故事徙安定五千餘戶於長安起殿於夜栩故

城西北七十五里鳳游鄉上又有御泉池水遂宴群臣於殿內秋七月苻丕遣平涼太守金熙安定都尉沒奕干與萇左將軍姚方成戰于孫丘谷方成兵敗萇以弟征虜將軍緒爲司隸校尉鎮長安自將至安定擊熙等大破之八月萇弟碩德統所部羌居隴上聞萇起兵自稱征西將軍聚衆于冀城以應之以兄孫詳爲安遠將軍據隴城從孫訓爲安西將軍據南安之赤亭與秦秦州刺史王統相持萇自安定引兵會碩

德攻統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之者二萬餘家秦略陽太守王皮來降九月王統以秦州來降冊卑將士於上邽拜碩德爲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將軍秦州刺史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南安人古成詵（晉書作古成銑）說萇散金帛招賢士萇說之拜尚書郎冬十月萇遷安定脩德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費以救時敝閭閻之士有毫介之善者皆顯異之十一月萇復如秦州爲苻登所敗語在登傳是年造二刀長七尺一銘曰

雌一銘曰雄隸書有寇即鳴又造一刀銘曰中山長三尺七寸隸書

建初二年春正月徙秦州豪傑三萬戶於安定夏四月征西將軍碩德爲楊定所逼退屯涇陽定與苻纂共攻之戰於涇陽碩德大敗萇自陰密救之纂退保敷陸秋七月苻登軍於瓦亭萇攻拔彭沛穀堡殺奔杏城萇遷陰密以太子興鎮長安遂與登相拒八月登馮翊太守蘭犢與苻師奴離貳慕容永乘釁攻之犢遣使請救萇

將赴之尚書令姚旻左僕射尹緯諫曰苻登近在瓦亭將乘虛襲吾後陛下未宜輕舉萇曰苻登衆盛非旦夕可克且登遲重少決每失時機聞吾自行正當廣集兵資必不敢輕軍深入比兩月間吾必破賊而還登雖至無能爲也九月進次泥源師奴率衆來拒大戰破之盡俘其衆屠各董成等皆降冬十月萇進擊慕容永於河西永走蘭犢復列兵拒守萇攻之十二月擒犢收其士馬遂如杏城左將軍姚方成

攻拔登秦州刺史徐成執之以歸萇乃掘苻堅
屍鞭撻無數裸剝衣裳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
建初二年春正月萇軍武都與苻登相持萇將
永征西將軍王宣率衆來降初關西豪傑以苻
氏既終萇雄略蓋世天下之事可旦夕而定萇
既與登相持屢戰互有勝負遠近咸懷去就之
計惟征虜將軍齊難冠軍將軍徐洛生輔國將
軍劉郭單冠威將軍彌姐婆觸龍驤將軍趙惡
地鎮北將軍梁國兒等守忠不貳並留子弟守

營供繼軍糧身將精卒隨萇征伐時諸營既多
故號萇軍爲大營大營之號自此始也冬十月
萇還安定苻登率衆萬餘圍萇四面大哭萇命
營中哭以應之登衆乃退十一月天大雪萇下
書深自責罰散後宮文綺珍寶以供戎事身食
一味妻不重綵將帥死王事者加秩二等士卒
戰沒皆有褒贈立太學禮先賢之後
建初四年春正月萇以登頻戰輒勝謂堅之神
助亦於軍中立堅神主而禱之曰往年新平之

禍臣行兄襄之命非萇之罪臣兄襄從陝北渡假
路求西狐死首丘欲暫見鄉里陛下與苻黃眉
要路拒擊不遂而沒襄勅臣行殺非臣罪也苻
登陛下疎屬尚欲復讐況臣爲兄報恥於情理
何負且陛下假臣龍驤之號謂臣曰朕以龍驤
建業卿其勉之明詔昭然言猶在耳陛下雖過
世爲神豈假手於苻登而圖臣忘前征時言耶
今爲陛下立神像可歸休於此勿追計臣過聽
臣至誠也登進師來攻既而昇樓遙謂萇曰自

古及今安有臣弒君而反立像求福望有益乎
因大呼曰殺君賊姚萇何不自出吾與汝決之
何爲枉害無辜萇憚而不應萇自立堅神像戰
未有利軍中每夜驚恐乃嚴鼓斬像首以送登
夏四月萇與苻登戰數敗乃遣子中軍將軍崇
襲大界登要擊之敗於安丘秋七月登攻右將
軍吳忠等於平涼忠等敗績八月登進據苟頭
原攻逼安定諸將勸萇決戰萇曰與窮寇競勝
兵家之下吾將以計取之乃留尚書令姚旻守

安定夜襲登輜重於大界拔之諸將欲因登敗亂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萇以安定地狹且逼苻登使征西將軍碩德鎮安定徙安定三千餘戶於陰密遣弟征南將軍靖鎮之冬十月立社稷於長安百姓年七十已上有德行者拜爲中大夫歲賜牛酒十二月雷惡地帥衆來降拜爲鎮東將軍

建初五年春正月萇攻苻登扶風太守齊益男於新羅堡克之益男敗走登遂攻萇天水太守

張業生於隴東萇還救之登乃引去夏四月登將魏褐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帥氐胡數萬人攻安北將軍姚當成於杏城雷惡地復叛應之攻鎮東將軍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諸將皆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魏褐飛何也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智略非常人也若南引褐飛東結董成（通典作威）甘言美說以成姦計得杏城李潤而據之控制遠近相爲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乃潛

引精兵一千六百赴之褐飛惡地衆至（[illegible]）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羣臣怪而問之萇曰褐飛等扇誘同志種類甚繁吾雖克其渠帥餘黨未易猝滅今烏集而至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illegible]）憂餘（作）也褐飛等見萇兵少悉衆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中軍將軍崇率精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褐飛兵遂擾亂萇遣鎮遠將軍王超平遠將軍譚亮率步騎追擊飛衆大潰

斬褐飛及將士萬餘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惡地每謂人曰吾自謂智略傑出一時梗數諸雄如吾之徒皆應跨據一方獸嘯千里而每遇姚公智力摧屈固其分也惡地猛毅清肅不可干以非分嶺北諸豪皆敬憚之萇命姚當成於所營之地每栅孔中樹一根以（[illegible]）旌戰功歲餘問之當成曰營地太小已廣之矣萇曰吾自束髮已來與人戰鬬未嘗如此之快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克舉小乃爲奇（[illegible]）

何足貴武城胡曹寅王達獻馬二千匹以寅爲
鎭北將軍幷州刺史達爲鎭遠將軍金城太守
萇性簡率群下有過或面加辱罵太常權翼言
曰陛下弘達自任不脩小節駕御群雄包羅儁
異寬嫌錄善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宜除
也萇曰吾之性也吾於舜之美未有片焉漢祖
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讜言安知過也南羌竇
鴦率戶五千來降拜安西將軍萇下書有復私
讐者皆誅之將吏亡滅者各隨所親以立後賑

給長育之秋七月鄭縣苟曜聚衆數千來附萇
以曜爲鎭東將軍豫州刺史
建初六年夏四月萇與苻登相持鎭東將軍苟
曜（晉書作苟曜）擁衆一萬據逆萬堡密信引登至於
馬頭原五月萇率衆逆戰爲登所敗右將軍吳
忠死之萇復收衆前戰征西將軍碩德謂諸將
曰王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
而更前逼賊必有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
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逕據吾東此必

苟曜豎子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
以速戰者欲使豎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散敗
其事耳進戰果大破之登退屯於郿其兗州刺
史强金槌以新平來降萇將輕騎數百入槌營
群下諫之萇曰槌既去登又欲圖我將安所歸
且彼初來款附宜推心以相結吾復以不信疑
之何以御物乎群氐果有異謀槌不從而止以
其子逵爲質冬十二月萇如陰密攻苻登勅太
子興曰苟曜好姦多變將爲國害聞吾北行必

來見汝汝執誅之曜果見興於長安興遣尹緯
讓而誅之萇敗登於安定城東萇宴酒高會諸
將皆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
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
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衆與
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橫陣二也談古知今
講論道義駕馭英雄收羅儁異三也董帥大衆
上下咸悅人盡死力履險若夷四也所以得建
立功業驅策群賢者正望算略中有片長耳

臣咸稱萬歲
建初七年春正月萇下書令留臺諸鎮各貢學
官勿有所廢考試優劣隨才擢叙二月苻登驃
騎將軍沒弈干率戶六千來降拜使持節車騎
將軍高平公三月萇寢疾命征西將軍碩德鎮
李潤左僕射尹緯守長安召太子興詣行營征
南將軍方成言於興曰今寇賊未滅上復寢疾
王統苻胤等皆有部曲終為人患宜盡除之興
於是誅苻胤王統王廣毛盛徐成乃赴召及至

萇怒曰王統兄弟皆吾州里無他遠志徐成等
昔在秦朝並為名將天下少定吾方用之奈何
輒便誅害令人喪氣秋八月萇疾小瘳下書兵
吏從征伐戶在大營者世世復其家無所復豫
建初八年秋七月苻登攻竇衝於野人堡衝求
救於萇萇議擊之尹緯言於萇曰太子仁厚之
稱著於遐邇而英略未著宜遣太子親行擊之
可以漸廣威武防闚闟之原萇從之乃戒興曰
賊徒知汝轉近必相驅入堡聚而掩之無不克

矣比至胡空堡衝圍自解登聞興向胡空堡引
還興因襲擊平涼大獲而歸咸如萇策使興還
鎮長安下書除妖謗之言及姦穢有相劾舉者
皆以其罪罪之八月晉平遠將軍護氐校尉楊
佛嵩率胡蜀三千餘戶來降晉隴驤將軍楊佺
期及趙睦追之九月萇遣中軍將軍崇帥兵赴
佛嵩大敗晉師斬趙睦以佛嵩為鎮東將軍冬
十月萇如長安至於新支堡疾篤輿疾而進夢
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

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
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迎醫
刺之出血如夢乃發狂言或稱臣或稱萇殺陛
下者臣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十二月己亥
至長安召太尉旻尚書左僕射晃右僕射尹緯
將軍姚大目尚書狄伯支等入禁中受遺詔輔
政萇曰吾氣力轉微將不能復臨天下卿等善
相吾子勉成大業謂太子興曰有毀此諸公者
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

信遇民以恩四者不失吾無恨矣晃涕泣問取苻登之策萇曰今大業垂成興才智足辦奚所復問庚子萇卒於永安宮時年六十四在位八年僞謚武昭皇帝廟號太祖墓稱原陵初萇爲左衛將軍隨楊安伐蜀晝寢水旁上有神光煥然左右異之遊至梓潼嶺見一神人謂之曰君蚤還秦秦無主其在君乎萇請其姓氏曰張惡子也言訖不見至是果據秦稱帝即其地立張相公廟祠之

後秦錄四　　春秋卷第五十六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姚興上

姚興字子略萇之長子也苻堅時爲太子舍人萇在馬牧興自長安冒難奔萇萇立爲皇太子萇出征討常留統後事及鎮長安甚有威惠與中書舍人梁喜洗馬范勗等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人化之晉太元十八年冬十二月萇死興秘不發喪以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鎮陰密弟崇守長安碩德將佐言於碩德曰公威名素重部曲最強今易世之際朝廷必相猜疑非永安之道也不如且奔秦州觀望事勢碩德曰太子志度寬明必無他慮今苻登未滅而骨肉相攻所謂追二袁之蹤授首與人吾有死而已不忍爲也遂往見興興優禮而遣之

皇初元年春正月興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爲長史狄伯支爲司馬率衆伐苻登咸陽太守劉忌奴據避世堡以叛興襲擒之夏四月苻登自六

所趣廢橋姑平太守姚詳據馬嵬堡拒之登衆甚盛興慮詳不能遏乃自將精騎迫登遣尹緯領步卒赴詳詳用緯計據廢橋以抗登登兵爭水不能得渴死者什二三因急攻緯緯將出戰興遣狄伯支謂緯曰兵法不戰而制人者蓋爲此也苻登窮寇宜持重以待之不可輕戰緯曰先帝登遐人情擾懼今不因思奮之力梟殄逆豎大事去矣緯遂以死爭遂與登戰大破之其夜衆潰登單騎奔雍五月辛丑興始發喪行服

僭即皇帝位於槐里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皇初遂如安定先是苻登使弟安成王廣守雍太子崇屯胡空堡及聞登敗皆棄城走登無所投據遂奔平涼收集餘衆入馬毛山秋七月興自安定如涇陽與登戰於山南斬登散其步衆使歸農業徙陰密三萬戶於長安以登后李氏賜姚晃分大營戶爲四寘四軍以鎮之安南將軍強熙鎮遠將軍楊多叛推竇衝爲盟主所在擾亂興帥諸將討之軍次武功多兄子良國殺多而降衝弟彰武與衝離二衝奔強熙熙聞興將至率戶三千奔於秦州衝復走汧川汧川氐仇高執送之衝從弟統率其餘衆來降冬十二月興遣使與燕結好送太子慕容寶之子敏於燕

皇初二年春正月封叔父征虜將軍緒爲晉王征西將軍碩德爲隴西王弟中軍將軍崇爲齊公右將軍顯爲常山公又封叔父征南將軍靖等及功臣尹緯齊難楊佛嵩等並爲公侯其餘

文武封爵各有差夏五月鮮卑薛勃屯於貳城爲魏所伐遣使請救興使弟齊公崇率衆赴之魏軍引還薛勃復叛崇伐而執之大收其士馬而還秋七月魏太祖珪拓跋因慕容寶入寇遣右司馬許謙請秦乞師八月興遣鎮東將軍楊佛嵩入援於魏而佛嵩稽緩不進太祖乃命許謙爲書以遺佛嵩曰夫杖順以翦逆乘義而攻昧未有非其運而顯功無其時而著業慕容氏無道侵我疆埸師老兵疲天亡期至是以遣使命

軍必望克赴將軍據方邵之任總熊虎之師事與機會今其特也因此而舉役不再駕千載之勳一朝可立然後高會雲中進師三魏舉觴稱壽不亦綽乎佛嵩乃倍道兼行及至謙與佛嵩盟曰告殷湯有鳴條之誓周武有河陽之盟所以藉神靈昭忠信夫親仁善隣古之令軌歃血割牲以敦永穆今既盟之後言歸於好分災恤患休戚是同有違此盟神祇斯殛寶既敗走佛嵩乃還是月興追尊庶母孫氏爲皇太后配饗太廟

皇初二年楊盛係仇池遣使請命拜使持節鎮南將軍仇池公鮮卑越質詰歸率戶二萬叛乞伏乾歸來降興處之成紀拜使持節鎮西將軍平襄公隴西王碩德討平涼胡金豹於洛城克之初上邽姜乳據本州以叛自稱秦州刺史碩德進兵討之乳率衆來降興以碩德爲秦州牧領護東羌校尉從鎮上邽徵乳爲尚書安南將軍強熙及略陽豪族權千成帥衆三萬共圍上邽碩德擊破之熙南奔仇池遂假道奔晉碩德西討千成於略陽千成來降興令郡國各歲貢清行孝廉一人時慕容永既爲慕容垂所滅其所署河東太守柳恭等各阻兵自守興遣晉王緒討之恭等臨河拒守緒不得濟鎮東將軍汾陰薛強先據楊氏壁引緒從龍門濟河遂入蒲坂恭等窮屈請降徙新平安定新戶六千於蒲坂遂以緒爲并冀二州牧鎮蒲坂

皇初四年秋九月興母虵氏卒鮮卑薛勃復叛

奔嶺北上郡貳川雜胡皆應之遂圍安遠將軍詳於金城興遣齊公崇及尹緯討之薛勃自三交趣金城崇列營猗之而糧運不繼三軍大饑緯言於崇曰輔國將軍彌姐高地建節將軍杜成等皆諸部之豪位班三品皆通稽留令三軍乏絕宜明寘刑書以懲不肅遂斬之諸部大震租入者五十餘萬興率步騎二萬親討薛勃勃懼棄其餘衆奔高平公沒奕干執而送之興泫氏男賈得欲因興葬母虵氏殺興會有告之

者與未之信遣李嵩許往買得具以告嵩嵩還
以聞興乃購買得死誅其黨與興下書禁百姓
造錦繡及淫祀興率眾寇晉湖城晉弘農太守
曹仲山華山太守董邁皆降遂至陝城進寇上
洛拔之遣齊公崇寇洛陽晉河南太守夏侯宗
之固守金墉攻之不克乃陷栢谷徙流民以守河
康彥河東裴岐韓襲等二萬餘戶而還興下書
令士卒戰亡者守宰所在埋藏之求其親屬為
之立後武都氐屠飛啖鐵等殺隴東太守姚迴

掠三千餘家據方山以叛東平公紹等討之斬
飛鐵遣司馬狄伯支迎流民曹會牛壽萬餘戶
於漢中興留心政事苞容廣納一言之善咸見
禮異京兆杜瑾馮翊吉默始平周寶等上陳時
事皆擢叙美官天水姜龕東平淳于岐馮翊郭
高等皆耆儒碩德經明行修各門徒數百教授
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興每於聽政
之暇引龕等於東堂講論道藝錯綜名理給事
黃門侍郎古成詵中書侍郎王尚尚書郎馬岱
等以文章雅正參管機密於是學者咸勸儒風
盛焉
皇初五年興長水校尉姚珍奔西秦是年興建
府臺武庫朝堂於長安又立西宮名宮門曰黃
龍門
弘始元年秋七月遣齊公崇鎮東將軍楊佛嵩
寇洛陽晉河南太守隴西辛恭靖嬰城自守雍
州刺史楊佺期請救於魏八月魏太祖遣太尉
穆崇將六萬騎救之九月興班命郡國百姓因

荒自賣為奴婢者悉免為良人興以日月薄蝕
災眚屢見去皇帝之號降稱天王下詔令群公
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太尉趙公旻等五十
三人上疏諫曰伏惟陛下勳格皇天功濟四海
威靈振於殊域聲教暨於遐方雖成湯之隆殷
基武王之崇周業未足比喻方當廓靖江吳告
成中岳豈宜過垂沖損違皇天之眷命乎興曰
殷湯夏禹德冠百王然猶順守謙沖未居崇極
況臣寡昧安可處之乃遣旻告於社稷宗廟大

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弘始賜孤獨鰥寡粟帛
有差年七十已上加衣杖簡省法令清察獄訟
守令之政績者賞之貪殘者誅之始平太守周
班槐里令李彭皆以贓貨伏誅於是遠近肅然
冬十月辛恭靖固守洛陽百餘日魏救不至崇
等遂拔洛陽恭靖被執送至長安見興不拜興
謂恭靖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靖厲色
曰吾寧為國家鬼不為羌賊臣興怒囚之別室
自淮南已北諸城多送任請降乃以東平公紹

為都督山東諸軍事豫州牧鎮洛陽興下書聽
祖父母昆弟得相容隱晉王緒隴西王碩德以
興降號固讓王爵興弗許京兆韋華晉帝紀作韋禮譙
郡夏侯軌始平龐眺等率襄陽流民一萬餘戶
叛晉來奔興引見東堂謂華曰晉自南遷承平
已久今政化風教何如華曰晉王雖有南面之
尊而無總御之實宰輔執政政出多門權去公
室遂成習俗刑網峻急風俗奢宕自桓溫謝安
已後未見寬猛之中興大悅拜華中書令興知

河東時晉王緒鎮河東興待以家人之禮下書
封先朝舊臣姚驢磑趙惡地王平馬萬載黃世
等為五等子男命百僚舉殊才異行之士刑政
有不便於時者悉除之兵部郎金城邊熙上陳
軍令煩苛宜遵簡約興覽之稱善乃依孫吳誓
衆之法以損益之興立律學於長安召郡縣散
吏以授之其通明者還之郡縣論決刑獄若州
郡縣所不能決者讞之廷尉興常臨諮議堂聽
斷疑獄於時號無冤滯晉王緒隴西王碩德固

讓王位許之緒碩德威權日盛興恐姦佞小人
從中扇惑乃簡清正君子為之輔佐興以司隸
校尉郭撫扶風太守強超長安令魚佩槐里令
彭明倉部郎王年等清勤貞白下書褒美之增
撫邑一百戶賜超爵關內侯佩等進位二級
弘始二年夏五月興遣使聘魏魏遣謁者僕射
張濟報聘於興興遣征西大將軍隴西公碩德
率隴右諸軍入自南安陝伐西秦西秦王乞伏
乾歸帥軍來拒大於隴西秋七月興潛引軍赴

之乾歸敗走降其部衆三萬六千收鎧馬六萬
匹軍無私掠百姓懷之興進軍枹罕乾歸奔金
城班賜王公已下徧於卒伍興之西伐高平公
沒奕干欲來襲安定長史白吉用序切諫止之
干自恨失言陰欲殺序八月乾歸以窮蹙來降
拜鎮遠將軍都督河南諸軍事河州刺史歸義
侯使還鎮苑川役以其故部衆配之冬十月興
下書將帥遭大喪非在疆埸嶮要之所皆聽奔
赴及葬乃從王役臨戎遭喪聽假百日若身爲

邊將家有大變交代未至敢輒去者以擅去官
罪罪之十一月興遣晉將劉嵩等二百三十七
人歸於建康魏軍襲沒奕干干棄其部衆率數
千騎與劉勃勃（魏書作赫連屈丐）奔於秦州興見勃勃
儀貌奇之拜驍騎將軍魏軍進次瓦亭長安大
震諸城閉門固守魏平陽太守王壓（一作塵）入侵
河東興於是練兵講武大閱於城西幹勇壯異
者召入殿中引見群臣於東堂大議伐魏之策
群臣咸諫以爲不可興不從司隸校尉常山公

顯進曰陛下天下之鎮不宜親行可使諸將分
討授以廟算之勝（策一作）興曰王者正以廓土靖
亂爲務吾焉得而辭之
弘始三年春三月連理樹生於廟庭逍遙園有
葱變爲韮咸以爲美瑞興令占之曰應有智人
來入中國夏五月魏安人焦朗遣使說隴西公
碩德曰呂氏自武王棄世兄弟相攻政綱不立
競爲威虐百姓饑饉死者過半今乘其篡奪之
際取之易於反掌不可失也碩德言於興遂帥

步騎六萬伐涼遣乞伏乾歸率騎七千從之秋
七月碩德從金城濟河直趨廣武徑倉松至姑
臧部將姚方國言於碩德曰今授師三千後無
繼援師之難也宜曜勁鋒示其威武彼以我遠
來必決死拒戰可一戰而平也涼王呂隆遣輔
國呂超龍驤呂邈等逆戰大敗生擒邈俘斬萬
計隆嬰城固守別將呂他等率衆二萬五千以
東苑來降先是吐蕃禿髮傉檀據西平沮渠蒙
遜據張掖李暠據敦煌各制方城與呂隆共悉

攻伐至是各遣使條表奉獻八月涼將姜紀率數十騎來奔說碩德曰呂隆孤城無援明公以大軍臨之其勢必請降然彼徒文降而已未肯遂服也請給紀步騎三千與王松怱因焦朗華純之衆伺其釁隙隆不足取也不然今禿髮在南兵強國富若兼姑臧而據之威勢益盛沮渠蒙遜李暠不能抗必將歸之如此則爲國家之大敵矣碩德乃表紀爲武威太守配兵三千屯據晏然碩德圍姑臧累月城中多謀外叛碩德

撫納東夏分置守宰節食聚粟爲持久之計九月呂隆遣使奉貢請降興答報嘉美拜隆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是年河東蒲坂阿育王寺將出光明人咸異之掘得佛骨於石函中榮耀殊常

弘始四年春二月癸丑立子泓爲太子大赦境內殊死已下賜男子爲父後者爵一級三月晉襄城太守司馬休之中郎劉敬宣高雅之俱奔洛陽各以子弟爲質并求救於興興與之符信

使於關東募兵得數千人復還屯彭城閒夏四月西秦乞伏乾歸遣其子熾磐來朝興署爲興晉太守五月興大發諸軍遣弟安北將軍義陽公平尚書右僕射狄伯支等率步騎四萬伐魏平等軍次河東興遣光遠將軍党娥立節將軍雷星建忠將軍王次多等帥杏城及嶺北突騎自和寧趣援越騎校尉唐小方積弩將軍姚梁國[illegible][illegible]率關中勁卒爲平後繼晉公緒統河東見兵爲前鋒鎮東平公紹率洛東之兵爲平

太守許率朔方見騎並集平望以會於興司隷校尉常山公顯及尚書令見輔太子泓守長安高平公沒弈干楯鎮上邽中軍將軍廣陵公欽權鎮洛陽興帥戎卒四萬七千自長安赴平平攻魏乾壁六十餘日壁中衆少失并陷之六月太祖將兵逆擊遣毘陵王順及豫州刺史長孫肥等三軍六萬騎爲先鋒秋七月太祖躬帥將士親征八月次於永安平募遣驍將帥精騎二百覘魏虛實長孫肥逆擊盡擒之匹馬不返平

遂退走太祖急追之乙巳及於柴壁平嬰城固
守魏軍圍之興乃悉舉其衆救平將據天渡運
糧餽平太祖聞興將至問尚書右兵中郎中山
李先曰興屯天渡平據柴壁相爲表裏今欲殄
之計將安出先曰臣聞兵以正合戰以奇勝如
聞姚興欲屯兵天渡利其糧道及其未到之前
遣奇兵先邀天渡柴壁左右嚴設伏兵備其表
裏然後以陛下神策觀時而動興欲進不得退
又乏糧夫高者爲敵所棲深者爲敵所因 因一作

兵家所忌今秦皆犯之可不戰而取也太祖從
之乃增築重圍內以防平出外以拒興入魏廣
武將軍安同曰汾東有蒙坑東西三百餘里蹊
徑不通興來必從汾西直臨柴壁如此則虜聲
勢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不如爲浮梁渡汾
西築圍以拒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太祖以
爲然遂截汾曲爲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興至
蒲坂憚魏之强久乃進兵甲子太祖帥步騎三
萬餘人渡蒙坑南四十里逆擊興興晨行北引

未及安營魏軍猝至興衆怖擾太祖遣毗陵王
順以精騎衝擊獲興甲騎數百斬首千餘級興
退走四十餘里魏引兵還平亦不敢出但使
人燒圍數百步而已魏知興氣已挫乃分兵四
據險要南絕蒙坑之口東杜新坂之隘守天渡
道賈山令平水陸絕路將坐甲而擒之又緣汾
帶岡樹柵數十重 里一作 以衛芻牧者使平不得
進柴壁九月興從汾內北下營蒙阬爲壘欲以
自固又遣數千騎乘西岸覘視魏軍 營一作 乃東

柏材從汾水上流縱之欲以毀浮橋 桴一作 魏軍
皆鉤取以爲薪蒸太祖度興必攻西圍乃命修
塹增廣之至夜興攻西圍梯短不及棄之塹中
而還又分其衆臨汾爲壘畔逼水門與平相望
魏因絕其水中內外隔絕士卒甚氣冬十月平
糧盡矢竭勢甚窘急夜悉衆突西南圍求出興
列兵汾水西舉烽鼓譟爲平接應太祖簡諸軍
精銳屯於汾西固守南橋絕塞水口興夜聞聲
望平力戰突免平闕外鼓譟與攻圍引接故但

則呼虛相應和莫敢逼圍平不得出計窮力盡
乃將二妾帥麾下三十騎赴汾水死興安遠將
軍不蒙世揚威將軍雷重等將士四千餘人多
從平赴水太祖使善遊者泅水鉤捕無一人得
免平眾三萬餘人皆斂手受縛又擒尚書右僕
射狄伯支越騎校尉唐小方積弩將軍姚梁國
立節將軍雷星建義將軍康官北中郎將康猨
與從子伯禽已下四品將軍已上四十餘人獲
先陷臣王次多靳慗等並斬以徇興遣來赴救

自觀其窮力不能救舉軍慟哭聲振山谷數日
不止頻遣使求和於魏太祖不許興乃下書令
軍士戰沒者皆厚加褒贈魏軍乘勝進攻蒲坂
晉公緒固守不戰會柴然誅伐魏太祖聞之戊
申引兵而還庚戌興從河西豪右萬餘戶於長
安十二月晉輔國將軍袁虔之寧朔將軍劉壽
冠軍將軍高長慶龍驤將軍郭恭等貳於桓玄
懼而來奔興臨東堂引見謂虔之等曰桓玄雖
名晉臣其實晉賊才度定何如其父卒能辦成

大事否虔之曰玄藉世資雄據荊楚屬晉朝失
政遂竊宰衡安忍無親多忌好殺位不才授爵
以愛加無公平之度以臣觀之不如其父遠矣
今已握朝權必將篡逆既非命世之才正可為
他人驅除耳此天以機便授之陛下願速加經
略廓清吳楚興大悅以虔之為大司馬餘皆拜
授有差虔之固辭請疆埸自效改授假節寧南
將軍廣州刺史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姚興中

弘始五年春正月興立昭儀張氏爲皇后封子懿爲上庸公弼爲廣平公洸爲陳留公宣爲長樂公諶爲博陵公愔爲南陽公璞爲平原公廣爲光陽公逵爲清河公裕爲隴西公國兒爲章武公二月興遣兼大鴻臚梁斐以新平張構爲副拜禿髮傉檀爲車騎將軍廣武公沮渠蒙遜

爲鎮西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李暠爲安西將軍高昌侯遣鎮遠將軍荆州刺史趙曜率衆二萬西屯金城建節將軍王松忽率騎助呂隆守姑臧松忽至魏安爲傉檀弟文眞所囿衆潰執松忽送於傉檀傉檀大怒送松忽還歸罪文眞深自陳謝興下書錄馬嵬戰時將吏盡擢叙之其墾戶給復二十年興性儉約車馬無金玉之飾自下化之莫不敦尚清素然雅好遊畋頗損農要京兆杜延以僕射齊難無匡輔之益著豐草詩箴之馮翊相雲作德獨賦以諷興皆覽而善之賜以金帛然弗能改晉順陽太守彭泉以郡來降興遣楊佛嵩率騎五千與鎮遠將軍趙曜迎之遂陷南鄉橫建威將軍劉嵩略地至梁國而還秋七月禿髮傉檀及沮渠蒙遜互出兵攻呂隆隆患之秦之謀臣言於興曰隆藉先世之資專制一方今雖饑窘尚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非吾有涼州險絕土田饒沃世難先違道隆一作庸後服不如因其饑弊而取之興遂遣兼

散騎常侍席確詣涼州徵隆弟超入侍隆遣之乃因超表請內徙興遣尚書左僕射齊難及鎮西將軍姚詰鎮遠將軍一作左賢王乞伏乾歸鎮遠將軍趙曜等帥步騎四萬迎隆於河西八月難等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於道旁隆因勸難攻沮渠蒙遜蒙遜使臧莫孩拒之前軍敗績難乃與蒙遜結盟而還以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配兵三千鎮姑臧尚綏撫遺黎導以信義百姓懷其惠化翕然歸之以將軍閻松爲倉松太守郭

將爲番禾太守分戍二城徙隆宗室僚屬及民萬戶於長安以逵爲散騎常侍超爲安定太守自餘文武隨才擢叙沮渠蒙遜遣弟挐貢其方物

弘始六年春二月南凉禿髮傉檀畏秦之强乃去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參軍關尚（一作闞尚）入貢與許之求領凉州興不許北部鮮卑並遣使貢欵桓玄遣使來聘請辛恭靖何澹之興西恭靖而遣澹之謂曰桓玄不推計歷運將圖篡逆天

未悔晉必將有義舉以吾觀之終當傾覆卿今雖往必逢其敗相見之期邇不云遠未幾恭靖誑守者醉懵而逃歸於江東安帝嘉之拜諮議參軍尋而病卒三月丙寅魏擒興寧北將軍太平太守衡譚掠三千餘衆而去興遣大將軍隴西公碩德及別將姚欽成姚壽都等率衆三萬伐仇池公楊盛於仇池壽都等入自宕昌欽成從下辯而進盛遣其弟壽拒欽成從子斌拒壽都壽都逆擊擒斌盡俘其衆楊壽等懼帥[illegible]而降碩德還師晉汝南太守趙策委守來奔冬十一月鳩摩羅什至長安

弘始七年春正月興迎羅什於逍遙園以國師禮待之奉之如神引見優寵親帥羣臣如逍遙園引諸沙門於澄玄堂聽什演說佛經遂大營塔寺起逍遙宮殿庭左右有樓閣高百尺相去四十丈以麻繩大一圍兩頭各繫樓上會日令二人各從樓內出從繩上行以爲佛神相遇什七歲出家日誦千言率多諳解無不究通兼辯

夏言既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梵本相應興使沙門僧䂮僧遷法欽道流道標道恒僧叡僧肇曇順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于理義續出諸經幷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什所譯興既託意於佛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有大道者五十人起造浮屠於永貴里立波若臺於中宮作須彌山四面有崇巖峻壁珍禽異獸山林草木精奇怪異仙人佛

家人所未識見者皆以爲奇時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州郡化之奉佛者十室而九夏五月隴西公碩德及冠軍將軍徐洛生等帥衆伐仇池公楊盛頻敗盛乃遣建武將軍趙琨自宕昌而進又遣其將軍斂俱寇漢中拔固城徙流民郭閏等三千餘家於關中秋七月楊盛請降遣子難當及僚佐子弟數十人爲質碩德引還署盛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益州牧武都侯時劉裕誅桓玄

迎復安帝玄衛將軍新安王桓謙臨原王桓怡雍州刺史桓蔚左衛將軍桓謐中書令桓胤將軍何澹之等來奔略遣參軍衡凱之詣常山公顯請通和好顯遣其司馬吉默報之自是聘使不絕晉求南鄉等諸郡興許之群臣咸諫以爲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討誅桓玄匡輔晉室內釐庶政外修封疆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晉

弘始八年夏六月隴西公碩德自上邽入朝興爲之大赦及歸送之至雍乃還毎告境內及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緒及碩德名以彰殊禮太史令郭麐言於興曰戊亥之歲當有妖寇起於西北宜慎其鋒起兵如流沙死者如亂麻戎馬悠悠會隴頭鮮卑烏桓居不安國朝夕疲於奔命時所在有泉水湧出傳云飲則愈病後多無驗屢有妖人自稱神女乃命戮之有雀數萬頭鬬於興廟毛羽折落多有死者月餘乃止

識者曰今雀鬬廟上子孫當有爭亂者乎又興殿後有聲如牛吼有二狐入長安一登興殿屋走入宮一入於市求之不得興大閱自杜郵至於羊牧乞伏乾歸獻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興以爲忠乃署乾歸爲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涼州刺史鎭姑臧徵涼州刺史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詣長安請留尚興弗許引威見之威流涕謂興曰臣州奉戴王化於茲五年土宇僻遠王威不接銜胆棲冰孤

城獨守者仰恃陛下靈威俯仗良牧仁政克自保全以至今日忍違天人之心以華土資戎狄若傉檀才望應代臣豈敢言竊聞乃以臣等貿馬三千匹羊三萬口如所傳實者是爲賤人貴畜無乃不可乎苟以馬供軍間直煩尚書一符臣州三千餘家戶輸一匹朝下夕辦何故以一方委此叛胡昔漢武傾天下之資力開建河西隔絶諸戎以斷匈奴右臂所以終能屠大宛王毋寡今陛下方布政玉門化流西域奈何以五

郡之地資之玁狁忠誠華族棄之虐虜豈惟臣州士民墜於塗炭恐方爲聖朝旰食之憂興悔之遣西平車普馳止王尚復遣使諭傉檀會傉檀已至姑臧普先以狀告之傉檀遂逼遣王尚遂入姑臧尚既至長安坐匿呂氏宮人擅殺逃人薄禾等禁止南臺凉州別駕宗敞治中張穆主簿邊憲胡威等上疏理尚曰臣州荒裔鄰帶寇讐居泰無垂拱之安運否離傾否之難自張氏頹基德風絶而莫扇呂數將終梟鴞以之

翔群生嬰罔極之痛西夏有焚如之禍幸皇鑒降眷純風遠被刺史王尚受任垂滅之州策成難全之地（一作）謙身率下躬儉節用勞逸豐約與衆同之勸課農桑時無廢業然後振王威以掃不庭廻天波以蕩氛穢則群逆冰摧不俟朱陽之燿若秋風隕籜不待勁風之威何定遠之足高贊平之獨美經始甫爾會朝算改授使希世之功不終於必成易失之機踐之而莫展當其時而明其事者誰不慨然旣遠役返方勁勞

於外雖效未酬恩而在公無闕自至京師二旬於今出車之命莫逮萋菲之責惟深以取呂氏宮人裴氏及殺逃人薄禾等爲南臺所禁天鑒玄鏡鑒免罔圖識繩之文未離簡墨裴氏年垂知命首髮二毛嫠居本家不在尚室年遠姿陋何用送爲邊藩要捍衆力是寄禾等私逃罪應憲墨以殺止殺安邊之義也假若以不送裴氏爲罪者正闕奚官之一女子耳論勳則功重言則過微而執憲者吹毛求疵忘勞記過斯先

哲所以流血於當年微臣所以仰天而洒淚也
尚之黍國歷事二朝能否效於既往優劣簡於
聖心就有微過功足相補宜弘罔極之施以彰
覆載之德闕一作臣等生自西州無翰飛之益久
沉偽政絕進趨之途及皇化既洽投竿之心實
發遂策名委質位忝吏端主辱臣憂故重關披
款惟陛下亮之興覽之大悅謂黃門侍郎姚文
祖曰卿知宗敞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英
儁也興曰有表理下尚文義甚佳當王尚研思

耳文祖曰尚在南臺禁止不與賓客交通敞寓
於楊桓非尚明矣興曰若爾桓爲措思乎文祖
曰西方評敞甚重優於楊桓敞昔與呂超周旋
陛下可試問之興因召超謂曰宗敞文才何如
可是誰輩超曰敞在西方時論甚美方敞魏之
陳徐晉之潘陸興即以表示超曰凉州小地寧
有此才乎超曰臣以敞餘文比之未足稱多琳
琅出於崑嶺明珠生於海濱若必以地限人則
文命大夏之棄夫姬昌東夷之擯士但當問其

文彩何如不以區宇格物興大悅乃赦尚之罪
以爲尚書冬十一月乞伏乾歸來朝
弘始九年春正月興朝群臣於正德殿以乞伏
乾歸寢強難制留爲主客尚書以其世子熾磐
行西夷校尉監其部衆夏四月晉以平北將軍
苻宜爲梁州督護將兵入漢中梁州別駕呂瑩
漢中徐逸席難起兵應宣南梁州刺史王敏攻
之宣求援於仇池公楊盛盛遣軍臨濜口南敏
退屯武興盛復通於晉夏六月興以太子泓錄

尚書事秋七月慕容超遣御史中丞封愷來聘
請母及妻獲遣中書令韓範奉表稱藩八月興
使員外散騎常侍韋宗報聘於超冬十月興河
州刺史彭奚念叛降於禿髮傉檀興以乞伏熾
磐行河州刺史慕容超復使左僕射張華給事
中宗正元獻大樂伎一百二十人於秦興還超
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燕司徒北地王慕容鍾
右僕射濟陽王慕容凝高都公慕容始皆來奔
華山地湧沸廣袤百餘步燒生物皆熟歷五月

乃止蠕蠕社崙與興和親送馬八千匹始濟河
興安北將軍劉勃勃忿興與魏交好乃殺高平
公沒弈干以叛收其衆數萬遯出社崙馬侵掠
嶺北諸鎮改姓赫連氏僭稱大夏天王先是魏
太祖遣賀狄干送馬千匹求婚於秦興許之以
魏別立后遂止狄干而絕婚故有柴壁之戰至
是興復與魏通和乃遣使請以駿馬千匹贖狄
伯支等而遣賀狄干還魏魏許之放狄伯支姚
伯會唐小方姚梁國康宦等還長安興皆復其

爵位故勃勃因之而叛九月蜀譙縱略有益寧
之地僭稱尊號晉襄城太守劉敬宣帥衆五千
伐之縱遣使詣秦稱藩
弘始十年春三月禿髮傉檀沮渠蒙遜迭相攻
擊傉檀遂東招河州刺史西羌彭奚念奚念阻
兵以叛夏五月蜀譙縱又與盧循潛通上表請
桓謙爲助欲順流東伐劉裕興以問謙謙曰臣
之累世著恩荊楚若得因巴蜀之資順流東下
民必翕然響應興曰小水不容巨魚若[illegible]

力自足辦者亦不假君以爲羽翼宜自求多福
遂遣之謙至成都虛懷下士縱疑之置於龍格
使人守之謙泣謂諸弟曰姚主之言神矣興以
傉檀內外多難欲因而取之使尚書郎韋宗往
覘將勢復使中軍將軍廣平公弼後軍將軍斂
成鎮遠將軍乞伏乾歸等率步騎三萬伐傉檀
左僕射齊難等率步騎二萬討赫連勃勃吏部
尚書尹昭諫曰傉檀恃其險遠故敢違逆不若
詔沮渠蒙遜及李暠使相攻擊待其困斃然後

取之不必煩中國之兵此卞莊之舉也興不從
弼等濟自金城部將姜紀言於弼曰今王師聲
討勃勃傉檀猶豫未爲嚴防請給輕騎五千襲
掩其城則山澤之民皆爲吾有孤城獨守可坐
而克也弼不聽進拔昌松長驅至姑臧傉檀嬰
城自固出奇兵擊弼弼敗退據西苑傉檀遣鎮
北俱延鎮軍敬歸等來追弼復大敗失甲士七
千餘弼因壁不出傉檀攻之不克秋七月興遣
衛大將軍常山公顯率騎二萬爲諸軍節度至

高平閒弼敗積兼道赴之顯遣善射者孟欽等五人挑戰於涼風門弦未及發傉檀材官將軍宋益等率衆迎擊斬欽於陣顯乃委罪欽成遣使謝傉檀撫慰河外引師而還傉檀遣徐宿詣興謝罪赫連勃勃聞秦兵且至退保河曲左僕射齊難以勃勃既遠縱兵野掠勃勃潛師襲擊斬首七千餘人難引而還追至木城遂爲勃勃所擒復虜將士萬三千人八月劉敬宣既入峽還巴東太守溫祚以二千人出外水自帥益州

刺史鮑陋輔國文處茂龍驤將延祖由墊江轉戰而前攻縱敗之縱遣使乞師於興興遣平西將軍姚賞南梁州刺史王敏率衆二萬赴之敬宣等引還

弘始十一年春正月興遣弟平北將軍沖征虜將軍狄伯支輔國將軍歛曼嵬鎮東將軍楊佛嵩率步騎四萬討赫連勃勃進至嶺北沖欲回師襲擊長安伯支不從而止懼其謀洩遂鴆殺伯支以滅口譙縱遣使貢其方物與遣兼司徒韋華持節策拜縱爲大都督相國蜀王加九錫備物典策一如魏晉故事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儀二月興如平涼馮翊人劉厥聚衆數千據萬年作亂太子泓遣鎮軍將軍彭白狼帥東宮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諸將咸請露布表言廣其首級泓不許曰主上委吾後事不能式遏寇逆當責躬請罪尚敢驕矜自爲功乎興自平涼如朝那聞沖謀逆賜死以庶人禮葬之三月興還長安夏四月赫連勃勃帥騎二萬來攻掠

取平涼雜胡七千餘戶進屯依力川六月南燕慕容超爲劉裕所伐遣尚書令韓範詣秦乞師興遣衛將軍強帥步騎一萬隨範往救東平公紹於洛陽并兵救燕勃勃襲擊敗之强還長安秋九月興自將討勃勃至貳城遣安遠將軍詳及輔國將軍歛曼嵬鎮軍將軍彭白狼分督租運諸軍未集而勃勃率騎乘虛奄至興欲留步軍輕就詳營衆咸惶懼群臣固以爲不可興弗納尚書郎韋宗希旨勸興行蘭臺侍御史姜楞

越次而進曰韋宗傾險不忠沮敗國計宜先腰斬以謝天下脫車駕動軫六軍駭懼人無守志取危之道也宜遣單使以徵詳等興默然右僕射韋華等諫曰若車駕輕動衆心駭懼必不戰自潰詳營亦未必可至也惟陛下圖之興遂遣別將姚榆生逆之勃勃伏兵夾擊禽之又遣左將軍姚文宗率禁兵拒戰中壘將軍齊莫統氐兵爲之後繼文宗與莫皆勇果兼人以死力戰勃勃乃退留禁兵五千配詳助守貳城興還長

安譙縱遣其侍中譙良太常楊軌來朝請大舉入寇江東縱以桓謙爲荊州刺史譙道福爲梁州刺史帥衆二萬東寇江陵興遣前將軍苟林率騎兵會之桓謙於道召募義舊民投之者二萬餘人進屯支江林亦進屯江津謙江左貴族部曲徧於荊楚晉之將士多懷異心晉荊州刺史劉道規會諸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道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旦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會雍州刺史魯宗之自襄陽奔赴道規單馬迎之遂留守江陵委以心腹自率軍攻謙諸將皆曰今遠出討謙其勝難必苟林在江津伺人動靜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脫有蹉跌大事去矣道規曰苟林愚懦無他奇計以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謙往至便克沈疑之間已自還返謙敗則林破膽矣豈暇復來攻城乎且宗之獨守何爲不支數日乃馳往攻謙水陸並進謙等舟師大陳兼列步騎以

待之大戰於支江謙衆敗績乘輕舸奔就苟林道規追獲斬之還至涌口討林林懼引歸道規遣諮議參軍劉遵率衆來追俘獲數千餘人九月劉遵斬林於巴陵冬十月興以國用不足增關津之稅鹽竹山木皆有賦焉群臣咸諫以爲天殖品物以養群生王者子育萬邦不宜節約以奪其利興曰能踰關梁通利於山水者此皆豪富之家吾損有餘以補不足有何不可遂行

弘始十二年春二月西秦乞伏乾歸以衆叛攻陷金城執太守任蘭蘭厲色責乾歸以背恩負義乾歸怒而囚之蘭遂不食而死三月赫連勃勃遣尚書胡金纂將萬餘騎攻平涼興如貳城因救平涼纂衆大敗生擒纂勃勃又遣兄子羅提攻陷定陽執北中郎將姚廣都坑將士四千餘人興將曹熾曹雲王肆佛等各將數千戶避勃勃內徙興處肆佛於湟山澤熾雲於陳倉勃勃寇隴右攻陷白崖堡遂趣清水略陽太守姚

壽都委守奔秦州勃勃虜其衆一萬六千戶而去興自安定追之至壽渠川不及引還夏六月晉河間王子司馬國璠章武王子司馬叔道來奔興謂之曰劉裕方誅桓玄匡復晉室卿等何故來對曰裕與不逞之徒削弱王室臣宗門有能自修立者莫不害之方爲國患甚於桓玄是以避之來實非欸誠所以避死耳興嘉之拜國璠建義將軍揚州刺史叔道平南將軍兗州刺史賜甲第於長安秋九月西秦乞伏乾歸來攻

失略陽南安隴西諸郡

就李盾中學校

春秋第五十七卷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姚興下

弘始十二年春正月興子廣平公弼有寵於興委以朝政天水姜紀遂傾心荊附之紀本呂氏叛臣阿諛姦詐好間人之親戚時弼為雍州刺史權鎮安定紀密與弼謀令傾心事常山公顯篤樹左右以求入朝興遂徵弼為尚書令侍中大將軍既居左右虛襟引納收結朝士勢傾東

宮國人惡之會興以勃勃乾歸作亂西北傉檀家遜擅兵河右晦咨將帥之臣欲拜重將鎮撫二方隴東太守郭播言於興曰嶺北二州鎮戶皆數萬若得文武之才以綏撫之足以靖塞姦路興曰吾每思得廉頗李牧鎮撫四方使宜行事然任非其人恒致負敗卿試舉之播曰清潔善撫邊則平陸子王元始雄武多奇略則建威王煥賞罰必行臨敵不顧則奮武彭蚝興曰蚝公行禁止則有之非綏邊之才也始煥年少吾未知其為人播曰廣平公弼才兼文武宜督鎮一方願陛下遠鑒前車近悟農轍興不從乃以太常索稜為太尉領隴西內史乞伏乾歸感而悅之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乞降興以勃勃之難權宜許之遣鴻臚署乾歸征西大將軍河州牧河南王及其子熾磐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興如三原顧謂群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秦饒儁異汝潁多奇士吾應天明命跨據中原自流沙已東淮漢已北未嘗不傾

已招求異臣不遠然明不照下弗感懸魚至於智效一官行著一善吾歷級而進之不使有後門之歎卿等宜明揚仄陋相助為吾舉之可也右僕射梁喜對曰奉旨求賢弗敢休倦未見儒亮大才王佐之器可謂世之乏賢興曰自古帝王之興莫不將則徐與相兼俯鄙終不採將於往賢求相於後搢隨時任才皆能利治卿自識拔不明旁求不至奈何厚誣四海乎群臣咸悅太史令任猗言於興曰白氣出於北方東西竟

位

弘始十四年夏四月西秦乞伏乾歸爲部下所殺其子熾磐新立群乃咸勸興取之興曰乾歸先巳返善方當懷撫因喪伐之非朕之本心也

冬十月仇池公楊盛阻兵叛役擾祁山遣建威將軍趙琨率騎五千爲前鋒立節將軍姚伯壽統步卒爲之後繼前將軍恢左將軍文宗出自鷲峽鎮西將軍秦州刺史嵩出自羊頭峽右衛將軍胡翼度從陰密出汧城分道討盛興將

輕騎五千自雍赴之與諸將會於隴口天水太守王松忽言於嵩曰先皇神略無方威武絕世冠軍徐洛生猛毅兼人佐命夾輔再入仇池無功而還非楊氏智勇所能全也直是地勢險固使之然耳今以趙琨之衆使君之威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盛率衆與琨相持伯壽畏懼弗進琨衆寡不敵爲盛所敗興斬伯壽引兵而還嵩乃具陳松忽之言興善之賞帛百疋遂以楊佛嵩爲都督嶺

天五百里當有破軍殺將流血之徵也二月安遠將軍姚詳鎮杏城爲赫連勃勃所逼糧盡矢竭委守南奔至於大蘇勃勃平北將軍鹿弈干要之衆盡潰散遂爲所執死之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顯迎詳顯聞詳敗留屯杏城遂以顯爲都督安定嶺北二鎮諸軍事潁川太守平都自許昌來朝言於興曰劉裕敢懷奸計屯聚芍陂有擾邊之心宜遣燒之以散其謀興曰裕甚輕弱安敢闚吾邊疆苟有奸心不在其身其在子

孫乎召尚書楊佛嵩謂之曰吳兒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待至孟冬當遣卿師精騎三萬燒其積聚嵩曰陛下若任臣以此役者當從肥口濟淮直趣壽春舉大衆以屯城縱輕騎以掠野使淮南蕭條兵粟俱了足令吳兒俯仰回惶神爽飛越興大悅會客星入東井所在地震前後一百五十六公卿抗表請罪興曰災譴之來咎在元首近代或歸罪三公甚無謂也朕當考躬省巳以思弭之義公等何憖宜悉冠履以復厥

北討虜將軍安遠將軍幽州刺史率嶺北見
兵討赫連勃勃發數月興謂群臣曰佛嵩驍猛
果銳每臨敵對寇不可制抑吾每節之配兵不
過五千人今衆旅既多遇賊必敗且去已遠追
之不及吾深憂之將若之何其下咸以爲不然
未幾果爲勃勃所執絶吭而死
弘始十五年春正月興立昭儀齊氏爲皇后下
書以故丞相緒太宰碩德太傅旻大司馬崇司
徒尹緯等二十四人配享於萇廟興以大臣屢

喪令所司更詳臨赴之制所司白興依故事東
堂發哀興不從每大臣死皆親臨之三月庚午
遣使至魏復修和好夏四月太尉索稜以隴西
降西秦乞伏熾磐劉黔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爲
益州刺史帥師討譙縱于成都秋七月平之斬
縱傳首建康
弘始十六年夏五月貳原氏羌仇常叛興遣後
將軍斂成鎮軍將軍彭白狼北中郎將洛都討
之成等爲常所敗執建節趙興太守姚穆歸于

穆欲送款之成怒斬赫連勃勃興遣東平公紹
與廣平公弼率禁衛將軍朱寧鎮撫嶺北遼東
侯彌姐亭地率其部人南居陰密劫掠百姓弼
収亭地送之殺其衆七百餘人徙二千餘戸於
鄭城興寢疾妖賊李弘反於貳原仇常役以兵
應之興輿疾征討斬常執弘而還徙常部人五
百餘戸於許許昌左將軍文宗有寵於太子泓廣
平公弼深忌之誣文宗有怨言以侍御史廉
桃生爲証興興怒賜文宗死自是群臣累足山走不敢
所欲施行無不

從言弼之短弼寵愛方隆所[illegible]信納
乃以嬖人天水尹沖爲給事黃門侍郎唐盛爲
治書侍御史與左右機要皆其黨人漸欲廣樹
爪牙彌縫其闕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
尹昭承閒言於興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然君
臣之義不薄於父子臣等理不容默並后匹配
未始不[illegible]亂家廣平公弼姦宄無狀潛有陵
奪之心陛下寵之太過假其威權傾險無賴之
[illegible]集其側市巷諷議皆言陛下將有廢

立之討誠如此者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興
曰安得有此喜等復曰若無之則陛下愛弼適
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減其威權非但弼有太
山之安社稷宗廟亦有磐石之固矣興默然不
應大司農竇溫司徒左長史王弼皆密疏勸興
立弼爲太子興雖不從亦不責也興疾篤太子
泓以兵屯於東華門侍疾於諮議堂廣平公弼
潛謀爲亂招集黨與數千人披甲伏於其第候
興死欲殺泓自立撫軍將軍東平公紹及侍中

任謙右僕射梁喜冠軍將軍姚讃京兆尹尹昭
輔國將軍斂曼嵬姚典禁兵宿衛於內姚裕遣
使告上庸公懿於蒲坂并密信諸兄在藩鎮者
諭弼逆狀懿流涕告將士曰上今寢疾臣子所
宜冠履不整而廣平公弼擁兵私第不忠於儲
宮正是孤徇義亡身之日諸君皆忠烈之士亦
當與孤同徇斯舉將士聞之莫不奮怒攘袂曰
惟殿下所爲生死不敢有二於是盡赦囚徒散
布帛數萬疋賜其將士建牙誓衆將赴長安征

東將軍豫州牧陳留公洸治兵於洛陽平西將
軍平原公諶治兵於雍皆欲赴長安討弼會興
疾瘳引前殿朝見群臣征虜將軍劉羌泣言於
興曰陛下寢疾數旬奈何忽有此事興曰朕過
庭無訓使諸子不穆愧於四海卿等各陳所懷
以安社稷京兆尹尹昭曰廣平公弼恃寵不虔
阻兵懷惡自宜置之刑書以明憲典陛下若含
忍未便加法者且可削奪威權使散居藩國以
紓閱閣之禍全天性之恩興謂右僕射梁喜曰

卿以爲何如喜曰臣之愚見如昭所陳興以弼
文武兼才未忍致法免其尚書令以將軍公就
第上庸公懿等聞興疾瘳各罷兵還鎮陳留公
洸及弟平原公諶等皆抗表罪弼請致之刑法
興不許時魏遣使來聘且請婚於興會平陽太
守姚成都入朝興謂之曰卿久處東藩與魏隣
接應悉彼事形今來求婚吾已許之終能分災
共患遠相接援否成都曰魏自柴壁克捷以來
戎甲未曾損失士馬桓桓師旅充盛今修和

兼以婚姻之好豈但分災共患而已實亦永安之福也興大悅遣散騎常侍尚書吏部郎嚴康報聘并致方物懿旣宣諭皆來入朝使裕言於興曰懿等今悉在外欲有所陳興曰汝等正欲論弼事耳吾已知之不復煩見也裕曰弼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違大義便當肆之刑辟奈何逆拒之於是引見懿等於諮議堂宣流涕曰先帝以大聖起基陛下以神武定業方隆七百之祚爲萬世之美安可使弼謀傾社

稷宜委之有司肅明刑憲臣等敢以死請興曰吾自處之非汝等所憂也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曰廣平公弼懷姦積年謀禍有歲傾陷群豎爲之盡足釁成逆著取嗤戎裔昔文王之化刑于寡妻今聖朝之亂起自愛子雖欲含忍其瑕掩蔽其罪而逆黨猜繁扇惑不已弼之亂心何由可革宜斥散凶徒以絕禍端興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之人莫不以吾兒爲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決一旦禍機竊

發悔之晚矣興默然不忍誅弼免官而已太子詹事王周亦虛襟引士樹黨東宮弼惡之每規陷害周抗志確然不爲之屈興嘉其守正以爲中書監

弘始十七年春二月晉荆州刺史司馬休之據江陵雍州刺史魯宗之據襄陽與劉裕相攻遣使求援興遣征虜將軍姚成王及建義將軍司馬國璠率騎八千赴之成王進次南陽司馬休之等爲劉裕所敗引歸休之遂與魯宗之及譙

王司馬文思新蔡王司馬道賜寧朔將軍梁州刺史馬敬輔國將軍竟陵太守魯軌寧朔將軍南陽太守魯範來奔二月廣平公弼恨宣之毀已遂譖宣於興會宣司馬權丕至長安興責丕以不能匡輔將誅之丕性傾巧因誣宣罪狀以求自免興大怒遣使就杏城收宣下獄使弼將三萬人鎮秦州京兆尹尹昭言於興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今擁強兵於外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必危小不忍亂大謀者陛下之謂也

興弗納復以弼爲中軍大將軍配兵三千屯於渭北赫連勃勃攻杏城興遣弼救之至冠泉而杏城陷守將姚逵死之興如北地弼次於三樹遣弼及輔國將軍斂曼嵬向新平興還長安秋九月赫連勃勃遣其將赫連建率衆寇貳縣遂入平涼守將姚恢與建戰於五井平涼太守姚周都爲建所獲進兵新平廣平公弼討之戰於龍尾堡大破之擒建送於長安初勃勃攻彭雙方於石堡方力戰拒守積年不能克至是聞建敗引師而去司馬休之等至長安興謂之曰劉寄奴奉晉帝豈便有闕乎休之曰臣前下都琅邪王德文泣謂臣曰劉裕供御主上克薄奇珍以事勢推之方爲社稷之憂未可測也乃署休之爲鎮軍將軍揚州刺史宗之等並有拜授揚武將軍安鄉侯康宦驅掠白鹿原氐胡數百家奔上洛上洛太守宋林拒之商洛人黄金等起兵攻宦宦率衆歸興赦之復其爵位時白虹貫日熒惑在瓠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

在後十八日出於東井留守盤旋是歲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謠訛言國內詭擾有術士言於興曰將有不祥之事終當自消時興藥動廣平公弼稱疾不朝聚兵於第興聞之怒甚收弼黨殿中侍御史唐盛孫玄等殺之太子泓言於興曰臣誠不肖不能稱諧昆弟致弼構造是非仰慈天日此皆臣之罪也陛下若以臣爲社稷之憂除臣而國家安願賜臣死若垂天性之恩不忍加臣刑戮者乞聽臣守藩興惻然改容召姚讃梁喜尹昭斂曼嵬於諮議堂密謀收弼東平公紹時屯兵雍城馳遣告之數日不決弼黨惡懼興慮其爲變乃收弼囚之中曹窮治黨與將殺之泓流涕固請乃止興謂梁喜曰太子天性平和心少猜忌必能容納群賢保全吾子於是赦弼黨與蘭臺令張泉夕言於興曰熒惑入東井旬紀而返未餘月復來守心王者惡之宜脩仁虛己以答天譴興納之冬十月壬子興遣散騎常侍姚敞等送女西平公主於魏太宗拓跋

嗣以后禮納之鑄金人不成乃以爲夫人而寵
遇甚厚

弘始十八年春正月丘旦興朝群臣於太極前殿沙門賀僧慟泣不能自勝衆咸怪之賀僧者莫知其所從來言事皆有効驗與其神禮之嘗與隱士數人預於燕會與使魯宗之將兵寇襄陽未至而卒其子輔國將軍軌引兵攻晉晉雍州刺史趙倫之擊敗之二月興如華陰使太子泓監國入居西宮興疾篤遂還長安泓欲出迎

宮臣諫曰今主上疾篤奸臣在側廣平公每希冀非常變故難測今殿下若出進則不得見主上退則有弼等（一作不測）之禍安所歸乎自宜深抑情理以寧社稷泓曰臣子聞君父疾篤而端居不出何以自安對曰全身以安社稷孝之大者也泓從之乃止迎於黃龍門樽下弼黨見與疾與咸懷危懼黃門侍郎尹冲等先謀欲因泓出告之尚書姚沙彌謂冲曰若太子有備不來迎侍當奉乘與直趨廣平公第宿衛將士聞乘輿所在自當來奔誰與太子共守乎且吾屬以廣平公之故已陷身於逆節將何所自容今奉乘輿南幸門以舉事是使大義非但救廣平公之禍吾屬前罪亦可申雪冲等不從欲隨興入宮作亂復未知興之存亡疑而不發興既入宮命太子泓錄尚書事使東平公紹及右衛將軍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內外遣殿中上將軍斂曼嵬收弼第中甲仗納之武庫興疾轉篤其妹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與少子耕兒出告其兄南

陽公愔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愔即與其黨尹冲姚武伯等率甲士攻端門斂曼嵬勒兵拒戰而入及於馬道泓侍疾在諮議堂遣斂曼嵬率胡翼度率禁兵閉四門愔等遣壯士登門緣屋殿中兵登武庫拒戰太子右衛率姚和都帥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愔等既不得進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喜躍貫甲爭進赴賊賊衆駭擾和都勒東宮兵自後擊之愔等奔潰逃於驪山其黨建康公呂隆奔雍尹冲及

弟尹泓奔於建康與引紹及讃梁喜尹昭歛曼覓等入內寢受遺詔輔政明日遂卒時晉義熙十二年也年五十一在位二十二年僞謚文桓皇帝廟號高祖葬於偶陵

先是魏太史奏熒惑在匏瓜中忽亡不知所在於法當入危亡之國先爲童謠妖言然後行其禍罰太宗召名儒十餘人使與太史議熒惑所詣崔浩對曰按春秋左氏傳神降於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庚午之夕辛未之

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二月庚之與午皆主於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長安熒惑必入秦矣衆皆怒曰天上失星人間安知所詣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出東井留守句已久之乃去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謠訛言國人不安間一歲而秦亡衆乃服浩之精妙

就李層中季校

春秋第五十八卷

後秦錄七　春秋卷第五十九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姚泓

姚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孝友溫和明識寬裕而無經世之略又懦弱多病興欲以爲嗣狐疑不決久之立爲太子興每征伐遊巡常留總後事博覽經傳尤善談論雅好詩詠尚書王尚黃門郎段章尚書郎富允文以儒術侍講胡義周夏侯稚以文章遊集受經於博士淳于岐岐病

在家泓以師者人之表範傳先聖之訓加在三之義不可不重乃親詣省疾拜於床下自是公卿見師傅莫不下拜時尚書王敏右丞郭播以刑政過寬議欲峻制泓曰人情挫辱則激厲之心生政教煩苛則苟免之行立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等參贊朝化弘昭政軌不務仁恕之道惟欲嚴法酷刑豈是安上馭下之理乎敏等乃止初與如平涼馮翊劉厥聚衆數千據萬年叛泓遣鎮軍將軍彭白狼率東宮禁兵討之斬厥

赦其餘黨諸將咸勸泓曰殿下神算電發蕩平
醜逆宜露布表言廣其首級以慰遠近之情泓
曰主上委吾後事使吾式遏寇逆吾綏理失和
以長寇姦方當引郤責躬歸罪行間安敢過自
矜誕以重罪責乎左僕射韋華聞之謂河南太
守慕容筑曰皇太子實有恭惠之德社稷之福
也泓弟廣平公弼有奪嫡之謀泓恩撫如初未
嘗見於顏色東平公紹每爲弼羽翼泓亦推心
宗事弗以爲嫌紹亦感之歸心於泓守其忠烈

永和元年春正月興卒泓秘不發喪捕南陽公
愔及建康公呂隆大將軍尹元等皆誅之命齊
公恢殺安定太守呂超恢初猶豫久乃殺之泓
疑恢有陰謀恢自是懷貳陰聚兵甲欲謀作亂
泓既發喪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
元永和廬於諮議堂既葬即吉乃親庶政內外
百僚增位一等下令文武各盡直言凡政有不
便於時事有益於宗廟者其各極言勿有所隱
初興徙李閏羌三千餘戶於安定尋徙新支至

是羌酋党容率所部叛還泓遣撫軍將軍讚討
之容懼請降徙其酋豪數百戶於長安餘悉遣
歸李閏北地太守毛雍據趙氏塢以叛東平公
紹討擒之時長樂公宣鎮李閏未知雍敗遣部
將姚佛生等來衞長安衆既發宣參軍韋宗姦
諂好亂聞毛雍叛說宣曰主上新立威德未著
勃勃強盛侵害必深國家之難未可量也殿下
藩維城之任不可不爲深慮邢望地形險固總
三方之要若能據之虛心撫集非但克固維城

亦伯王之資也宣從之率戶三萬八千棄李閏
南保邢望宣既南移諸羌據李閏以叛東平公
紹進討破之宣詣紹歸罪紹怒殺之初宣在邢
望泓遣姚佛生諭宣佛生遂讚成宣計紹數其
罪并殺之泓下書士卒死王事者贈以爵位永
復其家將封宮臣十六人五等子男撫軍將軍
讚諫曰東宮文武自當有守忠之誠未有赫然
之效何受封之多乎泓曰懸爵於朝所以勸戀
來效標明盛德元子遺家不造與宮臣同此百

愛獨享其福得不愧於心乎讚默然東平公紹進曰陛下不忘報德封之是也古者敬其事命之以始可須來秦然後議之乃止夏四月西秦乞伏熾磐遣別將曇達等來攻上邽上邽刺史姚艾不能守遁走五月并州定陽二城胡數萬落叛泓入於平陽攻立義將軍成都於匈奴堡推匈奴曹弘爲大單于所在寇掠姚賊無遺征東將軍懿自蒲坂討之戰於平陽大破之執弘送長安徙其豪右萬五千於雍州仇池公楊盛攻陷祁山執建節將軍王恕進逼秦州後將軍平救之盛引退平與上邽守將嵩追盛及於竹嶺撫軍將軍讚率隴西太守姚秦都略陽太守王煥以禁兵赴之讚至清水嵩爲盛所敗嵩與秦都王煥皆戰死讚至秦州退還仇池先是天水冀縣石鼓鳴聲聞數百里野雉皆雊秦州地震者三十二所殷殷有聲者八處崖嶺崩墜人舍傾壞咸以爲不祥及嵩將出群僚固諫止之嵩曰若有不祥此乃命也實所逃乎遂及於難

識者以爲秦州泓之故鄉今失秦州將滅之徵也赫連勃勃率騎四萬襲上邽二旬克之攻陷陰密執秦州刺史姚軍都一作都坑將士五千餘人軍都瞋目厲聲數勃勃殘忍之罪不爲之屈勃勃怒殺之又殺將軍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既克陰密遂進兵侵雍嶺北雜戶悉奔五將山征北將軍恢棄安定率戶五千奔新平安定人胡儼華韜等率衆拒恢恢單騎奔歸長安立節將軍彌姐成建武將軍裴岐爲儼所殺勃勃使鎮東將軍羊苟兒等率鮮卑五千餘人鎮安定鎮西將軍諶委鎮東走勃勃據雍抄掠郿城東平公紹及征虜將軍尹昭鎮軍將軍姚洽等率步騎五萬討之征北將軍恢以精騎一萬爲之後繼軍次橫水勃勃退保安定胡儼閉門拒之殺羊苟兒及所將鮮卑數千人復以安定來降紹進兵擊勃勃戰於馬鞍阪敗之追至朝那不及而還楊盛復遣兄子倦入寇長馳平陽氐苟渴聚衆千餘據五丈原以叛遣鎮遠將軍姚萬

恢武將軍姚難等討之爲渴所敗鎮西將軍姚諶
等討渴擒之泓使輔國將軍斂曼嵬前將軍姚
光兒討楊倦於陳倉倦奔散關勃勃復遣兄子
提南侵池陽車騎將軍姚裕前將軍彭白狼建
義將軍蛇玄擊卻之秋九月晉太尉劉裕總督
大將軍來伐師次彭城遣冠軍將軍檀道濟龍
驤將軍王鎮惡入自淮淝攻漆丘項城新野太
守朱超石寧朔將軍胡藩趨陽城振武將軍沈
田子建威將軍傅弘之趨武關建武將軍沈林

子彭城內史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
攻倉垣以冀州刺史王仲德督前鋒諸軍開鉅
入河泓別將王苟生以漆丘降鎮惡徐州刺史
姚掌以項城降道濟遂入潁口諸屯守將皆望
風款附惟新蔡太守董遵固守不降道濟攻拔
之縛遵而致諸軍門遵厲色言曰王者伐國待
士以禮君奈何以不義行師以非禮待國士乎
道濟怒殺之進克許昌獲潁州太守姚坦及大
將左將軍楊業沈林子自汴入河襄邑人董神虎聚

衆千餘降裕板爲參軍加揚武將軍領兵從戎
林子與神虎共攻倉垣克之兗州刺史韋華以
郡降神虎伐其功擅還襄邑林子執數其罪殺
之東平公紹聞晉師之至還長安言於泓曰晉
兵已過許昌豫州安定孤遠卒難救衛宜遷諸
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足以橫行天下
假使二寇交侵猶不亡國如其不爾晉侵豫州
夏寇安定將若之何事機已至宜在速決左僕
射梁喜曰齊公恢雄勇有威名爲嶺北所憚鎮

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貳勃勃終不能
越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至於郿城
今關中兵馬足以拒晉無爲預自削弱也泓從
之吏部郎懿橫密言於泓曰恢於廣平之難有
忠勳於陛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
其意今外則致之死地內則不豫朝權安定人
自以孤危逼寇之思欲所遷者十室而九若恢擁
精兵數萬行而向京師得不爲社稷之憂乎
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

微之適所以速禍耳不從王仲德水軍入河將過滑臺魏兖州刺史尉建畏懼帥衆棄城北渡仲德入滑臺宣言曰晉本欲以布帛七萬疋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棄城遁去太宗聞之遣叔孫建公孫表自河內向枋頭因引兵濟河斬尉建於城下投尸於河呼仲德軍人問以侵寇之狀仲德使司馬竺和之對曰劉太尉使王征虜自河入洛清掃山陵非敢爲寇於魏也魏之守將自棄滑臺去王征虜借空城以息兵行

當西引於晉魏之好無廢也何必揚旗鳴鼓以曜威乎太宗使建以問裕裕遜辭謝之曰洛陽晉之舊都而羌據之晉欲修復山陵久矣諸桓宗族司馬休之兄弟魯宗之父子皆晉之蠹也而羌收之以爲晉患今晉將伐之欲假道於魏非敢爲不利也冬十月晉師進至城皐征南將軍陳留公洸時鎭洛陽馳使請救泓遣越騎校尉閻生率騎三千赴之武衛將軍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征東將軍并州牧懿南

屯陜津爲之聲援寧朔將軍趙玄爲洸部將說洸曰守金墉可以坐制其弊洸司馬姚禹與道濟潛通主簿閻恢楊虔等皆禹之黨嫉玄忠誠咸共毀之洸遂遣玄率精兵千餘南守柏谷塢廣武將軍石無諱東戍鞏城以拒晉師會陽城及城皐滎陽虎牢諸城悉降道濟等長驅而進無諱至石關奔還玄爲晉司馬滎陽毛德祖所殺姚禹踰城奔道濟甲子進逼洛陽丙寅洸遂出降道濟獲四千餘人議者欲盡坑之以爲京

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時閻生至新安益男至湖城聞洛陽已陷留屯不進十二月征東將軍并州牧懿險薄惑於信受司馬孫暢姦巧傾佞奸亂樂禍說懿襲長安誅東平公紹廢泓而代之懿以爲然乃帥衆至陜津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欲虛損國儲招納和戎諸羌樹已私惠懿左常侍張敞侍郎左雅固諫曰殿下以母弟之親居方面之重安危休戚與國同之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今吳寇內侵

四州傾没西虜擾邊秦涼覆敗朝廷之危有同累卵正是諸侯勤王之日且毅者國之本也而殿下無故戕之虧損國儲將若之何若朝廷間殿下者何辭以報懿怒鞭殺之泓聞之召韶等當謀於朝堂韶曰懿性識鄙淺從物遷移造此謀者必孫暢耳但馳使徵暢遣撫軍將軍讚據陝城臣向潼關爲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臣當遣懿帥河東見兵共平吳寇如其逆謀已成違拒詔勅便當明其罪於天下聲鼓以擊之泓

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乃遣讚及冠軍將軍司馬國璠建義將軍虵玄屯陝津武衛將軍姚驢屯潼關懿遂舉兵稱帝傳檄州郡欲運匈奴堡穀以給鎮人寧東將軍姚成都拒之懿乃卑辭招誘深自結託送佩刀爲誓成都不從送以呈泓懿遣驍騎將軍王國率甲士數百攻成都成都擊擒之遣使讓懿曰明公以母弟之親受推轂之寄今社稷危如綴旒宜恭恪憂勤匡輔王室而更包藏姧宄謀危宗廟三祖之靈其肯佐明公乎此鎮之糧一方所寄鎮人何功而欲給之王國爲虵晝足國之罪人已就囚執聽詔而戮之成都方糾合義衆以懲明公之罪復須大兵悉集當與明公會於河上耳相見在近明公其三思之於是宣告諸城諭以順逆曉以禍福秣馬厲兵徵發義租河東之兵無能爲懿者懿深患之亦發諸城兵惟臨晉數千戶叛以應懿成都引兵濟自蒲津擊臨晉叛戶大破之懿等震懼鎮人安定郭純王奴等起兵圍懿紹入蒲

坂執懿囚之誅孫暢等是年泓尚書東武侯敞敞弟鎮遠將軍僧光右將軍定世自洛陽奔降於魏

永和二年春正月朔旦泓朝群臣於前殿以内外離叛晉師漸逼悽然流涕群臣皆泣時征北將軍齊公恢帥安定鎮戶三萬八千焚燒屋舍以車爲方陣自北雍州趣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揚威將軍姜紀率衆奔之建節將軍彭完都聞恢將至棄

陰密奔還長安恢至新支姜紀說恢曰國家重將大兵皆在東方京師空虛公可亟引輕兵徑襲事必克矣恢不從乃南攻郿城鎮西將軍諶爲恢所敗恢勢彌盛長安大震泓馳使徵紹遣車騎將軍裕及輔國將軍胡翼度屯澧西扶風太守姚儁安夷護軍姚墨蠡建威將軍姚娥都揚威將軍彭蚝皆懼降恢東平公紹聞恢之叛率輕騎先來赴難使鎮軍將軍姚洽及冠軍將軍司馬國璠將步卒三萬赴長安恢從曲牢進

屯杜成紹與恢相持於靈臺撫軍將軍讚聞恢漸逼留寧朔將軍尹雅爲弘農太守守潼關亦率諸軍還長安泓謂讚曰元子不能崇明德義導率群下至倘起蕭墻變自同氣既上負祖宗亦無顏見諸父懿始搆逆滅亡恢復擁衆內叛將若之何讚曰懿等所以敢稱兵內侮者由臣等輕弱無防遏之方故也因攘袂大泣曰臣與大將軍不滅此賊終不持面復見陛下泓於是班賜將士而遣之恢衆見諸軍悉集咸有懼心

部將齊黃等棄恢詣大軍降恢進軍逼紹讚自後要擊大破之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悲慟葬以公禮二月晉龍驤將軍王鎮惡至宜陽（軍秦太二六進軍尾也）遣其司馬毛德祖攻弘農太守尹雅於蠡吾城衆潰德祖使騎追雅獲之既而殺晉守者奔固潼關冠軍將軍檀道濟及建武將軍沈林子自陝北渡河拔襄邑堡泓建威將軍河北太守薛帛先據解縣林子至騎往襲之帛棄軍奔河東（宋書作河中）林子收其兵糧又攻并州刺史

河東太守尹昭於蒲坂不克使將軍苟卓攻匈奴堡爲泓寧東將軍成都所敗泓遣武衛將軍姚驢救蒲坂輔國將軍胡翼度據潼關寧西榮陽守將傅洪以虎牢降魏泓進紹太宰大將軍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公侍中司隸宗正節錄並如故朝之大政皆往咨決紹固辭弗許又改封讚爲東平公其餘將士封賞有差遣紹率武衛將軍姚鸞等步騎五萬拒守潼關又遣武衛將軍姚驢與并州刺史尹昭

爲表裏之勢夾攻道濟道濟深壁不戰沈林子謂道濟曰蒲坂城堅池濬非旦夕可拔攻之則傷衆守之則引日不如棄之先事潼關潼關天阻形勢之地且鎮惡孤軍勢危力寡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矣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事捷尹昭可不戰而自服也道濟從之三月棄蒲坂南向潼關東平公讃率禁兵七千自渭北而東進據蒲津庚辰劉裕使扶風太守沈田子及司馬傅弘之率衆萬餘人入上洛所在城鎮

多委奔長安田子等進次青泥魯公紹方陣而前以拒道濟道濟固壘不戰紹乃攻其西營不克遂以大衆逼之道濟師王敬沈林子等逆衝紹軍將士饑散引還定城據險固守遣武衛將軍姚鸞屯兵大路以絕道濟糧道劉裕別將姚珍入自子午賓霸入自洛谷衆各數千人泓遣鎮遠將軍姚萬拒霸鎮北將軍姚疆拒珍姚鸞遣寧朔將軍弘農太守尹雅與道濟司馬徐琰戰於潼關南爲琰所敗執送劉裕裕以雅前叛

欲殺之雅曰雅前日已當死幸得脫至今本在望外死固其心然夷夏雖殊君臣之義一也明公將以大義行師豈可使秦無守節之臣乎裕嘉其志尚赦之泓遣給事黃門侍郎姚和都屯嶢柳以備沈田子魯公紹謂諸將曰道濟等遠來送死兵力不多嬰壘自固正欲曠日持久以待後援吾欲分軍徑據閿鄉絕其糧道不出一月道濟之首可懸麾下濟等既沒裕計自阻諸將咸以爲然輔國將軍胡翼度曰軍勢宜集不

可以分若偏師不利人心駭懼何可以戰紹乃止泓以晉師之逼遣使乞師於魏太宗使群臣議之皆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勢使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也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使得西軍諸祭酒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姚興死子泓懦劣國多內難裕承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遏其上流裕心忿戾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今柔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

為曾發兵南赴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
非良計也不若假之水道聽裕西上然後屯兵
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也不捷吾不
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俗借使
國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與吾
爭河北之地安能為吾患乎夫為國計者惟社
稷是利豈顧一女子乎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
恐吾斷其後腹背受敵北上則姚氏必不出關
助我其勢必聲西而寔北也於是遣司徒南平

公長孫嵩督山東諸軍事又遣正直將軍安平
公乙旃眷進據河內游擊將軍王洛生屯於河
東振威將軍娥清冀州刺史阿薄干將步騎十
萬屯於河北為泓聲援先是劉裕與王鎮惡等
期若克洛陽須待大軍未可輕前至是鎮惡等
乘利輕趣潼關為紹所拒久之乏食衆心疑懼
欲棄輜重還赴大軍沈林子按劍怒曰相公勤
王志清六合今許洛已定關右將平事之濟否
係於前鋒奈何沮乘勝之氣棄垂成之功乎且

大軍尚遠賊衆方盛雖欲求還亦不可得下官
受命前驅誓在盡命今日之事當為將軍辨之
然二三君子或同業艱難或荷恩罔極以此退
撓亦何面以見相公旗鼓耶鎮惡等馳使告裕
且乞糧援時裕軍入河魏軍屯河岸軍不得進
裕呼所遣人開舫北戶指河上魏軍示之曰我
語令勿進而輕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
糧鎮惡乃親至弘農督人租稅百姓競送義粟
軍食復振魏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軍人
於南岸牽百丈風水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為
魏所殺略裕遣軍擊之裁登岸則走退則復來

[illegible]裕遣白直隊主丁旿帥伏士七百人車
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為卻月陣[illegible]河
車置七伏士事畢使豎一白毦魏軍見毅[illegible]人
步牽[illegible]動略先命寧朔將軍衆馳往之
朱超石戒嚴二千人從白毦既舉超石帥[illegible]
赴之並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
轅上魏軍見營陣既立乃進圍之長孫嵩帥三

萬騎來助四面肉薄攻營嵩不能制時超石別
齎大鎚及稍千餘張乃斷稍長三四尺以鎚鎚
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軍不能當一時奔潰
死者相積臨陣斬阿薄干魏軍退還平城超石
帥寧朔將軍胡藩寧遠將軍劉榮祖追擊又破
之殺獲千餘太宗乃恨不用崔浩之言泓遣威
將軍河北太守薛帛據河曲以叛紹分道置諸
軍為犄角之勢遣輔國將軍胡翼度據東原武
衛將軍姚鸞營於大路與晉軍相接丙子夜沈

林子鬭其軍中精銳朱達等銜枚夜襲鸞營鸞
衆大潰戰死士卒死者九千餘人撫軍將軍東
平公讚屯河上以斷水道遣恢武將軍姚難運
蒲坂穀以給軍士至香城林子擊敗之讚單馬
奔還定城泓遣鎮西將軍湛屯嶢柳黃門侍郎
和都討薛帛於河東聞晉師之要難也乃兼道
赴救未至而難敗因破裕別將於河曲遂屯蒲
坂大將軍府公紹遣左長史領軍將軍姚洽宋書作狣佀于
及寧朔將軍安夷宋書作蠻護軍姚墨蠡宋書作獸

[illegible]河東太守唐小方等帥騎三千屯河北之九
原阻河為固欲絕道濟諸縣租輸洽辭曰夫小
勍之堅大勍之擒也今兵衆單弱而遠在河外
難明公神武然鞭短勢殊恐無所及紹不聽沈
林子率衆八千要洽於河上擊破之斬洽及墨
蠡小方殺獲殆盡林子因啟劉裕曰紹氣蓋關
中今兵屈於外國危於內恐其凶命先盡不得
以釁血祭斧耳紹聞洽死忿恚發病託撫軍將
軍東平公讚以後事使恢武將軍姚難屯關西

嘔血而死讚既代紹守嶮衆力益盛引兵襲林
子林子復擊破之時泓各置關以守嶮一作峽劉
裕遣檀道濟王鎮惡或據山為營或平地結壘
大小七十營濱帶河嶮泓亦保據山原陵阜之
上各設營壘今舊本尚作秋七月己亥劉裕次於陝
城沈田子傅弘之入武關戍將皆委城遁走田
子等進屯青泥泓使給事黃門侍郎和都屯嶢
柳以拒之裕至閿鄉遣沈林子率精兵萬餘越
山開道會沈田子於青泥將攻嶢柳泓欲自將

以禦裕軍恐田子等來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
然後傾國東出乃遣車騎將軍裕率步騎八千
奄至青泥弱率大衆繼發田子本爲疑兵所領
裁千餘人聞泓至欲出擊之傅弘之以衆寡不
勸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且今衆寡
相援（當作懸）勢不兩立若彼結圍既固則吾無所
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陣未立先薄擊之可以
有功遂率所領先進弘之後繼泓兵圍數重田
子撫慰士卒曰諸君冒險遠來正求今日之戰

生死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踴躍鼓
譟執短兵奮擊泓兵大敗斬首萬餘級得其乘
輿服御泓奔還灞上初劉裕以沈田子等衆少
遣沈林子將兵自秦嶺往助之至則已破相與
追之關中郡縣多潛送款於田子辛丑裕至潼
關以寧朔將軍朱超石爲河東太守使與振武
將軍徐猗之會薛帛於河北共攻蒲坂東平公
讚拒裕於關西姚難屯於香城裕遣王鎮惡王
敬自秋社西渡渭以逼難軍鎮東將軍平原公

璞及黃門侍郎姚和都擊猗之等於蒲坂猗之
敗死超石棄衆奔還潼關讚遣司馬休之及司
馬國璠自軹關向河內潛引魏軍以躡裕後姚
難既爲鎮惡所逼自香城引兵而西時大霖雨
渭水汎溢讚等不得北渡鎮惡水陸兼進追及
難軍泓自灞上引兵還次石橋以爲之援讚退
屯鄭城鎮北將軍姚彊率部人數千與難合陣
於涇上以拒鎮惡鎮惡遣毛德祖進擊破彊彊
力戰死之難逃還長安裕遂進據鄭城泓使裕

及尚書龐統屯兵宮中征南將軍陳留公洸屯
兵灃西尚書姚白瓜徙四軍雜戶入長安姚丕
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東平公讚屯灞東泓軍
逍遙園王鎮惡率水軍自河入渭泝流而上所
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北土素無舟
楫泓軍見艦進而外無有行船人莫不驚以爲
神壬戌鎮惡至渭橋令軍士食畢皆持杖登岸
後登者斬衆既登岸渭水流急艦皆隨流逐去
倏忽不知所在泓所將尚數萬人鎮惡諭士卒

曰吾屬本家在江南此是長安城北門去家萬里而遙舟檝衣糧並已隨流今進而戰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岐矣卿等勉之乃身先士卒衆遂騰躍爭進大破丕軍於渭橋泓引兵赴之逼水地狹爲丕敗兵所蹂踐不戰而潰鎭西將軍謨及前軍將軍烈左衛將軍寶安散騎常侍王帛建武將軍進揚威將軍姚尚書右丞孫玄等皆死於陣泓單馬還宮鎭惡入自平朔門泓與裕等數百騎出奔石橋東平公

讚聞泓敗召將士告之衆皆以刀擊地攘袂大泣胡翼度先與劉裕陰通是日棄衆奔裕讚夜帥諸軍將會泓於石橋晉師已固圍之讚軍不得入衆皆驚散泓計無所出謀欲詣軍門降泓子佛念年十二謂泓曰陛下今雖降晉晉人將逞其欲終必不全願自裁决泓憮然不荅佛念遂登宮牆自投而死八月癸亥泓將妻子羣臣詣壘門請降鎭惡乃以屬吏城中夷晉六萬餘戶皆以國恩慰撫之號令嚴肅百姓安堵九月

裕至長安鎭惡迎於灞上裕勞之曰成吾伯業者眞卿也鎭惡再拜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也鎭惡何功之有焉裕笑曰卿欲學馮異耶鎭惡性貪泓府庫盈積鎭惡盜取不可勝紀裕以其功大不問又盜藏泓僞輦裕使人覘之鎭惡剔取其金銀棄輦於垣側裕收彝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及泰始皇玉璽送之建康其餘金玉繒帛珍寶皆以頒賜將士泓鎭東將軍平原公璞與并州刺史尹昭以蒲坂降撫軍將

軍東平公讚率宗室子弟百餘人亦詣軍門降裕盡殺之餘宗遷於江南送泓建康市而戮之時年三十在位二年泓既被殺建康百里之內草木皆燋死自姚萇以晉孝武太元九年歲在甲申僭立至泓三世以晉安帝義熙十三年歲

在丙辰而滅凡三十二年

後秦錄八

春秋卷第六十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姚嵩。

姚嵩興之弟也仕為鎮西將軍秦州刺史歷至司空封安成侯留心經典專精釋道興因賜以皇后所遺珠佛像嵩上表謝曰臣言奉珠像承是皇后遺囑所建禮覲之日永慕罔極伏惟感往增懷臣言先承陛下親營像事每注心延望遲冀暫一禮敬不悟聖恩垂及乃復與臣供養

此像既工寶並重且於制作之理擬若神造中來所見珠像誠當奇妙然方之於此信復有間瞻奉踊躍實在無量夫受乾施者無報榮恩隆者無謝雖欲仰陳愚誠亦復莫知所盡興又與嵩書曰吾曾以己所懷疏條摩訶衍諸義圖與什公評詳厥衷遂有哀故不復能斷理義未久什公尋復致變自爾喪戎相繼無復意事遂忘棄之近以當遣使送像欲與卿作疏箱篋中忽得前所條本末今送示卿徐徐尋撫若於[illegible]所不足者便可致難也見卿來月並可以當言笑吾前試通聖人三達觀以咨什公公尋有答今并送往諸此事皆是昔日之意如今都無情懷不知如何矣嵩上述佛義表曰臣言奉陛下所通諸義理味淵玄詞致清勝間詣踰於二篇妙盡停乎中觀詠之翫之紙已致勞而心猶無厭眞可謂當時之高唱累劫之宗範也但臣頑闇思不參玄然披尋之日眞復詠歌弗暇不悟弘慈善誘乃欲令參致問難敢忘愚鈍輒位敘

所懷豈曰存難直欲咨所未悟耳臣言上通三世甚有深致既已遠契聖心兼復抑正衆說宗塗亹亹超絕常境欣悟之至益令賞味增深加為什公研覈該備實非愚臣所能稱盡正當銘之懷抱以為心要耳上通不住法住般若義云衆生之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是以聖人之教恒以去著為事故言以不住般若雖復大聖玄鑒應照無際亦不可著著亦成患欲使行人忘彼我遺所寄泯若不繫之舟無所倚薄

於理矣故聖人玄詣誠無不盡然至乎標位六度而以無著爲宗取之於心誠如明誨即之於事脫有未極夫無著雖妙似若有不即真兩冥有不即真兩冥恐是心忘之謂耳竊尋玄教如更有以謹牒成言以擴愚見故經云施者授者財物不可得以無所捨法具足檀波羅蜜以此三事不可得故三者既冥有無無當當之理即同幻化以此而推恐不住之致非真忘彼我遺所寄而已詔云大道者以無爲爲宗若其無

爲復何所爲耶至理淵淡誠不容言然處在涉求之地不得不尋本以致悟不審明道之無爲爲當以何爲體若以妙爲宗者雖在帝先而非極若以無有爲妙者必當有不無之因因稱俱未冥詎是不二之道乎故論云無於無者必當有於有有無之相譬猶修短之相形耳無理雖玄將恐同彼斷常常猶不可況復斷耶然則有無之津乃是邊見之所存故中論云不破世諦故則不破真諦又論云諸法若實則無二諦諸

法若空則無罪福若無罪福凡聖無判二苟無判道何所益由臣闇昧未悟宗極惟願仁慈重加誨諭詔云聖人之教玄通無涯致感多方不可作一途求不可以一理推故應粗以粗應細以細應理固然也所以放大光明見諸神變者此應十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若處俗接粗復容此事耶阿含經云釋氏之處天竺四十餘載衣服飲食受諸患痛與人不別經又云聖人亦入鹿馬而度脫之當在鹿馬豈異於鹿馬

哉若不與鹿馬應世常流不待此神變明矣每事要須自同於前物然後得行其化耳斯理之玄固非庸近所參然不已之情猶欲言所未達夫萬有不同精粗亦異應彼難殊聖心恒一恒一故同以應之不同故權以濟之雖鹿馬而未始乖其大雖況神變而未始遺其細故淨名經云如來或以光明而作佛事或以寂寞而作佛事顯默雖異而終致不二然則於大小之間恐是互說耳如華手經初佛爲德藏放大光明令

諸衆生普蒙其潤又思益經中網明所問如來
三十三種光明一切遇者皆得利益法華經云
佛放眉間相光亦使四衆八部咸皆生疑又云
處暗衆生各得相見苟有其緣雖小必益苟無
其因雖大或乖故般若經云若有衆生遇斯光
者必得無上道又以神變令三惡衆生皆生天
上以此而言至於光明神變之事似存乎等敢
緣慈顧輒竭愚思若復哀矜重開導者豈直徵
臣獨受其賜與答書曰卿所問難引喻兼富理

極致深賾非膚淺所能具答今當為卿各以相
酬耳卿引般若經云若有衆生遇斯光者必得
無上道即經所言未聞有凡流而得見光明者
如釋迦放大光明普照十方當斯之時經不言
有辭品而得見其怪而興之者皆是普明之徒
以斯言之定不為凡小也卿若以衆生為疑者
百億菩薩豈非衆生之謂耶然經復云普明之
詣釋迦皆與善男子善女人持諸華香來供養
釋迦及致供養之徒自應普蒙其潤也但光明

之作本不為普男子善女人所以得蒙餘波者
其猶蠅附驥尾得至千里之舉耳卿又引神變
令三惡衆生得生人天若在彼為彼在焉為焉
而度脫之豈非神變之謂耶華手思益法華諸
經所言若云放大光明自應與大品無異也若
一一光明以應適前物此作非人天所通夫光
明之與寂寞此直發意有參差其揆一也卿引
經言施者受者財物不可得與不住法不住般
若未有異二者直是始終之教也統而言之俱

是破著之語耳何者罪不罪施者受者及財物
都不可得若都不可得復何所著是勸無所著
明矣卿又問明道之無為為當同諸法之自空
為妙空無以成極耶又引中論二諦之間言意
所不及道之無為所寄耶吾意以謂為道止無
為未詳所以宗也何者夫衆生之所以流轉生
死者皆著欲故也若欲止於心即不復生死既
不生死潛神玄漠與空合其體是名涅槃耳既
曰涅槃復何容有名於其間哉夫道以無寄為

宗者求寄所在恐乃惑之大者也吾所明無為
不可為有者意事如隱尋求或當小難今更重
伸前義卿所引中論即吾義宗諸法若不空則
無二諦若不有亦無二諦此定明有無不相離
何者若定言有則無以拔高士若定明無則無
以濟常流是以聖人有無兼抱而不捨者此之
謂也然諸家通第一義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吾
常以為殊太遥遠不近人情若無聖人知無者
誰也嵩復上表答曰臣嵩言奉賜還詔誨諭周

備伏尋之日欣躍無量陛下爰發德音光闡幽
極拯道義之門演如來之奧宗隱而復彰玄
扉掩而再敞文外之旨可謂朗然幽燭矣夫理
玄者不可以言稱事妙者固非常詞之所贊雖
欲心口仰詠亦復罔知所盡由臣淵鈍而猥蒙
陛下褒飾之美誠復欣戴殊恭實增愧赧比仰
味微言研味彌至其為蒙悟豈惟過半之益但
臣仍充外役無由親承音旨每望雲遐慨實在
罔極不勝延係謹以申聞興復答書曰得表具

一二吾常近之才加以多事昏塞觸事面墻不
知道理安在為復以卿好樂玄法是以聊復孟
浪以言之耳而來諭過美益以不安嵩時出鎮
上邽以泓永和元年與氐王楊盛相持為盛所
殺

姚緒

姚緒弋仲子與萇同母弟故萇甚友愛之初為
征虜將軍萇之至長安也署緒為司隸校尉鎮
長安興嗣立徙鎮安定封晉王率衆攻新平河

東太守柳恭安定太守秦茂等勢屈請降因徙
新平安定六千新戶以實蒲坂緒遂為并冀二
州牧以鎮撫之興既降號緒與碩德固讓王位
降稱晉公弘始四年興發兵伐魏使緒統河東
見兵為前鋒節度興兵敗魏乘勝進攻蒲坂緒
嬰城固守攻之不克乃引而去及興如河東緒
出城迎之興見緒待以家人之禮班告境內及
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緒及碩德名以彰
殊禮興謙恭孝友事緒盡禮整服傾悚言則稱

宇車馬服玩先以奉緒而自服其次者國家大
政必諮而後行累遷至丞相卒謚曰敬王配饗
於萇廟

姚碩德

姚碩德弋仲子萇同母弟也萇起兵至安定碩
德所統部羌迎於隴上自稱征西將軍率衆應
萇與萇攻陷秦州刺史王統拜使持節都督
隴右諸軍事征西將軍秦州刺史領護東羌校
尉鎮上邽萇死興秘不發喪徙碩德鎮陰密其

將佐咸勸碩德奔秦州觀望事勢碩德不從遂
往見興興優禮遣之進爵為隴西王討平凉將
胡金豹於洛城進攻上邽姜乳乳率衆來降尋
署秦州牧領護東羌校尉移鎮上邽後以興之
降號固辭王爵遂以征西大將軍隴西公討乞
伏乾歸軍無私掠百姓懷之又帥步騎六千討
呂隆於姑臧攻圍累月城不卽拔碩德撫納夷
夏分置守宰節食聚粟為持久計隆懼出降軍
令嚴整秋毫無犯祭先賢禮名士西土悅之

引兵還乃自上邽入朝興為之大赦及歸送之
至雍而還甚見優禮歷位至太宰卒謚曰恭王
配饗於萇廟

姚紹

姚紹萇庶母弟興叔父也為撫軍將軍封東平
公興克洛陽署為都督山東諸軍事豫州牧權
鎮洛陽興之伐魏紹以洛陽之衆會集平望攻
積而歸及興寢疾紹與禁兵翼衛廣平公弼潛
謀為亂稱疾不朝興聞之怒甚密謀收弼紹為

弼羽翼馳遣告之興力疾賜弼死既而泓嗣僞
位推心宗事弗以為嫌復令總司戎政紹亦感
而歸誠守忠不二所在立功歷位侍中司隸宗
正尋進太宰大將軍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假
黃鉞侍中司隸宗正節錄並如故改封魯公先
是紹嘗召胡僧問以國之休咎僧乃求麪為大
胡餅形徑二丈僧坐在上先食正西次食正北
又次食正南其所餘者卷而吞之訖便起去了
無所言來年晉太尉劉裕來伐紹遣左長史姚

洽屯軍河北欲以絕其糧道反爲所敗洽等死之紹聞洽死忿恚發病嘔血而卒紹未亡時率衆攻函谷關厨人爲紹炊飯氣蒸汗流輒便成血臏甚積日如此紹心惡之令勿復炊因乞食於諸軍後八十日而紹病死是年晋師北討擒定穎洛明年席卷豐鎬泓遂爲劉裕所擒斬於建康市

姚顯

姚顯字子章興之弟也清秀明發才兼文武爲

縣令十餘年政無疵類機務之暇賓客如雲謙虛傳受待士以布衣之禮或昏夜靜坐與賢士談論時政孜孜不倦初封常山公仕至尚書令轉司隸校尉衛軍大將軍累遷至大尉卒謚文成公

姚冲

姚冲萇之少子興弟也勇力善騎射與羣爲平北將軍使與征虜狄伯支等率騎攻赫連勃勃軍次嶺北冲欲圖襲長安伯支不從鴆殺之興自平凉如朝那聞冲謀逆以其弟中最少雄武絕人猶欲隱忍容之後軍將軍斂成泣謂興曰冲凶險不仁每侍左右臣常寢不安席今復賊殺耆佐反形已露願早爲之所興曰冲何能爲也但輕害名將吾欲聲其罪於四海耳乃下書賜冲死遂以庶人之禮葬之

姚詳

姚詳萇兄襄之孫也仕萇爲安遠將軍始平太守屯兵雍城興既嗣立秦苻登自六陌趣廢橋

詳據馬嵬堡拒之興慮登衆之盛遣長史尹緯率步卒赴詳詳用緯計大破登於廢橋進屯金城會鮮卑薛勃叛於嶺北與雜胡共攻圍詳遂奔長安未幾徙鎮杏城復爲赫連勃勃所逼糧盡南奔興遣衛大將軍姚顯救之軍敗詳爲勃勃東平將軍鹿奕干所執因而遇害

姚邕

姚邕字子和小字黃兒興之弟也封濟南公弘始中興拜劉勃勃車騎將軍奉車都尉常參軍

事甚見寵遇邕言於興曰勃勃天性不仁難以親育陛下寵遇大甚臣竊惑之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奈何逆拒之遂署勃勃為安遠將軍使助沒奕干鎮高平邕固諫以為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為人邕曰勃勃奉上慢御衆殘貪猾不仁輕為去就寵之踰分恐終為邊害興不聽竟以勃勃為使持節安北將軍配以雜虜二萬鎮朔方未幾侵掠嶺北興乃歎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

至於此邕識鑒明悉尤善音樂皆能度其盈虛增改曲調世咸傳之號濟南新調

姚和都

姚和都興時仕為太子右衛將軍左兵尚書及泓嗣立轉給事黃門侍郎撰秦記十卷記姚萇時事

姚黃眉

姚黃眉興之子也其姊即魏太宗昭哀皇后泓敗黃眉歸仕於魏太宗厚禮待之賜爵隴西公尚陽翟公主拜駙馬都尉賜邑二百戶世祖即位遷內都大官後拜太常卿卒贈雍州刺史隴西王謚曰獻黃眉寬和溫厚希言得失故世祖特加禮異

姚晃

姚晃興之叔父也仕至尚書令左僕射萇沒受遺輔政興立西宮命晃與元子監國政入居西宮

太后虵氏

虵氏略陽氏虵玄之從姑也萇白雀三年立為皇后萇死興嗣偽位尊為皇太后皇初四年虵氏寢疾未幾而薨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尚書郎李嵩上疏曰三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孝道（道一作訓）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左僕射尹緯駁曰帝王德制漢魏為準嵩矯常越禮愆於軌度請付有司以專擅論既葬即吉乞依前議興曰嵩忠

臣尋子有何罪乎尹僕射棄先王之令典而欲
遵漢魏之權制豈所望於朝賢哉其一如嵩議

興后張氏

張氏美容儀有淑德初進為昭儀興甚寵之弘
始五年立為皇后未幾卒

興后齊氏

齊氏木略陽氏左僕射齊難之女也初為昭儀
弘始十五年立為皇后

就李堵中學校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吉成洗

吉成洗南安人也建初元年萇攻拔秦州刺史
王統羌胡應之者二萬餘戶洗因進曰臣州人
雖地險雋傑如林用武之國也王秦州不能收
援賢才三分鼎足而坐玩珠玉以至於此陛下
宜散秦州金帛以施六軍旌賢表善以副鄙州
之望萇善之擢為尚書郎萇與苻登累年相持
左僕射尹緯尚書令姚晃謂洗曰苻登窮寇歷
年未滅姦雄梟峙所在糾扇夷夏皆貳將若之
何洗曰主上挫略無方信賞必罰賢能之士咸
懷樂推豈慮大業不成氐賊不滅乎緯曰登窮
寇未滅姦雄扇合吾等寧無懼乎洗曰三秦天
府之國主上十分已有其八今所在可慮者苻
登楊定雷惡地耳自餘瑣瑣焉足論哉然惡地
地狹衆寡不足為憂苻登藉烏合犬羊偷存假
息料其智勇非至尊之匹霸王之起必有驅除

然後克定大業耳齊漢魏之興皆十有餘年乃能同一海內五六年間未爲久也主上神略內明英武外發可謂無敵於天下取登有餘力願布德行仁招賢納士厲兵秣馬以候天時如其鴻業不建者請腰斬說以謝明公緯言之於萇萇大悅賜爵關內侯遷給事黃門侍郎說鳳韻秀發確然不羣每以天下是非爲已任京兆韋高放浪不循慕阮籍之爲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說聞而嘆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拔

劍求高高懼而逃匿終身不敢見說

尹緯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也族人尹赤爲襄司馬緯少有大志不營產業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氣岸魁梧議論奐慨每覽書傳至宰相立勳之際嘗輟書而嘆苻堅時以尹赤降襄諸尹皆禁錮不仕緯晚乃爲吏部郎（晉書作令史）風志豪邁郎皆憚之堅末年妖星見於東井緯知堅將滅心竊自喜踊躍向天再拜既而流涕長歎友人略陽桓

識怪而問之緯曰天時如此正是霸王龍飛之秋吾徒杖策之日然知已難遭恐不得展吾才志是以欣懼交懷耳既而爲萇別騎校尉萇如馬牧緯與尹詳龐演等扇動諸豪共推萇爲盟主遷爲右司馬及苻堅敗萇遣緯說堅求禪代事堅問緯曰卿於朕何官緯曰尚書郎堅歎曰卿宰相之才王景略之儔也而朕不知亡也不亦宜乎緯性剛簡清亮慕張子布之爲人溈翊段鏗性傾巧萇愛其博識引爲侍中緯以爲不

可萇不從緯屢衆中辱鏗鏗心不平之萇聞而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爲憎學者緯曰臣不憎學憎鏗不正耳萇曰卿好不自知每比蕭何眞何如也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萇曰卿實不及胡爲不知緯曰陛下何如漢祖萇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蕭何故不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illegible]故耳萇默然出鏗爲北地太[illegible]怪而問之緯曰天[illegible]如此[illegible]

也歷位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尚書左右僕射封清河侯友人隴西牛壽帥漢中流民歸興因說緯曰足下平生自謂時明也不足以立功立事道消也則追二疏朱雲發其狂直不能如胡廣之徒浮隆隨俗今遇其時矣正是垂名竹帛之日可不勉歟緯曰吾之所庶幾如是但未能委辛衛於夬呂識韓信於羈旅以斯爲愧耳立功立事竊謂未負答言與聞而謂緯曰吾察子言何其誕哉立功立事自謂何如古人緯曰臣實

未愧古人何則遇時來之運則輔翼太祖開晉書作是八百之基及陛下能飛之始勇滅苻登盪清秦雍生極端右死饗廟庭古之君子正當尚耳與大悅及死與甚悼之贈司徒配饗於萇廟謚曰忠成侯

趙遷

趙遷天水人苻堅時仕洛州刺史南巴校尉慕容冲襲長安遷遂奔萇仕爲尚書左僕射萇與羣臣宴酒酣言於遷曰諸卿皆與朕北面秦朝今忽爲群臣得無恥乎遷曰天不恥以陛下爲子臣等何恥爲臣萇大笑未幾卒於長安及泓爲劉裕所滅乃徙其子孫於建康

薛辯

薛辯字允白其先自蜀徙於河東之汾陰因以家焉遂爲汾陰人祖陶壽一作與薛祖薛洛等分統部落故號世薛父彊復代領部衆而祖洛子孫日以微劣彊遂總攝三營善於撫綏夷民歸之者甚衆仗如虎苻堅世常憑河以自固興旣

僭立遂歸仕興爲鎮東將軍入爲尚書辯幼而儁爽倜儻多大略關中豪傑多歸慕之彊卒辯襲統其營任爲尚書郎建威將軍太子中庶子河北太守後稍偷傲頗失民心劉裕平泓遂舉營降

胡辯

胡辯涼州西河人爲世大儒苻堅建元末東徙洛陽隨講受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往從之與勅關尉曰諸生咨訪道義修己勵身往來

出入勿拘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儒風遂盛辨少好學博綜經史風韻高爽氣幹不群晝夜讀書以燭繼晝爲世大儒

索盧曜

索盧曜燉煌人仕萇爲騎都尉萇與苻登累年相持曜乃自請刺登萇曰卿以身殉難將爲誰乎曜曰事成甚幸不成臣死之後深以友人隴西辛遷仰托明公萇追之事發爲登所殺萇厚加禮贈以遷爲驍騎都尉

王奚

王奚不知何許人驍勇有膂力善騎射仕興爲羲羌校尉赫連勃勃入寇貳城奚聚衆三千屯於勅奇堡勃勃因進攻之短兵接戰奚爲勃勃所傷退而自固勃勃復斷其水堡人窘迫執奚出降勃勃謂之曰卿忠臣也朕方與卿共平天下奚曰若蒙大恩速死爲惠乃與所親數十人自刎而死

狄伯奇

狄伯奇天水人伯支之弟也仕爲秘書郎中奇少游獵曾得一豹見其文彩炳煥遂自感歎始學畫書獨擅其技時人莫及

梁國兒

梁國兒西胡人也膂力善騎射仕萇爲鎮北將軍守忠不二身先士卒隨萇征伐前後屢有大功封平輿侯興嗣立進位侍中性尤曠達不拘小節乃於平涼作壽冢每將妻妾入冢飲讌酒酣升靈牀而歌時人或譏之國兒不以爲意年八十餘而卒

王尚聰

王尚聰仕興爲城門校尉興好遊畋常從朝門遊於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既至尚聰被甲持杖閉門拒之曰今已昏闇奸良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興乃迴從朝門而入明日召尚聰謂之曰卿社稷之臣也朕有嘉焉其進位二等

司馬休之

司馬休之字季預少仕晉清途以功拜龍驤將軍襄城太守鎮歷陽桓玄率衆來攻休之力戰不克乃攜子侄奔慕容超後還晉歷後將軍會稽內史都督荊雍梁秦寧益六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劉裕攻荊州休之時屯江陵以兵拒裕戰於江津敗績遂與雍州刺史魯宗之奔於秦興壽署休之爲荊州刺史任以東南之事休之固辭請與魯宗之等擾動襄陽淮漢遂署爲鎮軍將軍揚州刺史宗之等並有拜授休之將行侍御史唐盛言於興曰據符讖所記司馬氏應復河洛今使休之擅兵於外既得擢鱗南翔恐非復池中之物也不如以高爵厚禮留之京師不宜放之興曰昔文王卒免羑里高祖不斃鴻門苟天命所在誰能違之司馬氏脫如符讖之言留之適足爲患遂遣之裕既平泓休之奔魏未至道卒

韓延之

韓延之字顯宗南陽赭陽人魏司徒暨之後也少以義烈著聞仕晉建威將軍荊州從事歷平西府錄事參軍自以世仕晉室不臣劉氏以裕父名翹字顯宗遂自字顯宗名兒爲翹後裕攻襄陽延之與司馬休之俱奔於秦興署爲安遠將軍雍州刺史及裕入關遂奔降魏裕招延之延之復書甚烈見晉書

索稜

索稜字孟則燉煌人也好學博文萇甚器重之委以機密文章詔檄皆稜之文也後爲平原太守以德化民畏而愛之歌曰懿矣明守庶績允釐剖符作守實獲我思興時爲太常與以勃勃乾歸作亂西北傉檀蒙遜阻兵河右欲求重將鎮撫二方而難其人遂以稜爲太尉領隴西內史稜誘西秦政績既美乾歸感而歸之未幾稜以隴西之衆降於熾磐

苟和

苟和略陽人征北將軍齊公恢之舅也泓時仕爲立節將軍姚恢阻兵謀叛諸將多有應之者惟

和守忠不二泓召而謂之曰衆人咸懷去就卿何能自安耶和曰若天縱妖賊得肆其逆節者則賜之罪不得奔馳而加親如其罪極逆消天盈其罰者有守忠執志臣之體也違親叛君臣之所耻泓義其忠加金章紫綬

趙玄

趙玄天水人也仕泓爲寧朔將軍立志忠誠善撫士卒陳留公洸鎮洛陽玄將爲部將晉遣檀道濟來伐師至城臯玄因說洸曰今晉寇益深

人情駭懼衆寡勢殊難以應敵宜攝諸戍兵士固守金墉以待京師之援不可出戰戰若不捷大事去矣金墉既固師無損敗晉終不敢越金墉而西困之於堅城之下是我不戰而坐收其敝也洸司馬姚禹及主簿閻恢楊虔等與道濟潛通嫉玄守正咸共毀之言於洸曰殿下以英武之略受任方面今嬰城示弱得無爲朝廷所責乎洸以爲然遣玄帥精兵千餘南守柏谷塢玄泣謂洸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有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爲姦孽所誤後必悔之恐無及耳未幾道濟等長驅而進玄與龍驤司馬毛德祖戰於柏谷衆寡不敵爲德祖所敗被十餘創據地大呼玄司馬蹇鑒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創已重君宜速去鑒曰若將軍不濟當與俱死去將安之皆死於陣

孫讚

孫讚咸陽石安人仕泓爲安定護軍赫連勃勃來侵人懷危懼以奔相屬讚獨率衆拒守城陷爲勃勃所殺

徐衆

徐衆木羌氏泓之女婿也長安既破衆率其餘黨連營叛走鎮西中兵參軍寧遠劉營祖與檀道濟等攻營破之斬首俘馘不可稱計

就李陳泰交校

春秋第六十一卷

十六國春秋卷第六十二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鳩摩羅什（名何摩羅耆婆）

鳩摩羅什天竺人也家世勲烈祖父達多倜儻不群父鳩摩羅炎聰慧有美節龜茲王迎爲國師王妹才悟明敏過目必解見羅炎心欲之因以妻焉什在胎時其母慧解倍常年七歲與母俱出家日誦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辟沸葱左摩流河外什母謂什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議應

大闡其丹傳之東土但於自身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大士之道利彼忘軀若必使大化流傳洗悟矇俗雖復身當鑪鑊苦而無恨秦苻堅時遣驍騎將軍呂光等率兵西伐龜茲堅謂光曰夫帝王應運而治以子愛蒼生爲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爲後學之宗朕甚思之且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克龜茲即馳驛送來光旣克龜茲還至涼州堅爲姚萇所害乃稱號三軍大臨城南僭號稱元及呂隆時姚萇僭號關中亦聞什名遣使來迎隆以什智計多解恐爲姚氏謀不許東入萇卒子興襲僞位復遣使來迎隆乃上表送什入關王於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使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復使沙門僧䂮僧遷法欽道流道恒道標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傳受什旨便出經論凡三百餘卷沙門慧叡才識高敏隨什傳寫每與叡言西方辭體商略異同云天竺國俗甚重文制

其宮商體韻以入管絃爲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爲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胡爲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常嘆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延子比也今在秦地深識者寡折翮於此將何所論悽然而止獨與興著實相論二卷幷著維摩出言成章無所刪改辭旨婉約莫非玄奧興奉之若神嘗請經於草堂寺興及朝臣沙門數千肅容觀聽

什過三世論曰曾問諸法師明三世或有或無
莫適所定此亦是大法中一段處所而有無不
判情每慨之是以忽疏野懐聊復孟浪言之誠
知孟浪之言不足以會理然胸襟之中欲有少
許了不能默已輒疏條相呈匠者可爲折衷余
以爲三世一統循環爲用過去雖滅其理常在
所以在者非如阿毘曇注言五陰塊然喻若足
之履地眞足雖往厥跡猶存常來如火之在木
中欲言有火耶視之不可見欲言無火耶火緣

合而出積又云聖人見三世若其無也聖無所
見若言有耶則犯常嫌過去未來雖無眼對理
恒相因苟因理不絕聖見三世無所疑矣什答
書曰雅論大通甚佳去來定無此作不通佛說
色陰三世和合聰明爲色五陰皆爾又云從心
生心如從穀生穀以是故知必有過去無無因
之穀又云六識之意識依已滅之意爲本而生
意識又正見名過去業未來中果報也又十方
中第二力知三世諸業又云若無過去業則無

三塗報又云學人若在有漏心中則不應名爲
聖人以此諸比因知不應無過去若無過去未
來則非通理經法所不許又十二因緣是佛法
之深者若定有過去未來則與此法相違所以
者何如有穀子地水時節芽根得生若先已定
有則無所待有若先有則不名從緣而生又若
生有則是常倒是故不得定有不得定無有無
之說唯時所宜耳以過去法起行業不得言無
又云今不與昔對不得言有雅論之通甚有佳

致又大品所明過去如不離未來現在如未來
現在如亦不離過去如此亦不言無也此實是
經中之大要俟得高對通復盡之什爲人神情
鑒徹傲岸出群應機領會鮮有其匹且篤性仁
厚汎愛爲心虛己善誘終日無倦一日忽下高
座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慾障須婦人興謂
之曰大師聰明超悟海內無雙若一旦後世何
可使法種無嗣遂以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
自爾已後不住僧房別立廨舍供給豐盈諸僧

有效之者什聚針盈鉢謂曰若能相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舉匕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止什每至講說嘗先自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但採蓮花勿取臭泥也居秦九年而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惻愴可言什自以闇昧謬充傳譯所出經論三百餘卷唯十誦一部未及刪煩存其本旨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譯傳流後世咸共弘通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燋爛

弘始十一年秋八月二十日卒與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碎唯舌不爛

道恒道標

道恒藍田人學兼內外才思清敏鳩羅什入關往從之遊同學道標亦雅有才力與恒齊名興雅閑二人神氣俊朗有經國之術勅尚書令顯宣旨敦勉罷道輔政乃下書恒標曰卿等樂道體閑服膺法門皦然之操實在可嘉但朕臨四海治必須才方欲招肥遁於山林搜陸沉於居肆況卿等周旋篤舊朕所知盡各挹幹時之能而潛獨善之地此豈朕求賢之至情卿等兼弘之深趣耶昔人有言國有驥而不乘方惶惶而更索是之謂也今勅尚書令顯便奪卿等二乘之禍心由卿清名之容室讚時益世豈不大哉苟心存道味寧係白黑望體此懷不以守節為辭也恒標抗表陳情曰奉去月二十八日詔勅尚書令奪恒標等法服承命悲懼五情失守俯仰惶懸無地自厝恒等誠才質闇短染法未久

所存既重眷慕亦深猥蒙優詔褒飾過美開諭誨勵言理備至但情之所安實懷罔已法服之下誓畢身命兼少習佛法不閑世事徒法非常之舉終無殊異之功雖有拔能之名而無益時之用未見秋毫之補將有山岳之虧竊為陛下不取也昔光武尚能縱嚴陵之心魏文全管寧之操陛下天縱之聖議論每欲遠輩堯舜今乃逼苦兩道人反在光武魏文之下頗折至尊之高懷遂匹夫之微志在宥群方靡不自盡況陛

以道御物兼弘三寶使四方義學之士萃於京師新異經典流乎遐邇大法之隆於兹爲盛方將闡揚洪化助明振暉嗣祗洹之遺響扇靈鷲之餘風建千載之軌模爲後生之津塗而恒等豈可獨屈於明時不得伸其志願伏願鑒其元元之情特垂曠蕩通物之理更賜明詔聽遂微心則銜恩九泉感德累劫不勝戰悚謹奏以聞興復詔恒標曰省所奏具意今所以相屈者時所須也不復相推本心以及於此煩慇懃廣

自料理吾之情趣想卿等體之在素不復煩言便可奉承時命勉菩薩之蹤耳恒標復答書曰恒等近自陳寫冀悟聖鑒重奉明詔不蒙矜恕伏讀悲惶若無神守陛下仁弘覆載使物悅其性恒等少習法化愚情所樂誓以微命與法服俱盡而過恩垂及眷忘其陋勸弘菩薩兼濟之道然志力有限實所不堪非徒餘年苟自求免直愚衷所存私懐必守伏願鑒恕往之誠不責偏執之咎特賜明旨聽遂微心屢延明詔防用悚息不勝元元之至謹重奏以聞興復詔恒標曰得重奏一二具之情事具如前詔但當開意以從時命無復煩於鄭重也恒標復答書曰恒等愚意所執具如前表精誠微薄不能感悟聖心累蒙道詔未蒙慈恕俯仰憂怖無復心情陛下道懐虚納養物無際願開天地之恩得遂一分之志愚守之誠畢命無辜分受違詔之愆并引無厭之罪屢汚聖聽追用悚息不任罔極之情謹奏以聞興不得已乃書與羅什曰別已數

旬維有思想漸暖比日何如小虜遠舉更無異分正有懐然耳頃萬事之殷須才以理之近詔道恒等令釋羅漢之服尋大士之蹤想當盤桓耳然道無不在法師可勸進之苟廢其尋道之心亦何必須爾也致意遷上人別來何似不審䂮統復何如多事不能一一爲書恒等亦可令諸上人勸其令造菩薩之行也與復命僧䂮等勉諭之必欲遂其心䂮等奏章叙其事略曰惟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恒標業已毁除鬢髮著不

正之衣今使處搢紳之朝非其志也且大秦龍
興與才華出如恒標等未爲卓異何足拘以文
網也興叉下書與僧碧等曰省疏所引一二具
之朕以爲獨善之美不如兼濟之功自守之節
未若拯物之大雖子陵頡頏於光武君平傲岸
於蜀肆周黨辭祿於漢朝村徵偁聾於諸葛此
皆偏尚耿介之士耳何足以關默語之要領高
勝之趣哉今九有未乂黔黎荼毒朕以寡德獨
當其弊思得群才共康至治法師等雖潛心法

門亦毘世宜敎維不能導物化時勉人爲治而
遠羨辭世之許由高散髮於謝敷若九河橫流
人盡爲魚法師等雖毘世宜教亦安施乎而道
恒等伏膺法訓爲日久矣然其才用足以成務
故欲枉奪其志以輔時政耳若福報有徵佛不
虛言拯世急病之功濟時寧治之勳功福在此
而不在彼可相體諭時副所望僧碧等答興書
曰蓋聞太上以道養民而物自足其須有德而
治天下是以古之明王審違性之難御悟任物

之易因故堯放許由於箕山陵讓放杖於魏國
高祖縱四皓於終南叔度辭蒲輪於漢世晉國
戴逵被褐於剡縣謝敷散髮於若邪蓋以適賢
之性爲得賢也故上有明君下有韋帶逸民之
風垂訓於今矣今恒標等德非圓達分在守節
且少習玄化伏膺佛道一性之誠心志匪席至
於義濃妙典研究幽微足以啟悟童稚助化功
德使物識罪福則有濟苦之益苟備不虛言恒
等有弘毘邪之訓矣竊聞近日猥蒙優詔使釋

法服將擢翠翅於寒條之上曜扶渠於重冰之
上斯誠陛下仁愛惜悌不世之恩然碧等眷眷
竊有愚心以陛下振道德之綱以維六合恢九
德之綱以羅四海使玄風扇於千載之前仁義
陶於爲世之後牢宙之外感純德以化寬九域
之內肆玄津以逍遙匹夫無溝壑之怨嫠婦無
停緯之歎此實所以垂化海內所以仰賴愚謂
恒標雖區區一分守所見爲小異然故在羅網
之內即是陛下道化之一臣昔學佐治十二年

未聞釋奪法衣形服世儀苟於時有補袈裟之
中亦有弘益何足復奪道與俗違其適性昔巢
由抗節堯許俱高四皓匪降上下同美斯乃古
今之一揆百代之同風且德非管仲不足華軒
堂阜智非孔明豈足三顧草廬願陛下放既往
之恩從其微志使上不失惠下不失分則皇唐
之化於斯而在箕潁之賓復見今日矣標等庸
近獻懇直言懼觸天威追用悚息恒標等言與
後頻復下書舉衆懇乞乃得寢恒因嘆曰古人

有言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名進
與道之累也遂與標去入琅琊山終世不出

僧肇

僧肇京兆人也家貧以傭書為業遂因繕寫歷
觀經史備盡典墳年及弱冠名振關中時競譽
之徒千里負糧入關抗辯肇既才思幽玄又善
談說承機挫銳曾不流滯京兆宿儒及關外英
彥莫不挹其鋒辯後羅什至關中肇自遠從之
什嗟賞無已及什適長安肇亦隨入姚興命肇
與僧叡俱入逍遙園助什詳定經論因著般若
無知論凡二千餘言竟以示什什讀之稱善復
著涅槃無名論其後十演九折凡數千言論成
之後上表於興曰肇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
寧王侯得一以治天下伏惟陛下睿指欽明道
與神會妙契寰中理無不統故能遊刃萬機弘
道終日威被蒼生垂文作範所以域中有四大
王居一焉涅槃之道也蓋是三乘之所歸方等
之淵府渺茫希夷絕視聽之域幽致虛玄非群

情之所測肇以人微猥蒙國恩得閑居學肆在
什公門下十有餘年雖衆經殊趣勝致非一然
涅槃一義常以聽習為先但肇才識闇短雖屢
蒙誨諭猶懷漠漠為竭愚懷亦如似有解然未
經高勝先唱不敢自決不幸什公去世諮證無
所以為永恨而陛下聖德不孤獨與什公神契
目擊道存快其方寸故能振彼玄風以啟末俗
一日遇蒙答安成侯嵩問無為宗極頌涉涅槃
無名之義今輒作涅槃無名論有十演九折博

衆經詮證成驗以仰述陛下無名之致豈曰
關詣神心窮究遠當聊以擬議玄門班論學徒
耳若少參聖旨願勅存記如其有差伏承旨授
興答旨懃懃備加讚述即勅令繕寫班諸子侄
其爲時所重如此肇又爲羅什法師誄曰夫道
不自弘弘必由人俗不自覺覺必待匠待匠故
世有高悟之期由人故道有小成之運運在小
成則靈津輟流期在高悟則玄鋒可詣然能仁
曠世期將千載時師邪心是非競起故使靈規

潛逝徽緒殆亂爰有什法師者蓋先覺之遺嗣
也凝思大方馳懷高觀審釋道之陵遲悼蒼生
之窮蕩故乃奮迅神儀寓形季俗繼承洪緒爲
時城塹世之安穩則覺以大音時將晝昏乃朗
以慧日思結頹綱於道消匡落緒於窮運故乘
時以會錯枉以正一叩則時無互鄉再擊則異
聖蹤仁於斯時也羊鹿之駕摧輪六師之軍齊
轍二想之玄既明一乘之奧亦顯是以端坐興
東嚮總八極悟愉弘論恩順九流大秦苻姚一

大王師旅以延之斯仁王也心遊大覺之門形
鎮萬化之上外揚羲和之風內盛弘法之術道
契神交屈爲形授公以宗匠不重則其道不尊
故蘊懷神寶感而後動自公形應秦川若燭龍
之曜神光脩照大宗若曦和之出榑桑融治常
道盛重玄之玄開邪悟俗窮名教之美言既適
時理有圓會故辨不徒興道不虛唱斯乃法鼓
重振於閻浮梵輪再轉於天地矣自非位超修
成體精百鍊行藏應時其孰與於兹乎以要言

之其爲弘也隆於春陽其除患也厲於秋霜故
巍巍乎蕩蕩乎無邊之高韻然臨運幽與若人
云暮癸丑之年年七十四月十三日薨乎大寺
嗚呼哀哉道歸西域靈輪東摧朝陽落耀寶岳
崩頹六合晝昏迷爲九廻神關重閉三塗競開
夜光可惜盲子可哀罔極之感人百其懷乃爲
誄曰先覺登遐靈風緬邈通仙潛凝應真冲漠
叢叢九流是非競作悠悠盲子神根沉溺時無
指南誰識冥度大人遠覺幽懷獨悟冲恬靜然

挫此玄素應期乘運翔翼天路既曰應運宜當
時望受生乘利形標奇相襁褓俊遠髫亂逸量
思不再經悟不待匠投足八道遊神三向玄根
挺秀宏音遠唱又以抗節忽棄榮俗從容道門
尊尚素朴有典斯尋有妙斯錄弘無自替宗無
擬族霜結如冰神安如岳外迹彌高內朗彌足
恢恢高韻可模可因恬恬沖懷惟妙惟真靜以
通玄動以應人言爲世寶默爲時珍華風既立
二教亦賓誰謂道消玄化方新自公之覺道無

不弘靈風遐扇逸響高騰廓茲大方然斯慧燈
道音始唱俗綱以弱凝根彌拔上善彌增人之
寓俗其從無方穢斯群有紐茲頹綱順以四恩
降以慧霜如彼維摩迹參城坊形雖圓應神冲
帝鄉來教雖妙何足以臧偉哉大人振隆圓德
標此名相顯彼沖默通以眾妙約以玄則方隆
般若以應天北如何運邅幽里冥克天路誰通
三途誰塞嗚呼哀哉至人無爲而無不爲攝綱
遐籠長途遂羅純恩下鈞客旅上積惆悵善誘

肅肅風馳道能易俗化能移時奈何昊天摧此
靈覘至真既往一道莫施天人哀泣悲慟靈祇
嗚呼哀哉公之云亡時惟百六道匠韜斤梵輪
摧軸朝陽頹景瓊岳顛覆宇宙晝昏時喪道目
哀哀蒼生誰撫誰育普天悲感我增摧衄嗚呼
哀哉昔吾一時曾遊仁川遵其餘波纂承虛玄
用之無窮鑽之彌堅躍日絕塵思加數年微情
未叙已隨化遷如可贖兮貿之以千時無可待
命無可延惟身惟人靡憑靡緣馳懷罔極情悲

昊天嗚呼哀哉什以秦弘始十六年卒於長安
是晉義熙十年也

道融

道融汲郡林慮人十二出家內外經典無不綜
覽聞羅什在關中負笈往從什見而奇之謂姚
興曰昨見融公復是大奇聰明釋子興引見歎
異勅入逍遙園參正詳譯又命融講新法華什
自聽之乃嘆曰佛法之興融其人也俄而師子
國有一婆羅門聰辯多學西土俗書莫不披誦

以後事救軍未至而龜茲已敗王歸罪於羅什
爲光所執舍乃嘆曰我與羅什相遇雖久未盡
懐抱其忽羈虜相見何期停十餘年東適龜茲
什在姑臧遣使要之舍裹糧而往行至姑臧什
已入長安聞興逼以宮女歎曰什如好綿何可
使入棘刺乎什聞其至姑臧勸興往迎興不納
乃命什譯出經藏什曰夫弘宣法教宜令文義
圓通貧道雖誦其文未善其理唯佛陀耶舍深
達幽致今在姑臧願詔徵之一言三詳然後著

筆使徵言不墜取信千載興從之遣使招迎厚
加贈遺舍皆不受乃笑曰明旨既降便應馳驛
副檀越待士之勤脫如羅什見禮則未敢聞命
（高僧傳作則貧道當在北山北矣）使還具說興歎其幾慎欽佇
不已復遣使盡禮徵之方至長安興自出郊迎
別立精舍於逍遙園中供設如王者舍一無所
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於是什出十住經一月
餘日疑難猶豫尚未操筆舍既至共相參決辭
理方足舍爲人赤髭善解毗婆沙時人號曰赤

爲外道之宗聞什在關中乃請其徒曰寧可使
什氏之風獨傳震旦而吾等正化不洽東土遂
齎其書至乞與僧辨論時興見其口眼便辟頗
亦惑之婆羅門乃啟興曰至道無方各遵其事
今請與秦僧捔其辯力隨有優者即傳其化興
許之關中沙門相視欲然莫敢與抗什謂融曰
子可以當之融以外道經書未讀乃密使人錄
其所讀書目覽即誦克日議論興亦自出公
卿皆集融與婆羅門擬相酬答鋒辨飛玄彼所

不及婆羅門自知辭理已屈猶以能博覽爲誇
融乃數其書并秦地經史三倍之一什乘勝嘲
曰卿乃未聞秦有博學者乎敢輕遠來於是婆
羅門愧服何日而去

佛陀耶舍

佛陀耶舍罽賓人來入沙勒國羅什初從受學
甚相尊敬什既隨母還龜茲頃之沙勒國王死
太子即位時符堅遣呂光西伐龜茲龜茲王求
救於沙勒沙勒自率兵救之留耶舍輔太子委

毙毘婆沙衣鉢臥具滿三間屋不以關心興爲
貨之於城南造寺耶舍先誦曇無德律司隸校
尉姚爽請令出之疑其遺謬乃試令誦羌籍藥
方可五萬言經二日乃執文覆之不誤一字衆
服其强記後辭還罽賓

曇無成

曇無成本姓馬字季長扶風人也家世避難移
居黄龍年十三出家履素清正神悟絶倫聞羅
什在關中負笈從之既至見什什問沙彌何能
遠來答曰聞道而來什大喜之言之於興興謂

之曰馬季長碩學高明素矯當世法師故當不
爾答曰以道伏心矯除此過興甚異之知姚祚
將亾關中危亂先遁迹於淮南中寺

道䂮

道䂮姓傅氏北地溽陽人奉律精苦爲興所重
自羅什入關僧尼萬數頗多愆濫興甚患之曰
凡夫學僧未加苦忍安得無過過而將極過遂
多矣宜立僧正以清大望因下詔曰大法東遷
於今爲極僧尼寖多宜設綱領宣授遠規以濟
頹緒䂮法師早有學識曉以德稱可爲國内僧
正給輿吏力資侍中秩傳詔羊車各二人又以
僧遷禪惠爲悅衆以法欽惠斌爲僧錄班秩有
差葬加親信仗身白從各三十人

僧叡

僧叡魏郡長樂人也自少出家年二十博通經
論遂有盛名及從羅什受業妙悟絶倫秦司徒
嵩深相禮重興嘗問嵩曰叡公諳可比嵩曰實

鄴衛之松柏（一云未見歸宿）及朝會公卿大集觀其才
器叡風神散徹（一云風韻詳雅脩台吐披蔚）與大悅即勅給俸
卹吏力人輿興後謂嵩曰乃四海之標領何獨
鄴衛之松柏叡講成實論什曰此諍論中有七
處文破毘曇子能辨乎叡舉以應問皆當其意
什嘆曰吾傳譯經論得與子相值復何恨焉

覺賢（即梵言佛馱跋陀羅）

覺賢天竺人弘始八年至長安羅什倒屣迎之
恨相見之晚論議多所發明賢曰公所譯未出

人意乃有高名何耶什曰吾以年遲巳往為學
者妄相粉飾公雷同以為高可乎遂與賢決未
了義彌增崇敬泓為太子時延至東宮對什論
法什曰法云何空答曰衆微成色色無自性故
色即空又問既以極微破色空復云何破一微
答曰以一微故衆微空以衆微故一微空沙門
時寶譯出此語不省其意皆謂賢所計微塵是
常更申請之賢曰法不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微
故有衆微微無自性則是空矣寧當言不破一

微乎興時尊尚玄化沙門出入宮闕者數千唯
賢不與衆同隤然而已偶謂弟子曰昨見天竺
五船俱發今應至矣又其徒自言得初果僧正
道䂮曰佛不許自言所得法五船之論何所窮
詰弟子輕言狂惑於律有違義不同處渡江而
去與開其去謂道恒曰覺賢沙門豈可以一言
之咎令萬夫無導勅令追之賢謂使者曰誠知
恩旨無預聞命竟入匡廬山云

法明 梵曰曇摩耶舍

法明罽賓人少而好學為弗若多羅所知及長
氣幹高爽神識明悟與衆不群博覽經典蕃悉
八禪遊心七覺時人方之浮頭婆馱孤行山澤
不避虎兕晉隆安中至廣州住白沙寺善誦毗
婆沙律咸稱為大毗婆沙時年巳八十五徒衆
八十五人晉故丹陽尹顏峻女法弘交州刺史
張牧女普明諮受佛法法明為說佛生緣起并
為譯出差摩經一卷至泰弘始中入長安與時
甚崇佛法法明既至深加禮異會有天竺沙門

曇摩掘多亦入關中同氣相求宛然若舊因其
出舍利弗阿毗曇弘始九年初書梵文至十六
年翻譯方竟凡二十二卷太子泓親管理味沙
門道標為之作序

弗若多羅

弗若多羅罽賓人少出家以戒節見稱備通三
藏專精律部為外國師宗咸敬異之弘始初至
關中興待以上賓之禮羅什亦挹其戒範厚相
崇敬先是經法雖傳律藏未闡多羅既善斯部

共推譯之弘始六年十月十七日集沙門數百人於長安城中寺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爲晉文二分後一而多羅奄逝會沙門曇摩流支亦善毘尼匡山遠公聞之而喜走書關中勸支出其律足成之支乃與什續而終焉律義大備自此而始

法羽

法羽冀州人慧始弟子也始立行精苦修頭陀之業羽操心勇猛深達其道常欲仰軌藥王燒

身供養弘始中興叔父晉王緒時鎭蒲坂羽以事白緒緒曰入道多方何必燒身不敢固違幸願三思羽誓志既堅卽服香油以布纏體誦舍身呪以火自燒

法智

法智白衣時獨行大澤中忽遇猛火四起走路已絶便禮誦觀世音俄而火過一澤之草無有遺甦唯智所容身處不燒遂敬奉大法後爲興將從征魏軍退失馬墜羌圍中隱溝邊叢棘以自蔽後念觀世音心甚切至隔溝人遥喚後軍指令殺之軍過搜覓竟無見者得免於難

賀偕

沙門賀偕者不知何許人亦莫知其所從來自云遊歷五郡齋戒奉道爲百姓說吉凶皆有效驗興甚神禮之興嘗朝群臣於太極殿偕慟泣不能自勝衆咸怪之及興死泓立偕謂泓曰宜遂爲一馬廄開屋說大抑有冀馬其大非常自遠來天所送矣

李貞開校

十六國春秋卷第六十三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慕容德

慕容德字玄明皝之少子也皝每對諸宮人言婦人懷孕夢日入懷必生貴子德母公孫夫人方娠夢日入其臍中獨喜而不敢言咸康二年晝寢而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皝曰此兒易生似鄭莊公長必有大德遂以德為名年十二而皝薨哀毀過禮年十八身長八尺二寸姿貌

雄異額上有日月兩角足下有偃月重文博觀群史性清慎多才藝以兄儁元璽初封梁公歷幽州刺史左衛將軍及暐建熙初進號安北將軍改封范陽王入為魏尹加散騎常侍時秦苻堅跨據長安其將苻雙據陝以叛苻柳起兵枹罕將應之德勸暐乘釁討堅（[illegible]）言辭慷慨識者知其有遠略暐竟不能用太史令黃泓善相謂德曰殿下相法當先為人臣然後為人君但恐下官入地不得見殿下昇天耳德曰若如公

言不敢忘報德兄垂在龍城之用其論王國大謀言必切至垂謂之曰汝器識長進非復吳下阿蒙也枋頭之役以征南將軍與垂擊敗晉師垂奔苻堅德坐與垂善免官秦滅燕徙於長安及秦伐涼德言可從征自效後堅以德為張掖太守數歲免歸堅以兵臨江淮垂言德為副乃拜奮威將軍堅之敗也與夫人張氏相失暐將護致之德正色謂暐曰昔楚莊滅陳納巫臣之諫而棄夏姬此不祥之人惑亂人主戎事不邇女

色秦之喪師皆由於此宜掩目而過柰何將衛之也暐不從德馳馬而去之還次滎陽言於暐曰昔句踐棲於會稽終獲吳國聖人相時而動百舉百全今大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其釁以復社稷暐亦不納德乃從垂如鄴垂稱尊號以德為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復封范陽王居中鎮衛參斷政事久之遷司徒垂欲攻慕容永於長子惟德議與垂同後克之垂臨終敕太子寶曰鄴是都會宜委范陽王寶既嗣位拜為侍

持節都督冀兗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特進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領南蠻校尉鎮鄴都龍驤章以都督尊總南夏永康初魏將拓跋章（按魏書作拓跋儀）攻鄴德遣南安王青等夜擊破之魏兵退次新城青等請追擊之別駕韓諱進曰古人先決勝廟堂然後攻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安動者三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安動也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不安動也城郭未修敵來無備三不安動也此皆兵家所忌不如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里饋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費攻則衆旅多斃師老釁生詳而圖之可以捷矣德曰韓別駕之言良平之策也乃召青等還師魏又遣遼西公賀賴盧率騎二萬與章圍鄴德遣參軍劉藻請救於秦并參母兄之問而秦師不至鄴中恟懼於是親饗戰士厚加撫接人感其恩皆樂為

致死者會章盧內相乖貳各引軍潛遁章司馬丁建率衆來降言章師老可擊德遣桂林王鎮南安王青帥騎七千追破章軍人心始固及魏師入中山寶出奔於薊開封公詳又僭稱僞號會劉藻自秦而至秦太史令高魯遣其甥王景暉隨藻送玉璽一紐先是姚興皇初中歲在丁酉於長安渭濱得赤玉璽上有文字曰天命燕德至是而魯送之并圖讖秘文曰有德者昌無德者亡德受天命柔而復剛又有謠曰大風蓬勃揚塵埃八井三刀卒起來四海鼎沸中山頹惟有德人據三臺於是群臣議以詳僭號中山魏師盛於冀州未審寶之存亡因勸德即尊號德不從會慕容達自龍城奔鄴稱寶猶存群議乃止寶遣進德爲丞相領冀州牧承制南夏公侯牧守皆聽封拜兄子趙王麟自義臺奔鄴因說德曰中山既沒魏必乘勝攻鄴鄴中雖糧儲素積然城大難固且人情恇懼不可以戰宜及魏軍未至擁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聚兵積

殺阻河自守何釁而動討之上也魏雖拔中山
勢不能久留不過抄掠而返人不樂從理自生
變然後振威以援之魏則內外受敵使戀舊之
士有所依憑廣開恩信招集遺黎一舉取之河
北庶可復也會兄子齊陽王和亦遣使勸德南
徙德乃許之
元年春正月魏太祖既克中山遣衛王儀一作元儀
率騎三萬攻鄴拔之遂入鄴城收其倉庫分賜
將士德自鄴率衆四萬三千戶車二萬七千乘

將徙滑臺遇風船沒水經注作既無舟楫魏兵垂至衆心
惶懼議欲退保黎陽德不從其夕流凘冰合遂
於夜中南渡黎陽迄旦魏兵追至而冰亦潛消
若有神焉鄴令韓範一作靚言於德曰光武渡滹
沱河凘流一作冰白合大王濟河天橋自成靈命
所扶徵兆已見德大悅遂改黎陽津爲天橋津
及至滑臺景星見於尾箕漳水得白玉其狀若
璽趙王麟等九十八人上言今中土傾陷鄴都
蕭條趙魏遺黎鵠企皇澤伏願仰承俯順以係

宗廟謹上皇帝尊號德許之令日假順來議上
以燕元故事統府行帝制而已於是德用兄垂
故事改永康三年稱元年大赦境內殊死已下
署置百官拜趙王麟爲司空領尚書令南海王
法爲中軍將軍慕輿拔爲尚書左僕射丁通爲
尚書右僕射自餘文武封授各有差初河間有
麟見麟以爲已瑞及此潛謀爲亂事覺賜死二
月魏廣川太守賀賴盧殺冀州刺史王輔驅勒
守兵抄掠平陽頓丘諸郡遂南渡河奔附於德

德以賴盧爲并州刺史封廣寧王夏四月先是
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中黃門令趙思告北
地王鍾鍾垂少子也曰上以二月得丞相表即時南
征至乙連會長上作亂今失據來此王亟呼丞
相奉迎鍾本首議勸德稱尊聞而惡之執思付
獄馳使白狀德謂群臣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
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播越一作奔亡民神曠主故
勉從群議以繫衆心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
將具駕奉迎謝罪行闕然後角巾私第卿等以

爲何如黄門侍郎張華進曰夫爭奪之世非雄才不振縱橫之時豈懦夫能濟嗣帝闇弱不能紹隆先統陛下若蹈匹婦之節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身首不保況社稷其得血食乎何退讓之有德曰吾以古人逆取順守其道未足所以中路徘徊悵然未決耳慕輿護曰嗣帝不達時變委棄國都自取敗亡不堪多難亦已明矣昔蒯瞶出奔衛輒不納春秋是之以子拒父猶可況以父拒子乎今趙思之言未明虛實臣請爲

殿下馳往詗之德流涕遣護率壯士數百隨思而北聲言迎衛實謀弒之初寶遣思詣鍾於後見採樵者言德已攝位稱制懼而北奔護至無所見執思以歸德以思閑習典故欲留用之思曰昔關羽見重曹公猶不忘先主之恩思雖刑餘賤隸荷國榮寵（一作靈寵）犬馬有心而況人乎乞還就上以明貞節（貞一作微）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爲上台不能率先群后以匡王室而率根本之傾爲趙王倫之事思雖不能如申包胥之存楚猶慕龔君賓不生於莽世也德慚而斬之秋八月丙子晉南陽太守閭丘羨寧朔將軍鄧啓方率衆二萬來伐師次管城德遣中軍將軍南海王法撫軍將軍廣陽王和等拒之啓方等敗績單馬走免德怒法不窮追斬其撫軍司馬靳瓌冬十月太極端門並就以張闓爲材官將軍上方令時銅官令王瓚得古銅鍾四枚於山穴獻之列於太極殿前賜瓚爵關內

侯（一作關外侯）

二年春三月秦苻登旣爲姚興所滅其弟廣帥部落三千來降德拜廣爲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廣乃自稱秦王招集亡命攻破北地王鍾將德始都滑臺介於晉魏之間土無十城衆不過萬鍾旣敗走反側之徒多去德而附廣德乃留魯陽王和守滑臺自率衆討廣斬之先是寶之至黎陽也和長史李辯勸和納寶和不從辯懼謀洩乃潛引晉

軍至管城萁德親帥師於後作亂會德不出愈
不自安及德討廣辯又勸和反和不從辯怒殺
和以滑臺降魏求援於行臺尚書和跋跋率輕
騎自鄴赴之既至辯復悔之閉門拒守跋使尚
書郎鄧暉說之辯乃開門內跋跋悉收德宮人
府庫時將士家屬悉在城內德聞之遣將士三
千騎攻跋跋率衆迎擊騎兵敗績跋又擊破桂
陽王鎮俘斬虜獲千餘人陳潁之民多附於魏
德欲攻滑臺韓範言於德曰魏師已入城據國

成資向也魏爲客吾爲主人今也吾爲客魏爲
主人客主之勢翻然復興人情危懼不可復戰
不如先據一方爲關中之基然後畜力而圖計
之上也德乃止德右衛將軍雲斬李辯率將士
家屬二萬餘口自滑臺出奔於德三軍慶悅德
謀於衆曰苻廣雖平而撫軍失據進有強敵退
無所依計將安出給事黃門侍郎中書令張華
進曰彭城楚之舊都阻山帶河（一作川）地嶮人殷
可攻而取之以爲基本北地王鍾慕輿護封逞

韓諄等固勸攻滑臺尚書潘聰進曰滑臺四通
八達之地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強秦
此二國者未可高枕而待之彭城土曠人稀平
夷無嶮且晉之舊鎮必拒王師未易可取又密
邇江淮水路通浚秋夏霖潦千里爲湖乘舟而
戰者我之所短吳之所長今雖克之非久安之
計也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里精兵十
餘萬右有山河之固左有負海之饒可謂用武
之國三齊豪傑蓄志以俟孰不思得明主以立

尺寸之功廣固城者曹嶷之所營山形嶮峻足
爲帝王之都辟閭渾昔爲燕臣後負國恩勤兵
滑據今宜遣辯士馳說於前大兵繼踵於後彼
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服大軍臨之自然瓦
解既據其地然後閉關養銳伺釁而動此乃陛
下之關中河內也德猶豫未決齊州沙門僧朗
素善占候德因使牙門蘇撫訪其所適朗報曰
山野絕俗之士不應預聞朝議但有待之累非
有托無以立陛下令郎聞之擅越敬覽三策潘

尚書之議可謂興邦之策矣且今歲之初彗星
起於奎婁遂掃虛危彗者除舊更新之象奎婁
爲魯之分野虛危爲齊之分野宜先定兗州巡
撫琅邪待秋風戒節然後北轉臨齊此天道也
撫又密問以年世朗以周易筮之曰燕衰庚戌
年則一紀世則及子撫曰何其促乎朗曰卦兆
然也豈關人哉撫不敢言以吉還報德大悅三
月德引師而南五月入薛城兗州北鄙諸部縣
悉降置守宰以撫之存問高年軍無私掠百姓

安之牛酒屬路秋八月德遣使諭幽州刺史齊
郡太守辟閭渾欲下之渾不從遣北地王鍾率
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兗之民歸附者
十餘萬戶自琅邪引兵而北迎者四萬餘人以
南海王法爲兗州刺史鎭梁父進克莒城守將
任安委城而退以潘聰爲徐州刺史鎭莒城北
地王鍾傳檄青州諸郡曰隆替有時義列昝經
困艱啓聖事彰中籙是以宣王龍飛於危周光
武鳳起於絕漢斯蓋歷數大期帝王之興廢也

自我永康多難長鯨逸網華夏四分黎元五裂
逆賊辟渾閭父蔚昝同段龕阻亂淄川太守東
征勳絕凶命渾於覆巢之下得蒙全卵之施會
微犬馬識養之心復襲凶父樂禍之志盜據東
秦遠附吳越割剝黎元委輸南海皇上應期大
命再集於彼營丘暫阻王略故以七州之衆二
十餘萬巡省岱宗問罪齊營昔韓信以裨將伐
齊有征無戰耿弇以偏師討步克不移朔況以
萬乘之師掃一隅之寇傾山碎卵方之非興孤

以不才忝荷先驅都督元戎一十二萬皆烏桓
突騎三河猛士奮劍與夕火爭光揮戈與秋月
競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衆戰何敵不平
昔竇融以河西歸漢榮被於後裔彭寵盜逆漁
陽身死於奴隸近則曹嶷跋扈見禽於後趙段
龕干紀取滅於前朝此非古今之吉凶已然之
成敗乎渾若先迷後悟榮寵有加如其敢抗王
師敗滅必無遺燼稷下之雄岱北之士有能斬
送渾首者皆同佐命脫屣機不發必玉石俱摧

先是闢汗之亂吏部尚書封孚南奔辟閭渾渾表爲渤海太守德至莒城孚乃出降德大喜曰朕平青州不以爲慶喜得卿耳遂委以機密渾聞德將至徙八千餘家入守廣固遣司馬崔誕率千餘人戍薄荀平原太守張豁戍柳泉誕豁承檄皆遣子來降渾懼攜妻子奔魏德遣射聲校尉劉剛追斬於莒城渾少子道秀自詣請與父俱死德曰父雖不忠而子能孝特赦之殺其參軍張瑛德遂入廣固是年德爲僧朗建神通

寺於齊州仍遣書於朗曰敬問太山朗和尚遭家多難災禍屢臻銜在建興王室西越賴武王中興神武御世大啓東夏拯拔區域遐邇蒙蘇天下幸甚天未忘災武王即宴永康之始東傾西蕩京華播越每思靈關屏營飲淚朕以寡德生在亂兵遺民未幾繼承大統幸和尚大恩神祇蓋護今使使者送絹百疋并假東齊王奉高山荏二縣封給書不盡意稱朕心焉朗答書曰陛下龍飛統御百國天地融溢皇澤載賴遐高聲惠濟黔首蕩平之期何憂不一陛下信向三寶恩旨殊隆貧道味靜深山豈臨此位且領民戶興造靈刹所崇像福冥報有歸

建平元年春正月癸酉德定都於廣固遂以晉隆安四年僭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爲建平元年又詔曰漢宣憫吏民犯諱故改名朕今增一備字以爲二名庶開臣子避諱之路於是更名備德敍賞其下有差設行廟於宮南遣使奉策告成追謚燕王暐曰幽皇

帝以北地王鍾爲司徒慕輿拔爲司空封孚爲左僕射慕輿護爲右僕射遣度支尚書封愷中書侍郎封逞觀省風俗所在大饗將士立妻段氏爲皇后建立學宮簡公卿已下子弟及二品士門二百餘人爲太學生每月朔親臨試之作申池以爲遊戲是年造刀四口銘其背曰建平隸書

建平二年冬十月徐州刺史潘聰青州刺史鞠仲來朝讌於延賢殿酒酣笑謂群臣曰朕雖薄

德恭已南面而朝諸侯在上不驕夕惕於位可
方自古何等主也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主少
康光武之儔也備德顧命左右賜仲帛千疋仲
以賜多為讓備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邪
卿飾對非實故朕亦以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何
足謝也韓範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
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備德大
悅賜範絹五十疋自是昌言競進直士盈朝矣
備德遣從事中郎杜弘如長安問母兄消息詳具

弘傳

建平三年春二月備德如齊城登營丘望晏
嬰冢顧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葬平仲古之
賢人達禮者也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
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
則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
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
違門者猶冀悟平生意也備德悅之遂以謨從
至漢城夏四月以太牢祀漢城陽景王廟讌庶

老於申池北登社首山東望禺足因目牛山而
歎曰古無不死悽然有終焉之志遂問謨以齊
之山川丘陵賢哲舊事謨歷對詳辯畫地成圖
備德深嘉之拜尚書郎立冶於商山置監官於
烏常澤以廣軍國之資

建平四年春二月夜地震在棲之雞皆驚擾飛
散三月備德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母兄凶
問備德號慟吐血因而寢疾動經旬餘幾於不
振會前尚書右丞孫默一作曹默自冀州來奔以白

酒解之乃瘳拜默為御史中丞封永熙侯是時
司隸校尉慕容達因之謀反遣牙門皇璆率衆
攻端門殿中帥一作師侯赤眉開門應之中黃門
孫進扶備德踰城隱於進舍段宏等聞宮中有
變勒兵屯四門備德入宮誅赤眉等達懼而奔
魏夏四月南海王法及魏師戰於濟北之標榆
谷魏師敗績五月初備德優遷從之民使之長
復不役民緣此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
共籍以避課役尚書韓諄上疏曰二寇逋誅國

恥未雪關西爲豺狼之藪揚越爲鴟鴞之林二
京社稷鞠爲丘墟四祖園陵蔡而不守豈非義
夫憤慨之日烈士忘身之秋而皇室多難威畧
未振是使長蛇弗剪封豕假息人懷憤慨常謂
一日之安不可以永久終朝之逸無卒歲之憂
陛下中興大業務在遵養矜遷埏之失土假長
復而不役懸黎庶之息肩貴因循而不擾斯可
以保寧於營丘難以經措於秦越今群凶僭逆
實繁有徒據我三方伺國瑕舋茂宏審量虛實

大校成敗養兵厲甲廣農積糧進爲雪恥討寇
之資退爲山河萬全之固而百姓因秦晉之弊
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依托城社
不懼燻燒公避課役擅爲姦宄損風毀憲法所
不容但檢令未宣弗可加戮今宜隱實黎氓正
其編貫庶上增皇朝理物之明下益軍國兵資
之用若蒙採納冀禪山海雖遇商鞅之刑悅緒
之害所不辭也備德從之遣車騎將軍桂陽王
鎮率騎三千緣邊嚴防備百姓逃竄以諱爲使

持節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巡郡縣隱實得蔭戶
五萬八千諱公廉正直所在野次人不擾害備
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既而饗燕登高遠矚顧
謂尚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
接慎（一作梓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蔭修檐臨清沼
馳朱輪佩長劒恣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
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
荒草頽墳氣消烟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遂答
曰昔武王封比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墳皆晉

心賢哲每懷往事陛下慈深二主澤被九泉若
使徒而有知寧不銜荷矣秋九月高雅之等表
請伐桓玄先是玄將行簒逆誅不附己者冀州
刺史劉軌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征虜將軍劉敬
宣寧朔將軍高雅（作廣陵相）之江都長張誕並內
不自安皆奔於備德至是雅之等言於備德曰
縱未能廓清吳會亦可收江北之地中書侍郎
韓諱（載記作韓範）亦上疏曰夫帝王之道必崇經畧
有其時無其人則弘濟之功或闕有其人無其

時則英武之志不伸至於能成王業者惟人時合也自晉國內難七載於玆桓玄篡逆虐踰董卓神怒人怨其殃積矣可乘之機莫過此也以陛下之神武經而緯之驅樂奮之卒接厭亂之機譬猶聲發響應形動影隨未足比其易也且江淮南北戶口無幾公私戎馬不過數百守備之事蓋亦微矣若以步騎一萬建雷霆之衆卷甲長驅指臨江會必望旗草偃壺漿屬路跨地數千衆踰十萬可以西并強秦北抗大魏拓境

開疆保寧社稷正在今日如使後機失會豪傑復起梟除桓玄更修德政遐邇既寧物無異望豈惟建康難居江北亦不可冀機過患生憂必至矣天與不取悔將何及惟陛下覽之備德曰自頃數纏百六宏綱暫弛遂令姦逆亂華舊京墟穢每尋否運憤慨兼懷昔少康以一旅之衆復夏配天況朕據三齊之地藉五州之衆敎之以軍旅訓之以禮讓上下知義人思自奮繕甲厲兵爲日久矣但欲先定中原掃除逋孽然後

宜布淳風經理九服飲馬長江懸旌隴坂此志未遂且韜戈耳今日之事其令公卿詳議之戚以桓玄新得志未可圖乃止於是講武於城西步兵三十七萬馬騎（一作鐵騎）五萬三千車一萬七千乘周亘山澤旌旗彌漫鉦鼓之聲振動天地備德登高望之顧謂劉軌高雅之曰昔郤克忿齊子胥怨楚終能暢其剛烈名流千載卿等既知投身有道當使無慚昔人也雅之等頓首答曰幸蒙陛下天覆之恩大造之澤存亡繼絕

實在聖時雖則萬隕何以上報

建平五年春二月備德以劉軌爲司空甚寵任之劉敬宣素曉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尋夢丸土服之既覺喜曰丸者桓也桓既吞矣吾復本土乎遂與高雅之結青州大姓諸省封及鮮卑豪帥免逵謀殺備德推司馬休之爲王克日垂發雅之欲邀軌同謀敬宣曰劉公衰老吾觀其有安齊之志必不動不可告也雅之以爲不然卒告軌軌果不從謀頗洩乃相與殺軌南奔

史034 547

雅之爲追騎所執殺之敬宣與休之至淮泗聞遂歸劉裕備德聞桓玄敗乃以桂陽王鎭爲前將軍北地王鍾爲大都督配以步卒二萬騎五千克期欲取江南會備德寢疾於是罷兵

建平六年夏四月先是備德迎其兄子超於長安超潛變姓名逃歸行至梁父鎭南長史悅壽以告兗州刺史南海王法法曰昔漢有卜者詐稱衛太子今安知非此類也乃不禮之備德聞超至大喜遣騎三百出迎及至封爲北海王拜

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秋九月汶水忽竭（水經注作女水女水有神化隆則水生政衰則津竭）備德甚惡之冬十一月備德寢疾北海王超請禱之備德曰人主之命長短在天非汶水所能制也固請不許是夜備德夢其父龍曰汝既無子何不早立超爲太子不爾惡人生心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敕觀此夢意吾將死矣戊午引見群臣於東陽殿議立超爲皇太子俄而地震百僚驚恐備德失位備德亦不自安輿輦還宮至夜其疾益甚呼段后公主及超申以後事大赦境內殊死已下子爲人後者人爵二級乃執超手曰若得至曉更見公卿顧托以汝死無所恨舉目視公主欲有所言竟遂不能段后大呼曰今召中書作詔立超可乎備德開目頷之乃立超爲皇太子是夕薨於顯安殿一作卽晉義熙元年也時年七十在帝位六年乃爲十餘柩夜分出四門潛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虛葬於東陽陵備諡獻武皇帝廟號世宗

就李 項琳之 同訂
居喬孫

春秋卷第六十四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慕容超

慕容超字祖明備德兄北海王納之子也納一作納納沉靜深邃外訥內敏苻堅破鄴以納爲廣武太守數歲去官與母公孫氏就弟備德家於張掖備德從堅南征留金刀辭母而去備德與燕王垂起兵於山東張掖太守苻昌收納及備德諸子皆誅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以懷娠未決囚之於郡獄獄掾呼延平備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備德免之竊將公孫氏及段氏逃於羌中段氏生超年十歲而公孫氏病臨死授超以金刀曰聞汝伯已中興於鄴都吾朽病將沒相見理絕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當以此刀還汝伯也呼延平又將超母子奔於呂光及呂隆降秦超又隨涼州民徙於長安未幾平卒超號慟經旬超母謂之曰吾母子得全濟者呼延氏之力也惠而不報天不佑人乎今雖死吾欲

爲汝納其女以答厚恩於是娶之超至長安自以諸父在東恐爲秦人所錄乃陽一作佯狂行乞於市秦人賤之惟東平公姚紹見而異焉言於姚興曰慕容超姿幹瓌偉殆非真狂願微加爵祿以羈縻之興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故爲謬對或問而不答興人鄙之因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徒妄語耳乃罷遣之由是得往來無禁濟陰人宗正謙善卜相西至長安賣卜於路超行而見之因就謙相謙奇其姿貌超乃內斷於心備德聞納有遺腹子在秦遣濟陰吳辯潛往視之辯因宗正謙以告超超不敢告母妻潛變姓名與謙俱歸至諸關禁自稱張伏生二十日始達梁父及至廣固呈以金刀具宣祖母臨終之言備德撫之號慟超身長八尺腰帶九圍精彩秀發容止可觀姿體魁傑有類備德備德甚加禮遇始名之曰超封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置吏妙選時賢爲僚佐備德無子欲以超爲嗣乃爲超起第於萬春門

朝夕觀之超亦深達備德旨入則盡歡承奉
出則傾身下士由是內外譽之備德翕然歸美焉未
幾立爲太子備德既死超遂以晉義熙元年僭
嗣僞位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太上尊備德
后段氏爲皇太后以北地王鍾爲都督中外諸
軍錄尚書事南海王法爲征南大將軍都督徐
兗揚南兗四州諸軍事加桂陽王鎮開府儀同
三司以尚書令封孚爲太尉鞠仲爲司空樂浪
王惠爲司徒潘聰爲左光祿大夫段宏爲右光

祿大夫封嵩爲尚書左僕射濟陽王凝爲右僕
射自餘文武拜授各有差超復引公孫五樓任
爲腹心乃其所親信也備德故大臣段宏及北
地王鍾等皆不自安求補外職乃以宏爲徐州
刺史鍾爲青州牧時以公孫五樓爲武衛將軍
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太尉封孚言於超曰臣
聞親不處外羈不處內（載記作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內）鍾國
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百姓具瞻正應
參翼百揆不宜遠鎮外方今鍾等出藩宏在

臣竊未安超新即位忌鍾等權逼以問五樓
五樓欲專擅朝政不欲鍾等在內屢有間言孚
說竟不行鍾宏皆不能平相謂曰黃犬之皮恐
當終補狐裘也五樓聞之嫌隙漸構
太上二年夏無雲而雷秋八月先是超自長安
行至梁父南海王法時爲兗州刺史鎮南長史
悅壽還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
高邁始知天族（一作天授）多奇玉林皆寶法曰昔成
方遂詐稱衛太子人莫辨之安知非此族乎超

聞而恚恨形於言色法亦怒處之外館超既與
法有隙結憾彌深及備德死法又不奔喪至是
超遣使讓之法常懼禍至遂與北地王鍾徐州
刺史段宏等謀反超知而徵之法與鍾並稱疾
不赴收其黨侍中河間王統右衛將軍東陽王
根散騎常侍段封誅之車裂左僕射封嵩嵩弟
西中郎將封融奔魏超遣桂陽王鎮等攻鍾
於青州（闕一作）王昱等攻段宏於徐州右僕射濟
陽王凝及中書令韓範攻法於兗州（一作梁父）昱等

攻拔莒城段宏奔魏封融又集群盜襲石城塞殺鎮西大將軍餘鬱青土振懼人懷異議凝將謀殺韓範襲擊廣固範潛知之勒兵攻凝凝奔梁父範并將其衆進攻梁父克之凝出奔秦泆出奔魏桂陽王鎮攻拔青州鍾殺其妻子為地道而出與高都公始單馬奔泰於時超不恤政事惟畋遊是好變更舊制朝野失望百姓苦之侯射韓諄切諫不納冬十月太尉封孚卒超又欲議復肉刑九等之選乃下書於境内曰陽九

數纏永康多難自北都傾陷典章淪滅律令法憲靡有存者綱理天下此焉為本既不能道之以德必須齊之以刑且虞舜大聖猶命咎繇作士刑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先帝季興大業草創兵革尚繁未遑修制朕猥以不德嗣承大統撫御寡方致蕭墻釁發遂大馬生郊典儀寢廢今四境無虞所宜修定尚書可召集公卿至如不忠 轘之心不孝若封嵩之輩梟斬不足以痛之宜致烹退法亦可附之條律納以大辟之科肉刑者

乃先聖之經不刊之典漢文易之輕重乖度今犯罪彌多死者稍衆肉刑之於化也濟育既廣惡修尤深光壽建熙中二祖已議復之未及而晏駕其令博士已上參考舊事依呂刑及漢魏晉律令消息增損議成燕律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孔子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轘裂之刑烹煑之戮雖不在五刑品一作之例然亦行之自古渠彌之轘著之春秋哀公之烹齊自中代世宗都齊亦愍刑

罰失中咨嗟寢食王者之有刑糾猶人之有左右手焉故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以蕭何定法令而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為奉常立功立事古之所重其明議損益以成一代準式周漢有貢士之條魏立九品之選二者孰愈亦可詳聞群下議多不同乃止十二月丁未熒惑太白皆入於羽林又令於壁占曰燕亡是年禹句驪遣使獻千里馬生熊皮障泥於超超大悅答以水牛能言鳥

太上三年春正月超寇淮北徐州至下邳秋七月遣御史中丞封愷使於秦超母妻旣先在長安爲姚興所拘質至是使愷請焉愷至於秦秦王興曰昔苻氏之敗太樂諸伎悉入於燕燕今稱藩送伎若不可使送吳口千人所請乃可得也愷還超下書使群臣詳議左僕射段暉曰太上囚楚高祖不廻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遂降尊號且太樂諸伎皆是前世伶人(一作先代遺音)不可與彼使移風易俗不如掠吳口與

之尚書張華曰若使伎掠吳邊必成釁隙此旣能往彼亦能來兵連禍結非國家之福也昔孫權重黎庶之命屈已以臣魏惠施惜愛子之頭捨志以尊齊況陛下慈親在人(一云慈親在秦)掌握方寸崩亂豈可靳惜虛名不爲之降屈乎宜暫降統天之號以申至孝之情權變之道典謨所許中書令韓範智能廻物辯足傾人昔與姚興俱爲苻氏太子舍人可遣將命降號修和必得如志所謂屈於一人之下伸於萬人之上也超大

悅曰張尚書得吾心矣遂遣韓範聘於姚興奉表稱藩範至長安興見之謂曰封愷前來燕王與朕抗禮今卿至也款然而附爲依春秋以小事大之義爲當專以孝敬爲母屈也範曰昔周爵五等公侯異品小大之禮因之而生今陛下命世龍興光宅西秦本朝主上承祖宗遺烈定鼎東齊中分天曜南面並帝通聘結好義尚謙沖使至矜誕尚折行人殊似吳晉爭盟滕薛競長恐傷大秦堂堂之盛有損皇燕巍巍之美彼此俱失竊未安之興怒曰若如卿言便是非爲

大小而來範曰雖由大小之義亦由寡君純孝過於重華願陛下體敬親之道沛然垂慈愍之心興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矣於是爲範設舊交之禮申敘平生謂範曰燕王在此朕亦見之風表乃可於機辯未也範曰大辯若訥聖人美之況爾日龍潛鳳戢和光同塵若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可謂使乎延譽者也範乘間進說興乃大悅賜範千

金許以超母妻還之時濟陽王凝自梁父奔秦
言於興曰燕王稱藩本非推德權爲母屈耳古
之帝王尚興師徵質豈可虚還其母乎母若一
還必不復臣也宜先質納一作其送伎然後歸之
興意乃變因謂範曰朕歸燕王家屬必矣然今
天時尚熱當俟秋涼八月秦使兼員外散騎常
侍韋宗來聘超與群臣議見宗之禮張華曰陛
下前既奉表今宜北面受詔封逞曰大燕七聖
重光奈何一旦爲豎子屈節超曰朕爲太后屈

願諸君勿言遂北面受詔贈宗以千金冬十月
遣左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入秦報聘并送
大樂伎一百二十人與大悅延華入讌酒酣樂
作秦黃門侍郎尹雅謂華曰昔殷之將亡樂師
歸周今皇秦道盛燕樂來庭廢興之兆見於此
矣華曰自古帝王爲道不同權譎之理會於功
成故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今總章西入
必由余東歸禍福之驗此其兆乎興怒曰昔齊
楚競辯二國興師卿乃小國之臣何敢抗衡朝

士華遜辭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上國既
遣小國之臣辱及寡君社稷臣亦何心而不仰
酬興善之於是還超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十
一月張華發長安宗正元先馳及命超大悅遣
征虜將軍公孫五樓率騎二千迎於境上超親
率六宮迎之於馬耳關
太上四年春正月超以母妻之歸大赦境内殊
死已下追尊父北海穆王納爲穆皇帝立母段
氏爲皇太后居長樂宮妻呼延氏爲皇后祀於

南郊柴燎燭超而烟不出靈臺令張光私告人
曰今火盛而烟滅國其亡乎超將登壇有獸大
如鼠狀類鼠而色赤集於圓丘之側俄而不知
所在須臾大風暴起天地晝昏其行宮羽儀帷
幄盡皆壞裂超懼密問太史令成公綏曰陛
下信用姦臣誅戮賢良賦斂煩多事役殷苦之
所致也超懼大赦譴責公孫五樓等俄而復用
之是歲廣固地震天齊水湧井水溢汝水竭河
濟凍合而澠水不冰超惡之問於太史令李宣

宣曰滬水無冰良由遏帶帝京近日故也超大
悅賜宣朝服一具高句驪復遣使至獻千里人
十人千里馬一疋兗州人王滿（一作靖）率衆二千
來降獻美女馬髭鬚去地九寸拜滿長水校尉
封虞丘公
太上五年春正月正旦超朝會群臣於東陽殿
聞樂作歎音伎不備悔送伎於秦遂議入寇掠
晉人以補伎領軍將軍韓諱（載記作韓䛐）諫曰先帝
以舊京傾没戢翼三齊苟時運未可上智輟謀

今陛下嗣守成規宜閉關養銳以伺賊隙恢復
先業而更結怨南隣廣樹仇讎可乎超曰我計
已定不與卿言二月遣將軍慕容興宗斛穀提
公孫歸等率騎寇宿豫拔之陽平太守劉千載
濟陰太守徐阮竝爲所執大掠而歸簡男女二
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時公孫五樓爲侍中尚書
令左衛將軍專總朝政宗族親戚竝居顯要夾
輔左右王公內外無不憚之超論宿豫之功封
兄公孫歸爲冠軍將軍常山公叔父公孫頹爲
武衛將軍興樂公斛穀提等竝爲郡縣公桂陽
王鎮諫曰臣聞懸賞待勳非功不侯今公孫歸
結禍延兵殘賊百姓陛下封之無乃不可乎夫
忠言逆耳非親不發臣雖庸朽忝國戚藩輒盡
愚款惟陛下圖之超怒不荅自是百僚杜口莫
敢開言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遷尚書郎
出爲濟南太守入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
欲得侯事五樓又遣公孫歸等率騎三千入寇
南陽（載記作濟南）執太守趙光（一作元）俘掠男女千餘

人而還夏四月晉丞相劉裕率舟師北伐以丹
陽尹孟昶監中軍留府事署劉敬宣中軍諮議
參軍加冠軍將軍浮淮入泗五月進至下邳留
船艦輜重步軍進至琅邪所過築城留守或謂
裕曰燕人若嚴守大峴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
無所資糧不惟無功何能自反裕曰不然吾慮
之熟矣鮮卑貪婪畧不及遠旣幸其勝且愛其
穀（一云惟利虜獲是惜禾苗）謂我孤軍深入不能持久不過
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師一入

峴吾何患焉敢為諸君係之超聞有晉師引見
群臣於東陽殿會議拒師之策征虜將軍公孫
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速戰初鋒勇銳不可
與爭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阻其銳氣
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運別敕
段暉率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
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
蕩芟除禾苗使寇至無資堅壁清野以俟其釁
彼僑軍深入士卒無食求戰不得旬日之間可

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
也超曰吾京都殷盛戶口衆多非可以一時入
守青苗布野非可以卒芟令歲星居齊以天道
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
疲敝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强帶山河之固戰
車萬乘鐵馬萬群麥禾布野奈何芟苗徙民先
自蹙弱乎設使芟苗城守以全性命朕所不能
不如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鐵騎衡之（衡一作踐）
此成禽耳輔國將軍廣寧王（寧一作宰）賀賴盧苦諫

不從退謂五樓曰上不用吾計亡無日矣太尉
桂陽王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為便宜
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
自貽窘逼昔安成君不守井陘之關終屈於韓
信諸葛瞻不據東馬之險卒禽於鄧艾臣以為
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又不從
鎮出謂韓諄曰主上既不能逆戰却敵又不肯
徙民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今
年國滅吾必死之卿等中華之士復為文身乎

超聞之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莒城梁父二戍修
城隍簡士馬畜精銳以待之劉裕過大峴超兵
不出乃舉手指天喜形於色曰吾事濟矣左右
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
必死之志餘糧棲畝軍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
掌中勝可必矣六月己巳裕師次東莞超留羸
老守廣固遣左將軍段暉輔國將軍賀賴盧征
虜將軍公孫五樓等將步騎五萬進據臨朐既
聞晉軍之盛大懼自率步騎四萬就暉等於臨

朐臨朐有巨蔑水去城四十里超謂公孫五樓
曰今宜進據川源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
五樓馳騎據之及至裕前鋒（通典作龍驤將軍）孟龍符
領騎居前已據川源五樓戰敗而還裕以車四
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車張幰御者執矟以
騎為遊軍軍令嚴肅比及臨朐超兵四面而至
裕命劉敬宣與兗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
憐等拒之戰於臨朐南日已向昃勝負未決參
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

必寡今以奇兵從間道往取其城而斬其旗幟
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乃遣藩及諮議參軍檀
韶建威將軍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襲攻臨朐
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彌擐甲先登遂拔之斬
其牙旗超大懼單騎奔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
奮擊暉衆大敗裕軍斬暉等大將十餘人超奔
還廣固裕軍獲其玉璽御輦豹尾等乘勝逐北
進至廣固彌又先登丙子克其大城超徙郭內
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丈穿塹三

重撫納降附採拔賢俊華夷大悅因齊地糧儲
悉停江淮漕運六月超使尚書郎張綱乞師於
秦赦桂陽王鎮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
見謝之且問計於群臣曰朕嗣守成業不能委
賢任善而專固自由覆水不收悔將何及智士
遲謀必在事危忠臣立節亦在志難諸君其勉
思六奇共濟艱運鎮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今
陛下躬率六軍身先奔敗群臣離心士卒喪氣
內外之情不可復恃如聞西秦自有內患恐不

暇分兵救人正當更決一戰以爭天命散卒還
者尚有數萬可悉出金帛宮女餌令一戰若天
命助我必能破賊如其不濟死亦未晚不可閉
門坐受圍斃司徒樂浪王惠曰不然晉軍乘勝
氣勢百倍吾以敗軍之將禦之不亦難乎秦雖
與勃勃相持不足為患且二國連橫勢如脣齒
今有寇難秦必救我但自古乞援不遣大臣則
不能得重兵是以趙隸三請楚師不出平原一
使援至從成尚書令韓範德望具瞻燕秦所重

安遣乞援以濟時録超於是從惠討復遣韓範
與王蒲乞師於秦超尚書略陽垣遵及弟京兆
太守垣苗（晉載作苗）踰城出降遵苗皆超所委任以
爲心腹者也或有竊告裕軍曰燕人張綱有巧
思若得張綱爲攻具者廣固乃可拔也秋七月
綱自長安還太山太守申宣執之送之於裕先
是裕嘗修攻具城上人曰汝不得張綱何能爲
也及至升諸樓車以示之使周城呼曰劉勃勃
大敗秦軍無兵相救城內莫不失色劉毅遣上

黨太守趙恢以千餘人援裕裕夜潛遣軍會之
明日恢衆五千方道而進每晉使將到輒復如
是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裕圍
城益急超既求救不獲綱反見虜甚怒乃引伏
弩射之裕軍少退左僕射張華中丞封愷並爲
裕所執裕令華愷與超書勸令早降超乃遣裕
書請爲藩臣割大峴以南地爲界并獻馬千疋
以通和好不聽江南繼兵相尋而至八月封融
詣裕軍降九月尚書張俊自秦還亦降於裕因

說裕曰燕人所以固守者外倚韓範冀得秦援
範既時望又與姚興相昵若勃勃敗後秦必救
燕宜密信誘範啗以甘言厚利範來則燕人絕
望自然降矣裕從之表範爲散騎常侍且遣範
書以招之時姚興遣將軍姚強率步騎一萬隨
範就姚紹於洛陽并兵來援因遣使謂裕曰慕
容氏相與鄰好今晉攻之以窮告急秦已遣鐵
騎十萬遙屯洛陽晉軍不還便當長驅而進矣
裕呼秦使者謂之曰語爾姚興我克燕之後息

兵三年當取關洛虜能自送便可速來今其時
矣録事參軍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
使者已去裕以所告告穆之穆之尤之曰日常
事無大小必賜預謀此宜善詳云何遽爾答之
此言不足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拔西羌
奄至不審明公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
卿所解故不以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
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
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齊殆

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邪會姚興爲勃勃所敗追彊還丘韓範歎曰天滅燕矣長水校尉王蒲勸範奔秦範曰劉裕起布衣誅桓玄復晉室今興師伐燕所向崩潰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則秦爲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會得裕書遂降於裕裕謂範曰卿欲立申包胥之功何以虛還也範曰自亡祖司空世荷燕寵故泣血秦庭冀匡禍難屬西朝多故丹誠無效可謂天喪敝邑而賢明公智者見機而作敢不至乎翼日

裕將範循城城中人情離駭無復固志裕謂範曰卿宜至城下告以禍福範曰雖蒙殊寵猶未忍謀燕裕嘉之而不強左右勸裕誅範家以止後叛超知敗在旦夕又以其弟謚盡忠無二並赦範家之冬十月段宏自魏奔裕十一月乙巳太白犯虛危靈臺令張光勸超出降超怒手殺之是歲東萊雨血廣固城門鬼夜哭

太上六年春正月甲寅正旦超登天門朝群臣於城上殺馬以享將士文武皆有遷授乙卯超幸姬魏夫人從超登城見晉師之盛方奏樂乃握超手而相對泣曲終不已韓諄諫曰陛下遭百六之會正當勉力自強以壯士民之志而反對女子悲泣何其鄙也超拭目謝之曰姑以先世基業辭違甚艱今外寇如此恐一旦不守是以泣耳尚書令董銑勸超出降超大怒繫之於獄二月輔國將軍賀賴盧征虜將軍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擊晉師晉師不利河間人玄文說裕曰昔石虎攻曹嶷瞻氣者以爲澠水帶城非可

攻拔若塞五龍口城當自陷石虎從之而嶷請降降後五日大雨雷震開後慕容恪之攻圍段龕十旬不拔塞城南龕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存宜加修築裕從其言塞之超及城內男女悉患腳弱病者大半出降相繼超輦而登城尚書悅壽說超曰天地不仁助寇爲虐戰士尫病日就凋隕守困窮城外援絕望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歷運有終堯舜避位轉禍爲福聖達所先宜追許鄭之蹤以存宗廟之重超

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而死不能改 銜璧而生
於時張綱為裕造衝車覆以板屋被甲 以牛皮弁
設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用 又為飛樓
懸梯木幔之屬遙臨城上攻城之上遂得居 肆力
超大怒懸其母於城上支解之裕圍廣固累月
將拔之夜佐吏畢集忽有鳥大如鵝蒼色飛入
裕帳坐衆咸驚愕以為不祥參軍胡藩獨起賀
曰蒼黑者胡虜之色據之者我也胡虜歸我大吉
之徵也衆乃大悅丁亥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

往亡不利行師 一云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 裕曰我往彼亡
何為不利遂四面急攻之殺傷甚衆廣固鬼夜
哭不止有流星長十餘丈隕於廣固悅壽開門
納晉軍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奔為追
軍所執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
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 讓方生三十國春秋曰其言也言必
及親蹙不至出向詔人之將欲其言也吾乎 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
坑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
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之既為君臣必須為之

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
盡坑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
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鮮卑王公已下三
千餘人沒入家口萬餘以妻女為軍賞夷其城
隍獲生口萬餘馬二千疋并獲金鉦輦豹尾舊
式猶存送超詣建康市斬之時年二十六在位
六年韓範後為劉穆之所惡譖於裕被殺始德
以晉安帝隆安四年歲在庚子僭號居齊王至
超二世以晉義熙六年歲在庚戌為劉裕所滅
凡十一年

就李 項琳之 同訂

十六國春秋卷第六十五

前燕錄三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慕容鍾

慕容鍾字道明德之從弟也少有識量喜怒不形於色機神秀發言占清辯至於臨難對敵知勇兼濟累進奇策備德頗從之事皆中焉俶是政無巨細悉以委之遂爲佐命元勲封北地王超旣嗣位猜虐日甚政出權門公孫五樓等規依威權慮鍾抑已固勸超誅之鍾懼遂與段宏等謀叛事敗奔秦姚興拜爲始平太守封歸義

侯

封孚

封孚字處道渤海修人也祖悛振威將軍父放吏部尚書皆顯名於燕世孚幼而聰敏和裕有士君子之稱仕垂散騎常侍轉留臺尚書及寶僭立累遷吏部尚書蘭汗之亂南奔辟閭渾渾以爲渤海太守德至莒城孚遂出降德曰孤得青州不以爲喜喜於得卿也常外總機事內參密謀雖位任崇重而謙虛博納深得大臣體度超旣嗣位政出權嬖盤於遊畋多違舊章軌憲日廢殘虐滋甚孚屢與韓諄盡言匡救超不能納其後臨軒問孚曰朕可方前世何主孚曰桀紂之主超大慚怒孚徐步而出不爲改容司空鞠仲失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其亢厲宜應還謝孚曰行年七十墓木已拱惟求死所耳竟不謝超以其時望特優容之太上三年卒於家時年七十一追贈太傅謚曰文穆其所著文章多

傳於世

封嵩

封嵩渤海人也仕備德爲左司馬遷尚書左僕射德又以韓諄爲尚書右僕射時嵩諄年並三十又以嵩弟融爲西中郎將諄弟軌爲北中郎將嵩等俱拜德臨軒詔令四人同入嵩等至殿方謝德顧曰所謂躍二龍於長衢騁雙驥於千里朝野榮之超初嗣位大旱太后段氏告超曰左僕射封嵩數殷丹下車訪問民間疾苦所當

具隤孝婦不當死以致亢旱當誅姑女改葬孝婦丹如其言應時而澍後趙信任姦邪不恤政事嵩遂與南海王法等謀反征南司馬卜珍言於趙曰左僕射封嵩數與法往來疑有奸趙收嵩下廷尉辭及段太后太后懼泣告趙曰嵩教遣黃門令牟常說吾云帝非太后所生恐依永康故事我婦人識淺恐帝見殺即以語法法爲謀見誤知復何言趙聞而大怒乃車裂嵩於東門之外融叛出奔於魏

杜弘

杜弘平原人也仕德爲從事中郎先是德母及兄納（一作光）皆在長安德遣弘如長安存問消息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動止便即西如張掖以死爲效但臣父雄今年踰六十未沾榮貴乞本縣之祿以申烏鳥之情中書令張華曰杜弘未行而求祿要君之罪大矣不可使也德曰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重之死況爲親尊而可吝乎且弘爲君迎親爲父求祿雖外如要君內實忠孝何罪之有乃以雄爲平原令弘至張掖爲賊所殺德聞而悲之厚撫其妻子

王始

王始萊蕪人德建平四年以妖術惑衆至數千人聚於太山萊蕪谷自稱太平皇帝署置公卿百官號其父固爲太上皇兄林爲征東將軍弟泰爲征西將軍德遣車騎將軍桂陽王鎮討禽之斬於都市臨刑人皆罵之曰何爲妖妄自貽族滅或問其父兄今並何在始曰太上皇帝蒙

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朕躬雖存復何聊賴其妻趙氏怒之曰君正坐此口過以至於此奈何臨死復爲狂言始曰皇后何不達天命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鐶築之始仰視曰朕即崩矣終不改帝號也德聞而笑之謂左右曰熒惑之人死猶狂語何可不殺

張瑛

張瑛幽薊人也爲辟閭渾參軍常與渾作檄

多不遜渾敗德擒而讓之瑛神色自若徐對曰渾之有臣如韓信之有蒯通適遇漢祖而蒙恕臣遭陛下而受戮比之古人竊爲不幸防風之誅臣實甘之但恐堯舜之化未弘於四海耳德初善其言後竟殺之

王鸞

王鸞（一作尹鸞）濟南人也身長九尺腰帶十圍貫甲跨馬不據鞍由蹬德一見而奇其魁偉賜之以食乃進一斛餘德驚曰所噉如此非耕所能飽

且才貌不凡堪爲貴人可先以司縣試之也於是拜爲遂陵長鸞到官政理修明大收民譽徵爲東萊太守

麗世

麗世不知何處人仕德爲光祿勳奏案豪強皆克人物咸懼疾之及卒門無弔客時人爲之謠曰麗家之喪車馬轔轔泥丸之口無弔賓弔賓不至何所因由性苛克寡所親

桓敞（或作坦字）

桓敞略陽桓道人也族姓豪強居虎將自略陽徙鄴敞仕苻氏爲長樂國郎中令德入青州以敞爲車騎長史超襲僞位其長子遵次子苗復見委任遵爲尚書苗爲京兆太守劉裕圍廣固遵苗踰城歸順並以爲太尉行參軍

張華

張華清河東武城人也有機辯仕德爲給事黃門侍郎中書令屢進直言仕超至左僕射奉使至秦辭令不屈後爲劉裕所獲

張恂

張恂清河東武城人也仕慕容氏散騎常侍父悕爲僞尚書右僕射恂隨德南渡因家於齊郡之臨淄後歸仕魏

劉昶

劉昶本平原人也世仕慕容氏昶從德南渡河因家於北海之都昌縣子奉伯爲超東牟令後歸劉裕爲北海太守

傅融

傅融本清河人六世祖仲伷于邁仕後趙至太常融隨德南徙渡河遂家於磐陽爲鄉里所重性豪爽不拘小節尤善屬文

李根

李根遼東襄平人也仕寶至中書監與子後智等隨德南徙渡河居於青州數世無名位三齊豪門以此多輕之

王牢

王牢太原祁人也高祖宏河東太守縣竹侯牢

仕慕容氏爲上谷太守隨德南渡居青州因以家焉

張幸

張幸清河東武城人也仕超東牟太守後率戶歸魏

冷平

冷平臨淄人太上二年有司奏沙門會智夜入平舍淫其寡嫂李氏平與弟安國殺之郡縣按平兄弟欲以一人坐殺人論死而平安國各引自殺讓生競死義形急難且手殺罪人也並加原宥超詔俱赦之

高軌

高軌本渤海脩人也隨德渡河徙青州因居北海之劇縣

王景暉

王景暉秦太史令高魯之甥也初同魯任秦會遣暉隨德使劉藻獻玉璽於德遂留仕德後著南燕錄六卷行於世

慕容氏

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少有才慧善書史能鼓琴德既僭位署爲平原公主年十四適於豐豐爲人所譖被殺慕容氏寡居歸將改適壽光公餘熾慕容氏謂侍婢曰我聞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段氏既遭無辜已不能同死豈復有心於重行哉今主上不顧禮義逼我改嫁我若不從則違嚴君之命矣於是尅日交禮慕容氏姿容婉麗服飾光華熾覩之甚喜經宿

容氏僞辭以疾孅亦不之過三日歸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夕密書其裙帶曰歿後當埋我於段氏側若魂魄有知當歸彼矣遂於浴室自縊而歿及葬男女觀者數萬人莫不歎息曰貞哉公主路經餘孅宅前孅聞輓歌之聲慟絕良久

春秋第六十五卷

就李 屠喬孫 項琳之 同訂

春秋卷第六十六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赫連勃勃

赫連勃勃字屈孑（魏書云屈孑本名勃勃太宗改其名曰屈孑北人言屈孑者卑下也）曾祖鐵弗劉虎南單于苗裔右賢王去卑之孫北部帥劉猛之從子劉淵之族也居於新興虑虒之北北人謂父為鮮卑母為鐵弗因以為號爲姓猛死子副崙奔魏虎父誥升爰世領南落誥升爰一名訓兜（兜字或作兒字）升爰死虎遂代

焉虎一名烏路孤始臣附於魏自以衆落稍多舉兵外叛平文帝（諱鬱律）與晉并州刺史劉琨共討之虎走據朔方歸附劉聰聰以虎宗室封樓煩公拜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丁零中郎將雄據肆盧川將復渡河侵魏西部平文帝逆擊大破之遂出塞表昭成（諱什翼犍）初虎又寇西部帝遣軍逆討又大破之虎尋死子務桓代領部落遣使附魏務桓一名豹子招集部落復爲諸部之雄石虎建武中遣使就拜平北將軍左賢王

丁零單于務桓死弟閼陋頭代立其後務桓子悉勿祈逐閼陋頭而自立悉勿祈死弟衛辰代立衛辰務桓之第三子也狡猾多變既立之後入居塞內昭成以女妻之後通於秦苻堅以爲左賢王遣使詣堅請求田地春去秋來堅許之後掠秦邊民五十餘口爲奴婢以獻於堅堅讓歸之尋復背堅專心歸魏舉兵伐秦堅遣其將鄧羌討擒之衛辰復降於秦堅自至朔方署爲夏陽公統其部落衛辰以堅還復其國復附於

堅雖於魏貢使不絕而誠敬有乖魏因討破之收其部落十有六七衛辰走奔於秦堅送還朔方遣兵戍守遂以衛辰爲鄉導寇魏南境魏師敗績因分國人爲二部自河以西屬之劉衛辰自河以東屬之劉庫仁堅復以衛辰爲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屯代來城秦末國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慕容永據長子拜衛辰使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朔州牧朔方王姚萇亦遣使結好拜衛辰使持節都督北

朔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幽州牧河西王後衛辰遣子力俟提（魏書作直力鞮）寇魏南部其衆八九萬太祖（諱珪）軍五六千人爲其所圍乃以車爲方營並戰並前大破之於鐵岐山南力俟提單騎而走獲牛馬二十餘萬乘勝逐北自五原金津南渡河徑造代來居民駭亂部落奔潰遂入衛辰所居悅跋城衛辰父子驚遁乃分遣諸將輕騎追之陳留公元虔南至白鹽池虜衛辰家屬將軍伊謂至木根山擒力俟提盡幷其衆

衛辰單騎遁走爲其部下所殺先是河水赤如血衛辰惡之及衛辰之亡誅其族黨並投之於河勃勃衛辰第三子也奔於叱干部帥叱干他斗伏（魏書作薛干部太悉伏）送勃勃於魏他斗伏兄子阿利先戍大洛川聞將送勃勃乃馳諫曰鳥雀投人尚宜濟免況勃勃國破家亡歸命於我縱不能救猶宜任其所奔今執而送之深非仁者之舉他斗伏懼爲魏所責弗從阿利潛遣勁勇篡勃勃於路送之於秦秦高平公破多羅沒奕于

以女妻之勃勃身長八尺五寸腰帶十圍性尤辯慧魁岸美丰儀姚興見而奇之深加禮敬拜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遇踰於勳舊尋遷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奕干鎮高平以貳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萬配之使為伐魏偵候興弟邕固諫以為不可乃止頃之復以勃勃為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鎮朔方會太祖歸所虜秦將唐小方於秦興議請歸賀狄

干仍送良馬千疋以贖狄伯支太祖許之勃勃聞秦復與魏通而怒乃謀叛秦時河西鮮卑柔然可汗社崙獻馬八千疋於秦濟河至大城勃勃掠取之悉集其衆三萬餘人偽獵於高平川因襲殺沒奕干而并其衆衆至數萬

龍昇元年夏六月勃勃僭號大夏天王大單于大赦境內殊死已下建元龍昇署置百官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國稱大夏時晉義熙三年也以長兄右地代為丞相封代公次兄力俟提大將軍封魏公叱干阿利為御史大夫封梁公弟阿利羅引為征南將軍司隸校尉若門為尚書令叱以韃為征西將軍尚書左僕射乙斗（一作升）為征北將軍尚書右僕射其餘授任各以次差冬十月勃勃討鮮卑薛干等三部破之降其衆以萬數進攻秦三城已北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諫固險不從又復言於勃勃曰陛下將欲經營宇內南取長安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係然後大業可成高平山川險

固土田沃饒可以定都勃勃曰卿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士衆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且其諸將用命關中未可圖也我今專固一城彼必併力於我衆寡非敵亡可立俟不如以雲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遊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為我有待姚興死後徐取長安姚泓凡弱小兒擒之方略已在吾計中矣昔軒轅氏亦遷居無常二十餘年豈獨我乎於是掠取嶺北嶺

北諸城門不敢晝啓十一月勃勃初僭號求婚於秃髮傉檀傉檀不許勃勃大怒率騎二萬伐之自楊非至於支陽三百餘里殺傷萬餘人驅掠二萬七千口牛馬羊數十萬頭而還傉檀率衆追之其將焦朗謂傉檀曰勃勃天姿雄驁御軍齊整（通典作肅）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率思歸之士人自爲戰難與爭鋒不若從溫圍北渡趣萬斛堆阻水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別將賀連怒曰勃勃以死亾之餘率烏合之

衆犯順結仇幸有大功今牛羊塞路財寶若山窘檄之餘人懐貪競不能督勵士衆以抗我也我以大軍臨之彼必土崩瓦解柰何引軍避之示敵以弱我衆氣鋭宜在速追傉檀曰吾追計決矣沮衆者斬勃勃聞而大喜乃於陽武下陜鑿陵埋車以塞路傉檀遣善射者射之中勃勃左臂勃勃勒衆逆戰大破傉檀於百井追奔八十餘里殺傷士衆萬計斬其大將十餘人積人頭而封之以爲京觀號曰髑髏臺還於嶺北又

敗秦將張佛生於青石原俘斬五千七百人

龍昇二年夏五月秦遣將齊難等率衆二萬來伐秋七月勃勃聞秦兵旦夕將至退保河西齊難以去勃勃既遠縱兵野掠勃勃潛軍覆之（潛師襲之）俘獲七千餘人收其戎馬兵杖難引衆退走勃勃復追擊於木城拔之擒難俘其將士萬有三千戎馬萬疋於是嶺北夷夏降附者以數萬計勃勃皆拜置守宰以撫之

龍昇三年夏四月勃勃率騎二萬攻秦人高岡

及於五井掠取平涼雜胡七千餘戶以配後軍進屯依力川秋九月秦姚興自率兵來伐至貳城遣安遠將軍姚詳等分督租運勃勃候秦軍未集乘虛奄襲興大懼遣其將姚文宗拒戰勃勃僞退設伏以待之興遣別將姚榆生等來追伏兵夾擊皆擒之興將王奚聚羌胡三千餘戶於勑奇堡勃勃進攻之堰斷其水堡人窘迫執奚出降奚不肯屈遂自刎死復攻秦將王洛生（或作金洛生）於黃石固彌姐豪地（一作亭地）於我羅城坡

拔之徙七千餘戶於大城以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以鎮之

龍昇四年春三月遣尚書胡金纂率騎二萬攻平涼姚興率兵來救金纂力戰而死勃勃又遣兄子左將軍羅提率步騎一萬攻秦北中郎將姚廣都於定陽拔之擒廣都坑將士四千餘人以女弱爲軍賞拜廣都爲太常進攻秦隴又破白崖堡遂趨淸水秦將畧陽太守姚壽都棄城奔上邽徙其民萬六千戶於大城姚興自安定

來追至壽渠川不克而退是歲秦難姚廣都謀叛皆誅之

龍昇五年春正月秦安北將軍姚詳棄貳城屯杏川勃勃逼之糧盡棄守南奔大蘇勃勃遣平東將軍鹿奕干要擊執之盡俘其衆詳至勃勃數而斬之

龍昇六年春二月勃勃率騎二萬南攻安定破秦尚書楊佛嵩於靑石北原降其衆二萬五千掠戎馬二萬疋進攻秦將党智隆於東鄉降之署智隆爲光祿勳徙三千餘戶於貳城秦鎭北參軍王買德來奔勃勃問以滅秦之策買德曰秦德雖衰藩鎭猶固願且蓄力以待之勃勃善之拜爲軍師中郎將夏六月勃勃欲因河南王乞伏乾歸之喪率兵攻熾磐王買德曰熾磐吾之與國新遭大喪吾不能恤而又伐之匹夫且猶恥爲況萬乘乎勃勃乃止冬十月秦姚興以楊佛嵩爲安遠將軍雍州刺史帥嶺北見兵來擊嵩敗死之

鳳翔元年春三月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鳳翔（水經注作龍昇七年）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餘戶改築都城於朔方水之北黑水之南名曰統萬城下書曰古人制起城邑或因山水或以義立名今城都已建萬堵斯作克成弗遠宜有美名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爲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暴視民如草芥乃蒸土加功以錐刺之錐入一寸卽殺作人而并築之刺之不入卽殺行錐者勃勃以爲

忠故委以營繕之任又使造五兵之器銳利尤
甚乃咸百鍊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
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也則斬鎧匠又造百鍊剛
刀五口背上爲龍雀大環纏以金鏤作一龍形
長三尺九寸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
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
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域世甚珍之復鑄銅
爲一大鼓及飛廉翁仲銅駝龍虎之形皆以黃
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餘人以

是器物莫不精麗又鑿滦蓮池於三交夏五月
雨魚於統萬時興役尤煩民不堪命勃勃恥姓
鐵弗乃改爲赫連氏其年下書曰朕之皇祖自
北遷幽朔改姓姒氏音殊中國故從母氏爲劉
子而從母之姓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或以因
生爲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將以義易之夫帝王
者係天爲子其爲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
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永享無窮大慶係天之尊
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統者皆以鐵伐爲氏

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也冬十二
月立夫人梁氏爲王后子璝爲太子封子
延爲陽平公昌爲太原公倫爲酒泉公定爲平
原公滿爲河南公安爲中山公
鳳翔二年春正月勃勃使魏河東蒲子
鳳翔三年春三月勃勃攻秦將姚逵於杏城二
旬獲之執逵及別將姚大用姚安和姚利僕尹
敵等坑士卒二萬人夏五月勃勃遣御史中丞
烏洛孤與河西王沮渠蒙遜結盟其辭曰自金

晉數終禍纏九服趙魏爲長蛇之墟秦隴爲豺
狼之穴二都神京鞠爲茂草蠢爾羣生罔知憑
賴上天悔禍運屬二家封疆密邇道會義親宜
敦和好弘康世難爰自終古有國有家非盟誓
無以昭神祇之心非斷金無以定終始之好然
晉楚之成吳蜀之約咸口血未乾而尋背之今
我二家契殊曩日言未終而有篤愛之心音一
交而懷傾蓋之顧息風塵之警同克濟之
力矢心共濟六合若天下有事則雙振

坺阬清則並敦衡夷險相赴交易有無爰及子孫永崇斯好蒙遜遣弟湟河太守沮渠漢平來盟秋九月勃勃遣赫連建將兵擊秦執平涼太守姚周都遂入新平秦廣平公姚弼與戰於龍尾堡建敗被禽

鳳翔四年夏六月勃勃聞秦將姚嵩與氐王楊盛相持率騎四萬襲擊上邽未至嵩與盛戰於竹嶺嵩敗死勃勃遂進攻上邽二旬克之殺秦秦州刺史姚平都（一作軍都）及將士五千人因毀其

城轉攻陰密又殺秦將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以子太原公昌爲使持節前將軍雍州刺史鎮陰密秦征北將軍姚恢棄安定奔還長安安定人胡儼率華戶五萬據城來降勃勃署儼爲侍中鑿爲尚書留鎮東將軍羊苟兒配以鮮卑五千鎮之進攻秦鎮西將軍姚諶於雍城諶委鎮奔長安勃勃據雍進掠郿城秦遣東平公姚紹及征虜將軍尹昭（一作伊昭）等將步騎五萬來拒勃勃退如安定胡儼閉門拒之襲殺苟兒及所

將鮮卑復以城降秦紹等進攻勃勃於馬鞍阪破之追至朝那不及而去勃勃引歸杏城復遣兄子提南使池陽秦車騎將軍姚裕前將軍彭白狼建義將軍蛇玄率衆追擊提敗遁還秋七月勃勃聞太尉劉裕伐秦笑謂羣臣曰劉裕伐秦水陸並進且裕有高世之略姚泓豈能自固吾驗以天時人事必當克之且其兄弟內叛安能拒人裕既克長安利在速返不能久留正可留子弟及諸將守關中待裕發軫吾取之如拾

遺耳不足復勞吾士馬也於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

鳳翔五年春二月勃勃進據安定秦嶺北鎮戍郡縣皆降遂盡有嶺北之地秋九月劉裕滅秦入於長安遣使遺勃勃書請通和好約爲兄弟勃勃命中書侍郎皇甫徽爲報書而陰誦之召裕使前口授舍人爲書封以答裕裕覽其書而奇之使者又言勃勃儀容瓌偉英武絕人裕歎曰吾所不如也冬十月勃勃還統萬十一月大

尉䂮留次子桂陽公義眞爲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雍東秦二州刺史鎮長安以諮議參軍王修爲長史王鎮惡爲司馬領馮翊太守沈田子毛德祖皆爲中兵參軍仍以田子領扶風太守德祖領秦州刺史天水太守傅弘之爲雍州治中從事十二月庚子䂮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以歸閏月勃勃聞䂮東歸大喜（[illegible]晉傳）乃以太子璝都督前鋒諸軍事領撫軍大將軍率騎二萬南向長安前將軍太原公昌

屯兵潼關以軍師中郎將王買德爲撫軍右長史南伐清泥白率大軍爲之後繼

昌武元年春正月太子璝至渭陽關中士民降者屬路劉義眞遣龍驤將軍扶風（一作始平）太守沈田子率衆逆戰璝擊敗之退屯劉迴堡遣使還報司馬王鎮惡鎮惡對田子使謂長史王修曰劉公以十歲兒付吾等當共思戮力今擁兵不進虜何由得平使者還以告田子田子忿懼遂與鎮惡不平初䂮將東還田子及傅弘之屢言於䂮曰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䂮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爲不善正足自滅耳勿復多言又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故二人常有猜心至是鎮惡與田子俱出北地師於涇上以拒夏兵軍中訛言鎮惡欲盡殺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眞南還因據關中反辛亥田子請鎮惡出城俱會於寧朔將軍傅弘之（一作建威將軍）壘計事田子求屏人語

使其宗人沈敬仁斬之幕下矯稱受太尉令誅之弘之奔告義眞義眞與王修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帥數十人來至言鎮惡反修執田子數以專戮斬之以冠軍將軍毛修之代鎮惡爲安西司馬夏四月傅弘之大破璝於渭陽（一作曲陽）又破之於寡婦津（一作渡）斬獲甚衆璝兵退遁秋九月劉義眞年少賜與左右無節王修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譖修於義眞曰王鎮惡欲反故沈田子殺之修殺田子是亦欲反也義眞

信之使左右劉乞殺修由是人情離駭莫相統一悉召外軍入長安城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於璝璝夜襲擊長安不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採路絕太尉裕聞之大懼使輔國將軍蒯恩如長安召義真東鎮洛陽以相國右司馬朱齡石爲都督關中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代鎮長安裕謂齡石曰卿至可勅義真輕裝速發既出關然後可徐行若關右必不可守當與義真俱歸也又命中書侍郎朱超石慰勞河洛冬

十一月齡石至長安義真將士貪縱大掠而東多載寶貨子女方軌徐行至於灞上雍州別駕韋華降於勃勃百姓共逐齡石而迎勃勃入長安齡石乃焚燒長安宮殿奔於潼關璝率衆三萬追擊義真傅弘之謂義真曰公處分亟進今多將輜重一日行不過十里虜追騎且至將何以待之宜棄車輕行乃可以免義真不從俄而璝兵大至傅弘之蒯恩斷後力戰連日至於清泥北弘之躬貫甲冑氣冠三軍衆寡不敵皆爲撫軍長史王買德所擒司馬毛修之與義真相失亦爲買德所獲義真行在前會日暮璝兵不窮追故得免左右盡散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緣道呼之義真識其聲出就之曰君非段中兵耶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刎身頭以南使家公絕望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束義真於背單馬而歸義真謂宏曰今日之事誠無筭畧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勃勃欲降傅弘之弘之不屈時天大寒勃勃裸之

弘之叫罵而死士卒死傷者不可勝計遂積人頭爲京觀號曰髑髏臺於是大饗將士於長安舉觴以謝王買德拜買德都官尚書加冠軍將軍封河陽侯十二月晉龍驤將軍王敬先戍於潼關之曹公故壘朱齡石往從之朱超石至蒲坂聞齡石所在亦奔投之太原公昌進攻敬壘斷其水道衆渴不能戰城日陷齡石謂超石曰弟兄俱死異域使老親何以爲心爾求間道亡歸我死此無恨矣超石泣曰人誰不死寧忍今

曰辭兄去乎遂與撤及右軍參軍劉欽之皆被
執送於長安勃勃殺之勃勃既破關中斬戮無
數時有沙門曇始亦遇其害而刃不能傷勃勃
與之遂赦沙門於是羣臣勸進勃勃曰朕無撥
亂之才不能弘濟兆庶自枕戈寢甲十有二年
而四海未同遺寇尚熾不知何以謝責當年華
之來葉將明揚側陋以王位讓之然後歸老朔
方琴書卒歲皇帝之號豈朕薄德所膺羣臣固
請乃許之遂築壇於灞上僭即皇帝位大赦境

內殊死已下改元昌武文武百官進位各有差
魏太宗與崔浩論近世君臣因問浩曰屈丐何
如浩曰屈丐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為姚氏封殖
不思樹黨强隣報仇雪恥乃結忿于蠕蠕背德
于姚興撅豎小人無大經略正可殘暴終為人
所滅耳太宗大悅屈丐前作屈孑
眞興元年春正月勃勃遣將軍叱奴侯提率步
騎二萬攻晉并州刺史毛德祖於蒲坂德祖不
能禦全軍歸洛陽以侯提為并州刺史鎮蒲坂

勃勃歸於長安二月徵隱士韋玄玄既至懼而
禮拜甚過勃勃怒而殺之羣臣請都長安勃勃
曰朕豈不知長安累帝舊都山河四塞沃饒險
固但荆吳僻遠勢不能為人之患東魏與我風
俗土同壤境隣接自統萬去魏境裁數百餘里
朕在長安統萬必危恐有不守之憂若在統萬
彼終不敢濟河而西諸卿特未見及此耳羣下
咸曰非所及也乃於長安置南臺以太子璝領
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尚書事鎮長安勃勃因

田於三交至深蓮池遂還統萬勃勃所都之城名也以宮
殿大成赦其境內殊死已下又改元眞興刻石
都南命秘書監胡義周頌紀功德勃勃好自矜
大名其四門南曰朝宋門東曰招魏門西曰服
涼門北曰平朔門勃勃遣騎三千攻魏河內魏
遣散騎常侍丘堆自并州與故秦游擊將軍王
洛生等來拒奔還夏四月吐谷渾覓地聚衆六
千於弱水南遣使來降勃勃拜為弱水護軍
眞興二年夏五月雨魚於統萬冬十月起冲天

臺於統萬南山欲登之以望長安追尊高祖詰汁爰爲元皇帝曾祖虎爲景皇帝祖務桓爲宣皇帝父衛辰爲桓皇帝廟號太祖母苻氏爲桓文皇后

眞興三年

眞興四年

眞興五年

眞興六年冬十二月勃勃將廢太子璝爲秦王而立少子酒泉公倫爲太子璝聞將廢已自長

安率衆七萬北伐倫倫率騎三萬拒之戰於高平爲璝所敗倫死之勃勃中子太原公昌率騎一萬襲殺璝遂併其衆八萬五千歸於統萬勃勃大悅立昌爲太子勃勃性凶暴好殺視民如草芥無順守之規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唇諫者謂之誹謗先絕其舌而後斬之夷夏囂然人無生頼

眞興七年夏六月太廟崩陷秋七月勃勃寢既而疾甚輿身未安殿召羣臣囑以後事八月癸卯卒時年四十五在位十九年僞謚武烈皇帝葬嘉平陵廟號世祖勃勃僭立十三年而宋氏受禪以元嘉二年死是魏世祖始光二年也

就李　項德弘校

項琳之訂

春秋第六十六卷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赫連昌

赫連昌字還國一名折勃勃之第三子也鳳翔元年封太原公爲前將軍鎭滻關後率衆襲殺太子璝遂立爲太子身長八尺魁岸美姿貌眞興七年秋八月勃勃死昌卽僞位於承安殿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承光（承字一作永）自餘文武進位各有差

承光二年春正月西秦王乞伏熾磐遣使如魏請舉兵來伐夏六月世祖（諱燾）詔問公卿今當用兵赫連蠕蠕（一作蠕蠕）二國何先長孫嵩長孫翰奚斤皆曰赫連土著未能爲患不如先伐蠕蠕若追而及之可以大獲不及則獵於陰山取其禽獸皮角以充軍實太常崔浩曰不然蠕蠕鳥集獸逃舉大衆追之則不能及輕兵追之又不足以制敵赫連氏土地不過千里政刑殘[illegible]人神所棄宜先伐之尚書劉絜武京侯安原請世祖乃自雲中西巡至五原因畋於陰山東至和兜山而還秋七月查城劉渚川有青石大如馬頭浮在水逆流而行人見而送之八月世祖還平城九月世祖聞勃勃諸子相攻關中大亂國人不安乃欲伐之長孫嵩等皆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聞之乘虛入寇此危道也崔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皆成鉤已而行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幷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失也嵩固爭之世祖大

怒責嵩在官貪汚令武士頓辱之於是遣司空奚斤率義兵將軍封禮等督四萬五千人襲蒲坂勑黑矟將軍新安侯于栗磾與宋兵將軍交趾侯周幾率萬人襲陝城以河東太守薛謹爲鄕導世祖欲以中書博士平棘李順總前驅之兵訪於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順獻策數事實合經畧大謀今欲使總攝前驅之事卿以爲何如浩曰順誠有籌畧實如聖旨然臣與之姻婚深知其爲人果於去就不可專任世祖乃止冬十

月丁巳世祖發平城十一月臨雲中至君子津會天暴寒數日冰合戊寅帥輕騎二萬濟河來襲統萬壬午值冬至日昌方燕羣臣魏師奄至上下驚擾進次黑水去城三十餘里昌乃出戰世祖馳往擊之昌敗與數千騎退走入城門未及閉内三郎豆代田率衆乘勝入宫焚其西門宫門閉代田踰宫門而出世祖拜代田勇武將軍魏軍夜宿城北癸未分兵四出掠居民殺獲萬餘得生口牛馬十餘萬世祖謂諸將曰統

萬未可得也今若窮兵極武非吊民之道明年當與卿等取之乃徙萬餘戸於平城弘農太守曹達聞周幾將至不戰而走幾乘勝長驅遂入三輔會幾卒於軍中蒲坂守將東平公乙升聞奚斤將至遣使詣統萬告急使至統萬見魏軍巳圍其城還告乙升曰統萬巳敗矣乙升懼棄蒲坂西走斤追敗之乙升奔長安斤遂克蒲坂收其資器百姓安堵如故昌弟助興先守長安乙升至復與助興棄長安西奔安定十二月奚斤又西據長安秦雍氐羌皆詣斤乞降斤悉安撫之

承光三年春正月乙酉世祖還平城統萬徙民在道傷死能至平城者十纔六七巳亥世祖如幽州昌弟平原公定帥衆二萬向長安世祖聞之伐木陰山大造攻具再謀伐昌二月世祖還平城三月丙子世祖遣高凉王禮鎮長安又詔執金吾桓貸造浮橋於君子津夏四月魏司空奚斤與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世祖欲乘虚伐

統萬簡兵練士部分諸將命司徒長孫翰廷尉長孫道生宗正娥清等將步騎三萬爲前驅常山王素太僕丘堆將軍元太毗等將步兵三萬爲後繼南陽王伏眞執金吾桓貸將軍姚黄眉等將歩騎三萬部送攻具將軍賀多羅將精騎三千爲前候五月發兵平城命龍驤將軍代人陸俟督諸軍鎮大磧以備柔然辛巳濟君子津壬午至拔鄰山築城舍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兼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旦夕可拔今輕

討之進不可勉退無所資不若與步兵攻其一時俱往世祖曰夫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其一時俱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則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路非上策也朕以輕騎直抵其城下彼先聞有步兵而徒見騎至必當寬弛吾且羸師以誘之若得一戰擒之必矣所以然者吾之軍士去家二千餘里復有黃河之險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故以之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

餘矣遂行六月戊戌軍至統萬次於黑水分軍伏於深谷而以少衆至其城下昌將狄子玉降言夏主聞有魏師遣使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城堅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等然後徐往內外擊之何有不濟故夏主堅守以待之世祖聞之惡其退軍城北示之以弱遣宗正娥清及永昌王健等分騎五千西掠居民會軍士有得罪亡入昌城言官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之昌信其言甲辰引步騎三萬

出城逆戰魏司徒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陣難陷宜避其鋒且縱步兵一時奮擊世祖曰不然吾遠來求賊惟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軍僞北引而疲之昌以爲退鼓譟而前舒陣爲兩翼行五六里世祖衝之昌陳兵不動稍復前行會有風雨從東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頗曉方術言於世祖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向之彼背之天不助人且將士饑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俟後日崔浩叱之

曰是何言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宜分軍隱出奄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世祖曰善乃分騎爲左右隊以掎之世祖馬蹶而墜幾爲昌兵所執拓跋齊以身扞蔽決死力戰昌兵乃退世祖騰馬得上刺昌尚書斛黎文殺之又殺騎兵十餘人流矢中掌奮擊不輟昌兵大潰不及入城將麾下數百騎西南走遁遂奔上邽魏乘勝追逐至於城北殺昌弟河南公滿及兄子蒙遜死者萬餘

人世祖微服逐奔者入其城拓跋齊固諫不聽乃與數人從世祖入城昌衆覺之諸門悉閉世祖因與齊等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槊上世祖乘之而上僅乃得免會日已暮昌尚書僕射問至跋城奉昌母出走長孫翰將八千騎追昌至於高平不及而還乙巳世祖入城獲昌所署公卿將校及其諸母姊妹妻妾宮人以萬數馬三十餘萬疋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以昌宮人及生口金銀珍玩布帛

頒賜將士各有差將魏騎都尉代人來大千共長孫道生與昌交戰道生馬倒爲昌所擊大千馳救昌衆散走大千扶道生上馬得免初勃勃性豪侈好治宮室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墻五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壯大飛閣相連皆雕鏤圖畫被以綺繡飾以丹青窮極文采世祖顧謂羣臣曰蕞爾小國而用民如此雖欲不亾其可得乎擒昌尚書王買德超太史令張淵徐辯復以淵辯爲太史令從[illegible]

晉將毛修之及西秦將軍庫洛干乃歸庫洛干於秦以毛修之善烹調用爲太官令世祖見著作郎天水趙逸所爲文譽勃勃太過怒曰此豎無道何敢如是誰所爲耶當速推之崔浩曰文士褒貶多過其實蓋非得已不足罪也乃止世祖納勃勃三女爲貴人宜城王司空奚斤與平原公定猶相拒於長安世祖命宗正娥清太僕丘堆帥騎五千畧地關右定聞統萬已破西奔上邽斤追至雍不及而還清等攻貳城守將堅

守不下清等攻拔之世祖詔斤等班師斤上疏言赫連昌亾保上邽鳩合餘燼未有蟠據之資今因其危滅之爲易請益鎧馬平昌而還世祖曰昌亾國叛夫擊之勞傷將士且可息兵取之不晚斤抗表固請乃許之給斤兵萬人遣將軍劉拔送馬三千疋幷留娥清丘堆使共擊之辛酉世祖自統萬東還以常山王素爲征南大將軍假節與執金吾桓貸莫雲留鎮統萬秋七月蠕蠕寇雲中聞昌已破懼而引還

元四年春二月魏平北將軍尉眷攻昌於上邽昌退屯平涼司空奚斤進軍安定與娥清丘堆軍合特安頡爲監軍侍御史斤以馬多疫死士卒乏糧乃深壘自固遣丘堆與義兵將軍封禮督租於民閒士卒暴掠不設警備昌襲擊之堆敗以數百騎還城昌遂驕矜乘勝日至城下抄掠芻牧者不得出諸將患之監軍安頡曰本受詔誅賊今反爲賊所困退守窮城若不爲賊殺當坐法誅進退皆無生路而王公諸將晏然

會不爲計將何以報恩塞責斤曰今若出戰軍士無馬以步擊騎力誠不足終無捷理當須京師救騎至然後步陳擊於內騎兵襲於外所謂萬全之計也頡曰今猛寇遊逸於外而吾等兵疲力屈士有饑色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何救騎之可待也等於就死當以戰死寧可坐而受困乎斤猶以馬少爲辭頡曰今兵雖無馬但斂諸將所乘馬可得二百騎頡請募壯勇敢死士出擊之縱不能破敵亦可以挫其銳且赫連昌狷而無謀好勇而輕進每自出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既而昌來攻壘頡出應之昌自出陳前搏戰軍士識其貌爭往赴之會天大風揚塵晝晦士衆皆亂昌退走頡等追擊之昌馬蹶而墜頡遂擒之三月癸酉世祖使侍中古弼迎昌辛巳弼等以昌至於平城館之於西宮門內器用皆給以乘輿之副又以妹始平公主妻之假常忠將軍賜爵會稽公以安頡爲建節

將軍賜爵西平公尉眷爲寧北將軍進爵漁陽公世祖常使昌侍從左右與之單騎深入山澗共逐一鹿昌素有勇名諸將咸以爲不可世祖曰天命有在亦何所懼親遇如初進封秦王後坐謀反被誅

就李 項琳之訂
沈德先校

春秋第六十七卷

夏錄三　　春秋卷第六十八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赫連定

赫連定小字直獖勃勃之第五子也凶暴無賴鳳翔元年封平原公雍州牧鎮長安旣而率衆赴安定進爵爲王遷大將軍領司徒昌爲魏所敗定遂收其餘衆數萬還據平涼遂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内殊死巳下改承光四年爲勝光元年進征南大將軍白蘭王吐谷渾慕璝爲開府

儀同三司河南王魏宜城王奚斤自以爲元帥而昌爲偏裨所擒功不在巳深恥之乃舍輜重齎三日糧輕騎追定於平涼娥淸欲循水而還斤不從自北道邀其走路至馬髦嶺定軍將遁會魏小將有罪亡歸於定具告其實定知魏軍食少無水乃設伏於隴山彈箏谷分兵邀斤前後夾擊之魏兵大潰斤及娥淸劉拔皆爲定所擒士卒死者六七千人丘堆守輜重在安定聞斤敗棄輜重奔長安尋與高凉王禮棄長安奔蒲坂定復取長安世祖大怒命建節將軍西平公安頡持節斬丘堆代將其衆鎮蒲坂以拒之夏四月定遣使請和於魏世祖以詔諭之使降

勝光二年春正月定弟酒泉公儁自平涼奔魏夏五月定欲復取統萬引兵東至侯尼城不敢進而還冬十月畋於陰槃定少兇暴無賴不爲勃勃所知乃登苛藍山（苛一作可）望統萬而泣曰先帝若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使天假

朕年當與卿諸人建季興之業俄而有羣狐百數鳴於定旁定令射之一無所獲定惡之曰所見亦大不臧咄咄天道復何言哉

勝光三年春三月壬寅世祖封昌爲秦王秋九月巳丑定遣弟謂以代伐魏鄜城魏平西將軍始平公隗歸等率衆來擊擒別將王章殺萬餘人謂以代遁還定自將數萬人邀擊隗歸於鄜城東留弟上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孤守平涼遣使請宋求和乃與劉義隆約合兵滅魏遂分

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恒山以西屬夏義隆遣
將到彥之率衆寇河南爲定聲援世祖聞之乃
攝河南三鎮北渡彥之遂列守南岸至於衡關
冬十月世祖治兵將謀伐定羣臣咸諫曰劉義
隆兵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巳未必可克而
義隆乘虛來襲則失東州矣世祖疑焉以問崔
浩浩曰劉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濟一作招連結
馮跋牽引蠕蠕規肆逆志一作心虛聲唱和義隆
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

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臣始謂義隆軍
來當屯住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
鄴如此則陛下自當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
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
以此而觀儜兒情見此不過欲固河自守免死
爲幸無北渡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
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振南極江
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
下西行勿疑甲辰世祖如統萬進軍平涼次於

南遣安西將軍古弼與侍中張黎攻平涼以
衛兵將軍王斤鎮蒲坂十一月乙酉世祖進攻
平涼定上谷公社干等嬰城固守世祖使其兄
昌招諭之不下乃使安西將軍古弼等將兵趣
安定定自郿城還安定將步騎二萬北救平涼
與弼等相遇弼僞退以誘之定追擊之世祖使
高車勅勒馳擊定定遂大敗斬首數千級定還
走登鶉觚原方陣以自固魏軍四面圍之數日
斷其水道定不得水人馬饑渴丁酉引軍下鶉

觚原驍武衛將軍丘眷擊破之定衆大敗死者
萬餘人定中重創單馬逃走收其餘衆掠民五
萬戶西奔上邽世祖獲其弟丹揚公烏視拔武
陵公禿骨及公侯將士以下百餘人是日弼等
乘勝進攻安定定從兄東平公乙升棄城奔長
安驅掠數千家西奔上邽己亥世祖入安定獲
乞伏熾磐質子及定車旗簿其生口財畜班賜
將士各有差十二月西秦累陽太守出廣以郡
降定丁卯定上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孤

亦降遂克平涼收其珍寶關中侯豆代田得奚斤妹清等獻於世祖世祖以定后賜代田命斤膝行執酒以奉代田謂斤曰全汝生者代田也賜代田爵井陘侯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內都幢將定所署長安臨晉武功守將皆走關中悉入於魏世祖留巴東公延普鎮安定以鎮西將軍缺鎮長安壬申世祖東還

勝光四年春正月定擊西秦將姚獻敗之遂遣叔父北平公韋代帥騎一萬攻南安乞伏慕末窮蹙輿櫬出降夏六月定殺慕末及其宗族五百餘人定畏魏軍之逼擁秦民十餘萬口自治城濟河欲擊河西王沮渠蒙遜而奪其地河南王吐谷渾慕璝因戎狄之東西以爭天下遣益州刺史慕利延寧州刺史拾寅帥衆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定以歸秋八月慕璝遣侍郎謝大寧奉表於魏請送赫連定巳丑世祖以慕璝爲大將軍西秦王其明年春三月壬申[illegible]定至魏世祖殺之是魏延和元年也[illegible]

自龍昇歲在丁未至定滅亡歲在辛未凡二十五年

就李 項琳之訂
沈士舉校

十六國春秋八十八卷

春秋卷第六十九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胡義周

胡義周安定臨涇人也博涉經史尤善屬文初仕秦姚泓爲黃門侍郎以文章著稱泓滅遂仕於勃勃爲秘書監勃勃作統萬城義周爲之銘頌其功德曰夫庸大德盛者必建不刊之業道積慶隆者必享無疆之祚昔在陶唐數終厄運我皇祖大禹以至聖之資當經綸之會鑿龍門

而闢伊闕疏三江而決九河夷一元之窮災拯六合之沉溺鴻績侔於天地神功邁於造化故二儀降祉三靈叶贊揖讓受終光啓有夏傳世二十歷載四百賢辟相承哲王繼軌徽猷冠於玄古高範煥乎疇昔而道無常夷數或屯險王綵不綱網漏殷氏用（一作遂字）使金轡絕於中天神轡輟於促路然純曜未渝慶緜萬祀龍飛漠南鳳峙朔北長轡遠馭則西罩崑山之外密網遐張則東絙滄海之表爰始逮今二千餘載[illegible]

統迭制於崤函五德革運於伊洛秦雍成篡弒之墟周豫爲爭奪之藪而幽朔謐爾主有常尊於上海岱晏然（岱一作代）物無異望於下故能控弦之衆百有餘萬躍馬長驅鼓行秦趙使中原疲於奔命諸夏不得高枕爲日久矣是以偏師暫擬涇陽摧隆周之鋒赫斯一奮平陽挫漢祖之銳雖霸王繼蹤猶朝日之升扶桑（升或作照）英豪接踵若夕月之澄濛汜（澄或作登）自開闢已來未始聞也非夫卜世與乾坤比長鴻基與山嶽齊固孰

能本枝於千葉重光於萬祀履寒霜而踰榮蒙重氛而彌耀者哉於是玄符告徵大猷有會我皇誕命世之期應天縱之運仰協天休俯順時望龍昇北京則義風蓋於九區鳳翔天域則威聲格於八表屬姦雄鼎峙之秋當羣兇僭立之際昧旦臨朝日旰忘膳運籌命將舉無遺策親御六戎則有征無戰故僞秦以三世之資喪魂於關隴河源望旗而委質北虜欽風而納款德音著於柔服威刑張（一作彰）於伐叛文教與武功

並宜俎豆與干戈俱運五稔之間道風弘著暨
乎七載而王猷允協乃遂惟周文落經始之基
近詳山川究形勝之地遂營起都城開建京邑
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高陽隱日
崇牖際雲石郭天池周縣千里其爲獨守之形
險絕之狀固以遠邁於咸陽超美於周洛若乃
廣五郊之義尊七廟之制崇左社之規建右稷
之禮御太一以繕明堂模帝座而營露寢闢閶
披霄而山立象魏對虛而岳峙華林靈沼崇臺

祕室通房連閣馳道苑囿可以蔭映萬邦光覆
四海莫不邃然並建森然畢備若紫微之帶皇
穹閶闔之跨后土然宰司鼎臣序黎士庶僉以
爲重威之式有闕前王於是延王爾之奇工命
班輸之妙匠搜文梓於鄧林採綉石於恒嶽九
域貢以金銀入方獻其瓌寶親運神奇參制規
矩營離宮於露寢之南起別殿於永安之北高
構千尋崇基萬仞玄棟鏤榥若騰虹之揚眉飛
簷舒粤似翔鵬之矯翼二序既啓而五時之虞

開四闥陳設而一御之位建溫宮膠葛涼殿崢
嶸絡以隋珠紛以金鏡雖曦望互奔於表而中
無晝夜之殊陰陽迭更於外而內無寒暑之別
故善目者不能爲其名博辯者不能究其稱斯
蓋神明之所規模非人工之所經制若乃尋名
以求類跡狀以效真據質以究名形疑妙出雖
如來須彌之寶帝釋忉利之神宮尚未足以
喻其麗方其飾矣昔周宣考室而詠於詩人閟
宮有恤而頌聲是作況乃太微肇制清都啓建

軌一文昌舊系惟始咸秩百神賓享萬國羣生
開其耳目天下詠其來蘇亦何得不播之管弦
刊之金石哉乃相銘都邑敢頌顏美俾皇風振
於來葉聖庸垂乎不朽其辭曰於赫靈命配乾
比隆巍巍大禹堂堂聖功仁被蒼生德格玄穹
帝錫玄珪揖讓受終哲王繼軌光闡徽風道無
常夷數或不競金精南邁天輝北映靈祉踰昌
世業彌盛惟祖惟父克廣休命如彼日月清光
核鏡玄符喻德乾運有歸誕鍾我后應圖[illegible]

落落神武恢恢聖姿名教內敷孽妖外夷化光
四表威截九闥封畿之制王者常經乃延輸爾
肇建帝京土包上壤地跨勝形庶民子來不日
而成崇臺霄峙秀闕雲亭千榭連閣萬閣接屏
晃若晨曦昭如列星離宮既作別宇云施及構
崇明仰準乾儀懸甍風閣飛軒雲垂溫室嵯峨
層城參差楹雕虬獸節鏤龍螭瑩以寶璞飾以
珍奇稱因褒著名由實揚偉哉皇室盛矣厥章
義高靈臺美隆未央邁軌三王貽則霸王來世

垂範億載彌光皆義周之辭也又有地祠碑諸
文頗行於世其子方回仕勃勃中書侍郎

王買德

王買德初仕秦姚興鎮北參軍勃勃剋長城買
德率衆來奔勃勃謂之曰朕大禹之後世居幽
朔祖宗重輝常與漢魏爲敵國中世不競受制
於人逮朕不肖不能紹興先構國破家亡流離
漂虜今將應運而興思復大禹之業卿以爲何
如買德曰自皇晉失統神器南移羣雄嶽峙人

懷問鼎況陛下奕葉載德重光朔野神武超於
漢皇聖略邁於魏祖而不於天啓之機建成大
業乎今秦政雖衰藩鎮猶固深願且蓄力待時
詳而後舉勃勃善之拜爲軍師中郎將後勃
勃欲因西秦乞伏熾磐之喪議率衆討之買德
諫曰明王之行師也軌物以德不以暴且熾磐
我之與國新遭大喪吾不能恤今反伐之豈所
謂乘理而動上感靈和之義乎苟恃衆力因人
喪難匹夫且猶耻爲況萬乘哉勃勃曰甚善微

卿朕安聞此言乎其後劉裕滅秦姚泓遂據長
安留子義真守之勃勃謂買德曰朕將進圖長
安卿試言其方略買德曰劉裕滅秦所謂以亂
平亂未有德政以濟蒼生關中形勝之地而以
弱才小兒鎮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歸正欲
急成篡事耳無暇有意於中原此天以關中賜
陛下機不可失陛下以順伐逆義貫幽顯百姓
以君命望陛下義旗之至以日爲歲矣青泥上
洛南北之衝要宜先置遊兵斷其去來之路

後杜潼關塞嶢峽絕其水陸之道徐傳檄長安申布恩澤三輔父老皆壺漿以迎王師義眞獨坐空城逃竄無所一旬之間必面縛麾下所謂兵不血刃不戰而定也勃勃曰善遂以買德爲撫軍右長史南斷青泥而自率衆攻拔長安義眞敗走買德獲其寧朔將軍傅弘之輔國將軍蒯恩及司馬毛修之勃勃遂入長安大饗將士舉觴謂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期而驗可謂算無遺策矣雖宗廟社稷之靈亦卿謀猷之力也此觴所集非卿而誰拜都官尚書加冠軍將軍封河陽侯

趙逸

趙逸字思羣天水人也十世祖融漢光祿大夫父昌石勒時爲黃門侍郎逸好學夙成仕姚興歷中書侍郎爲與將齊難軍司馬從征勃勃難敗逸爲勃勃所虜拜著作郎世祖平統萬見逸所爲文譽勃勃太過怒曰此豎無道安得爲此言乎作者誰也其速推之司徒崔浩進曰文士褒貶多過其實被之謬述亦猶子雲之美新皇王之道固宜容之世祖乃止後仕于魏逸兄溫字思恭博學有高名仕姚泓天水太守泓敗沒于氐王楊難當

韋玄

韋玄字祖思京兆人也隱居養志恬澹寡欲博涉經史尤善屬文姚興備禮致之見興不拜興亦重其志操厚爲之禮劉裕辟爲相國掾宋臺通直郎亦不就勃勃克長安遣使徵爲太子庶子既至恭懼過甚欲以逭禍勃勃大怒曰吾以國士徵汝汝奈何以非類處我汝昔不拜姚興今何爲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爲帝王吾死之後汝輩弄筆當置吾於何地耶遂殺之

張淵

張淵不知何處人明占候曉內外星分自云嘗事苻堅堅欲南征淵勸不行堅不從果敗遂仕姚興父子爲靈臺令泓滅入仕赫連勃勃復以淵爲太史令世祖平統萬淵與徐辯俱見獲

因觀星嘗作觀象賦其詞曰陟秀峯以遐眺望
靈象於九霄覩紫宮之環周加帝座之獨標瞻
華蓋之蔭藹何虛中之迢迢觀閣道之穹隆想
靈駕之電飄爾乃縱目遠覽傍極四維北鑒璣
衡南覩太微三台皦皦以雙列皇座冏冏以垂
耀虎賁執銳於前階常陳屯聚于後闈遂回情
旋首次目文昌仰見造父爰及王良傅說登天
而騎尾奚仲托精於津陽織女朗列於河湄牽
牛煥然而舒光五車亭柱於畢陰兩河俠井而

相望灼灼羣位落落幽紀設官分職罔不悉置
儲貳副天廷廷三吏論道納言各有攸司將相
論次以衛守九卿珠連而內侍天街分中外之
境四七列九土之異左則天紀槍棓棓作攝提
大角二咸防舍七公理獄庫婁炯炯以著明官
騎騰驤而奮足天市建肆於房心帝座標落而
電燭于前則老人天社清廟所居明堂配帝靈
臺老符丈人極陽而恍惚子孫嘒嘒於參廁天
狗接狼以吠守野雞伺晨於參墟右則少微軒

轅皇后之位嬪御相次尊卑有秩御宮典儀女
史執筆內平秉禮以伺邪天牢禁姦而察失于
後則有車府傳舍匏瓜天津扶匡照曜麗玟珮
珍人星麗玄以閑逸哭泣連屬而進哀河鼓震
雷以砰磕螣蛇蟠縈而輪菌於是周章高眄還
旋辰極既覩鉤陳中禁復覩天帝休息漸臺可
升離宮可即酒旗建醇醪之旌女牀廁窈窕之
色輦道屈曲以徵煥附路立于雲閣之側其列
星之表五車之間乃有咸池鴻沼玉井天淵建

樹百果竹林在焉江河炳著于上穹素氣霏霏
其帶天翻鱗甲于清泠龍魚摛光以暎連又
有南門鼓吹器府之官奏彼絲竹爲帝娛懽熊
羆綿絡於天際虎豹倏烻而暉爛弧精引弓以
持滿狼星搖動於霄端其外則燕秦齊趙列國
之名雷電霹靂雨落雲征陳車策爲于氏南天
駟遅步於太清園苑周回以曲列倉廩區別而
殊形內則尚書大理太乙天乙之宮柱下著衡
倡不無窮六甲候大帝之所須內廚進御膳

皇躬天船橫漢以普濟積水候形於其中陰陽
播洪施以恤不足四輔翼皇極而闡玄風俠恢
太虛參寥帝庭五座並設爰集神靈乃命熒惑
伺彼驕盈執法刺舉於南端瓦候議疑于水衡
金火時出以成緯七宿匡衛而為縡蟬聯蟬其
並耀粲若三春之榮覩夫天官之羅布於作則
於華京及其災異之興出無常所歸邪繽紛飛
流電舉妖星起則殃及晉平蛇乘龍則禍連周
楚或取譖於逢公或推變于衛午乃有欽明光

被填逆水府洪波滔天功隆大禹此則冥數之
大運非治綱之失緒蓋象外之妙不可以粗理
尋重玄之內難以熒燎覩至於精靈所感迅踰
駭響荊軻慕丹則白虹貫日而不徹衛生畫策
則太白食昴而摘朗魯陽指麾而曜靈為之迴
駕嚴陵來遊而客氣著於乾象斯皆至感動於
神祇誠應效於既往爾乃四氣繼次十建成穆
雖無聲言二光是知星中定於昏明影度以之
不差測水旱於未然占方來之安危陰精乘箕

則大風鼓西南入畢則淫雨滂沱譬如賞鐘
之應銅山風雲之從班蝻若夫欽車潛駕時乘
六虬大儀迴運萬象俱流北斗低其西傾羣星
忽以匿幽望舒縱轡以騁度靈輪淡日而過周
翔乃凝神遠矚騁目八荒察之天象覩之渺茫
狀若混元之未判又似浮海而覩滄浪幽遐迥
以希夷寸眸焉能究其旁于是乎夜對山水樓
心高鏡遠尋終古悠然獨詠美景星之繼晝大
唐堯之德盛加黃星之靡錯明虞舜之無競疇

呂尚之齊夢善登輔而翊聖欽管仲之察微見
虛危而知命歎熒惑之舍心高宋景之守政壯
漢祖之入秦奇五緯之聚映爾乃曆象既周相
傅岩際尋闕積之所紀著星變乎書契覽前代
之將淪咸譴告于昏世桀斬諫以星守紂酖荒
而致彗恒不見以周衰枉蛇行而秦滅諒人事
之有由豈妖災之虛設誠庸主之難悛故明君
之所察免無為而觀象而況德非乎先哲

胡淵

胡淵安定臨涇人也仕勃勃給事黃門侍郎父畧仕秦姚興渤海公逵平北諮議叅軍魏平統萬淵以降款之功賜爵武始侯後拜爲河州刺史

費峻

費峻代人也仕勃勃爲寧東將軍護羌校尉後率衆歸魏

韓耆

韓耆字黃耆安定以武人也仕勃勃爲幷州刺史後歸仕魏

賈琳之訂

[illegible]校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張軌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山王耳十七世孫也家世孝廉以儒學著聞祖烈魏外黃令父溫爲太官令母隴西辛氏軌少好學明經有器量姿儀典則與同郡皇甫謐字士安友善隱於宜陽女几山太始初受叔父錫官五品中書監張華與軌論經義及政事損益甚器重之謂安定中正爲蔽善抑才乃美爲之談以爲二品之精衛將軍楊珧辟爲掾除太子舍人與京兆杜預以聽注易遺之太康中爲尚書郎太子洗馬中庶子累遷散騎常侍征西將軍司馬軌以晉室多難陰圖保據河西追竇融故事筮之遇泰之觀軌投筮大喜曰霸者之兆乃求爲凉州公卿亦舉軌才堪御遠永寧初出爲持節護羌校尉凉州刺史於時鮮卑反叛寇盜縱橫軌到官即討破之斬首萬級威著西州化行河右課農桑

拔賢才以宋配陰充氾瑗陰澹為股肱謀主置
崇文祭酒位視別駕徵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學
校以教之春秋行鄉射之禮秘書監繆世徵少
府摯虞夜觀星象相與言曰天下方亂避難之
國唯涼土耳張涼州德量不恒殆其人乎河間
成都二王之難遣兵三千東赴京師初漢末金
城人陽成遠殺太守以叛郡人馮忠赴屍號哭
嘔血而死張掖人吳詠為護羌校尉馬賢所辟
後為太尉龐參掾參賢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為

證詠計理無兩直遂自刎而死參賢慚悔自相
和釋軌皆祭其墓而封其子孫永興中鮮卑若
羅拔能皆為寇軌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俘
十餘萬口威能大振惠帝西略軌遣使貢其方
物加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邑千戶
光熙元年冬十一月惠帝崩軌遣長史北宮純
司馬張斐別駕陰監奉表京師是歲大城姑臧
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地有
龍形故名臥龍城漢末博士燉煌侯瑾謂其門

人曰後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與東門
相望中有霸者出焉至魏嘉平中郡官果起學
館築雙闕於泉上與東門正相望又有客相印
曰祚傳子孫長有西夏關洛傾覆涼土獨全至
是張氏遂霸河西（今之甘州）
永嘉元年春正月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
張輔軌少府司馬楊胤言於軌曰韓稚擅殺刺
史明公杖鉞一方宜懲不恪此亦春秋之義諸
侯相滅亡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軌從焉遣

中督護氾瑗帥衆二萬討稚先遣稚書曰今王
綱紛撓牧守宜戮力勤王適得雍州檄云鄉稱
兵內侮吾董任一方義在伐叛武旅三萬駱驛
繼發伐木之感心豈可言古之行師全國為上
卿若單馬軍門者當與卿共平世難也稚得書
乃詣軍門降遣太府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司
馬模模甚悅遺軌以帝所賜劍謂軌曰自隴以
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劍矣
永嘉二年夏五月王彌帥衆寇洛陽軌遣督護

北宮純張纂馬魴陰濬等帥州軍入衛京師純等募勇士千餘人突陳擊彌破之又敗劉聰於河東帝嘉其忠進封西平郡公軌辭不受時京師爲之歌曰涼州大馬橫行天下涼州鴟苕寇賊消鴟苕翩翩怖殺人

永嘉三年冬十月辛酉北宮純等夜帥勇士千餘人攻漢壁斬淵征虜將軍呼延顥

永嘉四年冬十一月黃龍出於臨羌河發木昇天身長十餘丈張掖臨松山（後魏太和中置臨松郡故城在此山）

下有石如張掖字掖字漸磨滅粗可識而張字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安爲字又蘭池迸玄石大如丸破之中有必字青點[illegible]交書之又姑臧迸玄石白點如星成二十八宿嘉麥一莖九穗生於姑臧於時天下既亂所在使命莫有至者獨軌遣使貢獻歲時不替朝廷嘉之屢降璽書慰勞

永嘉五年軌患風疾口不能言使子茂攝州事別駕麴晃欲專威福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司馬模稱軌廢疾不堪視事請以秦州刺史賈龕代之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土汝何德以代之也龕乃止隴西內史晉昌張越涼州大族讖言張氏霸涼自以才力應之忘在涼州遂託疾歸河西陰圖代軌乃與兄酒泉太守張鎮及西平太守曹祛謀圖爲輔車之勢密遣使詣京師鎮祛等上疏更請刺史未報先移檄廢軌以軍司馬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爲刺史軌下令曰吾在州八年不能綏

區域又值中州兵亂秦隴倒懸加以疾患委篤實思歛迹避賢但負荷重任未便輒遂不圖諸人橫興此變是不明吾心也吾視去貴州如脫屣耳欲遣主簿尉髦奉表詣闕便速投脂轄將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蹋折鎮檄排閤入諫曰晉室多故人神塗炭實賴明公撫寧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逆宜聲其罪而戮之不可坐成其志也軌默然融等遂出戒嚴武威太守張琠遣子坦馳詣京師表曰魏尚安邊而獲戾

克國盡忠而被遣皆前史之所譏今日之明鑒也順陽之為劉陶守闕者十人刺史之蒞臣州若慈母之於赤子百姓之愛臣軌若旱苗之得膏雨伏聞信惑流言當有遷代民情嗷嗷如失父母今戎夷猾夏不宜騷動一方會軌子寔來自京師遂以寔為中督護將兵討鎮遣鎮外甥太府主簿令狐亞先往諭鎮曰舅何不審安危明成敗主公河西著德兵馬如雲此猶烈火已焚待江河之水溺於洪流望越人之助其何及哉今數萬之軍已臨近境惟全老親存門戶輸誠歸官必保萬全之福鎮流涕曰人誤我也乃委罪功曹魯連而斬之詣寔歸罪寔南討曹祛走之朝廷得鎮疏以侍中袁瑜為涼州刺史治中陰澹率數十人馳詣長安皆割耳於盤上訴軌之被誣南陽王司馬模表停瑜會張坦至自京師亦上表留軌朝廷優詔勞軌依模所表且命誅曹祛軌大悅赦州內殊死已下命寔帥尹員宋配步騎三萬討祛張越奔鄴別遣從事

田迴王豐帥騎八百自姑臧西南出石驢據長寧祛遣麴晁拒之戰於黃阪寔詭道出浩亹戰於破羌斬祛及牙門田囂遣治中張閬送義兵五千及郡國秀孝貢計器甲方物歸於京師令有司可推詳立州已來清貞德素嘉遯遺榮高才碩學著述經史臨危殉義殺身為君忠諫而嬰禍專對而釋患權智雄勇為時除難謟佞誤主傷陷忠良者具狀以聞州中父老莫不相慶光祿大夫傅祗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以京師饑匱軌即遣參軍杜勳獻馬五百疋氈布三萬疋冬十一月帝遣使者進拜軌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封霸城侯尋進車騎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策命未至而劉曜攻陷長安（一作王彌）[illegible]遷帝於平陽軌遣將軍張斐北宮純郭敷等率精騎五千往衛京師及京都陷斐等皆沒於賊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軌乃上表請合秦雍流移人於姑臧西北置武興郡統武興大城烏支襄武晏然新鄣平狄司監等縣又分西

平界置晉興郡統晉興枹罕永固臨津臨鄣廣昌大夏遂興罕唐左南等縣以居之

永嘉六年春三月太府主簿馬魴言於軌曰四海傾覆乘輿未返明公以全州之力徑造平陽翼戴晉室必當萬里風披有征無戰未審何憚不爲此舉軌曰是孤心也會關秦王司馬業入關乃馳檄關中曰主上播危遷幸非所普天分崩率土喪氣秦王天挺聖德神武應期世祖之孫王今爲長凡我晉人食土之類龜筮克從幽

明同款宜簡令辰奉登皇位今遣前鋒督護宋配帥步騎二萬徑趣長安翼衛乘輿折衝左右西中郎將寔率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璵帥胡騎二萬駱驛繼發仲秋中旬會於臨晉秋九月秦王爲皇太子遣使拜軌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位司空封西平公邑三千戶固辭不受金城太守胡𣅿叛遣督護宋毅治中令狐瀏討之濟河中流白魚入船瀏曰魚鱗物兵必解甲歸我矣𣅿請降軌宥之秦州刺史裴苞東羌校尉

貫與據險斷絕使命寔遣兵距等擊破之西平王叔與曹祛餘黨麴儒等劫前福祿令麴恪爲主執太守趙彝東應裴苞寔迴師討之斬儒等左督護陰預復與苞戰於陝西大敗之苞奔桑凶塢是歲枹罕令嚴茂妻產一龍一鷲鷲尋飛去龍十五日雷雨迎之大風吹拔張掖郡大樹經宿還立故處皇太子遣使重申前授固辭左司馬竇濤言於軌曰曲阜周旦弗辭營丘齊望承命所以明國憲彰殊勳天下崩亂皇輿幸遷

州雖僻遠不忘匡衛故朝廷傾懷嘉命屢集宜從朝旨以副群心軌不從初寔平麴儒徙元惡六百餘家治中令狐瀏曰夫除惡人猶農夫之去草令絕其根勿使能滋今宜悉徙以絕後患寔不納儒黨果叛寔進平之

建興元年夏四月愍帝即位於長安遣使詔軌曰朕以寡昧纂承大統未能梟除凶逆奉迎梓宮枕戈含冤肝心碎裂惟爾涼州刺史張軌乃心王室旌旗連絡萬里星赴進次汧隴便當協

方濟艱恢復神州故遣中常侍藉馬拜軌爲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封西平郡公軌固讓不受太府參軍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貝皮幣爲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泰始（一作治）中河西荒廢不用錢裂匹以爲段數縑布既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從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準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是時西胡致金胡餅皆拂菻

作奇狀前趙劉曜寇北地軌又遣參軍麴恂領三千人衛長安

建興二年春二月帝遣大鴻臚辛攀拜軌侍中太尉涼州牧西平公軌又固辭朝廷以軌年老多病升子寔爲撫軍大將軍副涼州刺史夏五月軌寢疾遺令曰吾無德於人今疾病彌留殆將命也文武將佐咸當弘盡忠規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素棺薄葬無藏金玉善相安遜以聽朝命表立子寔爲世子已丑薨於正寢年六十在位十三年撰易義十卷晉愍帝冊贈侍中太尉賜諡曰武穆私諡武公初軌風病積年二子代行州事閉絕音問莫能知者軌頗識天文每州內有賊則疾仰觀曰無能爲害終如其言及祚僭號追諡武王廟號太宗

就李　居喬孫
項琳之　同訂

十六國春秋第七十卷

前涼錄二　　春秋卷第七十一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張寔

張寔(一作實)字安遜軌之世子也學尚明察敬賢愛士晉舉秀才除尚書郎永嘉元年固辭驍騎將軍請還涼州帝許之改授議郎及至姑臧以討曹祛功封建武亭侯遷西中郎將進爵福祿縣侯

建興二年夏五月軌卒長史張璽等表寔嗣攝

父位冬十月愍帝因下策書曰維乃父武公著勳西夏頃胡賊狡猾侵逼近畿義兵銳卒萬里相尋奉貢遠珍府無虛歲方委專征蕩清九域昊天不弔凋余藩后朕用悼厥心惟爾雋勁英毅宜世表西海今授使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往欽哉其闡弘先緒俾屏王室

建興三年冬十月蘭池長趙奭(一作貞)上言軍士裴木於青澗水中得一玉璽鈕鈕光照水外文曰皇帝行璽羣僚上慶稱德寔曰是非人臣所得留孤常忿袁本初擬肘諸君何忽有此言遣使送於京師

建興四年春二月寔下令國中曰忝紹前蹤庶幾刑政不爲百姓之患而比年以來饑旱頻仍殆由庶事有闕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答以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賊曹佐高昌隗瑾

進言曰聖王將舉大事必崇三訊之法朝置諫官以匡大理疑承輔弼以補缺拾遺今事無巨細盡決獨慮興軍布令朝中不知若有謬缺則下無分謗羣僚畏威面從而已如此惡專歸於上雖賞之千金終不敢言也謂宜少損聰明開納羣言凡百政事皆延訪羣下使各盡所懷然後采而行之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寔悅從之增瑾位三等賜帛四十疋冬十一月劉曜攻逼長安寔遂遣督護王該等率步騎五千人入援京師并送諸郡貢計獻名馬方珍經史圖籍

帝嘉之拜都督陜西諸軍事以寔弟茂爲秦州
刺史是年分金城之令居楊枝二縣又立永登
縣合三縣立廣武郡
建武元年春正月寔猶稱建興五年黃門郎史
淑侍御史王冲自長安奔涼州稱愍帝將降於
劉曜前一日使淑等齎詔於寔曰天步厄運禍
降晉室京師傾陷先帝晏駕賊庭朕流漂宛許
爰暨舊京羣臣以宗廟無主歸之於朕遂以冲
眇之身託於王公之上自踐寶位四載於茲不

能翦除巨寇以救危難元元兆庶仍遭塗炭皆
朕不明所致羯賊劉聰僭稱大號禍加先帝肆
殺藩王深惟仇恥枕戈待旦劉曜以去年九月
率其蟻衆乘虛深寇劫質羌胡攻沒北地麴允
總戎在外六軍敗績侵逼京城矢流宮闕胡崧
等雖赴國難殿而無效閻鼎井甲外救不至糧
盡人窮遂爲降虜仰慙乾靈俯痛宗廟君世篤
忠貞勳隆西夏四海具瞻朕所憑賴今進君大
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琅邪王宗室

親賢遠在江表今朝廷播越社稷倒懸朕已詔
琅邪王時攝大位君其協贊琅邪共濟艱運若
不忘主宗廟有賴明便出降故夜見公卿屬以
後事密遣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冲齎詔假授
臨出寄命君其勉之淑等至姑臧寔大臨三日
以天子蒙塵辭冲一作讓不拜寔叔父肅時爲建
威將軍西海太守聞京師危逼請爲先鋒入援
寔以其年老弗許及聞京師陷沒乃悲憤而卒
寔自稱侍中司空大都督涼州牧承制行事遣

太府司馬韓璞滅寇將軍田齊撫戎將軍張閬
前鋒督護陰預步騎一萬東赴國難命討虜
將軍陳安故太守賈騫隴西太守吳紹各統郡
兵爲璞等前驅戒璞曰前遣諸將多違機信所
統不同攻有乖阻且內不和親焉能服物今遣
卿督五將兵事當如一體不得令乖異之問達
孤耳也復遣相國南陽王司馬保書曰王室有
事不忘投軀孤州遠域首尾多難是以前遣賈
騫燕一作瞻公衆動中破待命勅騫還軍忽聞北

地屑沒寇逼長安胡崧不進麴允持金五百請
救於崧遂決遣勝等進軍度嶺命開朝廷傾覆
爲患不逹於主遣兵不及於難痛慨之深死有
餘責今更遣韓璞等唯公命是從璞等卒不能
進而還次南安諸羌斷路相持百餘日糧盡矢
竭璞殺駕車牛以饗士泣謂衆曰汝曹念父母
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吾令
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撫戎將軍張閬率金城
繼至夾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時焦崧陳安

舉兵寇隴右東與劉曜相持秦雍之人死者十
八九惟涼州獨全先是永嘉中長安謠曰秦川
中血沒腕惟有涼州倚柱觀（一作看）至是謠言驗
矣

太興元年春二月焦崧陳安舉兵逼上邽南陽
王保遣使告急於寔寔遣金城太守竇濤爲輕
車將軍督威遠將軍宋毅及和苞張閬宋輯辛
韜張選董廣步騎二萬赴之軍次新陽會愍帝
凶問至素服舉哀大臨三日時保謀稱尊號破
羌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國之疏屬忘莫
大之恥而亟欲自尊天不受其圖籙德不足以
應運終非濟時救難者也晉王明德昵藩先帝
遺愛宜表稱聖德勸即尊位（一作號）傳檄諸藩副
言相府則欲競之心息未合之徒散矣寔從之
於是馳檄天下推崇晉王爲天子遣牙門蔡忠
奉表江南勸即尊位比至元帝已即位於建康
改年太興然寔竟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六
年是歲寔造刀一百口無故盡生文曰霸

太興二年夏四月南陽王保聞愍帝崩自稱晉
王改元建康署置百官遣使拜寔征西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二千戶陳安叛保自稱秦
州刺史氐羌多應之保窘逼遂去上邽與別將
張春還南安祁山寔遣將軍韓璞率步騎五千
赴援安退保綿諸保歸上邽未幾復爲安所敗
遣使詣寔乞師寔復遣威遠將軍宋毅赴之安
乃退

太興三年春正月晉王保爲劉曜所逼遷於桑

城張春謀奉保將奔於寔寔以其宗室之望若
至河右必動物情遣將軍陰鑒一作監逆保聲言
翼衛實禦之也會鑒未至而保遁宮其衆散奔
京州者萬餘人寔自恃險遠衆強轉爲驕恣府
祈山地震從中陷原坂三里月殺下川忽如見
掩坂上草木存焉寔寢見所住屋梁間有人像
而無頭久之乃滅寔甚惡之先是謠曰蛇利砲
蛇利砲公頭墜地而不覺夏六月京兆人劉弘
挾左道客居涼州天梯第五山然燈懸鏡於山

十六國春秋 卷七十一 七

穴中爲光明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千有餘人寔
左右皆事之帳下閻涉一作牙門趙卬等皆弘
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璽應王涼州涉卬信
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爲王寔弟
茂潛知其謀請誅弘等寔令牙門將史初收之
未至涉等不知以其夜懷刃而入殺寔於外寢
弘見史初至謂曰使君已死殺我何爲初怒截
其舌而囚之轘於姑臧市誅其黨與數百人寔
時年五十在位六年葵寧陵私謚昭公晉元帝
册贈大司馬涼州牧賜謚曰元公及祚僭號追
尊曰明王廟號高祖

張茂

張茂字成遜寔之母弟也虛靖好學不以世利
嬰心建興元年南陽王保辟從事中郎又薦爲
給事黃門侍郎散騎侍郎中壘將軍皆不就二
年徵爲侍中以父疾固辭尋拜平西將軍秦州
刺史加散騎常侍領雍州牧皆不受
太興三年夏六月寔既被殺左司馬陰元等以

十六國春秋 卷七十一 八

寔子駿幼沖宜立長君乃推茂爲大都督太尉
涼州牧茂不從但受使持節平西將軍行都督
涼州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乃誅閻
涉趙卬及黨與數百人大赦境內秋九月立寔
子駿爲世子撫軍將軍武威太守西平公
太興四年春二月茂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
基高九仞武陵人閻曾夜叩府門呼曰武公遣
我來言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姑臧令辛巖以
曾爲妖妄請殺之茂曰吾信勞民曾稱先君之

而以規諫我何謂妖乎太府主簿馬魴諫曰今世難未夷唯當弘尚道素不宜勞役崇飾臺榭且比年以來轉覺衆務日紛（一作繁）於往歲所經營輕違雅度實非士民所望於明公也茂曰吾過也吾過也命止作役

泰昌元年冬十二月茂使將軍韓璞帥衆取隴西南安之地以置秦州又分武興金城西平安固為定州

太寧元年秋劉曜自隴上西擊涼州遣將軍劉

咸（一作威）攻韓璞於冀城呼延寔攻寧羌護軍陰鑒于桑壁曜自將戎卒二十八萬軍於河上列營百餘里金鼓之聲沸河動地臨洮人翟楷石琮等逐令長以縣應曜曜揚聲欲百道俱濟直抵姑臧河西大震參軍馬岌勸茂親出拒之長史氾禕怒曰亡國之人復欲干亂大事宜斬岌以安百姓岌曰氾公書生糟粕刺舉近才不惟國家大計且明公父子欲為朝廷誅劉曜有年矣今大賊自至不煩遠師遐邇之情實繫明公此舉宜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力雖不敵勢不可以不出茂曰馬生之言得之矣乃出次石頭問於參軍陳珍曰劉曜以乘勝之師握三秦之銳繕兵積年士卒習戰若以精騎奄尅南安席捲河外長驅而至者計將何出珍曰曜雖乘威怙衆恩德未結於下又其關東離二內患未除兵士雖多精卒寡少大抵皆氐羌烏合之衆安能舍腹心之疾增隴上之戍曠日持久與我爭衡河西耶若二旬不退珍請率敝卒

數千為明公擒之茂大悅以珍為平虜將軍率步騎一千八百救韓璞曜陰欲引歸聲言要先收隴西然後迴滅桑壁珍募發氐羌之衆擊曜走之尅復南安茂深嘉之拜折衝將軍尋遣使稱藩於曜獻馬牛羊珍寶不可勝計曜遣大鴻臚田崧拜茂使持節假黃鉞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大司馬涼州牧西域大都護護羌校尉封涼王加九錫之禮茂復大城姑臧修靈鈞臺別駕吳

紹諫曰伏惟明公所以修城築臺者蓋懲既往之患耳愚以爲恩德未洽於近侍雖處層臺亦無所益適足以疑羣下徒見不安之意而失士民繫託之心示怯弱之形乖匡霸之勢遐方異境窺我齷齪必有乘人之規將何以佐天子霸諸侯乎願止役省勞與下休息而更興工動衆百姓豈所望於明公哉茂曰亡兄一旦失身於物王公設險武夫重閑亦達人之至戒也且忠臣義士豈不欲全節義於亡兄哉直以危機密

發雖有賁育之勇無所復施今國家未靖不可拘繫常言以太平之理責人於迍邅之世紹無以對遂卒爲之茂雅有志操能斷大事涼州大姓賈摹 一作模 寔之妻弟也勢傾西土摹兄弟遂謀害茂先是謠曰手莫頭圖涼州茂以爲信誘而殺之於是豪右屏跡威著涼域茂嘗謂馬岌曰劉曜自古可方誰等輩也岌曰曾孟德之流茂默然變曰孟德公族也劉曜戎狄雖易不同聊殆過之茂曰曜可方呂布關羽而云孟德不

及豈不過哉岌曰孟德挾天子令諸侯仗大義討不庭曜一胡人卒用烏合之衆而能建威名成大逆天下莫之當其不侔斯茂曰天生胡以亂中國始不可以人事論也

太寧二年春正月黃霧四塞夏五月甲申茂寢疾臨終執世子駿手泣曰昔吾先人以孝友見稱自漢初以來世執忠順今雖華夏大亂皇輿播遷汝當謹守臣節無或失墜吾遭擾攘之運承先人餘德假攝此州以全性命上欲不負晉

室下欲保完百姓因下令曰吾官非王命位由私議苟以集事豈敢榮之氣絶之日當以白帢入棺勿以朝服殮以彰吾志是日薨時年四十八在位五年劉曜遣使贈茂太宰諡成烈王及祚僭號追尊曰成王廟號太宗

就李 屠喬孫 項琳之 同訂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張駿

張駿字公庭（一作彥）寔之世子永嘉元年生幼而奇偉建興四年封覇城侯十歲能屬文卓越不羈而淫縱過度常夜微行於邑里國中化之及統任年十八先是愍帝使者黄門郎史淑侍御史王沖在姑臧左長史汜禕右長史馬謨等諷淑沖令拜駿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領護羌校

尉涼州牧西平公大赦境內置前後左右四率官緣南宮劉曜又遣使拜駿上大將軍涼州牧涼王冬十二月涼州別將隴西辛晏阻兵於枹罕不服駿讌羣臣於閑豫堂遣武威太守竇濤等率兵討之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不以喜怒興師不以乾沒取勝必須天時人事相得然後乃起辛晏父子安忍凶狂其亡可待柰何以饑年大舉猛寒攻城乎昔周武迴戈以須亡殷之期曹公緩袁氏使自斃何獨殿下以旋兵爲

駿納之乃止駿遣參軍王隲聘於趙劉曜謂之曰貴州必欲追蹤竇融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隲曰不能曜侍中徐邈曰君來結好而云不能保何也隲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驕而矜誕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況鄙州乎曜顧謂左右曰此涼州之君子也擇使可謂得人矣（冊府元龜作此涼州高士使乎得人矣）乃厚其禮而遣之

太寧三年春正月駿猶稱建興十二年親耕籍田二月始承元帝凶問大臨三日會有黃龍見於揖次之嘉泉左長史汜禕言於駿曰案建興之年是少帝始起之號帝以凶終理應改易朝廷越在江南音問隔絕宜因龍興改號以章休徵駿不從辛晏以枹罕來降拜為護軍復有河南之地

咸和元年冬十二月駿懼為劉曜所逼使將軍宋緝魏纂將兵徙隴西南安二千餘戶於姑臧

復遣使修好於成主李雄
咸和二年夏五月駿聞劉曜爲後趙石勒所敗乃去曜官爵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閬武興太守辛巖揚烈將軍宋輯等帥衆數萬東會將軍韓璞自大夏攻掠秦州諸郡曜遣子南陽王劉胤率步騎四萬迎擊之於狄道枹罕護軍辛晏告急秋七月駿使韓璞辛巖救之璞進渡沃干嶺辛巖曰我握衆數萬籍氐羌之銳宜速戰以滅之不可以久

久則變生璞曰自夏末以來太白犯月辰星逆行白虹貫日皆變之大者不可輕動輕動不捷爲禍更深吾將久而斃之且劉曜與石勒相攻胤必不能久與我相守也乃與胤夾洮相持積七十餘日軍糧竭乏冬十月璞遣辛巖督運於金城劉胤聞之大悅謂其將士曰韓璞之衆十倍於我羌胡皆叛不爲之用吾糧廩將懸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糧此天授吾也若敗辛巖璞等自潰彼衆我寡宜以死戰戰而不捷當無匹馬得還宜厲爾戈矛竭汝智力士衆咸奮於是使冠軍將軍呼延那鷄率親御郎二千絶其運路胤自率騎三千襲巖於沃干嶺敗之遂潛逼璞營璞軍大潰死者二萬餘人面縛歸罪駿曰孤之罪也〔一作〕將軍何辱皆赦之胤乘勝追奔濟河攻拔令居斬首二萬級進據振武河西大震駿遣皇甫該禦之會太守張閬枹罕護軍辛晏帥其衆數萬降胤入河南之地
咸和三年秋九月雨木冰駿境內會劉曜東討

石勒長安空虛大閱講武將襲秦雍理曹郎中索詢諫曰曜雖東征其子胤猶守長安險阻路遐爲主人非易胤若輕騎憑氐羌以拒我者則奔突難測縱彼東合而逆戰者則寇我未已頃年頻出戎馬生郊外有儀羸內資虛耗豈是殿下子物之謂耶駿曰每患忠言不獻面從背違吾政教缺然而莫我匡者卿盡辭規諫深副孤之望也以羊酒禮之
咸和四年春正月趙太子熙〔毗一作〕聞曜爲石勒

所擒大懼與南陽王胤等率衆奔上邽諸征鎮皆委城奔潰

咸和五年夏五月駿因曜之亡復收河南地至於狄道置武衛石門侯和漒川甘松五屯護軍與石勒分境六月勒稱天王遣鴻臚孟毅拜駿征西大將軍涼州牧加五錫之命駿恥爲之臣不受留毅不遣初駿之立也姑臧謠曰鴻從南來雀不驚誰謂孤雛尾翅生高舉六翮鳳凰鳴至是復有河南之地秋休屠王羌叛趙來

奔趙河東王石生擊破之駿大懼遣孟毅還使長史馬詵稱臣於勒兼貢方物時西域諸國獻汗血馬火浣布犎牛孔雀巨象及諸珍異二百餘品西域長史李柏請擊叛將趙真（載記作貞）爲真所敗議者以柏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念漢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公之赦孟明竟以減死論羣心咸悅駿觀兵新鄉狩於北野因討軻沒虜破之下令境中曰昔鯀殛而禹興芮誅而缺進唐帝所以殄洪災晉侯所以成五伯法

律犯死罪恭親不得在朝今盡聽之唯不宜內衆宿衛耳於是刑清國富是年駿夢一人眉髮皓白自稱于瑜曰地上之事付汝地下之事付我駿寤問之有侯于瑜先死得其曾孫亮以爲祈連令

咸和六年春正月有彩虹五里隆隆如鍾鼓之聲又有石隕于破胡樵而碎聲如擊鼓聞七百里其處氣上黑如烟首如赤（鳳一作長）駿少而淫佚常夜出微行姦亂邑里少年皆化之性又貪

惏以穀帛付民歲收倍利利不充者簿賣田宅以償之

咸和七年羣僚勸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署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有言此者罪在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爲王羣僚又請立世子駿不從中堅將軍宋輯言於駿曰禮急儲君者蓋重宗廟之故周成漢昭立於襁褓誠以國嗣不可曠儲宮當素定也昔武王始有國元王作儲君建興之初先王

在位殿下正名統況今社稷弼崇聖躬介立大
業遂殷繼武欽然哉臣竊以爲國有累卵之危
而殿下以爲安踰泰山非所謂也駿納之遂立
重華爲世子
咸和八年冬十二月駿初遣參軍傳穎假道於
蜀通表京師李雄弗許至是又遣治中從事張
淳稱藩於蜀託以假道雄大悅淳因雄之有憾
於南氏楊初也因說雄曰南氏無狀屢爲邊害
宜先討百頃次平上邽二國并勢席捲三秦東

游許洛掃氛燕趙拯二帝梓宮於平陽返皇輿
於洛邑此英聖一舉千載一時寡君所以遣下
臣冒險通誠不遠萬里者以陛下義聲遠播必
能愍寡君勤王之志天下之善一也惟陛下圖
之雄怒僞許之將使盜覆淳於東峽蜀人橋贊
密以告淳淳謂雄曰寡君使下臣行無迹之地
通百蠻之域萬里表誠於建康皆誠以陛下嘉
尚忠義矜戮力之臣能成人之美節故也若欲
殺臣者當顯之都市宣示衆目云凉州不忘舊

德通使琅邪爲表忠誠假途於我主聖臣明發
覺殺之如此則義聲遠著天下畏威今使盜殺
之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揚休烈示天下乎雄
大驚曰安有此耶當相放還洱石耳雄司隷校
尉景一作騫言於雄曰張淳壯士宜留任之雄
曰壯士豈爲人留且試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
卿體豐大暑熱可且遣下吏先往少住須凉淳
曰寡君以皇輿幽辱梓宮未返天下之恥未雪
蒼生之命倒懸故遣淳來表誠大國所論事重

非下吏所能傳使下吏可了則淳本亦不來雖
火山湯海猶將赴之無所辭難豈寒暑之足憚
哉雄曰此人矜矯不可得用也乃謂淳曰貴主
英名蓋世土險兵強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
寡君以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未能雪天人之大
恥解衆庶之倒懸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
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
娛耶雄有慚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
六郡避難此都爲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

能中興大晉於中州者亦當率衆輔之浮還厚
爲之禮而遣之浮至龍鶴發兵遣表奉致命於
建康朝廷嘉之初建興中燉煌計吏耿訪到長
安既而遇賊不敢進及齊渡中因東渡江以太
興二年至京都屢上書以本州未知中興宜遣
大使乞爲鄉導撫慰涼州將連有難許而未行
至是始以訪守治書御史拜駿鎮西大將軍校
尉刺史公如故選隴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
停梁州七年以驛道不通名還詔以部書付賈

陵託爲賈客以達之是歲陵始至涼州駿受詔
遣部曲督王豐等報謝并遣陵歸上疏稱臣猶
稱建興二十一年而不奉正朔

咸和九年春三月詔遣耿訪王豐齎印綬授駿
爲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事自是毎
歲使者往來不絕駿讌羣臣於閑豫堂議欲嚴
刑峻制衆咸以爲宜參軍黃斌進曰臣未見其
可駿問其故斌曰夫法制所以經綸邦國篤俗
齊物既立必行不可窪隆也若尊親犯令則法
不行矣駿性嚴猛乃屏几改容曰夫法惟上行
制無高下且微黃生吾不聞過矣可謂忠之至
也卽於坐擢爲燉煌太守是年天雨五穀于武
威燉煌植之悉生因名天麥初軌及二子寔茂
雖保據河右屬天下之亂所在征伐軍旅之事
無歲亡之及駿嗣位境內漸平駿有計略於是
厲操改節勤脩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遠近
嘉咏多所延納號稱賢君

咸康元年夏四月寧戎校尉張瓘敗趙將王擢
於三交城駿遣西胡校尉沙州刺史楊宣率衆
越流沙伐龜茲鄯善以部將張植爲前鋒所
向風靡軍次焉耆國國王龍熙拒戰於賁崙城
爲植所敗進屯鐵門未至十餘里熙又率衆先
要之於遮留谷植將至或曰漢祖畏於栢人岑
彭死於彭亡今谷名遮留殆將有伏植單騎嘗
之果有伏發植馳擊敗之進據尉犂熙率其衆
四萬人肉袒詣宣降於是西域諸國及前部于
寘王並遣使詣姑臧奉貢冬十二月鄯善王元

體一作孟獻女珠好號曰美人立賓遐觀以處之
是年得玉璽於河其文曰執萬國建無極時駿
盡有隴西之地分武威武興西平張掖酒泉建
康西海西郡湟河晉興廣州廣州晉書地理志作須武合十
一郡爲涼州以世子重華爲五官中郎將涼州
刺史分金城興晉武始南安永晉大夏武城漢
中八郡爲河州以寧戎校尉張瓘爲刺史分敦
煌晉昌高昌三郡及西域都護戊巳校尉玉門
大護軍三營爲沙州以西胡校尉楊宣爲刺史

駿自稱大都督將軍假涼王督攝三州事又於
姑臧城南築城起謙光殿於其中畫以五色飾
以金玉窮珍極巧殿之四面各起一殿東曰宜
陽青殿以春三月居之南曰朱陽赤殿夏三月
居之西曰政刑一作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
武黑殿冬三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依方色其傍
皆有直省內官寺署一同方色及末年任所遊
處不復依四時而居駿十馬蒲盛雖稱臣於晉
不行中朝正朔舞八佾建豹尾車服旌旗一擬
王者置百官官號府寺皆擬天朝而微異其名
始設祭酒郎中大夫舍人謁者等官官僚莫不
稱臣又有閑豫堂前有閑豫池池中有五龍晝
日見彩移時乃滅水通變色遂鑄銅龍於其上
初戊巳校尉趙貞不附於駿駿擊擒之以其地
爲高昌郡
咸康二年夏五月雨雪降霜駿避正殿素服命
舉僚極言得失境內大饑穀價踊貴市長譚詳
請出倉穀與百姓秋收三倍徵之從事陰據諫

曰昔西門豹宰鄴積之於人解扁爲東封之邑
計入三倍文侯以豹有罪而可賞扁有功而可
罰今詳欲因人之饑以要三倍反裘傷皮未足
論之駿納之
咸康三年駿遣參軍麴護等上疏曰東西隔塞
踰歷年載夙承聖德心繫本朝而江吳一作湖寂
蔑餘波莫及雖肆力脩塗同盟靡恤奉詔之日
悲喜交并天恩光被褒崇輝渥即以臣爲大將
軍都督陝西秦雍涼州諸軍事休寵振赫萬里

[illegible]嘉命顯至銜感屏營伏惟陛下天資岐嶷堂構晉室遭家不造宮宇焚灰宗廟有黍離之哀園陵有殄廢之痛普天咨嗟含氣悲傷臣專命一方職在斧鉞遐域僻陋勢極秦隴勒雄既死人懷反正謂季龍李期之命皆不崇朝而皆篡繼凶逆鴟目有年東西遼曠聲援不接遂使桃蟲鼓翼四夷諠譁向義之徒更思背誕鉛刀有干將之志螢燭希日月之光是以臣前章懇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敗懷

目前之安替四祖之業馳檄布告徒設空文臣所以宵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冉經世先老消落後生靡識忠良受梟懸之罰羣凶貪縱橫之利懷君戀故日月告流雖時有尚義之士畏逼首領哀歎窮廬臣聞少康中興由於一旅光武嗣漢眾不滿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況以荆楊慓悍臣州突騎吞噬遺羯在於掌握哉願陛下敷弘臣慮未念先緒敕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使首尾俱至也自後駿遣使多為石虎所獲不達京師後駿又遣護羌參軍陳㝢從事徐虓華馭等至京師征西大將軍庾亮上疏言陳㝢等冒險遠至宜蒙銓叙詔除㝢西平相虓等為縣令

咸康四年

咸康五年冬十月駿以右長史任處領國子祭酒立辟雍明堂而行禮十一月以世子重華行涼州事

咸康六年命西曹掾集閣內外事付索綏以著涼春秋駿復遣別駕馬詵入貢於趙表辭蹇傲趙王虎大怒欲斬詵侍中石璞切諫止之

咸康七年駿作薤露行曰在晉之二世皇道昧不明主暗無良臣艱亂起朝廷七柄失其所權綱喪典刑愚猾竊神器牝雞又晨鳴哲婦逞幽虐宗祀一朝傾儲君縊新昌帝執金墉城禍釁萌宮掖胡馬動北坰三方風塵起玁狁竊上京義士扼素腕感慨懷憤盈誓心蕩眾狄積誠徹昊靈又作東門行曰勾芒御春正衡紀運玉瓊

明庶起祥風和氣翕來征慶雲蔭八極甘雨潤四垧昊天降靈澤朝日耀華精嘉苗布原野百卉敷蒔榮鳩鵲與鶯黃間關相和鳴萃萍覆靈沼香花揚芳塵春遊誠可樂感此白日傾休否有終極落葉思本莖臨川悲逝者節變動中情

咸康八年春正月駿遣其將和驎謝艾討南羌于闐大破之

建元元年駿田於建西嶮石縣秋九月改嶮石縣爲金澤縣置秋道縣分屬涼州又以秋道縣

立武始郡

建元二年秋八月天有大聲下震地孟池縣有怪夜室如晝曉起覜西北間有光明照地武威姑臧人有白興者以女爲妾其妻妒之興怒以妻爲婢爲女給使郡縣以聞駿大驚曰自古所未聞也將爲怪乎乃於姑臧市轘而殺之是月沉陰昏曀霧霾四塞

永和元年冬十月駿復遣兵伐焉耆降之

永和二年夏五月戊子駿有疾寢出遊不

處見一玄龜向之張口而言曰更九日當有嘉問遂經九日六月丙戌薨於正德殿在位二十二年時年四十私謚曰文公晉穆帝遣使册贈大司馬謚曰忠成公秋七月葬大陵及祚僭號追尊文王廟號世祖

就李居喬孫訂

崔逢泰校

十六國春秋卷第七十二

春秋卷第七十三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張重華

張重華字泰臨（一作太林）駿之第二子也寬和懿重沉毅少言父卒時年十六晉永和二年夏六月右長史任處上重華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大赦境內建元未幾尊嫡母嚴氏爲太王太后居永訓宮生母馬氏爲王太后居永壽宮輕賦斂除關税省園囿恤貧窮遣使奉章於石虎未幾虎遣將軍王擢襲武街執護軍曹權胡宣等徙七千餘戶於雍州虎又遣涼州刺史麻秋將軍孫伏都等侵寇不輟進軍武威金城太守張冲降之縣令燉煌車濟守節不屈伏劍而死進屆大夏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之遣書誘致宛戍都尉宋矩矩乃自刎涼州振動重華悉發境內兵使征南將軍裴恒將之以禦趙兵恒壁於廣武久而不戰欲以時日斃之復遣宋輯

秋之後繼濟河次於金城將決大戰乃有異虹下於營中懼而遁歸牧府相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臣聞國以兵爲強以將爲主主將者存亡之機吉凶所係故燕任樂毅剋平全齊及任騎劫喪七十城之地是以古之明君靡不慎於將相也今之所要在於軍師然議者舉將多推宿舊未必妙盡精才也且韓信之舉非舊名也穰苴之信非舊將也呂蒙之進非舊勳也魏延之用非舊德也蓋明王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堪則授以大事今強寇在郊諸將不進人情騷動危機稍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明識兵略若授以斧鉞委以專征必能折衝禦侮殲殄凶類重華乃召艾問以討寇方略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賊遺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兵七千爲殿下吞王擢麻秋等重華大悅拜艾爲中堅將軍給步騎五千（一作七千）使擊之艾進與秋戰大破之斬秋將桑母安等俘斬萬五千級秋七月有司議遣司兵趙長迎秋於西郊謝艾以春秋

之義固有大喪省蒐狩之禮宜待踰年別需從
事索遐議曰禮天子崩諸侯薨未殯五祀不行
既殯而行之今宜三年天王崩不廢郊祀今王
統承大位百揆維新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秋萬物將成殺氣之始其於王事杖麾誓衆
釁鼓禮神所以討逆除暴成功濟務寧宗廟社
稷致天下之福不可不察也重華從之
永和三年夏四月麻秋進攻枹罕晉昌〔一作陽〕太
守郎坦以城大難守欲棄外城武威〔一作城〕太守

張悛曰棄外城則衆心動大事去矣不可以棄
衆心寧戎校尉張璩從悛言固守大城秋率衆
八萬圍塹數重雲梯雹〔一作龜〕車地突百道皆通
於內城中亦起雲梯雹車穿地應之殺傷秋衆
數萬石虎復遣別將劉渾等率步騎二萬會之
郎坦恨言之不從教軍士李嘉潛與秋通引賊
千餘人上城西北隅璩將宋脩張弘辛挹郭普
等拒之短兵接戰殺二百餘人趙兵乃退璩斬
李嘉以狗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謂諸將曰我

用兵於五都之間攻城略地往無不捷及登秦
隴謂有征無戰豈悟南襲仇池破軍殺將築城
長最疋馬不歸及攻此城傷兵挫銳殆天所贊
非人力也虎聞而嘆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
九州之力困於枹罕真所謂彼有人焉未可圖
也乃以中書監石寧爲征西將軍帥并司州兵
二萬餘人爲秋等後繼重華將宋秦等帥戶二
萬降於趙復以謝艾爲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
騎三萬進次臨河秋以三萬衆來拒事具艾傳

艾遣別將張瑁從左南緣河而截其後趙軍乃
退艾乘勝追擊復大破之斬秋將杜勳汲魚俘
斬一萬三千級秋匹馬奔大夏夏五月秋與石
寧復率衆十二萬據枹罕進屯河南遣劉寧王
擢略地晉興廣武武街越洪池嶺至於曲柳重
華使將軍牛旋拒之退守枹罕姑臧大振重華
議欲親出拒之謝艾固諫以爲不可別駕從事
索遐進曰賊衆甚盛漸逼京畿君者國之鎮也
不可以親動左長史謝艾文武兼資國之方邵

宜委以摧殺之任殿下居中作鎮授以策略小賊不足平也重華納之乃以艾為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退為軍正將軍率步騎二萬拒之別將楊康敗劉寧於沙阜寧退屯金城秋七月石虎復遣征西將軍孫伏都將軍劉渾率步騎二萬會麻秋軍長驅濟河東擊遂城長最艾軍進次神鳥王擢與艾前鋒戰敗退還河南八月戊午艾進擊秋大破之秋遁歸金城艾還討叛虜斯國（一作胥）貞等萬餘落皆破平之

斬首千餘級俘擒二千八百戶獲牛羊十餘萬頭麻秋又襲擊重華將張瑁瑁敗失軍三千餘人枹罕護軍李逵帥衆七千奔降於趙自河以南氐羌皆附之冬十月乙丑康獻皇后詔遣侍御史俞歸至涼州授重華侍中大都督督隴右關中諸軍事大將軍涼州刺史護羌校尉假節西平公歸至姑臧重華方謀為涼王以位號未[illegible]怒不受詔羣僚共上重華為丞相涼王領雍秦涼三州牧使所親信人沈猛私謂歸曰我家公奕世忠貞今何不如鮮卑何也臺加慕容皝為燕王而主公前授州主大將軍何以褒勸有功忠義之臣乎明臺今宜移河右共勸州主為涼王大夫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對曰吾子失言王者之制異姓不得稱王九州之內重爵不得過公漢高一時分王異姓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舊體也故王陵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伐之至於戎狄不從此例春秋時吳楚稱王而諸侯不以為非者蓋蠻夷畜之也

假令齊魯稱王諸侯豈不四面伐之聖上以貴公忠賢故爵以上公位以方伯寵榮極矣鮮卑北狄豈足為比哉何子失問也且吾又聞之有殊勳絕世者亦有不世之賞今貴公始繼世而便為王設貴公率河右之衆南平巴蜀東掃趙魏修復舊都以迎天子返洛陽天子復以何爵何位可以加賞乎幸三思之猛具宣歸言乃止永和四年重華自以連破勍敵頗怠政事希接賓客司直索遐諫曰殿下承四聖之業當[illegible]平

人倉箱當今之重任憂率土之塗炭宜躬親萬機開延英乂夙夜乾乾勉於庶政自頃內外賛然皆云去賊捘誠者應卽撫慰而彌日不接國老朝賢當虛已引納諮訪政事比多經旬積朔不留意接之文奏入內歷月不省廢替見務注情於奕棊之間繾綣左右小臣之娛不存將相遠大之略至使親臣不言朝吏杜口愚臣所以廻惶憂懼忘寢與食也今王室如燬百姓倒懸正是殿下銜膽茹辛厲心之日深願垂心朝政延納直言用周作爰五美以成六德捐彼近習獨宏外聲修政聽朝使下覩化重華覽之大悅緩文苔付然不之改也是年天竺國重驛來貢其樂器有鳳首箜篌琵琶五絃笛銅鼓毛圓都曇銅鼓等九種爲一部工十二人歌曲有沙石疆舞曲又有天曲

永和五年秋九月涼州官屬復上重華爲丞相涼王雍秦涼三州牧重華好與羣小遊戲屢出錢帛以賜左右寵臣又喜博奕頗廢政事從事索振諫曰先王寢不安席志平天下故繕甲兵積資實大業未就懷恨九泉殿下遭巨寇於謙闕之中賴重餌以挫勍敵今遺燼尚廣倉庫虛竭金帛之費所宜慎之豈可輕有虛耗以與無功之人乎昔世祖卽位躬親萬機章奏詣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定萬世之功今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達沉冤困於囹圄殆非明王之事也臣竊未安重華善之

永和六年春二月重華講羣僚於閑豫堂講論經義

永和七年冬十二月石虎西中郎將王擢屯結隴上爲秦苻雄所破率衆來奔重華厚寵之以爲征虜將軍秦州刺史假節

永和八年春二月重華遣將軍張弘宋脩一作宗悠等率步騎萬五千會王擢伐秦秦苻健遣衛將軍苻碩禦之戰於龍黎擢等大敗沒軍士三千餘虜張弘宋脩等王擢棄秦州單騎奔還姑臧重華痛之素服爲戰亡吏士舉哀慟慟各遣吊

臣其家夏五月重華復遣王擢率衆二萬伐上邽秦州郡縣多應之秦將苻碩戰敗奔長安重華因遣使上疏請伐秦曰季龍自斃遺燼遊魂取亂侮亡覩機則發臣今遣前鋒都督裴恒帥步騎七萬進出隴上以俟聖朝赫然之勢山東騷擾不足厝懷長安膏腴宜速平蕩臣守任西荒山川悠遠大誓六軍不及聽受之末猛將鷹揚不豫告成之次瞻雲望日孤憤義傷弾劍慷慨中情蘊結秋七月康獻皇后詔進重華爲涼

州牧

永和九年秋九月重華欲誅西河相張祚厩馬四十足其夜悉無後尾冬十月無雲而雷聲皆東南引日暴出如火中有三足烏形見分明五日乃止十一月巳未重華寢疾臨春坊遣左長史馬岌册拜子靈耀（作耀靈）爲世子大赦境內殊死巳下丁卯薨於平章殿年二十四（載記作二十七）在位八年（載記作十一年）葬顯陵私謚曰昭公及祚僭號追謚桓王廟號（闕）祖穆帝賜謚曰敬烈

張靈耀

張靈耀字元舒重華子也年纔十歲立爲世子嗣事稱大司馬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刺史涼州牧西平公伯父長寧侯祚有勇力吏幹而性傾巧善承內外初與重華寵臣右長史趙長尉緝等結異姓兄弟都尉張據及謝艾上言權幸用事公室將危宜盡逐長等重華不納及疾甚手令徵艾長等秘而不宜重華既卒長等矯稱遺令以祚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撫軍大

將軍輔政長等建議以爲時難未夷宜立長君靈耀冲幼請立長寧侯祚祚先烝重華母馬氏乃密說馬氏遂從長議廢靈耀爲寧涼侯而立祚尋爲宋混等所攻乃使楊秋胡將靈耀於東苑拉其腰而殺之埋之於沙坑私謚曰哀公

張祚

張祚字太伯小字螽斯駿之庶長子也博學雄武有政事之才駿之二十一年拜延興太守封長寧侯重華薨子靈耀嗣及靈耀見害祚遂自

立稱大都督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涼公祚
既得志恣爲淫虐通重華妃裴氏自閤內媵妾
及駿重華子女未嫁無不淫亂國人士相視以
日咸賦牆茨之詩
永和十年春正月祚從趙長尉緝等議僭即王
位於謙光殿(載記作帝位)立宗廟置百官郊祀天地
用天子禮樂下書曰昔金行失馭戎狄亂華胡
羯氐羌咸懷竊璽我武公以神武撥亂保寧西
夏貢款勤王旬朔不絕四祖承光忠誠彌著往

受晉寵天下所知謙冲遜讓四十年於茲矣今
中原喪亂華夷無主羣后僉以九州之望無所
依歸神祇岳瀆罔所憑係逼孤攝行大統以一
四海之心辭不獲已勉從衆議待掃穢二京蕩
清周魏然後迎帝舊都謝罪天闕思與兆庶同
茲更始乃改建興四十二年爲和平元年大赦
殊死已下賜鰥寡穀帛加文武爵各一級收酒
泉太守謝艾殺之追尊曾祖軌爲武王祖寔爲
昭王從祖茂爲成王父駿爲文王弟重華爲桓

王立妻辛氏爲王后又立妻叱干氏爲王后子
太和爲太子弟天錫爲長寧王子庭堅爲建康
王重華少子玄靚(作玄靖又作天靚)爲涼武侯改燉煌
郡爲商州其夜天有光如車蓋聲若雷霆震動
城邑明日大風拔木黑氣(風作)晝昏災異屢見
而祚淫虐愈甚尚書馬岌以切諫坐免官郎中
丁琪復諫曰自我先公累執忠節遠宗吳會持
盈守謙五十餘載蒼生所以鵠企西望四海所
以注心大涼皇天垂贊士庶效死者正以先公

道高彭昆忠踰西伯萬里通虔守節不二故能
以一州之衆抗崩天之虜師徒歲起人不告疲
陛下雖以大聖雄姿纂戎鴻緒勳德未高於先
公而行革命之事臣竊未見其可華夷所以歸
繫大涼義兵所以千里響赴者以陛下能奉晉
室故也今既自尊大爲競則一隅之地何以當
中國之師城峻衝生負乘致寇惟陛下圖之祚
大怒斬之於闕下遣別將和昊伐驪靬戎於南
山大敗而還冬十月晉太尉桓溫入關秦州刺

史王擢時鎮隴西馳使於祚言溫善用兵勢在
難測祚既震懼且慮擢之反噬乃召馬岌復位
而與之謀密遣親信人刺擢事覺不克祚益懼
遂大聚衆聲言東征實欲西保燉煌會溫還而
止更遣平東將軍秦州刺史牛霸司兵張芳率
三千人擊擢破之十一月擢帥衆奔秦
永和十一年即祚和平二年也祚廢諸神祀山
川枯竭置五都尉司人姦過禁四品以下不得
衣繒帛庶人不得畜奴婢乘車馬百姓怨憤國

中并夏雨雪降霜殺苗稼果實行人東死祚宗
人河州刺史張瓘時鎮枹罕士衆強盛祚猜忌
之遣別將易揣張玲帥步騎萬三千以襲之又
遣後兵三十餘道入擊南山諸種夷時張掖人
王鸞頗知神道言於祚曰軍不可行出必不還
涼國將有大變并陳祚三不道祚大怒以鸞爲
妖言沮衆斬之以狥三軍乃發鸞臨刑曰我死
不二十日兵敗於外王死於內必矣祚族滅之
有神降於玄武殿自稱玄冥與人交語祚日夜

祈之神言與之福利祚甚信之衆知祚必敗而
凶暴彌甚上下憤慨秋七月祚又遣張掖太守
索孚代瓘鎮枹罕使瓘討叛胡瓘聞之斬孚起
兵玲等濟河未畢又爲瓘兵所破揣單騎奔走
瓘兵躡之祚衆震懼瓘遣兵傳檄州郡欲廢祚
以侯還第復立靈耀先是驍騎將軍燉煌宋混
兄修素與祚有隙祚疑之至是大懼八月混與
弟澄等西奔招合夷晉衆至萬餘人遂以應瓘
還向姑臧九月次於武始大澤混等爲靈耀發

哀閏月進至姑臧祚收瓘弟琚及子嵩將殺之
琚嵩聞之募市人數百揚聲言張祚無道我兄
大軍已至城東敢有舉手者夷三族祚登神雀
觀琚嵩殺祚守門卒死者四百餘人斬西門關
納混等領軍將軍趙長關宮門應之長等懼罪
入閤呼重華母馬氏出謙光殿拜靈耀庶弟玄
靚爲主混遂長驅入殿中大呼稱萬歲祚以長
等破混也下觀勞之見混等乃案劍殿上大呼
叱左右力戰祚素失衆心莫肯爲之鬬者長奮

梁刺前中頰前犇入萬秋閣爲厨士徐黑所殺混等梟其首宣示中外暴尸道左城內咸稱爲萬歲以庶人禮葬之祚殺共二子祚在三年而亡易揣等引兵入殿收長等殺之群臣入姑臧遂立重華少子玄靚爲大都督大將軍涼王自爲涼州牧行大將軍事天錫即位備禮改葬祚於愍陵追謚威王封子庭堅爲金澤侯

春秋第七十三卷

就木　項林之

吾裔孫　同前

涼錄五　春秋卷第七十四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張玄靚 一作玄靖

張玄靚字元安重華之少子母郭夫人所生也祚既被殺宋混張瑤等上玄靚爲持節大將軍涼州牧護羌校尉西平公時始年七歲赦和平之號復稱建興四十三年大赦境內及張瓘至姑臧推玄靚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王自爲衛將軍領兵萬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

尚書令涼州牧張掖郡公行大將軍事以宋混爲尚書僕射改易僚屬隴西李儼據郡不受瓘命誅大姓彭姚自立於隴右奉中興年號百姓歸之玄靚遣將軍牛霸率衆討之未至而西平衛綝亦據郡叛霸衆大潰單騎奔還瓘欲先誅綝以兄琚在綝中爲疑綝亦以弟在瓘中故彼我當年不相伐西平郭勛射天文不應州郡之命綝信時之勛曰張氏應衰衛氏當興豈得以一弟而滅一門宜速伐瓘綝將從之瓘遣弟琚

令大衆擊綝敗之西平田旋復要酒泉太守馬基背叛起兵以應綝旋謂基曰綝擊其東我等絕其西不出六旬天下可定斯閉戶捕舌也基許之瓘遣司馬張姚王國將兵二千人擊基敗之斬基旋二人之首傳至姑臧自是瓘兄弟強盛負其勳力有篡奪之謀矣

太和十二年春二月秦征西大將軍晉王苻柳遣參軍閻負梁殊使涼以書說玄靚負殊至姑臧張瓘見之曰我晉臣也臣無境外之交二君

何以來辱負殊曰晉王與君鄰藩雖山河阻絕風通道會故來脩好君何怪焉瓘曰吾盡忠事晉於今六世矣若與苻征東通使是上違先君之志下隳士庶之節其可乎負殊曰晉室衰微墜失天命固已久矣是以涼之先王北面二趙惟知機也今大秦威德方盛涼王若欲自帝河右則非秦之敵欲以小事大則曷若捨晉事秦長保福祿瓘曰中州好食言向者石氏使車適返而戎騎已至吾不敢信也負殊曰自古帝王居中州者政化各殊趙為奸詐秦敦信義豈得一槩待之乎張先楊初皆阻兵不服先帝討而擒之赦其罪戾寵以爵秩固非石氏之比也瓘曰必如君言秦之威德無敵何不先取江南則天下盡為秦有征東何辱命焉負殊曰江南文身之俗道汚先叛化隆後服主上以為江南必須兵服河右可以義懷故遣行人先申大好若君不達天命則江南可延數年之命而河右恐非君之土也瓘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

包葱嶺東距大河伐人有餘況於自守何畏於秦負殊曰貴州山河之固孰若殽函民物之饒孰若秦雍杜洪張琚因趙氏成資兵強財富有囊括關中席捲四海之志先帝戎旗西指冰消雲散旬月之間不覺易主主上若以貴州不服赫然奮怒控弦百萬鼓行而西未知貴州將何以待之瓘笑曰茲事當決之於王非身所了負殊曰涼王雖英睿夙成然年在幼冲君居伊霍之任國家安危繫君一舉耳瓘懼乃以玄靚之

命遣使稱藩於秦秦因玄靚所稱官爵而授之右將軍宋澄請取天錫觀壞以爲宅玄靚不許

升平元年夏五月東苑大冢上忽有地陷爲澤地燃廣袤數丈六月大風震雷晦冥宮中水深四尺執法御史杜逸言於瓘曰此皆變之大者可移之族人

升平二年夏五月涼州牧瓘猜忌苛虐專以愛憎爲賞罰無復綱紀郎中殷郇陳損益諫之瓘愎惡不改

升平三年輔國將軍宋混賦性忠鯁瓘憚而惡之欲殺混及其弟澄因廢玄靚而自立徵兵數萬集於姑臧混知之與澄及左右壯士楊和等四十餘騎奄入南城中宣告諸營曰張瓘謀逆被太后詔令誅之俄而衆至二千瓘帥衆出戰混擊敗之瓘麾下玄臚刺混不能穿甲混擒之衆悉散去瓘與弟琚皆自殺混夷其宗族入見玄靚遂以混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酒泉郡侯假節代瓘輔政混請玄靚去涼王之號復稱涼州牧混謂玄臚曰卿刺我幸而不傷今我輔政卿其懼乎臚曰臚受瓘恩比時唯恨刺節下不深耳竊無所懼混義之任爲心膂是年六月大雨震雷晦冥平地水深六尺宮中四尺

升平四年夏四月驃騎大將軍宋混卒以其弟澄爲領軍將軍輔政秋九月右司馬張邕惡澄專擅起兵攻澄殺之遂滅其族玄靚乃以邕爲中護軍叔父天錫爲中領軍同輔政

升平五年冬十月邕自以功大驕矜淫縱又通馬氏樹黨專權多所刑殺國人患之復恐爲亂天錫腹心郭增劉肅二人並年十八九因寢謂天錫曰國家事欲未靖天錫曰何謂也二人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大驚曰吾早疑之未敢出口計當云何肅曰政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即是也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可與謀者肅曰趙白駒及肅二人足以辦之矣十一月天錫從兵士四百人與邕俱入朝肅

與白駒剔刀鞘出外從天錫入偭邕於門下甫
斫之不中白駒繼之又不勉二人與天錫俱入
禁中邕得逸走因帥甲士三百餘人攻禁門
天錫上屋大呼謂將士曰張邕凶逆所行無道
諸宋何罪盡誅滅之傾覆國家肆亂社稷我不
惜死實懼大人廢祀事不獲已故耳我家門戶
事而將士皆可以干戈相向今之所取邕身而
已他無所問天地有靈吾不食言邕衆聞之乃
悉散走邕以劍自刎而死於是悉誅邕黨玄靚

以天錫爲使持節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
事輔政玄靚年既幼冲性又仁弱天錫既克邕
專掌朝政十二月始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
年號

隆和元年春正月晉詔以玄靚爲大都督督隴
右諸軍事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西平公復改南
州爲祁連郡

興寧元年秋八月駿妻馬氏卒玄靚以生母郭
夫人爲太妃郭氏以天錫專政與大臣諫宗張
欽等謀誅之事泄欽等被殺玄靚懼以位讓天
錫天錫不受右將軍劉肅（潚一作）等議以玄靚幼
冲國家多難須立長君勸天錫自立閏月天錫
遣肅等夜率兵入禁門潛弒玄靚宣言暴薨時
年十四在位九年葬平陵私諡曰冲王孝武帝
賜諡曰敬悼公

張天錫

張天錫字純嘏駿之少子也小名獨活初字公
純嘏入朝人笑其三字因自改焉母曰劉美人

玄靚死國人立之謁於太廟尊嫡母嚴氏爲太
王太后生母劉氏爲王后時年十八自號使持
節大都督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涼
王遣司馬綸騫奉章請命幷送御史俞歸還京
師

興寧二年春二月詔以天錫爲大都督大將軍
督隴右關中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
公夏六月秦遣大鴻臚回國拜天錫爲大將軍
涼州牧西平公

寧三年春正月天錫驕恣婬昏不恤民務元日與嬖幸褻欲既不受羣僚朝賀又不朝於未訓宮從事中郎張慮輿櫬切諫且求大覲天錫不納少府長史紀錫上疏諍時政曰臣聞東野書驂而敗其駕秦氏富強而罷其國馬力已盡求之勿休人既勞竭役之無已故此造父之御不盡其馬明王之治必恤其民天錫亦不從

太和元年冬十月天錫遣使至秦境上告絕於秦天錫數宴園池政事頹廢蕩難將軍校書祭

酒梁商上書極諫天錫荅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飈風則惡兇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通之庶無遺漏矣初隴西李儼以郡降秦既而復通於天錫十二月羌斂岐自稱益州刺史率略陽四千家叛秦就儼

太和二年春三月天錫帥諸軍攻儼使別駕楊遹為監前鋒軍事前將軍向金城晉興相常據為使持節征東將軍向左南游擊將軍張統向白土天錫自將三萬人次倉松夏四月天錫進攻儼大夏武始二郡皆下之常據敗儼兵于葵谷天錫進屯左南儼懼退守枹罕遣其兄子純謝罪於秦且請救於秦秦遣王猛及楊安王撫邵羌等帥步騎二萬救儼猛使邵羌追斂岐王撫守侯和姜衡守白石猛與楊安救枹罕天錫遣楊遹逆戰於枹罕東遹大敗殺士卒七千餘

級猛遂與天錫相持於城下因遺天錫書曰吾受詔救儼不令與涼州戰今當深壁高壘以聽後詔曠日持久恐二家俱弊非良策也若將軍退舍吾執儼而東將軍徙民西旋不亦可乎天錫謂諸將曰猛書如此吾本來討叛不來與秦戰遂引兵歸

太和三年天錫別置臨松郡

太和四年春立子大懷為世子是時姑臧北山楊樹生松葉西苑牝鹿生角東苑銅佛生毛延

與地震陷裂水出天錫素服避正殿引咎責躬
太和五年晉復遣使拜天錫都督隴右關中諸
軍事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
咸安元年將天錫之八年也火燃於地中三十
餘所而天錫荒於聲色不恤政事夏四月秦王
猛破天錫于枹罕獲燉煌陰據及甲士五千人
苻堅乃遣據率其甲士還涼州使著作郎閻負
梁殊送之因命王猛為書諭天錫曰昔貴公稱
藩劉石者惟審於強弱也今論涼土之力則損

於往時語大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翻
然自絕無乃非宗廟之福也歟夫以秦之威旁
振無外可以回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關
東既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
劉表謂漢南可保將軍謂西河可全吉凶在身
元龜不遠宜深筭妙慮自求多福無使六世之
業一旦而墜地也天錫大懼遣使稱藩於秦秦
遣使拜天錫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牧西平公

咸安二年天錫母劉氏卒先是天錫遣使者孟
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徵燉煌處士郭瑀瑀字
元瑜少有超俗之操東游張掖師事郭荷盡傳
其業精通經理雅辨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卒
瑀以為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
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禮畢
隱於臨松之薤谷鑿石窟而居之服柏實以輕
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錄千餘人天
錫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皐懷真獨

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
懸四海待拯者乎孤忝承餘運負荷大業思與
賢明同贊帝道昔傅說龍翔殷朝尚父鷹揚周
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
禍不可以不救君不得獨立道由人弘故也況
今九服分為狄場二都盡為戎穴天子僻陋江
東名儒淪於左衽創毒之甚開闢未聞先生懷
濟世之才坐觀而不救其於仁智孤竊惑焉故
遣使者虛左授綏為公先生乃眷下國公明至

山鶉指挪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迹公明拘其門人瑀歎曰吾逃祿非逃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徵及至姑臧值天錫母卒瑀括髮入吊三踊而出還於南山

寧康元年春正月天錫以世子大懷爲使持節鎮西將軍高昌郡公更立嬖妾焦氏之子大豫爲世子以焦氏爲左夫人秋七月大水地震西平五十日地動樓崩八月天錫寢疾姜人閻姬

薛姬皆自殺冬十月天錫疾瘳大赦境內追悼二姬葬以夫人禮

寧康二年秋七月初安定梁景燉煌劉肅並以門胄總角與天錫友暱張邕之誅景肅有勳天錫深德之賜姓張氏又收其子以爲己子天錫諸子皆以大爲字故名景子曰大奕肅子曰大城景肅等俱參政事人情怨憤從弟從事中郎張憲輿櫬切諫不納

寧康三年苻堅強盛每有兼并之志屢來攻之兵無寧歲又以河州刺史李辯領晉興太守還鎮枹罕徙涼州治金城天錫大懼乃立壇於姑臧刑三牲率典軍將軍張寧中堅將軍馬芮等遙與晉三公盟誓獻書於大司馬桓溫期以明年夏同大舉都會上邽乃遣從事中郎韓博奮節將軍康妙奉表并送盟文博有口才溫甚器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彝嘲戲之彝謂博曰君是韓盧後耶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耳他自姓刁那得是韓盧後博

曰明公脫未之思爾短尾者則爲刁也闔坐歎服

太元元年夏五月天錫在位十三年秦苻堅下詔因張天錫雖稱藩受位然臣道未純可遣使持節武衛將軍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將兵臨西河尚書郎閻負梁殊奉詔徵天錫入朝若有違王命即進師撲討是時秦步騎十三萬又命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帥三州之衆爲萇後

纖秋七月尋殊至姑臧天錫會官屬議之曰今入朝必不返如其不從秦兵必至將若之何禁中錄事席仂曰先公既有故事以愛子爲質賂以重寶以退其師然後徐爲之計此孫仲謀屈伸之法也衆以仂爲老怯咸怒曰吾世事晉朝忠節著於海內今一旦委身於賊庭辱及祖宗醜莫大焉且河西天險百年無虞若悉境內外兵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以拒之何遽知其不捷也天錫自以晉之列藩志在保境攘袂大言曰

吾計決矣言降者斬使謂尋殊曰君欲生歸乎死歸乎尋等辭氣不屈天錫怒縛之軍門命軍士交射之曰射而不中不與我同心者也母嚴氏泣曰秦王以一州之地橫制天下東平鮮卑南取巴蜀兵不留行汝若降之猶可延數年之命今以蕞爾一隅抗衡大國又殺其使者亡無日矣天錫不聽使龍驤將軍馬建帥衆二萬拒之八月梁熙姚萇王統李辯濟自清石津攻驍烈將軍梁濟於河會城濟帥衆降甲申苟萇濟

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捉纓縮城馬建懼自楊非退屯清塞天錫又遣征東將軍常據率衆三萬軍於洪池自將餘衆五萬軍於金昌安西將軍燉煌宋皓言於天錫曰臣晝察人事夜觀天文秦兵不可敵也不如降之天錫怒貶皓爲宣威將軍廣武太守辛章保城固守與晉興相彭知正西平相趙疑謀曰馬建出於行陣必不爲國家用秦軍深入吾等相與率三郡精卒斷其糧運決一朝命矣常據亦欲先擊姚萇須天

錫命故止姚萇率甲士三千爲前鋒馬建帥萬人亦戰大敗迎降餘衆散走常據席仂皆戰死癸巳秦兵入清塞天錫復遣司兵趙充哲中衛將軍史景等帥勁勇五萬與萇戰於赤岸復爲秦兵所破充哲戰死景亦沒於陣時有風昏闇天錫大懼出城自戰城中又叛天錫窘迫乃與數千騎奔還姑臧甲午秦兵至姑臧納左長史馬芮之言素車白馬面縛輿櫬降於軍門苟萇釋縛焚櫬送於長安涼州郡縣悉降於秦九月

苻堅以梁熙為涼州刺史領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於關中餘皆安堵如故封天錫為歸義侯侍中比部尚書遷右僕射初秦兵將征天錫先為築第於長安至則居之先是駿初立時涼州謠曰劉新婦簸米石新婦炊羖羝蕩滌簸張兒張兒食之口正披是時姑臧及諸郡國童兒皆歌之謂劉曜石虎並來伐涼不克至堅而降之也又天錫所居西昌門及平章殿無故而崩又夢一綠色狗其形甚長從城東南入欲咋之天

錫床上避而乃墮地後苟萇來破姑臧著綠地錦袍從東南門入皆如所夢句口而國亡又楊樹生松天戒若曰松不改柯易葉楊者柔脆之物也此永久之業將集危亡之地也又天水太守史稷暴疾而卒五旬乃穌云見涼州謙光殿中皆生白爪至是秦使中書令梁熙等來伐熙小字白爪其後天錫為苻融征南司馬從堅至壽陽（春一作）堅軍敗績乃於陣南奔建康詔曰昔兩明不替終顯厥功豈以一眚而廢才用其以公為左員外散騎常侍又詔曰故太尉西平公張軌著德遐域世襲前勞險兵縱害遂至失守散騎常侍天錫拔迹吞側先肥淪替用增矜慨可復天錫西平郡公爵俄拜金紫光祿大夫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雖遐方殊數亦邁人之傑也聞皇京多才欽羡彌至猶在江渚司馬著作（未詳姓氏）往詣之言容鄙陋無可觀聽心甚侮來以遐外可以自固王珣有儁才美譽當時聞而造焉既至天錫見其風神清令言語如流陳

說古今無不貫悉又諳人物氏族中來皆有證據乃遂訝服及歸朝後甚被寵遇朝士以其國亡身虜多共毀之然甚為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於時會稽王道子（一作孝武）問其西土所出何物為美（一作盡）對曰桑椹甘香鴟鴞革響淳酪養性人無妬心其後形神昏喪雖處列位不復被齒遇隆安中會稽世子元顯用事常延致之以（一作戲）為以其家貧拜廬江太守本官如故桓玄時欲招懷四夷乃用天錫為護羌校尉涼

州刺史尋卒贈鎮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諡悼公子大豫後逃奔河西當呂光時起兵攻姑臧不克為光所殺（詳見光傳）自張軌以晉永寧元年辛巳歲牧涼州至天錫亡敗之歲歲在丙子凡八主涼州七十六年

就李　項琳之訂
蔣時燮校

第七十四卷

前涼錄六

春秋卷第七十五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張肅

張肅寔之叔父也為建威將軍西海太守劉曜逼長安肅聞京師危逼請為先鋒入援寔以肅年老弗許肅曰狐死首丘心不忘本鍾儀在晉楚弁南音肅受晉寵剖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傾覆肅宴安方裔難至不奮何以為人臣寔曰門戶受重恩自當合族效死忠衛社稷以申先公之志但叔父春秋已高氣力衰竭軍旅之事非耆老之所堪也乃止及聞長安不守愍帝蒙塵悲憤而卒

張瓘

張瓘祚宗人也為河州刺史兵眾強盛祚猜忌之密遣兵圖瓘瓘率眾拒之殺祚於萬秋閣遂入姑臧立玄靚為涼王自為涼州牧瓘性猜惡賞罰皆以愛憎無復綱紀郎中殷郇陳損益諫瓘瓘曰虎生三日自能食肉不須人教也由是

人情不附先有言者後又謀廢玄靚而自立事未遂聞與玄靚同車出城城西橋梁中壯而三梁忽摧折又數見祚來部從鎧甲舉手指靚云氐奴要當截汝頭靚甚惡之及日日散錢帛於人以樹私惠而都街殺人朝夕不絕思爲亂者十室而九東苑大冢上忽有流水城北大澤地忽火燃廣延數里乃殺宿嫌牛旋等以應水火之變刺史舊事正旦放鳥靚所放出手輒死有鵂來巢廣夏門彈逐不去自往看之宋混遣弟澄即於巢所害靚臨命語澄曰汝荷婚姻而反爲逆皇天后土必當照之我自可死當令汝醫我矣乃先殺妻子三十口而自殺先是太白守輿鬼占者以爲州分當有兵靚欲誅諸宋以厭之而靚竟爲澄等所殺

嚴氏

嚴氏重華之嫡母也少有志操率下嚴厲慷慨有丈夫之節重華嗣立尊爲太王太后居於永訓宮及天錫僭位仍尊爲太王太后天錫淫昏驕恣不恤民務又不朝於永訓宮從事張慮輿櫬切諫日求太覲天錫不納太后以憂卒

馬氏

馬氏重華所生母也美姿儀初爲駿昭儀重華嗣位尊爲王太后居於永壽宮會重華卒遺命冊拜世子靈耀爲嗣其庶兄長寧侯祚先與馬氏蒸淫乃密說馬氏以靈耀幼沖須立長君馬氏從之祚遂僭立淫虐不道族人河州刺史瓘起兵誅討領軍趙長等懼罪乃入閤呼馬氏出謙光殿立玄靚爲主而殺之遂尊爲太王太后晉興元年卒

閻氏　薛氏

天錫妾閻氏薛氏並不知何許人以色並有殊寵天錫寢疾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我死之後豈可更爲人妻乎皆曰尊若不諱妾請效死於前供掃灑於地下耳誓無他志也疾篤二姬皆自刎及疾瘳天錫追悼之以夫人禮葬焉

宋配字仲業燉煌人也慷慨有大志清素敦朴不好華競形狀短小體有鱗甲枕任爲謀主鮮卑若羅拔能爲寇軌以配爲司馬率兵擊之斬拔能俘虜十餘萬屢立戰功及劉曜入寇京都傾擠軌復以配爲前鋒督護帥步騎二萬徑至長安翼衛乘輿折衝左右仕至西平太守

宋混

宋混字玄一燉煌人仕重華驍騎將軍張祚之誅祚也混起兵應之及瓘擅政苛虐任情乃欲

謀誅諸宋廢玄靚自立混知之與弟澄共[illegible]誅瓘玄靚以混爲驃騎大將軍尚書令輔政混嘗寢見瓘從屋而下登入柱中其往狀若火燒搦之則無所見乃大驚怖因而寢疾玄靚及祖母馬氏往省之曰將軍萬一不幸寡婦孤兒將何以託欲以林宗繼將軍可乎混曰臣子林宗幼弱不堪大任殿下倘未棄臣臣弟澄政事愈於臣但恐其儒緩機事不稱耳殿下策厲而使之可也混戒澄及諸子曰吾家受國大恩當以死報無恃勢位以自驕人又見朝士皆戒之以忠貞及卒行路之人爲之流涕

宋澄

宋澄字玄安混之弟也混死澄代爲領軍將軍輔政時以旱祈雨帶石山澄欲登之左右曰世人云登此山者家破身亡澄曰安有此也策馬登之馬倒傷足御史房屋柱自燃燋折或曰柱之爲字也左木右主宋字含木木燋宋破而主存災之大也宜防之又所乘馬五疋在廐中一

夜髦尾盡禿人曰尾之爲字也上尸下毛髦尾盡禿毛去尸存絕滅之徵也澄曰吉凶在天知可何如澄後燃燈油忽變爲血二歲小兒作爲老公呼曰宋澄斫汝頭又城東水中出火未及一年司馬張邕惡澄專擅起兵殺之盡誅宋氏先是謠曰滅宋者田土子邕一名野至是而應

宋矩

宋矩字處規燉煌人也慷慨有志節仕重華爲

宛戍都尉石虎遣麻秋等攻大夏大夏護軍梁彧（式一作）執太守宋晏以城應之秋遣晏以書致矩矩既至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與義苟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肯背主覆宗偷生於世也乃先殺妻子自刎而死秋曰義士也命吏人葬之重華嘉其誠節贈振威將軍

宋纖

宋纖字令文（一作艾）燉煌效穀人也少有遠操沉靖不與世交隱居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

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陰顒齊好友善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像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高尚之士也具儀威鳴鼓造焉纖高樓（一作層館）重門拒而不見岌嘆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纖明究經緯者論語

及爲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祚後遣使者張興辟爲太子少傅與遁喻甚切纖喟然嘆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隨與至姑臧祚遣太子太和以執友禮造之纖稱疾不見贈遺一皆不受尋遷太子太傅頃之上疏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沒素有遺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澤露形在人親土聲聞書數勿告我家今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謚曰玄虛

先生

氾瑗

氾瑗字伯玉燉煌人也與同郡宋配陳珙遇相者於路相者曰三人皆二千石然氾生腹有逆風當以兵死而無後瑗仕軌爲中督護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舉兵謀叛瑗率衆二萬討稚乃先遺稚書令其速降稚遂率衆迎降木敗反爲亂兵所殺

氾勝（一作昌）

汜瑗字無忌燉煌人舉孝廉□□□□天下亂乃去官還鄉里太守張閎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嘆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家財五十萬悉散之於宗族柴門灌園以琴書自娛軌徵爲府司馬固辭不受曰門一杜其可開乎病兩月而卒

汜禕

汜禕字休臧燉煌人爲臨松令剛直不事上府酒泉太守馬漢遣督郵張休祖劾之休祖謂禕

曰君不聞寧逢二千石頭虎不逢張休祖手禕怒以印擊肘而就縛縛訖發印以告事聞休祖坐不解印捐縛令長以大不敬論禕左遷居延令後仕□□爲左長史

汜緯

汜□字□□先燉煌人也辟州主簿志在理枉申滯有人於夜中投鞶以黄金者鞶責而遣之其人大慙而退

辛攀

攀字懷遠隴西狄道人也父鉞晉尚書郎兄鑒曠弟寶迅皆以才識著名秦雍爲之語曰三龍一門金友玉昆攀年七歲隨父在京師北地程曉攀之親友目攀而笑曰犁牛騂犢孺子之謂攀曰戲及人親非雅訓也曉及賓客大奇異之建安三年爲晉大鴻臚使涼遂留仕軌

辛憑

辛憑字士彦隴西狄道人也仕茂爲燉煌太守惟有一子毫至狄道省墓遇抱罕護軍辛晏反

叛爲晏所執憑勒兵討晏晏曰毫在彼卿何憑曰人臣奉主豈顧子乎晏曰子純臣也乃賜爵關內侯

辛理

辛理隴西人絲弟也恭□□容貌軌欲奪其妻乃誣妹妻之理制州日皆由□能強大怒徙爲燉煌太守護羌校尉遂以憂卒

江瓊

江瓊字孟琚陳留濟川人晉□□□爲馮翊太守

善史篆詁訓永康之亂棄官西奔遂仕於軌子
孫因居涼土世傳家業

王横

王横太原晉陽人仕軌爲祭軍晉室之亂遂奔
於武威之姑臧子孫因世居焉

張世度

張世度燉煌人也幼以孝讓著稱遊學京師遇
中州大疫鄉人宗族死於京師者十餘人世度
年十六收恤殯葬識者嘉之

索孚

索孚字國明燉煌人善射十中八九或謂之曰
射有法乎孚曰射之爲法猶人主之治天下也
射者方有强弱矢有銖錙弓不合度矢不端直
主雖逢蒙不能以中才不稱官萬務荒怠雖以
堯舜之君亦無以治也駿辟爲祭軍將駿議治
石田孚諫曰凡爲治者動不逆天機作不破地
德昔后稷之播百穀不墾磐石禹決江河不逆
流勢今欲徙石爲田運土殖穀計所損用畝盈
百石所收不過三石而已猶所不安駿怒出爲
伊吾都尉累遷至張掖太守後河州刺史張瓘
鎮枹罕士衆強盛所猜忌之乃以孚代鎮枹罕
爲瓘所殺

索襲

索襲字偉祖燉煌人虚靖好學州郡屢辟不就
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思陰陽之術著
天文地理十餘篇多所啓發不交當世或獨語
獨笑或長嘆涕泣或請問不言茂時燉煌太守

陰澹奇而造焉與言終日樂而忘反出而嘆曰
索先生碩德名儒真可以諮大義澹欲行鄉射
之禮請襲爲三老曰今四表寧輯將行鄉射之
禮先生年者望重道冠一時養老之義實繫儒
賢既樹非梧桐而希鸞鳳降翼器謝曹公而冀
蓋公枉駕誠非所謂也然夫子至聖有召即赴
孟軻大德無聘不至蓋欲弘闡大猷敷明道化
故也今之相屈遂道崇教非有爵位意者或可
然乎會病卒時年七十九澹素服會葬贈錢二

說流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先之不顧蔑以過之乃謚曰玄居先生

索承

索承字伯夷燉煌人善鼓箏悲歌能使喜者墮淚改調易謳能使戚者起舞當時之人號曰雅

門調

索苞

索苞燉煌人有文武材藝舉孝廉除郎中從征伐勉敵勇冠三軍時人比之關羽梁澄於金城爲步羌三千人所圍窮守孤壘乘雪破後苞以車騎五千奮劍突陣徑入與澄對坐提頭樹掌大笑羌皆佩楯耀刃回面直前苞謂澄曰君但安心觀我擊之乃徐弧弓接矢親提射之莫不應弦而倒皆佩楯通中立殺三十餘人剣夷者

百討羌卽散走稱神

索紞

索紞字叔徽燉煌人少游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遂爲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紞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紞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爲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唯以占夢爲無悔吝乃不逆問者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紞曰冰上爲陽冰下爲陰陰陽事也如君所

夢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爲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爲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髦矣不爲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爲子求鄉人張公徵女恰至仲春而成婚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還繞舍三周但見松柏不知門處紞曰馬爲離離爲火火禍也人上山爲凶字但見松柏墓門像也不知門處爲無門也三周三期也君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與宴妻弟賈摹謀反伏誅黄平問紞曰我昨夜夢舍中

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紞曰馬者火也舞爲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郡功曹張邈嘗奉使晉州夢狼噉一腳紞曰腳肉被噉爲却字會東虜反遂不果行宋桷夢内中有一人着衣捕一手把兩杖極打之紞占曰内中有人是肉字也肉色赤也兩杖箸象也極打之飽食肉也過三日過三家皆得食肉矣凡所占夢莫不徵驗太守陰澹命紞爲西閣祭酒紞辭曰少無山林之操遊學京師交結時賢

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老無吏幹濛汜之年弗敢聞命澹以束帛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於家如君所夢一作士如歸妻

索綏

索綏字士艾敦煌人父戢晉司徒綏家貧好學幼舉孝廉爲記室祭酒母喪去官又舉秀才爲儒林祭酒駿命西曹掾集閣内外事付綏著涼春秋五十卷又作六夷頌命傳十餘篇以著述

[illegible]封平樂亭侯初綏夢東有二角皆鍰大[illegible]敗小角有題字乘角佩一在前一在後以問索紞紞曰大角朽敗腐捐木也小角有題題所請一在前前膺也一在後後背也當有凶背之問時綏父在東居三日而凶問果至重華時議舉臣於閑豫庭講論經義顧問綏曰孔子婦誰家女老聃父字何爲四皓既輔太子往乎還山乎綏曰孔子婦姓幷官氏女老聃父名乾字元杲胎則無耳一日不明孤單年七十二無妻

與鄰人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八十年乃生老子四皓還不臣尚未悉重華曰卿不知乎四皓死於長安今長安有四皓冢爲不還山也玄靚僭號五年夏六月大旱令諸所雨之宮皆詠雲漢詩綏曰雲漢陳周宣之美非所旱之文昔周冉之出漢吾丘不賀今辭與事違恐非致澤之意也玄靚乃止

索充

索充敦煌人充夢天上有二棺落於充前以問

[illegible]稍老耽也嘗在京師貴人舉君二官[illegible]同徙書為太守使舉充太守先署守功[illegible]舉孝廉充後夢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充紞曰虜去上半下半男字也夷狄陰數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

陰澹

陰澹燉煌人弱冠才行忠烈州請為治中從事澹割身訴枉軌任為股肱參與機密轉督護參軍武威太守軌保涼州澹之力居多澹嘗從索紞求占夢晉紀曰昔入太學因一父老為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名姓有似隱者紞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卒不與及駿嗣位澹弟鑒為鎮軍將軍駿以陰氏門宗強盛而功多也遂忌害之乃諷其下簿魏纂誣鑒謀反逼令自殺於是大失人情既而駿病見鑒為祟遂死其後三年纂亦病見鑒在側亦死

張諮

張諮燉煌人也仕軌為著作郎撰涼記八卷多

[illegible]軌事

張斌

張斌[illegible]字洪茂燉煌人作蒲萄酒賦文致甚美初舉孝廉夢豎筆中天以問索紞紞曰此未字也既而果停

張植

張植仕駿為西域校尉與奮威將軍牛霸驃騎校尉張沖從沙州刺史楊宣征西域時值六月至於流沙無水士卒渴甚死者過半植乃剪髮肉袒徒跣升壇慟泣祈雨俄而雲起西北雨水成川乃殺所乘馬祭天而去遂下西域以功拜西域都尉重華時石虎使王擢麻秋等攻武威進次金城太守張沖告急植復與奮威牛霸率騎救之城陷引還

李弇

李弇字子先隴西狄道人也弇本名良又妻姓梁駿乃戲之曰卿名良妻姓梁夫妻相同稱子孫將何以別其舅氏昔耿弇以少年立功立事

吾今頻鄉有同於耿氏乃改名曰弁仕至武衛將軍天水太守封安世亭侯其孫嵩王有涼土遂爲西涼王

常據 張據一作

常據字元琰燉煌人也年十四拜奉車都尉從梁肅征隴右與王擢遇於邪崗相拒十餘日據啣枚客擊遂大破之由是顯名遷寧戎校尉麻秋之攻枹罕也據固守大城秋率衆圍城上西北隅據使宋脩等拒之短兵接戰俘斬二百餘

人秋衆乃退重華時仕爲騎都尉性直敢言見長寧侯祚與寵臣趙長等結異姓兄弟謀將爲亂心不平之重華末年有螽斯虫集安昌門外綠壁逆行據因諫曰螽斯是祚小字今乃逆行災之大者顯請出祚以安涼土重華曰吾孫繁昌之徵何爲災也吾則憂祚攝位方委以周公之事使輔幼主君是何言也及重華卒祚果殺靈耀涼州大亂天錫嗣位遷爲征東將軍秦苻堅使姚萇等攻涼據率衆二萬軍洪池欲先擊秦兵須天錫命會萇率甲士三萬爲前驅與據戰於洪池據兵敗績馬爲亂兵所殺其屬董儒授之以馬據曰吾三督諸軍再秉節鉞八將禁旅十總外兵寵任極矣今卒困於此此吾之死地也尚安之乎乃就帳免冑西向稽首伏劍而死

馬岌

馬岌仕茂爲參軍劉曜自隴上率兵來擊涼州大振岌勸茂親出拒之乃出次石頭曜衆引退

及駿嗣位轉爲涼州刺史酒泉太守岌上言酒泉南山卽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卽謂此山此山上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禹貢崑崙在臨江之西卽此明矣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乃爲立祠祀之重華時爲左長史祚旣卽位累遷尚書時災異屢見而祚淫虐滋甚岌以切諫免官後祚慮秦降將王擢反噬乃召岌復位而與之謀密遣人刺擢事覺不克爲擢所殺

張冲

張冲字長思燉煌人家財巨萬悉以散之鄉閭
騎人為之語曰推財不疑張長思趙將麻秋進
軍武威冲為金城太守衆寡不敵遂以城降秋

童巽

童巽字子舉博學有才太守京兆諒舉巽上掾
歷主簿功曹諒後卒官巽襄經送喪道遇寇虜
衆皆散走巽以身蔽柩慟哭嘔血賊欲破棺巽
叩頭救請頭破血流賊義而釋之由是顯名

車濟

車濟字萬度燉煌人也果毅有大量仕重華為
金城令石虎將麻秋攻陷武威金城太守張冲
降之濟守節不為秋屈秋必欲降之臨之以兵
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身
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劍而死秋嘉其忠節以禮
葬之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贈宜禾都尉

謝艾

謝艾燉煌人仕重華為主簿兼資文武明識

時麻秋入寇涼州艾自許破敵乃以為中堅將
軍師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
於牙中艾曰梟者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
牙中剋敵之兆於是進戰遂大破之封為福祿
伯既而以艾為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
進次臨河逆擊麻秋艾乘軺車戴冠一作白帢鳴
鼓而行秋遥覩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
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
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

床指麾處分秋等以為伏兵發也懼不敢進又
遣將緣河截其後秋軍敗走艾乘勝追擊復大
破之斬秋將杜勳汲魚俘斬一萬三千級秋單
馬奔大夏以功遷太府左長史進封福祿縣侯
食邑五千戶帛八千匹麻秋復據枹罕有衆十
二萬進屯河南使王擢略地晉興艾復為持節
都督征討諸軍事率步騎二萬拒之艾建牙旗
盟將士有西北風吹旌旗東南指軍正將軍任
遐曰風為號令今旌旗指敵天所贊也破之必

乃答今與陽初曰今遣舍人孔倉持口論對答將軍可差心腹人詣致珊瑚鞭勒一具遺王擢使王擢孤疑於將軍父子事得施矣軍次神鳥王擢與艾前鋒戰敗退遁河南艾遂進擊秋秋遁歸金城艾乃爲表獻晉帝云登三緯地乘六御天靖掃妖氛廣清異類重華以艾抱罕之功甚寵遇之左右疾其賢共相譖毀出爲酒泉太守重華寢疾嬖臣趙長等與長寧侯祚結異姓兄弟艾上疏言權倖用事公室將危乞聽臣

入侍且言長寧侯祚及趙長等將爲亂宜盡逐長等既而疾甚手令徵艾爲衛將軍監中外諸軍事輔政長等匿而不宣祚既僭立追恨殺之先是涼州大風拔木黃霧下塵識者以爲任非其人之象會重華信讒出艾未幾身死嗣子見殺是其應也

張頎

張頎仕天錫爲西域校尉天錫僭位元年頎以舊怨殺劉儉儉臨刑具言取之後頎見白狗以杖擊之不中頎便倒地不起左右見儉在傍遂暴卒

郭荷

郭荷字承休略陽人也六世祖整漢安順之世公府八辟五徵皆不應命自整及荷世以經學致位荷明究羣籍善史書不就州郡之命祚遣使者以安車束帛徵爲博士祭酒使者迫而致之及至署爲太子友荷上疏乞還祚許之遣安車蒲輪送還張掖東山年八十四卒謚曰玄德

先生

祈嘉

祈嘉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聞窻中有聲呼曰祈孔賓祈孔賓隱去來隱去來脩飾人世間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旦而逃去西至燉煌依學宮誦書貧無衣食爲書生厮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遊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重華徵爲儒林祭酒性和裕教訓不倦依孝經作二九神

經在朔鄉土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床下者二千餘人天錫詔爲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壽終

張存

張存燉煌人善針存有奴奸逃亡存宿行針縮奴脚不得動欲使別更以針解之

就李 項琳之 屠喬孫 同訂

春秋第七十五卷

蜀錄一 春秋卷第七十六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李特

李特字玄休略陽臨渭人也祖世本巴西宕渠賨氏卽廩君之苗裔昔巴郡南部蠻本行五姓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卽今夷陵郡巴山縣）時山崩有石穴二所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出於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樊氏曋氏（一作瞫一作楚又音審）相氏鄭氏五姓俱出迭相爭焉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相與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爲廩君四姓莫著而巴氏子務相劍獨懸焉衆皆歎服又以土爲船彫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者以爲廩君唯務相船又獨浮因共立之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從（一作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按今夷陵郡巴山縣清江水一名夷水）鹽水有神女子止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與子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吾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暮輒從廩君宿旦卽飛去

化爲飛蟲諸蟲皆從其飛掩蔽日光天地晝瞑
廩君欲殺之不可復别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
者十餘日廩君乃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
與汝俱生弗則且將去汝鹽女受而嬰之廩君
至碭山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
神死諸蟲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朗（一作明）廩君
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崄曲泉水亦曲
望如穴狀廩君疑之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
入此奈何岸即爲崩廣三丈餘而階陛相乘廩

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五寸（一作尺）廩君
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有而
居之四姓皆臣事之是時廩君死魂魄化而爲
白虎故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爲祠其後種
類繁盛秦倂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斂之口歲
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爲賨因謂之賨
民爲漢高祖爲漢王募賨民平定三秦既而不
願出關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不供
賦稅更名其地爲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利民

戶殷阜俗性剽勇好鬼巫又善歌舞高祖愛其
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漢末張魯居漢
中以鬼道教百姓賨民敬信多往奉之值天下
大亂李氏自巴西之宕渠遷入漢中楊車坂抄
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爲楊車巴其後繁昌分爲
數十姓魏武剋漢中特祖父虎與杜朴胡約楊
車李黑等（按三國志作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巴夷民來附拜濩日音戶）
將五百餘家歸魏魏武嘉之拜虎等爲將
軍遷於略陽（略陽一云）後從[illegible]內亦萬餘家散居隴

右諸郡及三輔弘農所在北地復號之爲巴氐
特父慕爲東羌獵將慕凡有五子輔特庠流驤
皆驍銳有武幹特少仕州郡兒異當特身長八
尺雄勇善騎射沉毅有大度晉惠帝元康中氐
齊萬年反關西擾亂天水略陽扶風始平諸郡
皆被兵冦氐頻年大饑百姓流移就穀相與入
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民將入巴蜀道路有疾
病困乏者特兄弟常營護振救之既至劍閣箕
踞太息顧眄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

於人豈非庸才耶同移者閻式趙肅何巨李
遠任回等咸欺異之初流民既至漢中上書以
郡土連年□□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
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劍閣苾至
漢中受流民貨賂反爲表曰流民十餘萬口非
漢中一郡所能振贍東下荊州水湍迅險又無
舟船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
由是開關放入漢中布散梁州及三蜀界不可
禁止永康元年冬十一月詔徵益州刺史趙廞

音歆
爲大長秋以成都內史中山耿滕代廞爲益
州刺史折衝將軍因廞所服佩廞賈后之姻親
也聞徵甚懼且以晉室衰弱而趙星黃占曰星
黃者王陰懷異計蜀土四塞可以自安遂與犍
爲太守李苾汶山太守霍固西夷校尉陳總據
成都叛潛有割據之志乃傾倉廩賑施流
民以收衆心见特兄弟材武與巴同郡黨類皆
巴西人率多勇壯厚卹遇之以爲爪牙特等憑
恃廞勢聚衆專爲劫盜蜀民患之滕數密表流

民剛剽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制必爲亂
階宜遷還其本土不者與東三郡險地觀其情
態漸不可長恐秦雍之禍更移於梁益矣又言
倉廩空虛無以應敵萬一告急必貽聖朝西顧
之憂廞聞而惡之時成都治少城益州治太城
廞猶在太城未去益州被詔書已遣文武千餘
人往迎滕滕以廞未出州故在郡廞募庠黨羅
安王利等劫滕大敗於廣漢宣化亭殺傳詔者
滕欲入州功曹陳恂諫曰今州郡並治兵構怨

日深入城必有大禍不如安住少城以觀其變
乃檄諸縣合村堡以備秦氐陳西夷行至且當
待之不爾可退保犍爲西渡江源以防非常滕
不從是月遂率衆入城登西門廞遣親近代茂
攻滕茂告之而去廞又遣兵逆擊與滕戰於西
門滕敗死郡吏皆竄走惟陳恂面縛詣廞請滕
喪廞義而許之廞又遣兵逆西夷校尉陳總總
至江陽聞廞有異志主簿蜀郡趙模曰今州郡
不協必生大變當速行赴之府是兵要助順討

許言取勳者總更緣道停留比至南安魚涪津
已遇廞軍模白總散財募士以拒戰若克州軍
則州可得不克順流而退必無害也總曰趙益
州忿耿伯故殺之與吾無交何為如此模曰今
州起事必當殺君以立威雖不戰無益也言至
垂涕總不聽衆遂自潰總逃草中模著總服格
戰廞兵殺模見其非是更搜求得總殺之廞自
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署置僚屬改易守令
以武陽令蜀郡杜淑別駕張粲巴西張龜西夷

司馬襲尼江源令犍為費遠等為左右長史司
馬參軍召臨邛令涪陵許弇為牙門將召諸王
官莫敢不往又以廣漢太守張微汶山太守楊
邠成都令費立為軍諮祭酒永寧元年春正月
庠與兄弟流嫁妹婿李含天水任回上官惇
扶風李攀始平費佗氐苻成隗伯董
勝等以四千騎歸廞廞以庠為威寇將軍封陽
泉亭侯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壯勇以斷北道
庠本東羌良將曉軍法不用

麾幟舉矛為行伍斬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陣
肅然廞惡其齊整欲殺之而未言長史杜淑司
馬張粲說廞曰傳云五大不在邊將軍起兵始
爾而遽遣李庠握強兵於外愚竊惑焉且非我
族類其心必異倒戈授人竊以為不可願將軍
圖之廞斂容謝曰卿言正合吾意可謂起予者
商此天使卿等成吾事也會庠在門請見廞大
悅引見之庠欲觀廞意旨再拜進曰今中國大
亂無復綱紀晉室不可復興明公道格天地德

被寰區湯武之事實在今日宜應天時順人心
拯百姓於塗炭使物情知有所歸則天下可定
非但庸蜀而已也廞怒曰此豈人臣所宜言令
淑等議之淑粲因曰廞以庠大逆不道當棄市
遂於會所斬庠及其兄子弘宗族三十餘人皆
見殺時特與流皆將兵在外廞慮其為變遣人
撫慰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至死兄弟罪不相
及復以特流為督將安慰衆心併以庠喪還特
其夜特流徹衆歸綿竹廞遣故陰平令張衡外

又知匠統綏納皆爲特所殺廞牙門許弇求
爲巳東監軍杜淑張粲固執不許弇怒於廞閤
下手刃淑粲淑粲左右復殺弇三人皆廞之心
腹也廞由是遂衰又恐朝廷討巳遣長史費遠
蜀郡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次
綿竹之石亭特密收兵得七千餘人夜襲遠等
遠等大敗因放火燒之死者什八九遂進攻成
都廞聞兵至驚懼不知所爲費遠李苾及軍諮
祭酒張微（一作徵 又音徵）夜斬關出奔文武盡散廞獨

與妻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爲其部下朱竺所殺
特入成都縱兵大掠殺西夷護軍姜發長史袁
洽及廞所置守宰長吏遣牙門王角李基詣洛
陽陳廞罪狀先是涼州刺史羅尚聞趙廞叛上
表稱廞非雄才又蜀人不願爲亂事終無成願
往征之惠帝詔拜尚爲平西將軍領護西夷校
尉益州刺史督牙門王敦上庸都尉義歆蜀郡
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七千餘人入蜀
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弟驤於道奉迎獻寶物

尚悅以驤爲騎督特流復以牛酒勞尚於綿竹
王敦辛冉說尚曰特等流民專爲盜賊急宜梟
除可因會斬之不然後必爲患尚不從冉先與
特有舊因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
自猜懼三月尚至成都初朝廷符下秦雍州凡
流民入漢川者皆令所在召還又遣御史馮該
張昌督之特兄輔素留略陽託言迎家既至蜀
謂特曰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以爲然遂有雄
據巴蜀之意累遣天水閻式詣尚求權停至

秋又納賂於尚及該尚該許之會朝廷論討趙
廞功拜特宣威將軍封長洛（樂 一作）鄉侯流奮威
將軍封武陽鄉侯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民
與特協同討廞者將加封賞廣漢太守辛冉以
非次見徵不願應召又欲以滅廞爲巳功乃寢
朝命不以實上衆咸怨之尚又遣從事催督遣
流民限七月上道特等固請求停至秋收時流
民布在梁益爲人傭力聞州郡偪遣人人愁怨
不知所爲且水潦方盛年穀未登無以爲行資

特復遣閻式詣尚求停至冬辛冉及犍爲太守李苾以爲不可尚舉別駕蜀郡杜弢秀才式爲弢說逼移利害弢亦欲寬流民一年尚用冉苾之謀不從弢乃致秀才板出還家冉性貪暴欲殺流民首領取其資貨乃與苾白尚言流民前因趙廞之亂多所剽掠宜因移徙設關以奪取之尚移檄令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特兄弟數爲流民請留流民皆感而恃之多相率歸特特乃結大營於緜竹以處流民且

遣辛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牓通衢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之大懼悉取以歸與弟驤改其購云能送六郡酋豪李任閻趙楊上官及氐叟侯王一首者賞百疋流民既不樂移咸往歸特騁馬屬鞬同聲雲集旬月之間衆至二萬流亦聚衆數千人特復遣閻式詣羅尚求申期式既至見冉營柵衝要謀掩流民歎曰無寇而城讐必保焉民心方危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冉苾意不可回遂辭尚歸緜竹尚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民今聽寬矣式曰明公惑於姦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民也今促之不以理衆怒難犯恐爲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緜竹言於特曰尚雖云然未可必信也何者尚威信（一作刑）不立冉等各擁強兵一旦爲變亦非尚所能制深宜爲備特從之冬十月特分爲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冉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令流民得展姦計李特兄弟並有雄

才吾屬將爲豎子虜矣宜爲決計羅侯不足復問也乃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潛帥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尚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特素知之元等至特安臥不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殺傷甚衆殺田佐曾元張顯傳首以示尚冉尚謂將佐曰此虜成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今若之何是時杜弢自湘中與監軍椰純書曰前諸人不能寬李特一年又不以徐士雅爲汶山太守而屯故如此謂失之

毫厘差以千里斯言有似然必以不杜漸爲恨
者流民初西當承詔書閉關不入其次易代趙
廞選宜内遣平西綿竹之命聽王敦之計少可
以寧毫厘之差正彼之謂也於是六郡流民推
特爲主特命六郡民部曲督李含上邽令任臧
始昌令閻式諫議大夫李攀陳倉令李武陰平
令李遠將兵都尉楊褒等上書請依梁統奉竇
融故事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流及兄
輔弟驤皆請爲將軍以相統鎮於是進兵攻辛

冉於廣漢冉衆出戰特屢敗之尚遣李苾及費
遠率衆救冉畏特不敢進冉智力俱困出奔德
陽（晉書作江陽）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爲太守進兵攻
尚於成都尚以書諭閻式式復書曰辛冉傾巧
曾元小豎李叔平非將佐之才式前爲節下及
杜景文論流徙之宜人懷桑梓孰不顧之但往
日初至隨穀傭賃一室五分復值秋潦乞須冬
熟而信用讒構終不見聽綂之太過窮鹿抵虎
流民不肯延頸受刀以致爲變卽聽式言寬使

治嚴不過去秋九月盡集十月進道今還鄉里
何有如此也或又陳特兄弟立功王室以寧益
土尚覽書知特等將有大志嬰城固守特乃自
稱使持節大都督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
竇融在河西故事兄輔爲驃騎將軍弟驤爲驍
騎將軍弟流行鎮東大將軍號東督護長子始
爲武威將軍次子蕩爲鎮軍將軍少子雄爲前
將軍李含爲西夷校尉含長子國次子離任回
李恭上官晶李攀費佗等爲將帥任臧上官惇

楊褒楊珪王達麴歆等爲爪牙李遠李博夕斌
嚴檉上官琦李濤王懷等爲僚屬閻式爲謀主
何巨趙肅爲腹心時羅尚貪殘日甚爲百姓患
而特與蜀民約法三章施捨振貸禮賢拔滯軍
政肅然蜀民大悅爲之謠曰李特猶可羅尚殺
我平西將軍反更爲禍尚頻爲特所敗乃阻長
圍緣郫水作營壘自都安至犍爲連延七百里
與特相持因求救於梁寧二州及南夷校尉李
毅太安元年春正月羅尚遣牙門夏匡攻特於

立石失利夏四月征西將軍太尉河間王司馬顒遣督護衙博討特博進次梓潼朝廷復以前廣漢太守張微爲廣漢太守軍於德陽南夷校尉李毅亦遣使兵五千助尚尚遣督護張龜督四十牙門軍於繁城博潛遣參軍蒙紹誘特降尚遺博書曰昔年得李流牋降心款款由特威帖得還爲冦聞特誠於下吏而流驟七八千人來冦日至凶奸之態詭譎不測不可不重以待之也博不從特使其子鎭軍將軍蕩等襲博而

自將擊龜破之蕩敗博兵於陽沔梓潼太守張演委倉庫走巴西郡丞毛植五官襄珍舉郡降特蕩進攻博於葭萌博走其衆盡降群下推特爲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都督大將軍秋八月特攻破德陽殺郡守張微初特屢敗微軍未克識欲釋微還涪諸將進曰微軍連戰士卒傷滅知勇俱竭宜因其弊遂擒之若舍而寛之微養病收亡餘衆更合爲之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微微潰圍走遣將水陸追之遂害微

生擒微子存以微喪還之特以別將騫碩爲德陽太守碩略地至巴郡之墊江初特之攻張微也使弟驍騎將軍驤與任回李攀李恭屯軍毗橋以備羅尚尚遣軍挑戰驤擊破之尚又遣數千人出戰驤又破陷之遂進攻成都大獲器械攻燒其門流進軍成都之北尚遣別將張興僞降於驤以覘虛實時驤軍不過二千人興夜歸白尚尚遣精勇萬人銜枚隨興夜襲驤營李攀逆戰死之驤及將士奔於流栅併力廻攻尚軍

大破之尚軍擾亂失其鎧甲還者十二三先是衙博之敗朝廷更用許雄爲梁州刺史征西將軍雄數遣軍攻特特陷破之備險不得進河間王司馬顒欲遣監軍劉沉將兵西征以中國有事不果而南夷校尉李毅所遣使兵亦數挫敗特勢轉盛於是建寧大姓李叡毛詵逐太守杜俊朱提大姓李猛逐太守雍約以兵應特衆各數萬南夷校尉李毅討破之斬詵李猛奉牋降毅而辭意不遜毅誘而殺之建初元年春正月

朔特潛渡江擊破羅尚水上軍特從嵩底渡棠徒從赤水渡入郫及水西南緣江守軍皆散走進寇成都蜀郡太守徐儉以少城降特入據之惟取馬以供軍餘無侵掠赦其境內改元建初特以李璜（載記作瑝）為蜀郡太守撫慰其衆尚據太城自守流進屯江西之檢上尚懼遣使求和蜀民危懼並結村塢送欵於特特遣使安撫之乃以軍中穀少遣六郡流民分口入城且於諸塢就食壯勇皆領村塢流言於特曰殿下神武已

尅少城然諸塢新附人心未固且山藪窮荒糧杖不多宜錄州郡大姓子弟以為質任送付廣漢縶之二營收集猛銳嚴為防衛又與司馬上官惇曰納降若待敵不可易也前將軍雄亦以為言特大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為更逆加疑忌之心使之離叛乎益州兵曹從事蜀郡任叡（華陽國志作任睿冊府作任明）說尚曰特既凶逆侵暴百姓又分散人衆在諸村塢就食驕怠無備殆天亡特之秋也（晉書作是天亡之時也）宜密約諸塢刻期同

發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從之使叡夜縋出城宣告諸村塢期以二月十日同時討特手書隱語曰在彼揚水叡先偽詣特降兄觀虛實特問城中人情何如叡曰糧儲已欲盡但餘貨帛耳因求出省家特與叡信叡還報尚尚如期出軍討特諸塢亦許一時赴會二月朝廷遣荊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孫阜率水軍三萬救尚岱以阜為前鋒進次德陽特遣蕩督蜀郡太守李璜助德陽太守騫碩（一作任臧）拒阜阜等軍勢甚盛諸

塢皆有二心尚遣大衆掩襲特營諸塢皆應之連戰二日衆少不敵特軍大敗收合餘衆引趣新繁尚軍引還特復追之轉戰三十餘里尚出大軍逆戰至於官桑特軍敗績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其屍傳首洛陽特在位一年其子雄僭稱成都王追謚景王及稱尊號追謚曰景皇帝廟號始祖

屠喬孫校

十六國春秋第七十六卷

附錄二

春秋卷第七十七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李流

李流字玄通特第四弟也少好學便弓馬東羌校尉何攀見而奇之稱流有賁育之勇舉爲東羌督護及避地益州益州刺史趙廞甚器異之乃使庠收合部衆流亦招鄉里子弟得數千人及庠爲廞所殺流從特安慰流民破常俊於緜竹平趙廞於成都朝廷論功拜奮威將軍武陽

鄉侯特初承制以流爲鎮東將軍居東營號爲東督護常統銳衆與益州刺史羅尚相持尚不能破特既見殺蜀人多叛流與特子蕩雄收集餘衆還於赤祖流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保東營蕩雄保北營時荆州刺史宋岱率水軍三萬助尚次於墊江前鋒建平太守孫阜攻破德陽獲特所署太守任臧守將騫碩等退屯涪陵縣三月尚遣督護常深軍毗橋又遣牙門左汜黃訇何冲三道攻之進次緜城縣竹守將譙

降涪陵民藥紳杜阿等亦起兵應尚流與其弟驤拒深使蕩雄拒紳何冲乘虛攻北營氐苻成隗伯在營中叛應之攻蕩雄蕩母羅氏擐甲拒戰伯手刃羅傷其面（晉書作目）羅氏壯氣益烈時成伯戰於內冲等攻其外自晨至日中營垂欲破會驤破深柵深士衆星散蕩雄亦攻破紳各引兵還與冲等戰大破之成伯率其黨突出詣尚流等乘勝進抵成都尚復閉城自守蕩馳馬逐北爲倳長矛所椿死朝廷復遣侍中燕國

劉沉假節統益州刺史羅尚梁州刺史許雄等軍討流行次長安河間王司馬顒請留沉爲軍師遣席遠代之流以特蕩繼死而岱阜將至甚懼太守李含又勸流降流將從之驤與雄迭諫不納夏五月流遣子世及含子胡爲質於阜阜不許胡兄離爲梓潼太守聞父舅欲降自梓潼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曰若功成事濟當爲人主與三年一更（一作約與君三年迭爲主）雄曰與君計雖定老子不從（一作今計可定二翁不從）將若之何離

曰今當制之若不可制便行大事雖君叔父勢
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復何言雄大喜乃共誘說
六郡流民曰吾屬前已殘暴蜀民今一旦束手
便爲魚肉惟有同心襲卑以取富貴耳衆皆從
之雄遂與驥襲破卑軍死者甚衆會宋岱平於
墊江荊州軍退轉攻尚流懸其短大奇雄才軍
事悉以任雄雄進攻尚軍尚保太城中六月雄
從鼻羊頹渡江攻殺汶山太守陳圖遂取郫城
秋七月朔雄入據郫城流盡移營屯之三蜀百

姓皆保險結塢或南入寧州或東下荊州城邑
皆空野無烟火流虜掠無所得士衆饑乏惟涪
陵民千餘家在江西依青城山處士范長生平
西參軍涪陵徐輿說尚求爲汶山太守欲要結
長生等與尚犄角討流尚不許輿怨之乃求使
江西叛降於流流以輿爲安西將軍輿說長生
使資給流軍糧長生從之流軍得以復振九月
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高明仁愛識量多奇固
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

於前軍以爲成都王也遂死時年五十六諸將
共立雄爲主雄僭稱尊號追謚流曰秦文王以
其子能嗣

李雄

李雄字仲儁特第三子也母羅氏夢雙虹自地
升天一虹中斷旣而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然
如寐又夢大蛇繞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
言吾二兒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蕩竟前死雄
身長八尺三寸容貌魁偉少時廣漢太守辛冉

見而奇之曰此相當貴又有術士相之曰此君
將貴其相有四目如重雲鼻如飛龍口如方鼇
耳如相望法爲大貴位過三公不疑也雄少有
烈氣每周旋鄉里識達之士皆器重之太康中
有劉化者道術士也每謂鄉里曰關隴之士皆
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儁天姿奇異有大貴之
表終爲人主也鄉里人多善之與叔父庠並以
氣烈聞人爭歸之特起兵於蜀稱益州牧承制
以雄鎭梓潼拜前將軍流亦素重雄有長者之

德每云與吾家者必此人也勑諸子尊奉之及
流死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都郫城乃
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紿羅尚曰李驤與
雄以饑餓孤危日鬭爭相訟驤欲將民江西食
穀若潛軍入郫城我為內應城可得也尚以為
然大與金寶泰曰今事故未立效後取未晚也
又求遣人自隨覘何尚益信之悉出精兵使隗
伯等將之從泰攻郫泰約舉火為應驍騎將軍
驤於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隗伯兵見

火起皆爭緣梯上泰又以繩汲上伯軍百餘人
皆斬之驤因縱兵內外逆擊大破之追奔逐北
夜至城下詐稱萬歲曰已得郫城矣入少城尚
乃覺之退保太城隗伯創甚雄生獲之伯女為
梁雙妻將雙為雄用故赦不殺既而復叛驤別
攻犍為斷尚運道獲郡守龔恢恢先為天水西
縣人任回為吏回問曰識故吏否恢曰識汝耳
郡吏星散惟功曹楊渙侍衛回謂渙曰卿義人
也吾力恐不能救汝君不能免卿也宜早去渙

曰背主求生何如守義而死遂并見殺雄以李
濤為犍為太守初尚之在郫城也與雄攻戰郫
令犍為張昕欽明每摧破雄雄與戰之而昕等
救助不能并心為雄所殺雄常言使羅尚將皆
如張昕等吾族早無遺矣時牙門左汜亦有戰
功尚不益其兵毅汜甚恚恨以母喪歸尚累召
不往尚怒曰微左汜當不復滅賊乎遂殺之雄
聞汜死大小相賀冬十二月雄急攻尚尚糧運
不繼軍士無食留牙門張羅固守尚委城由牛

鞞水夜遁比雄覺去已遠尚卒失節鉞雄從後
得之并獲資處乃開門納雄遂剋成都盡有其
地雄軍甚饑餓率眾就穀於郪山掘野芋而食
之蜀民流散東下江陽南陵七郡
建興元年春正月羅尚逃至江陽遣使表狀詔
尚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以供軍賦尚遣別駕李
興詣鎮南將軍劉弘求糧弘綱紀以運道阻遠
且荆州自空乏欲以零陵米五千斛與尚弘曰
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

矣遂以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存雄以西山范
長生有名德爲蜀民所重欲迎以爲君而臣之
長生固辭雄乃深自挹損不敢稱制事無巨細
皆決於李國李離兄弟國等有智謀凡事必諮
而後行然國離事雄彌謹楊驤楊珪等諸將固
請雄即尊位遂以晉永興元年冬十月僭稱成
都王即位於南郊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建
興除晉法約法七章以叔父驤爲太傅庶兄始
爲太保折衝將軍離爲太尉從弟建威將軍雲

爲司徒翊軍將軍璜爲司空材官將軍國爲太
宰閻式爲尚書令楊褒爲左僕射楊驤爲右僕
射楊發爲侍中楊珪爲尚書楊洪爲益州刺史
徐輿爲鎮南將軍王達爲軍師其餘文武拜授
各有差追尊曾祖虎巴郡桓王祖慕隴西襄王
父特成都景王母羅氏爲王太后追謚世父輔
爲齊烈王仲父庠爲梁武王仲父流爲秦文王
兄蕩爲廣漢壯文公十一月羅尚移屯巴郡遣
兵攻掠蜀中斬雄從祖冉獲驤妻昝氏及子壽

等十二月太尉離寇漢中殺都護帥趙汶轉寇
梁州
晏平元年春三月范長生自西山詣成都雄門
迎執板延坐拜爲丞相尊之曰范賢從弟置流
子也以不陪列殺之夏六月長生勸雄稱尊號
雄於是以晉光熙元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
殊死已下改元晏平國號大成（華陽國志作國號大武晉載記
作改年曰太武）追尊父特爲景皇帝廟號始祖母羅氏
爲皇太后秋七月遣太傅驤寇漢安冬十月加

范長生天地太師封西山侯復其部曲不豫軍
征租稅一入其家諸將恃恩互爭班位尚書令
閻式上疏請考漢晉故事立百官制度雄從之
是年造刀五百口銘其文曰騰馬隸書
晏平二年春二月關中（一作秦州）流民鄧定句氏等
二千餘家饑饉流入漢中保於城固漸爲抄盜
梁州刺史張殷遣巴西太守張燕帥牙門武肇
漢國郡丞宮定討之鄧定窘急僞乞降於燕併
餽金銀於燕燕喜爲之緩師定又密遣氏結雄

夏五月雄遣太尉離太宰國司徒雲司空璜等帥衆二萬救之離等至先攻殷營營破次攻定又破之燕懼戰將百餘騎逝走離等大破州軍進次漢中逼之漢中太守杜孟治一作正中又作正叔遣牙門蔡松覘離形勢松退告孟治曰州軍已破賊衆不可待也孟治懼護軍欲城守謂孟治曰賊來雖衆客氣之常李區區有東南之僞必不分兵於外不過迎援定氐耳孟治曰不然雄自稱帝王縱橫天下以遣重衆必取漢中雖有牢

城不可與戰是待寇也乃開門退走護軍北還孟治入大桑谷民數千家車數千輛一夜行纔數十里而●行潼荆子以失與孟治有隙合宗族子弟追之及於谷口孟治棄子走荆子追獲其子及吏民千餘家惟漢國功曹毋丘建荷檐杖曰吾雖不肖一國大夫國亡不能存終不屬賊也餓死谷中孟治走至魏興張殷亦棄官而遁時晉材官將軍梁州刺史張光方欲赴州不得止於魏興乃會諸郡守共謀進取張燕唱言曰漢中荒敗迫近大賊克復之事當俟英雄孟治曰張燕受賊金銀不時進討阻兵緩寇致喪漢中寔燕之罪也光於是發怒呵燕令出斬之以徇雄等攻陷南鄭引兵而還盡徙漢中民於蜀漢中民句方白落帥吏民還守南鄭雄復遣太尉離寇梁州

晏平三年冬十二月尚書令楊褒卒先是南土頻歲饑疫死者十萬餘計南夷校尉李毅曲加撫集雄攻之固守不降雄復誘建寧夷使爲寇

掠會毅病卒城陷殺壯士三千餘人送婦女千口於成都漢中流民逼李鳳寇掠東走荆沔時有白烏赤足來翔雄以問范長生長生曰烏有反哺之義必有遠人懷惠而來者果關中流民相繼請降

晏平四年冬十月太尉離據梓潼其部將略陽羅美晉載記作羕 天水張金苟訇琦等殺離及尚書令閻式以梓潼歸羅尚尚遣平西參軍向奮屯安漢之宜福折衝將軍張羅屯平無以逼雄雄

師太傅驤司徒雲司空璜攻登不克雲璜力戰
死之十二月琦等送離母子於尚尚斬之分其
室
晏平五年春正月太宰大將軍固鎮巴西帳下
天水文碩殺固以巴西降羅尚夏五月雄引歸
成都初譙周有子居巴西巴西太守馬脫殺之
其子登詣鎮南將軍劉弘請兵以復仇弘無兵
與之乃表登爲揚烈將軍梓潼內史使自募巴
蜀流民得二千人西上至巴郡從羅尚求益兵

不得遂進攻宕渠斬馬脫剖其脾而食之梓潼
降登登進據涪城雄自率衆攻之爲登所敗張
羅進據犍爲之合水巴蜀爲之語曰譙登治涪
城文碩在巴西張羅守合水巴氐那得前冬十
月羅尚卒太傅驤攻譙登於涪城益州刺史皮
素次巴東救平西將軍張順楊顯救登尚子宇
及衆佐素疾登不給其糧素怒至涪欲治其罪
執事懷擺十二月素至巴郡宇使降人天水趙
攀閻蘭等夜襲殺素建平都尉暴重殺宇及攀

巴郡大亂不果救登驤知登食盡援絕攻涪愈
急登固守不下士卒皆熏鼠而食餓死甚衆無
一人離叛者驤子壽先在登所登乃遣之歸三
府官屬表巴東監軍冠軍將軍南陽韓松爲益
州刺史治巴東
玉衡元年春正月乙亥太傅驤攻拔涪城執登
遂乘勝遣太保始督部將李鳳等進攻巴西討
文碩殺之巴西梓潼復爲雄有雄大悅大赦境
內殊死巳下改元玉衡譙登至成都雄欲宥之

登詞氣慷慨涕流嗚咽無復降臣折情雄乃殺
之因其軍士畀奴虜而遷陰雨百餘日雄禁以
登爲枉而所領無辜怨氣感天下赦出登軍士
湮沒者二月氐符成隗文作亂宜都西上巴東
雄與攻棘道走犍爲太守魏紀殺江陽太守姚
襲三月氐隗文等反於巴東秋八月巳亥梁州
太守王發粗墨郡民毛深王騰及陰平都尉董
冲逐川之諸以郡叛相率歸雄是歲母羅氏卒
雄姨弟任小受巴郡太守張羅[illegible]頭雄

殺死

玉衡二年春正月流民楊武大略漢中吏民本奔梁州人張咸等起兵逐氐王楊茂捜茂捜去咸以其衆歸雄於是南陽（一作得）漢嘉涪陵遠人相繼而至漢中之地皆爲雄有遂分漢嘉蜀二郡立沉黎漢原二郡下寛大之令新附者悉假復除

玉衡三年春三月西夷校尉向沈率涪陵多夷爲蜀郡太守江夏鄭融宜都太守徒爲楊芬西

夷司馬巴郡常歆郡安令蜀郡常倉弘等共推汶山太守蘭維爲西夷校尉時中原喪亂江東有事救援無所顧望融等率吏民北出枳欲下巴東雄遣李恭費黑邀擊獲之扶風鄧芝等各率流民前後數千家來歸

玉衡四年春正月雄以鳳爲征北將軍梁州刺史任回爲鎭南將軍南夷校尉寧州刺史恭爲征東將軍南蠻校尉荊州刺史雄虚己好賢隨才授任皆得其用益州遂定太傅驤養民於内鳳等招懐於外刑政寛和（一作簡）獄無滞囚興學校置史官其賦民男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疾病又半之戸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民多富實特天下大亂而蜀獨無事年穀屢熟乃至閭門不閉路不拾遺天水陳安舉隴右來降武都氐王楊茂捜奉貢稱臣杜弢自湘州遣使求援凉州刺史張駿遣使交好晋平夷太守朱提雷炤殺南廣太守孟桓帥二郡三千餘家叛降漢嘉夷王冲遣子爲質項之與建寧爨亮

偕來歸附巴郡嘗告急云有晉兵雄曰吾嘗憂石勒跋扈琅邪微弱恐爲使逼以爲耿耿不圖今日乃能舉兵使人欣然雄意在招懐遠方國用不足諸將每進金銀得官者朝無威儀爵位濫溢吏無祿秩取給於民軍無部伍號令不肅物僕射楊褒每切諫之雄不能改

玉衡五年春正月立妻任氏爲皇后

玉衡六年雄復於陽關更置墊江縣亦屬巴郡

玉衡七年

玉衡八年夏四月范長生卒以其子侍中賁爲丞相冬十二月雄梁州刺史鳳在北屢立戰功雄兄蕩子稚在晉壽害其功大鳳以巴西叛太傅驤討之久住梓潼不敢進兵雄自至涪城督驤討鳳斬之以壽爲前將軍都督巴西諸軍梁州刺史鎮巴西

玉衡九年冬十月雄使征東大將軍恭及將軍羅演寇巴東

玉衡十年春晉江陽太守盧州侯馥招降夷獠

修繕舟艦爲進取之計預白寧州刺史王遜請軍移牂柯太守謝恕俱出涪陵不能自前征東大將軍恭帥衆攻馥衆寡不敵爲恭所破獲生虜馥送雄雄下廷尉責之馥曰事君有死無二其次破家與國今縱不死又無益國厥沒其分守心而已無他顧望雄必欲臣之使馥同郡人張邈曉諭之馥怒罵邈曰吾等國亡不能存大難不能死低眉海內何面目相見也且王寧州治亂才也以吾有柔梓之耻故遠上尚書遣吾討賊受命之日實忘寢食但裁船未辦請軍未至卒攜不及爲他所先當滅身隕碎以謝不及冀上不負日月下不愧王侯吾豈苟生如卿兒女之人乎邈還白雄雄義而赦之時雄衆寇所獲捉爲太守建寧爨紀漢國太守梓潼文琰巴郡太守巴西黃龕不昌謝俊牂柯文猛皆區區稽顙無如馥者數年卒

玉衡十一年氐王楊難敵及弟堅頭爲劉曜所破奔葭萌遣子入質

玉衡十二年春二月隴西賊帥陳安復來歸附夏五月雄將張龍寇巴東建平太守柳純擊走之

玉衡十三年春正月時晉太寧元年也雄遣太傅驤與鎮南將軍任回寇臺登將軍司馬玖死之又分兵寇朱提越嶲二郡越嶲太守西夷校尉李釗漢嘉太守王載皆以郡叛降於驤夏五月驤世進與由小會攻南夷校尉寧州刺史王遜遜使將軍姚嶽（一作崇下同）爨琛等悉衆拒之戰

宕渠鄉（一作狼）驟軍不利又遇霖雨引還獄追至
涪水士衆爭濟溺水死者千有餘人獄以道遠
不敢渡水而還遜以獄不窮追也大怒囚群帥
執獄鞭之恚忿甚髮上衝冠冠爲之裂夜中
而卒秋七月氐王楊難敵奔葭萌趙主劉曜
遣鎮西將軍劉厚追擊之難敵送任請降於雄
雄安北將軍李稚蕩之第二子也時守葭萌受其
賂賄不送難敵於成都及趙兵退稚即遣還武
都難敵遂據險不服稚自悔失計連白雄請討

雄許之羣臣多諫雄不從遣稚兄侍中中領軍
琀統稚攻難敵由白水道遣征東將軍壽與稚
弟玝由陰平入二道討難敵難敵等先拒壽玝
壽玝不得進而琀稚長驅至下辨大爲難敵所
破琀稚皆死死者數千人雄深自悔責以謝百
姓
玉衡十四年春正月雄后任氏無子將立蕩子
班爲太子雄有子十餘人羣臣咸欲立雄所
生雄曰起兵之初舉手扞頭本不希帝王之業

值天下喪亂晉氏播蕩群情義舉志濟塗炭而
諸君遂見推逼處王公之上本之基業功由先
帝吾兄適統丕祚所歸恢懿明叡殆天所命大
事垂成薨於戎陣朕常悼之且班姿性仁孝好
學夙成必能負荷大任孫仲謀割有江東伯符
兆未于止侯爵因志耻之宜公舍子立弟君子
以爲知人吾欲獨繼國志之耻以繼宣公之美
太傅驤與司徒王達諫曰先王樹冢適者所以
明定分而防篡逆誠不可不慎也吳子舍其子

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之禍宋宣不立與夷而
立穆公卒有宋督之變猶子之言豈若子也深
願陛下思之雄不從竟立班爲太子使任后母
之驤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冬十二月張駿
遣參軍傅穎治中張淳修好於雄乃遺雄書勸
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引見復書曰吾過爲士大
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也貴州將令行河沙
常所希冀進思爲晉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爲守
藩之將掃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陵遲德聲

人據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旣情在闇室有何已已知欲遠遵楚漢尊崇義帝春秋之義於斯莫大穎等還凉復命駿甚其言使聘相繼

建寧爨亮益州太守李遏梁州太守董慬以興古叛降於雄

玉衡十五年

玉衡十六年秋九月雄將張龍寇涪陵執太守趙俊（晉帝紀作謝俊）

玉衡十七年春正月越巂斯叟反寧州秀才龐

遺起義兵應之攻圍鎮南將軍任回及太守李謙等雄遣征南將軍羅恒費黑救之寧州刺史尹奉遣裨將姚嶽朱提太守楊術援遺戰於臺登嶽等敗績術力戰死夏四月斯叟破秋九月謙移郡民於蜀冬十月雄將張龍復寇涪陵涪陵太守巴西趙弼為龍所擒

玉衡十八年

玉衡十九年春雄以中原喪亂頻遣使朝貢欲與穆帝分天下先是張駿領秦梁遣傅穎來假道通表京師雄弗許至是年又遣治中從事張淳奉貢稱藩託以假道雄大悅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強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乃父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下之深耻解蒼生之倒懸日昃忘食枕弋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自娛之有邪雄有慚色曰我乃祖乃父本亦晉臣遭天下大亂與六郡流民避難此地為衆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夏者亦當率衆

附之耳乃厚禮而遣之淳遂通表京師

玉衡二十年秋太傅驤死追贈相國諡曰漢獻王其子壽以喪還雄拜玝征北將軍梁州牧代壽又以太子班行撫軍將軍修晉壽軍屯事拜壽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領中護軍西夷校尉錄尚書總統如驤故事冬十月壽督征南將軍費黑征東將軍任邵攻陷巴郡太守楊謙退保建平壽別遣費黑寇建平建平監毌丘與退屯宜陽（宜一作郤）

玉衡二十一年春正月壽引還遣任邵屯巴東雄以子越爲車騎將軍屯廣漢秋七月壽攻陰平武都氐王楊難敵降之冬十月城涪縣

玉衡二十二年秋七月丙寅雄遣大將軍壽寇寧州以征東將軍費黑爲司馬與任攀等爲前鋒由廣漢入又遣鎮南將軍任回子調由越嶲征木落以分寧州之援冬十月壽黑至朱提朱提太守犍爲董炳嬰城自守寧州刺史尹奉遣建寧太守霍彪大姓爨琛等引兵助之時壽已

圍城欲逆拒彪黑曰料城中食少彪等雖至猶糧不多宜縱彪入城共消其穀猶嫌其少何爲拒之壽以爲然引兵而退彪等入城攻久不下壽欲急攻之黑曰南中險阻夷亂難服當以日月制之待其智勇俱困然後取之溷牢之物何足汲汲也壽不從攻之果不克乃悉以軍事委黑自引而還

玉衡二十三年春正月雄復遣大將軍壽等攻朱提朱提太守董炳及建寧太守霍彪皆請軍門降威振南中三一作十三月寧州刺史尹奉舉州來降遷奉於蜀遂有南中之地雄於是大赦境內殊死巳下以壽領寧州刺史復置南廣郡以興古太守朱提李播爲太守秋七月建寧牂柯二郡謀叛壽復擊取之使班討平寧州夷以班爲撫軍將軍

玉衡二十四年春正月雄分寧州置交州以霍彪爲寧州刺史爨琛爲交州刺史封壽爲建寧王三月壽還夏五月雄感疾生瘍於頭召大將軍建寧王壽受遺詔輔政六月丁卯雄卒時晉

成帝咸和八年也雄年六十一在位三十年爲諡武帝廟號太宗冬十二月丙寅葬安都陵太子班嗣

鹽官姚士粦校

蜀錄三　　春秋卷第七十八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李班

李班字世文蕩第四子也少爵聰慧見養於雄初署平南將軍年十六立爲太子謙虛博納敬愛儒賢自何點李釗班皆師事之又引名士王嘏及隴西董融天水文夔等以爲賓友每觀書傳謂融等曰吾每觀周景王太子晉魏太子丕吳太子登文章識鑒超然卓絕未嘗不有慙色

何古賢之高朗後人之莫逮也爲性汎愛動修軌度失在輕躁雅好田獵時諸李子弟皆尚奢靡而班常戒厲之每朝有大議雄輒令豫之班以古者墾田均平貧富獲所今貴者廣占荒田貧者種殖無地富者以已所餘而賣之此豈王者大均之義乎雄深納之雄少數攻戰多被傷痍至是寢疾舊瘢皆膿潰雄子越等皆惡而遠之獨班晝夜侍側不脫衣冠親爲吮膿殊無難色每嘗藥流涕其誠孝如此雄死遂嗣僞位以建寧王壽錄尚書事輔政政事皆委於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瓌等班居中行喪禮一無所預秋九月雄子車騎將軍越鎮江陽奔喪至成都以班非雄所生意甚不平與弟安東將軍期密謀作亂班弟玝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爲梁州刺史鎮葭萌班以未葬不忍即遣推誠居厚無所疑間（一云心無纖介）遣玝出屯於涪時有白氣二道帶天太史令韓豹奏曰宮中有陰謀兵氣戒在親戚深宜慎之班不悟冬十月癸亥越期因

班夜哭殺之於殯宮并殺班仲兄領軍將軍都矯太后任氏令罪狀班而廢之時年四十七在位一年衆欲立越越奉期而立之期既即位諡班曰戾太子及壽立追諡曰哀皇帝子幽頤爲期所殺

李期

李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其母冉氏賤雄妻任氏養以爲子少聰慧好學問容貌都雅弱冠能屬文輕財好施虛心接引又多才藝有名譽

初爲建威將軍雄令諸子及宗室子弟各以恩信募合部衆多者纔得數百人而期獨得千餘人遷安東將軍凡所表薦多納用之故長吏列署頗出其門越既殺班乃讓位於期遂以十月甲子僭即皇帝位進壽梁州刺史大都督東羌校尉中護軍徙封漢王以兄越爲相國封建寧王加大司馬大將軍與壽並錄尚書事以仲兄霸爲鎮南中領軍弟保爲鎮西北夷校尉汶山太守從兄始爲征東代越鎮江陽皆進大將軍

丙寅楚雄於安都陵征東始欲與壽共攻期壽不敢發始怒反譖壽於期請殺之期欲藉壽討玝故不許乃遣壽將兵向涪壽先遣使告玝說以去就利害開其去路玝遂棄城與其將焦會羅凱等並奔降晉期即拜壽爲梁州刺史屯涪城

玉恒元年春正月立妻閻氏爲皇后大赦境內姝死巳下改元玉恒以衛將軍尹奉爲右丞相驃騎將軍尚書令王瓌爲司徒司隸校尉景騫爲尚書令征南將軍費黑爲司隸班舅羅演爲僕射秋九月班舅羅演與漢王相天水上官澹等謀殺期立班子幽事覺期殺演澹及班母羅氏琀子癈稚妻昝氏期自以謀大事既果輕諸舊臣外則信任尚書令景騫尚書姚華田褒內則信任中常侍許涪等慶賞刑威希復關之卿相皆決於數人而巳褒無他才藝雄時嘗勸立期故寵待甚厚由是紀綱法度蕩然驟紊雄業衰矣

玉恒二年冬十月期以從子尚書僕射武陵公載有雋才忌之誣以謀反下獄賜死十一月晉遣建威將軍司馬勳安集漢中期遣漢王壽攻之拔陷遂置守宰戍南鄭而還雄子鎮南大將軍霸鎮北大將軍保不病而死皆云期鴆殺之於是大臣危懼人不自安而期志益廣忽慢公卿政刑失措是年天雨大魚於宮中其色黃又宮中豕犬交木冬華連年災火雨血地震生毛[illegible]於城下

王恒三年春三月大風拔樹發屋期驕虐日甚多所誅殺籍沒資財婦女以充後宮內外兇兇道路以目諫者獲罪人懷苟免漢王壽素貴重有威名期及建寧王越等皆忌之壽懼不免每當入朝嘗詐爲邊書辭以警急密問龔壯謀以自安遂與長史略陽羅恒巴西解思明謀攻成都期頗聞之數遣中常侍許涪至壽所伺其動靜又鴆殺壽養弟安北將軍攸於是與越及景騫田褒姚華潛謀襲壽欲因燒市橋而發兵壽

聞大懼且疑許涪往來之數也乃率步騎一萬餘人自涪向成都表稱騫等亂政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以李奕爲先登越等請散財募士格戰期謂壽不自薄不許及壽到成都期不虞其卒至既不設備壽世子勢爲期門校尉開門納之遂尅成都屯兵宮門期遣侍中勞壽壽奏相國建寧王越尚書令河南公景騫尚書田褒姚華中常侍許涪征西將軍李遐及將軍李西等皆懷奸亂政謀傾社稷大逆不道罪合夷

戮期從之於是殺騫越等縱兵大掠三日乃定夏四月壽矯太后任氏令廢期爲邛都縣公幽之別宮期嘆曰天下主乃當於小縣公不如死也自縊而死五月誅始等兄弟十餘人期年二十五在位三年諡曰幽公及葬賜鸞輅九旒餘如王禮徙其妻子於越嶲又使人就越嶲殺之

李壽

李壽字武考特季弟驤之少子也有局幹愛尚禮容斂而好學雅量豁然志度少異於諸子雄

甚奇其才以爲足荷重任拜前將軍督巴西諸軍事遷征東將軍時年十九聘處士譙秀以爲賓客盡其讜言在巴西威惠並著驤死遷大將軍大都督侍中錄尚書總統封扶風公尋以大將軍征寧州攻圍百餘日悉平諸郡雄大悅進封建寧王以南中十二郡爲建寧國既而雄疾病侍奉左右及死受遺輔政期之殺班也征東大將軍始初欲奉壽共圖討期壽不敢發始怒說期殺壽期憚玝在北欲藉壽討玝故不許改

主壽爲漢王食梁州五郡領梁州刺史代玝治涪城壽威名遠振深爲李越景騫等所憚每深憂之既屯涪城歲終當入朝覲常自危懼（一作危懼）輙造漢中守將張才急書告邊疆寇警不時充斥不可曠鎮故得不朝咸康三年冬北入漢中破走司馬勳壽見期越兄弟十餘人年方壯大并有強兵懼不自全乃數聘命巴西龔壯壯往見壽是時岷山崩江水竭壽緣劉向之言而惡之每問壯以自安之術壯以特殺其父及叔欲假手報仇未有其由因說立事何如舍小從大以危易安開國裂土長爲諸侯名高桓文勲流百代矣壽從之陰與長史羅恒解思明共謀據成都稱藩歸順會養弟攸從成都病還死道中乃佯言越藥殺之又詐造妹夫任調書言期越當廢壽以惑群下群下信之乃誓文武許賞以城中資財得數千人南襲成都剋之獲期越誅宗族十餘人縱兵士虜掠民家至乃姦淫雄女及李氏諸婦多所殘害數日乃定

漢興元年夏羅恒與解思明李奕王利等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以龔壯爲長史告下又勸令送邛都公於建康任調與司馬蔡興侍中李艷及張烈等勸壽稱帝壽亦生心乃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足况數年乎思明曰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任侯之言策之上也遂以晉咸康四年背思明所陳之計僭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漢興國號曰漢以董皎爲相國羅恒馬當爲股肱李奕任調李閎爲爪牙解思明爲謀主以安車束帛聘龔壯爲太師壯誓不仕壽所贈遺一無所受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位拔擢幽滯處之顯列改立宗廟追尊父驤爲獻皇帝母昝氏爲皇太后立妻閻氏爲皇后世子勢爲太子更以驤爲始祖特雄舊廟爲大成廟下書言與期越別族分寧州興古永昌雲南朱提越嶲河陽六郡爲漢州又分漢德縣以爲梓潼郡割巴郡之宕渠宣漢漢

山三縣置宕渠郡尋省以縣並屬巴西郡凡諸制度多有改易遂以董皎為丞相羅恒為尚書令解思明為廣漢太守任調為鎮北將軍梁州刺史東夷校尉李奕為鎮西將軍西夷校尉更代諸郡及鄉佐皆用舊人及巴參佐省交州以從子權為鎮南將軍寧州刺史於是成都諸李子弟無復秉兵馬形勢者雄時舊臣近親及六郡士民皆見疎斥秋七月奕從兄廣漢太守乾與大臣通謀欲廢壽壽懼使子廣與大臣盟於

前殿徙乾為漢嘉太守以李閎為征東將軍荊州刺史移鎮巴郡閎恭之子也八月蜀中久雨禾稼損傷百姓饑疫壽命群臣極言得失草莽臣龔壯上封事曰臣聞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故于公理獄高門待封伏惟獻皇帝寬仁厚惠宥罪甚衆靈德洪洽誕鍾陛下陛下天性忠篤受遺建節志齊周霍誠貫神明而志緒違理顛覆顧命晉祭既興讒諛滋蔓大義滅親撥亂反正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歃血盟衆舉國稱藩天應人悅白魚登舟霆震助威烈風順義神人誠允日月光明而論者未諭權宜稱制今淫雨汜濆垂向百日禾稼損傷加之饑疫百姓愁望天其或者將以監示陛下故也又前日之舉止以救禍陛下之心本無大圖今久不變天下之人誰復分明知陛下本心者哉且玄宮之讖難知而盟誓顧違一旦疆埸有急內外騷動不可不深思長久之策永為子孫之計也愚謂宜遵前盟誓結援吳會以親天子彼必不愛高爵重位以報大

功雖降階一等永為靈德宗廟相承福祚無窮君臣銘勳於上生民寧息於下通天下之高理弘信誓之美義垂拱南面歌詩興禮上與彭韋爭美下與齊晉抗衡不亦休哉論者或言二州附晉則榮六郡人事之不便昔公孫述在蜀羈客用事劉備在蜀楚士多貴及漢征蜀殘民大半吳鄧西伐舉國屠滅誰復別楚蜀者乎論者或不達安固之基惜其名位在晉諸侯自有卿相司徒司空未曾皆然及漢藩王亦有丞相今

義歸彼但當崇重豈當滅削者劉氏郡守令長
方任州郡匡亡主易故也今日義舉王榮臣頻
寧可同日而論乎論者又謂臣當爲法正臣蒙
陛下大恩覆臣如天養臣如光寵臣所安至於
榮祿無論漢晉臣皆不處臣復何爲當作法正
乎論者或言晉家必責質任及徵兵伐胡何以
應之案晉不煩尺兵一國來附威卷四海廣地
萬里何任之責胡之在北亦此之憂今平居有
東北之虞縱令徵兵但援漢川猶差二門耳臣

以託深重忘疾病之機實感殊遇冀以微言少
補明時常懼殞歿不寫懇心辜負恩顧謹進悃
忱伏願罪幾封上壽覽之不悅然銜前言祕而
不宣九月僕射任顏謀反伏誅顏任太后之弟
也因盡殺雄諸子納等
漢興二年春二月晉以南蠻校尉南郡太守庾
翼鎭江陵遣武昌太守陳囂爲輔國將軍梁州
刺史趣子午又遣參軍李松伐巴郡至江陽夏
四月執壽征東將軍荊州刺史閻巴郡太守黃
植初壽許自牛鞞以東土斷與閻執政者以爲
不可乃止復不益兵故閻覆沒閻弟豔以是怨
故與朝右有隙是時壽疾病羅恒解思明等復
議奉晉計尋而巴郡破壽以爲附晉當以兵
威故不能自斷遂輟計五月拜奕鎭東將軍代
閻守巴郡六月晉廣州刺史鄧嶽將兵擊寧州
建寧太守孟彥率州人縛寧州刺史霍彪舉建
寧降晉壽遣右將軍李位都討之秋七月癸卯
大風暴雨震其端門壽深自悔責命群臣極盡

忠言勿拘忌諱
漢興三年春三月丁卯右將軍李位都攻拔丹
川晉守將孟彥劉齊李秋等皆死之先是趙王
石虎遺壽書欲與之連横入寇約中分江南壽
大悅遣散騎常侍王嘏中常侍王廣使於趙龔
壯切諫不聽至是下書曰呉會遺燼久逋天誅
今將大興百萬躬行天罰乃大修船艦嚴兵繕
甲吏卒皆備糇糧秋九月以尚書令馬當爲六
軍大都督假節鉞營東場大閱軍士七萬餘人

舟師泝江而上過成都鼓譟盈江壽登城觀之有吞噬江南之志羣臣咸諫曰我國小衆寡且吳會險遠圖之未易解思明又稱諫懇至壽不從於是命羣臣議其利害龔壯復上疏切諫以爲不如通晉羣臣皆以壯之言爲然叩頭泣諫壽乃止士衆咸稱萬歲冬十二月遣鎮東大將軍李奕攻牂柯太守謝恕恕保城拒守積日不拔會奕糧盡引還轉寇巴東守將勞揚戰敗死之壽將閻至自成都叛閻爲晉所獲逃奔於趙

壽致書於石虎以請之署曰趙王石君虎不悅付中外議中書監王波諫以爲不若爲書遺之并致楛矢石砮於壽遂遣閻還閻至壽乃下書曰羯使來庭貢其楛矢

漢興四年春正月壽以太子勢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壽承雄寬惠儉約得蜀人心又新行篡奪因循雄政未遑其志欲會李閎與王嘏等從鄴還盛稱石虎威靈宮觀壯麗鄴中殷實且言趙王虎虐用刑法王遜亦以殺罰御下並能控制邦域城鎮心欣慕之民有小過輒殺以立威名又以郊甸未實都邑空虛工匠器械事用未足乃徙傍郡戶三丁巳上者以實成都興尚方御府發州郡工巧以充之廣修宮室引水入城務於奢侈又廣太學起讌殿百姓疲於使役吁嗟滿道思亂者十室而九矣尚書左僕射蔡興切諫壽以爲誹謗殺之右僕射李嶷數以直言忤旨壽積忿非一託以他罪下獄誅之秋七月遣尚書廣漢李擴（一作攜）爲御史入南中擴祖殺晉

故寧州刺史以向與南人有舊故遣之擴從兄演自越巂上書勸壽歸正返本釋帝稱王壽怒殺之以威龔壯解思明等

漢興五年冬十月壽下書令州郡各舉明經者封好學侯

漢興六年夏四月壽寢疾五月疾篤常見李期蔡興爲祟秋八月辛亥卒是歲晉康帝建元元年也時年四十四在位六年謚曰昭文廟號中宗葬安昌陵壽初爲王好學愛士庶幾善道每

覽良將賢相建功立事者未嘗不反覆嗟歎
能征伐四剋拓地千里雄既垂心於上壽亦竭
誠於下號爲賢相及即僞位多所更易常慕漢
武魏明之爲人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
先世政教自以爲勝之也

李勢

李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初壽妻閻氏無子驤
殺李鳳爲壽納鳳女生勢期愛勢姿貌拜翊軍
將軍漢王世子（前作翊門校尉）勢身長七尺九寸腰帶

十四圍善於俯仰時人異之壽死僭即帝位
太和元年春正月大赦境内改元太和尊嫡母
閻氏爲皇太后母李氏爲太后妻李氏爲皇后
拜弟廣爲大將軍大都督錄尚書事封漢王其
餘子弟及文武進位各有差夏四月太史令韓
皓上言熒惑守心乃宗廟禮廢之譴勢命羣臣
議之相國董皎侍中王嘏等以爲景武創業獻
文承基至親不遠無宜疎絕乃更令祭祀始祖
特太宗雄同號曰漢王是月晉遣征西將軍領
南蠻校尉庾翼率益州刺史周撫西陽太守曹
據來伐破別將李桓於江陽乃爲檄示勢曰告
巴蜀士民夫昏明代運否終則泰賢哲覩機以
知變不肖滅亡以取禍昝皇運中消亂綱暫弛
曜勒窮兇肆暴神州李劉啟逆竊逼岷川冀以
不才任符分陝未能仰宣皇化招携以禮而使
三邦之民制於犬羊之羣元元之命懸於豺狼
之口所以假寐永歎疾疢如首者也凡百黎民
秋毫不犯檄到勉思良圖自求多福無使蘭艾

同焚永作鑒誡信誓之明有如皦日
太和二年秋八月漢王廣以勢無子求爲太弟
勢不許馬當解思明諫曰陛下兄弟不多若復
有所廢將見孤危固請許之未幾疑馬當等與
廣有謀命相國董皎收馬當解思明斬之夷其
三族遣太保李奕襲廣於涪城貶爲臨邛侯廣
懼自殺思明有計謀彊於諫諍被收歎曰國之
不亡以我數人在也今其殆矣言笑自若而死
馬當素得民心及其死士卒無不哀之自此之

後繇復紀綱及諫諍者冬十二月勢將樊顏奔
附於晉
嘉寧元年秋九月巴東太守楊謙擊勢將申陽
走之獲別將樂高冬十月天大雨血於江南數
畝許鎮東大將軍太保奕自晉壽舉兵反寇陷
巴東蜀人多有從者衆至數萬勢登城拒戰奕
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衆乃潰散勢既誅奕
大赦境內改元嘉寧蜀土先是無獠至此始從
山出自巴西至犍爲梓潼布滿山谷十餘萬落

不可禁制大爲民患勢既驕奢貪吝性愛財色
常殺人而取其妻又納奕女爲后耽於淫樂不
恤國事夷獠叛亂軍守離缺境土減削加之饑
饉宇內蕭條更多忌害誅戮大臣刑獄酷濫人
懷危懼斥外父祖舊臣親信近習左右因行威
福修飾屋宇羣下諫諍一無所納又常居內罕
見公卿史臣屢陳災譴乃加董皎爲太師以名
位優之實欲與分災眚
嘉寧二年春正月乙卯晉遣安西將軍荊州刺
史桓溫帥征虜將軍益州刺史周撫輔國將軍
南郡太守譙王司馬無忌建武將軍江夏相袁
喬等來伐先是溫謀伐蜀衆咸以爲不可袁喬
勸之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
心胸然後舉無遺策耳（紀事本末作不必待衆言皆合也）今爲
天下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方胡爲
弱將欲除之先從易者今遡流萬里經略天險
彼或有備必不可剋然蜀人自以斗絕一方恃
其完固不修攻戰之具若以精卒一萬輕車速

進比彼聞之我已入其險要李勢君臣不過自
力一戰擒之必矣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覬覦
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聞萬里征伐以爲內有
重備必不敢動縱復越逸江渚諸軍足以守境
此無虞矣且蜀土富實號稱天府昔諸葛武侯
欲以抗衡中夏今誠不能爲害然勢據上流易
爲寇盜若襲而取之有其人衆此國之大利也
溫從之使喬以江夏相領水軍二千人爲前鋒
自將大衆爲之後繼軍次青衣勢大發軍拒守

道叔父右衛將軍福與從兄鎮南將軍權前將軍昝堅等帥數千人自山陽趨合水拒溫謂溫從步道而上諸將皆欲設伏江南以待晉師昝堅不從率諸軍自江北鴛鴦碕渡向犍爲三月溫至彭模去勢已近議欲分爲兩軍異道俱進以分蜀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萬里之外置之死地士無返顧之心勝則大功可立不勝則噍類無遺當併力合衆以取一戰之捷若分軍爲兩則衆心不一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

全軍而進棄去釜甑齎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從之留參軍孫盛周楚將羸兵守輜重溫自將步卒直抵成都右衛將軍福等進攻彭模孫盛奮擊走之溫進遇權三戰三捷勢兵敗散自閒道歸成都鎮東將軍位都迎詣溫降昝堅至犍爲知與溫異道自沙頭津濟比至溫巳軍於成都之十里陌堅衆自潰勢悉衆出戰於成都之笮橋（文選註作柞字）溫前鋒不利參軍龔護戰死矢及溫馬首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

袁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溫乘勝長驅至於城下縱火燒其城門勢衆大懼無復鬬志中書監王嘏散騎常侍常璩等勸勢出降勢以問侍中馮孚孚言昔吳漢征蜀盡誅公孫氏今晉下書不赦諸李雖降恐無全理勢乃夜開東門與昝堅走九十里至晉壽葭萌城丁亥勢使散騎侍郎王幼送降文於溫曰僞嘉寧二年三月十七日略陽李勢叩頭死罪伏惟大將軍節下先人播流恃險因釁竊有汶蜀勢以闇弱復

統末緒偷安荏苒未能改圖猥煩朱軒踐冒險阻將士狂愚干犯天威仰慙俯愧精魂飛散甘受斧鑕以釁軍鼓伏惟大晉天網恢弘澤及四海恩過陽日逼迫倉卒自投草野即日到白水城謹遣私署散騎常侍王幼奉牋以聞并敕州郡投戈釋杖窮池之魚待命漏刻勢尋與櫬面縛軍門溫解其縛焚其櫬遷勢及叔父福等十餘人於建康封爲歸義侯晉升平五年卒宕渠郎古賨國今有賨城秦始皇時有長人長五丈

見於宕渠秦太史令胡毋敬曰五百年後其地必有異人爲大人者及雄稱尊號祖先出自宕渠有識者皆以爲應之譙周亦云我死後三十年當有異人入蜀蜀由之亡蜀亡之歲去周三十二年又著讖云廣漢城北有大賊曰流曰特攻難得歲在玄宮自相尅又曰宋岱不死則孫阜不交市三旬之間流離之首懸於䕺門又惠帝之世蜀童謠曰郫城堅盆底穿郫中細子李特細又曰江橋頭闕下市成都北門十八子又

曰巴郡葛當下美巴郡皮又曰有客有客來侵門陌其氣欲索至是而悉應焉先是勢未亡時頻有怪異宫人張氏有冶容勢寵之一夕化爲大斑理蛇長丈餘送於苑中夜復來寢床下勢懼遂殺之復有鄭美人勢亦寵之化爲雌虎一夕食勢寵姬未幾而死成都北鄉有人望見女子避入草中往視見物如人有身形頭目無手足而動搖不能言又有驢無皮毛祖肉飲食數日而死涪陵民樂氏婦頭上生角長三寸凡三

截之又馬氏婦姙身兒從脇下生見母無恙兒亦長育廣漢馬生角長大各半寸有馬生駒一頭兩身相着六耳兩目二陰一牡一牝李漢家舂米米自臼中跳出遂斂於箕中又跳出瀉於簟中又跳出有猿居鳥巢至城下大雨血地仍震又連生毛鵂鶹集于城下江源又生草高七八尺莖葉皆赤子青如牛角天讖甚多不能悉紀特以晉太和元年歲在辛酉起兵至勢嘉寧二年時晉永和三年歲在壬戌而降於晉凡六世合四十七年

監官姚士粦校

蜀錄四　　春秋卷第七十九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李輔

李輔字玄政慕之長子特兄也銳勇有武幹初益州刺史趙廞殺其弟威冦將軍庠及其子弘等慮特等爲變乃命輔與特驤俱爲督將安慰其衆及特承制拜爲驃騎將軍官衆之敗爲益州刺史羅尚所殺雄即王位追謚齊烈王子忠嗣

李庠

李庠字玄序特第三弟也少以氣烈爲鄉里所稱仕郡督郵主簿當官皆以美績著聞元康四年察孝廉不就後以善騎射舉良將亦不就州郡以庠才兼文武舉秀異（一作秀興）固以疾辭州郡不聽以其名上聞中護軍切徵不得已而應之拜中軍騎督弓馬便捷膂力過人時論方之鮮卑文鴦洛陽方亂稱疾去官性任俠好濟人難以是州黨莫不附之與六郡流民避難梁益道路有疾病饑厄者皆營護隱卹振施貧乏大收衆心初至蜀益州刺史趙廞敬異之（一作寵）與論兵法無不稱善每謂所親曰李玄序蓋亦一時之關張也以爲冦軍將軍及特有異志委以心膂之任表爲部曲督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餘人以討叛羌功表爲威冦將軍假赤幢曲蓋封陽泉亭侯賜錢百萬馬四十匹廞忌害其能誣以大逆殺之被殺之日六郡士庶莫不流涕特年五十五雄即成都王位追謚梁武王

李驤

李驤字玄龍慕之少子特弟也驍銳武幹與諸兄弟等初殺縣令屯聚梁鄉起兵應特特承制拜驍騎將軍每從征伐屢立戰功特死雄立益州刺史羅尚數攻郫城雄使朴泰誘尚襲郫城約爲內應尚信之泰要發火遣隗伯諸軍攻郫驤設伏於外以長梯上伯軍伯軍見火起爭緣梯上驤因放兵擊之大破尚軍遂攻犍爲斷尚糧道殺太守龔恢及功曹楊渙進攻益州殺別

爲許延延妻杜氏有美色驤欲納以爲妻杜氏號哭守夫尸罵曰汝輩逆賊無道死有先後寧當久活我杜家女豈爲賊妻也何不速殺我驤怒遂殺之雄即王位以驤爲太傅晉永嘉四年梓潼内史譙登據涪城時羅尚死長沙太守皮素代爲益州進治三關驤急攻登素勑張順楊顯救登尚子宇恨登不供其軍實素怒宇欲治其罪爲宇所殺建平都尉暴重殺宇巴郡大亂不果救登驤於是攻登益急登兵窮士饑遂生

得之送之於雄雄乃殺登巴西梓潼盡爲雄有矣其後雄梁州刺史李鳳叛於巴西驤以太傅行大將軍討斬之轉攻越巂及朱提獲太守李釗進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領中護軍西夷校尉錄尚書總統以玉衡二十年冬卒追贈相國謚曰漢獻王及壽僭即帝位追尊謚曰獻皇帝

李蕩

李蕩字仲平特次子也好學有容觀特承制拜鎭軍將軍特初稱制晉河間王司馬顒遣督護衙博討之進屯梓潼朝廷復遣廣漢太守張微軍於德陽南夷校尉李毅又遣役兵五千助益州刺史羅尚尚遣督護張龜軍於繁城三道並進以攻特營特使蕩與雄襲博特躬擊張龜龜衆大敗蕩又與博接戰連日博亦敗績死者大半蕩追博至漢德博走葭萌蕩轉掠巴西巴西郡丞毛植五官襄珍以郡迎降蕩撫恤初附百姓安之進攻葭萌傅又遠遁其衆悉降遂拔梓

潼巴西郡特於是進攻張微微依高據險與特相持連日時特與蕩分爲二營微疾特營空虛遣步兵循山攻之特逆戰不利山險窘迫衆不知所爲羅準任道皆勸引還特量蕩必來故不許微衆至稍多山道至狹唯可一二人行蕩軍不得前謂司馬王辛曰父在深寇之中是我死日也乃衣重鎧持長矛大呼直前推鋒必死殺十餘人微衆來相救蕩軍皆殊死戰無不一以當百微衆遂潰拔特於重圍之中特欲釋微還

涪蕩與王幸進曰微軍連戰士卒傷殘智勇俱困宜因其弊一戰擒之若舍而寬之微養病收亡餘衆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微微潰圍而走蕩率水陸追之殺之於巴西生擒其子存以微喪還之其後二年官兵殺特於官桑蕩與雄共保北營羅尚遣督護張龜何冲左汜等軍繁城涪陵藥紳等起兵應尚蕩攻紳破之左汜率衆乘虛襲營氐苻成隗伯時在營中叛以應汜督垂欲破會蕩破紳還適與汜遇遂大

破之成伯將其黨突出詣尚蕩策馬追擊中矛而死雄秘不發喪以安衆心及雄即成都王位追贈廣漢壯文公

李始

李始字伯起特長子雄異母兄也特承制拜武威將軍雄旣僭位累遷太保加折衝將軍番標士衆衆多歸之時人爲之語曰欲養老隔太保及期之殺班也以始爲征東大將軍代建寧王越鎮江陽始先欲附壽謀共討期壽不從始怒說期取壽期又不許後壽用龔壯計襲破成都期自殺始亦被誅幷其兄弟十餘人

李玲　稚　玝

李玲蕩長子也次稚次都又次玝初玲爲侍中中領軍稚以安東將軍屯晉壽武都氐楊難敵來奔稚受其賂遣縱還武都難敵恃險驕慢多爲不法攻走陰平太守羅演尚弟男也之稚自悔矣計白兄玲亟欲請討雄許之乃遣玲與稚及將軍樂次費佗李乾等由白水橋進攻下辨征東

將軍壽督玲弟玝攻陰平難敵遣軍來拒壽玝不得進而玲稚徑至下辨武街難敵斷其歸道四面攻之深入無繼皆爲氐衆所殺士卒死者數千人玲有才望志尚雄欲傳以爲嗣及聞其死深痛悼之不食數日言必流涕雄死班嗣僞位玝與期越咸來奔喪玝勸班遣越還鎮幷出期爲梁州刺史班猶豫未許及遣玝還鎮涪城期越竟弑班於臨次幷殺其兄領軍都玝遂奔晉歷巴郡襄陽宜都太守龍驤將軍永和三年

後徙西至於山陽戰死

李安

李安字武龍少養於外家羅氏元康元年避地入蜀從特征伐以勇烈聞特遂子之驍騎將軍驤引爲帳下督護數有戰功甚見信愛羅尚遣將成隗伯攻郫城驤逆戰不利被傷落馬卧未能起士衆皆散惟安與任回在左右隗伯帥數千騎來叱安曰武龍吾所取有人卿宜避我去安瞋目呵之曰吾不相與因躍馬直前刺之伯

逡巡而退

李離

李離特妹壻琀之子也初爲梓潼太守朝廷遣建平太守孫阜進攻德陽琀勸流降阜離聞之因與雄謀襲阜軍阜軍敗績流深奇之委以重任雄即成都王位進爲太尉事無巨細悉以任之永嘉初關中流民鄧定訇氐等掠漢多辰勢以叛巴西太守張燕遣牙門武畋漢國郡丞宜定圍之鄧定等求援於雄雄遣離與李璜等帥兵入漢中赴援太守杜孟治聞離至命燕釋圍保城離至先破武畋營次攻宜定復破之燕懼將百騎走離等復大破之州軍皆散孟治開門退走離盡徙漢中民於蜀遂屯據梓潼其後部將天水訇琦張金苟等叛殺之送離母子於羅尚尚斬以徇遂分其室

羅氏

特妻羅氏略陽人僕射羅演之妹也生蕩與雄特蕩等屯北營羅尚遣牙門左汜黃誾來攻營

中氐符成隗伯叛應之羅氏擐甲拒戰伯手刃傷其面羅氏奮擊不輟氣烈益壯蕩還得免雄稱成都王尊爲王太后及即帝位尊爲皇太后以嫁玉衡元年卒雄信巫覡之言多有忌諱至欲不葬司空趙肅切諫雄乃從之又欲申三年之禮羣臣多諫弗納太傅驤謂司空上官惇曰今方難未靖一作爲吾欲固請不聽主上終諒闇君以爲何如惇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故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但漢魏以來

天下多難宗廟至重不可久曠故釋縗絰至哀而已驤曰任回方至此人决於行事且上常難違其言待其至當與俱請及至同回入見驤免冠流涕固請公除雄號泣不許回跪而進曰今王業初建凡百草創一日無王天下惶惶昔武王素甲觀兵晉襄墨絰從戎豈所願哉爲天下屈己故也願陛下割情從權永隆天保遂強扶雄起釋服親政雄涕泣從之

任氏

雄妻任氏天水人僕射任顔之姊也以建興元年立爲王后任氏無子有妾子十五人長子越次子霸第四子期皆爲任氏所養諸子保約等期既僭立尊爲皇太后拜兄越相國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建寧王仲兄霸鎮南大將軍弟保鎮西大將軍約等皆有拜授其後盡爲壽所殺任氏亦以憂憤死

閻氏

壽妻閻氏略陽人閻式之族女也一云天水人以漢興元年立爲皇后閻氏無子壽納李鳳女生勢及廣閻氏子之勢後嗣位尊爲皇太后署廣爲大將軍封漢王廣以勢無子求爲太弟勢不許疑馬當等與廣有異謀收當等殺之遣兵襲廣於涪城貶爲臨邛侯廣尋自殺

監官姚士粦校

春秋第七十九卷

蜀錄五　　　春秋卷第八十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閻或（一作式）

閻或天水人也特初起兵數使或至羅尚求寬流民限期乃版爲始昌令及特承制任爲謀主雄即王位累遷尚書令時建國草創素無法紀諸將恃恩各爭班位或上疏曰夫爲國制法勳尚仍舊漢晉故事惟太尉大司馬執兵太傅太保父兄之官論道之職司空司徒掌五教九土之差秦置丞相總領萬機漢武之末遂（一作逐）以大將軍統政今國業初建凡百未備諸公大將班位有差降而競請私置不與興故相應宜立制度以爲楷式雄從之其後去雄依太尉離於梓潼部人句琦張金苟等叛殺離或亦被害雄甚悼之

尹奉

尹奉南安人晉永昌元年以零陵太守爲寧州刺史南夷校尉加安西將軍奉威刑緩鈍政治不立爲大將軍壽所破遂舉州降時晉咸和八年也雄遷奉於蜀南中盡爲雄有其後奉仕李氏位至衞將軍右丞相

王載

王載字元始新都人也有才智幹略娶寧州刺史李毅女秀載將家避地在南適毅亡州文武以秀明達有父風（一作才）遂推領州事又以載領南夷校尉龍驤將軍秀獎厲將士戰食糧已盡但茹草炙鼠爲食秀伺夷怠緩輒出軍掩破之載後爲漢嘉太守太傅驤攻破朱提等郡載懼以郡迎降仕雄至騎都尉龍驤長史

李釗

李釗字世康廣漢郪人也祖旦字欽宗光祿郎中主事父毅字允剛歷寧州刺史加龍驤將軍封成都內侯釗世秉儒學有格望以父任爲謁者僕射除壽林侯相不就爲尚書外兵郎晉光熙三年毅爲叛夷所攻疾病困於窮城不能討戰上表請援時雄寇蜀郡救兵不得進釗聞父

玧表求赴難馳至牂柯夷復斷道停住交州以
寧州城中無穀父疾病未知吉凶遂不食穀惟
茹草首尾三年得至寧州父已卒文武復偪釗
領州府事懷帝乃除釗平寇將軍領安夷護軍
西夷校尉大得衆心及王遜爲寧州刺史表釗
爲朱提太守尋遷越巂治南廣以禦雄數破雄
軍發大將樂初雄王衡十三年太傅驤與任回
分兵攻朱提越巂城陷被獲尋而自蜀逃歸遜
仍以釗守越巂雄復遣驤及任回攻之釗自南

秦與漢嘉太守王載並力來拒戰於溫水敗績
遂以二郡迎降釗到成都雄待遇甚厚朝廷儀
式喪紀之禮皆決於釗命班以師禮事之

范長生

范長生涪陵丹興人也一名延久又名九重又
名支字元壽巖居穴處求道養志甚有名德兼
善天文頗曉術數年過百歲（蜀紀杖伐山云長生先主劉玄德至特時一百三十餘年）爲蜀人所重奉之如神雄欲迎致立
爲君長而臣之長生固辭曰推步大元五行大

會甲子祚終於李非吾節也雄即成都王位長
生自西山乘素輿詣成都雄迎之於門執版延
接即日拜丞相尊之曰范賢故又名賢勸雄稱
尊尋加長生天地太師之號封西山侯以雄王
衡八年卒子賁嗣賁初爲侍中後嗣父爵爲丞
相晉永和三年勢爲大司馬桓溫所滅其遺黨
故尚書僕射王誓鎭西將軍鄧定平南將軍王
潤將軍隗文蕭恭文等舉兵反衆各萬餘溫自
擊定使袁喬擊文皆破之使益州刺史周撫鎭

彭模斬王誓王潤溫留成都三十日振旅還江
陵尋而鄧定隗文等入據成都征虜將軍楊謙
棄涪城退保德陽遂陷月南殺督護劉雄共立
賁爲帝而奉之以父長生爲雄國師蜀民愛之
賁由是以妖異惑衆聚至數千蜀人相率歸附
後二年周撫與龍驤朱燾擊賁斬之益州遂平

楊襃

楊襃略陽人仕特將兵都尉雄稱尊號累遷左
僕射尚書令直言敢諫無所忌諱雄初得蜀用

度不足諸將每進金銀珍寶多有以得官者褒諫曰陛下爲天下主當網羅四海英豪何有以官爵買金銀耶雄遜辭謝之後雄因酒醉推中書令杖太史令褒進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爲酗也雄慙而止雄無事小出褒於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怪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重者如臣乘惡馬而持矛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悟即還遂不復出晏平三年冬十二月褒卒贈丞相太師謚曰莊

譙秀 一作焦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學著稱顯名蜀朝秀少而靜默不交於世知天下將亂預絶人事雖內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從及雄據蜀略有巴西太傅驤子壽皆慕秀名具束帛安車徵之亦不應一云或以禮招或以蜀延尸秀終不屈命常冠弁弊衣躬耕山藪龔壯常歎服焉桓溫滅蜀上疏薦之朝廷以秀年在篤老兼道遠故不徵遣使勑所在四時存問尋而范賁蕭敬相繼作亂秀避難宕渠川中鄉人宗族依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人以其篤老欲代之負擔秀拒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自堪此不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無疾而卒

龔壯

龔壯字子偉巴西處士也潔己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叔皆爲特所殺壯欲復仇力弱不能故積年不除喪壽戍漢中與期有隙數以禮聘壯壯雖不應聘恐其見害乃不得已往見之壽因問以自安之策壯說曰巴蜀之民本皆晉臣節下若能發兵西取成都稱藩於晉誰不爭爲節下奮臂前驅者哉且舍小從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惟將軍圖之壽以爲然遂率衆攻成都克之既即僞位以安車束帛聘爲太師壯誓志不仕其所賜遺一無所受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列會天久雨百姓饑墊壯上書說壽歸

晉允天心應人望永爲國藩如此則名垂不朽
福流子孫壽省書內慙遂秘藏之壽又遣使入
胡欲連衡爲寇約分天下壯切諫曰陛下與胡
通孰若與晉通胡豺狼國也旣滅晉不得不北
面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强弱異勢此虞虢之
成範已然之明戒願陛下孰慮之群臣咸以壯
言爲然壽乃止壯因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諷
壽壽報曰省詩知來意若今人所作乃賢哲之
話言也若古人所作則死鬼之常辭耳壯以爲

人之行莫大於忠孝旣假壽殺期私報父叔之
仇又欲使其歸順朝廷以明臣節壽旣不從乃
詐稱耳聾手不制物辭疾歸家唯研考典籍譚
思文章以經史自娛終身不復至成都至勢嘉
寧初卒壯每歎中夏多經學而巴蜀鄙陋兼遭
李氏之難無復學徒乃著邁德論文多不載

張寶

張寶略陽人仕雄爲別將天水訇琦等叛殺太
尉離寶弟全在琦中雄謂寶曰汝能得梓潼我
以李離之官賞汝寶素兇勇乃反爲奸先殺人
而亡奔梓潼琦等信之委以心腹會益州刺史
羅尚遣使至梓潼慰勞琦等琦等出迎寶從後
閉門琦等奔巴西遂得梓潼雄卽日拜寶爲太
尉

李洪

李洪廣漢人聚流民數千人定陵作亂自稱李
勢子太和中因刺史劉季連失於撫綏巴西人
趙續伯蜀人李金銀等共推洪爲王言當以聖

道王年號鳳凰私署百官妖惑百姓季連討斬
之

李高

李高隴西人也詐稱李雄子攻破涪城梁州刺
史楊亮棄郡遁走褒爲太守周楚遣其子帥兵
討平之

劉玄

劉玄漢昭烈帝之曾孫甘陵王永之孫也永以
咸熙元年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爲鄉侯値

永嘉大亂劉氏子孫絶滅唯玄奔蜀雄爲安
樂公以嗣後主後永和三年討勢孫庶參戎行
見玄於成都云

學官姚士粦校

春秋第八十卷

後涼錄一　　春秋卷第八十一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呂光

呂光字世明略陽氐人也父婆樓佐命苻堅官至太尉光以石氏建武四年生於枋頭夜有神光舉家異之故遂以光爲名年十歲與諸兄弟遊戲邑里好爲戰陣之法羣童咸推爲主剖土處中部分詳平羣童歎服不好讀書惟樂鷹馬及長連結賢豪好施待士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生肉印性沈重質畧一作朴寛大有度量喜怒不形於色時人莫之識唯王猛布衣時見而異之曰此非凡人也言之於苻堅舉賢良除美陽令夷夏愛服隣境肅清遷鷹揚將軍從征張平戰於銅壁刺平養子蚝中之自是威名大著苻雙反於秦州堅將楊成世爲雙將苟興所敗光與王鑒討之鑒欲速戰光曰興初破成世奸氣漸長宜持重以俟其敝興乘勝輕來糧竭必退退而擊之可以破也二旬而興退諸將

不知所爲光曰揆其奸計必攻榆眉若得榆眉
據城斷路資儲復贍非國之利也宜速進師若
與攻城尤須赴救若其奔也彼糧既盡可以滅
之纂從之果敗興軍從王猛平慕容暐封都亭
侯轉重鎮洛陽表光爲長史及重謀反堅聞之
曰長史呂光忠孝方正必不與之同謀馳使命
光收重檻車送之尋入爲太子右率甚見親重
蜀人李焉（焉一作烏）聚衆二萬攻逼益州以光爲破
虜將軍率兵討滅之遷步兵校尉苻洛反光又

擊平之拜驍騎將軍秦建元十九年春正月堅
旣剋平山東士馬强盛遂有圖西域之志乃以
光爲使持節都督西域征討諸軍事率將軍姜
飛彭晃杜進康盛（盛一作隆）等總步兵七萬鐵騎五
千討西域以隴西董方馮翊郭抱武威賈虔弘
農楊穎爲四府將佐堅太子宏執光手曰君器
相非凡必有大福宜深保重行至高昌聞堅寇
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
赴機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留乎冬十二月光進

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
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湧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
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
水深三尺進兵焉耆其王泥流率其傍國請降
惟龜茲王帛純（帛一作白）拒命不降光軍其城南五
里爲一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爲人被之
以甲羅列壘上將爲持久之計帛純驅徙城外
人入於城中附庸侯王各嬰城自守至是光左
肘肉印隱起成字文曰巨霸營外夜有一黑物

大如斷堤動搖有頭角目光若電及明而雲霧
四塞遂不復見旦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二十
餘步鱗甲隱於地所昭然猶在光笑曰黑龍也
俄而雲起西北暴風滅其迹杜進言於光曰龍
者神獸人君利見之象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
也斯誠明將軍道合靈和德符幽顯所致願將
軍勉之以成大慶光有喜色遂進軍攻龜茲城
其夜夢金象飛越城外光曰此謂佛神去之胡
必亡矣攻城益急帛純乃傾國財寶重賂于獪

胡以求救獪胡王遣其弟吶龍侯將馗率騎二
十餘萬并引溫宿尉須等諸國王及諸胡內外
合七十餘萬人來救胡便弓馬善矛矟鎧如連
鎖射不可入又以革索爲羂策馬擲人多有中
者衆甚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陳案兵拒之光
曰彼衆我寡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
是遷營相接校陣爲句鎖之法精騎爲遊軍彌
縫其闕戰於城西大敗之斬首萬餘級帛純收
其珍寶逃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城

有三重廣輪與長安城等城中塔廟千數又以
種田畜牧爲業男女皆剪髮垂項宮室壯麗煥
若神居光乃大饗將士賦詩言志命參軍京兆
段業著龜茲宮賦以譏之胡人奢侈厚於養生
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沒
酒藏者相繼又有千斛蒲桃士卒取賞来離宮
別館傍盡種之內得其樂器有箜篌琵琶五絃
笙笛簫篳篥毛員鼓都曇鼓答臘鼓腰鼓羯鼓雞
婁鼓銅鈸貝等十五種爲一部工二十人歌曲
有善善摩尼解曲婆迦兒舞曲有天姝勒監曲
諸國憚光威名貢款屬路光撫寧西域威恩甚
著桀黠胡王昔所未賓者不遠萬里望風歸附
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立帛純弟震爲
龜茲王撫其遺衆建元二十年秋八月光上疏
奏捷于堅堅知光平西域以爲使持節散騎常
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
進封順鄉侯增邑一千戶道絕不通建元二十
一年春正月光既平龜茲以龜茲饒樂遂有留

居之志始獲天竺沙門鳩摩羅什先是光軍未
至什謂龜茲王曰國運衰矣當有勍敵日下從
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至是果敗
光未測什智量見其年少乃以凡人戲之強妻
以龜茲王女拒而不受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
父何所固辭因飲以醇酒同閉密室什既被逼
遂虧其節或令騎牛及乘惡馬欲使墮落什常
懷忍辱曾無慍色光還中路置軍山下將士已
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

緑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人遂深異之光欲留王西國什謂光曰此凶亾之地不可淹留推運揆數將軍宜速東歸中路自有福地可居光乃大饗文武博議進止衆咸請還光乃從之三月光以駝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而還秋九月光自龜茲還至宜禾秦涼州刺史梁熈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熈曰呂光新破西域兵强氣銳其鋒不可當也度其

事意必有異圖且今關中擾亂京師存亾未知自河已西迄於流沙地方萬里帶甲十萬鼎峙之勢實在今日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敵高梧一作高桐谷口險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自然投戈如其以遠不守伊吾之關亦可距也若度此二阨雖有子房之策無所施矣地有所必爭眞此機也熈不從美水令犍爲楊一作張統說熈曰主上傾國南討覆敗而還慕容垂擁兵河北泓沖寇逼京師丁零雜虜跋扈關洛州

郡姦豪所在風扇王綱弛絶人懷利巳今呂光廻師其志難測將軍何以抗之熈曰誠深憂之未知計之所出統曰光雄果勇毅智略過人今擁思歸之士乘戰勝之氣其鋒未易當也一云今以挾四域之威擁歸師之銳鋒猶火之盛於原弗可敵也將軍世受殊恩忠誠夙著立勳王室宜在今日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爲將軍計者莫一作若奉爲盟主以收攝衆望推忠義以總師羣豪則光雖至不敢有異心也資其精銳東兼毛興西連王統楊璧合

四州之衆掃凶逆於諸夏寧帝室於關中此桓文之舉也熈又弗從乃殺洛於西海光聞楊翰之謀懼不敢進杜進諫曰梁熈文雅有餘機鑒不足終不能納翰之謀也願將軍不足憂之聞其上下未同宜在速進進而不捷請受過言之誅光從之進至高昌楊翰以郡迎降及至玉門梁熈傳檄責光擅命還師遣子鷹揚將軍胤與振威將軍南安姚皓別駕衛翰率衆五萬拒光於酒泉燉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迎

降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誠數其遏歸師之罪遣彭晃杜進姜飛等爲前鋒擊熙戰於安彌大敗之熙輕將麾下數百騎逃奔杜進追而擒之於是西山胡夷皆來欵附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請迎光乃殺熙涼州郡縣望風奔降獨建威將軍西郡太守索泮奮威將軍酒泉太守宋皓城守不下攻而執之並爲光所殺光遂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表杜進爲輔國將軍武威太守封武始侯自餘將佐封拜有差主

簿尉祐姦佞傾險見棄前朝與彭濟同謀執熙光深見寵任乃誅姚皓及天水尹景等名士十餘人遠近頗以此失望人懷離貳光尋擢祐爲寧遠將軍金城太守祐次允吾襲據外城以叛祐從弟隨據鸇陰起兵應之光遣將軍魏眞討隨隨敗奔祐光將姜飛又擊敗祐衆祐奔據興城扇動百姓夷夏多從之飛司馬張象參軍郭雅謀殺飛應祐發覺逃奔

太安元年春正月初苻堅之敗張天錫南奔其世子大豫爲長水校尉晉陽王穆所匿穆從建安穆將大豫俱奔河西依禿髮思復鞬思復鞬送之魏安至是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起兵數千迎大豫爲主攻拔昌松郡執太守王世強二月光遣輔國將軍杜進擊之進等敗績大豫遂進逼姑臧求決勝負王穆諫曰呂光糧豐城固甲兵精銳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厲兵積粟然後東向而爭不及朞年光可平也大豫不從乃自號撫軍將軍涼州牧改元鳳凰以王穆

爲長史傳檄郡縣使穆求救於嶺西諸郡建康太守李隰祁連都尉嚴純及閻襲皆起兵應之有衆三萬保據楊塢夏四月大豫自楊塢進屯姑臧城西王穆率衆三萬及禿髮思復鞬子奚于（一作于）等陣於城南光出擊大破之斬奚于等二萬餘級光謂諸將曰大豫若用王穆之言恐未可平也諸將皆曰大豫豈不及此耶皇天欲賛成明公八百之業故令大豫迷於良筭耳光大悅賞賜金帛有差苻堅子丕以光爲車騎

大將軍涼州牧領護西羌大都督酒泉公使者沒於後秦不能達秋九月光始聞苻堅爲姚萇所害奮袂哀號三軍縞素大臨於城南傳檄諸州期孟冬大舉僞謚堅曰文昭皇帝長吏百石已上服斬縗三月庶人哭泣三日冬十月光大赦境內建元太安十一月羣僚勸進光曰長蛇未殄方掃除國難不宜進位元台張大豫自西郡入臨洮驅略百姓五千餘家保據俱城光將彭晃徐靈攻破之大豫奔廣武穆奔建康廣武

人執大豫送之斬於姑臧市十二月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牧酒泉公

太安二年春正月姑臧大風折從申至辰遣中郎房晷至晉昌祀風穴羅什謂光曰不祥之風當有奸叛然不勞自定也秋八月甘露降於遊遙園白鸞翔於酒泉衆鸞成列而從之將王穆襲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光以郭黁識言改呂松郡爲東張掖郡冬十二月涼州大饑穀

價踊貴斗米直錢五百文人相食死者太半光西平太守康寧自稱匈奴王殺河湟太守強禧阻兵以叛光屢遣兵討之不尅別將徐靈與張掖太守彭晃謀叛光遣將討靈靈奔於晃晃東結康寧西通王穆光欲自擊晃諸將皆曰今康寧在南阻兵伺隙若大駕西行寧必乘虛出於嶺左晃穆未平康寧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危光曰事勢寔如卿言然我今不往是坐待其來也晃穆共相脣齒寧又同惡相濟若三寇連兵

東西交至則城外皆非吾有大事去矣今晃叛逆始爾寧穆與之情契未密及其倉卒取之爲易且隆替命也卿勿復言乃自率步騎三萬倍道兼行既至攻之二旬晃將寇頵斬關納光遂拔其城誅彭晃初王穆之起兵也遣使招燉煌處士郭瑀瑀歎曰臨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長脉病三年不豫絕其餐饋魯連在趙義不結舌況人將左袵吾安忍不救之乃與同郡索嘏起兵五千運粟三萬石以餉穆穆以瑀爲太府左長

史軍師將軍嘏爲敦煌太守瑀雖居元佐而口
詠黃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蹤既而猜惑於
讒間忌嘏威名羣衆伐嘏瑀諫曰昔漢定天下
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遊
于此庭矣穆不從瑀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
不復見汝矣遂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七
日輿疾而歸旦夕祈死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
而止寤而歎曰龍飛在天今止於屋屋之爲字
尸下至也龍飛屋上尸至吾其死也古之君子

不卒內寢況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崖閣
飲氣而卒光聞穆之伐嘏謂諸將曰二虜相攻
此成擒也將攻之諸將咸以爲不可光曰取亂
侮亡武之善經不可以憚累征之勞而失永逸
之機也遂率步騎二萬攻酒泉克之進次涼興
穆引師東還路中衆散穆單騎奔騂馬騂馬令
郭文斬首送之龜茲國使至獻寶貨奇珍汗血
馬光臨正殿設會文武博戲
太安二年春正月光信讒言殺武威太守杜進

他日與羣僚讌酒酣語及政事時刑法峻重參
軍京兆段業進曰嚴刑重憲非明王之義也光
曰商鞅之法至峻而兼諸侯吳起之術無親而
楚以霸何也業曰起喪其身鞅亡其家皆殘酷
之致也明公受天眷命方開建大業景行堯舜
猶懼不濟柰何欲以商申之末法臨道義之神
州豈此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光改容謝之於
是下令責躬及崇寬簡之政是年敦煌太守宋
歆遂同心梨陳平仲（涼州記作陳中）得玉璽獻之博三

寸長四寸直看無文字向日視之字在腹中有
三十四字言光當王又白雀巢於陽川令蓋敏
屋光下令諸臣爲之賦騁獻詩及賦者凡百餘
人
麟嘉元年春正月張掖金澤縣有麟見百獸皆
從光以爲己瑞於是羣僚奉表請崇進名號遂
以晉孝武太元十四年二月僭即三河王位於
南郊置百官自丞郎已下猶攝州縣事大赦境
內改元麟嘉光妻石氏子紹弟德世自仇池來

至姑臧光迎於城東大饗羣臣立石氏爲王妃子紹爲世子讌羣臣於内苑新堂遣市玉璽於于闐冬十月遣弟左將軍他子武賁中郎將纂討北虜匹勤於三巖山大破之是年造刀一口銘其背曰麟嘉長三尺六寸

麟嘉二年秋九月太廟新成追尊高祖爲敬公曾祖爲恭公祖爲宣公父爲景昭王母爲昭烈妃中書侍郎楊穎上疏請依三代故事追尊呂望爲始祖永爲不遷之廟光從之是歲焉耆國

王龍熙遣子入侍張掖督郵傅曜考覈郡縣而丘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曜見夢於光曰臣張掖郡小吏案校諸縣而丘池令尹興贓狀狼藉懼臣言之殺臣投於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興

麟嘉三年春二月著作郎段業以光未能揚清激濁使賢愚殊貫因療疾於天梯山作表志詩九歎七諷十六篇以諷之光覽之而悅署業爲建康太守冬十月金城王乞伏乾歸遣南羌彭奚念入攻白土都尉孫峙退奔興城光遣兵乘虛伐金城乾歸聞之引兵而去光亦引還

麟嘉四年秋八月光遣南中郎將方及弟右將軍寶振威將軍楊範彊弩將軍竇苟攻乞伏乾歸於金城方屯河北寶進師濟河爲乾歸所敗寶及將士死者萬餘人光又遣武賁中郎將纂及竇苟率步騎五千南攻彭奚念戰於盤夷纂大敗而歸光遂率兵親討復遣纂及揚武將軍

略陽楊軌建中將軍沮渠羅仇建武將軍梁恭軍於左南奚念大懼乃於白土津累石爲堤以水自固遣精兵一萬拒守河津光遣將軍王寶潛趣上津夜渡湟河光濟自石堤攻剋枹罕奚念單騎奔甘松光振旅而還

麟嘉五年春正月初光徙西海郡人於諸郡至是謠曰朔馬心何悲念舊心中勞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頃之遂相扇動復徙之於河西樂都秋七月羣議以高昌雖在西垂地居形勝外

接胡虜易生翻覆宜遣子弟鎮之光以子覆爲使持節鎮西將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

麟嘉六年春正月光遣使拜禿髮烏孤假節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廣武郡侯夏六月光帥衆十萬伐西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使稱藩以子敕勃爲質光引兵還（敕勃[illegible]秦案作勃勃）

龍飛元年夏六月五龍見於清臺羣臣咸賀勸光稱尊光於是以晉太元二十一年僭即天王

位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龍飛備置郡司立世子紹爲太子封庶長子纂爲太原公秦州刺史弟延爲天水公弘爲常山公其餘子弟爲公侯者十七人署中書令王詳爲尚書左僕射著作郎段業等五人爲尚書又遣使拜禿髮烏孤爲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冬十月西秦涼州牧乞伏軻彈與秦州牧乞伏益州不平彈率衆來奔光下書曰乾歸狼子野心前後反覆朕方東清秦趙勒銘會稽豈令豎子鴟峙洮南且其兄弟內相離間可乘之機無過今也其敕中外戒嚴朕當親討

龍飛二年春正月光大舉攻西秦師次於長最乾歸羣下請東奔成紀以避之乾歸曰軍之勝敗在於巧拙不在衆寡光兵雖衆而無法其弟延勇而無謀不足憚也且其精兵盡在延所延敗光自走矣二月光使太原公纂率楊軌竇苟等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率衆二萬來救光遣將軍王寶等率騎五千邀之乾歸懼而不進遂

拔金城執太守衛鞬鞬瞋目謂光曰吾寧守節斷頭誓不爲降虜也光善而免之光又遣將軍梁恭金石生與秦州刺史沒奕干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攻其東天水公延以枹罕之衆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克之乾歸因大震泣歎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也乃縱反間給延云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延欲引輕騎追之司馬耿稚諫曰乾歸雄勇過人權略難測破王廣尅楊定皆羸師以誘之雖蕞爾小國亦不可輕也困獸猶鬬

況乾歸安肯望風自潰乎且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姦計今宜整部陳而前使步騎相接徐俟後軍畢集然後擊之可一戰滅也延不從進與乾歸相遇戰敗死之耿稚及將軍姜顯收集散卒還屯枹罕光亦引兵還於姑臧夏四月初張掖臨松盧水胡沮渠羅仇匈奴沮渠王之後也世爲部帥光以羅仇爲尚書從伐西秦及延敗死羅仇弟三河太守沮渠麴粥謂羅仇曰主上荒耄信讒今軍敗將死正其猜忌智勇之時也

吾兄弟素爲所憚與其經死溝瀆孰若勒兵向西平出苕藋奮臂大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爲一方所歸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也未幾光果殺羅仇及麴粥羅仇弟子蒙遜求師喪還葬鄉里諸部會葬者萬餘蒙遜哭謂衆曰呂王昏荒無道多殺不辜吾之上世雄視河西今欲與諸部雪二父之恥復上世之業何如衆多從之遂殺光護軍[illegible]遂攻拔臨松郡屯據金山大爲百姓之患蒙遜從兄

男成先爲光將守晉昌聞蒙遜起兵逃奔貲虜扇動諸夷衆至數千進攻福祿建安將軍寧戎護軍趙策擊敗之男成退奔樂涫五月光遣太原公纂率衆二萬擊敗蒙遜於忽谷酒泉太守壘澄率將軍趙策趙陵步騎萬餘討男成於樂涫戰敗澄策死之男成進攻建康遣人說建康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權臣擅命刑罰失中人不堪役一州之地叛者連城瓦解之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依附府君奈何以蓋世之才

欲立忠於垂亡之國乎男成等既唱大義欲屈府君俯臨鄙州使塗炭之餘復來蘇之惠何如業不從相持二旬外救不至郡人高逵史惠等言於業曰今孤城獨立臺無救援府君雖心過田單而地非即墨宜思高算轉禍爲福業先與光侍中房晷僕射王詳不平懼不自容乃許之自稱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光命太原公纂將兵五萬討業時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克全光以問羅什什曰觀察此行未

見其利既而蒙遜進屯臨洮爲業聲援戰於合黎參兵大敗秋八月光散騎常侍西平郭麐以光年老知其將敗遂與僕射王詳起兵作亂詳爲內應事發光乃誅詳麐遂據東苑以叛民間皆言聖人舉兵事無不成從之者甚衆麐以爲代呂者王乃推王乞基爲主光馳使召纂討麐纂將還諸將勸纂曰段業聞師迴必躡軍後若潛師夜還庶無後患也纂曰業雖憑城阻衆無雄畧之才若夜潛還適足張其姦志耳乃遣使

告業曰郭麐作亂吾今還都卿能決者可早出戰遂棄大軍先將輕騎引還業亦不敢出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麐明善天文起兵其當有以京城之外非復朝廷之有纂今還都復何所補請除纂勒兵推兄爲盟主西襲呂弘據張掖號令諸郡亦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聞臣子之事君親有隕無二吾爲呂氏臣安樂其祿危不能救豈可復增其難乎呂氏若亡吾爲弘演矣統懼至番禾奔歸於麐麐遣軍邀纂於白石纂大敗光西安太守石元良率步騎五千赴難與纂共擊麐軍破之遂入姑臧涼人張捷宋生等招集戎夏三千餘人反於休屠城與麐共以書箋招誘後將軍楊軌推爲盟主軌性粗直不慮麐之傾危河西太守程肇諫曰將軍之與呂王可謂臭味是同今欲釋同心託異類背龍頭從蛇尾非將軍之高筭也願將軍熟思之軌不從乃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纂擊麐將王斐於城西大破之麐勢漸衰遣使請救於禿

髮烏孤九月烏孤使弟驃騎利鹿孤帥騎五千援麐冬十一月光遣楊軌書曰自羌胡不靖郭麐叛逆南藩安否音問兩絕行人風傳云卿擁逼百姓爲麐脣齒卿雅志忠貞有史魚之操鑒察成敗遠侔古人豈宜聽納姦邪以虧大美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於微霜而雞鳴已於風雨郭麐巫卜小数時或誤中考之大理率多虛謬朕宰化寡方澤不逮遠致世事紛紜百城離叛戮力一心同濟

臣海者望之於卿也今中倉積粟數百千萬東
人戰士一當百餘入則言笑晏晏出則步武涼
州吞麐阻業緯有餘瑕但與卿形雖君臣心過
父子朕欲全卿名節不使貽笑將來卿三思之
軌不答
龍飛三年春二月楊軌以司馬郭緯爲西平相
率步騎二萬北赴郭麐禿髮傉檀亦率騎一萬
助之軌至姑臧營於城北三月太原公纂將兵
擊軌郭麐師衆來救纂敗引還段業使沮渠蒙

遜攻西郡執其太守呂純純光之弟子也於是
晉昌燉煌等郡竝降於業夏六月楊軌自恃士
馬之盛議欲與光大決成敗麐每以天文裁止
之常山公弘鎮張掖業使輔國將軍沮渠男成
及酒泉太守王德來攻光遣太原公纂迎之軌
謀於衆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纂合則敵强我
弱養獸不討將爲後患乃與禿髮利鹿孤共邀
纂纂與戰大破之軌奔王乞基郭麐聞軌敗東
走魏安降於乞伏乾歸常山公弘爲業所攻引

兵棄張掖東走業將兵追弘弘擊敗之業遂城
西安以別將臧莫孩爲太守太原公纂又擊敗
之冬十月建武將軍李鸞以興城降於禿髮烏
孤
龍飛四年夏五月太子紹太原公纂將兵伐段
業業乞救於禿髮烏孤烏孤遣驃騎利鹿孤及
楊軌救之紹以業等軍盛欲從三門關挾山而
東纂曰挾山示弱取敗之道不如結陣衝之彼
必憚我而不戰也紹乃引軍而南業案兵不動

紹等亦引而還秋九月光寢疾冬十二月光疾
甚立太子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太原公
纂爲太尉常山公弘爲司徒謂紹曰吾疾病難
增恐將不濟今國家多難三寇闚闗迭伺國隙
吾沒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已無爲
委重二兄庶幾可濟若內相猜貳釁起蕭墻則
晉趙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才非撥
亂直以立嫡有常猥居元首今外有强寇人心
未寧汝兄弟緝穆則祚流萬世若內自相圖則

禍不旋踵纂弘泣曰不敢有異心又執纂手戒之曰汝性粗暴深為吾憂爲基既難守成不易善輔永業勿聽讒言是日光卒時晉安帝隆安三年也光年六十三在位十四年僞謚懿武皇帝廟號太祖墓號高陵

項琳之訂

就李 高松齡校

春秋第八十一卷

後涼錄二　　春秋卷第八十二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呂紹

呂紹字永業光之嫡子也麟嘉元年與母石氏至自仇池遂立爲世子光僭即天王位進爲太子光死紹秘不發喪庶兄太原公纂乃排閤而入哭之盡哀拂衣欲出紹懼爲纂所害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願兄勿疑纂曰臣雖年長陛下國家之冢嫡也臣安敢奸之不可以私愛而亂大倫紹固讓纂不許紹遂嗣僞位驃騎將軍呂超言於紹曰纂統戎積年威震內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遠觀其舉止似亂常度恐成大變宜早除之以安社稷紹曰先帝顧命言猶在爾奈何棄之且兄弟至戚寧有此乎吾以弱年負荷大任方賴二兄以寧國家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慎勿言超曰纂威名素著安忍無親今不圖之後必噬臍矣紹曰吾每念袁尚兄弟未嘗不痛心切齒忘

淑與食寧坐而死豈忍行之超曰聖人稱知幾其神陛下臨機不斷臣見大事去矣既而纂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刀侍側目纂請收之紹弗許纂遂與常山公弘率壯士數百攻紹紹登紫閣自殺追謚隱王先是光未亾時有兒呼於都街曰兄弟相滅百姓弊欻吏尋視之則無所見其年光死紹立五日爲纂所殺

呂纂

呂纂字末緒光之庶長子也母趙淑媛纂性粗

暴少便弓馬好鷹犬苻堅時入太學不好讀書唯以交結公侯聲樂爲務太安元年堅亂西奔上邽轉至姑臧拜虎賁中郎將泰州刺史封太原公先是光欲立弘爲世子會聞紹在仇池乃止弘既有憾於紹遣尚書姜紀密告纂曰先帝登遐主上闇弱未堪多難兄總攝內外威恩素著宜爲社稷計不可徇小節也輒欲遠追廢昌邑之義以兄爲中宗何如纂從之於是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弘率東苑之衆斫洪範門左衛將軍齊從守融明觀抽劍斫纂不中被擒紹遣武賁中郎開率禁兵拒戰於端門驍騎將軍超率衆二千赴難衆素憚纂皆不戰自潰纂入自青角門升謙光殿紹自殺於紫閣超出奔廣武纂憚弘兵強以位讓弘弘曰向以紹弟也而承大統衆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命而廢之慙負黃泉今復踰兄而立豈弘之本志乎復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大兄長且賢威名振於遐二寇宜速即大位以安國家纂乃使弘出告衆

曰先帝臨終受詔如此羣臣皆曰苟社稷有主誰敢違者遂僭即天王位大赦境內改元咸寧尊嫡母石氏爲王太后生母趙氏爲太后署常山公弘爲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其餘封拜各有差叔父征東將軍方鎮廣武纂遣使謂方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國家大體權變之宜方賴其忠節誕濟世難卿可以此意諭之超乃上疏陳罪纂復其

爵位
咸寧二年春三月大司馬番禾公弘自以功名
崇重恐不爲篡所容篡亦以弘功高地逼深忌
嫉之弘以東苑之兵作亂劫尹文楊桓以爲謀
主請宗燮俱行燮固辭之遂率兵攻篡篡遣將
軍焦辨擊之弘衆潰出奔廣武篡縱兵大掠悉
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妻女亦爲士卒所辱篡
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侍中房晷對曰天
禍涼室釁起戚藩先帝始崩隱王以幽逼致殂

山陵甫訖大司馬以驚疑肆逆京邑流血昆弟
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恩宜
省己責躬以謝百姓而反縱兵大掠囚辱士女
釁自弘起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弘女
陛下之姪女也柰何使無賴小人汙辱爲婢妾
天地神明豈忍見此因歔欷悲泣篡改容謝之
乃召弘妻及男女置於東宮厚撫之弘將奔禿
髮利鹿孤道過廣武詣征東將軍方方見之大
哭曰天下甚寬汝何爲至此乃執弘繫獄馳使

告篡篡遣力士康龍就拉殺之是月立妃楊氏
爲皇后以后父桓爲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涼
都尹封金城侯夏四月篡將伐禿髮利鹿孤中
書令楊穎諫曰夫起師動衆必參之天人苟非
其時聖賢所不爲也利鹿孤上下用命國未有
釁不可以伐今宜繕甲養銳勸課農桑待可乘
之機然後一舉蕩滅比年多事公私罄竭不深
根固本恐爲患將來願抑赫斯之怒思萬全之
算篡不從遂師衆度浩亹河利鹿孤遣弟傉檀

來拒戰於三堆篡衆敗績失士卒二千餘人夫
月篡將西襲張掖尚書姜紀諫曰方今盛夏農
事方殷百姓廢農所利者少所喪者多若師至
嶺西虜必乘虛寇掠都下將若之何宜且迴師
以爲後計篡曰虜無大志聞吾西征正可自固
耳今速襲之可以得志遂進圍張掖略地建康
傉檀聞之率萬騎襲姑臧篡弟隴西公緯憑北
城以自固傉檀曜兵於青陽門虜掠八千餘戶
而去篡聞之引還秋九月征東將軍方率廣武

戶三千餘戶奔利鹿孤是年有豬生子一身三頭又有龍出東廂井中到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纂以爲美瑞號大殿爲龍翔殿又有黑龍行於當陽九宮門改爲龍興門鳩摩羅什以爲災言於纂曰比日潛龍出游豕妖見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爲災眚將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克己修德以答天戒纂不納涼州一作郎序不知何解人胡據一作胡安枚盜發張駿墓見駿貌如生得眞珠簾箔雲母屏風琉璃榼白玉樽受三升赤玉簫紫玉笛珊瑚鞭馬瑙鍾黃金勒水陸奇珍不可勝紀纂誅據黨五十餘家遣使弔祭駿并繕修其墓

咸寧三年春二月纂昏虐任情游田無度荒耽酒色不恤政事太常楊穎諫曰臣聞皇天降監惟德是與德由人弘天應以福故勃焉之美奄在聖躬大業已爾當以道守之廓靈基於日新邀洪福於萬世自陛下龍飛疆宇未闢崎嶇二嶺之內綱維未振於九州陛下不兢兢夕惕經

略四方以成先帝之遺志拯蒼生於荼毒一作蓼而更飲酒過度出入無恒宴安游盤之樂沉湎樽酒之間不以寇讎爲慮臣竊危之糟丘酒池洛汭不返皆陛下之殷鑒臣蒙先帝夷險之恩故不敢避干將之戮纂謝曰朕之罪也不有直亮之臣誰匡邪僻之君然昏虐自任雖有此諫終不能改常與左右因醉馳騁遊獵或馬奔於坑塹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中書侍郎王儒控馬諫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淸道而行奈何去輿輦之安冒奔馳之危銜橛之變動有不測之禍愚臣竊所未安敢以死爭願陛下遠思遠思二字假絕龍涼州紀作宜憶袁盎攬轡之言不令臣等受譏千載纂不納纂番禾太守超擅擊鮮卑思盤思盤遣弟乞珍訴超於纂纂召超及思盤皆入朝超至姑臧大懼深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怒責之曰卿恃兄弟桓桓乃敢欺吾要當斬卿天下乃定超頓首曰不敢纂本以恐愒超實無意殺之因引超思盤及諸臣同讌於內

殿超兄中領軍隆屢勸纂酒已至昏醉乘步輓車將超等遊禁內至琨華堂東閤車不得過纂親將竇川駱騰倚劒於壁推車過閤超取劒擊纂纂下車擒超超刺纂洞胷奔於宣德堂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妻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止之皆納兵舍杖將軍魏益多斬取纂首以徇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太子而自立荒耽酒獵昵近小人輕害忠良以百姓爲草芥番禾太守超以骨肉至親懼社稷顛覆順人心而除之上以

安宗廟下爲太子報仇凡我士庶同茲休慶纂在位三年死纂未死時嘗與鳩摩羅什博戲或共圍棊殺羅什子曰斫胡奴頭羅什曰不能斫胡奴頭胡奴將斫人頭此言有爲而纂不能悟光弟寶有子名超小字胡奴竟以殺纂終如什言隆纂位僞謚纂爲靈皇帝墓號白石陵

項琳之訂

就李

郁嘉慶校

春秋第八十二卷

後涼錄三　春秋卷第八十三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呂隆

呂隆字永基光弟右將軍寶之子也美姿貌善騎射光末年拜北部護軍稍歷顯位聲稱甚著超既殺纂讓位於隆隆有難色超曰今如乘龍上天豈得中下隆遂以晉安帝隆安五年春二月僭即天王位超先以番和得小鼎以爲神瑞大赦境內殊死以下改元神鼎追尊父寶爲文

皇帝母衛氏爲皇太后妻楊氏爲皇后以弟超有佐命之勳拜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封安定公二月右僕射楊桓奔河西利鹿孤任爲左司馬利鹿孤率衆來攻隆與戰敗績掠其民二千餘戶而去夏五月隆殘虐無度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嚣然人不自保魏安人焦朗遣使說秦隴西公姚碩德曰呂氏因秦之亂制命此州自武皇棄世兄弟相攻德化不恤殘暴是先饑饉流

亾死者過半唯泣訴昊天而精誠無感伏惟明公道邁前賢任尊分陝宜兼弱攻昧經畧此方救生靈之沉溺布徽政於玉門奬奪之際爲功不難不可失也乃遣妻子爲質傾德遂率步騎六萬來伐秋七月傾德自金城渡河直進廣武至姑臧隆遣輔國大將軍超龍驤將軍邈等出戰大敗邈還遂爲傾德所擒所失萬計隆收集離散嬰城固守巴西公佗率東苑之衆二萬五千降秦閏月熒惑犯帝座有雀羣鬬於太廟

死者數萬姑臧受圍累月東方之人在城中者多謀外叛將軍魏益多又唱動羣心乃謀殺隆超事發誅之連坐死者三百餘家於是羣臣表求與秦通和隆弗許安定公超諫曰通塞有時艱泰相襲孫權屈身於魏譙周勸主迎降豈非大丈夫哉蓋屈攻也天錫承七世之資樹恩百載武旅十萬謀士盈朝秦師臨境識者導以見機若愎諫自專社稷爲墟前鑒不遠我之元龜何憚尺書單使不以危易安且令卑辭以退敵

敵去之後內修德政廢興由人何損大略隆曰吾雖常人屬當國家之重不能嗣守成基保安社稷乃以太祖之業委之於人復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乎超曰應龍以屈伸爲靈聖人以知機爲美今連兵積歲糧儲內竭强寇外逼百姓嗷嗷無糊口之計一作寄假使張陳韓白亦復無如之何陛下當思權變屈伸割區區常慮若卜世未窮何憂舊業之不復苟天命去矣亦可以保全宗族不然坐守困窮終將何如隆乃從之

九月遣使請降於秦秦遣鴻臚梪敦拜隆爲使持節鎭西大將軍都督河西諸軍事涼州刺史建康公優詔嘉美之於是遣母弟愛子文武舊臣慕容筑楊穎史難閻松等五十餘家入秦爲質傾德乃還冬十二月定安公超攻姜紀不剋遂攻焦朗於魏安朗遣弟子嵩爲質於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遣傉檀來援比至超已退傉檀乃耀兵姑臧壁於胡阬超夜遣中壘將軍王集精騎二千斫營傉檀縱兵邀擊集被殺失兵

士三百餘人降傑偽與傉檀通好請於苑內結盟傉檀遣鎮北俱延入盟延疑有伏毀苑墻而出伏兵擊之延失馬步還傉檀怒遂攻呂松太守孟禕於顯美隆遣廣武將軍荀安國寧遠將軍石可率騎五百救之安國等憚傉檀之强遁還傉檀遂尅顯美執孟禕而去

神鼎二年春二月興遣兼散騎常侍席確來觀虛實因徵隆弟超爲質沮渠蒙遜率衆來伐隆遣使求救於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遣車騎大

將軍傉檀率衆一萬救之未至隆擊敗之蒙遜請與結盟留穀萬餘斛以賑饑人是時姑臧大饑穀價踊貴斗米直錢五千文人相食饑死者十餘萬口城門晝閉樵採路絕百姓請出城乞爲夷虜奴婢者日有數百隆惡其沮動衆心盡坑之積尸盈於路衢戶絕者十有九焉冬十月河西王傉檀復攻隆於姑臧

神鼎三年秋七月河西王傉檀及沮渠蒙遜互以兵來攻隆以二寇之逼念姑臧終無以自存乃遣超率騎二百多齎珍寶請迎於秦姚興遂遣徐難等率步騎四萬來迎軍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於道旁難以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配兵三千權鎮姑臧分置守宰以戍倉松番禾二城隆使呂徹告光廟曰陛下往運神略開建西夏德被蒼生威振遐裔枝嗣不臧迭相篡弒二虜交逼將歸東京謹與陛下奉訣於此歔欷慟泣酸感興軍隆遂率宗族僚屬及民一萬戶隨難東遷既至長安興以隆爲散騎常侍尚書公

如故超爲安定太守文武三十餘人皆擢叙之

初郭麐常言代呂者王故其起兵先推王詳後推王乞基及隆東遷王尚卒代之終如麐言其後隆坐與姚興子廣平公弼謀反爲興所殺呂光以孝武太元十一年歲在丙戌據涼州十五年至隆滅亡歲在癸卯凡十八年以安帝元興二年滅

卷八十三終

就李 項琳之
屠喬孫 同訂

後涼錄四　　春秋卷第八十四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呂緯

呂緯纂之弟也封隴西公鎮北城初禿髮傉檀奔衆襲姑臧緯固守北城兵不得入及纂爲超等所害或說緯曰超陵天逆上士衆不附明公以介弟之親仗大義之名投戈而起且姜紀焦辯在南城楊桓田誠在東苑皆吾黨也何患不濟緯遂嚴兵謂叔父巴西公佗曰隆超弒逆所

宜擊之昔田氏之亂孔子鄰國之臣猶抗言於哀公況今蕭墻有難而可坐觀乎佗將從之佗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爲舍超助緯自爲禍首乎佗乃謂緯曰超舉事已成據武庫擁精兵圖之甚難且吾老矣無能爲也超聞登城告佗曰纂信讒言將滅超兄弟超以身命之切且懼社稷覆亾故出萬死之計爲國家唱義叔父當有以亮之超弟邈有寵於緯因說緯曰纂殘國破家誅戮兄弟隆超此舉應天人之心正欲尊立明公耳方今明公先帝之長子當主社稷四海顒顒人無異議隆超雖不達臧否終不以孽代宗更圖異望也願公勿疑緯信之乃與隆超結盟單馬入城超執而殺之佗尋叛降于秦

呂訓

呂訓光子也光征西域留於仇池其後仕楊難當爲建忠將軍王師北伐訓衛倉儲以俟既剋難當署爲駙馬都尉奉朝請徙居內郡

光妻石氏

光妻石氏略陽氐人也初光之征西域留石氏於仇池麟嘉元年光僭稱涼王於姑臧石氏與子紹及弟德世來自仇池光乃迎於城東遂冊立爲王后篡後纂位尊爲王太后

纂妻楊氏

纂妻楊氏弘農人尚書右僕射楊桓之女也咸寧元年立爲皇后楊氏美豔有義烈纂爲超所刺楊氏命禁兵討之殿中皆其黨與莫有應者

將軍魏益多入斬纂首楊氏泣曰人已死如土石無所復知何忍復殘其形骸乎益多罵之楊氏與婢十數人殯纂於城西將出宮超恐其挾珍寶出外使人搜索之楊氏厲聲責曰爾兄弟不能和睦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用金寶何為超慚而退又問楊氏玉璽所在楊氏怒曰已毀之矣超見其有色欲納之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言告楊氏楊氏曰大人本賣女與氐以圖富貴一之已甚其可復使女辱於二氐乎桓不能強遂自殺諡曰穆后

紹美人張氏

張氏燉煌人本隱王紹之美人也清辨有操行姿色壯麗年十四紹見殺便請為沙門隆見而悅之欲汚其行遣中書郎裴敏說之張氏善言明理敏為之屈降親遣之張氏欽稚曰欽樂至道故投身空門恐一旦辱於人誓不改節今見逼如此豈非命也於是升門樓自投於地二脛俱折口誦佛經顏色自若俄然而卒

呂憲妻符氏

呂憲纂之從叔也為建節將軍遼東太守妻符氏年十五有姿色憲卒自殺

郭麐

郭麐西平人也少明式易善天文占候仕郡主簿張天錫末年符氏每有西伐之問太守趙凝使麐筮之麐曰若郡內二月十五日失囚者東軍當至涼祚必終凝乃申約屬縣至十五日鮮卑折掘送馬於凝凝其非駿幽之內廐鮮卑懼而夜遁凝以告麐麐曰是也國家將亡不可

復久苻堅末年當陽門震涼州刺史梁熙問麐曰其祥安在麐曰為四夷之事也當有外國二王來朝主上一當反國一死此城歲餘而鄯善及前部王朝於苻堅前部王西歸鄯善王死於姑臧及光王河西西海太守王楨以郡叛麐勸光襲之光左丞寶曰千里襲人自昔所難況王者之師天下所聞何可僥倖以邀成功麐不可從誤人大事麐曰若其不捷麐自伏鈇鉞之誅

如其翅也左丞爲無謀矣光從而翅之遂北之
京嘗參預機密遷散騎常侍無太常光將伐乞
伏乾歸磨諫曰今太白未出不宜行師往必無
功終當覆敗太史令賈曜以爲必有秦隴之地
及克金城光使曜詰磨磨密謂曜曰昨有流星
東隆當有伏尸死將雖得此城憂在不守正月
上旬河冰將解若不早渡恐有大變後二日而
敗問至光引軍渡河既訖冰泮國人服其神驗
甚信重之後以光年老知其將敗會熒惑守東

井謂僕射王詳一作祥曰於天文涼之分野將有
大兵且主上老病太子沖闇太原公纂凶悍
一旦不諱禍亂必起以吾二人久居內要役常
切齒將爲誅首恐禍及人深宜慮之田胡王乞
基部落最強二苑之人多其故衆吾今欲與公
共唱大義推乞基爲主則二苑之衆盡爲我有
尅城之後徐更議之詳以爲然磨遂以二苑之
衆夜燒洪範門使詳爲內應事洩磨據東苑以
叛百姓聞磨起兵皆言聖人起事事無不成故

相率從之如不及何日之間有衆數千光孫八
人年幼悉在乳母抱中先在東苑磨之叛也悉
虜而獲之及纂擊破磨軍磨恚甚盡投王孫於
鋒刃之上枝分節解飲其血以盟衆視者盡皆
掩目寒心不忍視之而磨悠然自若遂與光相
持騎有逃人奔於磨稱呂統病死磨曰未也光
統之命盡在一時後統死三日而光死磨嘗曰
涼州譙光殿當有索頭鮮卑居之其後禿髮傉
檀沮渠蒙遜迭據姑臧終如磨言磨性褊酷不

爲士庶所附戰敗奔降西秦乾歸敗入仕姚興
爲太史令磨以滅姚者晉遂將妻子南奔爲追
兵所殺

杜進

杜進略陽氐也初爲光裨將從伐西域討平龜
茲及光引還涼州刺史梁熙責光擅命還師遣
子胤率衆來拒光遣進等爲前鋒迎擊胤將麾
下數百騎來奔進追擒之胡夷款附光之定河
西也進功居多表爲輔國將軍武威太守封武

亦候進既居都尹權高一時出入羽儀與光相亞光甥石聰至自關中光曰中外人言吾政化何如聰曰但聞有杜進耳實不聞有舅也光默然因此誅進

張資

張資仕光爲中書監博學多才藝文翰溫雅光甚器之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義云能差資病光喜給賜甚厚爲摩羅什知義誑詐乃告資曰義不作（一作能）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

以事試也遂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爲灰末投之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結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繩本形義療無效少日資死光悼惜之

任射

任射者光時得罪自匿爲王欣家奴發覺應死射有奇巧王爾（爾一作）魯般之倚也故赦之及大殿歲久傾敗光募能正者射運巧致思不煩大工土木俱正

竇苟

竇苟略陽氐也以壯勇知名從光攻龜茲登雲梯入地道或時隕落蘇而復上光深奇之後以强弩將軍從中郎將方攻乞伏乾歸又從太原公纂率步騎五千南討彭奚念皆無所獲光親討乾歸苟又從纂率步騎二萬攻拔金城以功遷左衛將軍賜爵關內侯

侯瑾

侯瑾字子瑜能解鳥語光大安三年常出門見

白雀巢陽川與黑雀列行慨然歎曰今天下大亂君子小人相共居焉遂去不知所之

齊從

齊從魏安人也仕光爲左衛將軍守融明觀紹初嗣立纂與弘率壯士攻洪範門從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爲亂耶因抽劍直前斫纂中額纂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赦之勿殺及即僞位謂從曰卿前所我一何甚也從泣

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本
達此時惟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因
善遇之

宋歆

宋歆姑臧人也仕爲燉煌太守以德惠下境内
肅清乃結同心之猰歆詣酒泉獻之光嘉其美
瑞賞帛五十疋

宗燮

宗燮燉煌人仕纂爲騎都尉尚書僕射大司馬

弘起兵東苑劫尹文楊桓爲誅主請燮俱行燮
曰老臣受先帝大恩位爲列棘不能隕身授命
死有餘罪而復從殿下親爲戎首者豈天地所
容乎且臣耄矣智不能謀衆不足恃將焉用之
弘曰君爲義士我爲亂臣乃止

就李 項琳之訂
殷仲春校

春秋第八十四卷

西秦録一

春秋卷第八十五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乞伏國仁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其先有如弗斯引出
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
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
善神也便當開路若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
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
子者請養爲子衆咸許之老父欣然自以爲有
所依憑字之曰紇干紇干者夏言依倚也年十

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
爲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莫何託鐸者言
非神非人之稱也其後國仁五世祖祐鄰者晉
泰始初率戶五千遷於夏緣部衆稍盛鮮卑鹿
結七萬餘落屯於高平川與祐鄰迭相攻擊鹿
結敗南奔畧陽祐鄰盡幷其衆因居高平川祐
鄰死子結權立徙於牽屯結權死子利那立擊
鮮卑吐賴於烏樹山討尉遲渴權於大非川幷

陸其衆三萬餘屠利那乞弟祁渥立祁渥死利那子述延立討
鮮卑莫侯於苑川大破之降其衆二萬餘有田居苑川俟傳孫部
于焉孫盛以叔父利渥為師傅垂以國政弗斯引烏渥為左輔將軍
鎮拏國川出連高胡為右輔將軍鎮至便以吐盧那胡為率義將
軍鎮帝屯山匹匹死子傅大寒立會石勒滅劉曜懼而遷於麥田無孤
山（一作孫山）大寒死子司繁立秦皇始中遷於度堅山建元七年秦將益
州刺史王統來伐司繁帥騎三萬拒統於苑川統潛襲度堅山部衆
五萬餘落悉降於統司繁歎謂左右曰智不拒獻德不抽衆劍時未立
而本根已賊是衆分難奈吾奈諸邪必不敢容吾將為呼韓
邪之討矣乃謝於統統降堅堅悉悅署為南單于留之長
安以司繁從叔吐雷為勇士護軍撫其部衆俄而鮮卑勃寒侵
隴右堅以司繁為使持節都督討西胡諸軍事鎮西將
軍討之勃寒請降遂使司繁鎮勇士川甚為威

三行三宗宇位未大王曰主息福將巳為吾如乎
屐而郤之必非情也則當有謗衆者而畢受者咻
第惟帶似非太王所懸然而吾已有若妃矣依而媚
之亦其常也則當有欲處好而合愛者

患可繁卒子國仁立堅與壽春之役徵爲前將
軍領騎先鋒會國仁叔父步頹叛於隴右堅遣
國仁還討之步頹聞之大喜迎國仁於路國仁
置酒高會撫袂大言曰苻氏往因趙石之亂遂
妄竊名號窮兵黷武跨僭八州疆宇既寧宜綏
以德方虛廣威聲勤心遠畧騷動蒼生疲斃中
國違天怒人將何以濟且物極則虧禍盈而覆
者天之道也以吾量之是役也難以免矣吾當
與諸君共成一方之業及堅敗歸國仁遂追脅

部落有不從者擊而併之衆至十餘萬
建義元年苻堅爲姚萇所殺國仁謂其僚帥曰
苻氏以高世之資而困於烏合之衆可謂天也
夫守常迷運先達恥之見機而作英傑之舉吾
雖薄德藉累世之資豈可視時來之運而不作
乎遂以晉孝武太元十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
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改秦建元二十一年爲
建義元年署置官屬以其將乙旃童埿（童一作音）爲
左相屋引出支爲右相獨孤匹蹄爲左輔武群

勇士爲右輔弟乾歸爲上將軍自餘拜授各有差乃分其地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畧陽漒川甘松匡朋白馬苑川十二郡築勇士都城以居之鮮卑匹蘭帥衆五千來降

建義二年春正月南安祕宜帥諸羌胡五萬餘人來擊四面而至國仁謂諸將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不可坐待其至宜抑威假敵羸師以張之軍法所謂怒我而怠寇也於是勒衆五千襲其不意大敗之祕宜奔還南安秋七月祕宜與其

弟莫侯悌眷率衆三萬餘戶來降國仁拜祕宜鎮東將軍東秦州刺史悌眷鎮南將軍南梁州刺史

建義三年春三月秦符登遣使署國仁使持節大都督都督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苑川王夏五月國仁帥騎三萬襲鮮卑大人密貴裕苟提倫等三部於六泉秋七月高平鮮卑沒弈于東胡金熙連兵來襲相遇于渴渾川大敗之斬級三千獲馬五千疋沒弈于及熈奔遁三部振懼率衆迎降署密貴爲建義將軍六泉侯裕苟爲建忠將軍蘭泉侯提倫爲建節將軍鳴泉侯是年國仁造刀一口銘曰建義隸書

建義四年春三月國仁建威將軍叱盧烏孤跋擁衆叛保牽屯山國仁率騎七千討之斬其部將叱羅侯降者千餘戶跋大懼請降復其官爵夏四月討鮮卑越質叱黎於平襄大破之獲其子詰歸弟子復半及部落五千餘人而還六月國仁死在位四年僞謚宣烈王廟號烈祖

乞伏乾歸

乞伏乾歸國仁之弟也雄武英傑沉雅有度畧國仁死羣臣咸以國仁子公府尚幼宜立長君共推乾歸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大赦境內改元太初秋七月立妻邊氏爲王后署置百官倣漢制以南川侯出連乞都爲丞相鎮南將軍南梁州刺史悌眷爲御史大夫金城邊芮爲左長史東秦州刺史祕宜爲右長史武始翟勍爲左司馬翟瑥爲右司馬畧陽王松壽爲

王薄從弟軻彈爲梁州牧弟磊州爲秦州牧屈
眷爲河州牧自餘封拜各有差九月乾歸遷都
金城
太初二年春正月秦符登遣使署乾歸爲大將
軍大單于金城王時晉太元十四年也夏四月
南羌獨如率衆七千來降休官阿敦侯年二部
各擁五千餘落據牽屯山爲其邊害乾歸討破
之悉降其衆於是聲振邊疆鮮卑豆留鞬叱豆
渾及南丘鹿結幷休官曷呼奴盧水尉地拔並

率衆來降乾歸皆署其官爵冬十一月枹罕羌
彭奚念帥衆來附乾歸以奚念爲北河州刺史
太初三年夏四月吐谷渾王視連遣使稱臣於
乾歸貢其方物乾歸拜視連爲沙州牧白蘭王
秋九月視連死子視羆立視羆英果有雄略以
其父祖慈仁爲四鄰所侵嘗從容謂博士騫苞
曰易云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先王以仁宰世不
任威刑所以剛柔靡斷取輕隣敵當仁不讓豈
宜拱默者乎今將秣馬厲兵爭衡中國先生以

爲何如苞曰大王之言高世之略秦隴英豪所
願聞也於是虛襟撫納衆赴如歸冬十月乾歸
遣使拜視羆爲使持節都督龍涸已西諸軍事
沙州牧白蘭王視羆不受謂使者曰自晉道不
綱姦雄競逐劉石虐亂秦燕跋扈河南王處形
勝之地宜當糾合義兵以懲不順柰何私相假
署擬僭群兇寡人承五祖之休烈控弦之士二
萬方欲掃氛秦隴清彼沙凉然後飲馬涇渭戮
問鼎之豎以一丸泥封東關閉燕趙之路迎天

子于西京以盡遐藩之節終不能如季孟于陽
安自尊大爲吾白河南王何不立勳帝室策名
王府建當年之功留芳來葉耶使還言之乾歸
大怒然憚其彊猶與結好十一月隴西太守越
質詰歸據平襄叛自稱建國將軍右賢王
太初四年春正月乾歸率衆擊詰歸敗之詰歸
東奔隴山既而擁衆來降乾歸以宗女妻之署
立義將軍秋七月秦符登驃騎將軍沒奕于遣
使結好以二子爲質請共擊鮮卑大兜國乾歸

許之遂與沒奕干攻大兜于安陽城大兜退固鳴蟬堡乾歸攻陷之大兜微服遁走收其部衆而還歸沒奕干二子沒奕干尋叛東合劉衛辰八月乾歸率騎一萬討沒奕干沒奕干奔他樓城乾歸射之中目冬十月三河王呂光遣弟右將軍呂寶乘虛攻金城乾歸聞之引還爲寶所襲敗於鳴雀峽退屯青岸

太初五年秋八月呂寶進攻乾歸乾歸使北河州刺史彭奚念斷其歸路躬貫甲冑連戰敗之

寶及將士投河死者萬餘人光又遣子虎賁中郎將呂纂襲擊彭奚念纂復敗績奔還

太初六年春正月休官權千成爲秦所逼遣使請降乾歸署爲東秦州刺史休官大都統顯親公夏六月乾歸立其子熾磐爲太子熾磐勇畧明決過於其父

太初七年春正月秦苻登遣使署乾歸假黄鉞大都督都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左丞相大將軍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之禮夏六月苻登爲姚興所逼遣其子汝陰王崇爲質於乾歸請救進封乾歸梁王命置官司納其妹東平長公主爲梁王后乾歸遣前將軍乞伏益州冠軍將軍翟瑥率騎士二萬救之聞登爲秦所殺引還冬十月秦苻崇爲乾歸所逐奔隴西王楊定定留司馬邵彊守秦州率步騎四萬與崇共攻乾歸乾歸遣涼州牧軻彈秦州牧益州立義將軍詰歸率騎三萬拒之具翟瑥傳益州與定戰敗於平川軻彈詰歸欲引兵退冠軍翟瑥奮

劍止之軻彈率騎往赴益州詰歸亦勒兵繼進定遂大敗斬定及崇首虜萬七千級於是盡有隴西巴西之地

太初八年春正月乾歸自稱秦王赦其境內殊死已下以太子熾磐領尚書令出連乞都爲丞相左長史邊芮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祕宜爲右僕射翟瑥爲吏部尚書翟勍爲主客尚書杜宜爲兵部尚書王松壽爲民部尚書樊謙爲三公尚書方弘麴景爲侍中自餘拜授皆如魏武

晉文故事然猶稱大將軍大單于遣苟等領府佐如故夏四月索虜禿髮如苟率戶二萬來降乾歸妻以宗女六月遷都於西城秋七月三河王呂光率衆十萬來伐左輔將軍密貴周右衛將軍莫者羖羝言於乾歸曰光旦夕將至陛下以命世雄姿開業洮罕剋翦群凶威振遐邇將鼓淳風於東夏建八百之鴻慶不忍小屈與姦豎競於一時若機事不捷恐非國家之利也宜遣愛子以退之乾歸乃稱藩於光遣子勅勃載記作勑勃為質既而悔之殺質湖及羖羝

太初九年春正月休官權萬世帥衆來降冬十月涼州牧乞伏軻彈與秦州牧乞伏益州不平軻彈奔涼是歲乾歸所署立義將軍越質詰歸帥戶二萬叛降於秦頵親公權千成帥衆攻秦上邽不克退保略陽姚碩德擊之千成亦降

太初十年春正月涼王呂光以乾歸數反覆舉兵來伐使呂延為前鋒羣臣咸勸其東奔成紀以避其銳乾歸不從謂諸將曰昔曹孟德敗袁本初於官渡陸伯言摧劉玄德於白帝皆以權略取之軍之勝敗在於巧拙不在衆寡光雖舉全州之軍而無經遠之略不足憚也且其精銳盡在呂延延勇而無謀易以奇策制之延軍若敗光亦遁還乘勝追奔可以得志衆咸曰非所及也二月光軍於長最遣子呂纂帥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率衆二萬救之未至纂等拔金城光別將梁恭等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與秦州刺史沒奕干攻其東以為犄角之勢呂延以

枹罕之衆攻陷臨洮武始河關乾歸泣謂諸將曰今事勢窮蹙逃命無所死中求生正在今日涼軍雖四面而至然相去遼遠山河既阻力不周接敗其一軍衆軍自退乃縱反間紿延稱秦王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延信之引騎輕進遂大敗之斬延於陣夏六月乾歸徵北河州刺史彭奚念為鎮衛將軍以鎮西將軍屋列破光一作屋弘為河州牧定州刺史翟瑥為晉興太守鎮枹罕冬十月秦長水校尉姚珍來奔乾歸以女妻之

太初十一年春正月乾歸遣秦州牧益州攻涼支陽鸇武允吾三部皆克之虜萬餘人而還夏六月禿髮烏孤遣使求結和親涼散騎常侍郭麐來奔乾歸以爲建忠將軍兼散騎常侍秋九月乾歸遣秦州牧益州武衛將軍慕兀（載記作慕容允）冠軍將軍翟瑥率騎二萬伐吐谷渾冬十月益州等與吐谷渾王視羆戰於度周川大敗之視羆退保白蘭山遣使謝罪貢其方物以子宕豈爲質乾歸以宗女妻之

太初十二年夏四月鮮卑疊掘河內率戶五千自魏來降乾歸以河內爲疊掘都統以宗女妻之秋七月丞相南川宣公出連乞都卒冬十月乾歸以金城太守辛靜爲右丞相

太初十三年春正月乙亥乾歸所居金城南景門無故自崩甚惡之遂遷都苑川大赦境內夏五月秦姚興遣征西姚碩德率衆五萬來伐入自南安陜乾歸率諸將拒之次於隴西興復遣別將潛師繼發秋七月乾歸聞興將至謂諸將曰吾自開建以來屢摧勍敵乘機籍筭舉無遺策今姚興盡中國之師軍勢甚盛山川阻狹無縱騎之地宜升師平川伺其殆而擊之存亡之機在斯一舉諸君勠力勉之若梟剪姚興關中之地盡吾有也於是遣武衛將軍慕兀等屯守秦軍樵採路絕秦姚興潛引兵來救乾歸聞之復使慕兀率中軍二萬還屯柏陽鎮軍將軍羅敦率外軍四萬還屯侯辰谷自率輕騎數千前候軍勢會大風昏霧遂與中軍相失爲追騎所逼入於外軍旦與秦戰爲興所敗遁歸苑川部衆三萬六千皆降於秦興進軍枹罕乾歸遂走

金城謂諸豪帥曰吾才非命世謬爲諸君所推心存撥亂而德非時雄叨竊名號已踰一紀負乘致寇傾喪若斯今衆已散敗勢不得安吾欲西保允吾以避其鋒若方軌西邁理難俱濟卿等留此各以其衆降秦保全妻子勿吾隨也羣下咸曰昔古公杖策豳人歸懷玄德南奔荊楚襁負分岐之感古人所悲況臣等義深父子而

有心離背死生願從陛下乾歸曰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敗之家廢興命也苟天未亡我庶幾異日克復舊業復與卿等相見有塌德之不建何爲俱死公等自愛吾今將寄食於人以終餘年乃大哭而別遂帥騎數百馳至允吾乞降於武威王利鹿孤利鹿孤遣車騎傉檀迎之置於晉興待以上賓之禮秦兵既退南羌梁弋等密遣使來招乾歸將應之其臣屋引阿洛以告晉興太守陰暢暢馳白利鹿孤利鹿孤遣弟吐雷率

騎三千屯捫天嶺乾歸懼爲利鹿孤所殺謂太子熾磐曰吾不能負荷大業致茲顛覆以利鹿孤義兼親好與爲脣齒之援乃忘義背親謀人父子忌吾威名勢不全立今姚氏方強吾將歸之若盡室俱去必爲追騎所及吾遣汝兄弟及汝母爲質彼必不疑吾既在長安彼終不敢害汝也於是遣熾磐兄弟於西平八月乾歸南奔枹罕遂降於秦冬十一月乾歸至長安姚興見而大悅署爲持節都督河南諸軍事鎮遠將軍

河州刺史封歸義侯久之熾磐欲逃詣乾歸武威王利鹿孤遣兵追獲將殺之廣武公傉檀勸曰子而歸父無足深責宜宥之以示大度利鹿孤從之

太初十四年春二月秦姚興遣乾歸還鎮苑川盡以其故部衆配之夏四月乾歸至苑川以邊芮爲長史王松壽爲司馬翟勍爲尚書令公孫大將已下悉降號僚佐偏裨

太初十五年夏四月熾磐自西平奔歸苑川南

涼王傉檀歸其妻子乾歸使熾磐入朝於秦姚興署爲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尋遣使者加乾歸散騎常侍左賢王

太初十六年秋七月秦遣乾歸以所部甲卒隨齊難等迎呂隆於河西冬十一月討叛羌党龍頭於滋川拔之

太初十九年秋九月攻仇池楊盛將苻帛於皮氏堡克之盛率兵來救戰於竹嶺爲盛所敗

晉義熙元年春正月（自此以後用年亦從建康年號）乾歸朝於

秦吐谷渾將大孩（一名烏紇堤）屢寇乾歸邊境乾歸怒率騎討之大孩大敗俘斬萬餘口而還大孩走保南凉死於胡園視羆世子樹洛干帥其餘衆數千家奔歸莫何川自稱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吐谷渾王化行所部衆庶樂業號爲戊寅可汗沙漒雜種莫不歸附乃宣言曰孤先祖避地於此暨孤七世思與羣賢共康休緒今士馬桓桓控弦數萬孤將振威梁益稱霸西戎觀兵三秦遠朝天子諸君以爲何如衆咸曰此

盛德之事也願大王自勉乾歸聞而甚忌之秋八月乾歸率衆攻仇池爲楊盛所敗尋復率衆攻盛將楊玉於西陽堡克之

義熙二年秋七月苑川地震裂生毛狐雉入於寢內百草皆自反乾歸甚惡之冬十二月復入朝於秦

義熙三年春正月秦姚興慮乾歸寖強難制終爲西州之患因其朝也留爲主客尚書以世子熾磐爲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監撫其部衆鎮苑川秋七月禿髮傉檀叛秦遣使來邀熾磐斬其使送之長安秦甚嘉之冬十二月秦河州刺史彭奚念叛降禿髮傉檀秦以熾磐行河州刺史

義熙四年夏五月秦遣乾歸以鎮遠將軍從廣平公姚弼等帥步騎襲傉檀冬十月熾磐以秦政寖衰兵亂將始且畏秦之攻襲乃招結諸部二萬七千築城於嵻崀山而據之十一月熾磐攻彭奚念於枹罕爲奚念所敗而還

更始元年春二月熾磐入秦見太原公懿於上邽彭奚念乘虛來襲熾磐聞之怒不告懿而歸擊奚念破之遂圍枹罕乾歸從秦王興如平凉熾磐攻枹罕克之遂遣使告乾歸乾歸逃還苑川鮮卑挽大堅有衆五千自龍馬苑來降夏四月乾歸如枹罕留熾磐鎮之收其部衆得二萬人徙都度堅山秋七月羣下勸乾歸稱王乾歸以寡弱飾許固請曰夫道應符歷雖廢必興圖籙所棄雖成必敗本初之衆非不多也魏武運

壽四州兕解壽邑之兵非不盛也世祚能中亡
新鳥散罔天命不可虛邀符籙不可妄冀姚數
將終否極斯泰乘機撫運實係聖人今見衆三
萬足可彌理秦隴清蕩洮河陛下應運所與四
海膺望豈宜所守謙冲不以社稷爲本願時即
大位允副羣心乾歸從之遂以晉義熙五年僭
稱秦王赦其境内改元更始置百官公卿已下
悉復本位冬十月復立夫人邊氏爲王后世子
熾磐爲太子領冠軍大將軍仍命熾磐爲都督

中外諸軍録尚書事以屋引破光爲河州刺史
鎮枹罕以南安焦遺爲太子太師與參軍周大
謨録其子華爲尚書民部郎
更始二年春正月遣熾磐討諭薄地延師次頹
干地延率衆出降署爲尚書徙其部衆於苑川
三月遣隴西羌昌何攻秦金城郡拔之以驍騎
將軍乞伏務和爲東金城太守秋七月乙丑乾
歸討越質屈機等十餘部降其衆二萬五千徙
於苑川八月乾歸復都苑川九月攻秦畧陽南

安隴西諸郡皆克之徙民萬五千戶於苑川及
枹罕冬十月鮮卑僕渾羌句豈輸報鄧若等帥
戶二萬來降
更始三年春二月乾歸徙鮮卑僕渾部三千餘
戶於度堅城以子勅勃爲秦興太守鎮撫之秦
姚興力未能西討恐更爲邊害遣太常索稜爲
太尉領隴西內史使來招諭乾歸感之遣使送
所掠守宰謝罪乞降秦復遣使署乾歸爲使持
節散騎常侍都督隴西嶺北護羌匈奴雜胡諸

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大單于河南王太子
熾磐假節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乾歸方圖
河右權宜受之復稱藩于秦夏四月乾歸徙羌
句豈等部衆五千餘戶於疊蘭城以兄子阿柴
爲興國太守鎮撫之五月復以子木奕干爲武
威太守鎮嵻峎城秋七月遣平昌公熾磐及次
子中軍將軍審虔率步騎一萬伐禿髮傉檀八
月熾磐率師濟河敗傉檀太子虎台於嶺南獲
牛馬十萬餘而還冬十月攻秦畧陽太守姚龍

於枹罕魁之十一月進攻南平太守王𫀆於永洛（水經作）城又克之徙民四千餘戶於苑川三千餘戶於譚郊遣中軍將軍審虔帥衆二萬城譚郊十二月西羌彭利髮據枹罕自稱大將軍河州牧乾歸率騎三萬討之戰於枹罕不克更始四年春正月乾歸復討利髮師次奴葵谷利髮棄其部衆南奔乾歸遣兄子振威將軍公府追擊至於清水斬之乾歸入枹罕收羌戶一萬三千以審虔爲河州刺史鎮枹罕而還二月

戊巳乾歸徙都譚郊命平昌公熾磐鎮苑川四率騎二萬討吐谷渾支統阿若干于赤水大破之樹奕干請降乾歸拜爲平狄將軍赤水都護又以其弟吐護真爲捕虜將軍層城都尉阿若干爲護軍都尉夏五月熾磐率衆攻禿髮傉檀三河太守吳陰於白土克之以出累代爲太守六月乾歸畧於五谿有梟集於其手心甚惡之遂爲兄子公府所弒并殺諸子十餘人公府奔固大夏熾磐遣其弟廣武將軍智達揚武將軍木奕干率騎三千討之以其弟曇達爲鎮東將軍鎮譚郊驍騎將軍婁機鎮苑川熾磐帥文武及民二萬餘戶遷於枹罕先是乾歸未亡時枹罕金城見鼠有數萬頭將諸小鼠各啣馬屎羣移而渡洮灑二水悉止枹罕自是二年而熾磐徙居之秋七月智達等擊破公府於大夏公府奔疊蘭城就其弟阿柴智達等攻拔之斬阿柴父子五人公府奔嵻峎南山追獲之并其四子轘之於譚郊八月葬乾歸於枹罕僞謚武元王

廟號高祖在位二十四年

項德□校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乞伏熾磐

乞伏熾磐乾歸長子也性勇果英毅臨機能斷權略過人初乾歸爲姚興所敗熾磐質於禿髮利鹿孤後自南平逃而降興興署爲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又拜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留其部衆鎮苑川及乾歸返政復立熾磐爲太子領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後乾歸稱藩於秦興遣使署熾磐假節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尋進號撫軍大將軍乾歸死遂襲僞位自稱大將軍河南王大赦境內改元永康九月署尚書令翟勍爲相國侍中太子詹事趙景爲御史大夫段暉爲中尉弟延祚爲禁中錄事樊謙爲司直罷尚書令僕射尚書六卿侍中散騎常侍黃門郎等官置中左右常侍侍郎各二人

永康二年春三月熾磐遣龍驤將軍翟達平東將軍王松壽討吐谷渾樹洛干於浣河獲其將呼那烏提虜三千餘戶而還又遣鎮東將軍曇達與平東將軍王松壽率騎一萬東討休官權小郎呂破胡於白石川大破之進據白石城降其衆萬餘人顯親公休官權小成呂奴迦等二萬餘戶叛據白坑負固不服曇達進攻克之斬小成奴迦及首級四千七百隴右休官悉降秦太尉索稜以隴西來降熾磐以稜爲太傅夏四月遣安北將軍烏地延冠軍將軍翟紹討吐谷渾別統句勤一作旁於泣勤川大破之俘虜其衆秋七月熾磐率諸將討吐谷渾別統支旁於長柳川虜旁及其民五千餘戶而還九月襲吐谷渾別統掘達於渴渾川大破之俘獲男女二萬三千冬十月掘達率其餘衆來降

永康三年春正月有五色雲起於南山熾磐以爲已瑞大悅謂羣臣曰吾今年應有所定王業成矣於是繕甲整兵以待四方之隙夏五月熾磐聞南涼禿髮傉檀西征乙弗拔劍而起曰可以行矣羣臣咸以爲不可太府主簿焦襲曰傉

檀不顧近患而貪遠利我今伐之絕其西路使
不得還救則虎臺傳檀子獨守窮城可坐擒也此
天亡之時必不可失熾磐從之率步騎二萬襲
樂都禿髮虎臺憑城拒守熾磐四面攻之一旬
而克遂入樂都論功行賞將士各有差遣平遠
將軍捷虔率騎五千追傉檀以鎮南將軍謙屯
為都督河右諸軍事涼州刺史鎮樂都禿髮赴
單為西平太守鎮西平赴單烏孤之子也趙恢為廣武
太守鎮廣武驍武將軍王基為晉興太守鎮浩

亹徙虎臺與其文武及百姓萬餘戶於枹罕六
月傉檀勢屈請降既至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
禮秋七月署傉檀為驃騎大將軍左南公南涼
文武隨才銓擢冬十月熾磐既兼傉檀兵強輿
廣復稱秦王署置百官十一月立妃禿髮氏為
王后
永康四年春三月河西王沮渠蒙遜攻拔廣武
郡熾磐遣將軍飛尼寅邀於浩亹為蒙遜所擊
死之又遣將軍折斐等率騎二萬據勿姐嶺復

為蒙遜所擒夏四月熾磐子元基一作元方自長安
逃歸以為尚書左僕射五月熾磐率眾三萬攻
湟河沮渠漢平遣司馬隗仁乘夜襲擊大敗熾
磐將引還先遣老弱漢平長史焦昶將軍段景
潛召熾磐熾磐復攻之昶景因說漢平出降仁
勒壯士百餘據南門樓三日不下力屈擒之熾
磐怒欲斬之散騎常侍武威段暉諫曰仁臨難
不畏死忠臣也宜宥之以勵事君乃囚之隗仁
在西秦五年段暉又為之說熾磐免之使還姑

臧六月以左衛將軍匹逵為湟河太守因討乙
弗窟乾降其三千餘戶而還署尚書右僕射出
連虔為都督嶺北諸軍事涼州刺史以涼州刺
史謙屯為鎮軍大將軍河州牧秋七月以秦州
刺史曇達為尚書令光祿勳王松壽為秦州刺
史冬十一月熾磐遣尚書令曇達秦州刺史王
松壽等率騎一萬討南羌彌姐康薄於赤水降
之遂以王孟保為略陽太守鎮赤水
永康五年春正月熾磐攻秦洮陽公彭利和於

涇川次師脅中沮渠蒙遜率衆攻石泉來援熾磐聞而引還二月尚書令曇達與涼州刺史出連虔率騎五千救石泉蒙遜聞曇達等至亦引兵去遂遣使來聘與熾磐結和親夏四月曇達王松壽等率騎一萬擊秦上邽進據蒲水秦州刺史姚艾率衆來拒大戰破之艾奔上邽曇達進屯大利破黃石大羌二戍徙其民五千餘戶於枹罕冬十月使秦州刺史王松壽鎮馬頭以逼秦之上邽十二月遣使詣太尉劉裕求擊秦以自效裕拜熾磐平西將軍河南公

永康六年春二月遣安東將軍木奕干率騎五千討吐谷渾樹洛干於塞上破其弟阿柴於堯扞川俘獲五千餘口而還樹洛干奔保白蘭山慚憤發疾而死熾磐聞而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蹢也往歲暴[illegible]征姚艾敗走今年木奕干西討黠虜達逃[illegible]稍清姦內方殄股肱惟良吾無患矣秋七月[illegible]國翟勃[illegible]八月以尚書令曇達為左丞相左僕射元基為右丞相御史大夫麴景為尚書令侍中翟紹為左僕射冬十月遣曇達元基東討秦故將姚艾遣使稱藩熾磐以為征東大將軍秦州牧徵王松壽為尚書右僕射

永康七年春正月以木奕干為沙州刺史鎮樂都二月乙弗鮮卑烏地延率戶二萬來降署為建義將軍地延尋為弟他子立以子軻蘭質於西平他子從弟提孤等率戶五千以西遷叛涼州刺史出連虔遣使諭之提孤等歸降熾磐以

提孤姦猾終為邊患稅其部中戎馬六萬疋後二歲提孤等扇動部落西奔出塞他子率戶五千入居西平冬十月姚艾叛秦降西河王蒙遜蒙遜率衆迎之艾叔父儁言於衆曰秦王寬仁有雅度自可安居事之何為從涼王西遷衆咸以為然相率逐艾推儁為主復遣使請降熾磐大悅徵儁為侍中中書監征南將軍封隴西公邑一千戶以左丞相曇達都督洮罕以東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秦州牧鎮南安冬十一月熾磐

東巡十二月徙上邽民五千餘戶於枹罕
永康八年夏四月使征西將軍孔子率騎五千討吐谷渾覓地于弱水南大破之覓地率衆五千來降拜弱水護軍秋九月左衛將軍匹逵建威將軍梯君等討彭利和於漒川大破之利和單騎奔仇池獲其妻子徙羌豪三千戶於枹罕漒川羌三萬餘戶皆安堵如故冬十月以尚書右僕射王松壽爲益州刺史鎮漒川
建弘元年春正月立次子暮末爲太子仍兼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境內改元建弘其臣佐等多所封授秋七月甲辰宋初受禪詔以熾磐爲安西大將軍秦王九月振武將軍王基等襲河西王蒙遜胡園戍俘二千餘戶而還
建弘二年春正月遣征北將軍木奕干輔國將軍右丞相元基率騎攻上邽遇霖雨而還夏四月吐谷渾王阿柴遣使來降熾磐署阿柴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安州牧白蘭王秋七月河西王蒙遜率衆來伐使征北將軍木奕干等帥步騎拒之斬首二千而還冬十二月遣征西將軍孔子等率騎二萬擊契汗禿真於羅川
建弘三年春正月征西孔子等大破契汗禿真獲男女二萬口牛羊五十餘萬頭禿真率騎數千西奔其別部樹奚帥戶五千來降夏四月乙亥以折衝將軍是辰爲西胡校尉築列渾城於汁羅以鎮之秋九月遣征北將軍出連虔等率騎六千擊沮渠成都于五澗冬十月出連虔與成都戰擒之十二月徵秦州牧曇達爲左丞相征東大將軍
建弘四年春三月熾磐謂其羣臣曰今宋雖奄有江南夏人雄據關中皆不足與也獨魏主奕世英武賢能爲用且讖云恒代之北當有眞人吾將舉國而事之乃遣尚書郎莫者阿胡積弩[illegible]將軍又寅等入見於魏貢黃金二百斤并陳伐夏方略太宗許之
建弘五年夏四月熾磐遣鎮南將軍吉毗等帥

步騎一萬南伐白苟車孚崔提旁爲四國皆來降附秋七月遣太子暮末率征北將軍木奕干等步騎三萬出貂渠谷攻河西白草嶺臨松郡皆破之徙民二萬餘口而還

建弘六年夏四月遣平遠將軍叱盧犍等襲河西戰於臨松擒其將沮渠白蹄徙其民五千餘戶於枹罕秋七月遣鎮南將軍吉毗等南擊黑水羌酋丘擔大破之冬十月丘擔率衆來降熾磐以擔爲歸善將軍拜折衝將軍信帝爲平羌

校尉以鎮之

建弘七年春正月熾磐復遣使如魏請用師於夏秋八月熾磐伐河西至廉川遣太子暮末等率步騎三萬攻西安不克又攻番禾河西王沮渠蒙遜發兵來禦夏王赫連昌遣征南大將軍呼盧古將騎二萬攻苑川車騎大將軍韋代將騎三萬攻南安熾磐聞之引還九月徙其境內老弱畜産於澆河及莫河仍寒川留左丞相曇達守枹罕韋代攻拔南安獲秦州刺史翟爽南安太守李亮吐谷渾拔延等師部衆二萬餘落叛奔昴川附於吐谷渾王慕璝冬十月左丞相曇達與夏呼盧古戰于嵻峎山曇達兵敗十一月呼盧古韋代進攻枹罕熾磐遷保定連呼盧古入南城鎮京將軍趙壽生帥死士三百人力戰却之呼盧古韋代又攻沙州刺史出連虔於湟河虔遣後軍將軍萬年擊敗之又攻西平執安西將軍庫洛干院戰士五千餘人掠其民二萬餘戶而去十二月征南將軍吉毗鎮南瀡隴

西人辛澹帥戶三千據城逐毗毗走還枹罕澹南奔仇池

建弘八年春正月山羌率衆叛二月熾磐遣左丞相曇達招慰武始諸羌征南將軍吉毗招慰洮陽諸羌羌人執曇達送夏吉毗爲羌所擊奔還士馬死傷者什有六七三月熾磐以輔國將軍段暉爲涼州刺史鎮樂都平西將軍麴景爲沙州刺史鎮西平寧朔將軍出連輔政爲梁州刺史鎮赤水夏六月熾磐還枹罕秋七月熾磐

謂羣臣曰孤知赫連氏必無成冐險歸魏今乘
如孤言八月熾磐遣叔父平遠將軍渥頭弟安
遠將軍安度爲質於魏又使中書侍郎王愷丞
相從事中郎烏訥闐奉表貢其方物九月氐王
楊玄遣將軍苻白作圍梁州刺史出連輔政於
赤水城中糧盡氐執輔政以降輔政至蓉谷逃
還冬十月熾磐以驍騎將軍吳漢爲平南將軍
梁州刺史鎭南漒十二月梁州刺史吳漢爲羣
羌所攻帥戶二千奔還枹罕

建弘九年春正月前涼州刺史領澆河太守乾濬
叛降河西熾磐以尚書□代濬帥騎三千討
之二月尚爲吐谷渾元緒所執夏五月熾磐寢
疾謂太子暮末曰吾死之後汝能保境則善矣
沮渠城都爲蒙遜所親重汝宜歸之熾磐在位
八年而宋氏受禪以元嘉五年六月卒暮末嗣
立僞謚文昭王葬於武平陵廟號太祖

乞伏暮末（暮一作茶）

乞伏暮末字安石熾磐第二子也以元熙元年
立爲太子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熾
磐卒暮末卽位大赦境內改元永弘（一作洪）署右
丞相元基爲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
事鎭軍大將軍河州牧謙屯爲驃騎大將軍徵
安北將軍涼州刺史段暉爲輔國大將軍御史
大夫叔父右禁將軍千年爲鎭北將軍涼州牧
鎭湟河以征北將軍木奕于爲尚書令車騎大
將軍以征南將軍吉毗爲尚書僕射衞大將軍
秋七月河西王沮渠蒙遜因秦喪來伐西平太

守麴承謂之曰殿下若先取樂都則西平必爲
殿下之有西平苟望風請服亦明主之所疾也
蒙遜乃釋西平攻樂都相國元基帥騎三千救
之甫入城而西河兵至攻其外城剋之絕其水
道城中饑渴死者大半東羌乞提從元基救樂
都陰與河西通謀下繩引內其兵登城百有餘
人鼓譟燒門元基率左右奮擊河西兵退暮末
大懼八月遣使詣蒙遜許歸沮渠城都以求和
蒙遜引還遣使入秦吊祭暮末厚資城都遣將

軍王伐遜之蒙遜疑之使恢武將軍沮渠奇珍
伏兵於揟天嶺執伐并其騎士三百人既而蒙
遜遣尚書郎王杼送伐還犇并遺暮末馬千疋
及錦罽銀繒九月暮末遣記室郎中馬艾如河
西報聘冬十月涼州牧千年嗜酒殘虐不恤政
事暮末遣使讓之千年懼奔河西暮末以叔父
光祿大夫沃陵爲涼州牧鎮湟河
永弘二年春正月暮末遣征虜將軍出連輔政
等守西平政等未至蒙遜率衆拔之執太守麹

承二月立妃梁氏爲王后子萬載爲太子殺尚
書隴西辛進并其五族二十七人追恨其射傷
母面也夏五月河西王蒙遜率衆來伐暮末留
相國元基守枹罕遷保定連南安太守翟承伯
等據罕幵谷以應蒙遜暮末擊破之進至治城
西安太守莫者幼眷據汗川以叛暮末討之爲
幼眷所敗還於定連蒙遜進至枹罕遣太子與
國攻定連六月暮末逆擊興國於治城擒之追
擊蒙遜至於譚郊吐谷渾王慕璝遣其弟沒利

延將騎五千會蒙遜來伐暮末遣輔國大將軍
段暉邀擊之後大破之秋七月蒙遜遣使送穀
三十萬斛來贖世子興國暮末不許尋以興國
爲散騎常侍以妹平昌公主妻之冬十月暮末
弟軻殊羅烝熾磐左夫人暮末禁之因與叔父
什寅謀叛暮末收其黨與殺之并殺什寅禿髮
氏十二月地震野草皆自反
永弘三年春三月什寅母弟前將軍白養及鎮
衛將軍去列以什寅之死頗有怨言暮末皆殺

之秋九月西秦自正月不雨至於九月饑之政
刑濫內外崩離部民流叛者不可勝計冬十
月暮末爲河西王蒙遜所逼遣中書侍郎王愷
從事中郎烏訥闐請迎於魏世祖許以平涼以
東安定以西封之暮末乃焚城邑毀寶器帥戶
萬五千東如上邽至高田谷給事黃門侍郎
郭恒謀劫沮渠興國以叛事覺誅之夏主赫連
定聞暮末將至發兵來拒暮末留保南安其故
地皆入于吐谷渾冬十一月世祖遣尚書庫結

步騎五千來迎暮末衛大將軍吉毗固諫以為不宜內徙暮末從之庫結引還南安諸羌萬餘人謀叛推安南將軍督八郡諸軍事廣寧太守焦遺為主遺不從乃刼遺族子長城護軍焦亮為主率衆攻南安暮末請救於氐王楊難當難當遣將軍苻獻帥騎三千救之暮末與之合擊諸羌諸羌潰散亮奔廣寧暮末進軍攻之以手令與焦遺從取亮十二月遺斬亮首出降暮末進遺號鎮國將軍秦略陽太守弘農楊顯以郡降夏

永弘四年春正月夏主赫連定擊暮末治姚獻獻敗遂遣叔父北平公韋代率衆一萬攻南安城內大饑人相食侍中征虜將軍出連輔政侍中右衛將軍乞伏延祚吏部尚書乞伏跋跋踰城奔夏暮末窮蹙輿櫬出降幷沮渠興國送於上邽是六月夏主殺暮末及其宗族五百人時魏神䴥四年也先是熾磐都長安端門外有一井人常宿汲水亭之下而夜聞磕磕有聲驚起照視瓮中如血中有丹魚長可三寸而有寸光寔羌西虜共相攻伐至是而亡國仁以孝武太元十年僭位至暮末四世凡四十六年

長水李裒純校

十六國春秋第八十六卷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乞伏益州

乞伏益州乾歸之弟也乾歸時爲前將軍秦州牧楊定之死也天水姜乳襲據上邽乾歸遣益州帥騎六千討之左僕射邊芮民部尚書王松壽言於乾歸曰益州以懿弟之親屢有戰功狃於累勝常有驕色若其遇寇必將易之且未宜專任宜有所先乾歸曰益州驍勇善御衆諸將

莫有及之者但恐其專擅耳若以重佐輔之當無慮也於是以平北將軍韋虔爲長史散騎常侍左禁將軍務和爲司馬至大寒嶺益州恃勝自矜不爲部陳聽將士解甲遊畋縱飲令曰敢言軍事者斬虔等諫曰王以將軍親重故委以專征之任庶能摧彼凶暴以副具瞻賊已垂逼柰何解甲自寬宴安酖毒竊爲將軍危之益州曰乳以烏合之衆今聞吾至理應遠竄乃與吾决戰者斯成擒耳吾自擒之有方卿等不足慮也既而乳率衆逆擊益州果敗乾歸曰孤違蹇叔以至於此將士何爲孤之罪也皆赦之後復率衆攻凉拔支陽鸇武允吾三郡虜衆萬餘又與武衛慕兀等率騎伐吐谷渾破視羆於度周川質其子宕豈引兵而還封平遠侯尋卒

乞伏曇達

乞伏曇達熾磐之弟也仕爲秦州牧鎮東將軍鎮湟郊封襄武侯與平東將軍王松壽帥騎一萬討破休官權小郎呂破胡於白石川虜其男

女萬餘口進據白石城休官降者萬餘人後顯親休官權小成呂奴迦等叛保白坑曇達謂將士曰昔伯珪憑嶮卒有滅宗之禍韓約肆暴終受覆族之誅今小成等逆命白坑宜在除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與爾輿人戮力勉之衆咸扳劍大呼於是率衆攻白坑斬小成奴迦及首級四千七百隴右悉降後又帥衆討降南羌彌姐康薄於赤水沮渠蒙遜來攻石泉曇達與別將出連虔率騎五千救之蒙遜引還尋與王松壽

卒步騎一萬攻𨻳叉於上邽遂據汧水大破之遂屯大利破黃石大羌二戍遷尚書令轉爲左丞相尋遷都督枹罕以東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秦州牧鎭南安復徵爲左丞相征東大將軍鎭枹罕赫連勃勃遣征南大將軍呼盧古率騎二萬來伐曇達率衆擊之戰于嶓塚山敗績諸羌執送勃勃

邊氏

乾歸妻邊氏金城人左長史邊芮之妹也乾歸

僭立遂以太初元年立爲王后及乾歸奔降于秦降號太妃既而還政復爲王后

禿髮氏

王后禿髮氏傉檀之女太子虎臺之妹也傉檀既降熾磐納爲王后拜傉檀爲左南公甚禮遇之虎臺亦被優寵未幾令人鴆殺傉檀河西王蒙遜遣人誘虎臺許以番禾西安二郡處之且借之兵使伐秦報其父讐復取故地虎臺陰許之事覺熾磐以后弟之故待之如初后密與虎臺謀曰秦本我之仇讐雖以婚姻之故待之如此蓋時宜耳先王之薨又非天命遺令不治者欲全濟子孫故也爲人子者豈可臣妾於仇讐而不思報復乎乃與武衛將軍越質洛城謀弒熾磐后妹爲熾磐左夫人有寵知其謀而告之熾磐殺后及虎臺等十餘人

禿髮氏

左夫人禿髮氏利鹿孤之宗女也先是熾磐爲質于涼利鹿孤妻之熾磐後奔允街禿髮傉檀

復遣歸之遂爲左夫人有寵於熾磐譏殺其姐及虎臺後禿髮氏與暮末弟軻殊羅私通暮末知而禁之軻殊羅懼遂與叔父什寅謀殺暮末奔沮渠興國以奔河西使禿髮氏盜門鑰於內鑰誤門不得開門者以告暮末服其黨與盡殺之而赦軻殊羅什寅鞭之什寅曰我負汝死不負汝鞭暮末怒刳其腹投屍于河水禿髮氏乃自殺

段暉

翟暉字長祚武威姑臧人漢太尉頻八世孫也身長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居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也奉敕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為好言終便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遂仕乞伏熾磐為散騎常侍從征沮渠蒙遜湟河太守沮渠漢平漢平出降司馬隗仁勒壯士百餘據城

自守熾磐進擊之衆寡不敵遂為所擒熾磐欲斬之暉諫曰仁臨難履危奮不顧命忠之至也乃宥之遷暉輔國大將軍涼州刺史御史大夫西海侯暮末即位國政衰亂暉與子承根奔吐谷慕璝後遂歸魏

常垣

常垣河內溫人魏太常卿林五世孫也父珍苻堅南安太守因世亂遂居涼州垣仕乞伏世為鎮遠將軍大夏鎮將顯美侯

翟瑥

翟瑥武始人仕乾歸為冠軍將軍初氐王楊定率步騎四萬來伐乾歸謂諸將曰楊定以勇虜聚衆窮兵逞欲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定之此役殆天以之資我也於是遣涼州牧乞伏軻彈秦州牧乞伏益州立義將軍詰歸拒之以瑥為冠軍將軍右司馬前鋒始交益州為定所敗軻彈詰歸欲引而還瑥奮劍諫曰主上以神武之資創基隴右東征西討靡不席卷威振秦梁聲

光巴漢將軍以維城之重受閫外之寄當宣力致命輔寧國家今秦州雖敗二軍尚全柰何不思赴救望風奔散何面目以見主上乎昔項羽斬慶子以寧楚胡建戮監軍以成功將軍之所聞也瑥誠才非古人獨不能以便宜斬將軍乎軻彈謝曰向所以未赴秦州者未知衆心何如耳敗不相救軍罰所先果能若是敢自愛死乃率騎赴之益州詰歸亦勒衆而進大敗定兵斬定及首級一萬七千轉吏部尚書定州刺史俄

晉興太守鎮枹罕

焦遺 子華 楷

焦遺南安人乾歸時仕爲太子太師與參軍國大謀乾歸曰焦生非特名儒乃王佐之才也謂熾磐曰汝事之當如事吾也因命熾磐拜遺於床下遺子華至孝遺嘗病甚冬中思食瓜華忽夢人謂之曰聞爾父思瓜故送助養汝從此進之華跪受寤而瓜果在手香美非常遺食之而病愈乾歸欲以女妻之辭曰凡娶妻者欲與之

共事二親也今以王姬之貴下嫁蓬茅之士誠非其匹臣懼其闕於中饋非所願也乾歸曰卿之所行古人之爭孤女不足以強卿乃以華爲尚書民部郎遺後遷安南將軍督八郡諸軍事廣甯太守暮末末年南安諸羌共推遺爲主遺不從遂劫遺族子亮叛攻南安暮末擊破之遺殺亮出降進號鎮國將軍次子楷仕爲太子司直暮末降夏楷奔廣甯泣謂其父遺曰大人荷國寵靈居藩鎮重任今本朝顛覆豈得不帥見衆明大義以殄寇仇遺曰今主上已陷賊庭吾非愛死而忘義顧以大兵追之是趣絕其命也不如擇王族之賢者奉以爲主而伐之庶有濟也楷乃築壇誓衆二旬之間赴者萬餘人會遺病卒楷不能獨舉事亡奔於河西

辛進

辛進字國都隴西人也仕熾磐至尚書初爲散騎常侍從熾磐遊于後園凌霄觀進彈飛鳥誤中暮末之母傷其面及暮末即位問傷母面之

由母以狀告暮末大怒即日收進殺之并其五族二十七人

就里陳泰交 校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禿髮烏孤

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其先與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衆自塞北遷於河西其地東至麥田牽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匹孤卒子壽闐立初壽闐之在孕其母胡掖氏夢一老父被髮左衽乘白馬謂曰爾夫雖西移終當東返至涼必生貴男言終胎動而寤後因寢而產

於被中乃以禿髮爲號其俗謂被覆之義壽闐卒孫樹機能立壯果雄健無多謀略晉泰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於萬斛堆敗涼州刺史蘇愉於金山咸寧中又殺涼州刺史楊欣於丹嶺於是盡有涼州之地武帝爲之旰食後爲馬隆所敗部民沒骨殺之以降從弟務丸代立丸死孫推斤立斤年一百一十死子思復鞬立部衆稍盛烏孤即思復鞬之長子也晉孝武太元十九年思復鞬死烏孤嗣立雄勇有大志與大將紛陁謀復欲規取涼州紛陁曰明公必欲得涼州宜先務農桑修隣好禮賢俊明政刑然後乃可烏孤從之三河王呂光遣使署爲假節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廣武縣侯烏孤謂諸將曰呂氏遠來假授當可受否衆咸曰我士馬衆多何爲屬人烏孤將從之石真若留不對烏孤曰卿畏呂光耶何默無言也石真若留曰吾根本未固理宜隨時呂光德刑修明境內無虞若致死於我大小不敵後雖悔之將何所及不如

受以驕之俟釁而動蔑不濟矣烏孤乃受之太元二十年秋七月烏孤討乙弗折掘等諸部皆破降之冬十月遣别將石亦干築廉川堡而都之烏孤登廉川大山泣而不言石亦干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王所爲不樂者將非呂光乎光年已衰老師徒屢敗今我以士馬之盛保據大川乃可以一擊百光何足懼也烏孤曰光之衰老亦吾所知但我祖宗以德懷遠殊俗憚威盧陵契汗萬里委順及吾承業諸部背

叛還既乖違遠何以附是以泣耳別將荷澀
大王何不振旅誓衆以討其罪烏孤從之遂大
興師諸部皆來降附廣武趙振少好奇略聞烏
孤在廉州棄家從之烏孤喜曰吾得趙生大事
濟矣拜為左司馬三河王呂光進封烏孤為廣
武郡公十二月烏孤又討意云鮮卑大破之太
元二十一年夏六月時魏皇始元年也呂光復
遣使署烏孤為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
孤謂使者曰呂王昔以專征之威遂有此州不

能以德懷遠惠安黎庶諸子貪淫三甥暴虐郡
縣土崩下無生賴吾安可違天下之心受不義
之爵帝王之起豈有常哉無道則滅有德則昌
吾將順天人之望為天下主乃留其鼓吹羽儀
謝其使而遣之

太初元年春正月烏孤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
單于西平王大赦境內殊死已下建元太初耀
兵廣武進攻涼金城克之光遣將軍竇苟來伐
戰于街亭涼兵大敗秋七月涼散騎常侍太常

西平郭麐叛據東苑太原公呂纂擊破之麐遣
使乞援九月烏孤使弟驃騎將軍利鹿孤帥騎
五千赴之冬十月河南鮮卑吐秣等十二部大
人皆來歸附

太初二年春二月涼後將軍略陽楊軌以司馬
郭緯為西平相率步騎二萬北赴郭麐烏孤遣
弟車騎將軍傉檀率騎一萬助軌軌至姑臧營
於城北夏六月軌自恃其衆欲與呂光決戰光
使太原公纂來迎軌與驃騎將軍利鹿孤共邀

擊之為纂所敗秋九月軌南奔廉川收集夷夏
衆至萬餘王乞基謂軌曰禿髮氏才高而兵盛
且乞基之主也不如歸之軌乃遣使降於烏孤
尋為羌酋梁饑所敗西奔僁海襲乙弗鮮卑而
據其地烏孤謂羣臣曰楊軌王乞基歸誠於我
卿等不速救使為羌人所覆孤甚愧之平西將
軍渾屯曰梁饑無經遠大略兼以軍無紀律多
所殘殺可一戰擒也冬十月饑進攻西平西平
西平[illegible]

質於烏孤烏孤欲救之羣臣憚傫兵强多以爲疑左司馬趙振曰楊軌新敗呂氏方强洪池以北未可冀也嶺南五郡庶幾可取大王若無開拓之志振不敢言若欲經營四方此機不可失也使羌得西平華夷振動非我之利也烏孤喜曰吾亦欲乘時立功安能坐守窮谷乎乃謂羣臣曰梁饑若得西平保據山河不可復制饑雖驍猛軍令不整此易擒耳遂進擊饑大破之饑退屯龍支堡烏孤進攻拔之饑單騎奔澆河俘

斬數萬以田玄明爲西平內史樂都太守田瑤湟河太守張裯澆河太守王稚皆以郡降嶺南羌胡數萬餘落莫不歸附十一月楊軌王乞基帥戶數萬來奔十二月烏孤更稱武威王署弟利鹿孤爲驃騎大將軍西平公傉檀爲車騎大將軍廣武公其宗族子弟爲公侯者二十餘人文武百官進位有差

太初三年春正月烏孤徙治樂都遣西平公利鹿孤鎮安夷廣武公傉檀鎮西平叔父素渥鎮湟河若留鎮澆河從弟替引鎮嶺南洛回鎮廉川從叔吐若流鎮浩亹以楊軌爲賓客金石生時連珍四夷之豪雋陰訓郭倖西州之德望楊統楊貞衛殷麴承明（丞一作）郭黃郭奮史暠鹿嵩文武之秀傑梁昶韓疋張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樹薛翹趙振王忠趙晁蘇霸秦雍之世門皆內居顯位外宰郡縣隨才授任咸得其宜烏孤從容謂羣臣曰隴右河西區區數郡地耳因其兵亂分裂遂至十餘國乾歸擅命河南段業阻

兵張掖虐氏假息倫據姑臧吾藉父兄遺烈思欲廓清西夏兼弱攻昧三者何先楊統進曰乞伏氏本吾之部落終當歸命段氏書生本非經世濟臣擅命制不由已千里伐人糧運懸絕且結好於我許以分災共患乘其危弊攻之不義呂光衰耄嗣紹沖闇二子纂弘雖頗有才而內相猜忌若天威臨之必應鋒瓦解宜遣車騎鎮浩亹鎮北據廉川乘虛迭出多方以誤之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彼必疲於奔命人不

得安其農業熊弱攻昧於是乎在不出二年可以坐定姑臧姑臧既拔則二寇不待兵戈自然歸附矣烏孤曰善遂陰有吞併之志二月造刀一口狹小長二尺五寸青色匠人云當作之時夢見一老人朱衣被髮云吾是太乙神故來看爾作刀且云若有敵至刀必自鳴（後歸突厥夏河汗處）四月北涼王段業爲呂纂所侵遣使求救烏孤遣驃騎大將軍利鹿孤及楊軌救之纂懼燒氐池張掖穀麥而去六月署利鹿孤爲涼州牧徙

鎮西平召車騎大將軍傉檀入錄府國事秋八月烏孤因酒醉走馬馬倒傷脅笑曰幾使呂光父子大喜俄而患甚顧謂羣臣曰方難未靖宜立長君言終而死在王位三年僞謚武王廟號烈祖弟涼州牧西平公利鹿孤嗣立

禿髮利鹿孤

禿髮利鹿孤烏孤第二弟也初爲驃騎大將軍西平公尋遷涼州牧烏孤死國人共立之遂以晉隆安三年僭即僞位赦其境內殊死已下徙治西平使記室監麴梁明聘於段業業曰貴主先王創業啓運功高先世宜爲國之太祖有子何以不立梁明曰有子羌奴先王之命也業曰昔成王弱齡周召作宰漢昭八歲金霍夾輔雖嗣子幼冲而二叔休明左提右挈不亦可乎梁明曰宋宣能以國讓春秋美之孫伯符委事仲謀終開有吳之業且兄終弟及此殷湯之制也亦聖人之格言萬世之通式何必循己爲是紹兄爲非業曰美哉使乎之義也乃厚遣之利鹿

孤聞呂光死遣建節將軍金樹平遠將軍蘇翹率騎五千屯於昌松漠口

建和元年春正月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建和下令曰孤以寡昧謬膺統緒思所以弘濟艱難經畧區宇者必藉股肱之力自今二千石令長淸高有惠化者其皆封亭侯關內侯延耆老以訪政事夏四月涼王呂纂帥衆來伐利鹿孤使弟廣武公傉檀拒之纂士馬精銳進渡三堆三軍擾懼傉檀下馬據胡床而坐以安衆心徐

乃具甲與纂交戰敗之斬首二千餘級五月楊
軌用玄明潸謀叛逆事洩殺之六月呂纂西擊
段業傉檀聞之率衆一萬乘虛襲姑臧纂弟緯
守南北城以自固傉檀置酒朱明門上鳴鐘鼓
以饗將士耀兵於青陽門虜八千餘戶而歸秋
七月乞伏乾歸為秦所敗率騎數百奔於允吾
遣使乞降利鹿孤使廣武公傉檀迎之處之晉
興待以上賓之禮乾歸遣子熾磐質於西平鎮
北將軍俱延（利鹿孤之弟也）言於利鹿孤曰乾歸本吾

之屬國妄自尊立今勢窮歸命非其款誠若逃
奔東秦必引師西侵非我利也不如徙置乙弗
之間防其越逸之路利鹿孤曰吾方弘信義以
收天下彼窮來歸我而逆疑其心何以勸來者
四海將謂我不可以誠信托也秋八月乞伏乾
歸南奔枹罕遂降於秦利鹿孤謂俱延曰不用
卿言乾歸果叛卿為吾行也延率兵追之至河
不及而還

建和二年春正月龍見於長寧麒麟遊於綏羌

利鹿孤欲自稱尊號於是羣臣皆勸之安國將軍
鍮勿崙進曰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髮左衽無
冠帶之儀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室廬故能抗衡
中夏雄視沙漠今舉大號誠順天心然建都立
邑難以避患儲蓄倉庫啓敵人心且守兵始號
事必無成陳勝項籍前鑒不遠宜置晉人於諸
城課農桑以供軍需帥國人以習戰射若東西
有變弱則乘之強則避之此久安之良策也虛
名無實徒足為世之質的將安用之利鹿孤曰

安國之言是也乃更稱河西王署廣武公傉檀
為都督中外諸軍事涼州牧錄尚書事三月傉
檀率師伐呂隆大敗之徙二千餘戶而歸獲隆
右僕射楊桓拜為左司馬夏六月利鹿孤謂羣
臣曰吾無經濟之才忝承業統自負乘在位三
載於茲雖夙夜惟寅思弘道化而刑政未能允
中風俗尚多凋敝戎車屢駕無闢境之功務進
賢良而下猶淹滯豈所任非才將吾不明所致
也二三君子其極言無諱吾將覽焉祠部郎中

西曹從事史嵩對曰王者行師全國爲上破國
次之拯溺救焚東征西怨今陛下命將出征往
無不捷然不以綏寧爲先唯以徙民爲務民安
土重遷故多離叛此所以斬將克城而地不加
廣也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馬文章學藝視爲無
用之術非所以來遠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學
牆面無覩宜建學校開庠序選耆德碩儒以訓
胄子利鹿孤善之於是以田玄沖趙誕爲博士
祭酒使教胄子秋七月秦隴西公姚碩德自金

城濟河直趨廣武利鹿孤攝廣武守軍以避之
軍至姑臧利鹿孤遣使入貢於秦初涼將姜紀
降於利鹿孤廣武公傉檀與論兵略甚愛重之
至則連席出則同車每常談論以夜繼晝利鹿
孤謂傉檀曰姜紀信有美才然視候非常必不
肯久留於此不如殺之紀若入秦必爲人患傉
檀曰臣以布衣之交待紀紀必不相負也八月
紀將數十騎奔秦時利鹿孤雖僭僞位尚稱臣
於秦楊桓兄經佐命姚萇早死興聞桓有德望

遣使徵之利鹿孤不敢留餞於城東爲之流涕
以遣之冬十月河西王沮渠蒙遜遣子奚念來
質利鹿孤不受徵其弟建忠將軍挐蒙遜不與
虜其弟鄯善苟子遂遣使稱臣入朝奉貢許以
挐爲質乃還其所掠十二月呂超攻焦朗朗遣
其弟子嵩爲質以請迎利鹿孤遣廣武公傉檀
赴之比至超已退朗閉門拒之傉檀怒將攻之
昌松侯俱延諫曰安土重遷人之常情朗孤城
無食今年不降後年自服何必多殺士卒以攻

之若其不捷彼必去從他國棄州境士民以資
敵國非計也不如以善言諭之傉檀從之乃與
朗連和耀兵姑臧壁於胡坑傉檀知超必來
斫營蓄火以待其夜超果遣中壘將軍王集帥
精兵來襲傉檀徐嚴不起集入壘中內外皆起
火光燭天照耀如晝乃縱兵追擊斬集及甲首
三百餘級呂隆大懼僞與傉檀通好請於苑內
結盟傉檀信之遣俱延入盟伏兵出擊俱延失
馬步走凌江將軍郭祖力戰拒之俱延得免傉

櫃怒遂攻隆昌松太守孟禕於顯美隆遣廣武
苟安國寧遠石可率五百騎來援傉檀之强
遷延不進因而逝去
建和三年春正月傉檀攻拔顯美執孟禕而數
之以其不早降禕曰禕荷呂氏厚恩分符守土
若明公甫至而歸命恐獲罪於執事矣惟明公
圖之傉檀大悅拜爲左司馬固辭乞歸乃義而
釋之徙顯美麗靬二千餘戶而還二月呂隆爲
沮渠蒙遜所逼遣使乞師利鹿孤引羣臣議之

尚書左丞婆衍崙曰今姑臧饑荒殘弊穀石萬
錢野無青草資食無取蒙遜千里行師糧運不
繼使二寇相殘以乘其斃若蒙遜拔姑臧亦不
能守適可爲吾取之不宜救也傉檀曰崙知其
一未知其二姑臧今雖虛敝地居形勝河西一
都之會不可使蒙遜據之宜拜速救利鹿孤曰
車騎之言吾之心也遂遣傉檀率騎一萬救之
至昌松而蒙遜已退乃徙涼澤段冢五百餘戶
而歸中散騎常侍張融言於利鹿孤曰焦朗兄
弟叛據魏安潛通姚氏數爲反覆今不取後
必爲朝廷憂乃遣傉檀討之朗面縛出降傉檀
送之於西平徙其民於樂都三月利鹿孤寢疾
遺令曰昔我諸兄弟傳位非子者蓋以泰伯三
讓周道以興故也我武王踐祚實應乘諸樊之
誡終能克昌家業者其在車騎乎吾寢疾惙頓
是將不濟內外多虞國機務廣其令車騎嗣業
經緯百揆以成先王之志言終而卒時晉元興
元年也在位三年僞謚康王葬于西平之東南

弟傉檀嗣立

檇李 項琳之訂
居中孚校

南涼錄二　春秋卷第八十九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禿髮傉檀

禿髮傉檀烏孤第三弟也少機警有才畧其父思復鞬甚見愛重常謂諸子曰傉檀明識幹藝非汝曹所及也故諸兄不以傳子而傳於弟利鹿孤在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委於傉檀利鹿孤卒傉檀襲位更稱涼王還居樂都改元弘昌初乞伏乾歸之歸晉興也以世子熾磐爲質後熾磐逃歸爲追騎所執利鹿孤欲殺之傉檀曰臣子逃歸君父振古通義故魏武善關羽之奔秦昭恕頃襄之逝熾磐雖逃叛孝心可嘉無足深責宜加全宥以弘海岳之量乃赦之至是熾磐又奔允街傉檀乃歸其妻子冬十月傉檀攻呂隆於姑臧十二月秦姚興遣使拜傉檀車騎將軍廣武公秦建節將軍王松忽帥騎助呂隆守姑臧傉檀弟文支擊而虜之傉檀怒之使謝罪送還長安

弘昌二年春正月傉檀大城樂都秋七月傉檀復出兵攻呂隆於姑臧秦姚興遣左僕射齊難等帥騎迎隆傉檀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八月秦涼州刺史王尚遣主簿宗敞來聘傉檀厚禮而遣之

弘昌三年春二月傉檀畏秦之彊又密圖姑臧乃去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尚書閻尚一作參軍關尚聘於秦興謂尚曰車騎投誠獻款爲國藩屏而擅興兵衆輒造大城爲臣之道固若是乎尚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先王之制也所以安人衛衆預備不虞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勍寇南則逆羌未賓西則蒙遜跋扈蓋爲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爲嫌興笑曰卿言是也冬十月傉檀遣鎮南將軍文支討南羌西虜大破之上表於秦求領涼州興不許乃加散騎常侍增食邑二千戶

弘昌四年

弘昌五年夏六月傉檀帥師伐沮渠蒙遜次於

氏沮渠蒙遜嬰城固守芟其禾苗至赤泉而還獻馬三千疋羊三萬口於秦秦主興以爲忠署爲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刺史常侍公如故鎮姑臧今之西寧因徵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二百餘人遣主簿胡威詣長安留尚興弗許威流涕固請興悔之使西平車普馳止王尚又遣使諭傉檀會傉檀已率步騎三萬進次五澗普先以狀告之傉檀遽逼遣尚尚出自清陽門傉檀入自涼

風門宗敞以別駕送尚還長安敞因薦本州名士十餘人於傉檀詳具敞傳傉檀嘉納之乃大饗文武將士於謙光殿班賜金馬各有差傉檀復遣西曹從事史暠聘秦姚興興問暠曰車騎坐定涼州衣錦本國其德我乎暠曰車騎積德河西少播英問王威未接投誠萬里陛下官方任才量功授職彝倫之常何德之有興曰朕不以州授車騎者車騎何從得之暠曰使河西雲擾呂氏顛狽者實由車騎兄弟傾其本根陛下雖鴻羅

被涼州猶在天網之外故征西以周召之重力屈姑臧齊難以王旅之盛勢挫張掖王尚孤城獨守外逼羣狄陛下不連兵十年殫竭中國涼州未易取也今以虛名假人內收大利乃知妙算自天聖與道合雖云遷授蓋亦時宜興悅其言拜暠爲騎都尉秋八月傉檀讌羣臣於宣德堂酒酣仰視而歎孟禕極言切諫詳具禕傳傉檀嘉納之以鎮南將軍興城侯文支鎮姑臧自還於樂都傉檀雖受制於秦然車服禮儀皆如王

者九月傉檀遣使與西涼李暠修結和好冬十月傉檀僞遊澆河襲徙西平湟河諸羌三萬餘戶於武興番禾武威昌松四郡徵集戎夏之兵五萬餘人大閱於方亭十一月遷都於姑臧

弘昌六年秋七月傉檀復貳於秦遣使邀乞伏熾磐熾磐不應斬其使送長安九月傉檀將五萬餘人伐沮渠蒙遜入自西陝蒙遜率衆來拒戰於均石傉檀敗績乃率騎二萬運穀四萬石以給西郡復爲蒙遜所擊西郡太守楊統以日

勒降之冬十月秦河州刺史彭奚念來奔夏主
赫連勃勃遣使求婚傉檀不許十一月勃勃率
騎二萬來攻戰於陽武（文作）殺傷萬計及驅掠
二萬餘口牛馬羊數十萬而去傉檀欲率衆追
之焦朗曰勃勃天姿雄健御軍嚴整未可輕也
今因抄掠之資率思歸之士人自爲戰難與爭
鋒不如從溫圍北渡趣萬斛堆阻水結營扼其
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別將賀連怒曰勃勃敗
亡之餘烏合之衆奈何避之示之以弱宜急追

之傉檀從之勃勃先於陽武下峽鑿凌埋車以
塞路勒兵逆擊復爲所敗追奔八十餘里殺傷
更以萬計名臣勇將死者十六七傉檀與數騎
奔南山幾爲追騎所得傉檀懼東西寇至乃徙
三百里內百姓皆入於姑臧國人駭怨屠各成
七兒因百姓之擾率其屬三百人叛於北城推
梁貴爲盟主貴閉門不應一夕聚衆至數千人
殿中都尉張猛大言於衆曰主上陽武之敗蓋
恃衆故也責躬悔過明君之義諸君何故擄從

此小人爲不義之事乎殿內武旅正爾相尋目
前之危悔將何及衆聞之咸奔散七兒逃至晏
然殿中騎將白路等追斬之軍諮祭酒梁裒輔
國司馬邊憲等七人潛謀叛逆悉誅之
嘉平元年夏五月秦以傉檀外有陽武之敗內
有邊梁之亂欲乘釁而取之遣尚書郎韋宗來
聘因以觀釁傉檀與宗論六國縱橫之規三家
戰爭之略遠言天命廢興近陳人事成敗機變
無窮辭致清辯宗退而歎曰命世大才經綸名

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清濟世者不
必八索九丘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載記作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車騎神機秀發信一代
之偉人由余日磾豈足爲多也宗還長安言於
興曰涼州雖殘弊之後風化未頹傉檀機詐多
方憑山河之固未可圖也興曰劉勃勃以烏合
之衆尚能破之況吾舉天下之兵以加之何足
剋也宗曰不然形移勢變反覆萬端（載記作終始殊途）
陵人者易敗自守者難攻陽武之役傉檀以輕

勃勃致敗今我以大軍臨之彼必自固求全臣竊料羣臣才略無傉檀之右者雖以天威臨之亦未敢保其必勝也輿曰子何慮之過也不聽乃遣中軍將軍廣平公姚弼及後軍斂成等率步騎三萬來伐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姚顯率騎二萬爲弼等後繼因遣傉檀書云今遣尚書左僕射齊難討勃勃懼其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傉檀以爲然遂不設備弼等濟自金城進次漠口昌松太守蘇霸嬰城拒之弼遣

人諭以禍福今其速降霸曰汝違負盟班伐委順之藩天地有靈將不佑汝吾寧爲涼鬼何降之有弼攻陷之遂斬霸長驅至姑臧傉檀嬰城固守因出奇兵擊弼乃大破之弼退屯西苑城中人王鍾宋鍾王娥等密爲內應候人執其使送之傉檀欲誅首謀者而赦其餘前軍將軍伊力延侯曰今強敵在外內有姦豎兵交勢蹙禍難不輕不悉坑之何以懲後傉檀從之殺五千餘人以婦女爲軍賞命諸郡縣

悉驅牛羊於野次斂成縱兵抄掠傉檀遣鎮北大將軍俱延鎮軍將軍敬歸等十將率騎分襲秦兵後大破之斬首七千餘級姚弼固壘不出傉檀攻之未剋乃斷水上流欲以持久斃之秋九月雨甚堰壞弼軍得水復振姚顯至高平聞弼敗倍道赴之軍勢益盛顯遣善射將孟欽等五人挑戰於涼風門弦未及發傉檀材官將軍宋益等馳擊斬之顯乃委罪斂成遣使謝傉檀慰撫河外引師而去傉檀亦遣使者徐宿詣秦

謝罪冬十一月傉檀復稱涼王即位於南郊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嘉平署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爲王后世子虎臺爲太子錄尚書事左長史趙晁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郭倖爲尚書右僕射鎮北大將軍俱延爲太尉鎮軍將軍敬歸爲司隸校尉成公緒爲大司農自餘封授各有差

嘉平二年春正月以次子明德歸爲中郎將領昌松太守歸爲爽聰悟傉檀甚寵之年始十三

令爲黃門侍郎殿試援筆立成影不移漏傉檀覽而
嘉之擬之曹子建

嘉平三年夏四月遣左將軍枯木駙馬都尉胡康伐沮渠蒙遜掠臨松人千餘戶而歸蒙遜大怒率騎五千來伐至於顯美方亭破車蓋鮮卑徙數千戶而還太尉俱延率兵追擊蒙遜復大敗歸是月傉檀將親帥五萬騎伐蒙遜太史令景保及左僕射趙晁切諫傉檀不聽保固諍之傉檀大怒鏁保而行戰於窮泉爲蒙遜所敗單

馬奔還保遂見擒既而逸歸傉檀謝之曰卿孤之蓍龜也封爲安亭侯蒙遜進圍姑臧姑臧百姓懲東苑之戮悉皆驚散疊掘麥田車蓋諸部盡降於蒙遜傉檀懼遣使請和蒙遜許之乃遣司隷校尉敬歸及子佗爲質歸至胡阬逃還佗爲追兵所執蒙遜徙其衆八千餘戶而去右衛將軍折掘奇鎮據石驢山以叛傉檀懼爲蒙遜所滅且慮嶺南爲奇鎮所剋乃遷於樂都留大司農成公緒守姑臧傉檀纔出城魏安人焦諶王侯氣閉門作亂收合三千餘家保據南城謀推焦朗爲大都督龍驤大將軍而自稱涼州刺史降於蒙遜司隷校尉敬歸討奇鎮於石驢山戰敗死之蒙遜因剋姑臧之威乘勝來伐傉檀遣安北將軍段苟左將軍雲連乘虛出番禾以襲其後徙三千餘家於西平

嘉平四年春二月蒙遜攻圍樂都三旬不克遣使謂傉檀曰若以寵子爲質吾當還師傉檀曰去否任卿兵勢卿違盟無信何質以供蒙遜怒

築室返耕爲持久之計羣臣固請乃以子安周（一作保周）爲質蒙遜引歸吐谷渾樹洛干率衆來伐傉檀遣太子虎臺拒之爲樹洛干所敗傉檀又欲北伐蒙遜邯川護軍孟愷諫曰蒙遜新并姑臧凶勢方盛且宜固 [illegible] 何易不可妄動傉檀不從五道俱進至番 [illegible] 掠五千餘戶將軍屈右 [illegible] 千里前無完陣徙戶資財 [illegible] 道旋師早度 [illegible] 出

吾虜表大敵外逼徙戶內攻此危道也衛尉伊
力延曰我軍勢方盛將士勇氣自倍彼步我騎
勢不相及若倍道旋師必捐棄資財示人以弱
討之左也屈右出而告其諸弟曰吾言不用天
命也此吾兄弟死地俄而昏霧風雨蒙遜引軍
大至傉檀敗走進圍樂都傉檀嬰城固守遣使
請和以子染干為質蒙遜引兵而去秋七月河
南王乞伏乾歸遣子平昌公熾磐及中軍將軍
審虔來伐八月兵濟河南傉檀遣太子虎臺逆
戰敗於嶺南熾磐虜牛馬十餘萬民二千餘戶

而去

嘉平五年夏五月乞伏乾歸遣熾磐襲白土三
河太守吳陰率衆降之

嘉平六年春三月傉檀遣安西將軍紇勃耀兵
西境蒙遜使西平徙戶掠牛馬而去邯川人衛
章等謀殺護軍孟愷南啓乞伏熾磐郭越止之
曰孟君寬以惠下何罪而殺之吾寧違衆而死
不敢負君以生乃密告之愷誘章等飲酒殺[illegible]

十餘人愷懼熾磐軍至馳告文支文支遣將軍
死珍赴之熾磐軍到城閉珍將至引之而去夏
四月蒙遜進攻樂都二旬不剋鎮南將軍文支
以湟河迎降蒙遜徙五千餘戶於姑臧尋復率
衆來伐傉檀以太尉俱延為質蒙遜引去

嘉平七年春唾契汗乙弗等皆叛傉檀議欲西
討之護軍孟愷諫曰今連年不收上下饑敝南
逼熾磐北迫蒙遜百姓騷動下不安業今遠征
雖剋必有後患不如結盟熾磐通糴濟難慰撫
雜部以廣軍資畜力繕兵俟時而動易曰其亡

其亡繫於苞桑惟陛下圖之傉檀曰孤將略地
卿無沮衆謂太子虎臺曰今不種多年內外俱
窘事宜西行以拯此弊蒙遜近去不能卒來旦
夕所慮惟在熾磐然熾磐名微兵少易以討禦
吾不過一月自足周旋汝謹守樂都無使失墜
乃率騎七千西襲乙弗大破之獲牛馬羊四十
餘萬熾磐聞之帥步騎二萬乘虛來襲虎臺嬰
城固守熾磐四面攻之西曹從事中郎尉肅言

於虎臺曰今外城廣大難以固守殿下不若聚國人守內城肅等率諸晉人拒戰於外如或不捷猶足自存虎臺曰蕞爾小賊旦夕當走卿何過慮之深虎臺懼晉人之有二心也乃悉召豪望有勇謀者閉之於內孟愷泣進曰熾磐不道

侮國家危於累卵人神共憤愷等進欲乖恩退顧妻子人思效死豈有二乎今事已急而殿下乃疑之如是耶虎臺曰吾豈不知君之忠篤實懼餘人脫生慮表以君等安之耳一旬

城潰熾磐入樂都遣平遠乞伏捷虔帥騎五千追傉檀從虎臺及文武百姓於枹罕安西將軍樊尼自西平奔告傉檀傉檀泣謂衆曰今樂都爲熾磐所陷男夫盡殺婦女賞軍雖欲還歸實無所赴卿等能與吾藉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者是所望也不爾即歸熾磐便爲奴僕矣豈忍見妻子在他懷抱中也遂引師而西衆多離叛遣鎮北將軍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散惟中軍將軍紇勃後軍將軍洛肱載記作洛弘安西將軍樊尼散騎侍郎陰利鹿不去傉檀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哉四海之廣匹夫無所容身何其痛乎既乃歎曰蒙遜與吾名齊年比熾磐姻好少年俱其所忌勢皆不濟與其聚而同死不若分而或全樊尼吾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衆在北者戶垂一萬蒙遜方招懷遐邇存亡繼絕汝其從之紇勃洛肱亦與尼俱行吾年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於熾磐大臣親戚悉皆棄去惟陰

利鹿隨之夏六月傉檀至西平熾磐遣使郊迎以上賓之禮待之初樂都之潰諸城皆降獨鎮軍尉賢政固守浩亹熾磐遣虎臺以手書諭之賢政執正不下既聞傉檀至左南乃降秋七月熾磐以傉檀爲驃騎大將軍封左南公歲餘爲熾磐所鴆左右勸傉檀解藥傉檀曰吾病豈宜療耶遂死時年五十一在位十三年僞謚景王虎臺後亦爲熾磐所殺傉檀少子保周臘子破羌俱延子覆龍烏孤孫承鉢利鹿孤孫副周皆

奔於河西王沮渠蒙遜父之歸魏魏以保周爲
張掖王覆龍爲酒泉公破羌爲西平公副周爲
永平公承鉢爲昌松公保周後叛討誅之自烏
孤以晉安帝隆安元年歲在丁酉僭號太初至
傉檀三世凡十九年以安帝義熙十年歲在乙
卯滅

孰子　項琳之訂

春秋第八十九卷

南涼錄三　　春秋卷第九十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禿髮文支

禿髮文支傉檀之族也仕至鎮南大將軍湟河太守封興城侯鎮姑臧文支荒酒傾諫不恤政事那川護軍孟愷表奏之傉檀謂伊力延曰今州土傾覆所杖者文支而已今復如此將若之何延曰宜召而訓之使改往修來傉檀乃召文支既至讓之曰二兒英姿早世吾以不才謬承

嗣統不能荷負大業顛狽如是胡顏視世雖在若隕庶憑子鮮存衛藉文種復吳卿之謂也聞卿惟酒是耽荒廢署事吾年已老卿復若斯祖宗之業將誰寄乎文支頓首陳謝其後沮渠蒙遜攻樂都文支以湟河迎降遂仕蒙遜爲廣武太守

禿髮樊尼

禿髮樊尼利鹿孤之子也爲安西將軍傉檀爲乞伏熾磐所破滅樊尼奔赴之傉檀歸熾磐乃

使樊尼率餘衆依沮渠蒙遜後與其子歸于魏子後仕爲臨松郡丞甚得衆心

禿髮破羌

禿髮破羌傉檀之子也偉容貌美丰儀無饒機辯傉檀之伐乙弗也破羌留居樂都傉檀既爲乞伏熾磐所滅破羌自樂都奔降於魏世祖素聞其名及見賜爵西平侯加龍驤將軍謂破羌曰卿與朕本出同源因事分姓可賜姓源氏從征涼州蠕蠕及討蓋吳諸賊皆脅擊有功世祖

又賜名賀遷殿中尚書宗愛弑世祖及南安王余賀決策翼戴高宗(諱濬)守禁門誅弑逆加征北將軍進爵西平王歷官太尉以高祖(諱宏高宗孫顯祖子)太和元年卒孫懷歷官驃騎大將軍懷子子雍歷鎮東將軍爲冀州刺史討葛榮戰敗死之子雍弟子恭歷中書監其餘亦多至大官

傉檀妻折掘氏

折掘氏右衛將軍折掘奇鎮之姊也傉檀初襲位涼王立爲涼王后既而畏秦人之強乃去年號降稱夫人及傉檀復稱涼王改年嘉平復立爲王后

楊桓

楊桓弘農人也初仕呂光光之季年內外叛作郭麐之反東苑也桓從弟統始舉兵推桓爲主而桓執義彌厲(詳見光龍飛二年)及呂纂時桓以后父任爲尚書左僕射而纂爲隆所弒后亦自殺桓乃棄位而出亡利鹿孤伐隆獲桓乃謂桓曰安寢危邦不思擇木老爲囚虜豈曰智乎桓曰臣

受呂氏厚恩位忝端貳雖洪水滔天猶欲濟彼俱溺實恥爲叛臣以見明主耳利鹿孤曰卿忠臣也以爲左司馬秦姚興聞桓有德望徵之利鹿孤不敢留乃餞之於城東謂之曰本期與卿共成大業事乖本圖分岐之感實情深古人但鯤非溟海無以運其軀鳳非修梧無以晞其翼卿有佐時之器夜光之寶當振纓雲閣耀價連城區區河右未足以逞卿才力善勗日新以成大美桓流涕曰臣往事呂氏情節不建陛下宥臣

於僞廢之中豈同賢哲每希攀龍附鳳立尺寸之功龍門既開而臣違離公衡之變豈曰忘之利鹿孤爲之流涕遣行既至秦興深禮重之歷仕顯職桓竟卒於秦

宗敞

宗敞姑臧人仕秦姚興涼州別駕敞父燮呂光時自湟河太守入爲尚書郎見傉檀於廣武乃執其手曰君神爽宏拔逸氣凌雲命世之傑也必當剋清世難恨吾年老不及見耳以敞兄弟

託君可乎傉檀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德及卽僞位涼州刺史王尚使敞來聘傉檀謂之曰孤以不才謬爲尊先君所見稱每自恐有累大人水鏡之明既忝家業竊有懷君子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不圖今日復見卿也復作得敞曰大王仁侔魏祖念存先人雖朱暉眄張堪之孤叔向撫汝齊之子無以加也酒酣語及平生傉檀曰卿魯子敬之儔恨不與卿共成大業耳後姚興署傉檀爲車騎大將軍涼州刺史鎭姑臧因徵

王尚還長安敞以別駕送之傉檀謂敞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惟卿一人柰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也傉檀曰吾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略爲之若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道由人弘實在殿下殿下惠撫其民收其賢俊以建功名其何求不獲段懿孟禕武威之宿望辛晃彭敏秦隴之冠冕裴敏馬輔中州之令族張昶涼國之舊胤張穆邊憲文齊楊班梁崧趙昌武同飛羽夫以大王之神

略加之以威信農戰並修文教兼設可以縱橫天下區區河右豈足定乎傉檀大悅賜敞馬二十疋至秦會王尚爲流言所謗敞抗章辨白興深美其文詳具興傳後還遷太府主簿錄記室事

孟禕

孟禕武威姑臧人也仕呂隆爲昌松太守傉檀攻禕於顯美剋之乃執禕而數之曰見機而作賞之所先守迷不變刑之所及吾方耀威玉門掃平秦隴卿固守窮城稽淹王憲國有常刑然

分甘乎褘曰明公開剪河右聲播宇內文德以綏遠人威武以懲不恪況褘蕞爾敢距天威衆鼓之刑褘之分也但忠於彼者亦忠於此褘荷呂氏厚恩受藩屏之任若明公大軍甫至望旗歸命恐獲罪於執事惟明公圖之傉檀大悅乃釋其縛待以客禮嘉其忠烈拜爲左司馬褘辭曰呂氏將亡聖朝必取河右昭然已定人無智愚皆知之者但褘爲人守城不能自全復忝顯任竊所未安若蒙明公之惠使得就戮於姑臧

死且不朽傉檀義而歸之及隆爲秦所滅褘仕於姚興爲涼州刺史王尚別駕司馬興後以傉檀代尚爲涼州褘出迎於道左既至讌羣寮於宣德堂仰視而歎曰古人有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褘進曰昔張文王（謂張駿）築城苑繕宮廟爲貽厥之資萬世之業秦師濟河渙然冰解梁熙據全州之地擁十萬之衆軍敗於酒泉身死於彭濟呂氏以排山之勢王有西夏率土崩離啣璧秦雍寬饒有言富貴無常忽輒易人此堂之建年垂百載十有二主矣惟信順可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固願大王勉之傉檀謝曰非君無以聞讜言也

雲霍（一作曇霍）

沙門雲霍者未詳何許人蔬食苦行常居冢間樹下專以神力化物利鹿孤僭號稱王霍從河南來至於西平持一錫杖令人跪之曰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咸異之或遺以衣服受而輒投諸地或放之於水中後日衣自還其

本主一無所污行步如風雲力者追之恒困不及言人生死貴賤毫釐不爽人或藏其錫杖乃大哭數聲閉目須臾立知其處起而取之人益奇其神異終莫能測因之事佛者甚衆車騎傉檀權傾一國性尤猜忌多所殺害霍謂之曰若能安坐無爲則天下可定祚胤克昌如其窮兵好殺禍將及已傉檀不從翼日又謂之曰當修善行道爲後世橋梁傉檀曰僕先世以來恭事天地名山大川今一旦奉佛恐違先人之旨公

若能七日不食顏色如常是為佛道神明僕當
奉之乃使人幽守七日而霍無饑渴之色傉檀
密遣沙門智行持餅遺霍霍曰吾誰欺而欺國
主乎遂深竒之厚加禮敬因此改信節殺與慈
國人既蒙其福咸稱曰聖人（一云稱之曰大師）出入街
巷百姓迎為之禮傉檀有女病篤請霍救療霍
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為福
吾安能延命耶止可知早晚耳傉檀固請之時
後宮門閉霍曰急開後門及開則生不及則死

傉檀命開之不及至晉義熙三年傉檀為赫連
勃勃所破涼土兵亂不知所在

景保

景保未知何許人明於天文善陰陽占候仕傉
檀為太史令初傉檀將親帥衆伐沮渠蒙遜保
諫曰今太白未出歳星在西宜以自守難以伐
人比年天文錯亂風霧不時惟修德責躬可以
寧吉傉檀曰蒙遜往年無道（一作狄）入我封畿掠
我邊疆殘我禾稼吾畜力待時將報東門之恥

今大軍已集卿欲沮衆耶保曰陛下不以臣不
肖使臣主察乾象若見事不言非為臣之體天
文顯然動必無利傉檀曰我以輕騎五萬伐之
蒙遜若以騎兵拒我則衆寡不敵兼步而來則
舒疾不同救右則擊其左赴前則攻其後終不
與之交兵接戰卿何懼乎保曰天文不虛必將
有變傉檀怒鎖之而行曰有功當殺汝以狗無
功封汝百戸侯進次窮泉與蒙遜戰傉檀大敗
單騎奔還保為蒙遜所擒讓之曰卿明於天文

為彼國所任違天犯順智安在乎保曰臣匪為
無智但言而不從蒙遜曰昔漢高祖困於平城
以婁敬為功袁紹敗於官渡而田豐為戮卿策
同二子貴主未可量也卿必有婁敬之賞者吾
今放卿但恐有田豐之禍耳保曰寡君雖才非
漢祖猶不同本初正可不得封侯豈慮禍也蒙
遜乃逸之至於姑臧傉檀謝之曰卿孤之蓍龜
也而不能從孤之深罪也封安亭侯食邑五百
戸

陰利鹿

陰利鹿不知何處人仕於傉檀傉檀之亦於乞伏熾磐也惟利鹿隨之傉檀謂利鹿曰去危就安人之常也吾親屬皆叛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方寸實亂但委質爲臣忠孝之義不能兩全臣雖不才不能西哭沮渠申包胥之誠東感秦援展毛遂之操負羈靮而侍陛下者臣之分也惟願開弘遠猷審進止之筭敢離左右乎傉檀歎曰知人固未易人亦未易知大臣親

戚皆棄我去今日忠義終始不虧者惟卿一人歲寒不周見之於卿矣流涕遣之

尉賢政

尉賢政仕傉檀爲别將屯於浩亹樂都之潰諸城皆降於乞伏熾磐惟賢政固守不下熾磐遣人謂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所孤城獨守將何爲也賢政曰吾受涼王厚恩爲國家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爲擒先歸獲賞後順伏誅然不知主上存亾未敢聞命妻子小事豈足動懷昔羅憲待命晉文文聘後來魏武不責若邀一時之利忘委任之責者竊用耻焉大王亦安用之哉熾磐乃遣傉檀太子虎臺以手書諭之賢政曰汝爲國儲副不能盡節面縛於人棄父忘君隳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如汝乎既而聞傉檀至左南乃降

項德棻校

就李　項琳之訂

春秋第九十卷

西涼錄一　　春秋卷第九十一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李暠

李暠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也漢前將軍廣十六世孫廣子侍中敢之後曾孫仲翔後漢初爲將軍討叛羌於素昌素昌乃狄道也衆寡不敵死之仲翔子伯考奔喪因葬于狄道之東川因以家焉遂世爲西州著姓高祖雍曾祖柔仕晉並歷顯位雍至東莞太守柔至相國從

事中郎北地太守祖弇（弇音奄）仕前涼張軌爲武衛將軍天水太守封安世亭侯父昶字中堅幼有令譽爲世子侍講年十八卒暠昶之遺腹子也少而好學性沉敏寬和美器度通涉經史尤善天文及長頗有聲稱兼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嘗與呂光太史令郭黁及同母弟宋繇同宿黁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如李君者終當有國土之分家有騧草馬生白額駒此其將也光龍飛二年建康太守京兆段業叛光自稱涼州牧以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爲沙州刺史署暠爲效穀令宋繇亦仕于業爲中散常侍孟敏卒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以暠溫毅有惠政推爲寧朔將軍敦煌太守暠初難之會宋繇自張掖告歸敦煌言於暠曰段業無經濟遠略終必無成兄忘郭黁之言耶白額駒今已生矣暠乃從之遣使請命於業業因以暠爲安西將軍敦煌太守領護西胡校尉及業僭號涼王其右衛將軍敦煌索嗣言於業曰李暠不可

使據敦煌恐此地非復大王之有業乃以嗣代暠爲敦煌太守副率騎五百而西未至二十里移檄使暠迎己暠驚疑將出迎之效穀令張邈及宋繇止之曰呂氏政衰段氏闇弱正是英豪有爲之日將軍據有一國之成資奈何束手授人索嗣自恃本郡謂人情附己不虞將軍猝能拒之可一戰而擒也宋繇亦曰大丈夫已爲世所推今日便授首於嗣豈不爲天下笑乎大兄英姿挺特有雄霸之風張王之業不足繼也暠

曰吾少無風雲之志因宦至此不圖此郡士人
忽爾見推向言出迎者未知士大夫之意故也
因遣鯀覘嗣嗣見鯀言所以代暠之意鯀咲以
甘言及還謂暠曰嗣志驕兵弱此成擒耳於是
暠遣二子歆讓與遜鯀及司馬尹建興等逆擊
破之嗣奔還張掖初暠素與嗣善結爲刎頸之
交嗣常以宗族托暠曰我身猶子身勿爲疑也
及是暠反爲嗣所搆故深恨之乃罪狀嗣於段
業自表盡忠不貳橫爲嗣所讒請業殺嗣暠常

自歸司敗業輔國將軍沮渠男成亦惡嗣因勸
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暠分燉煌之涼興烏澤
晉昌之宜禾三縣爲涼興郡進暠爲使持節都
督涼興巳西諸軍事鎭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
庚子元年冬十一月暠所居後園有赤氣起龍
跡見於小城於是晉昌太守唐瑤叛業乃移檄
六郡推暠爲大都督冠軍大將軍沙州刺史領
護羌校尉燉煌太守領秦涼二州牧涼公大赦
境內殊死巳下建元庚子時晉隆安四年也追

尊祖弇爲涼景公父昶爲涼簡公子譚爲世子
署唐瑤爲征東將軍郭謙爲軍諮祭酒索仙爲
左長史張邈爲右長史尹建興爲左司馬張體
順爲右司馬張條爲牧府左長史令狐溢爲牧
府右長史張綝爲太府主簿宋鯀張謖爲從事
中郎尋加鯀爲折衝將軍謖爲揚武將軍索承
明爲牧府右司馬令狐遷爲武衞將軍晉興太
守氾德瑜爲寧遠將軍西郡太守張靖爲折衝
將軍河湟太守索訓爲威遠將軍西平太守趙

開爲騂馬護軍大夏太守索慈爲廣武太守陰
亮爲西安太守令狐赫爲武威太守索術爲武
興太守招懷夷夏人情悅服遣折衝將軍宋鯀
東伐涼興并擊玉門巳西諸城皆下之遂屯玉
門陽關廣田積穀爲東伐持久之計將北涼酒
泉太守王德亦叛業自稱河州刺史業遣將討
之德將部曲奔附唐瑤
辛丑二年夏四月初呂光之稱王也遣使市六
璽玉於于闐至是玉至燉煌納之郡府

壬寅三年春正月暠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議朝政閱武事圖讚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暠親爲序頌以明鑒戒之義當將文武羣僚亦皆圖焉有白雀翔於靖恭堂暠觀之大悅冬十二月沮渠蒙遜所署西郡太守梁中庸來奔暠署爲牧府主簿是歲秦姚興遣使拜暠爲安西將軍高昌侯

癸卯四年春正月命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起嘉納堂於後園以圖讚所志

甲辰五年夏四月有葛緣木而生作黃鳥之形秋八月世子譚卒九月立第二子歆爲世子

建初元年春正月暠自稱大都督大將軍領秦涼二州牧改元建初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時晉義熙元年也遣舍人黃始梁興間行奉表詣京師曰昔漢運將終三國鼎峙鈞天之歷數鍾皇晉高祖闡鴻基景文弘帝業嗣武受終要荒率服六合同風宇宙齊貫而惠皇失御權臣亂紀懷愍迍邅蒙塵塞外懸象上分九服下列眷言顧之晉天罔憾伏惟中宗元皇帝基天紹命遷幸江表荊揚蒙弘覆之矜五都爲荒榛之藪故太尉西平武公軌當元康之初屬擾攘之際受命典方出撫此州威略所振聲蓋海內明盛繼統不隕前志長旌所指仍關三秦義立兵強拓境萬里桓文翩位奕葉載德寔括關西化被崑裔遐邇款藩世修職貢晉德之遠揚繄此州是賴大都督大將軍天錫以英挺之姿承七世之業志匡時難克隆先勲而中年降災兵寇侵境

皇威遐邈同獎弗及以一方之師抗七州之衆兵孤力屈社稷爲墟（一作以喪）臣聞歷數相推歸餘於終帝王之興必有閏位是以共工亂象於黃農之間秦項篡竊於周漢之際皆機不旋踵覆餗成凶自戎狄陵華已涉百齡五胡僭竊（一作僭字）期運將抄四海顒顒懸心象魏故師次東關趙魏莫不企踵淮南大捷三方欣然引領伏惟陛下道協少康德侔光武繼天統位志清函夏至如此州世篤忠義臣之羣僚以臣高祖東莞太

守雍曾祖北地太守柔荷寵前朝忝恭時務伯祖龍驤將軍廣晉太守長寧侯卓亡祖武衞將軍天水太守安世亭侯弁毗佐涼州著功秦隴殊寵之隆勒於天府妄臣無庸輒依竇融故事迫臣以義上臣大都督大將軍領護羌校尉秦涼二州牧涼公臣以爲荆楚替貢齊桓興召陵之師諸侯不恭晉文起城濮之役用能勲光踐土業隆一匡九域賴其弘猷春秋恕其專命功冠當時美垂千祀況今帝居未復諸夏昏墊大

禹所經奄爲丘墟五岳神山狄汚其三九州神都夷穢其七辛有所言於茲而驗微臣所以叩心絶氣忘寢與食彫肝焦慮不遑寧息者也江涼雖遼義誠密邇風雲苟通實如脣齒臣雖名未結於天臺量未著於海內然憑賴累祖寵光餘烈義不細辭以稱大務輒順羣議亡身卽事轅弱任重懼忝威命昔在春秋諸侯宗周國皆稱元以布時令今天臺邈遠正朔未加發號施令無以紀數輒年冠建初以崇國憲冀杖寵靈

全制一方使義誠著於所天玄風扇於九壤殉命灰身隕越慷慨冬十月嵩讌羣僚於嘉納堂因謂之曰昔河右分崩羣豪競起吾以寡德爲衆賢所推何嘗不忘寢與食思濟黎兆故前遣母弟繇董率雲騎東殄不庭軍之所至莫不賓下今惟蒙遜鴟峙一城自張掖已東晉之遺黎雖爲戎虜所制至於向義思風過於殷人之望西伯大業須定不可安寢吾將遷都酒泉漸逼寇穴諸君以爲何如右長史張邈曰殿下此議

實社稷之利也乃力贊成之嵩大悅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張長史與孤同矣夫復何疑遂以右司馬張體順爲寧遠將軍建康太守鎭樂涫徵折衝將軍宋繇爲右將軍領敦煌護軍與子敦煌太守讓鎭敦煌遂遷居於酒泉（今之肅州）建初二年春正月嵩手令誡諸子曰吾自立身不營世利經涉累朝通否任時初不役智有所要求今日之舉非本願也然事會相驅遂荷州土憂責不輕門戶事重雖詳人事未知天心登

車理轡百慮填曾後事付汝等粗舉旦夕近事數條遣意便言不能次比至於杜漸防微深識情變此當任汝所見深淺非吾勑戒所益也汝等雖年未至大若能克己纂脩比之古人亦可以當事業矣苟其不然雖至白首亦復何成汝等其戒之慎之節酒慎言喜怒必思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動念寬恕審而後舉衆之所惡勿輕承信詳審人核眞僞遠佞諛近忠正蠲刑獄忍煩擾存高年恤喪病勤省按按聽訟刑法所應

和顏任理愼勿以情輕加聲色賞勿漏疏罰勿容親耳目人間知外患苦禁禦左右勿作威福勿伐善施勞逆詐意必以示己明廣加諮詢無自專用從善如順流去惡如探湯富貴而不驕者至難也念此貫心勿忘須臾寮佐邑宿盡禮承敬讌饗饌食事事留懷古今成敗不可不知退朝之暇念觀典籍面牆而立不成人也此郡世篤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時海內猶稱之況復今日實是名邦正以五百年鄉黨婚親相

連至於公理時有小小頗廻（一作違）爲當隨宜斟酌吾臨莅五年兵難騷動未得休衆息役惠康士庶至於掩瑕藏疾滌疵除垢朝爲寇讎夕委心膂雖未足希準古人粗亦無負於新哲（哲一作舊）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則如不足經遠乃爲有餘庶亦無媿前人也秋八月南涼秃髮傉檀送暠女敬愛於酒泉并通和好初暠之立也留女敬愛養於外祖尹文家文既東遷暠從姑梁泉之母養之至是傉檀假

道於北山鮮卑使東送敬愛于酒泉并通和好暠大悅遣使報聘傉檀贈以方物九月暠親率騎二萬略地至於建康東鄯善前部王遣使貢其方物冬十月北涼沮渠蒙遜來侵至於建康掠三千餘戶而去暠大怒率騎追之及於彌安大敗之盡收所掠之戶初秦建元之末徙江漢一萬餘戶於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疇不闢者亦徙七千餘戶郭黁之寇武威武威張掖已東人西奔敦煌晉昌者數千戶及暠東遷皆徙之酒

泉分南人五千戶置會稽郡中州人五千戶置
廣夏郡餘萬三千戶分置武威武興張掖三郡
築城於燉煌南子亭以威南虜是年暠遣珠碧
刀二口銘其背曰百勝隸書
建初三年冬十二月暠以前表未報復遣沙門
法泉間行奉表於晉曰江山悠隔朝宗無階延
首雲極翹企遐方伏惟陛下應期踐位景福自
天臣去乙巳歲順從羣議假統方城時遣舍人
黃始奉表通誠遥途嶮曠未知達否吳涼懸邈

蜂臺衞衞方珍貢使無由展御謹副寫前章或
希簡達臣以其歲進師酒泉戒戎廣平庶攘茨
穢而黠虜恣睢未率威教憑守巢穴阻臣前路
竊以諸事草創倉帑未盈故息兵按甲務農養
士時移日邁荏苒三年撫劒歎憤以日成歲今
資儲已足器械已充西招城郭之兵北引丁零
之衆冀憑國威席捲河隴揚旌秦川承望詔旨
盡節竭誠隕越為效又臣州界迴遠劾寇未除
當須鎮副為行留部分輙假臣世子歆監前鋒

諸軍事撫軍將軍護羌校尉督攝前軍為臣先
驅又燉煌郡大衆殷繁制御西域管轄萬里為
軍國之本輙以次子讓為寧朔將軍西夷校尉
燉煌太守統攝崑裔輯寧殊方自餘諸子皆在
戎間率先士伍臣總攝大綱畢在輸力臨機制
命動靜續聞暠既遷酒泉乃敦勸稼穡羣僚以
年穀頻登百姓樂業請勒銘於酒泉乃許之於
是使儒林祭酒劉昞為文刻石頌德
建初四年時有白狼白兎白雀白雉白鳩皆棲

其園囿羣僚以為白祥金精所誕皆應時邕而
至又有神光甘露連理嘉禾衆瑞請史官紀其
事暠從之初河右不生楸槐柏漆張駿之世取
於秦隴而植之終於皆死至是而酒泉宮之西
北隅有槐樹生焉乃著槐樹賦以寄情蓋嘆僻
陋遐方立功非所也遂命主簿梁中庸及儒林
祭酒劉昞等並作
建初五年
建初六年春三月魏安人焦朗據姑臧自號龍驤

大將軍遣使稱臣㱩周其所稱而授之秋七月沮渠蒙遜率騎來攻㱩遣世子歆及別將朱元虎禦之戰於馬廟歆敗元虎被禽㱩以銀二千斤金二千兩贖元虎蒙遜歸之㱩遂與蒙遜結盟而還

建初七年秋八月蒙遜復背前盟率輕騎來襲㱩曰兵有不戰而敗敵者挫其銳也蒙遜新與吾盟而遽來襲我我閉門不與戰待其銳氣已竭徐而擊之蔑不克矣頃之蒙遜糧盡引去㱩

遣世子歆帥騎五千邀擊敗之獲其將沮渠百年

建初八年

建初九年春三月上巳㱩讌於曲水命羣僚賦詩而親為之序冬十月㱩寫諸葛亮訓誡以勗諸子曰吾負荷艱難寧濟之勳未建雖外總良能憑股肱之力而戎務孔殷坐而待旦以維城之固宜兼親賢故使汝等未及師保之訓皆弱冠受任常懼弗克以貽咎悔古今之事不可不知苟近而可師何必遠也覽諸葛亮訓勵應璩奏諫尋其始終周孔之教盡在中矣為國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質略易通寓目則了雖言發往人道師於此且經史道德如採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汝等可不勉哉㱩乃修燉煌舊塞東西二圍以防北虜之患築燉煌舊塞西南二圍以威南虜

建初十年㱩以偉世之量當呂氏之末為羣雄所奉遂起伯圖兵無血刃坐定千里謂張氏之

業指日而成河西十郡歲月而一既而禿髮傉檀入據姑臧沮渠蒙遜基宇稍廣於是慨然著述志賦焉其辭曰涉至虛以誕駕乘有輿於本無稟玄元而陶衍承景靈之冥符蔭朝雲之菴藹仰朗日之照煦既敷既載以育以成幼希顏子曲肱之榮游心上典翫禮敦經蔑玄冕於朱門羨漆園之傲生尚漁父於滄浪善沮溺之耦耕穢鵷鶵之籠嚇欽飛鳳於太清杜世競於方寸絕時譽之嘉聲超霄吟於崇領奇秀木之凌

霜挺脩幹之青蔥經歲寒而彌芳情遥遥以遠
寄想四老之暉光將戢繁榮於常衢控雲轡而
高驤攀瓊芝於玄圃漱華泉之淥漿和吟鳳之
逸響應鳴鸞於南崗時弗獲彰心往形留眷駕
陽林宛首一丘衝風沐雨載沉載浮利害繽紛
以交錯歎感循環而相求乾扉奄寂以重閉天
池絕津而無舟悼貞信之道薄謝懸德於圖流
遂乃去玄覽應世賓肇弱巾於東宮並羽儀於
英倫踐宣德之秘庭翼明后於紫宸赫赫謙光

奕奕崇明岌岌王居詵詵百辟君希虞夏臣庶
夔益張王頹巖梁后墜壑淳風杪莽以永喪搢
紳淪胥而覆溺呂發釁於閨牆厥構摧以傾顛
疾風飄於高木迴湯沸於重泉飛塵翕以蔽日
大火炎其燎原名都幽然影絕千邑闃而無烟
斯乃百六之恒數起滅相因而迭然於是人希
逐鹿之圖家有雄霸之想闇王命而不尋邀非
分於無象故覆車接路而繼軌膏生靈於土壤
哀餘類之忪憹邈靡依而靡仰求欲專而失途

遠寄玄珠於罔象悠悠涼道鞠為荒凶杪杪余
躬迢迢西邦非相期之所會諒冥契而來同跨
弱水以建基躡崑墟以為墉總奔駟之駭轡接
摧轅於峻峰崇崖嶬嶫重嶮萬尋玄邃窈窕磐
紆嶔岑榛棘交橫河廣水深狐狸夾路鴞鵄羣
吟挺非我以為用任至當如影響執同心以御
物懷自彼於握掌匪矯情而任荒乃冥合而一
往華德是用來庭野逸所以就鞅休矣時英茂
哉儁哲庶罩網以遠籠豈徒射鉤與斬袂或脫

梏而纓緌或後至而先列採殊才於巖陸拔翹
彥於無際思留侯之神遇振高浪以蕩穢想孔
明於草廬運玄籌之罔滯洪操槃而慷慨起三
軍以激銳詠羣豪之高軌嘉關張之飄驍傑誓
報曹而歸劉何長勇之超世據斷橋而橫矛亦
雄姿之壯發輝輝南珍英英周魯挺奇荆吳昭
文烈武建策烏林龍驤江浦摧堂堂之勁陣鬱
風翔而雲舉紹樊韓之遐蹤侔徽猷於召武非
劉孫之鴻度孰能臻茲大祐信乾坤之相成庶

物希風而潤雨嶠溢旣蕩三江已清穆穆盛勲
濟濟隆平御羣龍而奮策彌萬載以飛榮仰遺
塵於絕代企高山而景行將建朱旗以啓路驅
長轂而迅征靡商風以抗旆拂招搖之華旌資
神兆於皇極協五緯之所寧赳赳干城翼翼上
弼志殲奔鯨截彼醜類且灑遊塵於當陽拯涼
德於已墜間昌寓之驂乘暨襄城而按轡知去
害之在茲體牧童之所述審機動之至微思遺
餐而忘寐表略韻於紈素託精誠於白日又感

兵難繁興時俗諠競乃著大酒容賦以表恬豁
之懷初暠與辛景辛恭靖同志友善景等歸晉
遇害江南暠聞而弔之暠前妻同郡辛納女貞
順有婦儀先卒乃親爲之誄自餘詩賦數十篇

建初十一年

建初十二年夏六月北涼沮渠蒙遜每年侵寇
暠志在以德撫其境內但與通和立盟弗之與
校司馬索承明上書勸伐蒙遜暠引見謂之曰
蒙遜爲百姓患孤豈忘之顧勢力未能除耳
有必當之算當爲孤陳之直唱大言使孤東討
此與言石虎小豎宜肆諸市朝者何異承明慚
懼而退

建初十三年春正月暠寢疾顧命長史宋繇曰
吾少離荼毒百艱備嘗乃於喪亂之際遂爲此
方所推才弱智淺不能一同河右今氣力惙然
當不復起矣死者大理吾不悲之所恨志不伸
耳居元首之位者宜深戒危殆之機吾死之後
世子猶卿子也善相輔導述吾平生勿令居人

之上專騎自任軍國之宜委之於卿無使籌略
乖衷失成敗之要遂以晉義熙十三年二月薨
於光德殿時年六十七在位十八年葬建世陵
謚武昭王廟號太祖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李歆

李歆字士業暠第二子也爲撫軍將軍領護羌校尉監前鋒諸軍事暠死左長史宋繇等上爲大都督大將軍領護羌校尉涼州牧涼公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嘉興尊母尹氏爲太后以宋繇爲武衛將軍廣夏太守軍諮祭酒錄三府事索仙爲征虜將軍張掖太守三月河西王沮

渠蒙遜遣張掖太守沮渠廣宗詐降於歆以誘之歆遣武衛將軍溫宜等率兵往赴親勒大軍爲之後繼蒙遜率衆三萬設伏於蓼泉歆聞之引兵還蒙遜率衆來追歆親貫甲與戰於解支澗大破之追奔百餘里俘斬七千餘級蒙遜城建康置戍而去

嘉興二年秋九月沮渠蒙遜復率衆來伐歆將出拒之左長史張體順固諫乃止蒙遜大芟秋䅘而去是歲歆遣使告晉嗣位冬十月晉拜歆爲使持節都督七郡諸軍事鎭西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酒泉公

嘉興三年夏六月歆用刑過嚴又好治宮室繕築不止從事中郎張顯（顯一作顥）上疏切諫曰涼土三分勢不久立幷兼之本實在農戰懷遠之略莫如寬簡今入歲已來陰陽失序屢有風暴雨犯傷和氣是宜減膳徹懸側身修道（道一作悳）而更繁刑峻法宮室是務人力殘凋百姓愁悴致災之咎實此之由昔文王以百里而興二世以

天下而亡前車之軌得失昭然太祖以天挺神姿應桓文之運流標萬里爲西夏所推左取酒泉有易俯拾右開西域兵不血刃實爲殿下開創業規貽厥孫謀者也殿下不能奉承先志混一涼土侔蹤張后將何以下見先王乎沮渠蒙遜胡夷之傑內修政事外理英賢攻戰之際身同（同一作均）士卒百姓懷之咸樂爲用臣謂殿下非但不能平殄蒙遜亦懼蒙遜方爲社稷之憂歆覽之不悅主簿氾稱又上疏諫曰臣聞天之子

愛人主憂勤至矣故政之不修則垂災譴以戒告之改者雖危必昌宋景是也其不改者雖安必亡虢公是也殿下嗣位以來元年三月癸卯燉煌謙德堂陷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亦無光二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於建康臣雖學不稽古敏謝仲舒頗亦聞道於先師且行年五十有九請爲殿下略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

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熙既爲涼州藉秦氏兵亂規有全涼之地外不撫百姓内多爲聚斂專以滅亡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隕石於閑豫堂二十年而呂光東反子敗於前身戮於後段業因羣胡創亂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既而先王龍興於瓜州蒙遜篡弑於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亦殿下之所聞知效穀先王鴻漸之地謙德即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亦而無光中國將爲胡夷之所陵滅諺曰野豕入家主人將去今狐上南門亦變異之大也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曰將有胡人入居於此城南面而君者也昔春秋之世星隕於宋襄公卒爲楚所禽地者至陰胡夷之象當靜而動反亂天常天意若曰胡夷將震動中國中國若不修德將有宋襄之禍今蠻夷盛於中國爲徵臣蒙先朝布衣之眷輒自同子弟之親是以不避斧上之誅昧死而進愚款願殿下親仁善隣養威

觀釁罷宮室之務止遊畋之娛宮嬪妃嬪諸夷子女躬受分田身勤蠶績以清儉素德爲衆息茲者寮之費百姓租税專擬軍國虛衿下士廣招賢俊修秦氏之術以強國富俗待國有數年之積庭盈文武之臣然後命韓白爲前驅納子房之妙算一鼓可以平定姑臧長驅可以飲馬涇渭方南面而爭天下豈蒙遜之足憂不然臣恐社稷之危必不出紀歆亦不納

嘉興四年夏六月晉恭帝禪位於宋秋七月歆

遣使貢獻於宋甲辰宋詔以歆爲都督高昌等十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酒泉公歆將謀東伐張體順切諫止之又聞沮渠蒙遜攻秦浩亹令中外戒嚴將攻張掖尹太后以爲不可見太后傳宋繇亦因諫歆怒不聽繇退而嘆曰大事去矣吾見師之出不見師之還也歆遂率步騎三萬東出蒙遜聞之曰歆已入吾計中然聞吾旋師必不敢前乃露布西境云已克浩亹將進攻黃谷歆聞之喜進次都瀆澗蒙遜自浩亹來拒戰於

懷城敗績勒衆復戰敗於蓼泉爲蒙遜所殺歆子重耳脫身奔於江左遂仕於宋後復歸魏爲魏弘農太守歆諸弟驍騎將軍酒泉太守翻摯虜將軍新城太守豫征西將軍燉煌太守恂領羽林右監密左將軍眺右將軍亮等皆西奔燉煌尋棄燉煌奔入北山蒙遜入酒泉禁兵侵掠士民安堵以宋繇爲吏部郎中委之選舉涼之舊臣有才望者咸禮而用之尹太后及諸女死於伊吾先是高昌嘗夢爲涼公領涼州牧代沮渠

氏至是歆爲蒙遜所殺歆之未敗也有一大蛇從南門而入至於恭德殿前又有雙雉飛出宮內通街大樹上有烏鵲爭巢鵲爲烏所殺又燉煌父老令狐熾家見一白頭翁衣帢而謂之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椎不中轂言訖忽然不見歆小字桐椎至是而亡自昌僭位元年歲在庚子至歆爲蒙遜所滅歲在庚申凡二十一年

案唐書昌本老子之裔也昌子歆歆子重耳魏弘農太守重耳子熙金門鎮將家于武川

熙子天賜爲幢主天賜子虎爲後周太祖宇文泰開國功臣魏賜姓大野氏官至太尉號爲柱國宇文氏受魏禪時虎已卒追錄佐命功封唐國公以其子昞襲封隋代周復姓李氏昞官至隋安州總管柱國大將軍昞生子淵襲封唐公後賴次子秦王世民之力代隋而爲天子是爲唐高祖秦王西征寇盜以壹天下是爲太宗適長發之祥則昌之於唐其猶周之后稷矣[illegible]憲元年追謚皇高祖

熈曰宣簡公皇曾祖天賜曰懿王皇祖虎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皇考昞曰元皇帝廟號世祖與武昭王祖父並祀以天子之禮太宗子高宗治追號老子爲太上玄元皇帝尊宣簡公爲宣皇帝懿王爲光皇帝高宗孫玄宗隆基加宣皇帝曰獻祖光皇帝曰懿祖尋加玄元號曰大聖祖又追號聖祖父周大夫敬曰先天太皇遠祖咎繇曰德明皇帝 西凉武昭王曰興聖皇帝

就李項琳之訂
崔吉偶校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李恂

李恂字士誠歆之弟暠第六子也爲燉煌太守歆爲沮渠蒙遜所殺恂與兄翻等自燉煌奔於北山蒙遜以索嗣之子元緒行燉煌太守元緒麄險好殺大失人和郡人宋承一作永張弘等以恂在郡有惠政密信招恂恂遂率千騎入於燉煌元緒東奔涼興承等推恂爲冠軍將軍涼州

刺史改元永建蒙遜遣世子德政率衆二萬攻之恂閉門不戰攻之不下蒙遜乃自率衆來攻三面起堤引水灌城恂遣壯士一千連版爲橋潛欲決堤蒙遜勒兵逆戰承等開門出降恂先殺其妻子自殺蒙遜遂屠其城

李翻

李翻字士舉小字武強暠之子也歷驍騎將軍祈連晉昌酒泉三郡太守翻子寶字懷素小字衍孫沉雅有度量驍勇善撫接伯父歆爲沮渠

蒙遜所滅父翻奔於北山蒙遜乃徙寶於姑臧歲餘隨舅唐契北奔伊吾臣於蠕蠕遺民歸附者稍至二千寶傾身接禮甚得衆心皆樂爲用每希報雪其後魏世祖遣將討沮渠無諱於燉煌無諱捐城遁走寶自伊吾率流人及虜騎南襲燉煌據之修繕城府規復先業遣弟懷達奉表歸魏世祖嘉其忠款拜懷達散騎常侍燉煌太守別遣使授寶爲使持節侍中都督西垂諸軍事鎭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沙州牧燉煌公仍鎭燉煌承制玉門已西其著威惠於西土百姓懷之在燉煌三年因入朝遂留京師徙爲鎭南將軍并州刺史轉鎭北將軍魏太安五年卒謚曰宣公有六子沖最知名歷顯位

暠妻尹氏

尹氏天水冀人尹文之女也幼而好學淸辨有志節初適扶風馬元正元正卒爲暠繼室自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踰於已生暠之創業謀謨經略多所贊毘故西州諺曰李尹王燉煌及暠死子歆嗣位尊爲太后河西王沮渠蒙遜來伐先引兵攻秦浩亹歆欲乘虛襲張掖尹氏謂歆曰汝新造之國地狹民希自守猶懼不足何暇伐人度德量力春秋之義先王臨終遺令殷勤戒汝深愼用兵保境安民以俟天時言猶在耳奈何棄之況蒙遜驍武善於用兵汝非其敵觀其數年以來經謀規略常有兼并之志且天時人事似欲歸之汝國雖小足爲善政修德養民靜以待之彼若昏暴民將歸汝若其休明汝將事之豈得輕爲舉動僥冀非望以吾觀之非但喪師殆將亡國歆不能聽爲蒙遜所敗歆曰吾違老母明勑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面目見我母也勒兵進戰遂大敗死蒙遜入姑臧見尹氏而勞之尹氏曰李氏爲胡所滅知復何言或謂尹氏曰今母子之命在人掌握奈何倨傲之且國亡子死曾無憂色何也尹氏曰存亡死生皆有天命奈何更如凡人爲兒女子

之悲耶吾一老婦人國亡家破豈可復偷餘生爲人臣妾惟速死爲幸耳蒙遜嘉而赦之娶其女爲茂虔婦及世祖以妹武威公主娶茂虔尹氏與女遷居酒泉頃之女卒尹氏撫之不哭曰汝國破家亡今死晚矣茂虔之弟無諱鎮酒泉每謂尹氏曰后諸孫在伊吾后欲就之乎尹氏未測其意給之曰吾子孫漂蕩託身異域餘生無幾便當死此不復作氈裘鬼也未幾潛奔伊吾無諱[illegible]之尹氏謂追騎曰沮渠酒泉許吾[illegible]復追汝取吾首以往終不復還矣追騎遂不敢逼引還尹氏至於伊吾年七十五卒

宋繇

宋繇字體業燉煌人也曾祖配祖悌世仕張軌子孫父僚爲張玄靚龍驤將軍武興太守繇生而僚爲張邕所殺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聞八歲而張氏卒居喪過禮繇少而有志尚喟然謂妹夫張彥曰門戶傾覆負荷在繇不銜膽自勵何以繼承先業遂隨彥至酒泉從師就學閉戶讀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諸子羣言莫不綜覽呂光時舉秀才除郎中後奔段業拜散騎常侍繇以業無經濟遠略西奔於李暠歷從事中郎尋加折衝將軍轉右將軍領燉煌護軍左長史受遺輔政及歆嗣位遷武衛將軍廣夏太守位至通顯家無餘財雅好儒學雖在兵旅講誦不廢每聞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停寢政事引談經[illegible]事無淹滯沮渠蒙遜平酒泉於[illegible]卷鹽米十餘斛而已蒙遜歎曰孤不喜得李歆欣得宋繇耳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之任蒙遜死以子茂虔託之茂虔以繇爲左丞送其妹興平公主於魏世祖拜繇爲河西王右丞相賜爵清水公加安遠將軍魏并涼州從茂虔至魏卒

劉昞

劉昞字彥明燉煌人也父寶字子玉以儒學見稱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時瑀弟子五百餘

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
有心於昞遂改設一席於坐前謂諸弟子曰吾
有一女年向長成欲覓一快壻誰坐此席者吾
當婚焉昞遂奮衣來坐神志肅然曰向聞先生
欲求快女壻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昞後隱居
酒泉不應州郡辟命弟子受業者常數百人武
昭王暠徵爲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暠雅好文典
書史穿落者親自補治昞時侍側前請代暠暠
曰躬……重此典籍吾與卿相值何異
孔……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
卷暠謂之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晝白日且然
夜可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
至孔聖稱焉昞何人斯敢不如此昞以三史文
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涼書十卷敦煌
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并著周
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並行於世後蒙遜
平酒泉拜祕書郎中禁陸沈觀於西苑躬往禮
焉號玄處先生北涼錄有傳

唐契

唐契晉昌宜安人也以涼土喪亂民無所歸推
暠鎮於河右以寧一方及涼亡孫子和與兄契
携其甥武昭王孫寶避難伊吾招集人衆二千
餘家臣於蠕蠕蠕蠕以契爲伊吾王經二十餘
年和與契遣使降魏遂爲蠕蠕所逼擁部衆至
高昌蠕蠕復遣部帥阿若討之至白力城和先
攻高昌契與阿若戰敗沒和收餘衆奔前部王
國……橫截城和攻拔之斬安周兄
子……擊高寧白力二城尅之遣使
奉表歸魏

辛淵

辛淵字子深隴西狄道人也四世祖怡晉幽州
刺史寧朔將軍淵仕暠爲驍騎將軍歆亦善遇
之歆與沮渠蒙遜戰於蓼泉軍敗失馬淵以所
乘馬授歆而身死於難遂以義烈見稱於西土
云其後子孫仕魏俱至顯官

陰仲達

陰仲達武威姑臧人也祖訓字處道仕晉為武威太守父華字季文仕姑臧令仲達以文學知名西土

就李項琳之訂

北涼錄一　　春秋卷第九十四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沮渠蒙遜

沮渠蒙遜本張掖臨松盧水胡人也匈奴有左沮渠右沮渠之官蒙遜之先世嘗為此職故遂以官為氏世居盧水為酋豪高祖暉仲歸曾祖遮皆雄健有勇力祖祁復延封北地王北一作狄又作父法弘襲爵苻堅時以為中田護軍卒蒙遜代領部曲雄桀多筴略好學涉獵書史頗曉天文滑稽善權變數為諸胡所推服梁熙呂光皆奇而憚之故常遊飲以自晦光之王於涼土使蒙遜自領營人配箱直又以蒙遜伯父羅仇為西平太守仇弟麴粥為三河太守光遣其子纂璝率仇粥征河南王乞伏乾歸於枹罕前軍敗績麴粥言於羅仇曰主上昏耄驕縱諸子朋黨相傾讒人側目今軍敗將死正其智勇猜忌之時可不懼乎吾兄弟素為所憚必不見容與其死之無名不若勒衆向西平出苕藋奮臂大

沙州不足定也雖仇曰誠如汝言然吾家世以忠孝著於西土一方所推寧使人負我我不忍負人也未幾光果聽讒以敗軍之罪殺仇及弼蒙遜以仇弼之喪歸葬諸部多其姻族會葬者凡萬餘人蒙遜哭謂衆曰昔漢祚中微吾之乃祖翼獎竇融保寧河右呂王昏耄荒虐無道多殺不辜豈可坐觀成敗不上繼先祖安民之志下使二父有恨黃泉衆咸稱萬歲遂結謀起兵殺光中田護軍馬邃進攻臨松郡殺縣令井祥以盟一旬之間衆至萬餘屯據金山光遣呂纂逆擊蒙遜於忽谷蒙遜敗績將六七人逃入山中家戶悉以散時從兄晉昌太守男成聞蒙遜起兵亦合衆數千還屯樂綰殺酒泉太守壘滕（一作壘澄）蒙遜乃收集部曲投之共推建康太守段業爲使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改呂光龍飛二年爲神璽元年業以蒙遜爲鎮西將軍張掖太守男成爲輔國將軍酒泉太守軍國之事悉以委之

神璽二年夏四月段業將遣蒙遜攻光西郡太守呂純衆咸疑之蒙遜曰此郡據嶺之要不可不取業曰卿言是也遂遣之經旬不克乃引水灌城城潰執純以歸於是晉昌太守王德燉煌太守孟敏皆以郡降業業封蒙遜爲臨池侯以德爲酒泉太守敏爲沙州刺史從男成爲晉昌太守六月業遣男成及王德攻光常山公呂弘弘引兵棄張掖東走業遂徙治張掖議欲追擊之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弗追此兵家之法也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將何及遂率衆追之爲弘所敗賴蒙遜救以免業嘆曰孤不能用子房之言以至於此冬十月業築西安城以別將臧莫孩爲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不知退此乃爲之築冢非築城也業不從尋爲呂纂所破蒙遜懼業不能容己每匿智以避之

天璽元年春二月業僭稱涼王赦其境內改元天璽以蒙遜爲尚書左丞梁中庸爲右丞夏五

月，三河王呂光遣其二子紹纂來攻業，請救於禿髮烏孤，烏孤遣弟利鹿孤及楊軌救之。紹等引軍而南，業將擊之。蒙遜諫曰：楊軌恃鮮卑作一之强，有窺覦之心。紹纂深入，置兵死地，必決戰求生，不可敵也。今不戰則有泰山之安，戰則有累卵之危。業曰：卿言是也。按兵不戰。紹亦難之，各引兵歸。

天璽二年春正月，前晉昌太守唐瑤叛歸李嵩。酒泉太守王德亦叛，自稱河州刺史。業使蒙遜討之。德焚城，將部曲奔唐瑤。蒙遜追至沙頭，大破之，虜其妻子部曲而還。夏四月，業憚蒙遜雄武，微欲遠之，乃以蒙遜從叔益生為酒泉太守，蒙遜為臨池太守，以門下侍郎馬權代蒙遜為張掖太守。權每輕侮蒙遜，蒙遜譖而殺之。因謂男成曰：段業愚暗，非濟世之才，信讒愛佞，無鑒斷之明。向所憚者惟索嗣、馬權，今皆誅之。蒙遜欲除業以奉兄，何如？男成曰：業羇旅孤飄，為吾家所建立，恃吾兄弟猶魚之有水。人既親之，背之不祥。乃止。

永安元年春正月，蒙遜既為業所憚，內不自安，求為西安太守。業亦以蒙遜有大志，懼為朝夕之變，喜其出外，許之。蒙遜期與男成同祭蘭門山，密遣司馬許咸告業曰：男成欲謀叛，許以取假日作逆。若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期果然。夏四月，業收男成，逼令自殺。男成曰：蒙遜欲謀叛，先已告臣，臣以兄弟之故，隱忍不言。以臣今在，恐部衆不從，故與臣克期祭山，返相誣告。其意欲王之殺臣也。臣若朝死，蒙遜必夕發。乞詐言臣死，暴臣罪惡，蒙遜必反。臣然後奉王命投袂討之，事無不捷。業不從，竟殺之。蒙遜聞男成死，泣告衆曰：男成忠於段王，而段王無故枉見屠害，諸君能為報仇乎？且州土兵亂，似非段王所能濟也。吾所以初奉之者，以之為陳吳耳。而信讒多忌，枉害忠良，豈可安枕卧觀，使百姓罹於塗炭？男成素得衆心，衆皆憤泣爭奮。比至氐池，衆逾一萬。鎮軍將軍臧莫孩率所部來降，羌

胡多起兵響應之者蒙遜進壁侯塢業先疑右
將軍田昂幽之於內至是召昂謝而赦之使與
武衛將軍梁中庸等攻蒙遜於侯塢業別將王
豐孫言於業曰西平諸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
心狠志大而情險不可信也業曰吾疑之久矣
但非昂無可以討蒙遜者豐孫言既不從昂至
侯塢蒙遜自氐池逆之昂率騎五百降於蒙遜
軍遂大潰中庸亦率衆來降五月蒙遜至張掖
田昂兄子承愛斬關內之業左右散走蒙遜大

呼曰鎮西何在軍人曰在此業曰孤單飄（颻一作）
一己爲貴門所推願丐餘命投身嶺南庶得東
還與妻子相見蒙遜不許遂斬之業京兆人也
博涉史傳有尺牘之才爲杜進記室從征塞表
儒素長者無他權略威禁不行羣下擅命尤信
卜筮讖記巫覡徵祥故爲奸佞所誤男成榮富
占將軍俱保郎戶五百降於河西王利鹿孤六
月梁中庸房晷田昂等共推蒙遜爲使持節大
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大赦境內殊死已

下改元永安（白帖作永和）署置百官從兄伏奴爲鎮
軍將軍張掖太守和平侯弟挐爲建忠將軍都
谷侯田昂爲鎮南將軍西郡太守臧莫孩爲輔
國將軍房晷爲左長史梁中庸爲右長史張騭
爲左司馬謝正禮爲右司馬擢任賢才文武咸
悅是月燉煌太守李暠亦起兵自號冠軍大將
軍西胡校尉沙州刺史太守如故稱元庚子與
蒙遜相抗秋七月秦姚興遣隴西公姚碩德攻
呂隆於姑臧蒙遜因遣從事中郎李典聘於秦

以通和好八月蒙遜所部酒泉涼寧二郡叛降
於西涼李暠又聞呂隆降秦大懼遣建忠將軍
挐牧府長史張潛見碩德於姑臧請軍迎接率
部人東遷碩德大悅拜潛張掖太守挐建康太
守潛勸蒙遜東遷挐私謂蒙遜曰呂氏猶存姑
臧未拔碩德糧竭將還必不能久何故違離桑
梓受制於人乎輔國將軍臧莫孩曰建忠之言
是也蒙遜乃斬張潛因下書曰孤以虛薄猥忝
時運未能弘闡大猷戡蕩群孽使桃蟲鼓翼東

京封冢丞涉西翳戎車屢動干戈未戢農失三
時之業百姓戶不粒食可蠲省百徭專功南畝
明設科條務盡地力九月遣子奚念爲質於河
西王利鹿孤利鹿孤不受曰奚念年少可遣挐
也冬十月蒙遜復遣使上疏於利鹿孤曰臣前
遣奚念具披誠款而聖旨未昭復徵臣弟挐臣
竊以爲苟有誠信則子不爲輕若其不信則弟
不爲重今寇難未夷不獲奉詔願陛下亮之利
鹿孤怒遣呂松侯一作張松秃髮俱延與娍侯秃髮

文支將騎一萬襲來擊之至萬歲臨松執從弟
鄯善苟子虜其民六千餘戶十二月蒙遜遣從
叔孔遮入朝於利鹿孤許以挐爲質利鹿孤乃
歸其所掠召俱延等還

永安二年春二月蒙遜與西平侯秃髮傉檀其
攻涼州爲呂隆所破冬十月西涼李暠遣虎瑾
及虜揚將軍宋繇攻酒泉殺太守益生十二月
蒙遜所署西郡太守梁中庸奔於李暠是年大
風震雹於震所得不删

永安三年春正月蒙遜下令曰養老乞言晉文
納輿人之誦所以能招禮英奇致時雍之美也
況孤薄德寡昧智不經遠可不思聞讜言以自
鏡哉內外臣僚其各搜揚賢儁廣進芻蕘以匡
孤不逮

永安四年春二月呂隆以蒙遜傉檀交侵遣弟
呂超求迎於秦夏六月蒙遜遣輔國將軍臧莫
孩襲山北虜大破之虜其民五千戶而還秋八
月秦姚興遣尚書左僕射齊難等率衆迎隆隆

勸難引兵來伐難從之蒙遜使臧莫孩敗其前
軍難乃結盟而還蒙遜遣弟建忠將軍挐入貢
於秦是時蒙遜伯父中田護軍親信臨松太守
孔篤竝驕奢侵害百姓苦之蒙遜曰亂吾國者
二伯父也何以綱紀百姓乎皆逼之令自殺冬
十月秦遣鴻臚梁斐張構等拜蒙遜鎮西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沙州刺史西海侯時秦亦拜
秃髮傉檀爲車騎將軍封廣武公蒙遜聞之不
悅謂斐等曰傉檀上公之位而身

構對曰傉檀輕狡不仁款誠未著故朝廷以重爵虛名羈縻之褒其歸善即叙之義耳將軍忠貫白日勳高一時當入諧鼎味匡贊帝室安可以不信相待也聖朝爵必稱功官不越德如尹緯姚晃佐命初基齊難徐洛元勳驍將並位幾二品爵止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昔竇融殷勤固讓不欲居舊臣之右不意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即以張掖見封而更遠封西海構曰張掖規畫之內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

授西海者蓋欲廣大將軍之國耳蒙遜大悅乃拜受之

永安五年春二月蒙遜襲狄洛磐於番禾不克遷其民五百餘戶而還是年造刀一百口銘曰永安隸書

永安六年秋八月西涼李暠遷都酒泉漸逼蒙遜蒙遜攝軍以禦之

永安七年夏六月南涼禿髮傉檀率衆來攻蒙遜嬰城固守傉檀至赤泉虜掠而去秋八月蒙遜襲西涼李暠於酒泉至安彌（一作安珍）去城六十里暠乃覺引軍出戰遂大破之暠閉城自守蒙遜亦引而歸

永安八年春二月兩月（一作日）並出山崩地震折木太史令劉梁言於蒙遜曰辛酉金也地動於金金動刻木大軍東行無前之徵時張掖城每有光色蒙遜曰王氣將成百戰百勝之象也遂攻禿髮傉檀於均石大破之進攻西郡太守楊統於日勒拔之統降拜爲右長史寵待踰於功舊

永安九年酒泉南有銅駝山言犯之者輒大雨雪蒙遜遣工取之得銅萬斤

永安十年春二月張掖太守句呼勒出奔李暠秋七月蒙遜伐羅仇子成都爲金山太守麴粥于鄯善爲西郡太守句呼勒自西涼奔還待之如初蒙遜率騎二萬東征次於丹嶺北虜大人思盤率部落三千來降時木連理生於永安永安令張披上書曰異枝同榦遐方有齊化之應

殊本同心上下有莫二之固蓋至道之嘉祥大
同之美徵也蒙遜曰此皆二千石令長匪躬濟
時所致豈吾薄德之所能感也
永安十一年春三月蒙遜率騎三萬伐禿髮傉
檀次於西郡大風從西北來氣有五色俄而晝
昏進至顯美徙數千戶而還傉檀率衆來追及
於窮泉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已安營不可
犯也蒙遜曰傉檀謂吾遠來疲敝必輕而無備
及其壁壘未成可一鼓而擒也遂進擊之傉檀

大敗乘勝至於姑臧夷夏降者萬數千戶傉檀
懼嬰城固守遣使請和以子染干爲質許之掠
八千餘戶而歸傉檀南奔樂都魏安人侯諶等
閉門作亂遣使來降焦朗亦據姑臧自稱大都
督龍驤大將軍臣於西涼李暠秋八月蒙遜率
騎二千伐李暠敗暠子歆於馬廟擒其將朱元
虎遂引兵還旣而以元虎歸暠
永安十二年春二月焦朗猶據姑臧蒙遜率騎
攻拔其城執朗而歸宥之於是大饗文武將士

於謙光殿班賜金馬各有差署弟建忠將軍挐
爲護羌校尉秦州刺史封安平侯鎮姑臧遂伐
南涼圍樂都三旬不克南涼王禿髮傉檀以子
安周爲質引還未幾傉檀復率衆來攻蒙遜擊
之進圍樂都傉檀勢窮請降以子染干爲質乃
還是月挐死以從祖益子爲鎮東將軍護羌校
尉秦州刺史鎮姑臧秋七月蒙遜遣沮渠百年
襲西涼李暠暠子歆邀擊之失甲士數千百年
爲歆所擒

玄始元年冬十月蒙遜遷都姑臧十一月僭即
河西王位於謙光殿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
玄始置百官丞郎官如呂光爲三河王故事繕
宮殿起城門諸觀
玄始二年春正月尊母車氏爲王太后立妻孟
氏爲王后夏四月立子政德爲世子加鎮衛大
將軍錄尚書事南涼王禿髮傉檀衆伐蒙遜敗
之於若厚塢又敗之於若涼進圍樂都二旬不
克傉檀湟河太守禿髮文支據湟川來降鎮軍

將軍成宜侯亦率衆來降蒙遜署文支爲鎮東
大將軍廣武太守成宜侯爲振威將軍湟川太
守以殿中將軍王建爲湟河太守秋八月蒙遜
復率衆伐傉檀傉檀懼以太尉俱延爲質乃還
因下書曰古先哲王應期撥亂者莫不經略八
表然後光闡純風孤雖智非靖難職在濟時而
狡虜傉檀鴟跱舊京毒加夷夏東苑之戮酷甚
長平邊城之禍害深獫狁每念蒼生之無辜是
以不遑寧處身披甲冑體倦風塵雖傾其巢穴

傉檀猶未授首其弟文支追項伯歸漢之義據
彼重藩請爲臣妾自西平已南連城繼順惟傉
檀窮獸守死樂都四支既落命豈久全五緯之
會已應清一之期無隙方散馬金山黎元永逸
可露布遠近咸使聞知冬十月蒙遜西如苕藋
遣冠軍將軍沮渠伏恩率騎一萬襲卑和烏啼
二虜大破之俘獲二千餘戶而還是年蒙遜母
車氏卒
玄始三年夏禿髮烏孤孫承鉢利鹿孤孫副周
皆來奔降冬十二月晉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
來聘諭以朝廷威德
玄始四年春二月蒙遜率衆伐西秦乞伏熾磐
於廣武郡克之遣別將運糧於湟河以糧運不
繼遂自廣武如湟河渡浩亹熾磐遣將軍乞伏
魁尼寅邀之於浩亹蒙遜擊斬之熾磐又遣將
軍王衡折斐匹達等率騎一萬據勒姐嶺蒙遜
且戰且前大破之擒折斐等七百餘人乃以弟
漢平爲折衝將軍湟河太守引還夏五月蒙遜

遣舍人黃迅報聘益州因上表於朝廷曰上天
降禍四海分崩靈耀擁於南裔蒼生沒於醜虜
陛下累聖重光道邁周漢純風所被八表宅心
臣雖被髮邊徼才非時儁謬爲河右遺黎推爲
盟主臣之先人世荷恩寵雖歷夷嶮執義不回
傾首朝陽乃心王室去冬益州刺史朱齡石遣
使詣臣始具朝廷休問承車騎將軍劉裕秣馬
揮戈以中原爲事可謂天贊大晉篤生英輔臣
聞少康之興夏光武之復漢業皆奮臂一呼

據狹而兇衆無一旅地不滿百猶能成配天之
功有虛攻之誅況陛下據全楚之地擁荊揚之
衆而可晏然坐棄二京以資戎虜若六軍北
旌克復有期臣請率河西戎卒爲晉右翼驅除
戎虜晉帝遂納勃勃遣御史中丞烏落孤來結盟
蒙遜遣從弟湟河太守漢平蒞盟於夏西秦乞伏
熾磐率衆二萬襲湟河漢平力戰固守遣司馬
隗仁夜出擊之熾磐大敗斬首數百將引兵去
漢平長史焦昺將軍段景密信招之熾磐復進

攻圍益急漢平納昺景之說面縛出降隗仁不
屈爲熾磐所擒將斬之其將段暉固請得免遂
遁還姑臧拜高昌太守
玄始五年春正月蒙遜率衆攻西秦進次石泉
熾磐遣乞伏曇達來拒蒙遜引還遣使與通和
好三月蒙遜西祀金山遣沮渠廣宗率騎一萬
襲烏啼虜大破之西至苕藋遣前將軍沮渠成
都將騎五千襲卑和虜自率中軍三萬爲
之後繼卑和虜率衆迎降遂循海而西復如金

山以歸
玄始六年夏四月丙城貢吞刀吐火祕幻奇術
起遊林堂於內苑圖列古聖賢之像秋九月堂
成遂大宴群臣談論經傳
玄始七年夏五月蒙遜下書曰頃自春大旱害
及時苗碧原青野條爲枯壞將刑政失中下有
冤獄乎役賦繁重上天所譴乎內省多缺孤之
罪也書不云乎百姓有過罪予一人可大赦境
內殊死已下免百姓夏稅秋糧翼月澍雨大降

蒙遜聞劉裕滅姚泓怒甚門下校書郎劉祥言
事於蒙遜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
遂殺之其峻暴如是顧謂左右曰古
之行師不犯歲鎮所在姚氏舜後軒轅之苗裔
今歲星在軒轅而裕滅之亦不能久守關中也
秋九月蒙遜遣張掖太守虔宗許降以誘李歆
歆發兵來應蒙遜伏兵於蓼泉歆覺之引去蒙
遜追及之與戰敗於解支澗復收散卒
欲戰前將軍成都諫曰臣聞高祖有彭城之敗

終成大漢今宜旋師以爲後圖蒙遜從之城建
康而還冬十月故秦將姚艾來奔蒙遜引兵迎
之既至署爲征南將軍群臣上書曰設官分職
所以經國濟時恪勤官次所以緩 [illegible] 宜官
者以匪躬爲務受任者以 [illegible] 全綱初
震戎馬生郊公私草創未遑 [illegible] 士多違
憲制不遵典章或公文鄉寄 [illegible] 者或事無
可否望空而過 [illegible] 於身 [illegible] 義殺於
聖世清濁共 [illegible] 否相雜人無觀勸之心苟爲
度日之事 [illegible] 憂公忘私奉上之道也今皇化
日隆遐 [illegible] 宜振肅綱維申修舊則蒙遜納
之命 [illegible] 軍姚艾尚書左丞房晷撰朝堂制
行 [illegible] 百姓振肅是年晉遣使拜蒙遜爲涼
州 [illegible] 牧遜稱藩故有是命
十年秋八月太史令張衍言於蒙遜曰今
城西當有破兵蒙遜乃遣 [illegible] 政德屯
岸塢蒙遜西至白岸謂張衍曰吾今年當
定但太歲在申月又建申未可西行且可

一作牆 牆有要其歸會至而勿客以順天心討在
臨機演勿露也遂遣兵伐西涼李歆於酒泉先
攻浩亹晉闕 而蛇盤於帳前蒙遜笑曰前一爲
騰蛇騰蛇通典作 今盤在吾帳前天意欲吾迴師先
定酒泉也遂燒攻具而還潛次於川巖聞歆徵
兵欲乘虛攻張掖蒙遜曰歆已入吾計中但恐
聞吾迴軍必不敢前兵事尚權乃露布西境稱
得浩亹將進軍黄谷歆聞之引兵入都瀆澗蒙
遜潛軍逆擊敗之於懷城歆退走追至臨澤斬
歆及兄弟三人進克酒泉百姓安堵如故軍無
私掠以子茂虔爲酒泉太守涼之舊臣皆隨才
擢敘九月歆弟燉煌太守恂據郡自稱冠軍大
將軍冬十月蒙遜遣世子政德攻之恂閉門拒
守
玄始九年春三月蒙遜自率衆攻燉煌乃築長
隄引水灌城數十日不下攻之益急恂乞降不
許恂武衛將軍宋承廣武將軍張弘等舉城來
降殺恂而屠其城獲其弟子寶囚於姑臧李氏

由是遂臣於是部善王比龍入朝西域三十六
國皆詣蒙遜稱臣貢獻冬十月巳亥宋遣使拜
蒙遜為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
十一月遣右衛將軍鄯善建節將軍苟生率衆
伐西秦西秦王乞伏熾磐遣征北將軍沒奕干
等率步騎五千來拒鄯善等敗於五澗苟生為
其所虜
玄始十年春正月饗群臣於謙光殿蒙遜曰南
方有惡氣纏天暴兵象也不出一旬必有寇至

命治兵東苑以備之未幾乞伏熾磐遣騎五千
來襲至於孫欄嶺聞有備而去秋八月蒙遜遣
前將軍成都率衆一萬耀兵嶺南遂屯五澗九
月乞伏熾磐遣征北將軍出連虔（一作虔干）等帥
精騎五千（一作六千）來襲冬十月成都為出連虔所
破掠民三千餘戶而去十二月晉昌太守唐契
據郡以叛遣世子政德討之
玄始十一年春正月蒙遜遣使詣宋貢其方物
宋以蒙遜為使持節都督涼秦河沙四州諸軍

事驃騎大將軍涼州牧河西王夏四月政德攻
晉昌克之唐契及弟和甥李寶同奔伊吾招集
流民歸附者二千餘人遂臣於柔然秋七月柔
然來攻蒙遜遣政德拒之政德輕騎進戰軍敗
見殺冬十月立次子興國為世子大赦境內殊
死巳下文武進位一等
玄始十二年秋八月西秦乞伏熾磐遣太子暮
末等率步騎三萬出貂渠谷來攻遂陷白草嶺
及臨松郡徙民二萬餘口而去

玄始十三年夏四月乞伏熾磐遣平遠將軍叱
盧犍等來攻執蒙遜從弟成都及從子白蹄頗
羅等徙民五千餘戶而去
玄始十四年秋八月乞伏熾磐率衆來攻至廉
川遣太子暮末等率步騎三萬攻西安不克又
攻番禾蒙遜發兵禦之因遣使說夏主赫連勃
勃使乘虛襲枹罕熾磐聞之引兵而去冬十二
月蒙遜遣使入貢於魏是歲魏始光三年也
玄始十五年春二月魏世祖（諱燾）遣行人持節冊

拜蒙遜為河西王
承玄元年夏六月蒙遜遣兵伐西秦將乞伏熾
磐死暮末即位遣使詣蒙遜許歸成都以求和
親蒙遜遣使入西秦弔祭暮末厚資成都遣將
軍王伐送之蒙遜猶嫌之執伐以歸既而遣還
并遺暮末甚厚於是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
承玄秋九月暮末遣使郭聘冬十月西秦涼州
牧乞伏千年來奔十二月蒙遜復率衆伐西秦
至磐夷西秦相國乞伏元基等將騎一萬五千
來拒蒙遜還攻西平暮末遣騎來援蒙遜乃引
而還
承玄二年夏五月乞伏暮末遷保定連蒙遜遣
世子興國攻之六月暮末率衆逆擊至於冶城
興國戰敗被擒殺軍士二千餘人追擊蒙遜至
譚郊吐谷渾王慕璝遣其弟沒利延帥騎來援
暮末遣輔國大將軍段聯逆擊之大敗而歸秋
七月遣使送穀三十萬斛以贖世子興國於西
秦暮末不許蒙遜乃立興國弟菩提為世子冬

十一月蒙遜復遣使詣宋入貢獻青雀頭黛百
斤并求周易及子集諸書詔並給之合四百七
十五卷又就司徒王弘求搜神記弘寫與之十
二月蒙遜上書曰乞伏暮末頻年失信後日言
笑要當一舉勦其巢穴軍次沃干嶺抱罕城中
餓死大半
承玄三年冬十月蒙遜復遣尚書郎宗舒左常
侍高猛等入貢於魏因上表曰伏惟陛下天縱
叡聖德超百王陶育齊於二儀洪基隆于三代
然鍾運多難九服紛擾神旗暫擁車書未同上
靈降祐祚歸有道純風一鼓殊方革面群生幸
甚率土齊歡臣誠弱才效無可錄幸遇重光恩
竭力命自欣投老得覩盛化冀終餘年永侍皇
極前後奉表貢使相望去者杳然寂無旋返未
審津塗寇險竟不仰達為天朝高遠未蒙齒錄
屏營戰灼無地自措往年侍郎郭秪等還奉被
詔書三接之恩始隆爲畢之心有賴今經難之
餘開泰州始誘勸既加引納猶篤老臣見存遐

殉無桀紂荷悅佛之仁俯蹈康哉之詠然商胡後至奉公卿咸提引歷數安危之機勵以竇融知命之美顧惟情願實深悚惕何者臣不自揆遠近大發廣微誠上宣天恩下降若萬國來庭百辟咸賀高蹈先至之端獨步知機之首但世雖尚殷情願未遂常表頻修衷懷不暢許身爲國款誠莫表致惑群后沮慮公卿辭旨紛紜抑引重沓不在同獎之例未達拱辰之心延首一隅低回四極臣歷觀符瑞候察天時未有過於

皇魏踰於陛下加以靈啟聖姿幼登天位美詠侔於成康道化踰於文景方將振神綱以掩六合灑玄澤以潤八荒况在秦隴荼炭之餘直是老臣盡效之會舒等既至世祖與之飲宴執崔浩之手以示之曰汝所聞崔公此則是也才略之美當今無比朕動止咨之預陳成敗若合符契未嘗失也自此以後貢使相望

義和元年夏六月赫連定畏魏之逼擁秦民十餘萬口自治城濟河欲擊蒙遜而奪其地定濟未半吐谷渾王慕璝襲擊敗之執定以歸於是蒙遜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義和以世子菩提爲冠軍將軍河西王世子秋八月乙酉蒙遜遣子安周入侍於魏九月世祖欲精簡行人報使蒙遜以問崔浩浩曰蒙遜稱藩款著河右若俾遐域流通殊荒畢至宜令清德重臣奉詔褒慰尚書李順即其人也世祖曰順納言大臣國不宜先爲此使若蒙遜執玉帛而朝於朕復何以加之浩曰邢貞使吳亦魏之太常苟事是宜

無嫌於重爾日之行並吳王入覲時也世祖從之乃以順兼太常持節拜蒙遜爲假節加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加九錫之禮使浩爲冊書以褒寵之冊曰昔吾皇祖胄自黃軒總御群才攝服戎夏疊曜重光不殞其舊逮於太祖應期協運大業惟新奄有區宇受命作魏降及太宗廣闢崇基政和民阜朕承天緒思廓宇縣然時運或否雰霧四張赫連跋扈於關西大檀陸梁於漠

北戎夷負阻江淮未賓是用自東征西戎軒屢
動（一作駕）頻宗廟靈長將士宣力克剪兇渠震服
遐獷四方漸泰表裏無塵王先識機運經略深
遠與朕協同厥功洪茂當今運鍾時季僭逆憑
陵有土者莫不跨峙一隅有民者莫不榮其私
號不遵衆星拱極之道不慕細流歸海之義而
王深悟大體率由典章任土貢珍爰子入侍勲
義著焉道業存焉惟王乃祖乃父有土有民論
功德則無二於當時言氏族則始因於世爵古

先帝王褒賢賞德莫不胙土分民建爲藩輔是
以周成命太公以表東海襄王錫晉文大啓南
陽是用割涼州之武威張掖燉煌酒泉西海金
城西平七郡封王爲涼王受茲素土苴以白茅
用冢社魏室藩輔盛衰存亾與魏升降夫功
高爵尊德厚則任重又加命王入贊百揆謨
謀帷幄出征不懷登攝侯伯其以太傅行征西
大將軍仗鉞秉旄鷹揚河右逆裓王略懷柔荒
遐北盡於窮髮南極於庸岷西被於崑嶺東至
於河曲王實征之以夾輔皇室又命建國置將
相群卿百官承制假授除文官刺史以還武官
將軍以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如漢初諸侯
王故事欽哉惟時徃踐乃職祇服朕命協亮天
工俾九德咸事無忝庶官用終爾顯德對揚我
皇祖之休烈
義和二年冬十二月李順復奉使至涼蒙遜遣
中兵校郎楊定歸謂順曰年衰多疾舊患動發
腰脚不隨不堪拜伏比三五日消息小差自當

相見順曰王之老疾朝廷所知以王祗執臣禮
別有詔旨豈得自安不見詔使明日蒙遜延順
入至庭中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順正色大言
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此今不憂覆亾而敢
凌侮天地魂魄逝矣何用見之握節將出蒙遜
使定歸追止之曰太常既雅恕衰疾傳聞朝廷
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若太常曰爾拜爾
跪而不祇命斯亦[illegible]闕矣順益怒曰齊桓公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天子賜胙命曰伯舅無

下拜桓公猶不敢失臣禮下拜登受今王雖功高勳厚未如小白之勃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而遽自偃蹇妄爲尊大此乃速禍之道非圖久安之計若朝廷震怒遂相吞滅悔亦何及豈社稷之福乎蒙遜謝曰太常規之以古烈懼之以天威敢不幽悚敬聽休命遂拜伏盡禮禮畢蒙遜曰大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朝廷頃來征伐屢克境宇已博但當循理此民亦足與治然專務討擊恐不可常勝順曰昔太祖廓定洪

基造有區夏太宗承統王業惟新自聖上臨御志寧四海是以戎車屢駕親冒風霜滅赫昌於三秦走蠕蠕於漠北闢地開疆旅首不絕僭庭截巘所在成覩除蕩暴虐存恤黎庶威振八荒聲被九域自古以來用兵之美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是以遐方荒僻之人莫不趨足抗手斂袵屈膝天兵四臨昭[illegible]伐罪何[illegible]恃力夫聖王之用兵也征南蠻則北狄怨討西戎則東夷恨天子安得已哉蒙遜[illegible]如來言則涼土之民

亦願魏帝遣遜何爲復遞驛告鄰不舍晝夜[illegible]君之所言殆爲虛事順曰苗民叛帝舜而親叛君有扈逆命啟而從逆王威偪邇於近地牽制於凶威自古而然豈獨涼民也初罽賓沙門曇無讖東如鄯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且有秘術令婦人多子與鄯善王妹曼頭陀林淫通發覺亡奔涼州蒙遜甚重之號曰聖人無讖以男女交接之術教授婦女蒙遜諸女及子婦皆往受術世祖聞之遣使來迎且告蒙遜曰若不遣讖便即

加兵蒙遜寧讖日久未忍聽去至是復使李順命蒙遜曰聞彼沙門無讖法師博通多識羅什之流秘咒神驗澄公之匹朕思欲講道願一奉見可馳驛送之蒙遜與李順宴於新樂門上謂順曰西蕃老臣蒙遜奉事朝廷不敢違失而天子信納佞言苟見威逼前遣表求留曇無讖而今使來徵索此是門師當與之俱死實不惜殘年人生一死詎覺幾時順曰王款誠先著遣愛子入侍朝廷欽王忠績故顯加殊禮而王以一胡

遺人虧山岳之功不忍一朝之忿損由來之美
陛所不當言豈朝廷相待之厚意耶竊謂大王
不取也且王上虛襟之至弘文之所知也弘文蒙遜所遣孫瓌之吏也蒙遜曰太常口𢇁如蘇秦但恐借不
剛辭耳仍留不遣後竟發覺其市拷訊殺之順
還世祖問與蒙遜往復之辭及政教得失順曰
蒙遜控制河西踰三十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
綏集荒裔群下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此亦足
以終其一世前歲表許十月送暮無誠及臣往

迎便事託本意不忠不信於是而甚然禮者德
之輿敬者身之基也蒙遜無禮不敬而能久享
祿福以臣觀之不復年矣世祖曰若如卿言則
效在無遠其子必勢世易世之後早晚一作何時當
滅順曰蒙遜諸子臣略見之皆庸才也不能保
一隅如聞燉煌太守牧犍一作茂虔器性粗立若繼
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皆云不及此殆
天之所以資聖明也世祖曰朕方有事東方未
暇西略如卿所言不過數年之外不足爲晚且

停前計以爲後圖蒙遜末年荒淫猜虐忍於刑
戮群下苦之閨庭之中略無風紀
義和三年夏四月蒙遜寢疾左右常白日見鬼
以劍擊之未幾薨於路寢五月葬元陵弘諡曰
武宣王廟號太祖蒙遜以晉安帝隆安五年歲
在辛丑自稱張掖公至義熙八年僭稱涼王後
八年而宋氏受禪以宋元嘉十年歲在癸丑卒
在僞位三十三年時年六十六子茂虔嗣先是
蒙遜王有涼土專弘事佛於涼州南百里崖中

大造形像千變萬化驚人眩目有上聖僧一[illegible]
[illegible]自經行與[illegible]遙見則行人[illegible]
亦如其中泥塑形像人藏[illegible]
之足跡[illegible]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沮渠茂虔（一作牧犍）

沮渠茂虔蒙遜之第三子也初爲酒泉太守後遜以敦煌蒙遜病甚國人共議以世子菩提幼弱而菩提之兄茂虔聰頴好學和雅有度量乃立爲世子加中外大都督大將軍錄尚書事及蒙遜卒遂僭卽河西王位於謙光殿大赦境內殊死巳下改元永和（一作承光）立子封壇爲世子加撫

軍大將軍錄尚書事以敦煌闞駰爲姑臧太守張湛爲兵部尚書敦煌劉昞索敞陰興爲國師助教金城宗欽爲世子洗馬趙柔爲金部郎廣平程駿駿從弟弘爲世子侍講遣使請命於魏先是世祖遣李順迎蒙遜女爲夫人會蒙遜卒茂虔稱受先王遺意遣左丞宋繇送妹興平公於魏世祖拜爲左昭儀謂李順曰卿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言茂虔立何其妙哉朕克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百疋廏馬一乘進號安西將軍寵待彌厚政事無巨細皆與之參決因遣順拜茂虔爲使持節侍中都督涼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以宋繇爲河西王右相茂虔以無功受賞乃留順上表乞安平一郡世祖優詔不許冬十月茂虔尊劉昞爲國師親拜之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

永和二年夏四月茂虔遣使上表於宋并告嗣位曰臣聞功以濟物爲務（一作高宗）非竹帛無以述

德名以當實爲美非謚號無以休終先臣蒙遜西復涼城澤憺岷裔斐夷群黎清灑涸夏暨運終有道備入宋之宗臣爵班九伐亭惟水之丕祚功名昭著克固貞節考終由正而靖銘之路無階懿跡雖弘而述叙之美有闕臣子感痛威用不安謹按謚法克定禍亂曰武善聞周達曰宣先臣廓清河外勳光天府標榜稱迹實葉斯義輒上謚爲武宣王若允天聽垂之史筆則幽顯荷榮始終無恨今遣使臣上表以聞五月戊

寅宋遣使下詔曰故使持節侍中都督秦河沙
涼四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
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牧河西王蒙遜
才兼文武勲濟西服爰自萬里款誠夙著方仗
忠果翼宣遠略奄至薨殞悽悼於懷便遣使弔
祭并加顯謚嗣子茂虔纂戎前軌乃心彌彰宜
蒙寵授紹兹蕃業可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涼秦
河沙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
將西夷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悉如故

永和三年春正月西中郎將沮渠唐見上言曰
十五日有一丈老見於燉煌東門授書忽然不
見求之不獲其書一紙八字滿之文曰涼王三
十年若七年茂虔訪於奉常張慎慎曰昔虢之
將亾神降於莘深願殿下崇德修政以享三十
年之祚若盤於遊田荒於酒色臣恐七年將有
大變茂虔聞之不悅
永和四年春三月大雷震電又於震所得石丹
書曰河西河西三十年破帶石樂七年帶石山
名在姑臧南山祀倚泥陷不通茂虔征南大將
軍沮渠董來曰祀豈有知乎遂毀祀伐木通道
而行
永和五年夏六月茂虔遣鎮西將軍沮渠旁周
詣魏入貢世祖遣侍中古弼尚書李順賜其侍
臣衣服有差并徵世子封壇入侍秋七月茂虔
遣封壇如魏八月復遣使如宋奉表獻其方物
并獻周生子十三卷時務論十二卷三國總略
二十卷俗問十一卷十三州志十卷文檢六卷

四科傳四卷燉煌實錄十卷涼書十卷漢皇德
傳二十五卷亡典七卷魏駁九卷謝艾集八卷
古今字二卷乘丘先生三卷周髀一卷皇帝王
歷三合紀一卷趙畋傳并甲寅元歷一卷孔子
讚一卷合一百五十四卷又求晉趙起居注諸
雜書數十種帝皆與之冬十一月世祖以其妹
武威公主妻茂虔茂虔遣右相宋繇隨順詣平
城奉表入謝并問公主及母后妃定號
永和六年春正月李順自河西還魏世祖問之

曰昔與卿密圖則之無遠但以頃年東伐未遑西顧往年之間遂及於此今和龍已平二方無事比繕甲治兵指棠河右掃蕩萬里今其時也卿往復積歲洞鑒廢興若朕此年行師當克以否顧曰臣疇昔所啟以今觀之私謂如然但民勞既久未獲寧息不可頻動以增勞瘁西征之議請俟他年世祖乃止

永和七年春正月茂虔朔群臣於謙光殿有狐在於東序門者不見其入左右以告命禽之不

獲二月端門崩初茂虔為酒泉太守起浮圖於中街有石像在焉是月見有流血夏五月太廟階陷六月當陽城門崩先是魏每遣使者詣西域常詔茂虔發導護送出流沙使者自西域還至姑臧一作武威茂虔左右有告魏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可汗妄言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疫死者大半復大敗而還我擒其長弟樂平王丕我君大喜宣言於國又聞可汗遣使告西域諸國稱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為強若更有魏使勿復供奉西域諸國頗有二心使還具以狀聞世祖遣尚書賀多羅使涼州且觀虛實多羅還亦言茂虔雖外修臣禮而內實乖悖世祖欲討之以問崔浩浩曰茂虔逆心已露不可不討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所損於時行者內外戰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常歲羸死亦不減萬匹而遠夷乘虛遂謂衰耗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大軍猝至彼必驚駭擾攘不知所為擒之必矣且茂虔劣弱諸弟驕恣爭權

縱橫民心離解加比年已來天災地變都在秦涼滅亡之國也世祖曰善吾意亦以為然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茂虔西垂下國雖心不純臣然繼父位已來職貢不乏朝廷接以蕃禮妻以公主今其罪惡未彰宜加寬宥恕其微愆且國家新征蠕蠕士馬疲敝不可大舉謂宜羈縻又聞其土地鹵瘠難得水草大軍既至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斂民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終無克獲此危

道也初崔浩薦尚書李順使涼州以後凡十二返世祖以爲能蒙遜數與順遊宴對其群下發爲驕慢之語恐順洩之隨以金寶納於順懷順亦爲之隱浩潛知之密以白世祖世祖未之信也至是議伐涼州順與尚書古弼曰自溫圉水以西至於姑臧地皆枯石絕無水草彼人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至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引以灌溉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必致絕乏環城百里之內地不生

草人馬饑渴難以久留斤等之議是也世祖乃退命崔浩以其前言與斤等共相詰難諸人無復他言但云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郡縣也且雪之消液纔能斂塵何得通渠引漕灌溉數百萬頃乎此言大詆誣於人矣李順等復曰耳聞不如目見吾曹目見何可共辨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爲人遊說謂我不見便可欺耶世祖隱

聽聞之乃出見斤等辭旨嚴厲形於神色群臣不敢復言唯唯而已群臣既出振威將軍代人伊馛言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爲國衆議皆不可用宜從浩言世祖從之夏五月丁丑治兵於西郊六月甲辰發平城使侍中宜都王穆壽輔皇太子（諱晃）監國決留臺事內外聽焉又使大將軍樂安王（一作長樂王）嵇敬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將二萬人屯於漢南以備柔然命公卿爲書以讓茂虔數其十二辠曰王外從正朔內不

捨僭罪一也民籍地圖不登公府任土作貢不入司農罪二也既荷王爵又受僞官取兩端之榮邀不二之貢罪三也知朝廷志在懷遠固違聖略切稅商胡以斷行旅罪四也揚言西戎高自驕大罪五也坐自封殖不欲入朝罪六也北托叛虜南引仇池憑援谷渾提挈爲姦罪七也承勑過限輒假征鎮罪八也欣敵之全幸我之敗侮慢王人供不以禮罪九也既婚帝室寵踰功舊乃恣慾情烝淫其嫂罪十也既違伉儷之

體不篤鄰好之義公行酖毒規害公主罪十一也防備王人候望關要有如寇讎罪十二也爲臣如是其可恕乎先令後誅王者之典也若親帥群臣委贄遠迎謁拜馬首上策也六軍既臨面縛輿櫬又其次也如其守迷窮城不時悛悟身死族滅爲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也秋七月世祖自雲中濟河己巳至上郡屬國城乃大饗群臣講武馬舍壬午留輜重部分諸軍使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尚書令鉅鹿公劉絜都

督諸軍與常山王素爲前鋒兩道並進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太宰陽平王杜超督平涼鄯城諸軍以爲後繼平西將軍賀源爲之鄉道因問源以取涼州方略源曰姑臧城旁有四部鮮卑皆臣祖父舊民臣願處軍前宣國威信示以禍福必相率歸命外援既服然後取其孤城如反掌耳世祖曰善八月甲午永昌王健獲河西器甲及牛羊畜產二十餘萬茂虔聞有魏師驚曰何爲乃爾用左丞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援於

柔然遣弟征南大將軍董來將兵萬餘人拒戰於城南望風奔潰魏尚書令劉絜用卜者言以爲日辰不利斂兵不追董來遂得入城世祖大怒丙申魏常山王素率衆至姑臧遣使諭茂虔出降茂虔聞柔然欲入魏邊爲寇冀幸世祖東還遂嬰城固守兄子祖踰城出降世祖具知其情乃分軍圍之中軍將軍賀源（前作平西又作安遠）引兵招慰諸部下三萬餘落故世祖得專攻姑臧無復外慮世祖見姑臧城外水草豐饒遂恨李

順謂崔浩曰卿昔所言今果驗矣浩曰臣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初世祖將伐涼州太子亦以爲疑至是乃賜太子詔曰姑臧城東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漠中（一作野）其間乃無燥地澤草茂盛可供大軍數年人之多言亦可惡也故有此勅以釋汝疑九月丙戌姑臧城潰茂虔兄子萬年率麾下出降是日茂虔率左右文武五千人面縛請降世祖釋其縛待以藩臣之禮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倉

庫珍寶不可勝計使張掖公禿髮保周龍驤將軍穆羆中軍將軍賀源分徇諸部雜夷（胡一作）降者又數十萬世祖置酒姑臧謂群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爲奇伊馥云馬之士而所見乃與崔公同此深可奇也冬十月辛酉世祖東還留樂平王丕及征西將軍賀多羅鎭涼州徙茂虔宗族及吏民三萬餘戶於平城世祖猶以妹婿禮待之拜茂虔征西大將軍河西王如故又爲武宣王蒙遜置守冢三十家涼州自張氏

以來號爲多士茂虔尤喜文學其臣闞駰張湛劉昞索敞陰興宗欽趙柔程駿程弘皆禮而用之初魏軍未入之前茂虔使人斫開府庫取金銀珠玉及珍寶器物不更封閉百姓因之入盜巨細蕩盡有司求賊不得旣而所親人及守藏者告之乃窮竟其事搜其家中悉得所藏器物又告茂虔父子多畜毒藥前後隱竊殺人乃有百數姊妹皆爲左道朋行淫佚曾無愧顏於是賜左昭儀沮渠氏死并誅其宗族又有人言茂虔猶與故臣民交通潛謀反叛世祖詔司徒崔浩就公主第賜茂虔與公主訣良久乃自裁葬以王禮謚曰哀王自蒙遜永安元年歲在辛丑僭立至宋元嘉十七年歲在庚辰是爲魏太延五年而茂虔亡凡三十九年

李就 項琳之
居喬孫 周訂

十六國春秋第九十五卷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沮渠無諱

沮渠無諱茂虔之次弟也封安彌縣侯爲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諸軍事領酒泉太守茂虔之敗無諱擁家戶西就從弟燉煌太守唐兒魏使弋陽公元潔守酒泉無諱使唐兒保燉煌自與弟張掖太守宜得攻酒泉元潔輕之出城與語爲無諱所執潔所部相率固守遂

攻拔之進攻張掖魏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督諸將擊破之尋復率兵圍張掖不克退保臨松得四萬餘戶還據酒泉世祖不復加討但以詔諭之是時永昌王健鎮涼州無諱饑甚懼不自立欲引衆西行使中尉梁偉詣健求奉酒泉又送元潔及統帥兵士於健世祖遣兼鴻臚持節冊拜無諱爲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世祖以無諱終爲邊患遣鎮南將軍南陽公奚眷討酒泉無諱戰敗遂率衆萬餘家棄燉煌謀渡流沙遣弟樂都太守安周西擊鄯善鄯善王比龍懼欲降會魏使者至勸令拒守安周與戰連旬不克退保東城明年無諱將萬餘家棄燉煌西就安周未至鄯善王畏之將四千餘家西奔且末其世子乃從安周國中大亂無諱因據鄯善其士卒經流沙渴死者大半李寶自伊吾將衆二千人據燉煌繕修城府安集故民初茂虔之亡也涼州人闞爽據高昌自稱太守寶舅唐契爲柔然所逼擁衆西趣高昌欲奪其地柔然

遣其將阿若追擊之契敗死契弟和收餘衆奔車師前部王伊洛時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之又拔高寧白力二城遣使請降於魏唐契之攻闞爽也爽遣使詐降於無諱欲與之共擊契無諱乃留安周住鄯善自率衆從焉耆東北趣高昌比至契已死爽遂閉門拒之無諱怒遣部將衛興奴詐誘襲之遂屠其城爽奔蠕蠕無諱留屯高昌時前部王伊洛世爲東部落帥覲欲歸魏無諱斷路伊洛與無諱連戰破之乃遣常侍

氾儁率表詣建康貢獻方物宋主詔曰往年狡虜縱逸侵害涼土河西王茂虔遂至不守淪陷寇逆累世著誠以爲矜悼次弟無諱克紹遺業保據方隅外結鄰國内輯民庶係心闕庭踐修貢職宜加朝命以褒篤勳可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未幾而卒其子乾壽代領部曲伊洛遣使前後招諭乾壽率戶五百餘家奔於伊洛

沮渠宜得 魏書作儀德

沮渠宜得茂虔之第六弟也封武興縣侯爲征東將軍秦州刺史都督丹嶺以西諸軍事領張掖太守姑臧既陷世祖使鎮南將軍南陽公奚眷擊張掖宜得乃燒倉庫西奔酒泉奚眷復進攻酒泉拔之宜得復收餘衆奔晉昌就唐兒於燉煌與兄無諱伐酒泉復據之世祖遂置守將戍張掖

沮渠安周

沮渠安周茂虔之第七弟也封屋蘭縣侯爲樂都太守初茂虔之敗魏使鎮北將軍封沓擊樂都安周南奔吐谷渾封沓掠其民數千戶而去世祖復遣鎮南將軍奚眷討之安周遂率戶五千人伐鄯善鄯善王比龍堅守不即下安周攻之益急鄯善王西奔且末遂與其兄無諱據鄯善及無諱卒安周乃奪其子乾壽兵規領部曲因而自立遣使詣建康入貢宋主詔曰故征西大將軍河西王無諱弟安周才略沉到世篤忠

款統承遺業民衆懷歸雖亡土喪師孤立而能招率殘寡攘寇自今宜加榮授垂可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涼河沙三州諸領西域戊己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其後遂爲蠕蠕所并

沮渠唐兒

沮渠唐兒茂虔之從弟也爲燉煌太守姑臧既破與無諱收合遺民西就唐兒於燉煌唐兒拒而不納無諱乃留從弟天周守酒泉復與宜得引

兵討唐兒唐兒將萬餘人出戰大敗爲無諱所執殺之

沮渠天周

沮渠天周茂虔之從弟也爲武威太守唐兒被殺天周保據酒泉世祖遣鎮南將軍奚眷率兵圍之城中糧盡饑甚萬餘口皆餓死天周乃殺妻以食衆士食盡城陷爲魏所執送於平城殺之俘獲男女四千餘人

沮渠萬年

沮渠萬年茂虔兄子也姑臧未破之先萬年與祖率所領降魏及城陷沮渠宗族皆被殺惟萬年及祖以先降獲免拜萬年張掖王祖廣武公萬年後爲冀定二州刺史復坐謀叛與祖俱賜死

沮渠秉

沮渠秉字季義蒙遜之幼子也仕魏爲東雍州刺史險詖多詐志行不端後與河東薛安都潛結異謀世祖聞之召還付其兄弟拖而殺之

沮渠安陽侯

沮渠安陽侯者蒙遜從弟也失其名氏封爲安陽縣侯故以侯稱爲人强志疏通涉略書記初曇無讖入河西闡弘佛法安陽侯乃銳意內典奉持五戒所讀衆經即能諷誦常以爲務學多聞大士之盛業少時常渡流沙至于闐國於瞿摩帝大寺遇天竺法師佛馱斯那咨問道義斯那本學大乘天才秀發誦半億偈明了禪師故四方諸國號爲人中師子安陽從受禪秘要治

病經因其梵本口誦通利既而東歸於高昌得觀音彌勒二觀經各一卷及還河西即譯出禪要轉爲漢文及魏并吞西涼乃南奔於宋晦志卑身不交世務常遊止塔寺以居士自卑初出觀音彌勒二經丹陽尹孟顗見而善之深加接賞後竹園寺慧濬尼（尼姓陳山陰人）復請出禪經安陽既通習積久臨筆無滯旬有七日出爲五卷頃之又於鍾山定林寺譯出佛母般泥洹經一卷安陽居絶妻孥無欲營利從容法侶宣通正法

是以黑白咸敬而嘉焉後以疾終

蒙遜母車氏

車氏不知何許人以蒙遜玄始元年立爲王太后既而寢疾蒙遜昇南景門散錢以賜百姓因下書曰孤庶憑祖廟之靈乾坤之祐濟否剝之運會拯遺黎之毒荼（一作蓼）土望掃清氛穢下冀保寧家福而太后不豫涉歲彌增將刑獄有濫衆有怨乎賦役繁重時不堪乎群望不潔神所譴乎內省諸身未知罪之攸在可大赦殊死已下俄而車氏卒蒙遜哀毀過禮（並見蒙遜傳）

蒙遜妻孟氏

孟氏武威人以蒙遜玄始元年立爲王后孟氏有勇力蒙遜寢於新臺閹人王懷祖擊之傷其足孟氏禽而斬之夷其三族茂虔之敗隨入平城未幾而卒世祖詔以王太妃之禮葬之

茂虔妻拓跋氏

拓跋氏魏世祖之妹武威公主也茂虔先娶李[illegible]永和五年魏遣奉常李順以公主妻之茂虔遣右相宋繇奉表請謝獻馬五百疋黃金五百斤繇又表請公主及茂虔母后妃定號世祖使群臣議之皆曰母以子貴妻從夫爵茂虔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其國內可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世祖從之後茂虔淫於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李氏與茂虔姊共毒公主世祖遣解毒醫乘傳救之得愈遂徵李氏茂虔不遣厚資給之使居酒泉及姑臧潰公主同茂虔徙於平城爲之築第以居之未幾茂虔謀爲叛逆詔於公主第賜死葬以王禮及公主卒詔與茂虔合葬公主無男有女以國甥親寵得襲母爵爲武威公主

檇李 項琳之 [illegible] 同訂

北涼錄四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春秋卷第九十七

曇無讖（曇無一作摩　讖一作懺）

曇無讖本天竺人六歲遭父喪隨母傭織𣰽𣰽爲業見沙門法明道俗所崇豐於利養其母羨之遂以讖爲其弟子十歲與同學數人誦呪聰敏出群日萬餘言初學小乘兼覽五明諸論講說精辯莫能酬抗後得樹皮涅槃經本讖讀之驚悟慚恨至年二十誦大小乘經二百餘萬言讖

從兄善調象騎殺所乘白耳大象王怒誅之令曰敢有視者夷其三族親屬莫敢往者讖哭而葬之王怒欲誅讖讖曰王以法故誅之我以親故葬之並不違大義何爲見怒傍人莫不爲之寒心讖神色自若王奇其志操赦而留之後隨王入山王渴須水不能即得讖乃密呪石爲出水因贊曰大王恩澤所感遂使枯石生泉隣國聞者莫不歎服是時雨澤甚調百姓稱詠王悅其道術深加優寵頃之王意稍怠待之漸薄讖

以久處致厭辭往罽賓賫大涅槃前分十卷并菩薩戒經菩薩戒本等彼國多學小乘不信涅槃乃適龜茲毒至姑臧止於傳舍慮失經本枕之而寢有人牽之在地讖驚謂是盜者如此三夕聞空中語曰此如來解脫之藏何以枕之讖乃慙悟置之高處夜有盜者數過提舉不動明旦讖持經去不覺爲重盜者見之驚謂聖人悉來拜謝時蒙遜據有涼州自稱爲王乃聞讖名召與相見接待甚厚蒙遜素奉大法志在弘通

欲請出經本讖以未參土言又無傳譯恐言乖於理不許即翻於是學語三年通曉華言方譯初本分爲十卷沙門慧嵩道朗獨步河西值其宣出經藏深相推重轉易梵文嵩公筆受道俗數百人疑難縱橫讖臨機釋滯淸辯若流兼富於文藻辭製華密朗更請廣出諸經次譯大集大雲悲華地持優婆塞戒金光明海龍王菩薩戒本等六十餘萬言猶以涅槃經本品數未足復還西域尋究值其母亡遂留歲餘後於于闐

更得經本中分還至姑臧譯之後又遣使于闐尋得後分於是續譯爲三十三卷以玄始三年初就翻譯至玄始十年冬十月二十三日三處方竟時魏泰常七年也讖云此經梵本三萬五千偈於此方減百萬言今所出者止一萬餘偈讖嘗告蒙遜曰有鬼入聚落必多災疫蒙遜不信欲躬見之讖即以術加蒙遜蒙遜見而驚怖讖曰宜潔誠齋戒神呪驅之乃讀呪三日曰鬼已去矣境中有見鬼者云見數百疫鬼奔驟而

逝境內獲安蒙遜益加敬事至承玄二年蒙遜濟河伐乞伏暮末於枹罕以世子興國爲前驅爲暮末所禽蒙遜大怒謂事佛無應即欲遣斥沙門五十已下皆令罷道蒙遜爲母造丈六石像遂涕泣流淚讖又極言切諫乃改心悔悟義和三年讖因請西行尋涅槃後分蒙遜怒其欲去密圖害之僞以資糧遣發厚贈寶貨臨發之日讖流涕謂使者曰業期至矣雖上聖不能逃非愛死而固欲相違也以本有心誓我不能停

比發果遣刺客於路殺之一云僞叛殺之時年四十九是歲魏延和二年即宋元嘉十年也

道進

道進或作法進又云法迎本姓唐張掖人幼而精苦習誦有超邁之德爲蒙遜所重嘗從曇無讖求授菩薩戒讖曰當自悔七日乃來既而詣讖讖忽怒進曰此宿障也遂精修三年夢中感釋迦世尊爲授戒法是夕十餘人同夢如進所見於是復詣讖望見大喜曰善哉已感戒矣今

爲汝作證及蒙遜卒子景環爲胡寇所破問進曰今欲轉略高昌爲可克否進曰必捷但憂災餓耳廻軍即定後三年景環卒弟安周立是歲饑荒死者甚衆進屢從安周求乞以賑貧民國用稍竭遂不復求乃淨洗浴取刀鹽至窮窟餓人所聚處次第授以三歸便掛衣鉢著樹投身餓者前云施汝共食衆雖饑困義不忍受乃自割肉拄鹽以啖之兩股肉盡心悶不能自割因語饑人云汝取我皮肉猶足數日存活若王使

來必當將去但取藏之饑者悲悼無能取者須
史弟子皆至上使亦來舉國奔赴號叫相屬因
輿還宮安問勅以三萬斛麥施饑者別發倉廩
以賑貧民明日氣絶

馬權

馬權盧水胡人也雋爽有逸氣武略過人兄爲
涼將蔡母胡所殺權後殺胡剖其肝而食之仕
段業爲門下侍郎甚見親重後業憚蒙遜雄武
微欲遠之遂以權代爲張掖太守權每輕侮蒙

遜蒙遜亦懼而怒之乃譖於業曰天下不足慮
惟當憂馬權耳業果疑而殺之

梁中庸

梁中庸燉煌人也初仕段業爲尚書右丞武衛
將軍蒙遜進壁侯塢中庸率衆來奔因與房晷
等共推蒙遜爲涼州牧張掖公蒙遜署中庸爲
右長史還西郡太守未幾奔西涼李暠蒙遜聞
之笑曰吾與中庸義深一體而不相信但自負
耳孤豈在此一人耶乃盡歸其妻孥暠問中庸
曰我何如索嗣中庸曰未可量也暠曰嗣才度
若勳我者我何能於千里之外授長繩絞其頸
耶中庸曰智有長短命有成敗殿下之與索嗣
得失之理臣寔未之能詳若以身死爲負計行
爲勝則公孫瓚豈賢於劉虞耶暠默無以應

張穆

張穆燉煌人也博通經史才藻清贍蒙遜克姑
臧擢拜中書侍郎委以機密之任後蒙遜伐卑
和虜率衆來降遂循海而南至於鹽池祀西王

母於寺中有玄石神圖乃命穆爲之賦銘之於
寺前

張譚

張譚字元慶武威姑臧人也爲和寧令政以德
化爲本不務威刑民有過者齎孝經及忠臣孝
子傳訓導之百姓愛之如父母號曰慈君

隗仁

隗仁蒙遜時任爲沮渠漢平司馬乞伏熾磐率
衆襲湟河漢平面縛請降仁勒壯士百餘據南

門樓上三日不下衆寡不敵爲熾磐所擒怒欲
斬之散騎常侍段暉諫曰仁臨難履危奮不顧
命忠臣也宜宥之以厲事君熾磐乃執之而歸
在熾磐所五年暉又爲之固請得還及至姑臧
蒙遜執其手曰卿孤之蘇武也以爲高昌太守
仁爲政有威惠之稱然頗以愛財爲失

劉昞

劉昞字彥明（一作延明）燉煌人初仕西涼李暠蒙遜
克酒泉拜爲秘書郎中專管註記蒙遜下令曰

秘書郎中劉彥明學冠當時道先區內可授玄
處先生之號拜以三老之禮築陸沉觀於西苑
以居之躬往禮焉蒙遜嘗讌群臣於遊林堂談
論經傳顧謂昞曰仲尼何如人也昞曰聖人也
蒙遜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
畏於匡厄於陳伐樹削迹聖人固若是乎昞不
能對蒙遜曰卿知其外未知其內昔魯人有浮
海而失津者至於亶州見仲尼及七十二子遊
於海中與魯人木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
築城以備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具以
狀告魯侯不信俄而有群燕數萬啣土培城魯
侯信之大城曲阜既訖而齊寇至攻魯不克而
返此所以稱聖人也昞學徒數百每月蒙遜使
人致以羊酒茂虔尊爲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
以下皆北面受業焉

張湛

張湛字子然（一字仲玄）燉煌酒泉人魏執金吾
恭九世孫也祖質仕涼位至金城太守父顯有

遠略李暠據有西夏引爲功曹甚器異之嘗稱
之曰吾之臧子原也位至酒泉太守湛弱冠知
名涼土好學能屬文沖素有大志仕蒙遜黃門
侍郎兵部尚書

闞駰

闞駰字玄陰燉煌人祖倞有名西土父玟爲一
時秀士官至會稽令駰博通經傳聰敏過人三
史群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讀注王朗易傳
學者藉以通經撰十三州志行於世蒙遜甚器

車之常侍左右訪以政治損益拜秘書考課郎中給文吏三十人典校經籍刊定諸子三十餘卷加奉車都尉茂虔待之彌重拜大行還尚書姑臧太守家甚貧敝不免饑寒性能多食一飯至三升乃飽卒無後

胡叟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世有冠冕為西夏著姓叟少聰敏年十三辨疑釋理知名鄉國孤飄坎壈未有仕路遂入漢中劉義隆梁秦二州

刺史馮翊吉翰以叟才士頗相接引授叟末佐不稱其懷未幾翰遷益州叟隨入蜀多為豪儁所尚時沙門法成鳩率僧眾千人鑄丈六金像義隆惡其惑眾將加大辟叟聞之即赴丹陽啟申其美遂得免焉復還於蜀法成感之遺其珍物價直千金（一作千匹）叟曰緯蕭何人能棄明珠吾為德請財何為也一無所受在益州五六年北至楊難當乃西入河西會蒙遜卒茂虔遇之不甚加禮叟亦本無附之之意乃為詩示所知

廣平程伯達其略云群犬吠新客佞閽排疏賓直途既以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惋祝鮀眄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托翰寄輔仁伯達見詩謂叟曰涼土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來號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曷祝鮀之有也叟曰古人有言君子聞鼙鼓之聲則思戰爭之士貴主奉正朔而弗淳慕仁義而未允地陋僻而僭徽號居小事大寧若茲乎徐偃之輒故不旋踵吾之擇木夙在大魏與子暫違非久闊也歲餘茂虔果破

降於魏叟既歸魏惟以酒自適謂其友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先矣年八十乃卒

宗欽

宗欽字景若金城人也父燮字文友呂光太常卿欽少而好學有儒者之風博綜群言聲著河右仕蒙遜為中書郎世子洗馬上東宮侍臣箴甚見親重其箴曰恢恢玄古悠悠生民五材迭用繆叙變倫匪父繼子弼君伊臣顯而能扶屆而能申昔在上聖妙鑒厥趣不曰我明而乘其

度不曰我新而忽其故如彼在泉臨深是懼如彼覆車望途改步是以令問宣流英風遠布及于三季道喪純憑桀起瓊臺紂澱糟山罔滅妖姒羿愆以田畋波蔽乎耳目鄭衛陳乎其前怙非肆虐異端是繹笠伊告身厥亂殲焉泯泯禹跡畫爲九區昆蟲鳥獸各有巢居雲歌唐后垂橫芙虞疏綱改說殷道攸斂龍盤應德隨虵昕珠勿謂無心識命不殊勿謂理絕千載同符於昭儲后運應玄籙夕惕乾乾虛矜遠矚外撫幽

荒內懷戢獨猶懼思不逮遠明不遐燭君有諍臣廷立諭木禾枝克昌末符天祿徵臣作箴敢告在僕欽在河西時撰涼記十卷記蒙遜事無足可稱欽弟舒字景恭仕蒙遜庫部郎中與欽同歸魏

趙柔

趙柔字元順金城人也少以德行才學知名於河西嘗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縑柔其主還之仕茂虔爲金部郎中世祖平涼州隨之徙平城後仕魏歷郡守

孫通

孫通咸陽石安人仕蒙遜爲中書舍人沮渠氏滅入魏因居北邊子騰貴顯

王楞

王楞不知何許人仕蒙遜爲尚書郎送戎蜀千疋銀三斤至轉張掖太守以贖貨聞

索敞

索敞字巨振燉煌人蒙遜時任爲劉昞助教專

心經籍盡能傳昞之業後以喪服散在衆篇遂撰比爲喪服要記其名字論文多不載

陰興

陰興燉煌人也爲劉昞助教與敞齊名以文學見舉每見昞必巾衣而入

鹿壽興

鹿壽興濟陰乘氏人仕茂虔爲庫部郎世祖平涼州因隨入魏

趙暇

趙之河西燉煌人善天文術算撰甲寅元歷一
卷行於世

就李　項琳之編次
　　　屠喬孫同訂

春秋第九十七卷

北燕錄一　　　春秋卷第九十八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馮跋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小字乞直伐（一作六）其
先畢萬之後也子孫食菜馮鄉因以爲氏永嘉
之亂跋祖父和避地上黨父安雄武有局量慕
容永僭號長子以安爲征東將軍永爲垂所滅
安東徙和龍（一作昌黎）家於長谷跋幼而願異及長
懿重少言仁厚有大度飲酒至一石不亂母弟

素弗次丕次弘皆任俠放逸不修行業惟跋恭
慎勤於家產父母器之既而家於昌黎遂同夷
俗所居上每有雲氣狀若樓閣時咸異之嘗夜
見天門開神光赫然燭於庭中永康末慕容寶
僭號署爲殿中左監稍遷衛中郎將中衛將軍
初弟素弗與從兄萬泥及諸少年遊於水濱有
一金龍浮水而下素弗與萬泥曰頗有見否萬
泥等皆曰無所見也乃取龍而示之咸以爲非
常之瑞慕容熙聞而求焉素弗秘之熙怒及即

僞位密欲誅跋兄弟跋後又犯熙禁乃懼禍及
遂與諸弟亡命山澤每夜獨行猛獸常爲之避路
是時賦役煩數民不堪命跋兄弟謀曰熙今昏
虐彌甚兼忌吾兄弟既還首無路不可坐受誅
滅不若因民之怨共舉大事可以建公侯之業
事若不成死未晚也遂與萬泥等二十二人結
盟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之潛入龍城匿於
北部司馬孫護之家因而殺熙立夕陽公高雲
爲主跋進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

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封武邑公
事無大小皆決於跋兄弟初跋蒞群僚忽有血
流其在齊跋惡之從事中郎王垂因說符命之
應跋戒其勿言
太平元年高雲爲幸臣離班桃仁所殺跋升洪
光門以觀變帳下督張泰李桑言於跋曰此豎
何所至請爲公斬之乃拔劍而下桑斬班於
西門泰殺仁於庭中群僚請跋爲主跋曰范陽
公素弗才略非凡志於靖難掃清兇桀皆公勳

也素弗辭曰臣聞父兄之有天下傳之於子弟
未聞子弟藉父兄之業而先之者今鴻業未建
危甚綴旒天工無曠業係大兄願上順皇天之
命下副黎庶之心跋猶弗許群臣固請乃許之
遂以晉太元二十年僭即天王位於昌黎大赦
境內殊死已下乃下詔曰義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必改作
故陳氏代姜不徙齊號宜即國號曰燕建元太
平分遣使者巡行郡國觀察風俗追尊祖和爲
元皇帝父安爲宣皇帝尊母張氏爲皇太后立

妻孫氏爲皇后子永爲太子署素弗爲侍中車
騎大將軍錄尚書事仍范陽公弘爲侍中征東
大將軍尚書右僕射汲郡公從兄萬泥爲驃騎
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廣川公務銀提爲上大將
軍遼東太守營丘公孫護爲侍中尚書令陽平
公張興爲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永寧公郭生爲
鎮東大將軍領右衛將軍陳留公從兄子乳陳
爲征西大將軍并青二州牧上谷公姚昭爲鎮
南大將軍司隸校尉上黨公馮弗勤爲吏部尚

書廣宗公王難爲侍中撫軍將軍潁川公自餘
拜授文武進位各有差
太平二年春二月加廣川公萬泥開府儀同三
司萬泥與乳陳自以宗室至親並有大功謂當
入爲公輔久而不得二人皆憾阻兵俱叛跋命
將討之俘斬無遺遂平萬泥等秋八月跋下書
曰昔高祖爲義帝舉哀天下歸其仁吾與高雲
義則君臣恩踰兄弟其以禮葬雲及其妻子立
雲廟於韭町置園邑二十家四時供薦冬十一

月以范陽公素弗爲大司馬改封遼西公以汲
郡公弘爲驃騎大將軍改封中山公
太平三年春正月跋下書曰自頃多故事難相
尋賦役繁苦百姓困窮宜加寬宥務從簡易前
朝苛政皆悉除之守宰當垂仁惠無得侵害百
姓蘭臺都官明加澄察於是上下肅然蠕蠕勇
斛律什桑熱可汗斛律遣使獻馬三千疋求跋女樂浪
公主跋命羣臣議之遼西公素弗等議曰前代
舊事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以妃嬪之女樂浪

公主不宜下降非類跋曰女生從夫千里非遠
朕方崇信殊俗柰何欺之乃以樂浪公主妻之
遣遊擊將軍秦都率騎二千送女歸於蠕蠕庫
莫奚虞出庫眞率三千餘落請交市獻馬千疋
許之處之於營丘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孤老久
病不能自存者振穀帛有差孝弟力田閨門和
順者皆褒顯之 郝越營丘張買成周刁溫
建德何纂皆以賢良擢叙秋七月遣太常丞劉
軒徙北部人五百戸於長谷爲祖父園邑以太

子永領大單于置四輔都尉跋勵意農桑勤心
政事乃下書省徭役薄賦斂惰農者戮之力田
者褒賞命尚書紀達爲之條制每遣守宰必親
見東堂問爲政事之要令極言無隱以觀其志
自是朝野競勸
太平四年
太平五年有三石其形若輸大六圍見於山澗
月餘而滅
太平六年夏五月河間人褚匡言於跋曰陛下

至德應期龍飛東夏（一作楚渴）舊邦宗族俯首朝陽以日為歲若聽臣往迎致之不遠跋曰隔絕殊域阻廻數千里如何可致匡曰章武郡臨海船舫可遠出於遼西臨渝不為難也跋許之署匡為遊擊將軍中書侍郎厚加資遣匡尋與跋從兄買從弟睹自長樂率五千餘戶歸於和龍署買為衛尉封陽城伯睹為太常封高城伯契丹庫莫奚來奔署其大人為歸善王跋又下書曰今疆宇無虞百姓寧業而田畝荒穢有司不隨

時督察欲令家給人足不亦難乎桑柘之益為資生之本此土桑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人植桑一百根柘二十根又下書曰聖人制禮送終有度重其衣衾厚其棺椁將何用乎人之亡也精魂上歸於天骨肉下歸於地朝終夕壞無寒煖之期衣以錦繡服以羅紈寧有知乎厚於送終貴而改葬皆無益於亡者徒有損於生人是以祖考因舊立廟皆不改營陵寢申下境內自今皆令奉之跋弟丕先是避亂在高句驪跋

召之以為左僕射封常山公秋八月辛丑魏太宗（諱嗣）使謁者于什門（載記作取或）來聘至於和龍跋遣黃門郎常陋迎之於道跋為不稱臣怒而不見及至跋又遣陋勞之什門忿而不入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王出受然後敢入跋使人牽逼令入見跋不拜跋使人按其項什門曰馮王拜受詔吾自以賓王致敬何若見逼也散騎常侍申秀言於跋曰陛下接之以禮而敢驕蹇若斯不可容也中給事馮懿以傾佞得幸又盛稱其

陵傲以激怒跋跋曰彼各為其主耳匹夫尚不可屈況一方之主乎乃幽執什門欲降之什門於群衆之中回身背跋披褌後襠以辱之終不肯降跋遂留之不遣久之隨身衣冠弊壞略盡蟣虱流溢跋遺以衣服拒而不受和龍人嘆曰雖古烈士無以過也冬十月跋與夏主赫連勃勃通和勃勃遣御史中丞烏落孤來蒞盟十五月范陽公素弗卒比葬跋七臨之是年跋造刀一口銘曰太平隸書

太平七年冬十一月井竭三日而復跋殺尚書令孫護弟吕黎尹伯仁及光支乙拔等乃進護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以慰其心未幾訢而殺之又殺遼東太守務銀提皆以怨望有叛謀也

太平八年跋下書曰武以平亂文以經務寧國濟俗實所憑焉自頃喪難禮壞樂崩閭閻絶諷誦之音後生無庠序之教子衿之歎復興於今豈所以穆章王化（一作風化）崇闡斯文可營建大學

以長樂劉軒營丘張熾成周翟崇為博士郎中簡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三已上者教之冬十月初跋別將庫傉官斌降魏既而復叛來歸太宗遣驍騎將軍延普渡濡水擊斌拔之遂攻跋幽州刺史漁陽公庫傉官昌征北將軍關內侯庫傉官提等皆斬之生擒庫傉官女生

太平九年夏四月跋遣王特見等入貢於魏章武太守捕之五月晉青州刺史申永遣使浮海來聘跋使中書郎李扶報之時自三月不雨至於六月跋減膳徹懸大赦境內殊死已下冬十一月蠕蠕大檀遣使獻馬三千疋羊萬口跋厚禮其使而遣之

太平十年夏四月和龍有赤氣四塞蔽日自寅至申太史令張穆言於跋曰此兵氣也今大魏威制六合而聘使隔絶自古未有鄰國接境不通和好違義怒鄰取敗之道竊懼大軍猝至必致吞滅宜還前使修好結盟跋曰吾方思之五月太宗東巡至於濡源及甘松遣征東大將軍

長孫道生安東將軍李先給事黃門侍郎奚觀率精騎二萬東伐又遣驍騎將軍延普幽州刺史尉諾自幽州引兵北趣遼西為之聲援太宗屯突門嶺以待之道生率師襲乙連城克之悉虜其衆進攻和龍李先乃言於道生曰宜密使人人備青草一束各五尺圍用填城壍攻其西南絶其外援勒兵急攻賊必可擒也道生不從跋遣單于右輔古泥率步騎二千候之去城十五里遇軍奔還又遣征南大將軍姚昭及將軍

皇甫姚等护戕輓中流矢死跋嬰城固守魏攻之不克道生等以跋有備掠其民萬餘家而去

太平十一年春三月穴國遣使來朝其人多穴居多豬羊少牛馬夏衣魚皮冬衣豬毛至於魚獨常持藥草自郭令人不見俗無尊卑之別寒則入穴聚

太平十二年

太平十三年跋境內地震山崩洪光門鸛鵲折又地震右寢壞跋問太史令閔尚曰比年屢有

地動之變卿可明言其故尚曰地陰也主百姓震有左右比震皆向右臣懼百姓將西移也跋曰吾亦甚慮之於是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問所疾苦孤老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有差

太平十四年宿庫一作軍地燃一旬而滅䲢地生蛆月餘乃止

太平十五年和龍城地徧生白毛長一尺二寸月餘而亡是歲遼西太守尚斯潛謀叛逆事洩伏誅

太平十六年夏自春不雨至於五月有司奏部王荀妻產妖傍人莫覺俄而失之乃暴荀妻於社大雨普洽御覽作十五年

太平十七年春二月北部人趙壽女既嫁化爲男子娶妻而無子跋問群臣曰此何祥也尚書左丞傅權對曰西漢之末雌雞化爲雄陰變爲陽君替臣僭之象卒有婦人專寵王莽篡立况今女化爲男臣將爲君之徵也跋曰將何以攘之權曰桑穀生朝太戊修德丙殺道以興熒惑

守心宋景責躬而延齡二紀惟修身崇善可以轉禍爲福耳

太平十八年秋八月太子永卒立次子翼爲太子跋戒之曰吾聞君子以學爲本不學無以立身徽太師傅人倫之始汝其夙夜虔虔欽承明訓

太平十九年春二月丁零氏楊道亦降先是太平初楊道徙於白鹿山爲契丹所獲流漂塞外至大漠北及大黎國遂[illegible]卓而居射獵爲業至

十月乃收葬爲城水浣今㓕高一丈五尺東北七十八里西南二十餘里名陵城遂居於其中有衆千餘至是來降

太平二十年

太平二十一年春二月有飄風從征南大將軍上黨公姚昭宅至司徒中山公弘宅而散

太平二十二年秋八月跋寢疾召中書監申秀侍中陽哲於內寢謂之曰吾患當不濟卿等善相吾子參决萬機九月疾甚輦而臨軒命太子

翼攝國事勒兵聽政以備非常跋妾宋夫人規立其子受居慈翼聽政謂之曰主上病將瘳柰何便欲代父臨天下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一日三往省疾宋夫人矯詔遏絕內外遣閹寺傳問而已翼及諸子大臣皆不得見惟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福慮宋夫人遂成其謀乃言於司徒錄尚書事中山公弘曰主上疾甚宋夫人專擅擧措用事恐一旦不諱國家殊未得安不可不爲之討也弘深然之於是與壯士

數十人被甲入禁中爲亂宿衛左右皆不戰而散宋夫人命開東閤弘家僮庫干頭勁捷有勇力踰閤而入至於皇堂射殺女御一人跋驚懼而死弘遂即天王位遣使巡城告曰天降禍凶大行崩背太子不侍疾羣公不奔喪疑有逆謀圖危社稷吾備介弟之親遂攝大位以寧國家百官叩門入者進階二等太子翼率東宮兵出戰敗績兵皆奔散弘遣使賜翼死跋有子百餘人弘皆殺之命宗正馮哲黃門盧昭典葬事於

東宮葬跋於長谷陵僞謚文成皇帝廟號太祖

檇李 項琳之
屠喬孫 同訂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馮弘

馮弘字文通跋之季弟也高雲簒位拜征東大將軍領中領軍封汲郡公太平元年進位征北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尋遷驃騎大將軍改封中山公仍爲領軍內掌禁衛外總朝政遷尚書令司徒録尚書事跋死遂僭即天王位

太興元年春正月壬午朔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太興文武百官即門入者遷級二等二月立夫人慕容氏爲王后

太興二年春正月立慕容后之子王仁（一無王字）爲太子封嫡妃王氏子崇爲長樂公崇母弟朗爲廣平公邈爲樂陵公夏五月魏世祖（諱燾）治兵南郊將謀伐燕六月有鼠集於城西闐滿數里地中西行至水在前者嚙馬尾（作尺）後者迭相嚙尾而渡識者以爲民遷之象又有狼夜繞城羣嗥如是終歲庚寅世祖來伐命太子（諱晃）録尚書事秋七月己未世祖至濡水庚申遣安東將軍宜城公奚斤發幽州民及密雲丁零萬餘人運攻具出南道會於和龍南伐神高世祖至遼西弘遣侍御史崔聘奉牛酒犒師己巳世祖至和龍石城太守李崇建德太守王融等十郡並率衆迎降世祖發其民三萬穿圍塹以守和龍八月甲戌弘使數萬人出城挑戰魏昌黎公丘與河間公齊等逆擊破之死者萬餘人弘尚書高紹率萬餘家堡羌胡以自固己卯世祖攻紹辛

巳斬之平東將軍賀多羅攻帶方太守慕容玄於猴固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攻建德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攻冀陽皆拔之虜獲生口班賜將士各有差九月乙卯世祖引師西還徙營丘成周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郡皆降世祖徙其民四萬餘戶於幽州開倉以賑貸之尚書郭淵勸弘送款獻女於魏乞爲附庸保守宗廟弘曰負豐（一作釁）在前忿形已露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所適也冬十一月乙巳弘黜長樂公崇使鎮

肥如十二月己丑崇遣弟樂陵公邈如魏請舉
郡降世祖拜崇假節侍中都督幽平二州東夷
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幽平二州
牧封遼西王弘聞之使別將封羽率衆圍崇於
遼西

太興二年春正月乙卯世祖遣撫軍大將軍永
昌王健督諸軍救遼西二月崇母弟朗入朝於
魏夏六月世祖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左僕
射安原督諸軍擊和龍征南將軍樓敦別將五

千騎圍凡城凡城守將封羽以城迎降世祖收
其民三千餘戶於陰密秋八月崇上表於魏乞
求說降其父世祖不許

太興四年春正月戊戌弘遣給事黃門侍郎伊
臣請和於魏世祖不許三月辛巳弘遣尚書高
顒上表稱藩請罪於魏乞以季女充奉掖庭世
祖許之乃徵太子王仁入朝弘送使者于什門
還魏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世祖下詔褒
稱曰什門奉使和龍征暨肆虐勇志壯厲不爲

屈節雖蘇武何以加之夏六月弘不遣太子
王仁貢魏散騎常侍劉滋一作諫曰昔劉禪有
重山之險孫皓有長江之阻皆爲晉擒何則強
弱之勢異也今吾弱於吳蜀而魏強於晉氏雖
結婚通和而未遣侍子不從其欲魏若大舉將
有危亡之禍願亟遣太子以恭大國之命然後
修政事撫百姓收離散賑饑窮勸農桑省賦役
庶大業危而更安社稷可以永保弘大怒殺之
辛亥世祖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與征西大

將軍司空汝陰公長孫道生侍中安西將軍建
興公古弼等督諸軍來伐弘嬰城固守健等收
其禾稼徙民數千戶於雲中

太興五年春正月弘數爲魏所攻遣使詣建康
稱藩奉貢於宋癸酉宋封弘爲燕王江南謂之
黃龍國三月癸亥弘遣大將軍湯湯一作燭入貢
於魏辭以太子王仁有疾故未之遣夏四月弘
遣右衛將軍孫德乞師於建康六月戊申世祖
遣驍騎大將軍樂平王丕鎭東大將軍徒河屈

垣等率騎四萬來伐秋七月巳卯樂平王丕等至和龍弘以牛酒犒軍獻甲三千屈垣責其不送侍子掠男女六千餘口冬十二月魏復率衆來伐弘日就蹙削上下危懼太常楊㟙勸弘請罪乞降速送太子入侍弘曰吾未忍爲此且姑置之若事急則東依高麗以圖後舉㟙曰魏舉天下之衆擊一隅之地以臣愚見勢如土崩理無不克且高麗夷狄難以信期始雖相親終恐爲變若不早裁悔將無及弘不聽密遣尚書陽伊求迎於高麗

太興六年春二月戊子弘遣使入貢於魏請送侍子世祖不許將舉兵討之壬辰遣使者十餘輩詣東方高麗等諸國告諭之三月弘所居端門無故自崩辛未世祖遣侍中安西將軍建興公古弼征南將軍東平公娥清（一作娥青）率精騎一萬攻白狼城平州刺史元嬰率遼西諸軍會之夏四月古弼等克白狼城弘迫急復遣使求迎於高麗高麗王璉遣大將葛居盧（一作葛蔓盧）孟光等率衆數萬隨陽伊至和龍來迎高麗屯於臨川弘欲東奔民多難之弘大臣畢于右輔古泥及尚書令郭生因民心之憚遷開城門納魏兵魏兵疑古泥譎詐不敢入城生遂勒兵攻弘弘引高麗兵入自東門與生戰於闕下生中流矢死葛居盧孟光既入和龍城命軍士脫其弊褐取燕武庫精杖以給之城內皆高麗軍大肆摽掠五月乙卯弘率和龍見戶東徙焚燒宮殿火一旬不滅令婦人被甲居中陽伊等勒精兵居外葛居盧孟光率騎殿後方軌而進前後八十

餘里古弼部將高苟子率騎欲追擊弘弼因酒醉拔刃止之故弘得逃去魏之將士皆怨弼不擊世祖聞之怒檻車徵弼及娥清至平城皆黜爲門卒戊午世祖遣散騎常侍封撥使高麗諭令送弘秋九月高麗不送弘於魏遣使奉表稱藩乞與馮弘俱奉王化世祖以高麗故違詔旨議擊之初弘至遼東高麗王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弘慚怒稱制答讓

之高麗王乃處之於平郭尋徙北豐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王奪其侍人取其太子王仁爲質弘忿怒之遣使上表求迎於建康詔遣使者王白駒等迎之并令高麗資遣高麗王不欲弘南來遣別將孫漱高仇等殺弘於北豐子孫同時死者十餘人僞謚弘曰昭成皇帝自馮跋太平元年歲在己酉至弘滅亡之歲歲在丙子凡二十八年

居喬孫　同訂
就李　項琳之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馮素弗

馮素弗跋之長弟也慷慨有大志姿貌魁偉雄傑不羣任俠放蕩不拘小節故時人未之奇也惟王齊見而異之曰撥亂才也惟結交時豪爲務不以產業經懷弱冠自詣慕容熙尚書左丞韓業求婚業怒而拒之復求尚書郎高邵女邵亦弗許南宮令成藻豪俊士也有高名素弗造焉藻命門者弗納素弗遥入與藻對坐傍若無人談飲連日藻始奇之曰吾遠求騏驥不知近在東隣何識子之晚也當世俠士莫不歸之及熙僭號爲侍御郎小帳下督慕容雲時遷昌黎尹撫軍大將軍尋轉司隸校尉跋僭僞位素弗所建之業居多進侍中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封范陽公加大司馬錄尚書如故改封遼西公身爲宰輔謙虛恭謹非禮不動雖廝養之賤皆與之抗禮車服屋宇務於儉約修己率下百僚

悼之初爲京尹及鎮營丘百姓歌之嘗謂韓業曰君前既不願今將自取何如業拜而陳謝素弗曰既往之事吾復與君討之待業彌厚好存亡繼絕申拔舊門間侍中楊晉曰秦趙勳臣子弟今安在乎晉曰皆在中州唯桃豹孫鮮在焉素弗乃召鮮爲左常侍論者美其有宰相之度以跋太平六年死跋哭之哀慟比葬七臨

馮萬泥

馮萬泥跋之從弟也初仕慕容雲爲尚書令轉

幽冀二州牧鎮肥如及跋僭位署爲驃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封廣川公萬泥抗表請代跋曰猥以不德謬爲群賢所推思與兄弟同茲休戚今方難未夷維城任重非明德懿親孰克居之且折衝禦侮爲國藩屏雖有他人不如我弟兄豈得如所陳也於是加開府儀同三司後與兄子乳陳反叛伏誅

馮乳陳

馮乳陳跋從兄子也性粗獷勇氣過人慕容寶時任中軍將軍并州牧鎮白狼跋之興建大業有功力焉及即僞位署爲征西大將軍并青二州牧封上谷公乳陳與萬泥自以宗室至戚素有大功謂當入爲公輔跋以二藩任重久而弗徵並懷怨憾乃密遣人告萬泥曰乳陳有至謀願與叔父圖之萬泥遂奔白狼阻兵以叛跋遣汲郡公弘與衛將軍張興帥步騎二萬討之弘先遣使諭之曰昔者兄弟乘風雲之運撫翼而起羣公以天命所鍾人望攸屬逼奉主上

光踐寶位裂土疏爵當與兄弟共之柰何欲尋干戈於蕭墻棄友于而爲閼伯過貴能改善莫大焉宜舍茲嫌同奬王室萬泥欲降乳陳按劍怒曰大丈夫生死有命決之今日何謂降也遂剋期出戰興謂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襲擊我營宜命三軍以備不虞弘乃密嚴仍令人課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萬泥乳陳果遣壯士千餘人來斫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乳陳等懼而出降弘皆斬之

馮崇

馮崇弘之長子也嫡妃王氏所生封長樂公崇於兄弟中最長弘僭僞位立慕容氏爲王后廢王氏不得立又黜崇令鎭肥如崇母弟廣平公朗樂陵公邈相謂曰今國家將亡大運有在人無知愚皆知之王復受慕容氏之譖吾兄弟死無日矣於是相與出奔遼西說崇降魏崇從之會世祖遣給事中王德詣崇陳示成敗崇遂遣邈如魏舉郡乞降世祖復遣兼鴻臚李繼持節

拜崇假節侍中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幽平二州牧封遼西王錄其國尚書事食遼西十郡承制假授文官尚書武官征虜以下賜崇功臣爵秩各有差

馮弗勤

馮弗勤跋之僭立署弗勤爲吏部尚書封廣宗公初慕容熙之敗也工人李訓竊寶而逃貲至巨萬行貨於弗勤弗勤以訓爲方略令既而失志之士書之於闕下碑遼西公素弗言之於跋請免弗勤官仍推罪之跋曰大臣無忠清之節貨賂公行於朝雖由吾不明所致弗勤宜肆諸市朝以正刑憲但大業草創彜倫未叙弗勤拔自寒微未有君子之志其特原之李訓小人汚辱朝士可東市考竟於是上下肅然請賕路絶

孫護

孫護仕慕容氏爲比部尚書累遷尚書左僕射跋之潛至龍城也匿於其室及僭僞號署爲侍中尚書令封陽平公護里有犬與豕交護見而

惡召太史令閔尚筮之尚曰犬豕異類而交違性失其於洪範爲犬禍將勃亂失衆以至敗亡明公位極冢宰遐邇具瞻諸弟並封列侯貴傾王室妖見里庭不爲他也願明公戒盈滿之失修尚恭儉則妖怪可消永享元吉護默然不悅昌黎尹孫伯仁護弟叱支叱支弟乙拔等俱有才力以驍勇聞跋之起兵勳力居多並冀開府不得遂有怨言每於朝饗之際常拔劍擊柱曰與大業有殊功爲而滯於散將豈是漢祖河

山之義乎跋怒殺之於是進護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以慰其心護自三弟誅後常快快有不悅之色跋怒酖之

姚昭

姚昭跋僭位元年署鎮南大將軍領司隸校尉封上黨公後爲征南大將軍與皇甫軌率兵拒魏魏以有備引還跋之末年有飄風入於昭宅至司徒中山公弘宅而散昭家人問太史令閔尚尚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吹塵去穢除奸慝

之禍也君侯當修德以禳之庶可以免禍昭不聽及弘纂立以昭爲大司馬昭貪暴無已其子肇諫曰大人不聞飄風之怪乎亦不納未幾弘乃殺昭及子姪四十餘人

蝚蠕斛律

蝚蠕斛律跋之婿本塞北夷也初遣使獻馬三千疋求婚於跋跋以樂浪公主妻之既而斛律將嫁女於燕斛律兄子步鹿真謂斛律曰幼女遠嫁憂思請以大臣樹黎等女爲媵斛律不許鹿真出謂樹黎曰斛律欲以汝女爲媵遠適他國樹黎恐與鹿真謀使勇士夜伏於斛律穹廬之後候其出而執之與女皆送於燕斛律至和龍跋乃館之於遼東待之以客禮賜爵上谷公納其女爲昭儀久之斛律上書請還塞北跋曰今棄國萬里又無內應若以重兵相送則糧運難繼兵少則勢不能固不足成功且千里襲國古人爲難況數千里乎斛律固請曰不煩大衆願給步騎三百足矣得達勑勒國人必欣然來

迎跋許之乃遣單于前輔萬陵率騎三百送之陵憚遠役至黑山殺斛律而還

務銀提

務銀提初仕慕容雲爲司隸校尉遷尚書令以跋太平元年署爲上大將軍遼東太守封管丘公自以功在孫護張興之右而出爲邊郡抗表具陳頗有恨言密謀外叛跋怒殺之

竇表

竇表本扶風平陵人漢大將軍竇武之曾孫崇

爲遼西太守子孫因以居焉遂爲遼西遼陽人父堪慕容氏時漁陽太守亡仕弘爲成周太守後竟歸魏子岡舉秀才早卒

李崇

李崇范陽人也祖產父績二世知名於慕容氏崇仕跋吏部尚書石城太守魏世祖至和龍崇師十餘郡歸降

游幼

游幼廣平任人也父鮮仕慕容熙樂浪太守幼

仕跋至廣平太守

高策

高策遼東新昌人也仕跋散騎常侍有功封新昌侯子育爲弘建德令

孫敬仁

孫敬仁字元[illegible]仕跋爲司隷功曹生二子死尉有名於魏

春秋第一百卷

李 屠喬孫 項琳之 同訂